佛藏

57

大明太宗皇帝御製藏經贊
朕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演三
藏十二部之玄言所以指教垂
義者尚矣自其言流于中土翻
譯其義以化導群類非上根圓
智之士鮮能以通之而得其要
者或寡矣天治心
道心也者虛靈明
該貫萬理而無所
多聞必由於藏海
於一心以是修證超乎圓妙常
住不動無有所蔽此誠末世之
津梁迷途之明炬也朕撫臨大
統仰承鴻基念皇考皇妣生育
之恩垂緒之德劬勞莫報乃遣
使往西土取藏經之文刊梓印

施以資為薦揚之典下界一切
生靈均沾無窮之福如是功德
有不可名言若夫世之由迷惑
真交纏故業茫然而莫之所歸
者不究竟於斯亦莫能得其體
而返其真也推是心以濟拔流
轉　來慈悲之
願　于卷首且
以
贊

如來演義諦　法音遍克周
世界恒河沙　一一皆具足
化導於群類　咸得成正覺
有漏諸微塵　悉超於覺海
歷阿僧祇劫　廣開方便門
迷妄執空華　一切了明徹

有一弗徹者　誓不成佛陀
我今念眾生　是故廣演說
深心奉塵剎　俱願證菩提
上報二重恩　下濟諸途苦
普登無上覺　欲漏盡消除
成就勝妙心　以拯諸末劫
廣此密因義　布施於竺乾
頻伽大梵音　至妙不思議
如十方擊鼓　於音聲
有耳皆獲聞　聞者即成覺
堅固無動轉　永不墮輪回
世尊為證明　作如是贊嘆
功德不可說　永被於生靈
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佛藏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書社

第五七册目録

宗門統要續集　二十卷　宋宗永集元清茂續集（扶二—綺二）……一
明覺禪師語録　六卷　宋重顯説惟蓋等編（綺三—八）……二三〇
傳法正宗論　二卷　宋契嵩著（綺九—十）……二八五
傳法正宗記　九卷　宋契嵩編修（回一—九）……三〇〇
傳法正宗定祖圖　一卷　宋契嵩撰（回十）……三七九
輔教編　三卷　宋契嵩撰（漢一—三）……三八七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　十七卷　宋克勤説紹隆等編（漢四—惠十）……四一一
大慧普覺禪師語録　三十卷　宋宗杲説蘊聞集（説一—武十）……五五三

宗門統要續集序

扶二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沙門希陵撰

靈鷲拈花之旨獨付飲光少林得髓之傳惟稱可祖西竺聖師授受同印乎一心東土宗派流分各顯其大用不歷漸階之次直躋聖地之歸自五葉傳芳千燈續焰正法眼流通於震旦盛矣哉其有機緣啓投鍼之契問答凑激電之馳傳燈諸録載之詳備統要收亦綸貫矣是以古林禪師以透古今眼具通變機來後來提唱宗師續前代統要玄旨執金鉀而刮衆膜握寶劍而斷羣疑若不顛龍驤虎驟之機安知有玉振金聲之作蓋紀實以傳信非潤色之虛文也延祐庚申謹序

重開宗門統要序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撰

大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離諸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為義又云若諸經中文句廣博能令衆生心意踊躍名不了義若有宣說文句及心皆同灰燼是名了義大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以是觀之諸佛以無說說其來久矣達磨西來重為拈出為其拘滯於教相也則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其委曲於情解也則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故答弟一義諦曰廓然無聖則憐其不契而渡江慧可再拜依位而立則以為得髓而傳法是豈與諸佛有異耶蓋所謂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如石火電光擬議即差念起情生斯為關鎖耳故余嘗論之如來老婆心切乃曰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臨濟丈夫氣槩乃曰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是二老子同曲異調若聞余是說言語及心皆同灰燼不作一字一句及諸名相則如來禪祖師禪庶幾意領而神解乎宗門統要首以西竺諸佛繼以東震諸祖及前世宗匠所以指導後學與後世作家所以扶剔前人者合為一書皆出乎文字而直指人心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見之豫章李氏鏤板以傳兵火之餘既已煙滅莆陽天寧長老慧澤既傳心宗復明教意知如來祖師禪等無有異乃命刊行以垂久遠求余為序以冠篇首昔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又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不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若知此者則三世諸佛無所說歷代祖師未嘗傳統要徒集葛藤居士戲加序引可付之一笑而已矣

紹興三年十二月　日序

續集宗門統要序

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　撰

建溪沙門永沸鼎松聲濃茶粥面髮鬚淨剃肘聽俱醒遂取佛祖卑鉢餘馨牽連鼻孔深燈冷焰撥剔眉毫追惟南嶽讓青原思從上

的傳祈之二派楊歧會而上始馬祖一傳十一世爲南嶽宗投子青而上始石頭遷傳一十世爲青原宗既次第其人復次第其語號其書曰宗門統要脊髓直指皮膚破除兩葉流根蔭雲羃砌一策一礬一磕一築政使投餅試水舌全吞没可把之漚拂盞揚湯胃自儁不能言之味元符之筆已絶墜緒之踵漸移元運天開梵田日闢競尊慈氏之教孰訣正途之歧乃有古林茂和尚價重巖泉名喧宇宙親逢昭代垂億萬祺之昌辰徑補禪宗餘二百年之罅譜楊歧黃龍下起白雲端保寧勇隆慶閒眞淨文晦堂心逮松源嶽潮翁琰心聞賁又七世而止投子天衣下起芙蓉楷圜照本逮石窻恭靈隱光又四世而止南嶽下十二世接逮十八世總二百八十六人見録機緣二百一十二則青原下十一世接逮十四世總一百二十人見録機緣四十七則爲宗門統要續集示衲子坦途開人天正眼可謂星分次舍澄霄縣璀璨之珠璣春滿園池徧界現芬芳之葩蕚綱一提而萬目之

維大展領一挈而千眼之裘畢舒此岸舟來焉用隔江喚渡別峯塔立何消聚土合尖花笑浪拈竹鳴休擊然而茫茫業識種種情塵蠅解寘鑽蟫能旁齧針磁罔具濵波迷犯斗之津鍬鍤徒施沙穴失藏珍之所忍紛然其脊亂將持此以安歸向非古林豎硬脊梁啞摩醯眼施膽力於威音色相之上首澡肝膈於飲光頂顙之最初安得第一義諦舌本放六合瀾翻不二法門脚跟勦諸方露布學人於此摩尼炳耀臺鏡互融靜定中句意亭亭卜度外話頭了了作家爐鞴入煆煉者粒粒精金舊宅宮商依促拍者泠泠雅操豈比紗窻映月影彌即而跡彌踈布鼓認雷音逾似而魄逾遠鑄達匾冶劍凜然鋒鍔遇者婆草渾是藥海粟居士早慙鑿脫晩悟叅尋鴻長老斜日夢回記久別光明之洞永嘉師一宿驚覺尚相忘證道之歌稽首宗乘書心序引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一二

宋建康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大覺世尊釋迦文佛

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雪竇顯云便與撚倒禪牀　法眼益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時有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雪竇云鈞在不疑之地　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雲峯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

續法昌遇云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跟下好與一鎚豈到今日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天童華云雲門此話雖行未免落他陷穽黃面老子末上責峭正是依草附木二俱不了以左手拍禪牀云過這邊著汝諸人還知明果落處麼珊瑚枕

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怵人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續靈峯悅因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答云一言旣出駟馬難追問迦葉微笑意旨如何答云口是禍門

世尊一日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無令斷絕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雲峯悅云然則膏肓之門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且作死馬醫爾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續東禪觀云其時衆中有箇作者纔見以手摩胸便出約住云瞿曇你者醜舉止休拈出也他若知非決定緘口免見百萬億衆墮邪倒見

世尊般涅槃日迦葉尊者最後而至世尊乃於槨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作禮請如來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外舉遶拘尸羅城七帀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忙忙者帀地普天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云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兩箇漢大似無孔笛遇著氈拍板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云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續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

薦福懷云蓮花色比丘尼被熱謾且致還知瞿曇老人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

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
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
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勑罔明出罔明却至
女人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翠巖芝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五
雲逢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
也出此定不得秖如教意怎生體解
世尊在尼拘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
還見車過不世尊云不見商人云還聞不世
尊云不聞商人云莫禪定不世尊云不禪定
商人云莫睡眠不世尊云不睡眠商人乃歎
言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𣯀兩疋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不
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
義其義云何佛云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
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聞無說無聞
是名一義二義
翠巖真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
答不善問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杜
翠巖當時若見點一把火照看黃面老面
皮厚多少
續薦福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
明答賓主歷然作麼生說箇無說無聞底
道理
世尊因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
不入門來文殊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
教我入門
報慈遂徵云爲復是門外語門內語　溈
山喆代云吾不如汝
續黃龍新云文殊恁麼道入得門入不得
門若入得門氷消瓦解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箇是
甚麼人云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云
也須問過
大陽玄云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却
續地藏恩云瞿曇老漢也是無端大似節
目上更生節目忽被二人呵呵大笑舁豬
便行一場懡㦬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
問諸法是無常耶亦不對異學云世尊具一
切智何不對我世尊云汝之所問皆爲戲論
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
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
珠入袖却擡手云此珠作何色天王云佛手
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云汝何迷倒之甚
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强說有青黃赤白吾將
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
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
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云實無餘習莫謗
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云
迦葉作舞豈不是佛云實不曾作舞王云世
尊何得妄語佛云不是妄語汝撫琴山河大
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云是佛云迦葉
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修山主問澄源禪師乾闥婆王奏樂直得
須彌岌峇海水騰波迦葉作舞作麼生會
源云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
修云須彌岌峇海水騰波又作麼生澄源
休去　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云說定法外道云今日說何法世尊云不定法外道云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

五祖戒云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溈山喆云世尊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待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續薦福懷云黃面老子被外道撥著出自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若人辯得許你頂門具眼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云那一通你問我

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因邪而打正　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雲峯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傍不肯底麽出來我要問你作麽生是那一通　雲蓋本云世尊如是召五通如是應作麽生是那一通良久云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而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麽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續昭覺勤云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你欲擯那箇文殊便與一椎看他作麽合殺　雲居元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志云我義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云我當回去斬首謝世尊弟子云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云佛置我兩處負門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門處麤故眾人所共知第二負門處細我欲不受以少人知作是念已而白佛言世尊一切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眾人無異何用貢高而生憍慢梵志不能致答默自念言我負墮處世尊不彰我負不言是非得大甚深法是最可恭敬即於坐處得法眼淨（有本小異大同）

世尊將諸聖眾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薦福懷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老子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到此總用不著盡閻浮大地人無不愛佛到這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辯得麼良久云欲得識魔麼開眼見明欲得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

續南堂靜云當時我若作世尊即向他道大衆魔王已發心竟應當如是住不然道汝喚什麼作衆生擬開口與一鐵輪　徑山杲云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便休去不妨令人疑著却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郎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與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這魔王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伊道幾乎錯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撿點得出許伊具衲僧眼　東禪觀云怪哉淺草撥著一箇大蟲上門上戶咬人火急可惜當時放過性空若作世尊待魔王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消道箇擔板漢非唯塞斷咽喉亦乃教伊轉動不得雖然如是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云此是什麼人塔世尊云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云過去諸佛是什麼人弟子佛云是吾弟子阿難云應當如是

德山密云過云是現在弟子實有此理

世尊因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佛云比丘其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云爲是梵王耶帝釋耶山神耶河神耶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尋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五祖戒云大小世尊被阿難一狀領過又出語云汝何所問　法眼益因百丈常請益叙語未終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又從此悟入　雪竇顯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又云諸禪德迷雲既開從見佛還許他同叅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爲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　翠巖芝云大小世尊被外道當面塗糊秖如外道云令我得入要且未夢見在既不曾夢見爲什麼却悟去　瑯琊覺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翠巖真云六合九有緇黃青紫一一交叅咸言良久據坐不對要且不是又舉諸家拈了復云於戲假如鷲子滿慈運智擒辭馳神作用何益之有

道吾眞云世尊使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　楊歧會云世尊輟己從人外道乃因齋慶讚　潙山喆云外道懷藏寶鏡世尊親爲高提直得森羅顯煥萬象歷然又得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然雖如是大似二龍玩珠長他智者威獰

續雲居齊云什麽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麽會還得不昭覺勤云外道因邪打正世尊看樓打樸阿難不善傍觀引得世尊拖泥帶水若據山僧見處待他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和聲便打及至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亦和聲便打何故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劒

世尊一日勑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喏佛云汝旣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阿難應喏佛云持鉢去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箇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耆云生人道世尊又敲一云此生何處耆云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云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世尊因黑爪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云仙人梵志應喏佛云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枝花於佛前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枝花佛又云仙人放下著梵志云世尊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放下箇什麽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有本小異大同

世尊於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云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續天童傑云爲人須爲切殺人須見血文殊費盡腕頭氣力要且不知此劒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也分踈不下五百比丘恁麽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踏翻大海趯倒須彌雲門扇子𨁝跳上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麽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挿云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庶子有大智矣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謂諸姊云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中有一姊云作麽作麽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云唯

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云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云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云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悉皆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續黃龍心云樹子若無寧善給濟既要給濟心不虛發如今有求無根樹子將何祇對　寶峯文云大衆且道帝釋是會不會又道善說般若感我天宮又道無無根樹子大衆且作麽生明得不孤負聖女若也不會不得孤負帝釋歸宗亦有箇無位眞人憨憨癡癡跛跛挈挈且恁麽過時喝一喝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問你在地獄中安不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達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翠巖眞云覿言出覿口

世尊因文殊起佛見法見議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五雲逢云什麽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麽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五雲與烹茶兩甌且道是賞伊是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續白雲端云大衆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若有向承天這裏起佛見法見承天終不敢教動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五祖演云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續雪峯空云且道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殊請

昔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雪竇顯云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回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教你學老婆禪

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瑯琊因僧問乃厲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有省　薦福信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續五祖演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雲隱嶽云日長夜短諸人還猛省麽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夜爭敬人少年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家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劫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即往告之

其婦得聞即免產難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一上

音釋

序

鍼(諸深切與針同) 鉟(正作鎞邊迷切㮰器) 鏤(郎豆切雕刻也) 礚(石克盍切) 儔(祖峻切與儁同) 禩(祥里切年也) 璀璨(璀七罪切璨七且切璀璨玉光也) 蟫(大舍切白魚蟲) 磁(牆之切引鍼石) 鍬(七宵切臿也) 鍤(測洽切鍫也) 膈(古額切胷膈也) 顬(乃挺切項也) 跟(古痕切足踵也) 勦(子小切絕也) 鞴(蒲拜切吹火韋橐也)

集

悚(息勇切) 舁(羊諸切兩手對舉也) 岌峇(岌魚及切山高貌峇口合切山崖也) 獃(魚開切癡也) 姹(陟嫁切姹女水銀也) 獰(尼耕切犬惡也) 橛(其月切) 溈(俱為切) 喆(之列切) 喏(人者切) 腕(烏貫切手腕也) 趯(他歷切) 踍跳(踍蒲沒切跳也予切) 覷(七慮切伺視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一下

宋　建溪沙門　宗永　集

元　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　清茂　續集

附西竺應化聖賢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歎云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保福展云文殊也似掩耳偷鈴力盡烏江

維摩一默未出化門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　雪竇顯云維摩道什麼復云勘破了也　瑯琊覺云文殊與麼讚善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你等諸人不得鑽龜打瓦

續溈山果云大眾居士門高可謂壁立萬仞水泄不通擬心則差動念則隔不擬不動落在無事界中諸人作麼生入良久云退後退後大溈智云不二法門是默然不是默然若是默然文殊則為剩語若不是默然維摩一場虛設畢竟如何具眼者辨

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到乃取鉢滿盛香飯謂尊者云若能於法等者於食亦等乃至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同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欲去

舍利弗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我當問之纔近便問什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與麼去弗云我纔入城爾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所弗云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涅槃而住我如舍利弗與麼去

潙山喆云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利弗與麽去若人知得舍利弗月上女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為無非住諸佛大涅槃若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續東禪觀云舍利弗依大涅槃而住坐在解脫深坑月上女如舍利弗與麽去也是隨邪逐惡

無猒足王入大寂定乃勑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

雪竇顯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氷消瓦解

西竺有上首菩薩作一乞士入城乞食次時有比丘恒伽謂乞士云汝從何來答云我從眞實中來又問何謂眞實答云寂滅故名眞實又問寂滅相中有所求耶無所求耶答云無所求又問無所求者何用求耶答云無所求中吾欲求之又問無所求中何用求耶答云所有求者一切皆空得者亦空著者亦空實者亦空來者亦空語者亦空問者亦空寂滅涅槃一切虛空分界亦復皆空吾為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眞實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益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麽

續徑山杲云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麽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互相熱瞞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麽恁麽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妙喜起處底麽喝云蘇語作麽　東樞嶽云富貴即易貧窮即難虛空無心墻壁有耳二老漢不得無過且道過在於何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佛乃勑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去即去佛處不得

善財童子叅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善財暫時斂念云大慈大悲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彈指一下樓閣門開善財得入閣門便閉見百千萬億樓閣每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有一善財而在前立

善財禮辭文殊文殊指往南方勝樂國妙高山謁德雲比丘及到彼山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求覓經于七日乃見德雲比丘却在別峯上徐步經行

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五祖戒出善財語云慚愧　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偷鈴　瑯瑘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潙山喆云善財能採文殊善用非但寢疾毗

耶直饒盡大地人抱必死之疾到文殊所教他箇箇脫體而去何故解用不須霜刄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續梁山遠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蔾之園文殊當時與麽舉揚若不是善財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免一場懡㦬還知二大老落處麽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文殊大士嘗謂善住意天子云汝今若能違背諸佛毀謗法僧吾即將同汝如是梵行天子云大士今何故復如是語大士云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為佛天子云大士如如法界我言是佛大士云天子於汝意云何如如法界可染著乎天子云弗也大士云以是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背毀佛法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利益菩薩白然燈佛我欲得阿耨菩提唯願世尊教示我今速成菩提佛言利益汝觀此法何者是法是汝所問

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須菩提乃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皆云弗也須菩提云從何得耶帝釋舉手須菩提云如是如是

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作麽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舍利弗問天女汝何不轉却女身女云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乃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云何不轉却女身舍利弗云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

白雲端代云吾不如汝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云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

雪竇顯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這一隊漢塗糊伊更有這老漢把不住問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惡水驀頭潑又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好惡總似這般底何處有今日復召大眾雪竇幸是無事人你來這裏覓箇什麽以拄杖一時趂下

眇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即時自見其身往十方佛剎微塵數諸佛所乃至經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劫時仙人放手即自見身還在本處

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輪王眾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什麽義僧便入定問彌勒彌勒為答了却出定語外道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往復神用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下無著菩薩問經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麽法天親云秖說這箇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俾
山僧今日將錯就錯與你諸人註破良久
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善住天子而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咨
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云爾莫分
別取著如來天子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
著文殊云秪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
不見文殊云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真見如來
天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莫取著如來文
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界文殊
云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即是如來
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

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云天子我常於
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云梵天我亦不曾
於此國土不曾見我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
來是不尊者以手策起眉毛良久云會麼王
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
時亦預其數
五祖戒出王語云慙愧　翠巖真云且道
什麼處見直饒雪天漂渺湖光瀲蕩且莫
說夢
續梁山遠云阿育王輕輕借問賓頭盧草
草承當子細檢點將來不勝漏逗且那裏
是漏逗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溈
山喆云無憂王飯三萬阿羅漢要且不識
賓頭盧當時待他策起眉毛云會麼便與
作禮非唯識賓頭盧亦乃同參古佛　汾
陽昭云却勞尊者　保寧勇代王云希有
希有　雲居元代王云當時驀面便唾
虎丘隆云賓頭盧得大機顯大用不設觀
見佛來雖然賴阿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
合打失眉毛放過則且置尊者策起眉毛
又作麼生還會麼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
晴空絕是非　薦福行云大王七寶隨身
尊者天龍擁衛驀然狹路相逢彼此難為
回避且道其中事作麼生閻浮捺得真天
子同踏毗盧頂上行

菴婆提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
什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云其力未充
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
什麼被生死之所流轉修云筍畢竟成竹
去如今作篾使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
在修云某甲所見秖如此上座意旨如何
進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乃
禮謝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有一尊者名秖夜多有
大名稱即與羣臣往造彼國禮見問法王既
至修敬已畢乃請尊者當為開演尊者云大
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

西竺二十八祖師

初祖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祖云
覓我者是汝我外道云這箇是我我師我何
在祖云你問我覓

祖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
自為祖云我若不為誰為我為
法眼益云我當時若見拽來踏泥　五祖
戒云迦葉與沙彌說得道理好　洞山价
云莫要茶喫麼
續保寧勇云雖然如是傍觀者哂

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云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麽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

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五祖戒云露　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没底靴

續泐潭清云刹竿未倒穿却諸人髑髏撥却諸人眼睛刹竿倒後向什麽處見釋迦老子

阿難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佛云見何奇特事阿難云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云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阿難云未審見何奇特事佛云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三祖商那和修問毱多尊者汝年幾耶尊者云我年十七祖云汝身十七性十七耶尊者云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云我但髮白非心白爾尊者云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

四祖優波毱多因訪一老比丘尼纔入問乃觸撒鉢盂尼云佛在日六羣比丘甚是麤行數來我舍尚不如此尊者紹祖位人得與歷麤行（有本小異大同）

汾陽昭代云已知錯悞

五祖提多迦嘗爲長者名曰香衆初求出家毱多尊者乃問汝爲身出家爲心出家香云我自出家非爲身心而求利益毱多云不爲身心復誰出家香云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爾毱多云汝當大悟心自明朗於佛法中度恒沙衆

芭蕉徹云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

六祖彌遮迦因七祖婆須密初見迎而問云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祖云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婆須密手持酒器乃云識我手中物不祖云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婆須密云師識我不祖云我即不識識即非我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婆須密乃說偈實答六祖示其本因即與剃度

七祖婆須密因佛陀難提索以論義祖云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佛陀難提知祖義勝心即欽伏

八祖佛陀難提因九祖伏馱密多已年五十口未嘗言足未嘗履纔見祖便行七步乃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答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密多乃作禮其父遂令出家

十祖脇尊者因十一祖作童子時來乃問爾從何來子云我心非往祖云爾住何所子云我心非止祖云子不定耶子云諸佛亦然祖云爾非諸佛子云諸佛亦非

翠巖芝云祖師與童子一問一答總欠會在如今作麽生會

十一祖富那夜奢因十二祖馬鳴問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云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云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云既不識佛焉知不是馬云此是鋸義祖云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馬云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云汝

被我解馬於是信伏

十二祖馬鳴大士問十三祖迦毗摩羅云汝盡神力變化若何羅云我化巨海極爲小事鳴云汝化性海得不羅云何謂性海我未甞知鳴即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玆發現十三祖得聞遂發信心三千徒衆俱求剃度

祖昔甞事外道每持一丫槍上懸一劒巡五天竺國索人論義自云我義若墮當斬首爲謝聞脇尊者有大聲舉犄請論義脇云爾義以何爲宗祖云但有言說我悉能破脇於是默然而坐祖忿色而去詬罵云我聞爾具大智慧及與論義一詞不措行至中路乃謂弟子云我義已墮我言但有言說皆悉能破彼既無言我當自破將回斬首而謝爾時尊者化令回心并諸徒衆一時出家（外道問佛亦類於此）

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椀水致面前迦那提婆見乃取一針投之樹由是大喜

十六祖羅睺羅多因至一石窟中見僧伽難提安然在定祖伺而問云汝身定耶心定耶難提云身心俱定祖云身心俱定何有出入難提云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如金出井世相去來金體常寂祖云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難提云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云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難提云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云此義不然難提云彼理非著祖云此義當墮難提云彼義不成祖云彼義不成我義成矣難提云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云我義已成我無我故難提云我無我故復何成義祖云我無我故成於汝義難提云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祖云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

十七祖僧伽難提因見十八祖作童子時持圓鑑直造師前祖乃問汝幾歲耶童子云百歲祖云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子云我不會理正百歲爾祖云汝善機耶童子云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云汝手中當何所表童子云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遂求出家

祖又因風吹銅鈴鳴乃問鈴鳴耶風鳴耶童云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云非風鈴鳴心復誰乎童云俱寂靜故非三昧也祖云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

芭蕉云尊者大似憐兒不覺醜

十八祖伽耶舍多至月氏國見十九祖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祖云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彼云此舍無人祖云無人者誰彼聞語異遽開門延接

汾陽昭代云洎合忘却

二十三祖鶴勒那因師子尊者問云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云汝欲求道無所用心尊者云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云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劒於前云師得蘊空不祖云已得蘊空王云既得蘊空離生死不祖云已離生死王云既離生死

就師乞頭得不祖云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

玄沙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玄覺遂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　汾陽昭別云知師不怯　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翠巖芝云當時祖引頸王舉劒與麽時有人諫得住麽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麽生斷　芭蕉徹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瑯瑘覺云罽賓好一口劒爭奈劒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不解返擲

續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　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與麽去　天童華云玄沙云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師云隨氀[illegible]漢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師云將緞釣鰲汾陽別云知師不怯師云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云提水放火翠巖云當時祖引頸王舉劒與麽時有人諫得住麽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麽生斷師云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撞著瞎波斯師云誣人之罪瑯瑘云罽賓好一口劒爭奈劒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不解返擲師云賊過後張弓復云這一隊漢被山僧勘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麽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祖始至罽賓國彼有五衆祖已攝伏四衆唯一尊達磨達者本習禪定憒憒而來祖云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達云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祖云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達云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祖云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達云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云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達云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云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彼承開悟心地朗然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義外道云請師默論不好言說祖云不假言說孰知勝負外道云但取其義祖云汝以何為義外道云無心為義祖云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云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云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外道云當義非名誰能辯義祖云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云為辯非義是名無名祖云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

芭蕉清云譬如象馬憊悷難調加諸楚毒至于徹骨方乃調伏　大陽玄云蚌鷸相持死在漁人之手乃云何用繁言

續徑山杲云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即令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麽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路行次或有人問汝行何急祖云汝行何慢又問汝姓什麽祖云與汝同姓或凡或聖人莫能測

芭蕉徹云四上不足四下有餘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
經唯師為甚不轉祖云貧道出息不隨衆緣
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
但一卷兩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東震六代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至梁時因武帝問如
何是聖諦第一義祖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
者誰祖云不識帝不領悟祖遂渡江至魏
汾陽昭代云弟子智淺
續五祖戒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保寧勇
代帝吐舌示之
武帝後問一聖師師云陛下還識此人不
帝云不識師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帝云當遣使詔之師云莫道陛下去詔盍
國人去他亦不回
祖謂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
墻壁可以入道二祖作種種說心說性不契
一日忽悟乃云可以息諸緣也達磨云莫成
斷滅去不二祖云無達磨云子作麼生二祖
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云此諸佛
之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祖一日命門人云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
得時有道副對云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
文字而為道用祖云汝得吾皮又尼總持云
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
見祖云汝得吾肉又道育云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云汝得吾
骨最後慧可大師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云
汝得吾髓乃傳衣付偈
薦福懷云祖師與麼說話無計較中翻成
計較無塗轍中翻成塗轍若教伊踏著德
山臨濟門下免見九年冷坐被人喚作壁
觀胡僧直饒如是也未免殃及兒孫　大
陽玄云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箇什麼自
云不得不得又云意況不到　翠巖芝云
二祖被他當面塗糊莫道髓皮也不曾摸
著因甚却紹祖位
續五祖演云當時若見四人恁麼各與三
十棒只如白雲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
與汝諸人其間若有知痛痒者不惟不孤
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脫或未然堂裏喫
粥喫飯更須爛嚼多見渾崙吞却
祖問有相宗薩婆羅云一切諸法何名實相
彼云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云一
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耶彼云
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祖
云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
彼云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
然祖云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
實相彼云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
定不變祖云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
其義亦然彼云不變當在不在故故變實
相以定其義祖云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
無中何名實相時薩婆羅以手指虛空云此
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還得似不
祖云若無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
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
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

祖問無相宗波羅提云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云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云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云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云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彼云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云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云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云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彼聞祖辯析即悟本心

祖問定慧宗婆蘭陀云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云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云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云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即不二祖云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云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云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彼聞之狐疑氷釋

祖問戒行宗賢者云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云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云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云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云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於是慙伏

祖問無得宗寶淨云汝云無得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云我說無得非得無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云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云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云得既非得得非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彼聞之頓除疑惑

祖問寂靜宗尊者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寂誰靜彼云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云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云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云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聞豁然開悟

二祖可大師問達磨云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祖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

芭蕉徹云金剛與泥人揩背

續五祖戒云若即恁麼何用西來　雲居元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五祖演舉至請祖安心處乃云白雲當時若見好與三十棒何故他人見將謂說安心法畢竟如何菩薩龍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

三祖璨大師問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云將罪來與汝懺璨云覓罪了不可得祖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璨云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云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璨云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

瑯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續梁山觀於覓罪了不可得處云罪性向什麼處去也又云非但罪性覓者亦不見有　雲居齊云二祖深器之是肯他會佛

法耶肯他說道理耶
四祖信大師見三祖乃云願和尚慈悲乞與
解脫法門師云誰縛於汝信云無人縛師云
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有省
師問三祖云如何是古佛心祖云汝今是什
麽心師云我今無心祖云汝既無心諸佛豈
有耶師於是頓息其疑
五祖忍大師作童子時四祖問子何姓耶答
云姓即有不是常姓四祖云是何姓耶答云
是佛性四祖云汝無姓乎答云性空故祖默
識其器即俾出家後乃付法
師因六祖初叅乃問汝自何來六祖云嶺南
師云欲須何事祖云唯求作佛師云嶺南人
無佛性若爲得佛祖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
師知異器乃訶云著槽廠去
六祖能大師因風颺刹旛有二僧對論一云
旛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
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
雪峯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
棒孚上座侍次咬齒峯云我與麽道也好
與二十棒　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也是
蕭何置律　五祖戒云著甚來由　巴陵
鑑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
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
巴陵相見　雪竇顯云風動旛動既是風
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
竇相見
續溈潭清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若是靈
利漢懸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前轉生
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爲祖師作主者
麽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　天童華云一
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師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麽人得師云會佛法
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不師云我不得僧云和
尚爲什麽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翠巖芝云
會得即二頭不會得即三首作麽生便有
出身之路
續徑山杲云還見祖師麽若也不見徑山
與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
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
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
歸堂喫茶
師示衆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
背無面諸人還識麽時荷澤神會出云是諸
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乃打一棒云這
饒舌沙彌我喚作一物尚不中豈況本源佛
性乎此子向後設有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箇
知解宗徒
法眼益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
解爲宗即荷澤是也
師一日謂門人云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
檝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
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續白雲端云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
般漢往往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
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五祖演云祖師恁麽道猶欠悟在
師因思和尚問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祖

云汝曾作什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吾付汝偈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萠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一下 扶三

音釋

鑽祖官切穿也 剩石證切冗長也 喆之列切 揳先結切楔也 瑯瑯琊音郎邪 憹慲憹忙果切慲郎可切 埏埴埏尸連切埴和土也 泐 逗大透切 罽賓罽居例切梵語也此云 䫿 髑髏髑音獨髏音婁髑髏首骨也 搶千羊切 魍魎 勦子小切絕也 攏力董切 懡㦬懡忙果切㦬郎可切懡㦬不調也 鵓鳥名 槽廠 颮餘亮切風 荷擇 櫼子廉切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二 扶四

宋建溪沙門　宗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四祖下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因四祖到山入後菴見虎便作怕勢師云和尚猶有這箇在祖云這箇是什麼師於言下有省

雪竇顯代云但亦作怕勢又代云泊合放過

四祖下第六世

宣州安國玄挺禪師嗣牛頭威因僧問五祖云眞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次乃謂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

續徑山杲云未興一念問時不可無緣起也時有僧云未興一念問時喚什麼作緣起妙喜云我也只要你與麼道

潤州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師問是什麼人僧云是僧師云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僧云佛來為什麼不著師云無汝止泊處

舒州天柱崇慧禪師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未來且致即今事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云會麼自已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事他家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云如何是解卜底人師云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四祖下第七世

杭州徑山國一欽禪師嗣鶴林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去

雪竇顯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

也　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人指路
擬何爲　潙山喆云諸人還識馬祖徑山
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
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
符幾箇知天曉

續徑山杲云馬師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
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
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
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四祖下第八世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嗣徑山欽因白居易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
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師云三歲孩兒雖道
得八十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

師因侍者會通一日作辭師乃問汝今何往
通云某甲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
方學佛法去師云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
許通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
起布毛吹之侍者因而有省

大潙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
平生殊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

續神鼎諲舉了遂於身上拈布乇示大衆
隨後一吹云會麼久後不得孤負老僧

徑山杲云潙山與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
在

五祖下第一世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因趂盧行者至大庾嶺
行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
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
躕悚慄乃云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
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
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
淚作禮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
不祖云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
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在黃梅
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云
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嵩山慧安國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何不問取自己意然云如何是自
己意師云當觀密作用然云如何是密作用
師以目開合示之坦然言下知歸

五祖下第二世

嵩山破竈墮和尚嗣安國師因僧從牛頭處來乃
問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帀而
出師云牛頭下不可有此人僧乃過師左邊
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
他時如何師云爭得不由他僧云與麼則順
正歸原去也師云歸原何順僧云若非和尚
幾錯招儱師云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
後通將來僧却遶師一帀而出師云順正之
道古今如然僧作禮而退

師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
不輟祭祀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
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
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峩
冠設拜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和
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云
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再拜而沒後僧
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

旨便乃生天師云我只向伊道是沉瓦合成
別也無道理爲伊僧佇思師云伱僧云不
會師云本有之性爲甚不會僧作禮師云墮
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舉似安國師國師歎
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
不見者難構伊語脉
五祖下第三世
嵩山峻極禪師（嗣破竈墮）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
底人師云擔枷負鎖僧云如何是大作業底
人師云修禪入定僧無語師乃云爾問我善
善不從惡爾問我惡惡不從善所以道善惡
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於言下契悟後破竈
墮聞舉乃云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續薦福懷云前頭則官不容針後面則私
通車馬若能辨得許你具擇法眼　昭覺
勤云窮善善自何來究惡惡從何起有問
崇寧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對他道修禪入
定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對他道擔枷負鎖
且道是同是別
終南山惟政禪師（嗣嵩山寂）因唐文宗帝好嗜蛤
蜊沿海官吏逈進亦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
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禱之乃開即見菩薩
形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
錦賜興善寺衆僧瞻禮乃問羣臣此何祥瑞
因詔師問師云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
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
身而爲說法帝云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
師云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
帝云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云陛下已聞法
竟帝大悅勑天下寺立觀音像
六祖下第一世
温州永嘉眞覺大師初至曹溪乃遶繩牀三
帀振錫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
萬細行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云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祖云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
乎師云體本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
師方具威儀作禮須臾告辭祖云返大速乎
師云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云誰知非動師
云仁者自生分別祖云爾甚得無生之意師
云無生豈有意耶祖云無意誰當分別師云
分別亦非意祖云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雪竇顯舉至我慢處便喝云當時若下得
這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向卓然而立處
代祖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
婺州玄策禪師因到河北隍禪師菴乃問仁
者在此多少時隍云二十年師云習何事云
隍云入定師云入定者爲有心入耶無心入
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
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
定隍云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可
入師云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可入則是常定
云何更有出入隍乃杜詞復問仁者之師是
誰耶師云是曹溪能和尚隍云仁者師說何
法以爲禪定師云我師所說六根非有四大
本空妙湛圓寂體自如如不出不入不定不
亂禪性無生離生禪相禪性無住離住禪定
心如虛空不見虛空之量隍不省師云汝速
往曹溪
洛京荷澤神會禪師到思和尚處思問什麼
處來師云曹溪來思云曹溪意旨如何師振

身而立思云猶帶瓦礫在師云和尚此間莫
有眞金與人不思云設有與汝向甚處著
玄沙備云果然　翠嵓芝云眞金瓦礫錯
下名言如今喚作什麼　天聖泰云神會
若不見思師焉知瓦礫思和尚被他一問
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續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
瓦礫
西京惠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
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乃禮
拜立于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師
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云和尚是一
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汝
道老僧即今在甚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
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至第三次問
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云這野狐精他心
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玄沙備徵云汝道前兩度還見麼　雪竇
顯云敗也敗也　仰山寂云前兩度是涉
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　趙州
諗因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
審國師在甚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後僧
問玄沙既在三藏鼻孔裏因什麼不見玄
沙云只爲太近　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
藏鼻孔裏有什麼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
藏眼睛裏
續翠嵓芝云只如三藏還見國師鼻孔麼
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
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趙州諗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
已彰雪竇顯拈便喝　投子同云抑逼人
作麼雪竇云梁根漢　玄沙備云却是侍
者會雪竇云停囚長智　雲門偃云作麼
生是吾孤負汝處若會得也是無端雪竇
云元來不會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
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
無端　法眼益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
我不得　興化獎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
端的瞎有人問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檢
報慈遂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
不會爭解與麼應遂云汝少會在又云若
於此見得便識玄沙　翠巖芝云國師與
侍者總欠會在如今怎生會　雪竇云國
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不
點又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設
雪竇不得
續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
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
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
師因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墻壁瓦礫
是洞云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師云是洞云
無情還解說法不師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
洞云什麼人得聞師云諸聖得聞洞云和尚
還聞不師云我不聞洞云和尚既不聞爭知
無情解說法師云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
諸聖汝則不聞我說法洞云與麼則衆生無
分也師云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洞云衆
生聞後如何師云即非衆生洞云無情說法
據何教典師云灼然言不干典非君子之所
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

時說洞山後到溈山山問承聞价闍黎曾問國師無情說法是不洞云是溈云試請舉看洞便舉溈云我這裏也有秖是罕遇其人洞云便請溈山以拂子點一點洞云請和尚為某甲說溈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洞云和尚此間還有同年慕道者麼溈云此去澧陵縣側石室有雲巖道人子若問他必為子說洞到雲巖請益前話巖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洞因而有省乃述頌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唐肅宗帝問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後詔源問源乃有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顯云肅宗不會且致躭源還會麼秖消箇請師塔樣蓋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撥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續神鼎諲云前來國師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躭源源恁麼頌且道盡善不盡善神鼎與你諸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君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淨妙體圓無影樹下合同船千聖同轍瑠璃殿上無知識凡聖路絕若與麼會去必不相賺神鼎與麼註解只是孤負國師　保寧勇云所謂非父不生其子雖然如是謾肅宗一人即得爭柰天下衲僧眼何且道那箇是衲僧眼便下座　五祖演云衆中道國師良久殊不知懸鼓待槌當時肅宗若是作家君王待伊教詔躭源但向道國師何必後詔躭源源呈頌云云代云閑言語

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唯識論師云作麼生會唯識論主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簾云這箇是什麼法主云色法師云大師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五戒不持

師因紫璘法師云請禪師立義某甲破某甲立義禪師破令請師立義師云立義已了紫云是什麼義師云果然不見

師因丹霞來參纔展坐具師云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云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云不是不是霞遶禪牀一帀出去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箇漢也難得

保福展云丹霞貪程不覺行困　溈山喆云丹霞可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師鴻門大啓陟者須是奇人如今還有為丹霞作主者麼出來與大溈相見有麼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續仂潭準云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登彌天釋之門者須是奇人接待高賓應者孟嘗君之度量苟不如是便見主賓道異雲泥不合　大溈果云丹霞一進一退暗中贏得一著國師倒東擂西未免傍觀者哂　蔣山懃云賓主相見欲展不展退後進前禮過成諂猶幸南陽老而不耄　東禪觀云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霜鐘在架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一卷一舒一擒一縱可謂照用兩全行說俱到且如國

師道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
師僧也難得畢竟是褒是貶
師因肅宗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云陛下還
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師云釘釘著懸掛
著
五祖戒云好事不如無
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
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
歷歷向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
保福展云國師著一問直得手忙脚亂
師因丹霞來訪值睡次乃問侍者躭源云國
師在不者云在即在秖是不見客霞云太深
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
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乃打
二十棒趂出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
師
續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蓋千載一時
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固雖好手爭奈落
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
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徑
山策云國師幸曰高眠侍者播揚家醜不
因多口丹霞爭見國師哮吼敢問大衆國
師既在爲什麼不見客向這裏見得破非
唯知躭源落節亦見自己有出身之路雖
然如是莫將閑學解埋没祖師心
師問南泉甚處來泉云江西來師云還將得
馬師眞來不泉云秖這是師云背後底泉休
去（有云東寺或云百丈問南泉）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　保福展云幾不到
和尚此間　五祖戒云和尚於此路熟
師因紫璘供奉擬註思益經師乃問大德凡
註經須會佛意始得供奉云若不會佛意爭
解註得師令侍者盛一椀水著七粒米在水
中椀面安一隻筯乃問這箇是什麼義供奉
無語師云老僧意尚不會豈況佛意爭能註
得經
續溈山果云供奉先鋒有作殿後無功當
時纔見國師問此是什麼義只對云草本
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
也無說處
師因僧問如今和尚亦言即心是佛諸方尊
宿亦言即心是佛那得有異乎和尚爲人天
師豈合自是非他必有其故請示所以師云
夫法有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
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是名異體同眞心妄
心佛智世智是名同體異緣諸家錯將妄心
便爲眞心如人認賊爲子又將世智稱爲佛
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
耳僧問如何離得此過師云你但向自身心
中子細返觀五陰十八界十二處一一推窮
有什麼物僧云今向身心中子細推窮無一
法可得師云你壞身心相耶僧云身心性離
寧有壞乎師云身心相外更有物不僧云身
心尚無外寧有物師云你壞世間相耶僧云
世間相即無相何用壞乎師云若然者即免
過矣
師問紫璘供奉大德所蘊何業奉云講青龍
疏師云是金剛經麼奉云是師云經文最初
兩字喚作什麼字奉云如是師云是什麼
明招謙代云昔日靈山今日親見

續潙山果云潙山要問明招昔日靈山今日親見畢竟是什麼若下得道一撥縱使通身是眼未免一狀領過

師曾問紫璘供奉甚處來奉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奉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子云作黃色師云秖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潙山喆云國師與麼問供奉與童子與麼答且道還有利害麼若也揀得許你親見國師若也未會城南草依前作黃色

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南方師云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僧云南方知識秖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云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僧云南方知識即如此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云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僧云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云你為什麼入於邪道僧云什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云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雲門偃擧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　神鼎諲云若據這僧與麼道傳語也未解莫累及知識據國師與麼道亦是龍頭蛇尾前來身心一如向什麼處去也試點檢看

續淨慈昌云這僧當時待國師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但云苦哉苦哉大小國師半生半滅

東禪觀云國師與這僧即色聲相見離色聲相見若離色聲相見何異南方知識半生半滅若即色聲相見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衆中莫有為國師作主者麼我要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泡幻之身為什麼不同法體

師因麻谷持錫到乃振一下卓然而立師云汝既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

雪竇顯別云泊不到此

師因同肅宗到宮前乃指石師子云陛下這石師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云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云山僧罪過後耽源問師云皇帝還會麼師云皇帝會且致你作麼生會

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師因西堂藏與馬祖馳書至師問女師說什麼法藏從西過東立師云秖這箇別更有藏却過西立師云這箇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生藏云早箇呈似和尚了也

保福展云西堂埋沒大師不少

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云還會麼肅宗云不會師云與老僧過淨缾來

六祖下第二世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嗣忠國師與百丈在泐潭推車次師問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丈以手斫額師以手拭目

師遊方回省覲馬祖却於祖前畫一圓相就上禮拜祖云汝莫欲作佛不師云某甲不解揑目祖云吾不如汝

雪竇顯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耽源麼即是箇藏身露影漢

師因第二世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云是谷便與師一摑師云知汝未到此境

水或云師問麻谷

師問國師百巾 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麽生國師云奉自可憐生須要箇讃身符子作麽

五祖戒云和尚終是老婆心切

續保寧勇云粉骨碎身難報此恩　大溈泰云大小躭源被國師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若是古德即不然待國師道奉自可憐生須要箇讃身符子作什麽只向他道暗中爲照燭險處作津梁

師因仰山入門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却叉手而立師乃以兩手交過握拳示之仰山進前三步作女人拜師點頭而已

應化賢聖

佛陀波利尊者游臺山到忻州見一老人問向甚麼處去者云臺山禮文殊去老人云大德見文殊還識不尊者無對

汾陽昭代云今日慶幸

尊者又到山中見一老人云尊者何來者云西國來老人云還將得佛頂尊勝經來不者云不將得來老人云空來何益尊者遂回

大陽玄云當初下得甚麼語得見文殊不回西天乃云但展兩手似伊

秦跋陀禪師作盧山嘗訪生法師乃問居常說何經論生云說大般若經師云作麽生說色空義生云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云衆微未聚喚作什麽生罔措師又問別說何經論生云說大涅槃經師云如何說涅槃之義生云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云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生云涅槃之理豈有二耶乃云某甲秖如此禪師如何說涅槃師乃拈起如意云還見麽生云見師云見箇什麽生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師以如意擲向地上云還見麽生云見師云見箇什麽生云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云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乃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逐師抑問云我師說色空涅槃義俱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云不道汝師說不是秖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因中色空徒云如何是因中色空師云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汾陽昭代云休葛藤

耶舍尊者嘗訪盧山遠法師遠問如何是道尊者云無人能會遠云此間有五百聽徒其中有碩學高流豈無一人會耶尊者乃笑遠復問如何是道尊者拈起如意示之云見麽遠云見尊者云見箇甚麽遠云見尊者手中如意尊者遂將如意擲向地上云還見麽遠云見尊者云見箇什麽遠云見尊者手中如意墮地尊者却收起如意云見即不見還見麽遠罔措尊者斥云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乃拂衣上紫霄峯

五祖戒云耶舍遠公見道也未

波羅提尊者因異見王問何者是佛者云見性是佛王云師見性不者云我見佛性王云性在何處者云性在作用王云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者云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云於我有不者云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云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者云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

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心即開悟

寶誌公和尚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不僧云見公云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僧云你有此等見耶

汾陽昭代云不枉西來

師或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

雪竇顯云一對無孔鐵鎚

續昭覺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香擇火

南嶽慧思和尚因誌公令人傳語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

五祖戒云更說道理看　報慈遂徵云且道山上語山下語　雪竇顯云有什麼屎臭氣　瑯瑘覺云驗人端的處　翠巖芝云思大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芭蕉徹云更進一步又云雖是入泥入水幾人搆得　天聖泰云思大秖知開口實公平地喫交

續雲居舜云思大和尚實公未傳語時猶較些子　扶四 保寧勇別思大云傳語法師合 二十 取狗口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明州布袋和尚常在通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云等箇人來僧云來也師遂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擬接師乃縮手云汝不是這箇人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云秖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放肩上而去

師有時見僧前行乃撫僧背一下僧回首師云把一錢子來

師嘗將布袋并破席一領於通衢往來布袋內盛鉢盂木履魚飯菜肉瓦石土木諸般總有或於稠人處打開布袋內物撒下云看看又一一將起問人云這箇喚作什麼

續瑯瑘覺云慈氏菩薩　昭覺勤云熟處難忘

天台豐干禪師 扶四 因寒山子問古鏡不磨時如 廿一 何照燭師云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山云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師云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

師欲去遊五臺向寒山拾得云你共我去遊便是我同流若不去不是我同流山云你去遊作什麼師云禮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

翠巖芝云大似辯才見蕭巽

寒山子因僧衆炙茄次山卻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山卻向傍僧云你道這箇師僧費卻多少鹽醬

續寶峯文云寒山打這僧實爲費鹽醬多莫別有道理　黃龍清云寒山子只知這僧費多少鹽醬不知自已抛撒更多且道

什麽處是抛撒處良久云十分世界成狼
藉一日收來五味全
寒山因趙州到天台行次見牛跡山乃問上
座還識牛麽州云不識山指牛跡云此是五
百羅漢遊山州云旣是羅漢爲甚麽作牛去
山云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云笑作什麽
州云蒼天蒼天山云這小厮兒却有大人之
作（或曰南泉大同小異）
寒山預知溈山來國清受戒遂與拾得往松
門接溈山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蟲
吼三聲溈山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
別迄至于今還相記麽溈山無對拾得拈起
拄杖云老兄喚這箇作什麽溈山又無對寒
山云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曾三生作
國王來總忘却也
天台拾得一日掃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
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名箇什麽姓箇什麽
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起
掃箒掃地而去寒山椎胷云蒼天蒼天拾得
却問汝作甚麽山云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

家人助哀二人乃作舞笑哭而出
婺州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纔陞座
以尺拊桉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
陛下還會麽帝云不會公云大士講經竟
白雲端云傅大士與誌公被武帝一狀領
過
續汾陽昭云講得甚好　本覺一云傅大
士已是葛藤誌公重下註脚諸人如今樂
聞麽良久云兩段不同　老宿云大士不
得誌公泊成虛棄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梁武帝帝問
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耶士以手指
靸履帝云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
續五祖戒云笑殺傍觀
大士或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
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
欲識佛去處（雪竇云三生六十劫）秖這語聲是
玄沙備云大小傅大士秖認得箇昭昭靈
靈　報慈遂徵云且道他認不認若認他

又是補處彌勒不可認也若不認玄沙又
與麽道不可徒然　雪竇顯云天下衲僧
跳不出直饒口掛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
了打又云玄沙也是打草蛇驚　翠巖芝
云認與不認來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
卒未休　薦福懷云誰有單于調換取假
銀城良久云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
續九峯勤云大小傅大士奈一法中而有
異九峯即不然夜夜困即眠朝朝覺即起
洞山聰云九峯和尚是大力量人言不虛
發洞山道困來即便眠覺來即便起只如
你衲僧家白日還打睡麽雖然如是三十
年後且莫和泥合水　法昌遇云此是古
佛悲慈不無方便爭奈善因而招惡果傅
大士如張漫天網羅龍打鳳奈何鱗甲羽
毛總在裏許逃生無路若是靈禽異獸決
定別有生涯　保寧勇云大衆傅大士此
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瞥地者亦多
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
箇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且道衲僧家白裏

還曾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
須信壷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
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
嘴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阿呵呵阿呵呵
羅哩哩羅哩
示詳嗣法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云經中道若能轉
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則名凡夫只如昇先
閣作麼生轉
汾陽昭代云彼此老大
無著和尚送供往臺山文殊相迎次問大德
從何方而來師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
住持師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
師云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和尚此間如何
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師云多少衆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汾陽昭代云識得你
續雪峯存問靈雲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
三意旨如何靈雲云水中魚山上鳥雪峯
云意作麼生會靈雲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徑山杲云當時若見只向他道和尚如是
住持直是不易　天童傑云大衆或三百
或五百置之勿論只如文殊道前三三後
三三如何話會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
月穿潭底水無痕
師喫茶次文殊拈起玻瓈盞問南方還有這
箇麼師云無文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師無
對
洞山价代展兩手云有無且置借取這箇
看得否　曹山章代云久承大士按劒爲
什麼處在一塵　長慶稜代云若與麼飛
客勸主人　瑯瑘覺云若也是去可謂虎
口裏奪食若也不是去移舟諳水勢舉棹
別波瀾
續汾陽昭云謝顧問
師因日晚遂問文殊云擬投一宿得不殊云
你有執心在不得此宿師云某甲無執心殊
云你受戒不師云受戒久矣殊云你若無執
心何用受戒師遂辭退均提童子送師出師
云適來和尚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
召云大德師回首童子云是多少
洞山价云欲觀其父先觀其子
續汾陽昭於何用受戒處云悔出前言於
童子道是多少處云識得你
師又見化寺無額問童子此寺名甚麼童子
以手指金剛背後云看看師回首化寺乃隱
續汾陽昭云辯才遇蕭璵
師去五臺逢一老人師問莫是文殊不老人
云豈有二文殊師遂作禮忽然不見
趙州諗代云文殊文殊　薦福懷云無著
只有先鋒且無殿後老人若不隱身去有
甚麼面見無著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
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云道道師喝云
這畜生公云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
云道道公云直饒與麼猶少棒喫在師便打
公子便拍牛走
蟠首座問洞山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洞山云
如驢覷井蟠云是則是只道得八成山云首

座作麽生蟾云如井覰驢有本云紙衣道者問德上座或謂洞山問曹山
錢唐鎭使在界上爲鎭將時問僧其或相契
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云
江西馬大師處云馬師有什麽方便僧云道
即心是佛便被揖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
僧云非心非佛亦被揖出不得止宿
洪州太守許式郎中見洪州鷄足山主医與上藍溥
和尚泐潭澄和尚三人坐次澄云承郎中云
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是答洞山什
麽話許云今日放衙澄云聞說是答泗洲大
聖在楊州現底話是不許云别點茶來澄云
名不虛傳元來是作得主許云和尚早晚回
山去澄云今日被上藍覰破上藍便喝澄云
須是你始得許云匆奈舩何打破戽斗
挾口　廿七
郎中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座云六十
八歲許云僧臘多少座云四十七夏許云聖
僧得幾夏座云與虛空同受戒許拍禪牀板
頭云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大宋太宗皇帝問僧看甚麽經僧云仁王經

帝云旣是寡人經爲甚麽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皇天無私惟德是輔
帝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
寡人塔爲什麽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盡國咸知
帝因僧朝見乃問卿是甚處僧僧云廬山卧
雲菴帝云卧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
　雪竇顯代云難逃至化
帝嘗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早旦
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麽生發
　雪竇顯代云實謂古今罕聞
帝因僧朝見乃云陛下還記得臣僧麽帝云
甚處相見來僧云靈山一别直至如今帝云
卿以何爲驗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帝因僧奏燒却藏經欲乞宣賜帝宣問昔日
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亡名古宿
昔有老宿一夏已來並不爲師僧說話有僧

自歎云我只與麽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
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云闍
黎莫嚉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與麽道了叩
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麽道隣壁有老宿聞
乃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汙却
挾四　廿八
報慈遂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
歎爲甚道鼠糞汙却若不肯他有什麽過
驗得麽　雪竇顯云誰家鍋釜無一兩顆
續黃龍清云二老宿只見錐頭利不見鑿
頭方只如這僧道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
　聞正因兩字也得是會不會叅玄要具通
　方眼好向言中辯古今
昔有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窻上書心
字壁上書心字後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窻
上但書窻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
要書門字窻上不要書窻字壁上不要書壁
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兩僧各住菴旬日不會一日相見上菴
主乃問多時不見在什麽處下菴主云在菴
裏造箇無縫塔上菴主云某甲也欲造箇就

師借樣子可不下菴主云何不早道恰被人
借去也（或云區樬山菴主）
法眼益云且道借伊樣不借伊樣
昔有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與
麼會將來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云祖師
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與麼會更買草鞋行
脚三十年
瑯瑘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
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
續天童傑舉瑯瑘語了云二老宿敲塼打
瓦瑯瑘和尚畫虎成貍諸人要見祖師面
壁底意旨麼窮坑難滿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
僧到菴乃教示童子朝昏禮儀其童晚見老
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儱然怪見遂問阿誰
教汝童子云堂中上座老宿尋喚其僧來問
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箇童子養來
二三年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儹
裝去黃昏雨淋淋地被他趂出

法眼益徵云古人與麼顯露些子家風甚
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
法師云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云將無
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
潙山祐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
仰山寂代法師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
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昔有僧到曹溪因守衣鉢僧提起衣云此是
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云爲甚麼在上座手
裏僧無對
雲門偃云彼彼不了又代云遠觸不如親
到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持鉢到長者家偶爲犬傷長者因問
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却
被狗咬
昔有僧去覆船路逢一賣塩翁僧問覆船路
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乃云你患聾那
僧云你向我道什麼翁云向你道覆船路僧
云翁莫會禪麼翁云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

僧云你試說看翁挑起塩僧云難翁云你喚
作什麼僧云塩翁云有什麼交涉僧云你作
麼生翁云不可更向你道是塩
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常令一
二八女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
與麼時如何主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
女子歸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來秖供養得
箇俗漢遂遣起放火燒却菴
昔有官人入鎭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
云此是什麼功德主云護國天王官云只護
此國偏護餘國主云在秦爲秦在楚爲楚官
云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鎭州城天王向甚處
去主無對
昔有僧去參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云婆有
眷屬麼婆云有僧云在什麼處婆云山河大
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云婆莫作師姑
來麼婆云汝見我是甚麼僧云俗人婆云汝
不可是僧僧云婆莫混濫佛法好婆云我不
混濫佛法僧云與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云
汝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是混濫

昔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鳴既住頭乃問典座會麼座云不會又敲一下

昔鹽官會下有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云某甲身充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不使云待爲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竟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

洞山价代云被他覓得也

昔潙山會下有僧在山多年一日下山覓箇住處偶宿一行者家者問上座何處去僧云覓箇住處去者書箇佛字問上座這箇是什麽字僧云佛字者却並妻問這箇是什麽字妻云佛字者云上座與某甲拙室見解一般爭解住得其僧却回潙山

昔有僧到翠巖或日石霜相看值不在遂看主事云忝見和尚也未僧云未主事乃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這狗子僧無語後翠巖歸得聞乃云作麽生免得與麽無語

雲門偃云欲觀其師先觀其子

昔有一婆子臨齋入趙州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得底秖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趙州纔顧視婆子便出

昔有道士在殿前背佛而坐僧云道流莫背於佛道云大德本教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教我向甚處坐即得

昔有一僧還魂云冥中見地藏遂問其平生修何行業某云念法華經地藏云止止不須說爲是說爲是不說其無對

昔有僧問一尊宿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麽力老宿云不欺之力

昔有施主入院行衆僧隨年錢知事僧云聖僧前著一分主云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益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續保寧勇云只恐施主力所不及

昔廣南有僧住菴偶大王出獵吏人報云菴主大王來請起主云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聞乃問佛豈不是卿師主云是王云見師爲甚麽不起

法眼益代云未足訓恩

續保寧勇云相識滿天下今朝遇一人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云鈔解疏疏解經宿云經解什麽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

續五祖演代以手作鵓鳩觜云谷谷孤

靈隱遠以手加額云何似生

有古德問云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何免得

有古德與僧行次見水中死魚乃問魚以水爲命爲甚却死在水裏

續天龍機代云是伊爲什麽不去岸上死

昔高麗國來錢唐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爲甚麽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　法眼益別云識得觀音未

昔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遂喚和尚及其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座主叱之小師云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乃發惡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二

音釋

錐朱惟切猶鍛也　諲音因　踟躕踟直知切躕直朱切踟躕行不進也　悚慄悚息勇切怖也慄力質切懼也　僁起虔切與愆同　蛤蜊蛤古合切蜊音梨　礫郎狄切小石也　猢戶吾切　叱尺栗切訶也　諗式荏切　挅徒果切　賺直陷切誑也　璘離珍切　擂音雷研物也　覷七慮切同覻視也　稜盧登切　撈子刹切退撈也　麻谷谷音欲　爥朱欲切照也　丳楚限切　廝息移切役也　靸悉合切　戽火故切水器也　誓　先兵切　俶裝俶昌六切動也裝側霜切裹也　聻尼止切指物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三　扶五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請茂續集

六祖大師嗣法

南嶽大慧懷讓禪師初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云嵩山來祖云是什麼物與麼來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可修證也無師云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汙染乃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師因僧問如鏡鑄像光歸何處師云大德未出家時相貌向甚處去僧云成後為甚不鑑照師云雖不鑑照瞞他一點也不得

續法眼益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

南嶽下第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大寂禪師始匡徒日大慧遣一僧囑云你去候他陞堂時乃出問作麼生看他道甚言句記將來僧至一如所教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塩醬僧回舉似大慧深肯之

續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師因僧參次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

雪竇顯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師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乃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去問取海兄僧遂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舉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溈山喆云這僧與麼問馬師與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續五祖演云馬大師無著慚惶處只道得箇藏頭白海頭黑這僧擔一檐懵懂換得一箇不會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師因有僧於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

云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答師乃畫一畫云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答汝了也

續南陽忠別云何不問老僧　潙山果云借婆裙子拜婆年

師因百丈南泉西堂三人隨侍翫月次師乃問正當與麽時如何堂云正好供養丈云正好修行泉拂袖便去師云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翠巖眞云神鼎叔翁云只爲老婆心切翠巖即不然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巨鱗還有麽有則衝浪來相見如無且歸巖下待月明

續泐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後來神鼎道只爲老婆心切神鼎與麽道大似全沙混雜玉石不分只如馬大師道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什麽處是老婆心切處還辯得麽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若辛　開福寧云諸禪德馬大師等閑舒卷妙手天然也是貪觀雲裏鴈失却渡頭船若人檢點得出披毛游火聚戴角混塵泥其或見處朦朧爲你下箇註脚經歸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到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碎重關門大啓還有見馬師者麽良久云休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　虎丘隆云馬駒踏殺天下人一摑直須一掌血三大士各展家風不覺翻成老婆心切叢林浩浩商量總道翫月話奇特檢點將來克由叵耐何故三人證龜成鱉　靈隱嶽於正好供養處云望梅林止渴正好修行處云金不博金拂袖便行處云只得一橛獨超物外處云唵摩呢達尼吽發吒復云這一火落鼻孔總被穿却了也你諸人向什麽處出氣擊拂子下座

師一日問藥山子近日見處作麽生藥云皮膚脱落盡唯有一眞實師云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取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藥云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師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

南嶽下第二世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馬大師師因東西堂爭猫兒師乃提起云大衆道得即救取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遂斬之晚趙州外歸師舉似州州乃脱草屨安頭上而出師云子若在即救得猫兒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即是破草鞋　翠巖芝云大小趙州秖可自救

續雪峯存問德山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德山以拄杖便打趂出復召云會麽峯云不會山云我與麽老婆猶自不會　大溈智云南泉據令而行趙州見機而作雖然如是未免掛人脣吻大圓要與南泉把手共行遂拈拂子云若道得即奪取去衆無語乃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平生

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閑乃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與麽去也

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　瑯琊覺云山僧不然遇水喫水遇草喫草焉知畜生行
續法花舉云且道作麼生是異類中行石牛長卧三春霧木馬時嘶秋夜泉

師同魯祖歸宗杉山喫茶次魯祖提起茶盞云世界成時便有這箇師云今人秖識這箇不識世界宗云是師云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却拈起盞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續昭覺勤云魯祖斂土揚塵南泉和泥合水歸宗火亂灰飛杉山坐觀成敗還委悉麼箭鋒相拄不相饒四人共拈一隻盞

師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打師云王老師過在甚處州乃作禮
雲門偃代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箇安樂又代云與衆除害
續報慈遂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　夾山齡云南泉一期逞俊爭奈平地起堆趙州雖是覷面投機不覺腦門著地

師因至莊偶莊主預備迎奉師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凡排辦至於如是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既是大善知識爲甚却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著
因聖顥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續雲居錫云是賞伊是罰伊只如土地覷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翠巖眞云衆中多有道蘇嚧蘇嚧便是土地前一分飯如斯理論深屈古人何故只知枝詞蔓說不知南泉道理諸人要會麼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天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師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一僧出衆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
趙州諗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　卧龍球云和尚屬某甲　禾山殷代云是何道理　明招謙代便拍傍僧背云好著不著去　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訓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路良久云別處容和尚不得
續隱靜岑云某甲報恩有分

師同歸宗麻谷去禮覲國師路次於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宗便於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師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什麼心行師於是相喚回
翠巖芝云當時若見每人與一棒且圖天下太平
續雲居錫云比來要禮國師南泉爲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報慈遂云只如南泉與麼道是肯底語不肯底語
五祖演云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
薦福行云漢武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雖然三箇中有見得國師底有見不

得國師底若人辨得許你具頂門眼　南
華喦云動絃別曲還他麻谷歸宗掣鼓奪
旗偏宜南泉老漢直得同行不同步黨理
不黨親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
外　天童覺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抹却圓
相不唯打破南泉窠臼亦乃教歸宗無著
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南泉云恁麼則不
去也果然果然
師住菴時一僧到師乃云某甲上山作務請
齋時作飯自喫了却送一分來其僧齋辦自
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牀卧師伺久
不來遂歸見僧卧師亦去一邊卧僧便起去
師住後云我往前住菴時有箇靈利道者來
直至如今不見
五祖戒云也是貧兒思舊債　翠巖芝云
兩箇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師有書與茱萸云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
理融寂寥非內僧乃問如何是寬廓非外萸
云問一答百也無妨進云如何是寂寥非內
萸云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
目視之又進後語問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
趙州州作喫飯勢又進後語問州州以手拭口
後僧舉似師師云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
續蔣山懃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柰憐
兒不覺醜殊不知這三人一人有目無足
一人有足無目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
皆可與南泉為師為甚如此理事分明
師與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各誅住
菴於中路分袂師插一拄杖云道得也被這
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宗拽拄杖打師一
下云也只是這箇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
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宗云還有不播
者麼魯云有宗云作麼生是不播者魯便作
掌勢
師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
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
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
不見得
雲門偃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
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見牛在　溈山喆
云雲門只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拄杖
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
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麼處
良久云誣人之罪以全罪科之
續長慶稜云你道南泉前頭為人後頭為
人　雪竇顯云一時穿却　雲峯悅云說
甚麼納些些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
無情盡在山僧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
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　昭
覺勤云和光順物與世同塵不犯鋒鋩渾
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小養一
頭水牯牛有時孤峯獨立有時閙市縱橫
不論溪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即今
在甚麼處試著眼看　天童傑云南泉起
模畫樣長慶披沙揀金雲門鼻孔先穿雪
竇據欵結案拈拄杖更有一箇在什麼處
擲下拄杖　靈隱嶽云王老師傾腸倒腹
則不無未見移風易俗在山僧只養得一
頭驢一向東倒西擂順時一日何啻千里
驀里拗時直是一步不移且道與王老師

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漁人舞棹野老謳歌

師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獻師云爲渠步步踏佛階梯僧云見後爲甚不來師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雲門偃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時有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塡溝塞壑

師示衆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時有趙州出禮拜了去續有僧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去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遂問師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續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若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氷稜上行若是射鵰底手何不向蛇頭揩痒透關者試辯看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　徑山杲云兩箇老漢雖善靴裏動指殊不知傍觀者醜

師因入園見一僧乃拋瓦礫擲之其僧回首師乃翹一足僧無語師便歸僧隨後歸請益云和尚適來擲瓦礫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

石霜諸因僧問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擧手云還恁麼也無

師因座主來辭乃問甚處去主云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主云爭敢謗和尚師乃噴涕云是多少主便出去

石霜諸云不爲人斟酌　雲居膺云非師本意

續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

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枝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什麼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枝松僧云是什麼松師云一得一失

翠巖眞云衆中商量甚多有云前來據實祗對所以云得後來不合云是什麼風所以云失然只知車書混同泥玉一所何哉不知道之根源理之深淺要會麼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師與杉山向火次乃云不用指東畫西本分事直下道將來杉以火箸插向爐內師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又如前問趙州州遂畫圓相中心下一點師云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師問座主講得什麼經主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什麼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洞山价擧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大陽玄云如今老僧擧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續徑山杲云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這三箇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箇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敎甚麼人下生又作麼生祗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師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續保寧勇代大夫拍手云阿誰得到這般田地　黃龍心舉問僧云南泉恁麼道如何得見與我一體僧舉起坐具黃龍云舉則易見還難毗盧頂上天風寒峩峩直下蒼龍窟誰敢覷著　昭覺勤云陸亘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珎八寶羅列目前乃竪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䟦不下　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師問神山什麼處來山云打羅來師云手打脚打山無語師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山便問手打脚打師云分明記取已後遇明眼人舉似他

雲巖晟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

續保寧勇代神山無語處云和尚具一切智

師因山下有一菴主人謂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云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亦不能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云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雪竇顯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箇擔板漢勘破了　溈山喆云菴主坐觀勝敗大小南泉趙州向淨地上喫交

續智海禾云是即是菴主即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趙州禮拜時但云這賊我識得你了也待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拽拄杖趂出菴且看趙州別有什麼伎倆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次泉乃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向後忽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這一片田地好卓菴泉云卓菴且致畢竟事作麼生師乃踢却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某甲未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泉休去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作客不解作主　溈山喆云南泉逢強即弱歸宗逢弱即強三十年同行畢竟事不通商量然雖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續昭覺勤云鷲峯之句誰不聳然有般道南泉搆他歸宗不著所以遭他呵叱殊不知行人更在青山外蔣山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註脚南泉探頭太過歸宗壁立萬仞且道還有出身路也無喝下須教三日聾　天童華云南泉貪程太急歸宗薄處先穿二老雖發明馬祖止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東州

師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師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云會也會也師云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師又打

黃檗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箇

箇阿轆轆地唯有歸宗較些子　雪竇顯云以强欺弱有什麼難我這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但向道㕜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

續昭覺勤云若非黃蘗深辯端倪泊乎勞而無功　資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塩傷醋却成五味了也如今忽有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他道甚爲道路若是箇漢必然別有生涯

師因普請乃問維那作什麼那云挽磨師云不得動著中心樹子維那無對

保福展代云比來挽磨如今却不成

續法眼益云恁麼即不挽也

師剗草次有座主來衆偶見一蛇過師遂鋤斷之主云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或云座主歸堂喫茶或云你麤我麤主云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且致你甚處見我斬蛇主無對

德山鑑因雪峯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便打峯便走山召云布衲子峯回首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雪竇顯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未明斬蛇乃云大衆看翠峯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打散

師因泥壁次白侍郎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云君子儒師乃打泥杇一下白遂過泥與師接得便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不白云不敢師云秖有過泥分

師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會得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無向者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僧良久師云這裏無子用心處僧云還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云有僧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爲什麼不聞僧無語師便打

師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一圓相圍却一株菜以標插之語首座大衆云輙不得動著每人下一轉語來是時一衆各呈見解未有契師以棒趂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契却我多少菜不能與園頭出氣乃踏倒標子挽著菜株而歸

師因李渤刺史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竪起拳云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飽學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某甲實不會師云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師又因李渤問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言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不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籍是不李云然師以手摩頂至踵云都來如椰子大萬卷書籍向甚處著李俛首而已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向你道你還信不僧云和尚言重焉敢不信師云只你是僧云如何保任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其僧於此有省

法眼益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雪竇顯向只你是處別云侍者寮喫茶去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因夾山與定山同行言

話次定云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是非不已特上山叅見人事了夾山便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踈夾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明日又問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處失却一隻眼

雪竇顯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

續法昌遇因英邵武問云此箇公案作麽生師便打英云一場饠儸師云你試下轉語英云一狀領過師云矮子看戲　昭覺勤云生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險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

師自見馬祖後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祖聞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麽生別僧云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梅子熟也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西來無意

鹽官安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備云鹽官是作家　雪竇顯云三箇也得

續黃龍新云雪竇道三箇也得是死漢是活漢具眼者請試甄別　昭覺勤云一串穿却

師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師云還我核子來

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

續寶峯文云且道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無

師一日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雪竇顯云這漢生前莽鹵死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續寶峯文云既非他物是什麽物　地藏恩云是什麽語話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投子同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　雪竇顯云我要不全底頭角　石霜諸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保福展代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　資福代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雪竇云適來為甚不將出　雪竇又拈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諸禪客下一轉語乃問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僧云大衆叅堂去師喝云拋鈎釣鯤鯨釣得箇蝦蟆

續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為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見他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只對云已颺在搕𢶍堆頭了也　地

藏恩云從上知識各說異端作盡伎倆其奈總未知犀牛兒所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扇子旣破還我犀牛兒來別處答和尚不得

師問一座主蘊何經論主云華嚴經師云華嚴有幾種法界主云略而言之有四廣說則重重無盡師提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中収主良久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下去

法眼益代拊掌三下

續蔣山懃云塩官以強陵弱則且致如何道得一句語免他道鬼家活計良久云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大溈泰云大衆這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當時山僧若作座主待竪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中収只向他道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師示衆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麽人打得衆無對

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　法眼益別云王老師不打　雪竇顯云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塩官好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兩箇旣不奈何一箇更是懡㦬又云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續黃龍心云南泉法眼只知瞻前不能顧後且如塩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麽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麽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天童華云南泉法眼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山僧今日與塩官相見去也虛空爲鼓須彌爲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乃拈拄杖卓一下　天童傑云塩官提水放火南泉撥亂星飛法眼埋兵掉鬬諸方尊宿各出隻手並無一人性懆只是隨後打鼓祥符直截爲諸人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漆桶參堂去

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缾來僧將淨缾至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偃云無眹迹　雪竇顯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麽雲在嶺頭閑不徹　溈山喆云山僧不然忽有人問但云大衆歸堂去若人向大溈門下薦得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道轉身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續東禪觀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這僧旣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眹迹扶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

京兆章敬懷惲禪師因百丈遣僧來噵云待伊陞堂次乃展坐具禮拜了將伊一隻鞋以袖拂却上塵倒覆向下其僧至一依指教師乃云老僧罪過

續黃龍新云百丈逞盡神通不消章敬道箇老僧罪過　鼓山珪云黃龍孟八郎猶

欠一著在只知百丈𨓆神通殊不知百丈伎倆俱盡只知章敬道箇老僧罪過不知章敬一欵便招會麼蛇吞蝦蟆猶自可更有蜈蚣在後頭

師因小師遊方回乃問汝離此間去多少年耶小師云自離和尚將及八載師云辦得箇什麼小師遂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云秪這箇更別有小師乃劃破圓相作禮而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將順世告衆云有人邈得吾眞不衆或將所傳頂相呈似皆不契時普化云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化遂打觔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保福展云普化掣顚不少盤山醜拙更多

續長蘆了撼身云快活殺我也若無爍破乾坤底眼孔爭見渾金璞玉復云山僧依普化樣子摸得一本今夜展開要且大家瞻仰遂打觔斗歸堂

師於市肆行次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是不精底師於言下有省

師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哀哀師忽身心踴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

師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瑯琊覺云上來講讃無限良因

續慈明圓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楊岐會云口上著　天童傑云向上一路掘地覓天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到石頭處云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去頭隨後召云闍黎闍黎師回首頭云從生至死秪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忽然契悟乃拗折拄杖

洞山价云當時不是五洩先師也大難承當然雖如是猶涉途在　翠巖芝云石頭據坐而洩回首石頭召他却成多事　雲峯悅云大小石頭坐不定把不住似這檐板漢放去便休又喚回被他糊塗一上道我向這裏有箇悟處驢年夢見

續瀛山行云五洩當時便去可謂坐斷天下人舌頭既被喚回已是糊塗不少拗折拄杖也是賊過後張弓如今得失是非一時坐斷敢問大衆石頭據坐意作麼生

地藏恩云只合與麼去不合與麼來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云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師拽濟下禪牀却坐濟遂起云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牀却坐師便出去

因聖顆云諸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怎生今時人總道照用照什麼椀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濟雖是得便宜却是失便宜

師一日使扇次有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甚却搖扇師云你只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僧云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云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箇有什麼益

續昭覺勤云這僧一期可覿可惜有頭無尾若不是麻谷作家泊合放過敢問大衆

甚處是落節處撥開向上竅能有幾人知溈山果云這僧只知腦門著地不覺當面蹉過當時若據令而行今日何處更討麻谷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云弥重師下牀擒住云這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僧云大似無眼師放手云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搊住僧拂袖行師云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

師到章敬處作禮遶禪牀三帀振錫而立敬云是是師又至南泉處亦然泉云不是不是師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乃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長慶稜代前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又代後云和尚是什麼心行　保福展別云但振錫一下而出又拈章敬南泉可謂一是一非又云麻谷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雪竇顯代兩處云錯　溈山喆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殼中南泉道不是亦落在麻谷殼中大溈即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牀三帀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續汾陽昭代前語云莫謾其甲代後語云道無遠近理有淺深　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麻谷當時但持錫出去恰好　溯潭清云今時叢林學者商量道章敬道是即與伊證據南泉道不是即不肯放過伊如斯話會孤負先聖黃龍見處也要與諸人共知章敬道是也好與三十拄杖南泉道不是也好與三十拄杖何故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漳州師云彼中瘴氣近日如何僧云極盛師云闍黎為甚却無事僧云某甲是冬月過師云何處得盛石輦閑舉乃云語即是理即未是

師與丹霞行次見水中魚師指云天然天然師明日問霞昨日意作麼生霞作卧勢師云蒼天蒼天

師一日紙帳內坐以手巾蓋却頭披雲和尚入來見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上遶禪牀一帀却入撥開帳見師去却手巾而坐乃云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師便下牀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前把住云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云甘即甚甘阿師堪作什麼雲推向一邊云知道前言不復後語

續昭覺勤云入寺看額見表知裏披雲慣作高賓拈尾作頭拈頭作尾麻谷孟嘗門下看他訓對不道他不知有只為用意太深當時待伊道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只向道蒼天蒼天何故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師云前頭水深過得不婆云不濕脚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云總被螃蟹喫却也師云禾好香婆云勿氣息又問婆住甚處婆云秖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餅攜盞三隻至謂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云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便傾茶行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一日普請次云因果歷

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云作什麼僧云相救相救師云大衆這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云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續昭覺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這僧異類中行其奈龍頭蛇尾敢問大衆因果歷然一句作麼生道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師因路逢天使留齋次偶驢子鳴使云頭陀師舉頭使却指驢師却指使使無對（或云百丈政禪師語）

保福展云西堂因齋慶讚　法眼益別云但作驢鳴

續支提愛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師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怕爛却那又僧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雪竇顯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師因張拙秀才叅乃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皆云有張云錯師云先輩叅見什麼人來張云曾叅百丈（有曰徑山）凡有問詰皆云無師云先輩有甚血屬張云有一箇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張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張俛首而已

師曾燒殺一僧一日現身索命師云你還死也無對云死也師云你既死覓命者是誰便乃不見（一本曰鄧隱峯或曰米嶺）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因于頔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云相公若問須去情理公云便請師云但問將來公云如何是佛師召云于頔公應諾師云更莫別求後藥山得聞乃云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便躬去藥山山見乃云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不公云不敢某甲承聞大師慈悲相救有云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今日特來乞師慈悲藥云有疑但問公遂問如何是佛藥乃召云相公公應諾藥云是什麼公於此有省

長慶稜共羅山舉次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云不得草草當時賴遇是于頔可中草窠裏撥著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羅云還知于頔是鍛了底金麼

續大溈智云于頔當時若會見藥山喚云是什麼只向道和尚賺我來拂袖便去不惟作箇慷慨丈夫亦乃不鈍置紫玉　大溈泰云扶驪龍頷下珠取輪王髻中寶如鐘待扣似谷傳聲八面玲瓏更無回互諸人要見于頔悟處麼真金已出鑛鍛煉轉光輝

師因于丞相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云于頔這漢問湑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師指云秖這箇便是漂墮羅剎鬼國也于聞已信受

洪州百丈大智海禪師因侍馬祖行次忽見一羣野鴨飛過祖云是什麼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搊師負痛失聲吽阿哪阿哪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師直得浹背汗流因茲有省

師次日赴叅衆纔集乃出卷却拜簟祖便下

座歸方丈次問師我適來上堂未曾說話爾爲甚便卷却簟師云昨日被和尚搊得鼻頭痛祖云爾昨日向甚處留心師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爾深知今日事師乃作禮而退

雪竇顯云諸方皆謂奇特渭麽舉還當麽若當譬如水母以蝦爲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什麽衆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當時若見伊出來卷簟劈脊一踏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反擆鈍置豈不是箇英靈底漢會也無歸堂　白雲端出馬祖語云我鈍置猶可你鈍置太煞

續黃龍心云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有麽如無且將漁父笛闌向海邊吹　大潙智云瞎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

師再叅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拂子師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爾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當下大悟直得三日耳聾

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什麽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陽云我與麽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雪竇顯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多究其源者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叅差若是明眼漢謾他一點不得只如馬師道爾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拂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麽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只這三箇老漢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續泐潭英云大衆且道馬祖當時是百丈悟了喝不悟了喝衆中有人檢點得出出來道看山僧與汝證明若無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爲汝註破良久云前三三後三三雲蓋智云發大機顯大用非馬祖而誰能爲即此用離此用獨百丈得其旨爲甚麽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要會麽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黃龍新云黃龍路見不平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麽三日耳聾要會麽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後黃蘗因師舉不覺吐舌退後師云子已後莫繼嗣馬大師去蘗云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子甚有超師之見（有本小異）

師因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云有

一人要嚴云因甚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

師示衆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時潙山示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舉了巖云師今有也師云喪我兒孫

師因普請鋤地次有一僧舉起鋤頭忽聞鼓鳴乃拋下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與麼僧云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去師乃笑而矣或潙山一日見火頭聞鼓聲放下火抄撫掌大笑訓詰如前（香嚴錄有亦類於此不収）

鏡清怤云當時潙山會裏無一人　卧龍云當時潙山有一人

續招覺勤云這僧洪音大震直得千五百人眼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却打箇背翻觔斗若不是潙山爭見汗馬功高及乎道有一人只得一半道無一人只得一半今日鐘魚鼓板齊震有呵呵大笑向道觀音菩薩來也

師因西堂問爾向後作麼生開示於人師以手卷舒兩邊堂云更作麼生師以指點空三下

師凡叅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前面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言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人病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檗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爲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潙山祐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前話問潙山山乃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麤生潙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潙山又舉問仰山仰云黃檗常用此機潙云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潙云如是如是　天聖泰云三生六十劫

續法昌遇云敢問諸人不落因果爲什麼墮野狐不昧因果爲什麼脫野狐直饒道得落處分明也未出他野狐窟裏法昌當時若見但與他拈出雪峯古鏡教伊動轉不得然後放出紫胡狗子盡却性命免見兒孫今日成羣作隊法昌與麼舉論大似持蠡酌海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何故曾經大海難爲水慣聽無絃不易琴　黃龍新問元首座百丈野狐話意作麼生座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師肯之　大潙智云費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徑山杲云不落與不昧半明與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設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何必樽

前唱鷓鴣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三

音釋

懵懂懵莫孔切懂音董懵懂不慧也 騅朱惟切騅馬名 朦朧音蒙音朧 摑古獲切批打也 橛其月切 唆 毬音求 昺音丙 攂力對切 拗於教切 踢他歷切 銚徒弔切 矮於買切短也 莽鹵莽莫補切鹵郎古切 轆 拓他各切

顢頇顢莫安切頇許安切 跟古痕切足跟也 搕𢶍搕烏合切𢶍蘇合切 傯蘇到切 懡㦬 賾 惲 榾 鏰 瞔 殼 磕 鎔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四　扶六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南嶽下第二世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問座主大德講何經主云金剛經師云講得幾座主云二十餘座師云此經是誰說主抗聲云禪師何得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云若言有所說即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請大德說看主無語師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那箇是如來主云某甲到此却迷師云從來未悟說甚麽却迷主云請禪師說師云汝講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主作禮云願垂開示師云如來者則諸法如義何得忘却主云是是師云亦未是在主云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云大德如不主云如師云木石如不主云如師云大德如同木石不主云如同木石師云大德與木石何別主無語乃歎云此上人者難爲酬對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因唐憲宗詔入内論議有一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名禪師云法師秖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憲宗云法師講無限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

師因問諸碩德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云知者是師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何謂知者是有對云無分別是師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有對云四禪八定是師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耶時舉衆杜口

續徑山杲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與歸宗南泉路次逢一虎各從邊過了泉乃問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麽宗云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泉泉云似箇大蟲

師因普請擇蕨菜次南泉提起一莖云這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

顧泉云雖然如是箇箇須甞過始得
翠巖芝云只如杉山與麽道還有免得麽
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話
師因喫飯次南泉収生飯云生弥師云無生
泉云猶是末纔行數步師召云長老泉迴顧
云作麽師云莫道是末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有云吾有大病非世所
醫後僧問曹山承古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
醫未審喚作什麽病曹云攢簇不得底病僧
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人人盡有
僧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正覔起處不
得僧云一切衆生爲什麽不病山云衆生若
病即非衆生僧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
山云有僧云既有爲甚不病山云爲伊惺惺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昔爲獵人趂鹿從馬祖
菴前過問祖還見鹿不祖云汝是何人師云
射獵人祖云汝一箭射幾箇師云一箭射一
箇祖云汝不善射師云和尚善射不祖云吾
一箭射一羣師云彼此是生命何射他一羣
祖云既知如是何不自射師云若教某甲自
射即無下手處祖云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
日頓息師當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清涼欽云且道作麽是一箭射一羣底道
理直是三千大千世界生命也不消一箭
雪竇顯云馬師一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
用處不如石鞏一箭一箇却是好手雪竇
今日効古人之作擬放一箭尚聲喝云看
箭又云中也　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
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蠢動含靈無不中
者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
諸上座道
師凡見僧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師云
看箭三平乃撥開胷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
又作麽生師乃扣弓弦三下平乃便作禮師
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
人遂拗折弓箭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
人箭爲什麽向弓弦上辯平無對顛云三十
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
雲門偃問長慶作麽生道免得他道半箇
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争辯眞儞門云入
水見長人　雪竇顯云要先拗折不難争
奈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
未免張弓架箭首山念云人人盡道三平
中的莫屈佗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
作莫把胷襟當等閑　支提愛云射虎不
眞徒勞没羽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因洞山來衆纔上法堂
師云已相見了也洞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
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處是與某甲已
相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云
泊放過遂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
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
一物莫違即是
鼎州中邑洪恩禪師因仰山至謝戒師乃於
禪床上拍手云嗚哪嗚哪仰從西過東從東
過西復向中心立然後謝戒師云什麽處得
此三昧仰云於曹溪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
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麽人仰云接一宿覺仰
復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云我於馬大師
處學來

瑯琊覺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師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云譬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狌狌獼猴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睡外獼猴欲相見如何師下繩床執仰山手作舞云狌狌與汝相見了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不得仰山者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

佛性義在什麼處　報慈遂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因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云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云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眾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示眾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貶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乃掀禪床師便打

長慶稜代云悄然　保福展云三角賊過後張弓　雪竇顯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貶上說什麼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為甚不貶上師便打　續昭覺勤云喚作此事已是好肉剜瘡了也何況更云貶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雪竇賊過後張弓則故是更有一箇驀拈拄杖下座

池州魯祖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溜地驢年去

保福展問長慶稜云只如魯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溜麼道稜云退己讓人萬中無一　羅山閑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收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與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　報慈遂云南泉為復是唱和語不肯語　翠巖芝云何勞如此若有僧來見箇什麼知時好又云我即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得即打折你腰

續徑山杲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師因洞山來參禮拜了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秖恁麼秖恁麼所以如此洞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辯洞乃侍奉數月

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

洞山价代云他不飢喫什麼飯　雪竇顯云好劈脊棒這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

了開不得

續汾陽昭云只爲不會▪五祖戒云和尚不妨具眼　黄龍新云雪竇只知道僧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殊不知魯祖被者擔板漢勘破　天童覺云這僧只解握死蛇頭不能捋猛虎鬚當時待他問你口在什麽處便與一喝拂袖便行直饒魯祖全機往往做手脚不及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與馬祖馳書去忠国師處國師問大師有何語句示徒師云即心即佛國師云是什麽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何言教師云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云馬師即恁麽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

雪竇顯向猶較些子處便喝又向曲似刈禾鎌處云是甚麽語話也好與一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溈山喆云當時但呵呵大笑復問國師此間如何待云三點如流水又呵呵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路何故入虎穴撩虎兒須是其人

續姜山方云大小國師有頭無尾待伊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向道是什麽語話豈不光前絶後

毗陵芙蓉太毓禪師一日因行食與龐公公纔接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呵去此一機居士還甘不公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公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師乃下食公云不消一句

續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居士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師因龐公問馬祖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不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麽生知他著實處公云秖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説公云一向言説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口得麽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公撫掌而去

續蔣山懃云芙蓉何不道分付與我待問如何是著實處便好與一掌待他眼睛定動更與一掌何故且要打斷許多葛藤

潭州東寺如會禪師因仰山來參乃問汝何處人仰云廣南人師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不仰云是師云此珠作何形狀仰云白月即現黑月即隱師云汝將得來不仰云將得來師云何不呈似老僧仰云某甲昨到溈山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云眞獅子兒善能哮吼如蟭螟蟲向蚊子眼睫上作窠於十字街頭大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續蔣山懃云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

師因崔相國入殿見雀抛糞於佛頭上乃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却抛糞於佛頭上師云他終不向鷂子頭上抛

袁州楊岐甄叔禪師因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云會麽月云不會師云某甲參見石頭月云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云會麽月云不會師云渠

儂得自由或出栢岩錄
汾州無業大達國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
來密傳心印祖云大德正閙在且去別時來
師纔出祖召云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
忽領悟便作禮祖云這鈍漢禮拜作什麼
師又問馬祖云三乘至理粗亦研窮嘗聞禪
宗即心是佛實未明了伏願和尚慈悲指示
祖云即你不了底心是更無別物迷即衆生
悟即是佛如拳作掌如掌作拳師於言下知
歸
五臺山鄧隱峰禪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
襯衣於砧椎邊拈椎云道得即不打于時大
衆默然師便打一下
法眼益云鄧隱峰奇恠甚奇恠要且打不
著又云其時一衆出自偶然　翠巖芝
云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　雪竇
顯云果然果然
續東禪觀云彼時堂中是有人耶無人耶
若有人可容得伊若無人爭容得伊又云
笑殺傍觀

師辭馬祖祖云甚處去師云石頭去祖云石
頭路滑師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
石頭遶禪床一帀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石
頭云蒼天蒼天師無語却迴舉似馬祖祖云
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兩聲師又去一
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
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師一日因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云
請師收足祖云已展不縮師云已進不退乃
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
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
置斧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示衆云知而無知不
是無知而說無知後南泉云與麼依師道始
得一半
黃蘗運云不是南泉剥他要圓前話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因洞山與密師伯到師
問二上座什麼處來洞云湖南師云觀察使
姓什麼洞云不得姓師云名什麼洞云不得
名師云還理事也無洞云自有廊幕在師云

還出入不洞云不出入師云豈不出入洞拂
袖出去師明日侵晨入堂召二上座近前師
云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
請上座別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
過夏洞云却請和尚問師云豈不出入洞云
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過夏或藥山下郭州百顏諒錄
續天童傑云明投暗合八面玲瓏不犯當
頭轉身有路曹洞門下足下、觀光若是臨
濟兒孫棒折也未放在當時若見他道不
委姓便與一拳這裏撥得身轉非但
開粥相延亦可明窻下安排有麼有麼喝
云漆桶參堂去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因僧問道在何處師云
只在目前僧云我何不見師云汝有我故所
以不見僧云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不師
云有汝有我展轉不見僧云無汝無我還見
不師云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潭州龍山和尚亦曰隱山因洞山與密師伯到乃
問此山無路闍黎向甚處來洞山云和尚從
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云和尚住此山

多少時師云春秋不涉洞云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云不知洞云爲甚不知師云我不爲人天來洞云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鄂州無等禪師謁王常侍辭退纔出門王乃召云和尚師迴首王遂敲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撥三撥便行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請和尚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本作指大智禪師）

白雲端云百丈說大義只止於此當時再叅馬祖底向甚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且道作麼生見得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　溈山喆云百丈說大義可謂今古罕聞光前絕後大溈即不然但向道開田勞力請歸堂歇教他天下衲僧亡鋒結舌何故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續天童華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叅馬祖底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百丈立地處也與笑三十年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也與笑三十年三笑而九十年爲復笑白雲批判未當爲復別有道理汝諸人若撿點得出山僧拄杖兩手分付苟或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出書堂前

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云有師云作麼生是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云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泉云某甲即與麼師伯作麼生師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云某甲不會請師伯說師云我太煞爲汝說了也

溈山喆云百丈只知瞻前不知顧後當時待伊道某甲不會但云老僧亦不會百丈若下得此一轉語非惟與南泉爲宗匠亦乃與天下人爲宗匠

京兆草堂和尚曾叅海昌（即塩官也）昌問什麼處來師云道塲來昌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云賊不打貧兒家

汾陽昭代云但和聲打

南嶽西園藏禪師因自燒浴僧問和尚不使沙彌童行何得自燒浴師拊掌三下後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箇拍手拊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僧却問曹山西園拊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澧州秀溪和尚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什麼山却從西過東師云若不與麼即禍事山又從東過西師遂下禪床纔行兩步山却捉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與一掌山云三十年後要一箇人下茶也無師云要谷山老漢作什麼山呵呵大笑

郢州大陽伊禪師到石林林云近日有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敎人了取目前事作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師云擬向這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不林云答汝已了莫道可不師云還識得目前也未林云是目前作麼生識師云要且遭人點撿林云誰師云某甲林便喝師乃退步立林云汝只解瞻前不解

顧後師云雪上更加霜林云彼此無便宜或曰

印到齋時

鎮州金牛和尚凡自做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僧堂前作舞云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

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讚　大光誨因僧問云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

師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遂拊掌三下歸堂去或口拍門三下師却下去人事了便問賓主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云道什麼師擬開口濟便打一坐具師作倒勢濟又打一坐具師云今日不著便十五遂歸方丈

潙山祐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劣不仰云勝即總勝劣即總劣

續潙山果云一人焦磚打著連底凍一人得便宜是落便宜具眼者辨取

江西北蘭讓禪師因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撥開胸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韶州乳源和尚示衆云西來的的意也不易舉唱時有僧出師劈脊便打云如今是什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保福展代云為和尚不惜身命　長慶稜云我即不然福云作麼生慶云不妨不妨承天宗云宗乘也不易扶豎這兩箇老漢扶不起我道這僧若不出頭棒即是乳源自喫

續潙山果云者僧若具眼纔聞語聲未絕只向道老和尚少賣弄不唯勘破乳源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鄧州逍遙和尚一日陞堂時鹿西和尚侍立乃云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云昨日亦有人渭麼道西云道什麼師云不知西云請和尚道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師云大衆且看直是頂門上具眼也鑑他不破

續蔣山懃云老僧雖頂門無眼也驗得你骨出何也古墓毒蛇頭戴角南山猛虎尾吒呀

洪州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蹋倒師忽契悟起來拊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共六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十六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

續瑯琊覺云大衆你道水潦還曾悟也未天童覺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只者一毫頭從甚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蹋

洪州西山亮座主因叅馬祖祖問講什麼經師云心經祖云將什麼講師云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六識為伴侶爭解講得經師云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師拂袖而去祖乃召云座主師迴首祖云從生至老只是這箇師因而有省遂隱西山

續法眼益云看他古人恁麼慈悲教人如今作麼生會莫聚頭向者裏妄想

齊峰和尚（一本高峯） 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院討箇什麼士迴顧兩邊云誰恁麼道師乃喝一喝士云在這裏師云莫是當陽道士云背後底聻師迴首云看看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不對

師因龐居士問此去峰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來士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多少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士云何不道七師云纔有七便有八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任添取士云不得堂堂道師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師云好箇問訊問不著人士云將爲將爲

續天童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焰過風要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紋潾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華頂峰未曾到只如齊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著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波底水無痕

師一日與龐居士並行士乃前行一步云我强如師一步師云無背向老翁要爭先在士云苦中苦未是此一句師云怕公不甘士云老翁若不甘高峰堪作什麼師云若有棒在手打不解倦士便打一摑云不多好師始拈棒被士把住云這賊今日一場敗闕師笑云是我拙是公巧士乃拊掌出云平交平交

古寺和尚因丹霞至經宿侵晨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遂自去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乃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霞云幾不問過這老漢（或出趙州語同）

烏臼和尚因玄紹二上座來參師問二禪伯發足什麼處玄云江西師拈拄杖便打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秪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至湣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潙山喆云烏臼大似巨靈迢擘太華之威蒼龍展奪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乃拈拄杖云諸人還識烏臼麼若也識去橫按鏌鎁寰中獨據若也未識棒頭有眼明如日卓拄杖下座

續白雲端云衆中商量道拄杖在烏臼手裏以强陵弱有什麼難苦哉作者般見解水亦難消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要識烏臼麼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昭覺勤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恁麼道雖然如是只見烏臼放行處未明烏臼把住處要知烏臼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不敢正眼覷著若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並須喫棒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定州師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云不別師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僧便出去師云屈棒

元來有人喫在僧云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師云汝若要山僧迴與汝僧近前奪師手中棒打師三下師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師云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云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石臼和尚參馬祖祖云什麼處來師云烏臼來祖云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到此茫然祖云茫然且致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不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續昭覺勤云草窠裏撥出一箇半箇有什麼共語處雖然如是猶放過一著在

松山和尚一日與龐居士坐次師拈起尺子云居士還見麼士云見師云見箇什麼士云松山師云不得道著士云爭得不道師拋下尺子士云有頭無尾得人憎師云不是這老子今日還道不及士云不及什麼處師云有頭無尾處士云强中得弱即得弱中得强即無師把住云這老漢就中無話處

師因與龐居士喫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師云秖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爲甚却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士云龐公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泊被老翁作亂一上士聞乃令人傳語何不會取未舉起橐子時

本溪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云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云爲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云若與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翁年老士云罪過罪過

師又問龐居士達磨西來第一句作麼道士云誰記得師云可謂無記性士云舊日事不可東道西說師云如今事作麼生士云一辭不措師云智人前說添他多少光彩士云阿師眼能大師云是與麼始得爲絶朕之說士云眼裏著一物不得師云日正盛難爲舉目士云穿過髑髏去在師彈指云誰辨得伊士云這老漢有甚奇特處師便歸方丈

師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纔顧視士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踏却士云與麼不與麼師亦畫一圓相士亦近前踏却師云與麼不與麼士遂拋下拄杖而立師云來時有杖去時無杖士云幸自圓成徒勞目視師拊掌云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云看路著路

石林和尚一日問龐居士云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句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云作家作家

浮盃和尚因凌行婆來作禮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云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爲人即禍生後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乃問婆南泉爲甚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乃問會麼澄一合掌

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婆問教口啞澄一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澄一云為甚却打某甲州云似這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婆聞却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乃歎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聞令人去問云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州聞乃作頌寄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你逡行婆哭聲何得失婆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洞安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東川師云雙澗孤松煙青月白那箇是上座主人公僧云始面洞安便遭此問師云記劍刻舟破珠求影豈不是闍黎境界喫茶去僧云那箇是洞安正主師云途中駒子不勝驊騮僧禮拜師云胡人打令舞拍全無

百靈和尚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麽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甚人士以手自指云龐公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之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續徑山杲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箇破笠頭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師一日問龐居士云道得道不得俱未免汝且道未免箇甚麽士以瞬目對之師云奇特更無此也士云師錯許人師云誰不恁麽士珍重而去

師因龐居士至遂把住云今人道古人道底士作麽生道士與一掌師云不得道著士云道必有過師云還我一掌來士便近前云你試下手看師拂袖便行

潨溪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師云定州近日有甚奇特事僧云某甲旦過只聞塩貴米賤苦無奇特事師云我者裏也只如此麤粥淡飯與僧別無奇特事你又來者裏覓箇什麽僧云某甲不會乞師慈悲師云賴你不會若會我即輸汝一半道理首座晚間上問云和尚適來勘僧為什麽道輸汝一半道理師云賴得汝舉老僧洎合忘却首座云請和尚為某甲說師云你即忘前失後我又忘後失前首座方去師喚轉云恰不得舉著近日師僧只說塩貴米賤並不將佛法為事忽然頻頻舉著喪却你性命

則首座因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不師云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不對士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云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師乃拋下茶籃便歸

雪竇顯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與捋下幞頭誰敢與作龐居士

續蔣山懃云兩回不顧拋籃便歸且道旨歸何處還會麽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師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云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迴師乃收足士云可謂自由自

在師云我是主士云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
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
師一日問龐居士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
麼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師云情知久叅事慢
士云則川老耄不啻龐公師云二彼同時又
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徤且勝阿師師云不是
勝我只欠你一箇幞頭士拈下幞頭云恰與
阿師相似師大笑而矣
襄州龐蘊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
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没絃琴唯師彈得
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
云弄巧成拙
雲峰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
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
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新
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續瑯琊覺云一夜作竊不覺天曉　智海
逸云二老漢一箇開口了合不得一箇合
口了開不得更有一箇未欲說破乃呵呵
大笑歸方丈　徑山杲云馬大師覷上覷
下即不無爭柰眛却本來人居士雖禮拜
也是渾崙吞箇棗馬師歸方丈士隨後乃
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居士一日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却出去霞
不顧士却來坐霞乃向居士前叉手立少時
便入方丈士云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云這
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云略無些子慈
悲心霞云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士云把什麼
引霞乃拈起居士幞頭云却似一箇老師僧
士却拈幞頭安霞頭上云一似箇少年俗人
霞應諾三聲士云猶有些子氣息在霞乃抛
下幞頭云大似箇烏紗巾士乃應諾三聲霞
云昔時氣息爭忘得士彈指三下云動天動
地
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人禪客相送至門首
士乃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
全禪客云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云居士
也不得草草士云恁麼稱禪客閻老子未放
你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與一掌云眼見
如盲口說如啞
雪竇顯別初問云但握雪團便打
居士初問石頭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
頭以手掩士口士於此豁然有省後又問馬
祖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來即向你道
士於言下領解
居士坐次問靈照云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
明祖師意你作麼生照云老老大大作箇語
話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士乃笑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一見
亦去爺邊倒士云你作什麼女云見爺倒地
某甲相扶
居士一日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
起手中拂子士拈起鎚子霞云只恁麼別更
有在士云此迴見兄不似於前霞云不妨減
人聲價士云本來要折倒汝一上霞云與麼
則啞却天然口也士云汝啞却本分猶累我
啞却霞乃擲下拂子去士云然闍黎然闍黎
霞不顧士云不唯患啞兼亦患聾
居士一日見大同濟禪師乃提起竹漉籬云

大同師濟不應士云石頭一宗到師處氷消瓦解濟云不得龐公舉灼然如此士拋下漉籬云寧知不直一文錢濟云雖不直一文錢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去濟提起漉籬云居士士迴首濟作舞而去士拊掌云歸去來歸去來

居士一日因丹霞纔見便作走勢士云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霞遂於下畫箇一字士云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士云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云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居士在洪州市賣竹漉籬見一僧緣化乃將一文錢問不孤負信施道理還道得麼若道得即捨僧無語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問前問士云少人聽又云會麼僧云不會士云是誰不會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四

音釋

伱俗你 狌音生能言獸 眨側洽切 毓余六切 螟蛉 睫即涉切目旁毛也 栲音考 栳音老栲栳柳器 櫬初覲切近身衣也 磁疾之切 舁羊諸切對舉也 磅音滂 礴傍各切 鏌音莫 鋣音耶鏌鋣劒名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五　扶七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南嶽下第三世

趙州從諗禪師嗣南泉願 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泉便下座歸方丈師云這老漢尋常口吧吧地今日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侍者云莫道和尚無語好師便與一摑云這一摑合是王老師喫

師又一日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歸方丈師乃歸堂云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云莫道和尚無言自是上座不會師便與首座一掌云這一掌合是堂上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了邏蹤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續雲居舜云諸人作麼生會有底便道首座落他綣繢與麼會又爭得山僧道趙州大似傍若無人

師因南泉一日閉却方丈門用灰圍著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秪對多不契獨師

云蒼天蒼天南泉便開門
師因僧遊五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
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
師僧又恁麼去後有舉似師師云待我去爲
勘過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
對師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
報慈遂云前來僧也與麼問答後來趙州
也與麼問答且道甚處是勘破處又云非
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瑯琊覺
云大小趙州去這婆子手裏喪身失命然
雖如此錯會者多　溈山喆云天下衲僧
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
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
師到黃蘗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師乃於法
堂上叫救火救火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
賊過後張弓
保福展云黃蘗有頭無尾趙州有尾無頭
雪竇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二十年忽有箇
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五祖戒云黃蘗只會買賤不會賣貴趙州

因禍致福
師問一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師
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連打兩掌師休去
雪竇顯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續
五祖演云趙州你去作麼商量白雲露箇
消息貴要諸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
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定牙關婆子可謂
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師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云萬福大王者云
未到在師云又道來也
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只解
報容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
渾身泥水
續白雲端云其僧雖然困措爭奈王令已
行王令既行則海晏河清一句作麼生道
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師訪茱萸纔上法堂萸云看箭師亦云看箭
萸云過師云中
雪竇顯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
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

是箇射朶漢
續報慈遂云且道二大老相見還有優劣
也無若撿點得出許你於中字上有箇入
處
師一日於雪中倒云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
邊卧師便起去
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綣裏還有人出得
麼
續天童華云者僧如蟲禦木要見趙州天
地懸殊有般瞎漢便道報恩扶强不扶弱
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喝一喝
師因僧問犬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僧云
上從諸佛下及螻蟻皆有佛性犬子爲甚却
無師云爲伊有業識在
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
生
師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
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
師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

在明白裏師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雪竇顯云趙州倒退三千
師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
不師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雪竇顯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
十棒這棒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
語大行
師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
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師云洗鉢盂去其僧
因此契悟
雲門偃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
州向伊道箇什麼若言無者僧爲甚悟去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
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
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
者要會麼還你趙州喫粥也未拈却者僧
喫粥了雪竇與你拄杖子歸堂　雲峰悅
云雲門與麼道大似爲黃門栽髭與蛇畫
足雲峰則不然這僧於此悟去入地獄如
箭射

續黃龍心云雲門雪竇雖則善能鋤强輔
弱捨富從貧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
只如上座朝來亦喫粥亦洗鉢而今是迷
是悟其僧禮拜起師與近前我有一柄拂
與汝歸堂　龍門遠云山僧今日喫粥了
也洗鉢盂了也只是不悟旣是爲善知識
爲甚麼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鍾作甕終不
指鹿爲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
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開福寧云大衆且
道那裏是者僧悟處還委悉麼幾般雲色
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　徑山杲云雲
門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
海隨後喝云寐語作麼
師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
有僧出作禮師云比來拋磚引玉引得箇墼
子法眼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
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
去得須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雪竇顯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
此放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
是作家因什麼拋磚引墼諸禪德要識趙
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續長慶稜問覺鐵觜那僧纔出禮拜爲什
麼便將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
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覺云亦向伊恁麼
道　保壽沼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昭
覺勤云諸方盡道趙州得逸羣之用一期
施設不妨自在這僧要擊節扣關閃電光
中卒著手脚不辨覺鐵觜能近取譬不墜
宗風法眼有通方鑑才便知落處敢問諸
人旣是宗師爲甚麼拋塼只引得箇墼子
師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向山
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云謝師指示
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窗
雲峰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州
師陞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
也無時洛浦在衆乃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
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更舉
師再舉前話僧指傍僧云這僧作恁麼語話
師休去

師因有老宿問近離甚處師云滑州宿云幾程到這裏師云一蹉到宿云好箇捷疾鬼師云萬福大王宿云叅堂去師應喏喏
師一日到僧堂後逢一僧乃問大衆總向甚處去僧云普請去師遂於袖中取刀度與云老僧住持事繁請上座爲我折倒却便引頸向前其僧便走
師因僧侍次遂挾起火問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復挾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去必爲汝說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趙州子云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了云汝會麼僧云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問會麼僧云不會僧却迴趙州舉前話州云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師到保壽壽見來便背面而坐師乃展坐具壽便起歸方丈師收坐具便下去
　保福展云保壽　心頭失尾趙州平地上喫撲
師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云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師云能縱能奪能取能撮便作禮
　支提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　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菴主手裏
　續龍門遠云菴主一等竪拳趙州因甚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得失在什麼處趙州勘破幾多阿師菴主過了幾多寒暑要識趙州麼拍禪床左邊一下要識二菴主麼拍禪床右邊一下還有撿點得出麼良久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溈山果云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爲什麼肯一箇不肯一箇若向者裏見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未然月菴爲諸人下箇註脚良久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後院主云和尚爲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喚院主主應喏師云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　鏡清怤舉問僧作麼生會僧便去清云邯鄲學唐步
　雪竇顯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爲甚學唐步若辨得出與汝茶喫
　續黃龍新云趙州喫茶宗門奇特到與不到是白拈賊　開福寧云趙州門下不揀高低一椀麤茶普同供養得其味者方知冷灰裏九轉透瓶香如或未辨端倪不免重下註脚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待客豈徒然莫嫌冷淡無滋味慣把芝麻一例煎以拂子擊禪床一下
師在南泉時井樓上見泉過乃抱定柱懸一脚云相救相救泉遂於踏梯上打云一二三四五師便具威儀上方丈云適來謝和尚相救
　續蔣山懃云一人犯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雖然如是父爲子隱直在其中　徑山策云趙州懸羊頭賣狗肉南泉有年無德作這去就當時只好拽翻梯子教這漢一

生躡蹤還知麼呑子方知父慈
師因南泉云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便問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手托地師遂與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内云悔悔泉令侍者去問悔箇什麼師云悔不更與兩踏
師因僧辭師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佛法去師竪拂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僧云與麼則不去也師云摘楊華摘楊華
續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槌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遍天下摘楊華摘楊華唵摩尼達哩吽𠪡吒　靈隱嶽舉大慧語了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子珠走盤密密蕩蕩閑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師聞沙彌喝參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珎重師向傍僧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會得便見趙州
師因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師乃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師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著人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趂出
師因百丈問近離甚處師云南泉丈云南泉有何言句師云未得之人直須悄然丈便喝師作怕勢丈云大好悄然師乃作舞出去
續瑯瑘覺云趙州老人向師子窟中換得爪牙　蔣山懃云作家相見彼此難措茫然悄然進前退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
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涅槃經師云問大德一段義得不主云問什麼義師以脚趯空一趯吹一吹云這箇是什麼義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
老宿代云和尚謾某甲謾大衆　雪竇顯別云和尚慣得其便
師問僧曾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師云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你作麼生會其僧擬禮拜師云你披衲衣來麼僧云披來師云莫惑我僧云如何得不惑去師云莫取我語
雪竇顯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箇箇高擡衲衣莫惑翠峰好
師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師師云總教作第二座事云第一座教誰作師云莊香著事云莊香了也師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
續天童華云趙州下一槌不妨驚羣動衆仔細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如是不免從頭註破第一座鐵眼銅睛覷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

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
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
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時如何對他道
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因僧問晝昇兜率夜降閻浮於中摩尼為
甚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續黃龍清云趙州老漢若無後語未免奔
馳太平則不然纔見他道為什麼不現連
聲便打教他瘥後忌管取光明燦爛
天童華云這一則公案諸方未有人批判
蔣山今日與諸人著一轉語洗脚上船
師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老僧秖
管看
雪竇顯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者
僧扶趙州
師示眾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
也無有僧出摑侍者一下云何不秖對和尚
師便歸方丈後侍者請益適來僧是會不會
師云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

師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
擇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
擇師云田厙奴什麼處是揀擇
師與沙彌文遠論義鬭劣不鬭勝勝者輸胡
餅遠云請和尚立義師云我是一頭驢遠云
我是驢胃師云我是驢糞遠云我是糞中虫
師云你在彼中作什麼遠云我在彼中過夏
師云把將胡餅來
五祖戒云禍不單行
瑯琊覺云趙州文遠也是蕭何置律
續徑山杲云文遠在驢糞中過夏面赤不
如語直趙州貪他少利贏得箇胡餅撿點
將來也是普州人送賊畢竟如何鵝王擇
乳素非鴨類
師問僧發足甚處僧云雪峰師云雪峰有何
言句示人僧云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
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云闍黎若迴
寄箇鍬子去
保福展云南有雪峰北有趙州
雪竇顯云這僧既不從雪峰來可惜趙州

鍬子
瑯琊覺云眾中有云寄鍬去埋却雪峰若
道寄鉢盂去便道盛粥飯用狂解夢見作
麼商量不是僧繇手謾說學丹青
師示眾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
老僧到溈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
山云與我將床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
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
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云庭前栢樹子
五祖戒代云和尚何以將別人物作自己
用
師因僧辭乃問甚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
峯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道僧云
却請和尚道師云冬即寒夏即熱又問忽然
更問汝畢竟事又作麼生僧無語師又代云
某甲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漢其僧後到雪
峯峯問甚處來僧云趙州來峯云趙州有何
言句僧舉前話峯云須是我趙州始得

玄沙備聞乃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
續雲居錫徵玄沙語云甚處是趙州敗闕
處若檢點得出是上座眼
師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
還可趣向不泉云擬向即乖師云不擬又爭
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
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師於言下頓悟玄旨
續溈山果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恁麼不恁麼時如何竪起拂子云鯨吞海
水盡露出珊瑚枝　靈隱嶽云青天白日
語箇什麼咄咄驪珠擊碎蒼龍窟
師見僧掃地遂問與麼掃還得淨潔也無僧
云轉掃轉多師云豈無撥塵者僧云誰是撥
塵者師顧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問取雲
居去其僧後問雲居如何是撥塵者居云這
瞎漢
師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
師云作麼生是某甲住處居云山前有古寺
基師云和尚自住取次到茱萸萸亦云老老
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云什麼處是某甲住
處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師云三十年
弄馬騎今日却被箇驢子撲溈山喆云雲居
茱萸爲人猶如爲己爭奈趙州不入者綫續
然雖如是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栢操
續大溈泰云雲居茱萸只解把住不解放
行趙州只解放行不解把住檢點將來未
爲全美且雙放雙收一句作麼生道畢竟
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云這裏好造箇
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云把將公驗來師遂
與一摑遠云公驗分明過
衢州紫湖利蹤禪師門下立牌牌上書云紫
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
則喪身失命有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
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衆中總道這僧著一口著即著
了也爭奈這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
便死因什麼這僧在若無知方眼救得這
僧設使紫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
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這老
漢渴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
諸人要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續神鼎諲云古人提唱一段因緣你道恁
麼時下得甚麼語神鼎當時若在他會裏
即出云這畜生又云死又作退勢　天童
華云這老漢雖慣得其便爭奈咬這僧不
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師問劉鐵磨久嚮劉鐵磨莫便是不磨云不
敢師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續蔣山懃云紫湖棒頭有眼只爲權柄在
手鐵磨皮下有血饒他千木隨身雖然柔
弱勝剛强且要話在
師於夜半在堂內叫賊賊（或招金峯又曰香嚴）衆皆驚起
有一僧被師攔胸搊住云捉得捉得僧云不
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只是不肯承當
翠巖芝云紫湖也是相頭買帽
續溈山果云紫湖恁麼大似按牛頭喫草
郢州芙蓉禪師示衆云你等諸人莫向虛空
裏釘橛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師便

打靈云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一本云金始可與和尚）
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來與麼道那門云搥鐘謝響得箇蝦蟆出來
雪竇顯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趂出
法雲秀云茱萸只知贍前這僧不能顧後仔細檢點將來兩箇總須喫棒且道過在甚處具眼者看
續棲賢提云且道這僧出來與麼道是具眼不具眼茱萸當時便打且道打伊甚麼處大衆驗取

師因趙州上法堂來覩東覩西師乃問作什麼州云探水師云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州遂將拄杖靠壁而出
溈山喆云趙州善能探水不犯波瀾茱萸一滴也無爭奈關防不得
續瑯瑘覺云勢敗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天童華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拄杖靠壁不犯波瀾雖然二老同死同生爭奈山僧未肯放過

師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行即不無覺即乖其僧後到洞山舉似山山云何不進語僧云如何進語山云但問是什麼行僧復來問是什麼行師云是佛行僧却返舉似洞山山云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僧却問洞山如何是沙門行山云頭長三尺頸長二寸

荊州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乃叫苦苦又云閻老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地師舉起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對（或曰天皇話）
法眼益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
續清涼欽云當時好奪枕子劈面便擲
雲峯悅云苦苦當時是即今是奪枕子呈似人云閻羅王只在這裏　大溈智云徹底老婆心

長沙招賢景岑禪師一夕與仰山翫月次仰云人人盡有這箇事秖是用不得師云恰是倩汝用去仰云你作麼生用師乃與一踏踏倒仰山起來云你直下似箇大蟲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保福展云好一箇月只是用力太多被他踏破却成兩箇人人盡道岑大蟲奇特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
德山密代云更與一踏　瑯瑘覺云李陵雖好手爭免陷番身
續徑山杲云皎潔一輪寒光萬里靈利者葉落知秋闒茸者忠言逆耳休不休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蟲却無牙齒當時一踏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爾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麼良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月

師因有秀才看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曾題也未才云未曾題師云得閑何妨題取一篇好
續溈山杲云若是箇漢纔見長沙恁麼道但云黃鶴樓要題也不難未審百千諸佛居何國土若下得此語非唯坐斷長沙舌頭亦乃名標青史

師因竺尚書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未

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莫妄想書云爭柰動
何師云會即風火未散書無對師却喚尚書
書應喏師云不是尚書本命書云不可離却
即今秖對有第二箇主人公也師云不可喚
尚書作今上也書云與麼則總不秖對和尚
莫是弟子主人不師云非但秖對不秖對老
僧從無始刼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頌云學
道之人不識眞秖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刼來
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師因僧問如何是陀羅尼師乃指禪牀左邊
云這箇師僧却誦得僧云別有人誦得不師
復指禪牀右邊云這箇師僧亦誦得僧云某
甲爲甚不聞師云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響
眞聽無聞僧云與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
師云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
師因秀上座問南泉遷化向甚處去師云石
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叅見
六祖南泉遷化向甚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
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笋師
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舉似三
聖聖云若實與麼猶勝臨濟七歩然雖如此
待我明日更驗過聖乃問承和尚昨日答南
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絶後今古罕聞師
亦默然
續蔣山懃云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 拈七
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十九
師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云和尚甚處去來
師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師云始隨芳草
去又逐落花回座云大似春意師云也勝秋
露滴芙蓉
雪竇顯云謝師答話
終南山師祖禪師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
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泉云王老師
與你往來者是師云不往來者泉云亦是又
問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師應喏泉云去汝
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雪竇顯向往來者是處拈云草裏漢向不
往來者亦是處云雪上加霜向如何是珠
處別云險又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
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
穴或不滑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
尾
續白雲端云大衆這僧一顆摩尼珠可謂
希世之寶大可憐生幾乎落在萬丈深坑
猶賴南泉老手親爲托起且道此珠見今
在什麼處乃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拈七 二十
間光照夜　昭覺勤云南泉一期垂手收
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
盡大地是如來藏向什麼處著珠盡大地
是摩尼珠向什麼處著藏若明得有轉身
處許你具一隻眼　淨因成云南泉應機
酬對縱奪可觀檢點將來終未能指出他
珠在直饒喚師祖師祖應喏云汝不會我
語正是藏畢竟珠在甚麼處莫是海神知
貴不知價麼此是近來新婦禪不勞拈出
拍禪牀云珠之與藏盡被老僧一拍粉碎
諸人更來這裏討什麼又拍一下
日子和尚因亞溪來叅師作起勢亞云這老
山鬼猶見某甲在師云罪過罪過適來失祗
對亞欲進語師乃叱之亞云大陣前不妨難

儁師云是是亞云不是不是
趙州諗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陸亘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
雪竇顯別云不及大夫所問
續保寧勇別云也未爲分外
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亦曾坐亦曾卧如今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雲巖晟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洞山价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保福展云南泉看樓打樓雲巖洞山一起一倒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移風不解易俗雲巖洞山夢中說夢
續五祖演(扶七)云夫爲善知識者須明決擇爲什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丸一)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與你註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
大夫因南泉遷化來弔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夫云院主道得亘即哭主無對

續長慶稜云且道合哭不合哭
大夫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大夫云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於一瓶內養得一鵞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鵞且不得打破瓶亦不得損却鵞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大夫夫應諾泉云出也
池州甘贄行者因巖頭在家過夏一日把針次甘至前立頭乃以針作劄勢甘遂歸著衣欲出禮謝妻乃問翁作什麼甘云不得說妻云有甚事也要大家知甘舉前話妻云從此三十年後須知一度喫水一度噎殺人女子聞乃云還知(扶七)盡大地人性命被(丸二)爺上座針頭上劄將去也無
行者因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云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拂袖便去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云當時便去也泉云打破粥鍋著(一本云泉乃擎鍋二下)

行者因化主至宅乃問化主是甚處主云藥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主云未審有什麼病者忻然取銀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子歸何速主即叙前問難藥山云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及送還者云山中有人更添一百兩施之
同安云早知行者與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續雪峯空云藥山老漢亦自小膽若是東山即便收下何故且教甘贄老漢疑三十年
行者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曰錢出去須臾復云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乃行䞋
翠巖眞云甘贄行者黠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
續雲居元云大小黃檗被甘贄換却一隻眼　徑山杲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却較些子　靈隱嶽云總是掩耳偷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

收雨霽長天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福州芙蓉靈訓禪師(嗣歸宗常)一日訪同叅實性
大師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
云此事若非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
黃龍南云實性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以
為人情致令千載之下與人作笑端且道
利害在什麽處
漢南穀城高亭和尚因僧自夾山來禮見師
便打僧云特來禮拜何打某甲再拜師又打
趂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汝會也無僧云不會
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啞
金州操禪師(嗣章敬惲)因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
米纔到乃展坐具作禮師下禪牀米遂就師
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罷米便去侍者云
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却被人奪却
師云三日後若來即受赦在米果三日後來
云前日遭賊
鼎州古堤和尚因仰山到師云去汝無佛性
以手三撥山乃叉手近前三步應諾師笑云
子什麽處得此三昧山云從躭源處得名溈
山處得地師云莫是溈山的子麽山云世諦
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遂問和尚從誰得師
云我從章敬得此三昧山歎云章敬此三昧
不可思議來者難為湊泊
鎮州普化和尚(嗣盤山積)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
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
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或
遇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拓開云來日大悲
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云我從來疑著這
漢
續五祖演云若是五祖則不然有人問總
不恁麽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
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麽道何故一任
舉似諸方
師因與臨濟在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
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
師遂趯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師云這裏是甚
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明日又同一家赴齋
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趯倒飯牀濟
云太麤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乃吐
舌
雪竇頌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三
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續南堂靜云二尊宿如二龍爭珠拏雲攫
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活捉生擒不傷
物命或有人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
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只向道不見先
師翁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飜鸚鵡
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華昺云臨濟覿面提撕普化全機酬酢
直得南山鱉鼻吞却東海鯉魚陜府鐵牛
蹋倒嘉州大像為甚如此相逢不下馬各
自奔前程　天童華云一出一沒一往一
來猛虎口裏奪毒蛇頭上揩痒要且未
稱大丈夫事二老名喧宇宙價重當時山
僧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為他弄假像
真二俱不放過為他揜撘太甚是汝諸人
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師因臨濟院有齋河陽木塔乃同臨濟在僧
堂內坐纔說及師每日在街市掣風顛知他

是凡是聖不覺師入來濟便問普化你是凡是聖師云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乃指兩尊宿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叫賊賊便走出

師因㘞生菜次臨濟云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云直歲與他細抹草料師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人開

　趙州諗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壽州良遂座主(嗣麻谷徹) 初叅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却門師遂敲門谷乃問阿誰師云良遂纔稱名忽爾契悟乃云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合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開演有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雲門偃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隻放時節又云麻谷問阿誰他道莫瞞某甲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若不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亦知有賺人處又云作麽生是良遂知處

續東林顏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麽生是良遂知處乃云鷓鴣語鶴　靈隱嶽云為人為徹咬著生鐵

　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虔州處微禪師(嗣西堂藏) 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云如何是六句師云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麽生僧罔措

五臺秘魔巖和尚(嗣永泰湜) 常持一杈凡見僧來遂提起杈云什麽魔魅教汝出家什麽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

法眼益代云乞命乞命　報慈遂代云老兒家放却杈子得也　五祖戒云山僧當時若見奪取杈來驀項杈倒點把火照看伊面皮厚多少

續明招謙云我當時若見伊欲道未道先與一杈　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後霍山閭遂訪師纔見未禮拜便攛入懷中師乃拊山背三下山拍手云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　保福展云當斷不斷返遭其亂　首山念云千聞不如一見

湖南祗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魔纔有僧叅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劒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致劒無言有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麽降魔師云賊不打貧兒家十二年後為甚不降魔師云賊不打貧兒家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五

音釋

吧(音巴) 躂(他達切足跌也) 怤(芳無切) 邯鄲(邯音寒鄲音丹) 蹭蹬(蹭七亘切蹬音鄧蹭蹬無能也) 趯(他歷切) 鍬(七肖切) 諟(音是) 闒茸(闒託合切茸而隴切) 顥(胡老切) 贄(音至) 奯(呼括切) 䞋(初覲切) 杈(初加切) 攛(七亂切) 托([illegible])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六　扶八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南嶽下第三世

潭州大溈靈祐禪師嗣百丈海在百丈時夜侍立次丈云看爐內有火也無師看來報云無火丈躬自至爐深撥忽得少火夾起云你道無這箇聻師因而契悟丈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契便知已物不從外得汝善護持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

續淨慈一云衆中道放身便臥是不去劉鐵磨懡㦬而行有甚交涉殊不知溈山老漢平生一條脊梁拗不曲被劉鐵磨一推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若要扶起溈山請大衆下一轉語衆無語師以拄杖一時趕散

師在百丈為典座百丈將選大溈主人乃請師同首座對衆下語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首座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復問於師師乃趯倒淨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因命師住持首座即樺林也

師因見仰山來遂以五指搭地劃一劃仰山以手於須下劃一劃復拈自己耳抖擻三五下師休去

師陞堂時有僧出云請和尚為衆說法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僧便作禮

雪峯存問云古人得與麼老婆心切玄沙云山頭老和尚蹉過古人事峯問沙云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云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駭然

師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師云禾好刈也未仰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師云此是鵞王擇乳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後僧遇王常侍侍問溈山近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是這箇道理上座快回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僧得書遂回持上師拆開見畫一圓相內寫箇日字師云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是也秖是箇俗漢師云子又作麼生仰却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一本小異

師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且道喚作什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去

雲居膺云師無異號　資福寶代作一圓相托起　芭蕉清代作此㊉相呈之又云同道者方知　南塔涌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只得一半　芭蕉徹代當時作此⊚相呈之又云說也說了註也註了悟取好

續保寧勇云和尚一等是入泥入水

師因僧問從上諸聖直至如今和尚意旨如

何師云目前是什麼物僧云莫秖這便是麼
師云阿那箇僧云適來秖對底師云你擬那
箇去莫生事
　續蔣山懃云問頭太嶮答處太賒二俱不
了
師問仰山云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云某甲
信亦不立師云汝信了不立未信不立仰云
只是某甲更信阿誰師云若與麼即是定性
聲聞仰云佛亦不見
師坐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師云若是百丈
先師子須喫痛棒始得仰云今日事作麼生
師云合取兩片皮有分仰云此恩難報師云
非子不才老僧年邁仰云今日親見百丈師
翁師云子向甚句中見先師仰云不道見只
是無別師云始終作家
師因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摘茶只聞子聲
不見子形仰撼茶樹一下師云子只得其用
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云
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
　首山念云夫爲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
時不是溈山便見扶籬摸壁　瑯瑘覺云
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若不是溈
山洎合打破蔡州
　續白雲端云父子相投意氣相合機鋒互
換啐啄同時雖然如是畢竟如何道得體
用雙全去溈山放子二十棒也是養子之
緣　蔣山懃云張公作與李公友待罰李
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盃好手手中呈
好手　玉泉璉云直饒體用兩全爭奈當
頭蹉過過則且止放子二十棒又作麼生
三盞酒粧公子面一枝華插美人頭
師坐次仰山與香嚴侍立師問如今總與麼
者少不與麼者多香嚴從西過東又從東過
西立師云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
似仰云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云即今亦
不少師云合取狗口
　續南堂靜云象王嚬呻師子哮吼踞地盤
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合取狗口一回擲
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自古事作麼生仰叉
手近前師云猶是即今事自古事作麼生仰
叉手退後師云汝屈我我屈汝
　續蔣山懃云仰山雖善進前退後發明古
今其奈溈山向胡餅裏呷汁歷沙覓油雖
然如是且道仰山叉手意作麼生若也知
得行脚事辦其或未然老僧不曾孤負諸
人自是諸人孤負老僧
師坐次仰山侍立師云寂子近日宗門中令
嗣作麼生仰云大有人疑著此事師云子又
作麼生仰云某甲秖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
所以未曾說著師云到這田地也難得仰云
據某甲見處著此一句語亦不得師云子爲
一人也不得仰云自古聖人盡皆如是師云
大有人笑汝與麼秖對仰云解笑其甲是某
甲同參師云出頭作麼生仰遶禪牀一帀師
云裂破古今
　續蔣山懃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自古自
今築著磕著鳥道玄路許他父子親遊若
是荊棘林中猶欠悟在以何爲驗只如仰
山遶禪牀一帀溈山云裂破古今若是明

眼衲僧瞞他一點不得
師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云當時百丈
先師親得這箇道理仰與香嚴相顧視云什
麽人答得此話師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
誰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一束草來香嚴
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與麽與麽
不與麽不與麽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或
時暗
師因仰山與北菴主上問訊時有官客喫茶
次師乃指似官人云同叅古佛來主云百年
後覓箇人舉這話也難得師云即今作麽生
主云結舌有分答即不得師云官人見在白
已也道不得主云仰山不甘此對師云作箇
菴主也難得
師向仰山云有俗弟子將三束絹來與我贖
鐘子故與世人受福仰云俗弟子則有絹與
和尚贖鐘子和尚將何物酬他師以拄杖敲
牀三下云我將這箇酬他仰云若是這箇用
作什麽師又敲三下云汝嫌這箇作什麽仰
云某甲不嫌這箇這箇只是大家底師云你
既知是大家底何得更就我覓物酬他仰云
只怪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師云汝不見達
磨大師從西天來此土亦將此物來人事汝
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
師一日卧次仰山來師乃轉面向壁卧仰云
某甲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迹師作起勢仰便
出去師召云寂子仰回師云聽老僧說箇夢
仰低頭作聽勢師云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
一條手巾來師遂洗面了纔坐香嚴入來師
云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小嚴
云某甲在下面了了得知師云子試道看香
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歎云二子神通智慧過
於鶖子目連
續蔣山懃云夢中說夢深許溈山妙用神
通須還二子傳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
孤怜兒惜子向衲僧門下一人在門外一
人在門裏更有一人遍界不曾藏佛眼覷
不見　南堂靜云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
無絃琴唱無生曲溈仰香嚴鼎之三足臨
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師問雲巖承聞汝在藥山是不巖云是師云
藥山大人相作麽生巖云涅槃後有師云如
何是涅槃後有巖云水灑不著巖却問師未
審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
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
口處
師與仰山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頭是什麽
仰云秖是枯樹子師指背後耘田公子云這
箇公子他後亦有五百衆
溈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公子吾不如
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具
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續神鼎諲云爲復意在耘田處爲復意在
仰山分上爲復總不恁麽諸上座一切諸
法擬然更不用生事他是父子說法同道
方知
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麽生會仰云山河
大地日月星辰師云汝秖得其事仰云和尚
適來問什麽師云妙淨明心仰云喚作事得
麽師云如是如是

師一日索門人呈語乃云聲色外與吾相見時有幽州鑒弘上座呈語云不辭出來那箇人無眼師不肯仰山凡四度呈語第一云見取不見取底師云細如毫末冷似雪霜第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師云秪滯聲聞方外榻第三度云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師云此語正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卻問師某甲精神昏昧拙於秪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師云我於百丈先師處呈語云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拜

師因陸侍御入僧堂乃問如許多師僧為復是喫粥飯僧為復是參禪僧師云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御云在此作什麼師云侍御自問他看

師因仰山踏衣次提起問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卻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不師云汝有用而無身後師忽問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云正恁麼時切忌勃塑師云停囚長智

師同百丈入山作務丈云將得火來麼師云有丈云在甚處師把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云如虫禦木

　續徑山杲云百丈若無後語洎被典座瞞

師因仰山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云青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作禮

師一日坐收足次乃指謂仰山云十二時中承他負載不可孤負他仰云昔日給孤園中也只說這箇師云未在更道仰云寒時與他韈著也不為分外

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無心是道僧云某甲不會師云會取不會底好僧云如何是不會底師云秪是你不是別人

師示眾云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近前叉手立師云我也知你答這話不得卻問香嚴你作麼生嚴云某甲偏答得這話師再問嚴近前叉手立師云賴遇寂子不會

師示眾云汝等諸人各呈所悟看時有志和上座出作禮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還我志和上座本來面目志云正與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云子莫落空不志云某甲若見有空可落何曾是放身命處師云到這裏何不問夫志云某甲到這裏亦不見有和尚可問師云汝福薄扶吾宗不起

師問仰山承聞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不仰云不敢師云佛法向上一句作麼生道仰擬開口師便喝師如是三問仰如是三擬答皆被喝仰低頭垂淚云先師道教我更遇人始得今日便是遇人也便發心看牛三年一日師入山見在樹下坐禪師以拄杖點背一下山回首師云寂子道得也未仰云雖道不得且不就別人借口師云寂子會也

師因資國來參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云不道汝不見秪是見處太麤

師一日坐次仰山香嚴侍立師云過去未來與現在佛佛佛同宜人人得箇解脫之路仰

云如何是人人解脫之路師回首看香嚴云
寂子借問何不對伊嚴云若問過去未來并
現在其甲却有箇衹對師云汝作麽衹對嚴
珍重便出師却問仰云與麽衹對還契子麽
仰云不契慧寂師云子又作麽生衹對老僧
仰珍重便出師呵呵大笑云如水乳合
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云有幾
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
是智頭陀不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
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没交涉
師問雲嚴菩提以何為座巖云以無為為座
巖却問師師云以諸法空為座師又問道吾
吾云坐也聽伊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
不卧速道速道
師一日呈起如意復畫此○相云有人道得
便得此如意道道時有僧云此如意本不是
和尚底師云得而無用又有僧云設與某甲
亦無著處
師示衆云一切衆生無佛性鹽官示衆云一
切衆生有佛性鹽官會下有二僧遂特詣師

會下探之既到所聞說法莫測其涯若生輕
慢一日在庭中坐次見仰山來遂勸云師兄
切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仰遂作一圓相托
呈却拋向背後復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茫
然不知所措仰乃勸云直須勤學佛法不得
容易珍重便去二僧遂返鹽官將行三十里
一人忽然有省自歎云當知溈山云一切衆
生無佛性誠不錯也却回溈山一人又行數
里因渡水亦有省自歎云溈山道一切衆生
無佛性灼然有他與麽道亦返溈山
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
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軍
容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與軍容
歸方丈
巖頭奯聞云噫佛法澹泊也大小溈山泥
壁也不了　明招謙云當時合作麽生免
被巖頭點檢代云却轉泥盤作泥壁勢便
拋下歸去
續黃龍新云巖頭錯下名言殊不知溈山
軍容弄巧成拙

師因鄧隱峯到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師
聞師叔來先具威儀下堂相看峯纔見便放
身作睡勢師便歸方丈峯乃發去少間師問
侍者師叔在何處侍云已去也師云去時有
何言語侍云無言語師云莫道無語其聲如
雷
洪州黃蘗斷際希運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
盡是噇酒糟漢與麽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
大唐國裏無禪師麽時有僧云只如諸方匡
徒領衆又作麽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溈山祐問仰山作麽生仰云我鶖王擇乳素
非鴨類溈云此實難辯　五祖戒出僧語
謝和尚說得道理好、石門聰云黃蘗垂
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撥著失却一隻眼
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要見黃蘗
猶未可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蘗宗
師　翠巖眞云諸方商確便道黃蘗坐却
這僧又道黃蘗被這僧上來直得分析不
下何為也翠巖輒生擬議霧豹澤毛未嘗
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　溈山喆云諸

人還會麽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續法昌遇云我要無禪底做國師　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師因百丈問甚處去來師云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麽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遂與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堂謂衆云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潙山祐舉問仰山仰云和尚怎生潙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什麽到如此仰云不然潙云子又作麽生仰云百丈只解騎虎頭不解把虎尾潙云子有嶮崖之句

五祖戒云百丈大似作賊人心虛黃蘗熟處難忘

師因百丈問運闍黎開田不易師云衆僧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也師將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潙山喆云黃蘗開田功不浪施百丈住持今不虛行

續瑯瑘覺云百丈一喝可謂垂絲於萬丈潭中黃蘗掩耳獨聳於千峯頂上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云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云尋羚羊聲來師云羚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跡來師云羚羊無跡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蹤來師云羚羊無蹤到汝尋僧云與麽則死羚羊也師便休至明日陞堂云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麽生僧無語師云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只是義學沙門以杖打出

雪竇顯云只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處見黃蘗麽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

師因普請次南泉云如許大身材戴箇些兒大笠師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云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

師因裴相國捧一尊像於前胡跪云請師安名師喚裴休休應喏師云與汝安名竟休作禮

雪竇顯代休當時便喝

師在南泉會下為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中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中行道師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師過第二位坐泉休去

潙山祐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蘗有陷虎之機潙云子見處得與麽長

雪竇顯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雲峯悅云後來叢林中多有商量或道黃蘗有陷虎之機南泉有投虎之用若作與麽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這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向雲峯門下說甚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喫棒趂出

師在鹽官佛殿上禮拜次時大中帝為沙彌乃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當何所求師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

常禮如是事彌云用禮何爲師便與一堂弼
云太驀生師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
隨後撫掌沙彌便走
師一日揑拳云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
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
揑僧便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云七縱八橫
又問不放過不消一揑時如何師云普
　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七縱八橫門云念
老僧年老僧云如何是普門云天光回照
僧云如何是天光回照門云髑髏少人知
師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坐
師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丈云我將爲你是
箇人便歸方丈
　雲峯悅云百丈老人大似憐兒不覺醜雖
然如是盡法無民
　續雲居舜云到這裏能有幾人
師因南泉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
師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便
是長老見處麼師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致
草鞋錢教誰還師休去

溈山祐問仰山莫是黃蘗搆南泉不得麼
仰云不然須知黃蘗有陷虎之機溈山云
子見處得與麼長　保福展云若無溈仰
埋沒著黃蘗　五祖戒云仰山大似爲蛇
畫足
　續雲峯悅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大溈智云欺敵者亡　徑山杲云路逢劍
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師因南泉問黃金爲城白銀爲壁此是甚人
若土處師云聖人居處泉云有一人居何國
土師近前叉手泉云道不得何不請王者師
道師云有一人居何國土泉云可惜許
師因南泉問什麼處去師云擇菜去泉云將
什麼擇師竪起刀子泉云汝只解作賓不解
作主師以刀子點三下
　續黃龍新云今時師僧往往將南泉黃蘗
作擇菜會却
廣州和安通禪師因仰山作沙彌時嘗喚寂
子與我拈牀子來仰持至師云送舊處著仰
問寂子牀那邊是什麼仰云無物師云這邊

邊仰云無物師又召寂子仰應諾師云去
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
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
座敲有何道理瑫云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
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
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盞子意作
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
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問訊
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問訊阿誰僧
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
亦無語師乃把住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
然乃打一摑用便笑云朗月與青天
師因問侍者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
且作麼生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
得去後作麼生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
于還得麼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師云轉猾
宗師不廢光彩者乃作禮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
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辯箇得失且

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續黃龍南云可惜放過當時見伊出來劈脊便打待伊知得行棒來處免見千古之下遭人檢點黃龍今日也識病會答話忽有箇漢出來掀倒禪牀這裏合作麼生指準諸上座請代一轉語看　翠巖芝云這僧出來大慈歸方丈並無箇道理甚麼處是識病處如今也須子細

師掃地次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呵呵大笑師明日見趙州掃地次却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致掃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潙山喆云纔見呵呵大笑便與一掌明日又問待伊大笑又與一掌大慈若下得這兩掌趙州若不對他可謂生鐵鑄就風吹不入漢大凡宗師一等是搖撼乾坤直教如旱天霹靂萬里無雲轟一聲教他眼目定動豈不俊哉要識趙州大慈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續黃龍新云趙州金鍮不辯玉石不分直饒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黃龍震云般若非是無體二老不能知般若非是無用二老不能用若也能知能用一言可以截斷衆紛何必再三　南華昺云兩箇漢只解掩耳偷鈴不解移風易俗或有問南華般若以何爲體劈脊便打待伊眼目定動却問般若以何爲體靈利漢忽然踏著必定自知落處

師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

師住菴時南泉來問如何是菴中主師云蒼天蒼天泉云蒼天且致如何是菴中主師云會即便會休口喃喃地泉便出

師因僧辭乃問什麼處去僧云江西去師云將取老僧去得麼僧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亦不將去

汾陽昭代云知汝力微　法眼益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續淨因成云這僧可謂擔頭不泊蠅是則當如是要且只是孤生獨死底漢　天童覺云大慈合伴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且道別有什麼長處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訪茂源和尚源纔起迎師近前把住云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師云若非是師不免諸方檢點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六

音釋

楔 待骨切　抖擻 抖音斗擻音叟抖擻振舉貌　磕 苦盍切與磕同　摐 初江切　韈 勿發切足衣也　曈 直聳切曚也　𦍼 音零與羚同　骼骴 骼何頟切骴疾智切露骨曰骼有肉曰骴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七　扶九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南嶽下第四世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嗣趙州諗至法眼處眼問近離甚處師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不師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師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續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兩邊俱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　鼓山珪云覺鐵觜名不虛得只是不曾夢見趙州

太原孚上座叅雪峯纔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至明日入方丈作禮云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

雲門偃因僧問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

雪竇顯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峯且道孚上座具什麼眼又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至明日云知是般事便休處著語云果然

續雲居舜云大小雪峯被孚上座惑亂一上只者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　雪竇宗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峯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呈盡平生見解也只在雪峯圈繢裏

師因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老兄先道山云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你作麼生師云將手中扇子來山遂與再徵師默置山乃發之一拳

師因雪峯和尚門送晏國師住鼓山回至法堂乃云一隻聖箭子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云和尚是伊未在峯云渠是徹底人師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趂到中路便問師兄向甚處去晏云九重城裏去師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晏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師云與麼則離宮失殿去也晏云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云好一隻聖箭折却也

遂舉前話峯云奴渠語在師云這老凍膿必竟有鄉情在

溈山喆云此話衆中商量不少或云纔問甚處去這裏便好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好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唯瞞他亦乃自瞞要會麽相如曾奪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

續寶峯文云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在洞山即不然待孚上座云好一隻聖箭折却也却問他道甚麽待孚上座衆拄杖打出去一使孚上座已後作箇本色衲子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鋩三與禪門作箇眞正宗匠爲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不是有眼者辦取

保寧勇別國師語云孚上座我也知你是惡人

師因保福簽瓜次福云道得與你瓜喫師云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便去

雪竇顯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辯看

師到投子子云久嚮太原孚上座莫便是麽師作掌勢子云老僧招得師便出子云且聽諸方斷看師却回首子便打

玄沙備云莫是投子招得麽

婺州新建禪師一生不畜沙彌有座主云上座年尊何不討箇沙彌侍奉師云若有眼暗耳聾口啞底爲我討一箇來主無對

日容遠禪師(嗣紫胡) 因奯上座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奯云俊鷂冲天阿誰捉得師云彼此難當奯云且休未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奯無語師云死却這漢也

續昭覺勤云力敵勢均不妨好頭對眼親手辨彼此沒便宜下梢可惜放過待他將拄杖作舞歸方丈便好與撫掌三下拂袖便行非唯頭尾完全亦免遭人指註雖然如是奯公無語還可轉側也無爲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大溈智云強中更有強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還知麽伎倆全無跛句失途到這裏無你解會處自檢點看

紫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云你眼裏著沙得麽僧云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云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云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僧云賴遇某甲是僧師云禍不單行

石梯和尚(嗣茱萸) 一日見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喏師云甚處去者云上堂齋去師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云除此外別道箇什麽師云我秖問汝本分事者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云汝不謬爲吾侍者

師因有新到僧於前立少時便出去師云有什麽辯白處僧再立良久師云辯得也辯得也僧云辯後作麽生師云埋却得也僧云蒼天蒼天師云適來却與麽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筠州末山尼了然(嗣大愚) 因灌溪到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溪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神

不是鬼變箇什麼
續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
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為師
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且道末山是將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防
千山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
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而通簡而
當松含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凡有詰問惟舉
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
子亦竪起一指師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叫
痛號哭而去師復召之童子回首師却竪起
指童子忽然領悟師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
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而寂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　長慶
稜代云美食不中飽人喫
續曹山章云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
機一境　報慈遂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
若悟為什麼承當處莽鹵若不悟又道用
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作麼生

雲居錫云只如玄沙與麼道是肯伊是不
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
過在甚處　靈隱嶽云且道如何是一指
頭禪乃竪起拂子云見麼若也見得可以
與俱胝把手共行脫或未然新薦福不免
重說偈言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坐斷
佛祖關迷却來時路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　或執木劒橫在肩
上作舞僧問手中劒甚處得來師遂擲於地
僧却置師手中師云甚處得來僧無對師云
容汝三日下取一轉語僧亦無對師乃拈劒
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
　續雲峯悅云邪法難扶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因溈山問甚處來
師云田中來溈山云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
手而立溈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
而去
　玄沙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　有問鏡
清怤云插鍬意旨如何云狗銜赦書諸侯
避道又問玄沙踏倒鍬意如何云不柰船

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意如何云李
靖三兄久經行陣　雪竇顯云諸方咸謂
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
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
分　翠巖芝云仰山只得一橛諸人別有
會麼
師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云我說不
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處師
乃推出枕子溈山聞乃云寂子用劒刃上事
　續徑山杲云溈山正是憐兒不覺醜仰山
推出枕子已是漏逗更著箇名字喚作劒
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
流通將去妙喜雖則借水獻花要且理無
曲斷即今莫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
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天童
華云若是劒刃上事寂子何曾會用忽有
箇僧出來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向他道
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又問說得底人
在甚處只向他道三生六十劫　靈隱嶽
云仰山從前一條脊梁硬如鐵被這僧連

拶便乃四拐塌地潙山一期忍俊不禁不知失却一隻眼忽有僧問冶父法身還僫說法也無便與攔胷一踏踏倒教伊起來作箇灑灑落落底漢不見道犀因翫月紋

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師因韋宙就潙山請一伽陀潙云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墨韋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註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

師因在潙山牧牛時踢天太上座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作麼生師不答歸侍立潙山須臾泰上座却來師乃舉前話問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泰云是師云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云現時不說前後師拂袖出潙山云師子腰折也

師因潙山問忽有人問你你作麼生祇對師云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到寂寥潙云放你一箇不祇對罪師云生之與殺只在一言潙云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云阿誰潙指露柱云是者箇師云道什麼潙云道什麼師云白屏推遷銀臺不變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師云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師云闍黎不曾遊山

雲門偃云此語皆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潙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脣吻未審後人若為話會然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鰕　黃龍心云雲門仰山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這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接便打　潙山喆云仰山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宗要鉗鎚天下衲僧爭奈無風起浪諸人還識這僧麼親從廬山來

續黃龍震云仰山已是失却鼻孔雲門更下註脚有什麼救處我即不然近離甚處云廬山曾到五老峯麼云不曾到只向道別甑吹香供養此人

師嘗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椎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師乃起白椎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潙山秀云依文解義即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唯止絕仰山雜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

續潙山祐因仰山舉乃云子已登聖位　瑯琊覺云且道聖衆是肯仰山是不肯仰山若肯又孤負仰山若不肯仰山猶如平地喫交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舉似諸方諸方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天童覺舉登聖位了云王女依稀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臍水天湛碧全功墮雪月寒清一色迷諸禪德全功負墮一色猶迷作麼生體悉得相應去權挂垢衣云是佛却披珍御復名誰　東禪觀云尊者白推聖衆便散不妨使人疑著却待第二杓惡水潑了方始惺惺遲也且如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道已道了諸人還識仰山麼

師因潙山山下有一僧住菴師至舉潙山道

如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只如山中和尚與麼道意作麼生主云更請舉一遍師纔舉被菴主搊胷一踏師歸舉似溈山山呵呵大笑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向南師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這箇麼僧云不說師云不說這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師召大德僧云叅堂去僧便去師復召僧僧應喏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

雲門偃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師因大溈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云某甲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其僧回首師云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山云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師問溈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溈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溈問子適來問什麼話師再舉溈山云還記得吾荅不師云記得溈云試舉看師便出去溈云錯師回首云香嚴師弟來莫道某甲無語

師一日侍溈山忽聞烏鳴溈云伊說事却徑師云不可向別人道溈云何故恁麼道師云為伊說太直溈云多少法門被子一時推下師云推下事作麼生溈敲禪牀三下

師一日忽見異僧乘空而至作禮而立於前師問近離甚處僧云早辰離西天師云何太遲生僧云游山翫水師云神通妙用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僧云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西天貝多葉與師作禮乘雲而去

東林總云諸方商量如麻似粟盡道這碧眼胡兒來無蹤去無迹直是光前絕後若不是仰山也難為縱奪諸禪德殊不知道碧眼胡兒騰空而來騰空而去一生只在虛空裏作活計有什麼光前絕後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當時集雲峯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大衆且道作麼生是正令咄

續黃龍新云大小仰山被這僧熱瞞更出貝多梵書塗糊一上如今更有異僧乘空而至雲巖門下喚來洗脚　泐潭準云可惜仰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峯便與掄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衆責狀趕出況佛法不當人情既稱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為什麼不歸家穩坐只管遊山翫水

昭覺勤云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是從上爪牙這羅漢具許多神通妙用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呿何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大溈恭云大衆仰山只知進前趂鹿不知身墮網羅尊者偶爾成文頗有衲僧氣息若人會得許你倒捋虎鬚

師因一梵僧來叅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出

師因瞑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見遂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下書一水字顧視其僧僧無對

師一日坐次有僧至云不審乃從東邊叉手而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一足僧却從東過

西立師又垂下一足僧却向中間立師收兩足僧禮拜師云老僧自住來不曾打僧今日打去

師因盟官會下有數人到溈山不肯伏一日因普請西莊般禾次師至嶺頭放下後十數人亦到放下師遂舉起禾檐向諸人前行一币云有麼有麼其一行僧並無對師云驟殺人便檐禾去

師作沙彌時一日念經聲高乳源和尚云寂子汝念經恰似哭師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又如何源乃顧視師云若與麼與哭何別源休去（或曰溈山）

師問東寺借一路過那邊還得不寺云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不師云大凡沙門不可只一路也別更有麼寺云秖有此師云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師因溈山餧鵶生飯次回頭見師乃云今日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某甲隨例得聞溈云聞底事作麼生師云鵶作鵶鳴鵲作鵲噪溈云你爭奈聲色何師云和尚適來道什麼溈云我只道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為什麼喚作聲色溈云雖然如此驗過也何妨師云大事因緣作麼生驗溈山竪起拳師云終是指東畫西溈云子適來問什麼師云問和尚大事因緣溈云為什麼喚作指東畫西師云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云並未曉了此事師云如何得曉了此事溈云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云應須與麼始得師云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云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瓶盤釵釧券盂盆溈云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師在溈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却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在山中僧云秖為因緣不契所以便下來師云有何因緣不契請舉看僧云和尚問某甲名什麼遂答歸真和尚云歸真何在某甲無對師云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云眼裏耳裏鼻裏其僧却回一如所教溈山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因溈山問涅槃經四十卷幾卷是佛說幾卷是魔說師云總是魔說溈休去師隨後云某甲適來拙秖對和尚猶疊石峯頭草溈云許汝眼正

師因見雪師子乃指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眾無對

雲門偃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顯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續瑯琊覺云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拄杖撥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擲下拄杖　淨慈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師因問香嚴聞師弟近日有悟道頌試舉看嚴遂舉擊竹頌師云此是閑時攝置嚴又舉一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師云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香嚴又呈偈云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師云且喜師弟會得祖師禪

報慈遂徵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分
不分　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雲居錫徵
云衆中商量如來禪淺祖師禪深只如香
嚴當時何不問如何是祖師禪若置此一
問何處有也　瑯琊覺云武帝求仙不得
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溈山喆云香嚴可
謂上無片瓦下無卓錐露躶躶赤灑灑沒
可把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這漢何故不
得雪霜力焉知松柏操
續徑山杲云溈山晚年好則極教得一棚
　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
　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是他人
師掃地次溈山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
是塵非掃得師以掃篲掃地一下溈山云作
麼生是空不自生師以手指自身又指溈山
山云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
生師又將掃篲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却指溈
山
師問陸郎中承聞郎中看經得悟是不陸云
是弟子因看涅槃經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師竪拂子云只如這箇作麼生入陸云入之
一字也不用得師云入之一字不爲郎中陸
便起去(一本謂卻忌問)
　清涼欽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什麼人
　又云郎中且莫煩惱　雪竇顯於仰山舉
　拂處別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別後語
　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師因一僧參便問和尚還識字不師云隨分
僧以手畫圓相托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
半月相托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
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帀師便打僧遂出
師一日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
師識字不師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帀云是什
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訓之僧又左旋一帀
云是什麼字師改十字作卐字僧畫圓相以
兩手托如脩羅擎日月勢云是什麼字師畫
一圓相圍却卐字僧乃作婁至勢師云如是
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
是汝善護持善哉善哉好去其僧禮謝騰空
而去時有一道者見後經五日遂問師云汝
逐見不者云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云此
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者云某甲雖覩種
種三昧不辨其理師云吾以義爲汝解釋此
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同然此義
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
也
師夏末問訊溈山溈云子一夏不見上來在
下面作何所務師云某甲在下面鉏一片畬
種一籮粟溈云子今夏不虛過矣師却問和
尚今夏作得箇什麼溈云日中一食夜間一
寢師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
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溈山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
　却向淨地喫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
　掛後人脣齒
　續龍門遠云溈仰父子尋常相見遊戲神
　通不同小小還有知得底麼若無山僧與
　汝諸人說看開得一片畬綿綿密密兩頓
　粥飯其道自辦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自
　是諸人不薦若也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

着取當門箭　西禪需云溈仰父子出入卷舒得能自在諸人切不得作世諦商量又不得作佛法解會既總不許與麼商量畢竟如何會開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回頭開一望山青水又綠終日只一餐夜後只一宿困來伸腳眠千足與萬足相將八月九月來籬邊爛熳鋪黃菊　東林頻云今時師僧千百成羣經冬過夏虛消歲月深屈古人東林不是撿點先聖仰山𨓜俊太過吐舌只得一半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幽州師云我恰要幽州信幽州米作麼價僧云某甲無端從他市橋上過踏折他橋梁

續保寧勇云放你三十棒

師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因甚却覆師竪拂子士云恰是師云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云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下拂子云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續隱靜岑云大小小釋迦被龐居士一摑直得手忙腳亂只如居士打露柱一下又作麼生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師到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致師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

師因石霜下有二禪客到溈山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次師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師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對溈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溈云什麼處被子勘破師便舉前話溈云寂子又被吾勘破

師因溈山開示云汝雖獨自迴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師云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溈云無圓位處元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師云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溈云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不師云是溈云若與麼具足是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爭道無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一本小異大同）

師住東平時溈山附書并鏡一面至師陞堂受書乃提起鏡示衆云大衆溈山將鏡來而今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寄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這裏道得則存取道不得則打破去也如是三舉衆皆無對師乃撲破

五祖戒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驀奪打破

師因參東寺寺云已相見了不用上來師云與麼相見莫不當麼寺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歸舉似溈山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師云若不與麼爭識得伊（師別見溈若亦頗同）

保福展云仰山大似蚊子上鐵牛　承天宗云仰山識得東寺強說道理即不可設使溈山去也未能得與東寺相見在

師一日因溈山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竪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溈山休去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示衆云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手無所攀腳無所踏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時有虎頭上座云上

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呵呵大笑
雪竇頌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
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翠巖芝云問者對
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
續徑山杲云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看
這般說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大潙果
云香嚴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仔細檢點
將來未免弄巧成拙　鼓山珪云香嚴大
似蕭何制律
師初開堂潙山令人送拄杖并書到師接了
云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尚為甚如此師云只
為春行冬令
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枯木裏龍吟僧云
不會師云髑髏裏眼睛後有問石霜如何是
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問如何是髑髏
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有問曹山如何是
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問如何是髑髏
裏眼睛山云乾不盡問未審還有得聞者麼
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問未審龍吟是
何章句山云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

續神鼎諲云石霜一向打揲向真界裏作
活計又衆曹山云恁麼會取好　昭覺勤
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過無
明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
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
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
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
白雲機不妙　徑山杲舉圓悟透三種滲
漏語了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
喜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
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
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
了具眼者辨
師因潙山問平生學解總不要作麼生是大
德自己師道不得限三日亦無語潙云大德
何不且下山歇去師便下山遇著首座問什
麼處去師云被和尚問自己道不得且下山
去座云何不住去師云其中自己尚道不得
爭敢住座云不是與麼住香嚴山有古寺基
汝去住持我化齋粮與汝

師因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云
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當時踈山在衆作嘔聲
云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云師叔師云不諾
山僧那山出衆云是師云師叔莫道得麼山
云道得師云試道看山云若教某甲道還師
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準前語問山云萬
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携亦從人得師云
却請師叔道山云何不道肯諾豆氣。不得全
師云肯又肯什麼諾又諾阿誰山云肯即肯
他諸聖諾即諾自己靈師云饒你與麼也須
三十年倒屙設使住山近山無柴燒近水無
水喫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
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
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
前記山後問道怤長老肯重不得全作麼生
會怤云全歸肯重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怤
云箇中無肯路山云方恨病僧意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因佛日長老至師云伏
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游峯頂日云朗月
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云莫便是長老家風

不日云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云此猶
是文言作麽生是長老家風日云今日賴遇
佛日日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
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
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云我
家道處無箇道日云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
玄音和一場師云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
外不相關日云爲報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
莫歸鄉師云老少同倫無向背我家玄路勿
參差日云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云汝
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因有偈云東西
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言三四我即一也
無
師因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云猶是時人
功幹僧云幹後如何師云耕人田不種僧云
畢竟如何師云禾熟不臨場
　續天童華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窓明
月和氣靄然正與麽時且道歸宗與徑山
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且止只如這
僧與麽問還具眼麽苟或未然雲藏無縫
　襖鳥宿不萌枝
師因僧問如何是長師云十聖不能量僧云
如何是短師云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
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
何是長霜云不屈曲僧云如何是短霜云雙
陸盤中不喝彩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示衆云有句
無句如藤倚樹踈山聞迺往彼請問值師泥
壁次便問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
尚道師云是山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
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山隨後云某甲
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因緣而來和尚何
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遂囑云向後
有獨眼龍爲汝點破在山後到明招舉前話
招云大溈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山
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溈山笑轉
新山因有省乃云溈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遙
禮悔過
　續開福寧舉有句無句語了良久云會麽
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師問百丈云學人欲識佛如何是佛丈云大
似騎牛覓牛師云識後如何丈云如人騎牛
至家師云未審始終如何保任即得相應去
丈云譬如牧牛之士執杖示之勿令犯人苗
稼
福州雙峯和尚因仰山問師弟近日見處如
何師云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仰云
汝解猶在境師云某甲只如此師兄又如何
仰云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
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溈山喆云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
陸沉
　續東禪嶽云解弄不須霜刃劍延齡何必
九還丹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因見桃花悟道有頌云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
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舉似溈山山云
從緣得入永不退失汝善護持次舉似玄沙
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
　長慶稜因僧問玄沙意旨如何慶云將謂

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續翠巖芝云有一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生且道此人還徹也未　黃龍心云諸人且道靈雲當初見底是桃花不是桃花若是桃花天下人見總須悟道若不是桃花爭奈見有桃花擬向甚處看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　五祖演云說什麼諦當更參三十年　昭覺勤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撥靈雲既撥轉天關玄沙乃撒翻地軸且道那箇是未徹處　徑山杲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師問僧甚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我有一信寄雪峯僧云便請師脫履拋向面前僧便去雪峯問甚處來僧云靈雲來峯云和尚安不僧云有信相寄道了脫履拋向面前峯休去

潙山秀云雪峯既不能辨他來信端的這僧又秖知依模畫樣鈍置他靈雲忽若當時道我有一信寄他僧云便請靈雲只據坐這僧又若為通露不可大丈夫漢為人馳達教他一言不措

師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云露柱懷胎生云分後如何師云如片雲點太清生云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對生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云猶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師云似鏡常明生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打破鏡來與你相見

續芭蕉徹云相見便休又打破鏡作什麼　白兆圓云若不打破鏡爭得相見　大陽延云即今破也又作麼生相見乃云照盡體無依通身難辨的　開福寧云好諸禪德盡十方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箇打破底道理直饒眼親手辨光境俱忘如雞抱卵啐啄同時正好喫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粟　黃龍忠云二尊宿發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檢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體致使有般漢隨語生解便向未分時計較打破鏡處說道理驢年解悟去若據牧菴見處說甚混沌分與未分打破鏡與不打破鏡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點太清諸仁者還委悉麼待虛空落地即向你道　天童覺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清未得十成穩坐且道打破鏡來向甚處相見還會麼清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

師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竪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師亦竪起拂子僧不肯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僧云靈雲來峯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云你肯他麼僧云不肯峯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云佛未出世時如何峯竪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峯放下拂子僧禮拜峯便打僧後到玄沙舉前話沙問你怎生會僧云不會沙云我與你作箇譬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四至結契總了也中心有箇樹子猶屬我在

潙山喆云這僧一張弓兩隻箭擬撥亂天下至玄沙面前一箇伎倆施展不得何故鵠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續雲門偃於兩堅拂處云前頭即是後頭
打不著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因溈山上堂云汝等諸
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溈山
召師師更不回顧溈山云此子堪爲法器
保福展云依稀似曲失前忘後
晉州霍山大禪佛景通禪師因到仰山前乃
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
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禪
牀打四藤條
雪竇顯云藤條未到折因甚只與四下須
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　翠巖芝云亦不
得作賞亦不得作罰如今作麽生會
續棲賢遷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
昭覺勤云師資會合輥芥投針一期借路
經過不免遞相鈍置雪竇道藤條未到折
因甚只打四下胡餅裏討甚麽汁又云須
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大似隨邪逐惡　雲
蓋智云大禪佛翹一足仰山打四藤條不
是盲枷瞎棒且欲分付知音若不同牀睡

焉知被底穿
師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　條天下大
禪佛叅山乃喚維那打鐘者師便走
雪竇顯云這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
尾
續昭覺勤云這漢擔却仰山冬瓜印子向
人前賣弄若不是霍山幾被塗糊雖然如
是可惜令行一半當時不用喚維那好與
搶作叓打四藤條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椑樹問不落數量請
師道師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樹云圓珠三
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而
出師云三十年後搥胷大哭去在樹住後示
衆云吾三十年前被定山熱謾不同小小
雪竇顯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陷椑樹知即
知要且未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師一日見首座洗衣遂問作什麽座提起衣
師云洗底是甚衣座云福州使鐵錢師乃令
維那移下首座挂搭
元康和尚因謁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云

得與麽威儀周足樓云汝適來見什麽師云
無端被人領過樓云是與麽始爲眞見師云
苦哉賺却幾人來樓便起身師云見即見巳
動即不動樓云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摑掌三
下
南泉願云天下人斷這兩箇是非不得若
斷得與他同叅
京兆米和尚（或呼米七師或曰米胡者）因僧問自古上賢
還達眞正理麽師云達僧云秖如眞正理作
麽生達師云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
書是什麽人做僧云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
云平地教人作保
師令僧問仰山今時還假悟去不仰云悟即
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何師乃肯之
續泐潭清云門庭施設米胡深肯仰山第
二頭若是入理深談第一頭猶未悟在
天童華云米胡提本分鉗鎚仰山展劒刃
上事二老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是衲
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師云藥山老子

近日如何僧云大似一片頑石師云得諮麽鄭重僧云也無你提掇處師云非但藥山米胡亦習麽僧近前顧視而立師云看斧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雪竇顯云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弔　溈山喆云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納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

續昭覺勤云雪竇細處細如米末冷處冷似氷霜要且只見錐頭利若據藥山見處只這米胡趂得老鼠打破油甕　天童華云這僧豈不是具眼因耐却將藥山一片頑石到處賣弄尚非米胡深辨端倪幾逃惑亂是你諸人試辨看

袁州王敬初常侍一日治事次米和尚至侍乃舉筆示之米云還判得虛空麽侍乃擲下筆入宅更不相見米和尚致疑明日憑華嚴置茶筵次設問昨日米和尚有何言句便不得相見侍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米纔聞乃省遂出朗笑云我會也我會也侍云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云請常侍舉侍乃豎起一隻筯米云這野狐精侍云這漢徹去也一本語少異大意相類

溈山喆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橛常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則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綣繢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這漢

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不看經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侍云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麽濟云總教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投子同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鏡清怤代云比來拋塼引玉　溈山喆云王常侍可謂儒門君子禪門良匠若非臨濟精明爭得是非顯脫

續白雲端云大衆臨濟端的只具一隻眼若是圓通即不然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大衆　試斷看　天童華云風行草偃葉落知秋臨濟雖本分鉗鎚常侍乃頂門具眼只如今日判府正言入山與山僧相見雖無僧堂可至亦無佛法商量只這便是出他一頭地處且道以何爲驗　靈隱嶽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路布風摟不在梧桐樹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七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八 第九同卷　扶十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睦州龍興陳尊宿 嗣黄檗道 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云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雪竇顯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續南堂靜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不為分外也須是本分鉗鎚方能知其眞偽何故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載亦奚為　西禪需云若要扶持大法舉唱宗乘這老漢却較些子諸人要見睦州麼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靈隱嶽云以毒攻毒以楔出楔還他睦州老漢始得今日有人恁麼問虎丘也只恁麼荅何故盡法無民

師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繞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又云是什麼有甚共語處黄檗和尚衆繞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又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雪竇顯云說甚猶較些子直是未在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鎚為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乃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石門聰舉黄檗語了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蛇尾　天聖泰云殺人須見血

續瑯琊覺云若入洪波裏須是弄潮人　靈隱嶽云轉見誵訛這幾箇老漢出來張羅布網却向平地上撈鰕摝蜆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

師因西峯長老至致茶果次問長老今夏在甚處安居峯云蘭溪師云有多少衆峯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峯拈起柑子師云著什麼死急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云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云這掠虛漢

續泐潭清云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恁麼行脚鈍置殺人黄龍即不然待他道三喝四喝後如何將坐具一摵拂袖便行非唯截斷睦州葛藤且與天下衲僧出氣　靈隱嶽云老睦州甚生氣槩却向這僧手裏呈欵

師一日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師云擔板漢

雪竇顯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首因甚却成擔板

續黄龍心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不成擔板　鼓山珪云睦州和尚被這僧勘破

師因秀才相看云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秀才罔措師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黄龍南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法論書却被箇俗人勘破若是黄龍即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溈山喆云睦州不妨用得這一點妙

又似以勢欺人大潙即不然乃畫一圓相云會麽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續徑山印舉大潙語了云睦州大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惜乎逞俊太過烏焉成馬山僧今日客來雖有拂子拄杖盡以東之高閣何故文不在茲

師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即心是佛我且與麽道你又作麽生僧云某甲不與麽道師云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雲峯悅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續天童華云我且問你諸人雲峯與麽道爲復是會睦州意明睦州話歸宗因行不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又立珍重　天童覺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撒在面前拋向背後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談不啻百步　靈隱嶽云也好笑睦州被這僧撥得恰似落湯螃蠏七手八脚一時露

師因雲門敲門乃問誰門云某甲師開門便擒住云道道門擬議師便推出云秦時轢𨍏鑽

師問僧甚麽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麽僧云徧地無行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不僧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這念言語漢

師因僧問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作麽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去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又作麽生僧云秖爲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又打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仰山師云五戒也不持僧云什麽處是妄語師云這裏不著沙彌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那邊劄師云老僧屈僧云和尚知即得師云擔枷過狀劈脊便打
雲峯悅云睦州何用繁辭那邊劄劈脊便棒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師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麽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師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麽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師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麽會沙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什麽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雪竇顯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負古佛諸上座若能辯得非唯與趙睦二州雪屈亦乃雪竇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續徑山杲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當時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麽處有二負古佛

師因吳尚書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弟子從何門而入師召尚書尚書應諾師云從信門而入

雪竇顯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

雲峯悅云古人與麽道和身放倒了也汝諸人還相委悉麽若相委悉孤負睦州若不相委悉雲峯亦遭連累

續法雲秀云還會麽睦州便是陳蒲鞋若見可謂大施門開更無壅塞其或未然莫道不穿礙好叅　白雲端云睦州老兒可謂經事多矣要坐便坐要行便行雖然如是天無全功　雪竇宗舉拂子云我若恁麽穿却睦州鼻孔若不恁麽換却睦州眼睛又云今人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驢年夢見麽

師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雲峯悅云作賊人心虛）僧云某甲如是師云寺門前金剛為什麽竪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

雲門偃云睦州正恁麽時天下人披枷帶鎖

續徑山杲云雖然無孔笛撞著氊拍板直是五音調暢六律和諧仔細檢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東禪嶽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當時若不是這僧幾被打破蔡州諸人還識睦州麽貧無達士將金贈病有閑人説藥方

師一日見僧行胡餅次乃云行箇甚麽僧云胡餅師云這俗漢

保福展云睦州也好低聲

師問武陵長老了即毛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麽生陵云和尚問誰師云問長老陵云何不領話師云是我不領話你不領話

雪竇顯云墮也墮也復云這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麽處去也

鎭州臨濟慧照義玄禪師在黃檗會中因第一座勉令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遂與二十棒如是三次問每蒙賜棒乃告辭第一座云早蒙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去第一座遂白黃檗云義玄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後五日為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要起去忽辭和尚願垂提誨師明日乃辭黃檗檗指往大愚處必為汝説師至大愚愚問什麽處來師云黃檗來愚云黃檗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復云不知過在甚處愚云黃檗與麽老婆心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乃云元來佛法無多子愚搊住云尿牀鬼子適來又道不會而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是多少速道速道師便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返黃檗檗問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云只為老婆心切遂舉前話檗云大愚老漢饒舌待見與打一頓師云説甚待見即今便打遂與黃檗一掌檗吟吟而笑云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叅堂去（有本小異大同）

溈山祐問仰山臨濟待大愚力黃檗力仰云非但捋虎鬚亦解坐虎頭

師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次問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與

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師拈棒度與僧擬接師便打

雪竇顯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續五祖戒云臨濟大似貧兒思舊債　雪竇宗云且道臨濟今日用底棒與當時喫底棒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他黃檗若道別屈他臨濟若也盡其機來且道在阿誰分上乃拈拄杖云退後退後　天童華云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什麼喫飯　靈隱嶽舉雪竇語了拈拄杖云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擔板也只見一邊且道鷹福節文在甚處擲下拄杖

師因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云會即便會啗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人下註脚

續法雲秀云眾中商量道趙州不識臨濟作賊却為他下箇註脚臨濟當時作聽勢何不劈耳便掌若恁麼商量何曾夢見趙州識得臨濟殊不知兩箇盡是老賊須知一箇好手敢問諸人那箇是好手具眼者辨取　教忠光云臨濟有驗人眼趙州又飽叢林等閑略露風規自然頭正尾正還會麼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師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師云這老漢寐語作麼（或云德山呵領云欲借一問得麼師便喝）山便打師掀倒禪牀

雪竇顯云二俱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飢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辯得天下橫行　雲峯悅云奇怪諸德看此二員作家一撥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喝一喝下座

續徑山杲云雲峯與麼批判大似普州人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西堂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爭奈臨濟當機不讓雖然如是未出萬脉窠窟　護國元云奇怪諸禪德二老漢忒煞傍若無人當時其如若見每人與二十棒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有人明得許汝親見臨濟德山要見真如亦未可何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設追風

師到三峯平和尚問發足甚處師云黃檗平云黃檗近日有何言句師云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云秋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云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平云此語太高生師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平云且坐喫茶

師因赴普請鋤茶次黃檗後至師問訊了按钁而立檗云莫是困耶師云纔钁地何言困檗拈拄杖便打師接住推倒檗乃喚維那拽起我來維那云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檗却與維那一掌師遂钁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潙山祐問仰山黃檗與臨濟此時作麼生仰云作賊人不在邏贓人喫棒　潙山喆云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

續三交嵩云正狗不偷油鷄銜燈盞走

師在黃檗栽杉松次黃檗云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打地一下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二十棒了也師又打地一下噓兩聲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潙山祐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潙山云雖然如是吾也要知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潙山喆云臨濟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變方稱丈夫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也是憐兒不覺醜

續天童華云黃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二十棒了也養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甘自向钁頭邊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流豈止遇大風則止當時何不道直待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顯正尾正應卷今日拈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師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繩牀搊住云道道僧無語師拓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雪峯存云臨濟大似白拈賊　雪竇顯云夫善竊者鬼神莫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却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索看

續瑯琊覺云臨濟可謂氷稜上度九阬劒刃上得全身　薦福行云臨濟老八一條脊梁硬似鐵拗不折可憐末後不柰舩何打破齊斗

師問寺主什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師以拄杖劃一劃云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次典座至師乃舉似典座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師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黃龍南云寺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令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潙山喆云寺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續黃龍新云典座禮拜有過無功寺主一喝有功無過既是有功為甚麼却被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天童華云二尊宿雖則力提綱要檢點將來未免依草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這兩箇漢破家散宅還會麼殺人刀活人劍　西禪需云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地裂典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清雖然如是因甚麼總喫痛棒不見道卧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師臨遷化垂示云吾去後汝等諸人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誰敢滅却正法眼藏師云後或有人問你又作麼生聖便喝師

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聖便
作禮
　溈山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戒
　却向瞎驢邊滅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却
　忽忽因斯父子情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
　得流水多應過別山
師垂問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
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箇在前那箇在後
師垂問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
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續徑山杲云賊身已露　雲巖游云識取
　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却中下二
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
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這賊師聞乃陞堂云
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
師因一僧叅未人事乃問禮拜即是不禮拜
即是師便喝僧遂拜師云這賊僧云這賊便
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首座在邊侍立師回
問還有過也無座云有師云賓家有過主家
有過座云二俱有過師云過在什麼處座便
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
　南泉願云官馬相踏
　續保寧勇云這一隊賊其中有正賊有草
　賊那箇是正賊那箇是草賊還辯得麼口
　欵易招贓物難認　護國元云這僧身挨
　白刃臨濟劒不虛施首座不善傍觀惹得
　一身泥水雖然如是且道前頭無事與後
　頭無事相較幾何於此緇素分明不但穿
　却臨濟鼻孔亦許你眼光爍破四天下其
　或未然莫道無事好
師一日見普化來乃云我在南方馳書到溈
山時知你先在此住待我來及至我到得汝
賛佐我今欲建立黃檗宗乘汝切須爲我成
摭普化珍重下去克符後至師亦如是道符
亦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問云和尚前
日道什麼師拈棒便打下又三日後克符亦
上問云和尚前日打普化有甚事師拈棒亦
打下至晚陞堂示四料揀語了普化克符二
人遂出衆作禮師便下座
　續長蘆仁云普化克符不可放過臨濟老
　人放過不可若是且菴一生擔板無人成
　摭然雖恁麼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却閉目檗見
乃作怖勢遙遙過歸方丈師隨後具威儀去
禮謝了退于時首座在畔立檗云這僧雖是
後生却知有此事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
證據箇後生檗於口上自摑云却是老僧罪
過座云知即得
師到京教化至一家門云家常添鉢婆云太
無猒生師云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猒生婆
便閉却門
師因黃檗入厨見飯頭乃問作什麼頭云揀
衆僧米檗云一日喫多少頭云二石五檗云
莫太多頭云猶恐少在檗便打飯頭舉似師
師云與汝勘過這老漢纔出侍次檗便舉前
話師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便問莫
太多麼檗云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師云說
甚來日即今便喫道了便掌檗云這風顛漢
又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出去

潙山祐云養子方知父慈　仰山寂云大
似勾賊破家
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拜師便打
翠巖芝云臨濟也心麤好彩頼是這僧若
是今時衲僧且作麽生出得
續東禪觀云臨濟除是不作作則萬竅怒
號這僧摶扶搖而上九萬里
師或見僧來乃竪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翠巖芝云這僧有理不伸死而不弔且作
麽生會如今作麽生與這僧出氣
師或見僧來乃竪起拂子（或云謝和尚指示或時潛不顧師）
並打
雲門偃云只宜老漢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
師便打僧不肯師云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
後參三聖繞舉前話三聖拈棒僧擬議三聖
便打
續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
後代兒孫未至掃土驀拈拄杖更有一箇
甚處去卓拄杖一下

師因有座主相看師乃問講何經論主云某
甲荒虛粗習百法論師云有一人於三乘十
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
得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時
洛浦為侍者乃云座主這裏是甚處說同說
別師回首問侍者汝又作麽生者便喝師送
座主回遂問適來是汝喝老僧那者云是師
便打
師因半夏上黃蘗山問訊見黃蘗看經乃云
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淹黑豆老和尚住數
日乃辭去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了去師云
某甲蹔來禮拜和尚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
里疑此事却回終夏
師應機或多用喝會下僧衆亦學師喝師一
日問僧汝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
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
得賓主汝且作麽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
學老僧喝
師聞德山示衆云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
得也三十棒師令侍者（即洛浦也）去見他如是道

便問道得為甚也三十棒待伊打你便接拄
杖推一推看去一如指教德山被一推倒便
歸方丈閉却門者回舉似師師云從來疑著
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見德山麽者擬議師便
打
嚴頭奯云德山尋常只據目前一箇拄杖
子佛來也打祖來也打爭奈較些子
續雲居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著這
漢是肯語不肯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師訪平田路口見一婆使牛乃問婆婆平田
路向什麽處去婆便將牛打一棒云這畜生
諸處走到這裏不知路師云我問你平田路
什麽處去婆云這畜生五歲也尚使不得師
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屑之意
師至平田田問還見我婆也未師云已收下
了也田云近離甚處師云江西黃蘗田云情
知你見作家來師云特來禮拜和尚田云已
相見了也師云不然賓主之禮合禮三拜田
云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師會下兩堂上座一日舉頭相顧各下一喝

僧舉問師未審具賓主眼不師云雖然如此
賓主歷然
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
不然當時見僧舉但云一對無孔鐵鎚
續昭覺勤云正勑既行諸侯避道　大潙
智云作麼生是賓主歷然底道理若也會
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其或未然一對鴛
鴦池中獨立
師到襄州華嚴嚴見來乃橫按拄杖作睡勢
師云莫瞌睡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云
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嚴召維那第三位安
排（一本曰到翠峯）
師到鳳林林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何得
剜肉作瘡林云海月澄無影游魚逐浪迷師
云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
或有云觀風波浪起翫水野僧飄師云孤
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云任
將三寸輝天靜一句臨機試道看師云路
逢劍客須呈劍不遇詩人不獻詩林便坐
師便出去

或有云湛寂無高下隨風妄起波師云孤
月照臨山嶽靜幾多人向此中休林云老
僧與闍黎又作麼生師云高高直透千峯
外莫將螢火照山川道了拂袖便出復有
一頌云大道絕同各自西東石火莫及電
光罔通
潙山祐問仰山臨濟道石火莫及電光罔
通從上諸聖以何為人仰云和尚作麼生
潙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潙云
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潙
云如是如是
師因徑山有五百眾少人叅請每日乃遣佛
殿前大樹行道念觀音接人與黃檗是同叅
寄書與黃檗具言是事檗令師去云你到彼
作麼生師云某甲自有方便師到徑山裝腰
直上法堂徑山纔舉頭師便喝山擬開口師
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適來這僧有甚言
句便喝和尚山云這僧從黃檗來你要知自
去問取是時徑山五百眾太半分散
師因僧叅乃展兩手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

不會師云渾崙擘不破與你兩文錢
師因麻谷（第二世者）叅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
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
云十二面觀音向甚麼處去也谷轉身擬坐
繩牀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歸方丈
師到杏山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杏云吽師云
啞杏云長老又作麼生師云這畜生
師到龍光問不展機鋒如何得勝光據坐師
云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云嗄師拍手
云大衆看這老漢今日敗闕便行
師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問甚麼處去師云鳳
林去婆云鳳林不在師云甚麼處去婆便行
師召婆婆回首師云誰道不在
師一日拈胡餅示洛浦云萬種千般不離這
箇其理不二浦云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
起餅示之浦云恁麼則萬種千般也師云屙
屎見解浦云維公照鑑（或依和尚問據長老小異大同）
潙山喆云臨濟便風帆掛洛浦鼓棹揚波
然雖如是臨濟門下則得潙山門下不得
師辭黃檗檗問什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

是河北檗便打師約住棒遂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先師禪板拂子來師召侍者將火來檗云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

溈山祐舉問仰山臨濟莫孤負他黃檗也無仰云不然溈云子作麼生仰云知恩方解報恩溈云從上莫有報恩事不仰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溈云吾且不知子但舉看仰云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溈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

續焦山體云賓主歷然師資道合輕來重答不隨常情分付先師禪板拂子貴圖坐却天下人舌頭正是憐兒不覺醜假饒索火燒却終不向別處托生會麼老婆心切呵呵笑一任傍人說短長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一日因新到來偶引麵吹遂引麵示之其僧便去師晚間問首座今日新到在甚處座云當時便去師云是即是只得一橛　雪竇顯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報慈遂云甚麼處是少一橛　翠巖芝云老觀道他只得一橛大似壓良爲賤彼此出家兒　續東禪觀云總似這箇師僧靈山付囑有在老觀爲什麼道只得一橛要會麼若不酬價爭辯眞僞

師因雪峯來敲門師云誰峯云鳳凰兒師云作什麼峯云來啗老觀師便開門搊住云道道峯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雪峯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老宿云雪峯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今也入不得　明招謙代雪峯纔見開門便云動即喪又代老觀云俊哉俊哉　雪竇顯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索不著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

師常閉門獨坐一日雪峯敲門師便開峯搊住云是凡是聖師乃唾云野狐精拓開便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

師因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云不道曹舉似洞山洞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甚不道曹乃去進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禿却我舌曹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八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九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南嶽下第五世

洪州米嶺和尚嗣徑山鑑垂語云莫過於此時有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云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嗣長慶安因僧辭師問甚處去僧云峩眉禮普賢去師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師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

保福展云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偃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五祖戒云大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雪竇

顯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底辯取　溈山
秀云大隨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
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
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續天童覺云識法者懼歎敵者亡水中辯
乳須是鵞王
師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
不壞師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師云隨
他去又僧問修山主如前修云不壞僧云爲
甚不壞修云爲同大千
續道吾眞云此二老宿一人道壞一人道
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曾麼壞與不
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　黃龍
清云此二尊宿雖則應處無偏其奈影響
之流別生二見若是太平即不然忽有人
廿二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廿三
却向道壞與不壞即且致還識這箇麼忽
地喚回秋夜夢衆頭惟見月當空
師因有婆子令人送錢物至請轉藏經師受
施利了便下禪牀轉一帀乃云傳語婆婆轉
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云比來請轉全
藏如何只轉半藏或出趙州
報慈遂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
婆具甚麼眼便與麼道
韶州靈樹知聖敏禪師因有尼送瓷鉢盂與
師遂托起問這箇出在甚處尼云出在定州
師撲破尼無對
清涼欽別云不違此間　保福展代云歎
敵者亡
鄭十三娘年十二歲時隨師姑到大溈纔禮
拜起溈便問這箇師姑甚麼處住姑云南臺
江邊住溈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處住十
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溈再問娘云早箇呈
似和尚了也溈云去娘纔下到法堂師姑云
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劒利今日被大
溈一喝直得無言可對娘云苦哉苦哉作這箇眼目
也道我行脚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著娘後
又舉似羅山秖如十三娘叅見溈山恁麼秖
對還得平穩也無羅云不得無過娘云過在
甚處羅乃叱之娘云錦上更添花
福州雙峯古禪師嗣先雙峯到石霜非時並不上
堂頭有僧白石霜云古侍者見雙峯得箇入
處師後一日辭霜去霜將拂子相送出門乃
召云古侍者師回首霜云擬著即差是著即
廿一
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解除非知有莫能知
廿四
之作麼生師應喏喏師住後有僧問當時石
霜渭麼道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他只是教我
不得是非著
睦州陳操尚書嗣睦州一日與諸官登樓次見
數僧行過一官人云來者總是行脚僧陳云
不是官云焉知不是陳云待近來與勘過及
僧至樓前陳驀召上座僧皆舉頭陳謂衆官
云不信道
溈山喆云陳尚書可謂手攀仲尼日月腰
佩毘盧金印非唯儒士驚慴亦乃衲僧罔
措不見道當機如雷拂方免病棲蘆
續天童覺云陳操尚書白拈賊謾長蘆一
點不得　鼓山永云這僧有理難伸死而
不弔尚書按劒當門誰敢正眼覷著
尚書問僧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僧云合取狗

口書乃自摑口云某甲罪過僧云知過必改
書云就闍黎乞取口喫飯得麼
鎮州保壽沼禪師(臨濟嗣)問胡釘鉸云莫便是
胡釘鉸麼鉸云不敢師云還釘得虛空不鉸
云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
師云汝向後遇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鉸後
到趙州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處州云
只這一縫尚不柰何鉸於此有省
雪竇顯云我要打這三箇漢一打趙州不
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斷趙
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保壽驀拈拄
杖云更有一箇大衆一時退乃擊禪牀一
下　溈山喆云這漢雖然省去可惜趙州
當時待他道某甲過在甚處劈脊便棒非
但承他保壽威光亦乃與叢林爲龜爲鑑
續溈山果云保壽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
堆胡釘鉸貪程太速不覺墮坑落塹若不
遇趙州點破爭得歸家穩坐大衆且道那
裏是趙州點破處要會麼良久云斬新日月
特地乾坤　徑山杲云直饒釘得這一縫

點檢將來亦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
對俗人說家醜　鼓山永云保壽雖具打
破虛空底鉗鎚未免傷鋒犯手胡公末後
悟去誰知眼尚[illegible]膯
師因僧問訊師云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
內僧云只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
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云千聖見在僧云阿
誰證明師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
僧云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云三十年後此
話大行
續昭覺勤云保壽向方丈裏布網張羅這
僧鉤餌邊墊頭戴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
被他籠罩且道他得箇什麼還會麼重賞
之下必有勇夫
師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崔禪師云還將得
崔禪喝來麼僧云不將得來師云與麼則不
從崔禪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一本)
(出興化問)
雲居舜云保壽與麼也險這僧飯到口邊
被人奪却

師因僧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放下著
僧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師便打(與嚴陽問)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臨濟嗣)參德山山云不用展炊
單這裏無殘羹餿飯師云賴遇無設有向甚
處著山便打師接住推倒向牀上山大笑師
哭蒼天出去
續瑯琊覺云衆中商量極有之不見道若
無欒布作爭得見韓光　溈山行云三聖
燃草瞻風有舒有卷德山看凡驗聖有放
有收德山笑去即且置三聖哭蒼天便出
意作麼生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
雲巖游云三聖便展坐具作賊人心虛山
云不用展炊巾毛巴露也聖云設有向什
麼處著口是禍門山便打裂破古今聖接
住棒推山向繩牀上老鼠入牛角更有一
轉語待無舌人忌口却向汝道
師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執神杖門下立
師纔見乃云遂便祇候吾應喏師參堂了却
上堂頭人事道吾却換衣方丈內坐師近前

吾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也是適來野狐
精便出去
師示衆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爲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即不然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爲人
續白雲端云此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著
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還有人向這裏
定當得麼良久云妙舞莫誇回雪手三臺
須是大家催　保寧勇云此二尊宿恁麼
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
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擲下歸方丈　寶
峯文云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
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
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箇甚麼還知落
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
聖興化葛藤裏咬嚼舉五祖演云大衆此
二尊宿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若
道興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
得若於此辯得出許你通身是命若辯不
出你自相度　昭覺勤云一人在孤峯頂
上土面灰頭一人在十字街頭斬釘截鐵

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即不爲人底
是出即便爲人底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
三撈摝始應知　天童傑舉白雲語了云
大衆白雲端和尚錯下名言殊不知二尊
宿前不搆村後不迭店直至于今醃成話
欛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靈隱嶽云
二老漢滅却臨濟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
把手共行直至于今遞相鈍置且如何是
共行一句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
又喝僧云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
作受棒勢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
云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
爭容得這僧師云是伊見先師來
師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
網來向汝道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保寧展云爭不足讓有餘　雪竇顯云可
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
直是罕遇作家承天大宗云布縵天網須

是雪峯深入虎穴還他三聖衆中有般漢
商量道雪峯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
哉深屈古人若非此二負作家不能橫行
天下　潙山喆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
曾作客雪峯大似孟嘗門啓豈懼高賓
續寶峯文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
隻鷂子莫驚著報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
何爲食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便拽拄杖打出三
門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
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
快活底漢出來定當看良久咄把手拽不
入　五祖演云衆中或謂雪峯三聖宗派
不同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家雪峯不
能達其意如斯話會有何交涉若問五祖
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只向伊道好箇問頭
且道與雪峯是同是別　泐潭清云雪峯
雖有爲人之心且無出人之手何必待他
出網來當時纔問以拄杖便打三聖若透
得過却是一負衲僧若透不得只是箇掠

虛漢　徑山杲云一人麤似丘山一人細如米抹雖然麤細不同秤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具實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鑚龜打瓦　天童華云若謂二俱作家未具透關眼在且道歸宗恁麽說話還見二老落處也無諸人若辯得出歸宗性命在諸人手裏若辯不出諸人性命在歸宗手裏

師因雪峯見獼猴乃云這獼猴各佩一面古鏡師云歷劫無明何以彰於古鏡峯云瑕生也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好與二十棒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師因仰山問汝名什麽師云慧寂山云慧寂是我師云我名慧然山呵呵大笑

師雲遊到德山叅堂次堂中首座乃踢天泰也遂問夫行脚人須具本色公驗作麽生是上座本色公驗師云嗄座再問師乃打一坐具云這漆桶前後觸悞多少賢良座便人事

魏府大覺和尚到臨濟濟見乃竪起拂師便展坐具濟擲下拂師便收坐具叅衆去其時衆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又不喫棒又不禮拜濟聞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來師便至濟云師僧道你來叅長老人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

師臨遷化時謂衆云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麽作箭僧便喝師打數棒歸方丈次喚其僧來問汝適來會麽僧云不會師又打數棒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處爲首座常云我在向南行脚一帀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這裏作箇什麽三聖聞乃問你具什麽眼師便喝三聖云須是你始得師休去三聖亦休大覺聞云作麽生得風吹入大覺門來師後到大覺請爲院主與大覺元是同叅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帀拄杖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具什麽眼師便喝覺拈棒師擬議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明日從法堂上過覺喚院主我直下不疑你昨日兩喝你爲我說來師云某甲於三聖邊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云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棒下識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

師一日陞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又喝德禮拜歸衆師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瑯瑘覺云且道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興化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續教忠光云興化與旻德各出隻手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殊不知臨濟一宗掃土而盡且道利害在什麽處具眼者辯取

師因有同叅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行兩三步師又喝僧亦喝須臾近前師拈棒僧又喝師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便直打下法堂師却歸方丈時有僧問適來

這僧有甚言句觸忤和尚師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卻用不得似這瞎漢不打更待幾時

續天童華云興化門墻千仞從來家法森嚴這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只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育王光云高提祖印獨耀家中大啓洪爐烹凡煅聖非興化不能驗同叅非同叅不能見興化直得主賓互換照用雙行且道那裏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這裏明得臨濟一宗掃土而盡脫或未然卓拄杖一下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

師在臨濟為侍者因濟問新到什麼處來僧云鑾城濟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僧云新戒不會濟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也無叅堂去時師續問濟適來新到是成褫不成褫他不成褫濟云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云和尚只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卻濟云你又作麼生師云請和尚作新到濟遂云新戒不會師云卻是老僧罪過濟云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云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云草賊大敗濟便打

師入堂見首座乃云我見你了也座便喝師打露柱一下便出座隨後上去云適來觸忤和尚禮拜未起師就地打一棒

師因同光帝云朕收中原獲一寶而未有人酬價師云略借陛下寶看帝兩手引幞頭腳示師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

雪竇顯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卻　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一著可謂酩酊如今作麼生斷　雲峯悅云真不掩僞曲不藏直有眼底辯取黃龍心云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遁相鈍置而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價

師有時召僧僧應喏師云點則不到或召僧僧應喏師云到則不點

師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僧禮拜師云大衆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半路遇卒風暴雨卻去神廟裏避得過

續天童華云衆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過是空劫已前自己又道便是他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鄂州灌溪志閑禪師叅臨濟濟搊住師云領也濟托開云且放你一頓師後住示衆云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

續天童華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在鎮州城裏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棒折也未放你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靈隱嶽云爐鞴之所鈍鐵尤多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師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師云汝只見漚麻池要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

灌溪師云勢箭急
　玄沙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幽州譚空和尚因有尼要開堂師云你有五
障不用開堂尼云龍女成佛也有五障師云
龍女現十八變你試變看尼云不是野狐精
變箇什麼師便打
　鎮州牧主後聞云和尚拄杖折那將此見
解擬欲為人　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
只擔得斷貫索且作麼生會
定州善崔禪師陞堂拈拄杖云出來打出來
打時有僧出云崔禪擊師擲下拄杖便歸方
丈
歸宗一云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清涼欽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他不肯他
五祖戒別云便推倒禪牀
續瑯瑘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槍旗
雲蓋智云身挨白刃不懼死生也須是這
僧始得崔禪為甚麼當機放過要會麼錦
鱗已得休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休　薦福
行云崔禪上堂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故

大似放過這僧山僧即不然待這僧出衆
來向未開口已前與他痛棒若是皮下有
血必然別有生涯　龜峯光云崔禪布長
蛇偃月大陣欲統四大部洲為一世界不
是這僧攙旗奪鼓未免陷在虜庭且道坐
籌帷幄鎮靜八方水乳和同風雲會合一
句作麼生道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
李將軍
鎮州萬壽和尚與保壽同叅師一日去保壽
壽坐不起師乃展坐具壽下禪牀被師便坐
却禪牀壽乃歸方丈閉却門師坐不起主事
云和尚閉却門請庫下喫茶師便歸院壽明
日却去復禮師還坐不起壽展坐具師亦下
禪牀壽乃坐却禪牀師遂歸方丈閉却門壽
於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三道便歸師開門
見云我不與麼他却與麼
桐峯菴主因僧問菴主在這裏忽遇大蟲來
又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乃大
笑僧云這賊師云爭奈我何
　雪竇顯云是即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

鈴
師因一僧至乃把住叫殺人殺人僧托開云
叫唤作什麼師云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
云且待且待師乃呵呵大笑
虎溪菴主因僧來相看師總不顧僧云知道
菴主有此機鋒師乃彈指一下僧云是何宗
旨師便打僧云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云猶
要棒喫在
師因僧問菴主在這裏得多少年也師云只
見冬彫夏長總不記得僧云大好不記得師
云汝道得多少年也僧云冬彫夏長師云
鬧市裏虎
襄州歷村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
得解脫師乃將火筯敲柴頭問汝還聞麼僧
云聞師云誰不解脫
雲山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西京來師云將
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僧云不敢通消息師
云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云殘羮餿飯誰人
肯喫師云獨鬧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師喚
侍者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續昭覺勤云㳄往觀來二俱作家節節勘
證二俱落草當時若有人截斷葛藤不妨
光前絶後還委悉麼多虛不如㳄實
師因僧來乃起身僧便出去師云得與麼靈
利僧喝云作這箇眼目嗣法臨濟也大屈哉
師云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云作這箇
眼目錯判諸方名言便打
覆盆菴主因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菴門僧
於門上畫一圓相了只於門外立師從菴後
出却於山下哭上僧喝云猶作這箇去就在
師便搊胸云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云苦苦
師云菴主今日被人謾也
杉洋和尚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豎
起痒和子云江西還有這箇麼僧拓膝閉目
師云東家廝兒却向西家使喚僧云有口不
煩賓主說師云適來患聾而今患啞僧云買
鐵得金一場富貴師云客作無功永免逃避
僧便行師云自累猶可莫累老僧僧却回禮
拜師云若不𣸪麼已後喪我兒孫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
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拓開師佇思傍僧
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師便禮拜起來浹背汗
流從此省去
師在鎭州齋回到橋上歇有三人座主一人
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見底師擒住擬推
向橋下去時二人座主連忙救云休休伊觸
忤上座且放伊師云不是這二座主從他窮
到底
師路次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乃問甚處
來師云臨濟巖云和尚萬福師云順世也巖
云某甲三人特地去禮見和尚已歸寂某甲
等薄福不見和尚未審有何言句請上座舉
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
有一無位眞人話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
不道非無位眞人被師擒住云無位眞人與
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巖頭雪峯
近前禮拜云這新戒觸忤上座望慈悲且放
師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築殺這尿牀子
喬上座因到百丈丈云闍黎有事相借問得
麼師云幸自非言何須諮諠不云祇得安南
又憂塞北師擘開胷云與麼不與麼丈云要
且難搆要且難搆師云知即得知即得
仰山寂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
特若辯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續蔣山懃云百丈獨坐大雄峯頂咳嗽風
生四方禪客望崖而退因甚喬上座到來
直得弓折箭盡
師到德山山纔見便下繩牀作抽坐具勢師
云這箇且致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
箇什麼即得不被諸方檢責山云猶較昔日
三步在別作個主人公來師便喝山不語師
云塞却這老野狐咽喉
潙山祐云喬公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續蔣山懃云喬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
語言遍天下潙山老子雪上加霜仔細檢
點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九

音釋

憍 貲涉切怖也 覷 七慮切伺視也 瞌睡 瞌郗合切睡亦腊切 餿 所鳩切飯壞也 鏃 作木切矢鏑也 鑄 市流切鏵鏵同 酩酊 酩莫迥切酊音鼎酩酊醉甚貌 韛 蒲拜切吹火韋囊也 漚麻 漚於候切漬也 擲 尼止切猶曲物 豁 呼括切 譗諲 譗竹洽切諲陟栗切 阮 居六切水外曲岸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　　傾一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南嶽下第六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嗣仰山西塔穆 僧問古人拈鎚竪拂意旨如何師云古人與麽那僧云拈鎚竪拂又作麽生師便喝出

雲門偃云古人是什麽眼目有僧云和尚與麽驢年會麽門乃召僧云來來僧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

師因陳操尚書來便畫一圓相陳云弟子與麽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陳云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雪竇顯云陳操只具一隻眼　溈山喆云資福雖是本分爐鞴爭奈陳操是煆了精金諸人要識資福麽等閑拋一釣驚動碧波龍

師示衆云隔江見資福剎竿便迴去脚跟下也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云不堪共語

鴿湖和尚初開堂資福聞乃寄襪㡜與師師遂書火字封迴福見皺眉久不語鹿苑和尚畫一圓相師云拘尸羅國親行此令

郢州芭蕉慧情禪師 嗣南塔涌 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溈山喆云大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溈既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主

續投子青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天童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自是當人與奪干芭蕉什麽事正漝麽時作麽生是你拄杖子　寶峯文云大衆見錢買賣莫受人瞞知麽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師示衆云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深坑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與麽時作麽生免得若也免

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
師云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
云汝諸人若是箇漢從阿娘肚裏出便作師
子乳解好麽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經于
五載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嗣寶壽沼)問保壽云踏破化
城來時如何壽云不斬死漢師云斬壽便打
師連道十聲斬壽連聲打十棒趂出復云適
來這箇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什麽死急次
有僧云某甲答和尚問話底僧在大覺處來
兩人同參在這裏見解總與麽恐已後委悉
和尚法道須是趂出二人若不趂出已後難
得人承嗣壽便趂出陳白者僧

師因僧問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師
云設有也斬爲三段僧作禮師便休去會下
有僧次見問話底僧遂云堂頭和尚道即太
煞道未了在問話僧便拽其僧到堂上云這
僧不肯和尚語師云上座不肯老僧那僧云
某甲不曾覺事亦不曾說師一時喝下僧到
法堂又云說什麽道即太煞道直下未了在
僧又拽去師見云上座是不肯老僧僧云莫
信這僧今日三度見伊風發師總趂下去

師未住時在許州聞汝州南院出世元與同
參遂特去纔人事了云啓和尚某甲無可人
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
南院云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有江西剃刀師
遂於南院手上掐一掐院云侍者收師以衣
袖拂一拂便行南院云阿剌剌阿剌剌
　溈山喆云西院雖收得江西剃刀無處施
　呈直遇同參方始拈出如今還有收得者
　麽試呈似山僧看如無尋常用箇什麽

鎮州第二世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乃推出
一僧師便打聖云渭麽爲人非但瞎却這僧
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
　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
　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
　機也較三千里　法眼益云什麽處是瞎
　却人眼處　五祖戒別保壽云千鈞之弩
　不爲鼷鼠而發機　瑯瑘覺云不是三聖
　爭到今日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雲峯悅
　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什麽却到這裏
　驀拈拄杖云什麽處去也　溈山秀云保
　壽爲將因何三聖却作中軍可惜鎮州一
　城人眼至今未辨東西然清議之排必有
　竊吹之處當時連三聖趂出必然救得鎮
　州一城人眼　溈山喆云保壽大似寰中
　天子勑正行三聖塞外將軍令正舉還有
　不惜性命者麽出來與老僧相見要斷不
　平之事良久云攙搶鏌鎁全正令太平寰
　宇斬癡頑
　續雲居元云衆中盡道此語奇特大似韓
　獹逐塊殊不知保壽正賊不識悞罪平人
　這僧有理不伸至今受屈承天欲斷不平
　之事拈拄杖云要爲天下宗師此棒別有
　分付　黃龍新云保壽見機而作其奈三
　聖不甘直饒甘去未免瞎却鎮州一城人
　眼　泐潭準云三聖成褫保壽出世好則
　甚好要且只得一橛　昭覺勤云保壽大
　似毒龍攪海雨似盆傾三聖雖然雷震青

霄未助得威光一半在可中有箇直下承
當底非但瞎鎮州一城人眼瞎却天下人
眼去在　天童華云叢林中商量盡道保
壽三聖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有甚交涉
殊不知二大老被這僧一撈直至如今扶
（頌一）（五）不起今日莫有爲二老雪屈底麼出來與
明果相見有麼驀拈拄杖擲下云龍蛇易
辨衲子難瞞　天童傑云二尊宿美則美
矣若要扶臨濟正宗每人合喫一頓棒在
且道那裏是欠處具擇法眼者試定當看
東禪觀云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
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
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隻手
扶竪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
兒孫且緩緩性空道蚊子如何擎大柱藕
絲焉可挂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
向二人邊滅却　靈隱嶽云大凡扶竪宗
乘須是頂門眼正肘後符靈二尊宿等閑
一挨一撈直下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
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人檢點得出麼

鎮州大悲和尚（嗣三聖然）因僧問除上去下請師
便道師云我開口即錯僧云與麼則眞是學
人師也師云今日向弟子手中死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嗣先大覺）因問興化學人有
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興化於繩牀右邊拍
一拍師便喝化又左邊拍一拍師又喝便歸
衆化云旻德較却興化二十棒雖然如是旻
德會若是小可衲僧一棒也較不得
廬州大覺和尚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云有恁麼畜生無所知僧云見後如何
師云無恁麼畜生有所知
汝州寶應顒禪師（亦曰南院嗣興化奘）因僧問赤肉團
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與麼道師云是僧
便掀倒禪牀師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
師便打出
（頌一）（六）續徑山杲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
也　天童華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這僧
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然如是
山僧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若有
僧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劒具眼
者看　鼓山永云電光影裏緇素區分纖
毫不犯總教滅門　靈隱嶽云這僧一味
小心大膽南院也是養子之緣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襄州師云來作什麼
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恰遇寶應老漢不
在僧便喝師云向你道不在又喝作麼僧又
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云這棒
本分是你打我我且打你要者話行瞎漢茶
堂去
師因僧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師云不上天
堂即入地獄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還知
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復喚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
雪竇顯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
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黃龍心云然
（頌一）（七）則白珪之玷猶尚可磨病在膏肓亦宜救
療這僧令既在手爲什麼不行過在甚處
續徑山杲云權衡臨濟三玄三要須還他
南院始得雪竇爲什麼却道拂子不知來
處妙喜道箇瞎且要兩得相見　東禪觀

云令合是這僧行爲什麼却自行懵底使道拂子在南院手裏若與麽非惟自抑威光亦乃不識南院性空道南院令雖自行要且打這僧不著

師因僧叅乃云敗也師遂引杖向其僧面前僧無語師便打數棒

雲峯悅云這僧頂上有光不知脚下有淥且作麼生會直饒你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師一日陞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云汝問處作麽生僧云失師乃打僧不肯

翠巖眞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南院雖則全機受敵其柰土曠人稀　溈山喆云南院高提祖印縱奪當機這僧善能當機抗敵爭柰力竭計窮如今還有本色衲僧麽出來與大溈相見不圖鼓舞揚聲貴要宗風不墜有麽有麽如無大溈今日大似宗戰無功

續淨因成云全軍制勝草偃風行南院如師子搏兔亦全其力　其僧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迴省覲值師已圓寂僧乃謁風穴穴一見認得便問上座便是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底麽僧云是穴云你當時作麼生僧云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云汝會也　瑯琊覺云只解竪降旗不解奪劒戟　翠巖眞出風穴語云當時待這僧擬議衹對以坐具劈口摵　溈山喆云大小風穴却將惡水潑人大溈即不然問你當時作麽生待云某甲當時如燈影裏行先師肉猶煖在你作這箇見解以拄杖打下法堂免見孤他南院　續東禪觀云扶南院門風還他風穴諸方往往道伊肯這僧殊不知這僧被伊推在萬丈坑裏

太行山禪房院克賓禪師因興化一日云克賓維那尒不久爲唱導之師師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師云總不與麽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至明日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趂出院

雪竇顯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麽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黃龍南云克賓失錢遭罪有理難伸興化以剛決柔未足觀也　雲峯悅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辨人心　溈山喆云興化令雖行大似以勢欺人克賓一期輸機爭柰千古聲光不墜且道利害在甚處若不沙場經久戰揭天樓鼓喪紅塵

續白雲端云叢林自古至今盡道克賓知恩方解報恩恁麽說話可謂埋没古人土上加泥且作麽生見得克賓維那要會麽雖爲興化燒香要且自熏天炙地　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柰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

令汎汎之徒飜轉面皮多少時也　徑山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飜轉面皮始得　天童華云大小雪竇與克賓維那雪屈要且無合殺
賀壽尼妙總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守廓侍者因華嚴上堂云今日賜卿無畏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你證據師便出作禮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又喝師禮拜起云大衆看這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華嚴歸方丈時風穴爲維那上去問訊嚴云浙客叵耐這守廓今日把老僧搊勢如今集衆打一頓趂出穴云趂他遲況是和尚言過道單刀直入豈不是言過他是臨濟兒孫本分與麽作用嚴方息怒穴下來與師說前來事意師云你著甚來由勸這老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這話行如今不打我搦却我這話不行穴云此話已行也
師到鹿門一日後架見楚和尚與數僧道話次鹿門下來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什麽楚云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師云諸上座你看這兩箇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師上來云老僧適來共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麽處敗闕師云轉見病深門云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師云和尚到興化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與麽時語門云請舉看師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云遊五臺山來興化云還見文殊麽和尚便喝興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又惡發作什麽和尚又喝興化不語和尚作禮興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待問和尚和尚早去也興化上堂云你看這箇僧擔一条斷貫索向南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師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麽時底門云興化當時爲甚無語師云知和尚不會賓主語所以不語明日教某甲喚和尚擬待持論和尚早去了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叅告衆云夫叅學龍象直須子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綽得箇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認得箇動轉底見人道一喝兩喝便休以爲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却成一場笑具圖箇什麽只爲我慢無明不能迴轉親近上流頼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衆出來爲鹿門老漢證據實謂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直饒你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欵欵地甦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乾虛空裏胡喝亂喝作什麽眞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叅學事畢
師曾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麽處去山云作麽作麽師云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明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撫師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麽生師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
雪竇顯云然精金百鍊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已妨人這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公案且致從上諸聖什麽處去大衆擬議一時趂出　黄龍南云德山持聾作啞雖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偷鈴

爭奈傍觀者哂　潙山喆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寬直饒浪激千尋爭奈龍王不顧

續雲居元云大凡一賓一主須是知音同死同生方堪受敵廓侍者獨立於懸崖石上翻身倒捋虎鬚周金剛安坐於大海波心背手逆擒鱗角在檀特山前列陣向占波國裏爭鋒分明有輸有贏且道誰得誰失請諸人斷看　靈隱嶽云前面是懸崖萬仞後面是觸刃當鋒如何入得德山門

際上座(嗣克符道者)到洛京因朱行軍設齋入堂內顧視上下云直下是與麽行香口不住道至師前師云直下是箇什麽軍便喝師云行軍幸是會佛法人惡發作麽軍云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軍云鈎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齋了請師說話僧錄云啓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喝太甚無禮軍云若是你諸人喝某甲有劒在錄云某甲一隊紫布袋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師云若是南禪長老未夢見在

續天童華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劒這僧披襟敢衝白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　敬忠光云朱行軍傍若無人這僧攙行奪市雖然鈎在不疑之地爭奈二俱失利且道甚處是失利處喝一喝

南嶽下第七世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嗣芭蕉清)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云既是坐道場為什麽不得成佛道師曰為伊不成佛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嗣西院明)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云你若喚作棒則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契悟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你眉毛有幾莖

續開福寧云諸禪德還知麽這僧却有陷虎之機西院不覺投他深穽若人辨得親佩眣盧印當陽捋虎鬚其如見解未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嗣南院顒)在郢州衙內陞座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騙泥沙盧陂佇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麽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元來與王法一般師云太守見箇什麽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師初到南院便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本分上一句作主家語)院以左手拍膝一下師便喝院以右手拍膝一下師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且從闍黎舉右手云這箇作麽生師云瞎院遂拈拄杖師云作什麽奪棒却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淛子鈍置一上師云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闍黎莫曾到此間麽師云是何言歟院云好好借問師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喫茶

續靈隱嶽云嗄也甚奇怪一箇禿苕帚一箇破糞箕榼榼堆頭也用得著未免鈍置門風若據令而行總欠一著

師上堂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左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

雲門偃云這裏即易那裏即難　瑯琊覺云杓卜聽虛聲

續白雲端云大衆立即是不立即是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拍禪牀一下

五祖演舉了云山僧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猶蚤出　天童華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頌一　靈隱嶽云大小風穴醋氣猶在何故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喝一喝

師示衆云昔世尊以青蓮目顧視迦葉正當與麼時且道說箇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什麼念法華便下去侍者入室請益云念法華爲甚不祗對和尚師云念法華會也次日念法華與真園頭同上侍次師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園頭云鵓鳩樹頭鳴意在麻畬裏師云你作許多癡福作什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法華你作麼生念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云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師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雪竇顯云曾有人問我對他道劈腹剜心

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恕龜必應有主　潙山秀云江南佳景誠合如之千載觀光添人性儜儜或不尒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續鼓山珪云且道是犯不犯　南華昺云風穴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眼睛裏倒卓須彌眉毛裏橫安世界畢竟落在甚處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雲居元云且喜天下太平西禪需舉雪竇語了云二老漢一人如三春和煦一人如雪上加霜雖則來機不昧縱奪可觀其奈未出這僧所問曾有僧問祥雲向伊道泥牛吼處千花秀木馬嘶時萬木秋復云師子頻申象王迴顧三千年後和泥合水莫道見祥雲來

東林顏舉雪竇語了云大衆還會麼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頌一

師問懷本上座云有事借問得麼本云不可惜口去也師云不惜口即道本擬議師便打又問第二人莫道得麼僧云道什麼師又打又問第三人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作麼生是我師僧云見參禮次師亦打云過這邊立復云將頭不猛悞累三軍瞎漢參堂去本至明日上堂頭覲近云某甲夜來有甚麼過便蒙賜棒師云你要會麼以手左邊一拍云這裏是祖師意以手右邊一拍云這裏是敎意還會麼本不肯便去後到顏橋安上座處舉前話安云風穴棒折那本云上座臂腕終不向外曲安云你會風穴道這裏是祖意敎意麼非唯你不會直饒白兆老口赫赤地敎他舉也舉不得

南嶽下第八世
汝州廣慧眞禪師（嗣風穴沼）因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麽處去師云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見穴云你徹也
續徑山杲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亦住寶）（頃一）因拈竹篦示衆云（十七）汝諸人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諸人且喚作什麽葉縣省和尚在會下乃近前掣得折作兩截抛向堦下却云是什麽師云瞎縣便設禮
師問僧與麽來者是什麽人僧云問者是阿誰師云老僧僧便喝師云向你道是老僧又惡發作麽僧又喝師云恰遇棒不在手僧云草賊大敗師云今日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
南嶽下第九世
隋州智門罕禪師（嗣首山念）因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乃起自揖僧使近上座僧使云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云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僧使茶後近前云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云江南杜禪客覔什麽第二摭
汝州仁王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便禮拜山拈棒師云和尚勿世界那山擲下棒云明眼人難瞞師云草賊大敗
并州三交嵩禪師問僧你是迦葉門前客祇園會裏人僧云今日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泊合不問闍黎僧便喝師云錯僧又喝師云放你三十棒僧云許和尚具一隻眼師云喫棒了呈欵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潞府師云潞府来作麽價僧云和尚試道看師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庫下喫茶去
潭州神鼎諲禪師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你道破家散宅底好解作活計底好初心（頃一）（十八）底人且取前語久叅先德直須破家散宅更有一言萬里崖州
襄州石門藴聰禪師曾到大陽延和尚處陽問近離甚處師云襄州陽云作麽生是不隔底句師云和尚住持不易陽云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和尚適來新到祗對和尚住持不易和尚爲甚教且坐喫茶陽云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自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喫茶問師意旨如何師云眞金不博鍮
汝州葉縣省禪師問僧云日暮投林朝離何處僧云某甲不曾學禪師云生身入地獄
明教寬代云鑰匙在和尚手裏
師因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今日施設師云有你瞎驢漢在僧云與麽則打鼓弄琵琶師云撩曽放屁聲
雲峯悅云然則一期倚勢欺人其柰事不孤起葉縣老人失却一隻眼還有人檢點得出麽你若檢點得出雲峯分半院與你（頃一）若檢點不得良久云（十九）横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襄州師拽童子摑一摑便喝出去（或曰首山）
汾州善昭禪師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雲峯悅拈拄杖云這箇豈不是拄杖那箇是你行脚事復云㮰標橫挑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潙山喆乃拈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行脚事直饒向這裏見得於衲僧門下只是脫白沙彌若也不識且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

續泐潭澄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雲隱嶽云汾陽雖是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二頭驀拈拄杖云這箇不得喚作拄杖

子添補叅

南嶽下第十世

楊億侍郎(見廣慧璉)問廣慧云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寶而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寶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於財寶慧云旛竿頭上鐵龍頭侍云海壇馬子似驢大慧云楚雞不是丹山鳳侍云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慙愧

侍郎因慈明爲唐明長老馳書至侍云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慈明云某甲奉院門請侍云眞箇謾語明云前月離唐明侍云適來悔伸一問明云作者侍便喝明云恰是侍又喝明以手面前畫一畫侍吐舌云龍象龍象明云是何言歟侍喚客司點茶元來是自家屋裏人明云也不消得喫茶了侍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明云切侍云長裙新婦拖泥走明云誰得似學士侍云作家作家明云放你三十棒侍以手拍膝云這裏是甚所在明拍手一下云也不得放過侍乃呵呵大笑

侍郎又問專使還記得唐明當初悟底因緣麼明云也曾親見舉來侍云請不悋慈悲明便舉昔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侍云只如楚王城畔汝水東流意旨如何明云水上挂燈毬侍云與麼則孤負他古人去也明云侍郎疑則別叅侍云三脚蝦蟆飛上天明云一任𨁝跳侍乃大笑

侍郎因慈明住句日乃辭侍云某甲有一句語寄與唐明得也無明云明月照見夜行人侍云却不相當明云更深由自可日午始愁人侍云聞寶寺前金剛爲甚數日汗出明云知侍云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明云重疊關山路侍云與麼則某甲隨上座去唐明也明噓一聲侍云眞師子兒大師子吼明云放過又扶來侍云適來失脚蹉倒又得家童扶起明云有什麼了期侍呵呵大笑

都尉李文和公(諱遵勗見石門聰禪師)因肅國大長公主生辰就宅命谷隱石霜葉縣三大禪師演法末當葉縣禪師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擲地便下座文和公笑曰老作家手段終別縣云都尉亦不得無過

都尉臨薨時膈胃踈熱因尼道堅就枕問云都尉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切要照管主人公尉云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尼無語尉云這師姑藥也不會煎投枕而去

都尉問慈明禪師云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明云都尉甚處得這消息來尉便喝明云野犴鳴尉又喝明云恰是尉乃拍手呵呵大笑明過數日乃辭都尉問如何是臨行一

句明云好自將息尉云與麽則不異諸方也
明云都尉見處又作麽生尉云放你三十棒
明云與麽則專爲流通去也尉喝一喝拍手
一下明云瞎尉云好去明云諾諾
都尉因堅上座來辭次尉問云近離上黨得
屆中都方接麈談遠迴虎錫指雲屛之翠崘
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麽
生堅云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
尉云恰值今日耳聵堅云一箭下雙鵰尉云
上座爲什麽著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尉低頭
云今日可謂降伏也堅云普化出僧堂
蘄州龍華曉愚禪師嗣汾州昭到五祖戒和尚處
戒問不落脣吻一句作麽生道師云老老大
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喝師亦喝戒拈棒師
拍手下去戒云闍黎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
具搭肩上更不迴首直出去
湖州天聖泰禪師時謂泰河東到瑯瑯瑯問云埋
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槍便請相見師指
瑯云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一坐具師亦
打一坐具瑯接住云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

行上座一坐具落在什麽處師云伏惟尚饗
瑯托開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賊
過後張弓瑯云且坐喫茶
舒州海會山齊舉禪師曾到瑯瑯瑯乃問上
座近離甚處師云浙江瑯云船來陸來師云
船來瑯云船在甚處師云步下瑯云不涉程
途一句作麽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便下去瑯乃問侍者此是什麽人者云舉上
座瑯云莫是舉師叔麽當時先師教我尋見
伊遂親下堂問上座莫便是舉師叔莫怪甚
甲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甚時到汾
州瑯云恁麽時師云我在浙江時早聞你名
元來見解秪如此何得名播寰海瑯乃作禮
舒州瑯瑯覺禪師一日陞堂有僧出畫一圓
相師乃打云道道僧云不道不道師又打云
道道僧云三世諸佛不離於此師又打喚維
琊抽單趂出院師却陞座以手指僧云大衆
比丘犯波逸提山僧入地獄
澶州石霜楚圓禪師冬日牓示僧堂前作此
相

○○○〓〓〓〓一呀兜若人諳得不非才離四威儀中
首座一見乃謂衆云和尚今日放參
師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座云金鑾夏在甚
處座云金鑾去夏在甚處座云金鑾前夏在
甚處座云金鑾先前夏在甚處座云和尚何
不領話師云我也不會勘得你教庫下供過
好子來勘且點一椀茶與你濕口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以手向面前畫一畫師
云是何言歟僧便喝師云作什麽僧拍手一
下便行師云瞎漢亂做作什麽以坐具直打
下法堂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雲過青山綠師云著
忙作什麽僧云鴈過水聲凄師便喝僧亦喝
師便打僧亦打師云看這瞎漢本分打出三
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茶去
師或時方丈內安一盆水上劄一口劒下面
著一緉草鞋膝上橫按拄杖入門便指擬議
便打有本小差
續天童華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

聲地下一轉語待他貪觀天上却與一指
擬議拔劍便斬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
趕散
師在衆時到芝和尚寮芝坐間開合子燒香
次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鑪中燒師云諕
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南嶽下第十一世
袁州楊岐會禪師嗣慈明潤因慈明忌日至眞前
以兩手捏拳向頭上作角勢次以坐具畫一
畫復畫一圓相方乃燒香次作女人拜首座
云休捏怪師云首座作麼生座云和尚捏怪
師云兔子喫牛妳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在歸宗南和尚會爲首
座時歸宗問承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語爲人
是不師云無宗云奢時不儉儉時不奢爲甚
道無師云若是本分衲僧也少他鹽醬不得
宗却迴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煑白粥
師一日見堂中首座不喫食令侍者去問訊首座
至晚間自上方丈陳謝師云法身不安色身不安
座云早來侍者相問師云泥裹洗土塊座云和
尚常用此機師云夜來天帝釋冠子爲什麼落地
座無對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喝出
師因黃國博問百丈華長老既是百丈爲什
麼却短小華云今日好天晴黃不契却請師
代語結緣師云但問將來黃再問師云須彌
南畔把手同行黃佇思却問意旨如何師云
蚊子上鐵牛黃又佇思云不會請和尚爲某
甲說師云你離却妻子來老僧爲你說黃云
秪如和尚還行得麼師云上藍寺裏送客一
日行百十遭
洪州黃龍南禪師住歸宗日因化主迴陞座
示衆云有五種不易一施者不易二化者不
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且
道第五不易是什麼人良久云聻便下座時
翠巖眞和尚爲首座藏主續問第五不易是
誰眞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右南嶽下至一十一世共二百四十八人
見錄機緣總五百五十三則餘俟好事者
採摭續之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

音釋

韛 薄邁切吹火韋囊也　潙 俱爲切　潪 時及切　搯 乞洽切　鏌鋣 鏌木各切鋣音耶鏌鋣劒名　獹 籠都切韓獹犬也　褫 陳知切　拶 子葛切逼拶也　捋 力活切手捋也　犪 渠龜切似牛一角皮可冐鼓　叵 普火切不可也　搊 楚尤切手搊也　絕 租悅切斷也　鯢 研奚切鯨鯢魚名　驏 陜丐切馬土浴也　顰蹙 顰毗賓切蹙子六切顰蹙眉攢也　獦 音葛　畬 詩車切田也　懆 蘇到切犴踈貌　屁 匹棄切氣下泄也　楖標 楖音即標音栗楖標木名　泐 歷德切　拗 於絞切手拉也　膈 各核切胷膈也　緉 力諒切緉兩杖上　捏 乃結切握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一上　傾二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六祖大師嗣法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問石頭尒從甚處來頭云曹溪師乃拈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頭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云子莫曾到西天不頭云若到即有也師云未在更道頭云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希遷師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師令石頭馳書與南嶽大慧禪師乃云回日與子箇鈯斧住山去石頭到彼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慧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頭云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便歸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不頭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乃舉前話復云去日蒙和尚許箇鈯斧子而今便請師垂下一足石頭便作禮

　玄沙備云大小石頭被大慧推倒至今起不得　雪竇顯云石頭洎擔板過却又云大小大慧不解據令　翠巖芝云思和尚垂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斧子且道後來使箇什麼　黃龍南云石頭雖然善能馳達不辱宗風其柰遲俊太忙不知落節既是落節迴來因什麼得斧子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又恁麼去也僧又問近日有何言句乞師一兩則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分明記取

青原下第一世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嗣青原思一日因思和尚云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云有人不云云思云若與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云盡從這裏去

師因藥山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汝作麼生山佇思師云子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師子往彼去應為汝說山至彼准前請問馬師云我有時敎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敎伊揚眉瞬目有時敎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敎伊揚眉瞬目者不是山於是有省便作禮馬師云子見箇什麼道理山云某甲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馬師云汝既如是宜善護持

　法雲秀云石頭好箇無孔鐵鎚大似分付不著藥山雖然過江西悟去爭柰平地上喫交有什麼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

　續五祖演云老僧在衆日聞兄弟商量道即心即佛也不得不即心即佛也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備韜畧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大溈智云說什麼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只今又何曾吐露得出　溈山果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藥山直饒恁麼悟去也落第二月

　徑山杲云好箇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

師問新到甚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云見馬大師不僧云見師乃指一橛柴云馬師何似這箇僧罔措却迴舉似馬祖祖云汝見橛柴

大小僧云沒量大祖云汝甚有力僧云何故
祖云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師垂示云言語動用沒交涉時藥山在會乃
出云直得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師云這裏
針劄不入山云這裏如石上栽花
師因問思和尚云和尚自離曹溪什麽年到
此間思云我却不知你早晚離曹溪師云某
甲不從曹溪來思云我亦知汝來處師云和
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
師因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和
尚除師云一物亦無除箇什麽師却問大顛
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顛云無這箇師云
若與麽汝即得入門
青原下第二世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石頭遷）久不陞堂一日院
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云敎打鐘著
大衆方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續問和尚
旣許爲大衆說法爲甚一言不施師云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雪竇顯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

大地人扶不起　瑯瑘覺云藥山下座不
妨疑著及乎院主挼著失却一隻眼　翠
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怪不爲說法
可謂誤他三軍
續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麽院主還見
藥山麽（頌三）三十年後過著作家不得錯擧（四）
五祖演云雖然如此已妨人爭奈賊身已露
諸人要識藥山麽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
客從何處來　開福寧云藥山愼初護末
佛眼難窺院主狹路相逢等閑蹉過　雪
竇宗云威音劫外携手誰肯同歸十字街
頭擲金幾人踏著敢問大衆且道藥山曾
說不曾說若道曾說是謗藥山若道不曾
說是孤負藥山且道畢竟爲人在甚麽處
良久云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雨
寒　天童傑擧翠巖拈了云翠巖只具一
隻眼殊不知藥山歸方丈正是勞他三軍
資福先云藥山竟歸方丈却似箇好人只
被他輕輕一捏便見忘前失後
師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疑師云待晚間

來爲汝決至晚叅衆集師云今日要決疑僧
何在僧便出來師下座把住云大衆這僧有
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翠巖芝云藥山與麽決疑土上更加泥雖
然如是這僧也不得孤負藥山
續雲居元云大小藥山被這僧（頌二）勘破（五）
師因僧問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良久云吾
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
去猶較些子若更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
各合口免相累及
師一日問飯頭你在這裏多少時頭云三年
也師云我總不識你其僧不曉憤然而去
師向手中書一佛字問道吾是什麽道吾云
佛字師云這多口阿師
師尋常不許人看經一日自將經看僧問和
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麽却自看師云我
只要遮眼僧云某甲學和尚得麽師云你若
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稜云眼有何過
續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

山意　雪竇宗云眞心不動教海澄明得用如如義天炳煥正恁麼時且道是經是眼若向這裏見得徹更不用循行數墨逐妄迷眞其或未然牛皮穿透猶自可髑髏徧野幾人知

師因僧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師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雪竇頌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續雲居元云藥山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這僧帶箭出門一死更不再活　淨慈昌云這僧趂得㺃猻入他鬧市藥山騎箇猛虎直上高山若作一處商量終是遭人檢點

師與道吾雲巖遊山次見兩株樹一榮一枯師乃問巖云枯者是榮者是巖云榮者是師云與麼則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道吾吾云枯者是師云與麼則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時高沙彌至師又問彌云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回顧雲巖道吾云不是不是

師因雲巖出糞次乃問作什麼巖云擔糞師云那箇聻巖云在師云汝來去爲誰巖云替他東西師云何不教伊並行巖云和尚莫謗他師云不合與麼道巖云如何道師云還曾擔麼

師因看經次栢巖云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云日頭早晚巖云正當午也師云猶有這箇文彩在巖云某甲無亦無師云汝煞聰明巖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云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與麼過

師向雲巖道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喚他作什麼師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與麼則某甲與和尚共出一隻手

　潙山喆云藥山若不得雲巖折脚鐺子幾成廢器大潙折脚鐺子也與諸人共出一隻手何故且圖古風不墜

　續天童華云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識羞恥

師問僧年多少也僧云七十二也師云是年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曹山章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時有僧問如何免得此捧師云正勑既行諸侯避道

師晚叅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衆

　洞山价云這僧會只是不肯禮拜　清涼欽云特牛兒牸牛兒又代云雙生

　續翠巖芝云我即不然特牛生兒也不向你道何故如此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王老師　投子青云且道甚處是這僧會底道理若道得可爲這僧雪屈若道不得却被藥山瞞　浮山遠云我有一句子待無舌人問即道　昭覺勤云藥山垂鈞意在鯢鯨這僧吞鈞三千激浪洞山眼正千里同風法燈重整槍旗再裝甲冑夾山即不然有一句子威音已前道與諸人了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向他道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黃龍震云會麼如

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文彩既
彰點撿爲甚不見不見道賊是小人智過
君子
師一日臨齋院主報云打鐘也請和尚上堂
師云汝與我擎鉢盂去主云和尚無手來多
少時師云汝只是枉披袈裟主云某甲只與
麽和尚又如何師云我無這箇眷屬
師問龐居士云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麽士
云某甲祇管日求外合不知還著得麽師云
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麽士云拈一放一未是
好手師云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云
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云好箇一乘問宗今
日失却也師云是是
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麽師云思量
箇不思量底僧云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云
非思量
師問僧甚麽處來僧云南泉來師云在彼多
少時僧云粗經歲月師云與麽則三十年後
成一頭水牯牛去也僧云某甲雖在彼中且
不曾上他食堂師云口欱南風那僧云和尚
莫錯自有把匙筯人在
師問雲巖甚處來巖云百丈來師云百丈有
何言句巖云有時示衆云我有一句子百味
具足師云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
常味作麽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巖無對師笑
云爭奈目前生死何巖云目前無生死師云
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師次日又問海兄更說甚麽法巖云有時道
三句外省取六句外省去師云且喜沒交涉
又問更說甚麽法巖云有時陞堂衆集以拄
杖打下復召大衆衆迴首却云是什麽師云
何不早道巖於此有省
師問僧甚麽處來僧云湖南來師云洞庭湖
水滿也未僧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爲甚未
滿（有本謂爲祖問僧）
雲巖晟代云湛湛地　道吾智云滿也
洞山价云什麽劫中曾增減來　雲門偃
云只在這裏
師一日坐次石頭來見乃問汝在這裏作什
麽師云一切不爲頭云恁麽即閑坐也師云
若閑坐即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麽
師云千聖亦不識頭乃有偈贊云從來共住
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麽行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可明
五祖戒云藥山夢中說夢兩重重
師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師乃問汝秖浴
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麽遵云把將那箇來師
休去
長慶稜云邪法難扶　黄龍南云此二尊
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
舉
續天奇華云遵布衲當時若是箇漢待他
道還浴得那箇麽拈起杓子劈面擲雖然
也不得屈藥山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師一日提笠子出雲巖指云用這箇作什麽
師云有處用巖云風雨來作麽生師云蓋覆
著巖云他還受蓋覆麽師云雖然如是且無
遺漏（或曰道吾）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問石頭云離却定慧以
何法示人頭云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麽師

云如何明得頭云汝還撮得虛空麼師云與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云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云某甲不是那邊人頭云我早知汝來處師云和尚何以贓誣於人頭云汝身見在師云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云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有省

師臨遷寂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云會麼座云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終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訪龐居士門逢女子靈照洗菜次師問居士在不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再問女子提起菜籃便行師遂迴須臾居士外還女子乃舉似前話士云丹霞在麼女子云去也士云赤土塗牛嬭（一本云癡兒家子喪我門風）

潙山喆云大小丹霞被居士女子勘破山僧當時若作丹霞但與呵呵大笑待他問長老笑箇甚麼卻向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續蔣山勤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菜籃當處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盡居士云赤土塗牛嬭是裏販揚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師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不士云飢不擇食師云龐老在不士云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云蒼天蒼天便迴去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山下來師云喫飯了也未僧云喫飯了也師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對

長慶稜問保福云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甚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俱瞎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我瞎得麼　芭蕉徹云各具一得一失又代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代霞云施受俱無利益　汾陽昭代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續保寧勇代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天童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老僧落處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云上是天下是地師云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云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云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

續正覺顒云上天下地不妨聰明蒼天蒼天隨語生解是父是子褒貶分明噓一聲卻較些子

師因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云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云秖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云我在你眼裏師云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云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云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續蔣山勤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寒恁麼會得也大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瞞

師一日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云得與麼也還辨不出師云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云莫與麼莫與麼士云須與麼須與麼師又戽水潑士三掬士云正與麼時堪作什麼師云無外物士云得便

宜者少師不語士云誰是落便宜者
師因過一院值凝寒於殿中見木佛乃取燒
火向院主過見訶責云何得燒我木佛師以
杖子撥火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
利師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來燒院主自後
眉鬚墮落
續大寧寬因僧問丹霞燒木佛爲甚院主
眉鬚墮落寬云賊不打貧兒家　投子青
云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保寧勇云院主
眉鬚墮落即且置且道丹霞眉毛在也無
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
無因果　寶峯文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
鬚落驀拈拄杖云不是木佛擲下拄杖云
誰敢燒你擬即眉鬚落不擬又且如何高
聲云行者拈起拄杖　東禪嶽云古人做
處令人合知如展一面皂纛旗殺一有罪
而天下咸服如其無罪法亦難施直饒千
聖出頭來安排一字也不得　天童華云
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而致斯禍又
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却木
佛遂乃眉鬚墮落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
一場富貴　靈隱嶽云諸人要知麼大小
丹霞向深村裏失却一隻眼院主也是如
蟲禦木偶尔成文光孝門下也無木佛得
燒只有一星無煙火直是難近傍擬之則
燎却面門諸人須是退步看驀地冷灰裏
豆爆驚天動地直教佛祖救不得喝一喝
潭州長髭曠禪師因石頭問什麼處來師云
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
師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
麼師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師便作禮頭云
你見箇什麼便禮拜師云如紅爐上一點雪
雪竇顯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
續雲居元云可惜勞而無功
師因一僧至遶禪牀一帀卓然而立師云若
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一帀師
云却是㴱麼時不易道得箇來處僧便出去
師乃喚僧不顧師云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
回云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
師還許麼師云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
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帀僧云不惟宗眼分
明亦乃師承有據師打三下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九華山控石菴來師云
菴中是什麼人僧云馬祖下尊宿師云名什
麼僧云不委他法號師云他不委你不委僧
云尊宿眼在甚處師云若是菴主親來今日
也須喫棒僧云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云百
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雪竇顯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只解收虎
尾不能據虎頭若使德山令行並須瓦解
師因龐居士到見陞座衆集定士便出云各
請自檢好師便說士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
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云識龐公麼僧
云不識士便搊住其僧云苦哉苦哉僧無對
士托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拄杖不
士云待伊甘始得師云居士只見錐頭利不
見鑿頭方士云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
之要且不好師云不好箇甚麼士云阿師只
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
師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

云非師不委師云多虛少實在婆云有甚諱處師云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云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云老僧過在甚處婆云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云無過底人作麼生婆乃豎拳云與麼總成顛倒師云實無諱處

師一日見僧來乃擒住云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云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擡住師云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放下手拍三下師云若見同風僧汝甘與麼不僧云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云猶欠哮吼在師云料想不由別人

潭州大川禪師因江陵有僧來參師云幾時發足江陵府僧提起坐具師云特謝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帀便出師云若不與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撫掌一下云苦殺人泊合錯判諸方師云甚得禪宗道理後僧舉似丹霞霞云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云和尚此間作麼生霞云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云錯判諸方者多

洞山价云若不是丹霞也難分玉石

潮州大顛和尚因石頭問那箇是汝心師云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間師復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云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師云無心可得將來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有省

師一日將癢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癢和篩口打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師因韓文公問和尚春秋多少師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公罔措歸宅怏怏而已夫人乃問侍郎神思不懌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門首乃逢首座座云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因緣開示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座乃扣齒三下公復至堂頭又進前語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亦扣齒三下公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什麼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師遂喚首座問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不首座云是師便打趂出院

保福展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顛令不單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一上

音釋

鼷（弦雞切小鼠也）聻（音你指物貌也）妳（女蟹切乳也）嘘（休居切吹也）戽（荒故切杼水器）纛（徒沃切軍中大旗也）摑（郭獲切批打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一下　頌三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二世

汾州石樓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師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頌二）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作箇什麽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云闍黎受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師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一本回東樹話未詳是何世代）

雪竇顯云這僧棒既喫要且去不再來石樓令雖行爭奈無風浪起

師因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云石樓無耳埵僧云某甲自知非師云老僧還有過僧云和尚過在甚處師云過在汝非處僧作禮師便打

灃州大同濟禪師一日因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云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却令侍者去請米纔上來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去

師一日訪龐居士士云憶得在母胎中時有一則語今日舉似阿師不得作道理主持師云猶是隔生也士云向道不得作道理主持師云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云如斯見解可謂驚人師云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云不但隔一生兩生師云喫粥飯底僧一任居士檢責士鳴指三下

師一日纔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云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云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云是師多知是我多知師云多知且致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何士云秖此一問氣急殺人師不語士云弄巧成拙

丁行者一日（頌三）看性空空打一棒云瞎却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空云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空云青天白日有迷路人丁云莫要指示麽空便打丁云莫瞎却人眼好空云瞎却俗人眼有甚過

青原下第三世

潭州道吾智禪師（嗣藥山儼）離藥山到南泉泉問闍黎名什麽師云宗智泉云智不到處作麽生師云切忌道著泉云灼然道著即頭角生至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次泉過見乃再問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麽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去師却來坐巖乃問師弟適來爲甚不秖對和尚師云你得與麽靈利巖不薦却去問泉云適來因緣智頭陀作麽生不秖對和尚泉云他却是異類中行巖云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云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且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巖不薦乃云此人因緣不在此便與迴藥山山覩二人迴乃問巖汝到甚處去來巖云到南泉山云泉有何言句（頌二）巖遂舉前話山云子作麽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來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別時來巖云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云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咬得

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云師兄去問和尚
那因緣作麼生巖云和尚不爲某甲說師便
低頭
　續雲居膺因僧問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師
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句師云
一棒打殺龍蛇
師與雲巖同侍藥山次山云智不到處切忌
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師便珍重出去巖遂問
智師兄爲什麼不祗對和尚山云我今日背
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巖遂問師兄適來爲
甚不祗對和尚師云我今日頭痛你去問取
和尚後雲巖遷化遣人馳辭書至師覽後云
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
且不違藥山之子
　報慈遂云古人與麼道還知有也未雲巖
當時不會什麼處是他不會處　翠巖芝
云道吾道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說
只如與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
師因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云教汝指
點著堪作什麼巖云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
云牙根猶帶笑澀在
師因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不有人道得
與他一腰裩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
地大三大亦然泉不違前言乃與裩一腰
師因雲巖不安乃謂離此殼漏子向甚處相
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云何不道非不
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雪竇顯云侍者與我記取這一問
　續昭覺勤云何處不逢渠
師一日指佛桑花問僧這箇何似那箇僧云
直得寒毛卓竪師云畢竟如何僧云道吾門
下底師云十里大王
　續昭覺勤云以膠投漆驗影知形不諳正
去偏來爭解明投暗合還悉悉麼蝦蟆跳
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策云不開
戶牖安知明月之光不汎仙槎安覩天河
之勢道吾以楔拔楔這僧以智破智雖然
驀路相逢未免三頭六臂還委悉麼愛他
年少子翻作白頭翁
師因雲巖修鞋次乃問作什麼巖云將敗壞
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
師因僧問無神通菩薩爲甚蹤跡難尋師云
同道者方知僧云和尚還知麼師云不知僧
云爲甚不知師云去汝不會我語
師因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不師云蒼天蒼
天僧近前掩却師口云低聲師遂與一掌僧
云蒼天蒼天師把住云得與麼無禮僧却與
師一掌師云老僧罪過僧拂袖出師云早知
如是悔不如是(後竹因與僧有語頗相同)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因藥山問汝會弄師
子是不師云是山云弄得幾出師云弄得六
出山云我亦弄得師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
我弄得一出師云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溈
山山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不師云
是溈云長弄還有置時師云要弄即弄要置
即置溈云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云置也置
也
　續法昌遇云好一場師子只是有頭無尾
我當時若見溈山道置時師子在甚麼處
便與放出踯地金毛直教溈山藏身無路

沕潭準云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鈎鐵爪吼一聲直敎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師問一尼云汝爺在不尼云在師云年多少尼云年八十師云汝有箇爺不年八十汝還知不尼云莫是恁麼來者麼師云猶是兒孫

洞山价云直是不與麼來者亦是兒孫

續潙山果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作麼生良久云從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

師因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吾云何不敎伊自煎師云幸有某甲在 頌三 六

師問石霜甚處來霜云潙山來師云在彼多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與麼則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道吾聞乃云得與麼無佛法身心

師一日謂衆云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乃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云一字也無山云爭得與麼多知師云日夜不曾眠山云問一叚事還得麼師云道得却不道

師因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不僧云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師師代云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却問神山一時下來後作麼生神山云合取鉢盂師然之

師因道吾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如人夜中背手摸枕子吾云我會也我會也師云尓作麼生會吾云徧身是手眼師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吾云師兄作麼生師云通身是手眼

師一日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蒂云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頌三 七

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　長慶稜問玄沙云被他倒轉掃蒂攔面摵又作麼生沙休去　羅山閑云噫兩箇漢不識好惡雲巖箇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偃云奴見婢慇懃　保福展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　雪竇顯向有第二月也處別云洎合放過

續潙山行云道吾平地生堆雲巖因行摔臂玄沙道正是第二月面皮厚多少且道雲巖竪起掃蒂意作麼生十成好箇金剛鎻攤向門前賣與誰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因夾山初住潤州鶴林時道吾到遇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夾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夾云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夾便下座請道吾問某甲適來秖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恡慈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夾云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秀州華亭船子處去夾云此人如何吾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和尚若去須易服裝束（蓋船子曾囑道吾已後有座主指一箇來）夾乃散衆易服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什麼寺夾云似則不住住則不似（或云

目前無似師云不似又不似箇什麼(或云是什麼)夾云
不是目前法師云甚處學得來夾云非耳目
之所到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
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
夾擬開口師便以篙打落水中夾纔上船師
云道道夾擬開口師又打夾於此有省乃點(頌二)
頭師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夾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云絲懸綠水
浮定有無之意夾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師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乃掩耳
師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向去直須藏身處
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
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
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
令斷絕夾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云闍黎
闍黎夾回首師竪起橈云汝將謂別有乃覆
船入水而逝
　續長蘆了云棹頭撥轉河漢星輝舩子路
翻天地顛黑竪起拂子云這箇是钁頭邊
乾白露淨底還知沒蹤跡處隱身不得底
麼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因道吾來相看值師卧
次吾乃近前將被蓋覆師問作麼吾云蓋覆
師云卧是坐是吾云不在兩頭師云爭奈蓋
覆道吾便喝(有曰祠馬祖者)
　續昭覺勤云椑樹卧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頌三)
頭掀翻露布　溈山智云相逢不相避箇
裏聊遊戲喝一喝翻天覆地
師一日坐次藥山來見問云作麼師云和南
山云隔闊來多少時師云恰是乃拂袖出
藥山高沙彌一日齋時見藥山自打鼓師捧
鉢乃作舞入堂山便擲下椎云是第幾和師
云第二和山云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
杓飯便行
師一日出菴值雨藥山見來乃云你來也師
云是藥云可煞濕師云不打這鼓笛雲巖云
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
藥云今日大好曲調
師因藥山問什麼處去師云江陵府受戒去
藥云受戒圖箇什麼師云免生死藥云有一
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不師云與
麼則佛戒何用也藥咄云這饒舌沙彌猶掛
脣齒在師因契本心更不受戒
師因藥山問我聞長安甚閙你還知麼師云
我國晏然山忻然乃問汝從人得請益得看
經得師云亦不從人得亦不請益得亦不看
經得山云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
師云不道他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
朗州刺史李翱仰慕藥山道風久矣屢請不
赴乃特入山致敬繭裝客禮直造座前藥山
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
拂袖便行藥山却召李回首藥云何得貴耳
而賤目李遂頂禮起問如何是道藥以手指
天復指淨瓶李云不會藥云雲在青天水在
瓶李拜謝乃呈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
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頌三)
在瓶
李翺與西堂坐次因有兩僧從江西來李乃
問馬大師有何言敎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
佛李云過這邊又問一僧僧云或說非心非

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西堂堂乃召李翺
翺應喏堂云鼓角動也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嗣天皇悟家爲餅師逐日以
十餅饋天皇皇每受畢却留一餅云吾惠汝
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云餅是我持來何以
返惠於我別有旨乎於是請問皇云是汝持
來復汝何咎師聞之稍悟玄旨因投出家
師一日問天皇云某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
心要皇云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
師云何處指示皇云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
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和南時我便低首何處
不示汝心要師佇思間皇云見則直下便見
擬思即差師當下有省乃復問如何保任皇
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師因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
不現師云子親到龍潭德山乃作禮而退
雪竇顯云將錯就錯　雲峯悅云大小德
山向甕甕裏淹殺　黃龍心云雪竇與麽
道不知德山將錯就錯不知龍潭將錯就
錯識休咎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
宜辨取還相委悉麽縱饒栽種得不是揀
染材
師問天皇從上相承底事如何皇云不是明
汝來處不得師云這箇眼目幾人具得皇云
淺草易爲長蘆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嗣丹霞然問丹霞如何是諸
佛師霞咄云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箒作麽
師退三步霞云錯師乃進前霞亦云錯師翹
一足旋身一帀而去霞云得即得孤他諸佛
師
師因龍牙問自到和尚法席每每上堂不蒙
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師云嫌箇什麽牙後至
洞山亦如是道洞云爭怪得老僧後又問法
眼眼云祖師來也
雪竇顯云兩箇老漢被這僧穿却惟有法
眼與他同叅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趂出
師一日在法堂上行投子進前接禮問西來
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顧視少頃子云乞師
垂示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拜師
云莫探却子云時至根苗自生
吉州性空禪師因僧來叅師乃展手示之僧
近前復退後師云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
呵大笑師云少間與闍黎舉哀其僧乃打筋
斗而出師云蒼天蒼天
續蔣山勤云展開兩手只見錐頭利進前
退後不見利頭錐呵呵大笑笑裏有刀連
哭蒼天弓折箭盡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
若不共同橋上過爭信橋流水不流
師因一僧叅人事退乃云與麽下去還有佛
法道理也無僧云某甲結舌有分師云老僧
又作麽生僧云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
亦合掌師乃撫掌三下僧拂袖出師乃有頌
示之不錄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人在
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僧云
近日湖南暢長老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
喚沙彌寂子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後舉問耽
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咄云癡人誰在井中
後又問潙山如何出得潙山乃召云慧寂寂
應喏潙山云出也寂及住仰山常舉前話示

衆云我於眈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米倉和尚一日有僧來參乃遶師三帀敲禪牀云不見主人翁終不參衆去師云情識什麼處去來僧云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云幾落情識呵呵而笑師云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話處僧云且參衆去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嗣長髭曠）因杏山問承聞行者遊臺山來還見文殊麼師云見杏云道什麼師云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杏無對
師因杏山入碓坊相見乃云不易行者師云有什麼不易穿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將去杏無語
僊天和尚（嗣大川）因有新羅僧參纔展坐具師捉住云未離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
師因一僧參擬作禮次師云野狐兒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便與麼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甘師呵呵笑云遠之遠矣僧以日四顧便出

師一日與石頭和尚遊山次頭云汝斫却前頭剌樹師云不將刀來頭云這裏有乃抽刀倒度與師云何不過那頭來石頭云用那頭作麼師於言下有省
師因僧參纔展坐具師云這裏會得早是孤負平生也僧云不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師云不向這裏會更向何處會便打出
師因僧參纔展坐具師云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僧云某甲有口啞却即閻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云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云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僧云隨與不隨且致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師因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云秖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云只與麼也難得雲云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云錯怪人者有什麼限雲掩耳便出師云死却這漢平生也
師因洛瓶和尚到乃問甚處來瓶云南溪師云還將得南溪消息來麼瓶云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云最苦是未息瓶云且道未息箇什麼師云一回見面千載忘名瓶拂袖行師云弄死蛇手有甚限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嗣大顛）一日問侍者你姓什麼者云與和尚同姓師云你道三平姓甚麼者云問頭何在師云幾時曾問你者云姓者誰師云念汝初機放你三十棒
師問大顛不用指東畫西請師直指顛云幽州江口石人存師云猶是指東畫西顛云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云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續昭覺勤云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
師一日陞座有一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一僧從西過東師云適來箇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道士出作禮云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云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云此兩箇公案作麼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無對師云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也乃擲下

拄杖歸方丈（與章敬語同）

溈山喆云若不是三乎老漢幾乎作道理斷却不見石鞏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果然

馬頰山本空和尚示衆云秖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云你識得口也未僧云如何是口師云兩片皮也不識僧又問如何是本來祖翁師云大衆前不要牽爺侍孃僧云大衆欣然去也師云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云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云狐負平生行脚眼

本生和尚因僧從太原來師乃問近離那邊風景如何僧云與此間不別師云且道此間風景如何僧云和尚與某甲不同師云踏破施主草鞋當爲何事僧無對師云即今即古出箇問處且難乃至老僧亦出不得

師一日拈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尒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尒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師云也知闍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雪竇顯云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是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也無復拈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韓愈文公一日白大顛云弟子軍州事多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五祖戒代大顛拈拄杖打侍者

文公因唐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問羣臣皆賀陛下聖德聖感唯文公不賀上宣問羣臣皆賀獨卿何不賀文公因奏對微臣嘗看佛書說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宣問如何是佛光公無對因以罪請出

雪竇顯代云陛下高垂天鑒

文公問僧承聞講得肇論是不僧云是公云肇有四不遷是不僧云是公遂將茶盞撲破云這箇是遷不遷僧無對

汾陽昭代云識得侍郎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一下

音釋

搓（倉何切，撚也）　頰（吉協切）　楔（先結切，櫼也）　攫（厥縛切，爪持也）　钁（厥縛切，大鉏也）

宗门統要續集卷第十二　傾四

宋　建溪　沙門　宗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四世

潭州石霜慶諸普會禪師（嗣道吾智）僧問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顔師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師師云這老漢有什麼死急

玄沙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洞山价云笑殺土地　五祖戒云著甚來由　瑯瑘覺云雪峯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且未知向上一竅　法雲秀云要見石霜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續大陽玄云今時人要明此事大須仔細只如石霜恁麼道落在甚處若不仔細非但累及石霜和他雪峯累及　淨因成云諸人要識石霜雪峯麼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天童覺云雪峯石霜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人問長蘆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向道什麼處是石霜

師因僧問先師一片靈骨黃金色擊作鐘聲未審什麼處去也師召僧僧應諾師云你不會我語

師因僧辭師問船去陸去僧云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云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雲門偃代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又云臨行一句永劫不忘

師因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云是僧云只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云我道不驚衆僧云不驚衆是不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云徧界不曾藏

雪竇顯云誰是不顧者

師叅道吾一日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伊道什麼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云添淨瓶水著却問師汝適來問箇什麼師再舉前問吾便起師於此有省

師因拈裴相國笏問云在官人手中爲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裴無對乃爲留下

雪竇顯云弄巧成拙

續保寧勇云只恐和尚使不著

師一日問侍者云道吾嘗向僧云莫棄那邊著這邊你作麼生會者云一依和尚所會師云作麼生是我會處者從西過東而立師云正是棄那邊著這邊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咬齒示之僧不會師遷化後僧却問九峯云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云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僧又問雲蓋蓋云我與先師有甚怨讐

師因許州金明上座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萬年後明云萬年後如何師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明次問徑山諲諲云光華任汝光華結果任汝結果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云你刺腳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僧云審不得師云你衲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僧云其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云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汝不得僧云說甚

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云太懵懂生僧云爭柰聾師云叅堂去僧云喏喏（或云鏡清）

僧問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因同道吾去一家弔慰次師乃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云爲甚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師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院云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道吾遷化後師至石霜舉前話請益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云爲甚不道霜云不道不道師於言下有省

大溈秀云大凡言論須有轉身之謀道吾既無便喫他痛棒且道漸源具什麼眼

雲居元云石霜矢上加尖喚醒千箇漸源也無用處當初待伊舉了以棒打出非唯作天下宗師亦乃爲道吾雪屈固知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續五祖演云白雲今日憤氣不平須要斷這公案道吾第一不解爲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入俗當時待伊問生耶死耶但向伊道等歸院裏向你道若著得此語伶利漢一踏踏著大小道吾和尚也免一頓拳頭有眼者辨取　昭覺勤云道吾橫身爲物指出生死根源漸源親到寶山當面蹉過若不是金剛正性夙植根深爭得向平田淺草驀地回光見得道吾著力相爲處且作麼生是道吾相爲處試請道看　徑山杲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却鶻臭衫拈却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喝

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霜云作麼師云覔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覔什麼先師靈骨（雪竇著語師云蒼天蒼天）云正好著力霜云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

師持鍬肩上便出

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明昭謙云莫道作什麼別下得什麼語代云鷓鴣語鶴

又代漸源便擲却鍬子云淺水無魚

師因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云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七佛已前事爲甚不會後僧舉似石霜霜云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東林總云漸源云七佛已前事且從石霜喚什麼作箭良久云漸源頭白石霜頭黑七佛已前曾漏泄既漏泄掩不得南海波斯生白澤

續大溈智云要知麼空劫逈超無向背展開春色共依依這僧正是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良久云赤脚人趁兔著靴人喫肉　鼓山永云漸源夢中說夢石霜接響承虛要且二俱不了

師一日因寶蓋和尚來訪師卷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去師遂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遂擒住侍者與一掌者云莫得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云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云猶隔津在

續蔣山勤云老漢一舒一卷賓主歷然隔津通津彼此相照侍者親蒙賜掌恩大難

酬寶蓋到處垂慈賞盡腕頭氣力
禄青和尚因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花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為什麼不會僧作禮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續昭覺勤云來源既正只貴轉身這僧眼既搭瞎禄青遂因風放火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花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道吾親來也須與他平展還委悉麼棊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工
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嗣雲巖晟因請泰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處首座云過在動用中師便喝乃令撥却果卓
五祖戒別首座云朝來更獻楚王看　瑯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欠一著在　溈山喆云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假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出
續南堂靜云洞山坐籌帷幄決勝千里泰首座通身是口有理難伸　溈山果云洞山壓良為賤泰首座有理難伸山僧路見不平要為雪恥當時纔見與麼問只向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待他擬議拈果子劈面便擲不唯塞斷咽喉免見後人妄生卜度　淨慈昌云洞山雖然撥得果卓去要且塞泰首座口不得
師示衆云兄弟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有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師聞乃云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大陽玄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麼處行復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續白雲端云若見得菴主便見得洞山若見得洞山便見得菴主見洞山即易見菴主即難為他不為住持之絆不見道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溈山果云斬釘截鐵豁開向上玄關語諦言誠且指當人要路且道你作麼生會出門便是草石霜恁麼道上封恁麼舉你諸人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徑山杲云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師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為什麼不得他衣鉢師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僧云甚人合得師云不入門者僧云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云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
師或問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箇什麼語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契師云闍黎何不早與麼道時有一僧傍聽只不聞末後一轉語遂請益其僧竟不與舉如是三年執侍巾

瓶一日因疾僧云某甲請舉前話不蒙慈悲
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前云若不與某甲
舉即便殺上座也僧悚然云闍黎且待我爲
汝舉乃云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作禮
雪竇顯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
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
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合
國人來且欵欵將去　翠巖芝云總不合
得他衣鉢却與古佛同叅且道叅阿誰
續天童覺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
將來爭知不受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
眞箇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
道　靈隱嶽舉翠巖語了云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
師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
眞如何祇對巖云但向伊道只這是師良久
巖云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後因供養雲巖
眞有僧問先師道只這是莫便是否師云是
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當時幾錯會先師語僧
云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云若不知有爭

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長慶稜云既知有爲甚恁麼道又云養子
方知父慈
師因辭京兆興善平禪師平云什麼處去師
云泓流無定止平云法身泓流報身泓流師
云總不作此解平乃撫掌
保福展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
人
師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師令侍者
點燈遂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云
將取三兩粉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
此有省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
云善爲時雪峯侍次問云只如這僧辭去幾
時却來師云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
堂衣鉢下坐化及人報師云雖然如此猶較
老僧三生在
師因普請次巡寮去見一僧不赴普請師問
你何不去僧云某甲不安師云你尋常健時
何曾去來
師於扇上書佛字雲巖見却書不字師又改

作非字雪峯見乃一時除却
續興化獎代云吾不如汝　白楊順云我
若作洞山只向雪峯道你非吾眷屬　天
鉢元云洞山雲巖平地起堆雪峯老漢因
事長智
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云遊山來師云還到
頂頭麼僧云到師云頂上有人不僧云無人
師云你不曾到頂頭來僧云若不到爭知無
人師云闍黎何不且住僧云某甲住即不辭
西天有人不肯在
師問僧名什麼僧云某甲師云阿那箇是你
主人翁僧云見祇對次師云苦哉苦哉今時
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
佛法況此也是客中辨主尚未分明如何辨
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闍黎
自道取僧云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
主中主師云與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
師因與雲居渡水師問水深淺居云不濕師
云麤人居云請師道師云不乾
續五祖演云二人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

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爲你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眞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濕二途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師在泐潭見初上座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云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麽人只請一言初良久師云何不急道初云爭即不得師云道也未曾道說甚麽爭即不得初不語師云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云教道什麽師云得意忘言初云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云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明日忽遷化時號問煞首座价

師因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遂至僧云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云你是什麽人家男女僧云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云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老僧亦曾從人家簷下過僧云回互不回互師云不回互僧云教某甲向甚處去師云粟畬裏去僧噓一聲云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云汝只解與麽去不解與麽來

續昭覺勤云大凡行脚人正要透脫這一件事這僧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恁麽去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量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只如洞山道我也亦從人家簷下過粟畬裏去听听倸四山不礙四山到這裏須是桶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麽生還會麽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

師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云吾常於此切僧後問曹山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云要頭斫將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也曾到洞山來

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麽也許伊具一隻眼

師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師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投子同云幾乎與麽去

續瑯琊覺云我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僧堂裏去　雲居舜云大小瑯琊作這箇去就山僧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三冬向暖火九夏取涼風　寶峯文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

上封才云洞山一句可謂主賓交參正偏涉入諸人如今向甚處回避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諸人會也無　泐潭準云若爲人時氷也暖不爲人時火也寒

師示衆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云某甲參堂去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鹿走過師云俊哉洞云作麽生師云大似白衣拜相洞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云你作麽生洞云積代簪纓暫時落薄

師因與洞山行次洞指路傍院云裏面有人說心說性師云是誰洞云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師云說心說性底誰洞云死中得活

師把針次洞山問作什麼師云把針洞云把針事作麼生頌四師云針針相似洞云十三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云長老又作麼生洞云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幽溪和尚因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帀而坐僧欲進語師遂與一踏僧歸位立師云汝與麼我不與麼汝不與麼我却與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踏云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續天童華云善射者箭不虛發若是箇漢何處更有幽溪雖然如是最初一踏何異最後一踏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嗣船子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云不必闍黎僧云與麼則珍重又到巖頭亦云不審頭乃嘘兩聲僧云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於師師明日陞堂乃喚昨日從石霜巖頭歸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僧纔舉了師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道去也乃云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

師因西川座主遊方至白馬舉華嚴經問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云如卓二輪如鳥兩翼主云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乘乃回本地後聞師盛化遣小師持前語來問師師云雕沙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回舉似主乃讚歎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事

師因有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十四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頌四

浮山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會在何故雁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

瑯瑘覺云且道如今怎生會良久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

續黃龍心拈拂子云看看拂子變作夾山老子出來見麼有僧云謝和尚指示心云見你不顧而今却入露柱中去也　黃龍新云這僧分明問境法眼因甚不作境會既不作境會作麼生會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黃龍震云直饒法眼盡力跨跳也出夾山綣繢不得法眼既出不得且道是什麼人出得乃竪起拂子云須是這老漢始得

師嘗遣一小師遊歷禪肆殊無趣向及聞師道譽振遠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云汝蒸飯時吾爲汝著火汝行益時吾則展鉢什麼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悟入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洞山師云洞山有何言教頌四僧云洞山尋常許人三路學十五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師云實有此語不僧云實有師云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

師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雲門偃云蝦蟆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
且向葛藤裏會取　雲峯悅云雲門與麽
道大似和泥脫墼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
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乃竪起拄杖云
還見雲門麽
續保寧勇云百草頭上分明顯露爲甚不
薦鬧市裏終日相逢爲甚不識未開眼者
且莫錯怪夾山雖然如是干保寧什麽事
雲居舜云古人與麽實爲慈悲大衆且作
麽生是鬧市門頭天子會麽愁人莫向愁
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又舉了云我則不
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　徑山杲云
夾山椮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
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師示衆云我二十年住山未嘗舉著宗門中
事一日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山未
曾舉著宗門中事是不師云是僧便掀倒禪
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
日問話僧來云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今
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便請便請上座

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
得其僧歸堂裝束潛去
續蔣山勤云夾山獨時頭尾皆獨這僧請
時始終俱請後人不會盡云這僧怕被打
殺潛然而去殊不知綿裏有針這僧好即
好只是少一傾四轉語待夾山云闍黎若不打十六
殺老僧闍黎自著打殺埋向坑中只近前
兩手擘開眼云猫
師因湖南虎頭上座叅師問甚處來頭云湖
南來師云曾到石霜麽頭云要路經過爭得
不到師云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不頭云和
尚也須急著眼師云作麽生是毬子頭云躍
不出師云作麽生是毬杖頭云勿手足師云
老僧不曾與闍黎相識出去
雪竇顯云親見這僧從石霜來夾山因什
麽道不相識
續智海逸云夾山恁麽道肯這僧不肯這
僧若辨得出許你具擇法眼　徑山策云
入虎穴者不畏死登危竿者不怕險這僧
要路經過夾山因茲落草撿點將來未免

如猫弄鼠塗毒若作夾山待他道和尚也
須急著眼即和聲打出便向道淨地上不
要敎稱遝知麽傷鱉恕龜殺活由我
師次日陞座云昨日新到在麽虎頭出應諾
師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頭傾四云今日雖同要且不是師云片十七
月雖明非關天地頭云莫忝沸便作掀禪牀
勢師云且緩緩戲著上座什麽處頭竪起拳
云目前還著得這箇麽師云作家作家頭又
作掀禪牀勢師云大衆看這一負戰將若是
門庭布列山僧不如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
僧一級地
續東禪嶽云夾山口吹無孔笛手提氊拍
板大家唱云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依舊
且道是何曲調還會麽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峯青
師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欲知此事
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後僧如前問
石霜霜云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却舉似師
師云門庭施設不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

霜百步

續護國元云參須實參見須實見毫端許言之本未皆為自欺今夜忽有人問三峯撥塵見佛時如何和聲便打還會麼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嗣龍潭信小參示眾云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師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師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

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　德山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顯云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還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頌四十八　芭蕉徹云作死馬醫　瑯琊覺云德山何似猳春氷雖然如是如猫弄鼠　溈山喆云德山大似清平世界鋥甲磨槍這僧不惜性命身挨白刃法眼道話作兩橛大似藥病相治圓明道龍頭蛇尾也是金鍮難辨雪竇道撞著露柱底瞎漢截斷眾流如今還有人為新羅僧作主麼出來與大溈相見乃竪拂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續翠巖芝云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與麼會還曾夢見麼山僧道德山被這僧一推直得瓦解氷消雖然如是今時覓一箇尊宿也大難得　五祖演云眾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底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為大眾與德山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麼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　黃龍清云雖則雪竇高提祖令坐斷寰區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這僧堂堂出來什麼處是撞著露柱處還有人辨得麼若也辨得不唯與新羅僧雪屈亦見當人眼目分明若辨不得非唯新羅僧撞著露柱盡大地衲僧箇箇出來撞著露柱頌四十九　南堂靜云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子有丙無丁　丹霞淳云諸方盡道這僧纔出德山便打末後却道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是話作兩橛處龍頭蛇尾處若與麼會大似盲人摸象非唯不曾夢見德山自己亦乃未有參學眼在何故殊不知德山韜略雙全文武兼備放開則大野風行把住則碧天星落然則貪扶正宗步步登高仔細觀來一向只顧他非不能自省己過這僧當時若是箇作家直饒德山通身是手眼也須放下拄杖子豈不見道大丈夫捋虎鬚未為分外這僧既無奪驪龍珠之手段致使德山令行一半如今眾中莫有為新羅僧雪屈者麼便請掀倒禪牀喝散大眾丹霞這裏不學德山倚勢欺人却分半院與之往為甚如此深嗟季運一將難求若無實說異獸藏頭角靈禽惜羽毛　照覺勤云德山大似金輪聖主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閑布一勑施一令直得草偃風行若不是這僧爭見殺活擒

縱威權自在法眼圓明雪竇雖則直指單提各能扶豎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且作麼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　護國元云惑煞倚勢欺人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這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你是甚處人便與掀倒禪牀剔起便行直饒德山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須倒退三千里何故識法者懼　淨慈一云這僧赤肉挨他白刃也不易抵當當時若是箇漢纔見他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奪德山棒倒行正令去直饒德山全機也須倒退三千里

師到溈山挾複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偶溈山坐次殊不顧眄師乃云無無便出（雪竇著語勘破了也）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重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便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雪竇著語勘破了也）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甚處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去也溈山云還識此人麼座云不識溈山云此箇阿師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訶佛罵祖去在

雪竇頌云雪上加霜　五祖戒云德山大似作賊人心虛溈山也是賊過後張弓

師因侍龍潭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師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師擬接潭便吹滅師忽有省便作禮潭云子見箇什麼道理師云某甲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龍潭陞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鈔燒却於是禮辭

師因一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云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云饒汝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云須是我打你始得僧云諸方有明眼人在師云天然有眼僧擘開眼云猶便出師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續天童華云這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鎚幾乎死在句下只如德山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又作麼生嶺梅殘雪裏雲簇未梳時

師一日見僧來乃閉却門僧敲門師云阿誰僧云師子兒師便開門僧纔設拜師驀項騎云這畜生甚處去來

師示衆云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時有僧纔出作禮師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便打某甲師云待你開口堪作什麼

師垂示云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佛無祖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神鬼簿是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瑯瑘覺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只如雲門與麼道也是入地獄如箭射

洪州寶峯和尚因僧從巖頭來師竪起拂云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云恰

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見奪
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云我竪起拂子
從伊奪總不將物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云
無星秤子有什麼辨處
師因僧參師云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
始終難道僧云某甲在路時便知有此一問
師云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僧云莫不
契和尚意麼師云苦瓜那堪待客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嗣翠微學一日指菴前一片
石向雪峯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云須知
有不在裏許者師云不快漆桶又一日與峯
遊山峯云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云
東去西去師云不快漆桶又一日峯問此間
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鋤頭拋向面前峯云與
麼則當處掘去也師云不快漆桶峯又問一
鎚便成時如何師云不是性燥漢峯云不假
一鎚時如何師云不快漆桶
雪竇顯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峯且投子是
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
是性燥漢只向伊道鉗鎚在我手裏諸上
座合與投子著得箇甚麼語若能道得便
乃性懆平生光揚宗眼若也瞞頇頂上一
椎莫言不道　溈山喆云雪峯雖是本分
鉗鎚爭奈投子是作家爐鞴山僧今日亦
為諸人開箇爐鞴衆中還有本分鉗鎚者
麼如無山僧為你諸人下一鎚直是火星
迸散乃卓拄杖云看看諸人護取眉毛好
續東禪觀云與麼酬對喚作作家爐鞴正
是認狸為虎自取疑怖若據性空見處投
子心肝五臟被雪峯盡情摟出
師在桐城縣因趙州和尚問莫便是投子菴
主麼師云茶鹽錢布施我來趙州先歸菴晚
問見師自携油回趙州云久嚮投子到來秖
見賣油翁師云你秖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
趙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瓶云油油
續南堂靜云趙州作家爐鞴要煅百煉精
金投子本分鉗鎚不免途中受用諸人還
見二老落處麼十年辛苦無人問一旦成
名天下知
師因巨榮禪客參乃云老僧未曾有一言半
句掛諸方唇齒何用要見山僧榮云到這裏
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云出家兒得與麼沒
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帀而去師云有眼無耳
墮六月火邊坐
雪竇顯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擒住是誰
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溈山
喆云這僧雖是慣戰沙場爭奈投子善能
折挫何故眞金若不經爐冶爭得光華徹
底鮮
師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
有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下禪牀立
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麼
舉天下衲僧盡為念話杜家雪竇還有長
處也無試為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
子下禪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
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別若道一
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
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
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
請上座答一轉語非但參見投子亦乃知

雪竇長慶或若總道下禪牀立惜取眉毛好

續五祖演云或有人問山僧亦下禪牀立爲什麼却依樣畫猫兒待我計較得成却向你道

師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云是僧云和尚莫屎沸椀鳴聲師便打又有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云是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師因僧問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云道什麼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云閑言語

雪竇顯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檢點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和聲便打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因僧問如何得見閑性不隨緣師云汝聽看僧作禮師云聾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低自不知僧云閑性宛然也師云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

隶山光仁禪師一日陞堂大衆集定未登座乃云不負平生眼目置箇問訊來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異日有僧請益云和尚陞堂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意旨如何師云齋時有飯與汝喫夜間有牀與汝睡一向煎逼我作麼僧禮拜師云苦苦僧云乞師指示師垂下一足云展縮一任老僧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二

音釋

懵懂懵母總切懂覩動切懵懂心亂貌　鍬遷遙切田器也　莧狹澗切　灃里示切川名　鏤郎豆切雕刻也　軋乙黠切　喎苦淮切口戾不正也　鋥除孟切磨也　舷胡千切船邊也　膘蘇曹切　屎冬毒切屍屎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三　傾五

宋建溪沙門宗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五世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嗣石霜諸因僧問諸聖間出只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云只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什麼喚作傳語底人師云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其僧休去

師在石霜爲侍者因霜遷化衆舉首座住持師云須明得先師意始可住遂問先師道如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如一條白練去口邊生醭去首座作麼生會座云明一色邊事師云未會先師意在不得住座云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烟起時脫去不得及至香烟纔起首座脫去師乃於背上撫云坐脫立亡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見在

續雲居舜云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諸人會處便道首座與麼說道理所以虔侍者不

山僧道侍者平生只具一隻眼　南堂
靜云要識虔侍者麼只是急殺人底漢子
要識首座麼也只是孟春猶寒仲春漸暖
季春漸暄忽有人喚和尚和尚啞賴他喚
一聲若不喚一聲念到臘月三十日也未
了在　開福寧云大衆且道首座是會先
師意不會先師意若道會爭奈虔侍者撫
背云坐脫立亡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
見在若道不會其奈首座良哉快便撒手
便行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會麼路遠夜長
休把火大家吹滅燭中行　南華昺云透
生死關高超物表秉殺活劒獨據寰中若
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要會麼春蘭
與秋菊各自一時榮　薦福行云大凡本
分法席肘臂欲其重非重不能權衡佛祖
爪牙欲其利非利無以鬪托人天看他石
霜遷化首座侍者各出一隻手扶持石霜
宗旨直是光前絕後今古罕聞諸人要辨
來端各請拗折弓箭踏翻射垜來與老僧
相見　徑山杲云兩箇無孔鐵鎚就中一
箇最重

河中南際僧一禪師到雪峯數日次到玄沙
沙云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師云須
知有不求知者沙云山頭老漢用許多辛苦
作麼

雪竇顯別際語云雪峯門下幾箇如斯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因彊德二禪客到於路
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甚分明爭奈騎
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於樹下
煎茶師却回下牛近前問訊與坐喫茶師乃
問近離甚處客云那邊師云那邊事作麼生
客提起茶盞師云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
生二人無對師云莫道騎者不識好

續保寧勇代師指茶隨人云歸到山中分
明舉似

師因雪峯來訪乃門送峯入轎了師云這箇
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峯乃踊身起云道什麼
師再問峯云行行他不會師云知即知秖是
道不得

潭州雲蓋志安禪師（一本曰志元非）因僧問石霜萬
戶俱閑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僧經半
年方始道得云無人接渠霜云道也太煞道
秖道得八九成師聞却禮請石霜爲道霜不
道師乃抱霜從方丈後去坐云和尚若不道
須打和尚去霜云得在師乃禮拜不住霜云
無人識渠師於言下有省

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續天童覺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肉衣
裳會須脫去衆中辨的量外之機須仔細
始得同中之異灼然尚帶依俙異中之同
直是難臻妙極還知石霜父子轉側處麼
燭曉玉人初夢破夜寒青女未登機

師初到雲居問某甲不奈何時如何居云秖
爲工夫不到師不肯直造石霜又如是問霜
云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云和尚爲甚
不奈何霜云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
乃作禮求入室

師因道正奏表聞馬王乞與師論議馬王遂
請師至具云茶罷師就大王借一口劒乃握
劒問道正云尒本教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若道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遽設拜哀求師謂大王云還識此人麼大王云識師云是誰王云道正師云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只是箇無主孤魂因斯道門不復紛紜

福州覆船山荐禪師因僧問鈎錐不到處請師道師良久僧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師云出格一句汝試道看僧近前三步却退後師云此是出格句即今事作麼生僧以袖拂一拂便出師云也是天津橋上漢

續昭覺勤云這僧渾金璞玉覆船大冶宏開百煉千煆成一箇金剛王寶劒還委悉麼也是天津橋上漢北斗南頭著眼看

師因僧問如何是師子子師云善能哮吼僧撫掌云好手好手師云青天白日却被鬼迷

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僧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師云灼然是作家僧拂袖出去師云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到洞山第三代處（即青林也）見垂語云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不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那箇是其人師出衆云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只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洞云闍黎分上又作麼生師云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云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云幻人相逢撫掌呵呵

撫州曹山本寂耽章禪師（嗣洞山价）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云不雕琢僧云爲甚不雕琢師云須知曹山好手

師一日聞鐘聲乃云阿㖿阿㖿僧云和尚作麼師云打著我心

五祖戒代僧云作賊人心虛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掃地來師云佛前掃佛後掃僧云佛前佛後一時掃師云與我過袈裟來

五祖戒出僧語云和尚是何心行

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爲甚不知有師云秖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雪竇別云達磨來也）門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密密處親近門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師云始解親近門應諾諾

續徑山杲云獨油更著濕燈心

師因米和尚至未相見米遂坐却禪牀師更不出米便去主事遂問和尚禪牀爲什麼被別人坐却師云去後却還來米果回與師相見（來到大同并操輝師處因緣多類此）

師問彊德二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座云出涅槃經師云定前聞定後聞座云和尚流也師云道也太煞道始道得一半座云和尚如何師云灘下接取

師因僧問承敎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云包含萬有僧云爲什麼不宿死屍師云絕氣息者不著僧云既是包含萬有爲甚絕氣息者不著師云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僧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

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劒何

師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云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師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與麼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溈山喆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綴敏手終成廢器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問僧念什麼經僧云維摩經師云我不問你維摩經念底是什麼經僧因此有省

師示衆云如人將三貫錢買一隻獵犬只解尋得有蹤跡有氣息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便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六六六三十六僧云掛角後如何師云六六三十六僧便作禮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豈不見道絕蹤跡其僧後舉似趙州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州云九九八十一

師因洞山問甚處去來師云踏山來洞云阿那箇山可住師云阿那箇山不可住洞云與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師云不然洞云與麼則子得箇入路師云無路洞云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云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也洞云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

師問雪峯門外雪銷也未峯云一片也無銷箇甚麼師自云銷也

　保福展云要且無雪上加霜

師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云這田庫奴僧禮拜師云你作麼生會僧喝云這老和尚師云元來不會僧作舞而出師云淈𡎺槃乞兒

　續昭覺勤云識機宜別休咎有回互轉關底眼千百人中難得一箇半箇爲什麼却成淈𡎺槃乞兒去也是憐兒不覺醜　何山珣云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主賓互換當機作舞堪笑淈𡎺槃乞兒也是面南看北斗

師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興化長老來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爲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孤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問山中和尚住三峯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秖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三聖然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他興化半月程

　續保寧勇云明月照見夜行人　徑山杲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伊親見二尊宿

師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者者云自有娘生袴竟不受師却令侍者去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燒得舍利持似師師云直饒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取一轉語好

師在洞山作務次剗殺蚯蚓洞山指云這箇

聻師云他不死山云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
師不對後僧問師在洞山剗殺蚯蚓洞山問
師豈不是無語師云當時有語只是無人證
明
師因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云從妄想
有僧云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
僧不肯
　雲門偃云巳是葛藤不能折合得待伊道
想出一鋌金得麼以拄杖便打
師因成尚書送供至書問如來有密語迦葉
不覆藏此理如何師召云尚書書應諾師云
會麼書云不會師云若不會如來有密語若
會迦葉不覆藏
　清涼欽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
若也應喚總是去即不密也且道作麼生
是密語時有僧問欽云何曾得密來　東
林總云怪哉弘覺二十年羚羊掛角絕跡
亡蹤及乎被尚書一問直得帶水拖泥遭
人笑怪法燈也是日午點燈夜半潑墨東
林不然如何是密語却向伊道甚處不密

且道與麼道還有過也無良久云更不用
別人
　續東禪觀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
一片心
師臨順世時問侍者今日是幾者云今日初
三師云三十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寂
潭州龍牙居遁禪師初叅翠微乃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師纔過微
接得便打師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
叅臨濟亦如是問濟令過蒲團師纔過濟接
得亦打師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住
後有僧問和尚當年問二尊宿祖師意二尊
宿明也未師云明即明巳要且無祖師意
　五祖戒云祖師土宿臨頭又云和尚得與
麼面長　雪竇顯云臨濟翠微只解放不
解收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
拈得劈脊便擲　翠巖芝云當初如是今
時衲僧皮下還有血麼　溈山喆云翠微
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
風與他後人為龜鑒又舉住後僧問處乃

云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溈則不然
待問當年二尊宿明不明劈脊便棒非唯
扶豎翠微臨濟亦乃不孤他來問　石門
聰云龍牙無人拶著猶可纔被箇衲子拶
著失却一隻眼
　續昭覺勤云這僧叅來莽鹵學處顢頇雖
然顧後瞻前爭奈藏身露影既是無祖師
西來意用明作麼若向這裏辨得出山僧
與你拄杖子若辨不出和鼻孔一時穿却
師問德山學人仗鏌鎁取師頭時如何山引
頸近前云㘞師云頭落也山呵呵大笑師後
到洞山舉似前話洞云德山道什麼師云山
無語洞云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
老僧看師方省便懺謝後有舉似德山山云
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
有甚用處
　保福展云龍牙只知進前不知失步　翠
巖芝云龍牙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
　續法華舉云諸上座莫是德山無機鋒麼
為當別有道理良久云德山引頸龍牙獻

劒　東禪觀云龍牙抱劒傷身自招過咎德山爲頭作主幸好機籌忽被洞山指蹤不覺尾巴露出

師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云如無手人行拳

雲居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露布說得無用處不如仔細體取古人意好　大溈秀云是則是又敎人入陰界中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

續石門聰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一半石門道如無舌人解唱歌始得

襄州洞山三世師虔禪師後住青林凡有新到須擔柴三轉因一僧問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如何師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僧無語師打出院

大溈秀云夫欲君臣道合應須水乳和同這僧既抗節朝堂不覺喪身失命當時見道鐵輪天子寰中勅將坐具便𢷺待伊擬議便打

師因洞山問近離甚處師云武陵山云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云胡地冬抽筍山云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便出去山云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去在

續鼓山永云恁麼秪對滴水難消因甚別甑炊香飯

撫州踈山仁禪師因知事與造壽塔畢來白師云汝將多少錢與匠人知事云一切在和尚師云爲將三文與伊爲將兩文與伊爲將一文與伊若道得與吾親造塔知事無語後有僧舉似大嶺羅山卽已嶺云還有人道得麼僧云未有人嶺云汝却回舉似踈山道大嶺云若將三文與伊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與伊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文與伊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舉似師師具威儀遙望禮拜歎云將謂無人大嶺古佛放光射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乃云我與麼道也是龜毛長數文

浮山遠云踈山以錐錐地大嶺用刀剜空雖然二古德錯下錐刀令時人亦難搆副何故後語中有捎有殺然雖如是河裏失錢河裏摝

續雪竇宗云說甚麼龜毛長數文臘月蓮華盡是和衣草裏輥直饒向這裏分三列四說得倜儻分明祖師正眼未夢見在我當時若見踈山恁麼道只向道一文也無待他更說道理便與掀倒禪牀拆却壽塔敎這老漢無依倚處爲甚如此知恩方解報恩

師示衆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一日問承聞和尚道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是不師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師云枯椿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許門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云作麼生不該門指淨瓶云還該這箇麼師云闍黎莫向淨瓶邊會門乃作禮而退

續徑山杲云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師因潙山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
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乃出問如何是不
落聲色句潙山豎起佛子師云此是落聲色
句潙山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云何不且
住師云和尚與某甲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
契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語師
云道什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云元
來此中有人乃囑嚴云你向後有住處某甲
却來相見遂去後潙山問嚴云問聲色話底
矮闍黎在麼嚴云已去也潙云曾舉向子麼
嚴云某甲亦曾對他來潙云試舉看嚴云言
發非聲色前不物潙云他道什麼嚴云他深
肯潙山失笑云我將謂這矮子別有長處元
來只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住處近山無柴
燒近水無水喫 頌五 十四
續天童華云在今天下覓一箇言發非聲
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況更要會
他潙山說話雖然切忌鑽龜打瓦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遊方時同雪峯巖頭憩
一店上喫茶師乃云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
不得喫茶巖云若與麼我今日定不得茶喫
雪峯云某甲亦然師云這兩箇老漢話頭也
不識巖云什麼處去師云布袋裏老鴉雖活
如死巖頭退後云看看師云奯公且致存公
作麼生峯畫一圓相師云不得不問巖笑云
太遠生師云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續蔣山勤云欽山雖解轉身吐氣亦未有
喫茶分何也話在
師因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云放
出關中主看良云與麼則知過必改師云更
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師云且
來闍黎良回首師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
致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乃打七棒云
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拈五
同安察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有僧 十五
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
麼人其僧却舉似欽欽云良公若解與麼
也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
亦須看始得
師與巖頭雪峯同到德山師乃問天皇也與
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
云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師擬議山便打師
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云
汝與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
雪竇顯云諸德欽山置箇問端甚是奇特
爭奈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以
坐具便摵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
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峯巖
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翠巖芝云欽山只
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
氣　五祖戒云德山只解打死欽山不會
打活欽山　潙山喆云德山門下草偃風
行大潙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劈
脊便打且道德山是大潙是會麼橫按鏌
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續天童華云宗師非具透關眼有格外機
臨垂手之際又焉能辨其緇素只如德山
令行一半雪竇還免得也無既不能免當
時從德山門下過也是喫棒底漢還見德

山麼驀拈拄杖卓一卓賊是小人

師陞堂豎起拳又伸掌云開即為掌五指參差復握拳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時有僧出衆豎起拳師云你秖是箇無開合漢

雪竇顯云我即不然乃豎起拳云握即為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即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為人好把定為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續蔣山勤云掌亦是手握亦是手商量箇什麼乃舉一足云展亦是脚收亦是脚無高無下不許商量且道與欽山是同是別

師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云什麼處去來師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

老宿代云大有人與麼會　雪竇顯別云當時但指巖頭雪峯云與這兩箇瞌睡漢茶喫

師到浴室下見僧踏水車次遂放却來問訊師云幸自轆轆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云若與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和尚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與麼師云是是為我與麼便不得與麼僧無對師云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為汝擔一半

師因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云還甘欽山與麼也無侍者云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放却云一任你秖對者撥開胷云且聽某通氣一上師云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也用不著者云久委欽山不通人情師云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續徑山杲云殺人不問問人不殺撥胷吐氣彼此孟八直饒有始有終也是存水相潑要識欽山與這僧麼李順王小破草鞋方十三李師囊破韈

師一日在殿上看花次有僧問訊師拈起花葉云是世界非世界從此去僧云秖此手中底從什麼處去師與一掌云手中底是什麼僧云因和尚所置累某甲喫摑師云若與麼我還汝一摑將面近前僧云欽山與麼端正師云世界還有過我者也無僧云有師云誰僧提起袈裟角云空劫已前誰人辨得師云除却汝未有人敢與麼僧以袖遮面而去師云空招此患僧云苦苦師云如今不若更待何時良久云汝且道苦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師去看巖頭住菴人事了問師兄在此住持二時齋粥作麼生巖云每日受張四郎宅供養極是難消師云師兄受張四郎供養他時後日去他家作男作女巖以手作拳安於頭上師云與麼則向頂𩕳上生去也巖便喝師又云何如生取文邃去好巖又喝云我見汝三二十年鼓兩片皮直至如今猶作這箇去就便喝出張四郎却共師歸宅師乃乖淩云三十年同行有佛法不向文邃道至半夜又去敲門巖云阿誰師云文邃巖云這偷兒鬼去師云師兄師兄有佛法不向某甲道且乞師兄慈悲巖便開門為他說細大法門方得

安樂再迴澧州住示衆橫按拄杖在膝顧視云有麼有麼若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下座

師初入洞山山問什麼處來師云大慈來山云還見大慈麼師云見山云色前見色後見師云非前後見山默置師乃云某甲離師太早不盡師意

京兆華嚴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因普請白槌云上間般柴下間鋤地時首座便問聖僧作麼生師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續溈潭準云也好箇消息華嚴和尚雖解臨時對答應用不失其宜只解順水撑船不解逆風把柂當時若是準上座即不然纔見首座云聖僧作麼生便打一摑云大衆普請罷首座當出院謹白諸禪德且道因什麼如此不見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師在洞山時問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云汝還見理路也未師云無理路洞云什麼處得情識來師云學人實問洞云與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師云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云直須與麼去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一日斂鐘上堂大衆纔集乃問什麼人打鐘僧云維那師云近前來僧便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文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雪竇顯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大溈秀云本仁只知橫千不會竪百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從伊向聲前句後覔箇安身自然別有生涯

師謂鏡清云時寒不易道者清云不敢師云還有卧單也無清云設有也無展底工夫師云直饒道者滴水氷生亦不干他事清云滴水氷生事不相涉師云是清云此人意作麼生師云此人不落意清云不落意此人聻師云高高山頂無可與道者啗啄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見示衆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師乃出衆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云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云老兄作麼生師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

師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云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

法眼益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是好手須知臨時更有一竅時雲門出衆云菴內人爲甚不見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雲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師云若與麼始得穩坐雲門應諾諾

雪竇顯云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
惡果
續昭覺勤云動絃別曲問一知十手搦手
擡以膠投漆菴內不見菴外無孔鐵鎚不
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溈山果云乾峯平地生堆韶陽因風起浪
雖然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合水
和泥爲甚麼是叢林榜樣不入洪波裏爭
見弄潮人　天童覺云坐著病在膏肓用
著光不透脫直饒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
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麼到頭
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師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
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
山去師云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顯云諸德雲門老只解一手擡不能
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雲居元云此語衆中商量甚多會者極少
乾峯夢裏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牀上雲
門醉後扶人倒上樹醒來只在座中二人
打作一團至今分疎不下若人知得落處
許你解空第一　溈山喆云乾峯善唱雲
門善拍唱拍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者
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續瑯瑘覺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育王璉云舉一黒如漆舉二全不是且道
作麼生良久云城東打鼓城西響園內華
開園外春　護國元云道頭知尾告往知
來若非彼此共知又安向這裏共出一隻
手是即是爭奈猶欠一著在　徑山杲云
乾峯洗面摸著鼻雲門喫飯咬著砂二人
驀地相逢著元來却是舊怨家雖然如是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又云彼此揚家
醜賴遇無傍觀者　育王光云眼親手辯
彼此作家檢點將來猶欠一著在溈福即
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忽有人出劈脊便打何故擊碎髑髏消息
盡從教大地黒漫漫
師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什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後僧請
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
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
傾會麼
雪竇顯代僧便喝又有僧請益長慶慶云
問取堂中第二座雪竇代僧云錯尋有僧
問雪竇竇云墮坑落塹又自代云作賊人
心虛　黃龍南云乾峯一期指路曲爲初
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　大溈
秀云今古盡道乾峯安居祖師之堂開後
人之徑路殊不知乾峯老漢被這僧一問
直得手忙脚亂諸德且道譊訛在甚處良
久云不在水兮不在山只在人心返覆間
東林總云有一古德道乾峯搖頭雲門擺
尾這僧只是箇撞露柱漢脚跟下透過也
不知便謂東家點燈西家暗坐龍銜海寶
游魚不顧山僧今日不可也隨波逐浪臨
危悚人殊不知大小乾峯雲門俱被這僧
勘破且道什麼處是勘破處良久云多時
雨水不及曬眼
續寶峯文云乾峯與麼道還夢見也未若

是老僧則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劈脊便棒却問他路頭在甚麼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辯邪正拈起扇子云云似這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頭埋却十箇五箇有什麼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緑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瞌睡好　黃龍清云若向乾峯句中會去正是死句坐殺闍黎若向雲門語下承當業識忙忙隨波逐浪既不許雲門語下承當畢竟向甚處會諸人還知落處麼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南華昺云乾峯曲盡慈悲當機提撥雲門巧開方便覿面發機直得枯木生花冷灰騰焰且道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明什麼邊事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溈云泰云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遊戲諸塵中的的全彰妙用穩密處三界顯露孤危處八面坦平須彌山上走馬日本國裏藏身即不問你且道路頭在什麼處或若總道在這裏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徑山琰云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老若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　靈隱嶽云乾峯也是釘椿搖櫓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問僧名什麼僧云覓箇名字了不可得師云自是老僧不識好惡僧云幾人於此亡言師云灼然是作家僧云須是和尚眼始得師云闍黎弊僧拂袖而出師召闍黎僧回首師云苦屈之詞不妨難吐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因僧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云我這裏一荷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僧云和尚與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只如老僧與麼祇對過在什麼處僧無對師便打

續天童華云咨禪師故是本分鉗鎚塞斷新天童口未得在這僧雖深入閫域要且未具透關眼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三

音釋

醭普木切白醭也　舁羊諸切共舉也　荐才甸切　⿰羊霝音零與羚同羊名　輥古本切　椿株江切杙也　矮倚蟹切矬也　奯許活切　屙烏何切　切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四　傾六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　延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五世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嗣夾山會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荊南師云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僧云不逢師云爲甚不逢僧云若逢即頭粉碎師云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云還有此語不僧云是門云洛浦倒退三千里

師臨遷寂預告衆云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即斬頭覓活首座云青山常舉足日下不挑燈師云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云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云未在更道從云某甲道不盡師云我不管汝盡不盡從云某甲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却令侍者喚彥從來師云闍黎今日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時合會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彥從云某甲不會師云汝合會但道從云某甲實不知師喝出乃云苦苦

報慈遂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爲復怕見鉢袋子粘著伊

師久爲臨濟侍者濟常稱美云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一日辭濟濟問什麼處去師云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濟明日陞堂云有一條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

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書令僧馳到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斯人救不得果三日後至纔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夾云鷄栖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乃問云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夾云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夾山便打師因茲伏膺

興化奬云但知作佛愁什麼衆生　雪竇顯云這漢可悲可痛鈍置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以坐具劈口便摵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窻下安排　五祖戒出洛浦語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　大陽玄代云也要和尚證明

續明覺勤云雪竇雖是賊過後張弓不妨與臨濟雪屈若仔細檢點將來令行一半儻若擔荷正法眼藏待伊道爭教無舌人解語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更待什麼明窻下安排剔起便行直饒機如掣電眼似流星辯瀉懸河也卒著手脚不得且道誵訛在甚麼處乃云險

師一日因侍者云肇法師制得四論也甚奇怪師云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

清涼欽代云和尚什麼處見

師因龐居士拜起云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

云莫莫士云龎公年老師云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云患聾作麽師云放你三十棒士云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師因臨濟問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師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麽生師便喝濟乃打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初叅夾山山問名什麽師云月輪山畫一圓相云何似這箇師云和尚與麽說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山云子又作麽生師云還見月輪麽山云子與麽說話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

師因夾山問子甚處人師云閩中人山云還識老僧麽師云和尚還識某甲麽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老僧然後還子江陵米價師云與麽則不識和尚未審江陵米作麽價山云子善能哮吼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因遵布衲到山下相見遵便問韶山路向甚處去師以手指云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嚮韶山莫便是不師云是即是闍黎有甚事遵云擬伸一問師還答不師云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内誰怕林間野雀兒師云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云未審過在什麽處師云倜儻之詞時人知有遵云與麽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麽師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云某甲秖與麽和尚又如何師云玉女夜抛梭織錦於西舍遵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云此猶是文言作麽生是和尚家風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復云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卓地之矛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劒上來老僧挫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鑑師云不鑑遵云爲甚不鑑師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續黃龍新云好打這般漢打百千萬箇有什麽過當時若在黃龍手裏棒折也未放過在　何山珣云縵天布網打鳳羅龍主則琢玉鏤氷賓則攢花簇錦當機不讓靚面爭先結角羅紋互存互奪諸方咸謂好手手中呈好手還端的也無若約慧日見處遵布衲若能愼初護末待韶山指出路頭驟步便陞堂與管取明窓下安排非唯截斷葛藤亦免上他鈎線何也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天童華舉黃龍語了云死心和尚一期大驚小怪殊不知韶山自遭遵布衲毒手之後至今無人檢點得出且道誵訛在甚麽處

師見白頭因至乃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麽因云不敢師云有多少口因云徧身是師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屙因云向韶山口裏屙師云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處屙因無語師便打

雲門偃代云這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將謂是師子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氷消　雪竇顯云從來疑著韶山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嗣德山鑒一日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時長慶

出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後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僧云和尚作麽生沙云用南山作麽

續寶峯文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似新婦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將拄杖攛向面前作怕勢爲蛇畫足玄沙道用南山作麽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在窠窟裏更無一箇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麽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此氣息也難得

護國元云雪峯搖頭雲門擺尾長慶爲蛇畫足玄沙一向挿觜諸人還知這一隊漢落處麽妙舞也應誇遍拍三臺須是大家
頌六　六
催

師一日因有兩僧來師遂以手托菴門放身出云是什麽僧亦云是什麽師低頭歸菴後僧辭去師問什麽處去僧云湖南去師云我有箇同行在彼住巖頭附汝一信去師致書云其信上師兄一自鼇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叅其信上師兄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峯菴麽僧云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云他道什麽僧云他無語低頭歸菴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即這是

溈山喆云大小雪峯巖頭却被這僧勘破

續泐潭準云大衆雪峯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如今兒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
頌六　七
巖頭與劈頭說破了也未免有些誵訛久叅先德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

師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方曬飯巾次乃見德山自托鉢至法堂前師遂問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處去山便回方丈師次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汝不肯老僧那巖遂密啓其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巖至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

明招謙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雪竇顯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麽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翠巖眞云德山巖頭一狀領過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溈山喆云巖頭大似高崖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

續溈山果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透出威音外須明肘後符且道那裏是巖頭識破德山處若檢點得出非但叅學眼明亦乃領過雪峯其或緇素不辨邪正未分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師云生死海未度爲什麼覆却船其僧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去進此語師云此不是汝語僧云是覆船與麼道師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頌六　八

雪竇頌向爲甚覆船處代云久嚮雪峯待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又於末後著語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

續昭覺勤云雪峯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眼雪竇有陷虎機且道崇寧成得箇什麼邊事　徑山杲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然雖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當時但添打覆船便了且道渠過在什麼處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

師示衆云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後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雪竇顯云二老是即是只知雪峯放行不知雪峯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烏石嶺望州亭底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頌六　九

續雲居齊云此二尊宿會得會不得相見不相見試斷看

師因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打三棒其僧後又問巖頭頭打三掌

雪竇顯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師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不僧云不敢師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師却召云大德僧回首師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師云這漆桶僧無語師回顧鏡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著倒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欵結案師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道是什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師云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欵結案他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與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與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雪竇顯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麼這漆桶

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云沙米一時去洞云大衆喫箇甚麼師遂將盆覆却洞云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琅琊覺云雪峯與麼去大似抛却甜桃樹尋山摘醋梨

頌六　十

續天童覺云雪峯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雙行自然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峯意在什麼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

雪竇宗云直木不棲鸞鳳金針已繡鴛鴦若不是新豐老人便見冰消瓦解

師因洞山問什麼處來師云斫槽來洞云幾

斧斫成師云一斧斫成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師云直得無下手處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師休去
　汾陽昭代云某甲早是困也
師因洞山云入門來須得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師云某甲無口洞云無口即且從還我眼來師休去
　長慶稜云某甲謹退
師因辭洞山山云子向甚處去師云歸嶺中去山云當時從甚路出師云從飛猨嶺出山云今回向甚路去師云飛猨嶺去山云有一人不從飛猨嶺去子還識麽師云不識山云爲甚不識師云他無面目山云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
　瑯瑘覺云心麤者失
師示衆云盡頌六大地撮來如粟米十一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稜問雲門云雪峯與麽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麽門云有稜云作麽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又云狼籍不少　雲峯悅云足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葛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麽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潙山喆云我更爲諸人土上加泥乃舉拄杖云看看雪峯老人向你諸人面前放屙出爲什麽屎臭氣也不知
續智海逸云慚愧雪峯老一等是弄精魂就中弄得好雖然如是好事不如無薦福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盡十方世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此土西天十萬八千　昭覺勤云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迴黄河亦非敏手若向這裏覰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栴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麽遂卓拄杖云劄　靈隱嶽云陝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大像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
師因僧禮拜遂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麽過師又打五棒
　雪竇顯云我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尔若辯得也好與五棒　潙山秀云這僧腦門著地過犯彌天雪峯輕恕猶自不知罪名再犯不容更道日照天臨雲騰致雨惑亂後人何謂曾被雪霜苦揚花落也驚
續東禪觀云性空自來性直不似雪竇護人雪峯前頌六五棒打這僧禮拜後十二五棒打這僧無過諸人且道是不是若道是要你眼作甚麽
師問僧甚麽處去僧云識得即知去處師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麽僧云和尚莫塗汚人好師云我即不塗汚你古人吹布毛作麽生與我說來看僧云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師休去
　雲門偃別前語築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鎖天鷄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蟆　雪竇顯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師於僧堂前坐衆集師拈拄杖云這箇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拈起拄杖
　雲門偃云我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便問

未審和尚如何師便打
續護國元云宗師家有擒有縱有殺有活
若是蛇頭上揩痒南明又且不然蓦拈拄
杖云我這裏爲中下機人忽有人問上上
機人來時如何只向道我不似雲門打葛 頌六 十三
藤
師因一僧在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有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主云溪深杓柄長師聞此語
乃云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
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不主云是師云
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將水洗頭胡跪師
前師便與剃却
續昭覺勤云菴主雖是生鐵鑄就奈雪峯
是本分鉗鎚當初若只顢頇爭得驚天動
地還委悉麼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
恨無儺
師問僧闍黎名什麼僧云玄機師云日織多
少僧云寸絲不掛師云叅堂去僧纔行三五
步師云袈裟落地也僧回首師便打
師一日見僧遂喚僧近前師云甚處去僧云
普請去師云去
雲門偃云此是隨語識人
師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瞪目不見
底僧云飲者如何師云不從口入趙州聞僧
舉乃云終不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
時如何州云苦飲者如何州云死師聞得乃
云趙州古佛遂遥望作禮從此不答話
雪竇顯云衆中總云雪峯不出這僧問頭
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
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
爲作者　薦福懷云諸仁者作麼生會不
答話底道理讃嘆趙州即不無還知趙州
一片玉瑕生麼若人點撿得出相如不誑
於秦主
續五祖演舉了云若有人問五祖古澗寒 頌六
泉時如何老僧只向他道水飲者如何但 十四
云當下止渴或有箇漢出來問道與曹溪
水是一是二只向他道分技列派縱橫自
在低處澆田高處潑菜　長蘆夫云扶豎
宗乘須還大匠雪峯有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手段不妨奇
怪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褒貶深屈古
人然則相席打令自有知音鏤骨銘心罕
逢明鑒　徑山杲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天
下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
則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櫓棹出
岳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語有兩
負門若人辯得許你有叅學眼
師在國清寺拈起鉢盂問座主云道得與你
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雪竇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師云
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師云你
問我與你道主方禮拜師便踏倒主後舉似
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門云你得七年方
見主云是門云更用七年始得
雪竇顯別云草賊敗也 頌六
師因僧辭問甚處去僧云禮拜徑山和尚去 十五
師云徑山問你此間佛法如何你作麼生道
僧云待問即道師便打却回問鏡清云這僧
過在甚處便喫棒清云問得徑山徹困也師
云徑山在浙中因甚問得徹困清云不見道

遠問近對師休去

師一日忝次有僧珍重便出師云總似這箇師僧省多少心力玄沙云和尚與麼接人瞎却閩中一城人眼去師云你又作麼生沙云便好與二十棒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云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僧云不遙師竪起拂子云還隔這箇麼僧云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

師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師不會至明日請益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因此有省巖頭聞乃云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然雖如是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展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與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癢福云和尚今日非䧺舉話慶云展闍黎是什麼心行　明招謙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師因鏡清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師云兼不立文字語句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如何傳授師良久鏡清禮謝師云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清云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師云只與麼爲別有商量清云和尚與麼即得師云於汝作麼生清云孤負殺人

頌六　十六

師一日云此事得與麼尊貴得與麼綿密僧云某甲自到山經數載可聞和尚與麼示徒師云我已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妨闕也無僧云不敢此是和尚不得已而矣

師因僧與造龜子了白云和尚龜子成也師云舁將向堂前著師纔見便問大衆有人道得第一句即留取知是廝問時有僧出云某甲咨和尚師喝云莫豥沸便將龜子燒却

師因領徒南遊時黄涅槃預知師至搘策造前途迎接抵蘇溪邂逅師遂問近離甚處槃云離辟支巖師云岩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簥師乃出簥相見槃云曾郎萬福師遂展丈夫拜槃亦作女人拜師云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簥三帀師云某甲三界內人尔三界外人尔宜前去某甲後來槃乃先回師遂至止囊山憇數日槃供待隨行徒衆一無所缺

師因僧問牧童能歌能舞時如何師便下繩牀作舞玄沙云這老漢脚跟未著地在師云子又作麼生沙撫掌三下

頌六　十七

師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師以手斫額便歸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溈山師云溈山有何言句僧云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據坐師云汝肯他不僧云不肯他師云溈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聞得云山頭老漢蹉過溈山僧問未審和尚意旨如何沙云大小溈山被這一問直得百雜碎

師塔銘云兄弟添十字同心著一儀土主曰松山卯塔號難提更有胡家曲汝等切須知我唱泥牛吼汝和木馬嘶

翠巖眞云然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雪峯前不至村後不搆店若是翠巖和泥合水且與麼三十年後莫顢頇

師一日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去

　雲門偃舉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叉手句你若道得叉手句即見雪峯

師因僧問乞師指示師云是什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偃云雪峯向伊道什麼

師一日云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衆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云且作麼生是一片田地師云看玄沙云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云你作麼生沙云秖是人人底

師一日晚叅次却回中庭卧時太原孚上座云五州管内秖有這和尚較些子師便起去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浙中來師云船來陸來僧云二途俱不涉師云爭得到這裏僧云有什麼隔礙 頌六 師打趂出僧過十 十八 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僧云湖南師云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僧云不隔師豎起拂云還隔這箇麼僧云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趂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乃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乃被同行訶叱與他說破當時悲泣常向中夜焚香遙禮

師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時一僧出云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云用入作麼師便打

　雪竇顯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忽若總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

師因玄沙問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遂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遂作斫牌勢師云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云也只是自家事

師一日陞座衆集定乃輥出木毬玄沙遂去捉來安於舊處

　白雲端云此箇時節衆中皆言子父共作一大事如此見解 頌六 還夢見也 十九 未海會今日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深蘸紫毫

師在僧堂内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窻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師示衆有云我這裏如一面古鏡相似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時有僧便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師云胡漢俱隱

　玄沙備云我即不與麼有僧便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沙云百雜碎　明招謙云當與麼時莫道胡漢俱隱別作麼生道玄沙云破　明招云喪也

　續瑯琊覺云不見道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叅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便拜洞山聞舉乃云若不是奯公也大難承當師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雪竇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時纔拜劈脊便打非唯剿絕洞山亦乃把定奯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續瑯琊覺云巖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纔被洞山惱後一鎚便乃氷消瓦解　南華昺云巖頭一期展露事不徒然無人讃嘆猶較些子纔被洞山稱提直得驚群駭衆還會麼無滯自然隨勢去有聲多爲不平

來　徑山杲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穽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翻身之機若仔細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為巖頭作主底麼出來與大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泊合停囙長智　教忠光云還知三大老落處麼德山和身放倒洞山帶水拖泥若非巖頭具通方眼有格外機爭顯功高汗馬且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搦處殺人刀活人劒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西京來師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僧云收得師引頸近前云囙僧云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僧云巖頭來峯云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趂出

溈山喆云這僧黃巢過後曾收得劒却向巖頭處施設及至雪峯前鋒鋩不露何故為他巖頭大笑一聲直得天地斗暗四方絕唱若不得雪峯幾乎陸地平沉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劒

續承天宗云可惜許這般漢只學得勝負之法殊不知是生滅之因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作家作家教他擔板過一生

師因沙汰後於鄂州渚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云阿誰或云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問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續瑯琊覺云欺敵者亡　大溈智云巖頭業在其中只得通身泥水老婆雖有丈夫手段也是家醜外揚

師因德山一日云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去彼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二人在菴內坐師乃拈起斧云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云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云他如何師云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師因瑞巖問如何是本常理師云動也巖云動時如何師云不是本常理巖佇思聞師云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巖於是領悟

師一日陞堂云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中有兩三段義頗似衲僧說話又云休休時有僧出禮拜請和尚為衆舉師遂云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頂門此是第一段義又云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云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有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師與雪峯坐次欽山將一椀水致地云水清月見峯云水清月不見師便趯翻而去（一本曰洞山）

師因觀音會下有僧來參以手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對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不

僧云是師云只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僧云是有句師云右邊一圓相聻僧云是無句師云中心圓相作麼生僧云是不有不無句師云只如吾與麼又作麼生僧云如刀劃水師便打出

師因欽山住後與雪峯同至澧州鼇山鎮阻雪師每日秖是打睡雪峯一向坐禪一日喚云師兄師兄且起來師云作什麼峯云𡉏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與師兄到此又只管打睡師喝云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自點胷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師云我將謂你他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峯云某甲實未穩在師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云某甲初到塩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師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峯云又因洞山偈云切忌隨他覓迢迢與我踈下云云得箇省處師云若恁麼自救也未徹在峯又云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我當時豁然如桶底脫相似師喝云你豈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畢竟如何即是師云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云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也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也師兄

陋六 九三

泉州瓦棺和尚為德山侍者時同德山入山斫木德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德云會麼師云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又喫却山云會麼師云不會山云何不成褫取那不會底師云不會又成褫箇什麼山云子大似箇鐵橛師住後雪峯去訪茶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云先師當時肯我峯云和尚離先師太早其時面前有一椀水峯云將水來師便過與峯接得便潑却

雲門偃云莫壓良為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往叅德山隔江見德山在江岸坐乃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師忽開悟便橫趍而過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

續徑山杲云高亭橫趍而去許伊是箇伶俐師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陋六 九四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四

音釋

譊 女交切 餿 所鳩切飯壞也 顢頇 顢莫安切頇許安切 撦 章移切社

也 訽 許候切怒也 搦 眠角切按也 剿 子小切絕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五　　頌七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六世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嗣九峯虔因僧參遶禪牀一帀振錫一下云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一下僧云奇哉同安嚇得忘前失後師云闍黎發足甚處僧便珍重師云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云近見不如遠聞師云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

嗣七　一

續昭覺勤云全軍隊伍馬步相參兩陣交鋒不妨奇特爭奈二俱失利具眼底試辨看　何山珣云奮大用發大機明來暗合平坦嶮巇彼既殺活拄杖我即綿裹秤鎚縱使諸方眼目難斷箇是箇非畢竟如何堪笑一枝無孔笛主賓顛倒兩頭吹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五臺師云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云展手頗多文殊誰覩僧云氣急殺人師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僧云遶趨丈室乞師一言師云孫臏門下徒話鑽龜僧云名不浪施師云喫茶去僧便珍重師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師因有僧參乃問甚處來僧云江西師云江西法道與此間如何僧云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即禍生師云老僧適來造次僧云某甲不是瓔兒徒用止啼黃葉師云傷鱉恕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師云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僧云快鷂不打籬邊雀師云瞎中臨鏡誰辨妍媸僧云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師云何必僧云休休師云始解乘舟擬跨劍水

續昭覺勤云宗師家搵佛祖鉗鎚理當即行不留朕迹這僧既上門上戶更說什麼傷鱉恕龜劈脊便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師一日遊山次大衆隨之師云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時有僧云古人也好和尚師云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僧云諸方眼目不怪陶潛師云闍黎閉目中秋坐却笑月無光僧云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云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云名稱普聞

嗣七　二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太原師云太原近日法道如何僧云只見雲隨日出水逐波生不知太原法道如何師云豈不是離太原乎僧云苦苦師云不覩海雲色徵覺旱雷聲僧云以金易鍮僧眞愛假師便歸方丈僧拂袖而出師云得縮頭時且縮頭

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僧云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云夫子入太廟僧云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云橫抱瓔兒擬彰皇簡

師因僧問學人未曉時機請師指示師云參差松竹烟凝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云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云何也師云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一帀大笑而出師云閑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

嗣七　三

吉州禾山澄源殷禪師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時有僧出

問如何是眞過師云解打鼓僧云如何是眞諦師云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解打鼓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解打鼓

續東禪嶽云禾山以無量義百千法門若揭日月而行浮雲豈能掩蔽東禪不打這破鼓臨機豹變見免放鷹且要諸人各各相委如何是眞過實語如何是眞諦如語如何是非心非佛不誑語如何是向上事不異語此四轉語如鐵蒺藜吞得過是好手其或未然言多去道轉遠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嗣曹山章因僧侍次乃云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僧云請和尚舉師竪起拂子僧良久師云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云雪上更加霜

續昭覺勤云金峯起模畫樣這僧好肉剜瘡不惟雪上加霜未免將錯就錯山僧亦有一則因緣只是不舉向諸人何故六耳不同謀

師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峯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禮拜師云相見易得好共事難爲人便下座

師一日拈起枕子云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峯道不是僧云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師拈起枕子僧云與麼則依而行之也師云你喚作什麼僧云枕子師云落在金峯窠裏

續法雲秀云買賣不相當牛頭南馬頭北與麼說話也未出得金峯窠窟在畢竟如何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雲蓋本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昭覺勤云渾崙無縫罅綿密不通風畫也畫不成描也描不就喚作枕子故是落在金峯窠裏直饒不喚作枕子未免亦落在金峯窠裏且作麼生出得金峯窠窟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師一日因僧問訊乃把住云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云爲什麼打某甲師云我要這話行

續明招謙云可惜許金峯好一則因緣被這僧塌却若要話行這一掌須是金峯自喫始得　昭覺勤云六耳不同謀

師一日上堂喫餬餅次乃拈一箇從上座板頭轉一帀大衆見一一合掌師云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間有僧請益云今日和尚行餬餅見衆僧合掌却云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以手作拈起餅勢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金峯也始道得一半

師問僧發足何處僧云趙州師云趙州法嗣何人僧云南泉師云你何曾離趙州僧云未審和尚尊意如何師云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云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未會請和尚指示師云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峯底僧云爲甚如此師云恐辱他趙州

師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云恰共昨日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云昨日僧道什麼師云恰與麼問僧云知道金峯有眼師云金峯且致你今日何處喫飯僧云道著即不中師云與麼則無來處也僧云老婆心堪作什麼師云金峯問僧不曾弱他就中闍黎無

話處僧云豈是分外師云小慈妨大慈
續昭覺勤云鉤頭香餌放去收來衝浪錦
鱗搖頭擺鬣雖金峯不曾弱他奈這僧承
機自弱還會麼小慈妨大慈
處州廣利容禪師（又曰貞溪）因僧到師乃豎拂子
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麼僧云某甲不敢見人
過師云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胷便
出去師云闍黎參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
僧拈起盞子云這箇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
生是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云到闍黎
死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
無故惑亂師僧僧遂起謝茶師云特謝闍黎
相訪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因韶國師到遂問近離
甚處韶云谷隱夜宿龐居士巖師云五眼之
中那箇是正眼韶云久嚮鹿門師云這一片（頌七）（六）
田地干你甚事韶云話頭何在
杭州佛日和尚（居關嶺雲）到夾山維那云此間不
著後生師云某甲躉來謁見和尚不宿維那
白山山許見師未陞堂山便問甚麼處來師

云雲居來山云即今在什麼處師云在夾山
頂上山云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欲上
堦山云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云三道寶堦
曲爲今時便上禮拜山問闍黎與什麼人同
行師云木上座山云他何不來相看師云和
尚看他有分山云在什麼處師云堂中山次
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面前
山云莫從天台得來師云非五嶽之所生山
云莫從須彌山得來師云日月宮不遊山云
與麼則不從他人得也師云自己尚如冤家
從人得堪作什麼山云冷灰裏有一粒荳爆
乃喚維那來明窻下安排著明日山入堂問
昨日新到在甚處師出應諾山云子未到雲
居已前在什麼處師云天台國清山云天台
有潺潺之水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
師云久居巖谷不掛松蘿山云此猶是春意（頌七）（七）
秋意又如何師良久山云看君只是撐船漢
終歸不是弄潮人
師因夾山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云某甲
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云和尚敎上座

師云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撼盞
作聲夾山回顧師云釅茶三五椀意在钁頭
邊山云缾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師云缾有
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時大衆舉目
師云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云路逢死蛇莫
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云手執夜明符幾
箇知天曉山云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
洪州同安丕禪師看經次因僧來參師以衫
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吊慰勢師放下衫袖提
起經云會麼僧亦將衫袖蓋却頭師云蒼天
蒼天
洪州雲居懷嶽禪師因僧問明鏡當臺時如
何師云不鑒照僧云爲甚不鑒照師云胡來
胡現漢來漢現僧云大好不鑒照師便打
歙州朱溪謙禪師因韶國師遊方時到忽聞
犬咬靈鼠聲韶便問是什麼聲師云犬咬靈
鼠聲韶云既是靈鼠爲甚却被犬咬師云咬
殺也韶云好箇犬師便打韶云莫打某甲話
在
續昭覺勤云朱溪八面受敵故宜委曲接

人國師一著當機未免承虛接響當時待
他道莫打某甲話在但向道巳後須遇人
始得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一日
送茶與師乃云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遂潑
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子云可惜一椀
茶
續明招謙云嵇山未潑茶前合下得什麼
語免他道可惜一椀茶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嗣龍牙遁)因僧問承古有言
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如何師
云隔僧云情未生時隔箇什麼師云這箇梢
子未遇人在
瑯瑘覺云報慈不妨入泥入水據衲僧門
下遠之遠矣
續黃龍新云也是小慈妨大慈這僧還同
受屈梢浪子未遇人在今時往往作是非
會却不作是非會如何理論良久云天上
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開福寧
云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凡聖罔

測　東禪觀云報慈末上大開東閤下梢
只以麤茶備禮
師讚龍牙眞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
身不欲全露龍牙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
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牙撥開帳子云還
見麼僧云不見牙云不將眼來師後聞乃云
龍牙只道得一半
雲門偃令僧舉我與你道僧舉了雲門云
我不妨與你道
續東禪觀徵云適來報慈龍牙把手從者
裏過拶破上座耳門因什麼不知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因檀越請堂中首座
開堂主事來白師云是即是欠悟在首座得
聞乃東裝他去師以拄杖隨後打出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嗣青林虔)在青林作園頭一
日林問今日作什麼師云種菜林云徧界是
佛身子向什麼處種師云金鋤纔動土靈苗
在處生林次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云
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云若是無影樹
豈受栽林云不受栽且止汝曾見他枝葉麼

師云不曾見林云旣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
云秖爲不見所以道不受栽林休去
筠州黃檗慧禪師(嗣踈山仁)問踈山刹那便去時
如何山云逼塞虛空你作麼生去師云逼塞
虛空不如去乃下至僧堂前首座云適來秖
對甚是奇特師云此乃率尔實自偶然敢望
開示愚迷首座云刹那還有擬議也無師於
言下有省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同演化大師在湖南報
慈一日慈陞堂演化出問如何是眞如佛性
慈云誰無条退首座問云汝適來問和尚話
還會麼化云不會座云和尚與麼慈悲汝爲
什麼不會眞如佛性誰無乃至四生六道悉
皆具足化云感首座爲某說破師不覺交齒
云這漢自家無眼更瞎他人却召化問首座
適來說箇什麼化云某甲當初不會得他說
破具如前說師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汝若
不信去問取堂頭和尚化遂去堂上具說前
解以求印證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化云
適來問淨果大師他亦不肯敎來問和尚望

和尚爲某甲決破慈云尓却去問取他化往
師處作禮云和尚令某甲來請益師云汝但
問來化乃問如何是眞如佛性師云誰有化
於言下契悟乃云師向去或在衆或住持某
誓願終身佐助後相繼住持護國
鳳翔青峯傳楚禪師嗣洛浦安因齋次問北院云
先師道信手拈來草師兄作麼生會北院拈
起一隻筯師云與麼會何曾夢見先師北院
云汝與麼會何曽夢見先師
郢州桐泉山和尚嗣黃山輪初到黃山山問天門
一合十方無路若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
云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云是汝恁麼道師
云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云擺手出
漳江師乃作禮
袁州木平善道禪師嗣盤山文初謁洛浦遂問一
頌七　十一
漚未發已前如何辯其水脉浦云移舟諳水
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次叅盤龍如前問
龍云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因此相契
通明錄　漳浦
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
些子可惜許向盤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
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斤斧果然只在這
裏諸禪德大凡發言超方也須甄別邪正
識辯眞僞帶些子眼筋始得雖然如是也
是賊過後張弓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嗣雪峯存因叅次聞燕子聲
乃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尋有僧請
益云某甲不會師云去無人信汝
師初到莆田縣百戲迎之次日問小塘長老
昨日許多喧閙向什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
角師云料掉沒交涉
法眼益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閙　清涼欽
別云今日更好笑　潙山喆云大潙則不
然忽有問遂鳴指一下如有箇衲子出來
云料掉沒交涉却肯他何故大丈夫漢捋
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處
續黃龍新云奇怪諸禪德扶豎宗乘須是
小塘長老始得玄沙爲什麼道料掉沒交
涉我即不然昨日許多喧閙向什麼處去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昭覺勤云或
有問山僧只向道又是從頭起他若道料
掉沒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相
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南華昺云玄沙恁
麼道還有得失是非也無若謂有當人未
具眼在若謂無因甚麼道料掉沒交涉還
頌七　十二
會麼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師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
人來且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
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
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
靈驗當時地藏出云某甲有眼耳和尚作麼
生接師云慚愧便歸方丈
雲門偃因僧請益門云汝禮拜著僧拜起
門以拄杖挃之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
盲復喚近前來僧纔近前門云汝不是患
聾門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
瘂其僧於是有省　雪竇顯舉了便喝云
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
有底或拈椎豎拂他又不管教伊近前他
又不來問還會麼他又不應諸方還柰何

得麼雪竇若不柰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
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趂散　翠巖芝云早
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續法眼益云我當時見羅漢上座舉此話
我便會三種病人　雲居元云地藏如龍
無角似蛇有足玄沙只有先鋒且無殿後
兩人病在膏肓針藥之所不到山僧爲你
諸人點破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
識眞金火裏看　本覺一云雲門雪竇也
是因風吹火見免放鷹爭如地藏逆水之
波當時聞玄沙恁麼道便出衆云某甲有
眼有耳有口請師接玄沙云慙愧便乃呵
呵大笑非但玄沙盡西天此土諸佛諸祖
被這一拶不免退身有分驀拈拄杖云放
過則不可　龍門遠云好兄弟還知眞實
相爲麼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只如
諸人有雙眼又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曾
聞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既無說無聞無
見何處有色聲香味事雖然如是能有幾
人到這般田地　徑山杲云這僧雖然悟
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
行脚　天童華云雲門平展這僧實酬且
道什麼處是這僧悟處不救之疾難爲針
艾
師一日見鼓山來乃作圓相示之山云人人
出這箇不得師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
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人人出這箇
不得山云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道不
得師云我得汝不得
雪竇顯云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
雲峯悅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裏如
今作麼生出得玄沙圈
續昭覺勤云灼然這一條路作者方知直
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消刼石空芥城
而無盡便是透關底也須著眼始得一等
是恁麼時節爲什麼我得汝不得切忌向
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淨因成云叢林中
往往作鼓山未到玄沙境界會却諸人要
識玄沙鼓山麼不見道盡出這箇不得
南華昺云捩轉鼻孔換却眼睛若無這箇
手段如何扶豎宗乘雖然如是直是好笑
笑須三十年且道笑箇什麼情知汝在驢
胎馬腹裏作活計　地藏恩別云不免起
動和尚　東禪觀云某甲當時若作鼓山
待玄沙道人人出這箇不得即云和尚元
來別有長處不圖成就前功且要與玄沙
向驢胎馬腹裏相見
師嘗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乃云侍者關
隔子門了汝作麼生出得藏云喚什麼作門
雪竇顯別云珍重便行　清涼欽別云和
尚莫欲歇去麼
師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趂下却回向侍
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嶮入地獄如箭射者
云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搆村後不至店
且作麼道得出身之路　道吾眞云大小
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即不然玄沙與
侍者一人具一隻眼
續雲居舜云此話衆中舉得爛如泥且作
麼生會山僧道侍者不在言也玄沙也是

荆棘林裏求梅檀　東禪觀云大小玄沙
性命在侍者手裏
師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汝道不見
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師
云淛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則未在
雪竇顯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謾我當時
若見但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溈
山喆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後何故
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師令僧馳書上雪峯峯上堂開緘見三幅白
紙乃呈示大衆云會麼良久云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師云山頭老和尚蹉
過也不知
五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　黄龍南云
雪峯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
今雪不出
續明昭謙云玄沙三幅白紙爭奈文彩已
彰雪峯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
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師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師云是
汝阿虎龍歸院乃問適來山中未審和尚尊
意如何師云娑婆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
得許汝出陰界
雪竇顯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續徑山杲云頌七也知和尚爲人十六切
師因常監軍云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
州取曹山多少常乃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
山不僧云到來常云撫州取曹山多少僧云
一百二十常云與麼則上座不到曹山常却
起身禮拜師師云監軍却須拜此僧此僧却
具慚愧
承天宗云這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金
剛眼睛蹉過常監軍了也
師因常監軍云占波國人語稍難辯何況五
天梵語還有人辯得麼師提起槖子云識得
這箇即辯得
雲門偃云玄沙何用繁辭又云適來道什
麼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德山來師云德山近日
有何言句僧云和尚一日大衆集定攙拄杖
向前便歸方丈掩却門師云賺舉了僧却問
作麼生是某甲賺舉師云更請上座舉其僧
又舉師云不遠種草
師因有聲明三藏到大王王請驗之師乃將
銅火筯敲鐵火爐問是什麼聲藏云銅鐵聲
師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頌七十七
雪竇顯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云
莫謾外國人　法眼益代云大師久受大
王供養　清涼欽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
續淨因成云既不是銅鐵聲玄沙喚作什
麼聲然則三藏只知渡水不覺濕衣玄沙
偏解誣人爭奈國有憲章且道三藏謾大
王何似玄沙謾大王　天童覺云理契則
神貧子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
上之珠三藏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還知麼
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師因雪峯至謂師云近有僧來禮拜我我打
伊一棒便回頭我向伊道是什麼渠便有箇
會處師云和尚莫錯保持人也須驗過始得
師後去山中果見其僧遂問云山中和尚見

兒來打一棒云是什麼是不借云是師拂袖去雪峯見師乃問云那僧何似生師云那僧荒也峯云何處荒師云四邊荒騾躶地

師因光侍者道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令人馳書問光侍者云打鐵船也未

法眼益代云和尚終不與麼　清涼欽代云請和尚下船　支提愛云玄沙也是貧人思舊債

續汾陽昭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慧林本云昨日過新羅　雲居元云禪也未曾參得何用思量舊事忽然被他撐動鐵船玄沙堪作什麼

師因僧問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為甚不會師云用會作什麼

雪竇顯別云諸方即得我這裏不得

師因雪峯遷化為喪主三朝集衆煎茶次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問大衆先師在日即且從你道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不得則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皆無對師遂撲破盞子歸院後問中塔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什麼過師便面壁塔便出去師復召塔塔回首師問你作麼生會塔便面壁師休去

師一日見三人新到遂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師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云我與你勘了也

師因僧侍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一點白問云還見麼僧云見師云如是三次問其僧俱云見師云你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不會

師因長慶稜來乃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稜云憨作麼師云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

師訪三外庵主纔相見主云不恠住山年深無坐具師云人人盡有庵主為什麼無主云且坐喫茶師云菴主元來有在

師示衆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畫月曹溪豎拂猶如指月時鼓山出衆云月聾師云這箇阿師就我覓月不肯却歸衆云道我就他覓月

雪竇顯云玄沙與鼓山如排百萬大陣秪抛瓦礫相擊或有衲僧辯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續護國元云玄沙鼓山各說道理要且未識月在諸人要識月麼辜無偏照處剛有未明人

師因上雪峯聞訊次峯云我此間有箇老鼠今在浴室下師云待與和尚勘過纔去見孚上座打水次乃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師云什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雪竇別這賊敗也　師復去白雪峯云已勘破了峯云作麼生勘師舉前話峯云汝著賊了也

師一日侍雪峯次有二僧從堦下過峯云此二人堪為種草師云某甲不與麼峯云汝作麼生師云便好與二十棒

師因雪峯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乃指火爐云火爐闊多少峯云似古鏡闊師云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鏡清怤問僧爲復古鏡致火爐與麼闊火爐致古鏡與麼大　西院明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 頌七　雲門偃云餕飯泥茶爐 二十

師因侍雪峯行次峯指面前地云這一片田地好造箇無縫塔師云高多少峯乃上下顧視師云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云你作麼生師云七尺八尺

瑯琊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師因雪峯指火云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云近日王令稍嚴峯云作麼生師云不許攙奪行市

雲門偃云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師因侍雪峯遊山次峯云欲將此一片地作長生地師云看此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峯乃作量勢師云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峯云汝作麼生師云造塔峯云好好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師云大遠在

雪竇顯代這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拈七 六一

師因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秖這裏便是妙高峯頂師云是即是可惜許

鏡清怤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

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秖是少

續鼓山晏云長慶若不與麼紅旗徧野白骨連山

師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師云聾人爭得聞福云情知汝向第二門頭道師云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

師示衆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後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絶望

續報慈遂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黃龍南云總似今日曹溪絶流　天童覺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師因臥龍和尚在會下一日舉僧問曹山維摩默然文殊讚善未審還稱得維摩意麼曹云你還縛得虛空麼僧云恁麼則不稱維摩意也曹云他又爭肯僧云畢竟有何所歸曹云若有所歸即同彼二公也僧云和尚又作麼生曹云待你患維摩病始得臥龍舉了師云我雖不見曹山敢與曹山作箇話主臥龍愕然云這老和尚近日顛倒作麼山頭老子爲這維摩默然話休歇却多少人如今却道與曹山作箇話主師云咄這尿牀鬼不會即休亂統作麼

師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雪竇顯云 頌七 是即是針不劄風 卅二 不入有什麼用處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鼓山來師云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僧云昨夜報慈宿師云劈脊便棒汝又作麼生僧

云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云幾
手放過
師因閩帥夫人崔氏練師遣使送衣物至云
練師令就大師請取回信師云傳語練師領
取回信師明日入府練師云昨日謝大師回
信師云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閩帥
問大師適來練師呈信還愜大師意不師云
猶較些子帥云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
帥云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
師因雪峯云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
麼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
意作麼生師云若問諸聖出沒處與麼道即
不可峯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
師云但道錯峯云是汝不錯師云何異於錯
師一日陞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云大
衆禮拜這僧又云這僧有甚長處却教大衆
禮拜衆無對
師示衆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
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慙愧無
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麼處會

雪竇顯云雪竇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
須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一棒有一棒到
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
麼會
續黃龍清云長慶只知支離擁腫不知道
之根源雪竇引蔓牽枝未免隨波逐浪寶
峯則不然淨潔打疊了也近前來只向道
會麼歸堂去雖然如是也須是仙陁婆始
得
師有時拈拄杖云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
雪門偃云識得這箇爲什麼不住
續靈巖安云恁麼住者喪我兒孫恁麼去
者寒灰發焰然雖如是都未得勦絕在拈
拄杖云識得這箇遂卓一下云敲出鳳凰
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師因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草裏漢
僧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亂叫喚僧云畢竟如
何師云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雪竇顯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
生眼長慶較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
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五

音釋
嚇郝格切 臏婢忍切 釅音驗醲也 揑職日切撞也 攛取亂切擲 也 賺直陷切錯也 攙初銜切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六

宋　建溪沙門　宗永　集

元　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　清茂　續集

青原下第六世之餘

福州安國明眞弘瑫大師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首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師云只為喚作拳頭

雪竇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大溈秀云雪竇與安國盡謂孤高方外及乎臨鋒受敵又却逐隊隨行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待伊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你又喚作什麼從伊說出得失兩意也要其中見人只與麼和泥合水有甚分曉

續天童華云若見得雪竇徹便見得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栴檀之樹甘露乃蒺藜之園　東禪觀云這僧不能鉗安國之口安國不能止雪竇之詞雪竇不能免大溈之議可憐諸大老成羣作隊不奈一箇拳何待云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只向他道休何謂如此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雪竇顯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

師問長慶云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總未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師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汝作麼生師云兩手扶犂水過膝

雪竇顯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灼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大溈秀云保福拈提頗有宗風及乎問著又却拖泥帶水光境何物且致俱忘未忘甚處得這消息

師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有僧便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適來且致闍黎還搆得麼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師云作家作家僧云是什麼心行師云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

雪竇顯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兕底爪牙這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保福一著只如雪竇與大衆還許諸方撿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乃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續護國元云能擒能縱能殺能活保福可謂作家手段本分鉗鎚這僧可惜許錯轉話頭待他道闍黎還搆得麼只對他道明眼宗師天然猶在當時若下得這一句直饒保福全機更買草鞋行脚何故不見道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師一日云如今有人從佛殿後過便知是張三李四有人從佛殿前過汝為甚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云為伊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便喝復自云若是佛殿即不見僧云不是佛殿還見不師云不是佛殿見什麼

師因僧侍立乃云你得與麼麤心僧云甚處
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云拋向門
外著僧拋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麤心師云
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
　雪竇顯云然則這僧被熱謾爭奈眞不掩
僞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
這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内出築著磕
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過便
見諸方撿責卓拄杖下座
師因長生卓菴時去相訪茶話次生云有僧
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甲豎起拂子
不知得不得師云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
問有人讃嘆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
分文不直一等是與麼事爲甚讃毀不同生
云適來出自偶尒有老宿云毀又爭得又有
老宿云惜取眉毛
　孚上座云若無智眼難辯得失　雪竇顯
　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報
　慈遂云一等是與麼事爲什麼有得有不
　得

師問羅山有人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
頭云銅鈔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羅召大師
師應諾羅云獼猴入道場羅却問明招忽有
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
師問羅山云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
麼意作麼生山傾八召大師師應諾山四云雙明亦
雙暗師禮謝而去三日後却來問前日蒙大
師垂慈秖爲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
師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與麼據大師疑
處問將來師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
生亦同死師當時又禮謝後別有僧問師同
生亦同死時如何師云彼此合取狗口僧云
大師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去問羅山同生亦
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不同
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
師因僧問如來禪即不問如何是祖師禪師
以手撥云香嚴道底拈向這邊著僧無語師
却問明招云道者道取招云請大師舉師便
舉招云更有第二下鐵鎚來和尚又將箇什
麼秖荷即得

師在疾問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妙
藥相救僧云藥方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雪竇顯別云只恐難爲和尚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因鷲湖上堂云莫道未
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人明明
得知有去處尚傾八乃浮逼逼地師五下堂舉問首
座云適來和尚示衆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
地師云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
話座云上座又作麼生師云要道即得見即
便見若不見莫亂道首座云只如堂頭道浮
逼逼地又作麼生師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
座云與麼則無佛法也師云此是文殊普賢
大人境界
　潙山喆云大凡撥草瞻風須是其人雲門
　可謂青天霹靂旱地震雷直得百里寬慮
　變僞不見道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
　師子兒
　續黃龍新云雲門以錐錐地首座以刀劍
　空直饒齊下錐刀未免頭上著枷脚下著
　杻

師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師云鑒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師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汝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雪竇顯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菴主永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

續保福展云欠他一粒也不得　照覺勤云雲門可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權衡佛祖龜鑒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目扶豎大教雖然如是只明得法身邊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無背面閫外有威權　南堂靜云這僧敢將游艇子撩撥洞庭湖殊不知雲門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若是大隨即不然這僧也拈却雲門也架閣且作麼生會法身良久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天童傑云雲門渾剛打就生鐵鑄成不動鉗鎚火星迸散永菴主吟處著把火義出豐年保福開處愛入頭未免傍觀者哂天童據欵結案也要諸方檢點若撿點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云拂前見拂後見師云如是如是又云是諾伊是不諾伊又云可知禮也

師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禮塔來師云謾我僧云某甲實禮塔來師云五戒也不持

保福展云智不責愚　汾陽昭云彼此相鈍置

師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薄伽梵即不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云我道不得僧云和尚爲什麼道不得師云你舉話即得

雪竇顯別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

師問僧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師云將什麼過海僧云草賊大敗師云爲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師云一任踍跳

雪竇顯別雲門云嘘嘘又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這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棒　潙山喆云雲門雪竇只知步步登高大潙即不然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便乃呵呵大笑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劔

師到灌溪有僧舉溪語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問師作麼生師云與麼道即易也太難出僧云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云你適來與麼舉那僧云是師云你驢年夢見灌溪僧云某甲話在師云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云云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什麼事僧云豈干他事師喝云逐隊喫飯漢

師在浙江蘊和尚會中因喫茶次舉蘊和尚垂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生時有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遂拍手一下蘊乃舉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到這裏却不會

師舉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這箇爲主乃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我時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師云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

雪竇顯云赤播被這僧奪了也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師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僧云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便打

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只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云你問我主便問師云不快即道主云作麼生是不快即道師云一不成二不是

師因到庫下見一僧乃問作什麼僧云設供師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某處人師乃喚典座與這上座設却供

潙山喆云雲門一期慈悲却成多事當時便回去免見掛後人脣齒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寬

師問直歲什麼處去來歲云刈茅來師云刈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潙山喆云直歲爲衆竭力到雲門面前乃力盡神疲何故棊逢敵手難藏行水到滄溟始是波

續徑山果云直歲無語有三百箇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潙山果云這僧若具眼見雲門恁麼道但云和尚休要把髻投衙擬議之間坐具便摵不惟慶快平生亦乃參學眼正

師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忽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云大衆退後僧云未審過在甚處師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潙山喆云這僧貪程太速致使雲門隨索飯錢而今還有識雲門者麼出來與大潙相見良久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續昭覺勤云這僧貪觀白浪雲門見機而作雖然斬釘截鐵未是本分草料有問崇寧只對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待伊如之若何劈脊便打　護國元云據虎頭收虎尾則不無斬釘截鐵猶欠一著忽有人問護國劈脊便打待伊道過在什麼處向他道不似雲門索飯錢　天童覺云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蓑翁老熟慣波瀾橈棹不施舩放流　天童華云這僧有迎刃底謀略雲門具殺活底手段雖然如是報恩門下更須勘過了打　天童傑云平如鏡面險似刀山這僧有破關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雖然如是鼻孔在靈隱手裏

師因一僧罷經論來參多時乃云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舉問是你道不僧云是師云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云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句日却來師復問你還會也未僧云未會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云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此僧果然失目

瑯琊覺云且道佛法有靈驗麼如今若有人問瑯琊如何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板聲　白雲端云這僧失却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續黃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這僧失雙目入地獄如箭射　東禪觀云這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

明後暗
師示衆云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
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
拈桉山來時有僧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
時如何師云三門爲甚騎佛殿從這裏過
（或云與我拈西前桉山來）僧云與麼則不妄想去也師云
還我話頭來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江西師云江西一隊老
漢寐語住也未僧無語
法眼益因僧舉眼云大小雲門被這僧勘
破　五雲逢云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
會麼法眼亦被這僧勘破也
師示衆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
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
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雪竇顯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壓良爲賤
其間忽有不甘底出來掀倒禪牀豈不是
大丈夫漢然雖如是且問據箇什麼乃驀
拈拄杖云洎合停囚長智擊禪牀下座
師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禾下老和尚以
拄杖畫一畫云百雜碎
雪竇顯云這老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
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桉云東
西南北甚處得來
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
若不放過不消一喝
雪竇顯舉了隨後喝一喝云大衆好喝落
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辨取這一喝
師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
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續白雲端舉了展兩手云有麼有麼又搖
手云無也無也乃云曾經大海難爲水除
却巫山總是煙　法雲秀拈拄杖卓一下
云這箇是聲色那箇是心良久云世間無
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成　黃龍清云
雲門可謂食飽傷心諸人切忌向胡餅裏
討汁　五祖演云我即不然乃以手作打
杖皷勢云棚八羅扎　南堂靜云老僧即
不然張公喫酒李公醉李公喫酒張公醉
張公李公酩酊醉鼻息如雷甕裏睡　徑
山杲拈拄杖云這箇是色卓拄杖云這箇
是聲諸人總見總聞那箇是明底心那箇
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
年糧復卓一下　靈隱嶽云台父有條活
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
孔燈籠露柱直得眼睛突出卓拄杖下座
師一日云眞空不壞有眞空不異色僧便問
作麼生是眞空師云還聞鐘聲麼僧云此是
鐘聲師云驢年夢見麼
師一日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
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
處也師云蘇嚕蘇嚕
潙山喆云若不是雲門被這僧一問幾乎
將南作北大潙即不然忽有人道恁麼則
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乃拈拄杖云你喚
這箇作什麼若喚作拄杖子眉鬚墮落
續黃龍南拈起拂子云大衆若喚作拂子
是平地上死人不喚作拂子未透荊棘林
在　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平地上箇箇

丈夫荊棘林裏坐得是好手何故格　泐
潭清云只這拂子是荊棘林諸人作麼生
過直饒過得也是胡孫繫露柱
師雲遊到江州陳尚書請喫飯次乃問三乘
教典即不問儒書更不言作麼生是衲僧行
脚事師云曾問幾人來陳云即今問上座師
云即今且致作麼生是教意陳云黃卷赤軸
師云這箇是語言文字作麼生是教意陳云
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云口欲談
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
作麼生是教意陳無對師云見說尚書看法
華經是不陳云是師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
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
人退位陳又無對師云尚書且莫草草十經
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
奈何尚書又爭會陳遂作禮云某甲罪過
師問堂中首座云你道乾坤大地與汝自已
是同是別座云同師云一切物命蛾蜉蟻子
與汝自已是同是別座云同師云你爲甚却
干戈相待

師到天童童云你還定當得麼師云和尚道
什麼童云不會即目前包裹師云會即目前
包裹
師因珞長老舉菩薩手中赤旛問師作麼生
師云你是無禮漢珞云作麼生無禮師云是
你外道奴也作不得
師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不師云清波無
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師云再問復何來僧
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重疊關山路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岳師云我不曾與
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去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到玄沙沙云汝在彼
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師云玄通秖是開箇供
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與麼事沙云事難師
云其情是難沙云什麼處是難處師云爲伊
不肯承當沙便入方丈閉却門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即鏡清也因僧問學人未
達其源乞師方便師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
師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雪竇頌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

尋有侍者問適來成褫伊師云無者云不成
褫伊師云無者云師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
兩處成龍
雪竇頌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
光要與這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
後與汝三十棒　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大
險雖然語險爭奈用得這一點親要會麼
莫怪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續明覺勤云鏡清機如掣電眼似流星一
切世界成就要且只解委曲不解直截還
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
流　南堂靜云大小鏡清元來手脚小今
夜或有人問適來是成褫伊麼無不成褫
伊麼無未審尊意如何一點水墨兩地成
金毛師子
師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云還得活也無
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師云也是草裏漢
雪竇頌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箇半箇
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迴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三峯夏在甚處僧云

五峯師云放你三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
處師云爲你出一叢林入一叢林
師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云玄沙道底玄沙
道底時有僧問玄沙道什麼師乃畫一圓相
僧云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云還我草鞋錢
來
雪竇顯云洎被打破蔡州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石橋師云本分事作
麼生僧云近離石橋師云我豈不知你近離
石橋本分事作麼生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
便打僧云某甲話在師云你但喫棒我要這
話行
雪竇顯云然則倚勢欺人爭奈事不孤起
這僧若能慎初護末棒須是鏡淸自喫
師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
三請師忽舉鋤作打勢浴頭便走師召云來
來浴頭回首師云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僧
後舉似保福未了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後舉
似師師云饒伊與麼也未作家
師因僧引一童子到云此兒子常愛問僧佛
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來師喫了過盞
與童子童子擬接師却縮手云還道得麼子
云問將來從容僧問此童子見解如何師云
秖是一生兩生持戒僧
續法眼益於將來處別云和尚更喫茶不
頌八
師住菴時有一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
十六
提起問某甲定喚這箇作拂子菴主喚作什
麼師云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
子云著甚死急
明招謙代云敢死喘氣
師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師云衆
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洎
不迷己僧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云出身
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黃龍心云說難說易轉見迷己要不迷己
如今喚作什麼聲
續瑯琊覺云得即得大似平地陷人　法
雲秀云出身句諸人總知脫體句還有道
得麼良久云事難方見丈夫心
師又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
師云將爲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靈云浙中米
作麼價師云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
大潙秀云曾聞鏡淸作者果然不類況常
既知不作米價會必然深悟指南靈雲只
頌八
解放去不能收來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
十七
會只問道你又別作麼生會從伊說得行
脚事且與後人爲軌範
師在雪峯因普請次峯舉溈山云見色便見
心還有過也無師云古人爲什麼事峯云雖
然如此我要共你商量師云若與麼不如某
甲钁地去
續靈隱泉云雪峯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
不是鏡淸普請幾乎狼藉
師因風穴到乃問近離什麼處穴云自離東
來師云還過小江也無穴云大舸獨飄空小
江無可濟師云鏡水塗山鳥飛不度子莫道
聽遺言穴云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
五湖師豎起拄杖云爭奈這箇何穴云這箇
是什麼師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舒與師

同用師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嚕語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師云捨罪放愆速須出去穴云出去即得便出到法堂上却云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善不可便休却回方丈見師坐次便問某甲適來輒陳小騃冐黷尊顏伏承和尚慈悲未賜罪責師云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棲寶蓋東師云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穴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師云詩速祕却略借劒看穴云梟首甑人攜劒去師云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穴云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師云何名古佛心穴云再犯不容師令何有師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穴云秖閙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拜師云東來衲子俊哉俊哉

傾八

十八

福州長生皎然禪師因雪峯舉似云我適來普請次負一束藤逢一僧乃抛下僧擬取被我踏倒我今日踏這僧快生師云和尚智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休去

雪竇顯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白雲端云雪峯外面贏得五百家中失却一貫

師因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云放某甲過有箇道處沙云放你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云教誰委師云和尚不委沙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續崇壽稠別長生云喚什麼作如來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因新到參乃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上座作麼生會僧無語衆似侍者云某甲不會請侍者代一轉語者云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你為新到代語是不者云是師便打趂出院

頃八

十九

師示衆云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便咳嗽一聲師云作什麼僧云傷寒師云傷寒即得

續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雲蓋本云鼓山雖有採竿影草未免將曲作直道林即不然作麼生傷寒山中無別藥門外有青松

師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問承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師云拖出這死屍僧應諾歸衣鉢下結束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不座云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棒

雪竇顯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是若仔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雲居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續東禪觀云這僧將箇死屍出來弄得活鼓山好一口劒尚欠磨礱在

師初參雪峯纔入門峯搊住云是什麼師釋然契悟舉手搖拽峯云子作道理耶師云何道理之有峯乃撫而印之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示衆云一夏以來為兄

弟東語西話看我眉毛在也無
長慶稜云生也　雲門偃云閙　保福展
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為衆竭力禍
出私門
續雲居元云翠巖知而故犯經赦不原雲
門按後施行依公問罪還識長慶保福麼
普州人送賊　蔣山懃云翠巖坐斷天下
人舌頭無啗啄處長慶云生也因事長智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精識精雲門云閙
據款結案雖則宗風競酬還截得翠巖脚
跟麼不躡前蹤試道看　薦福行云翠巖
開眼尿牀問在答處雲門失錢遭罪答在
問處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東湖拄
杖穿却嘉州大像你諸人提起坐具且向
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　雪竇宗云盡大
地是翠巖一隻眼更說什麼在不在直得
諸方尊宿做盡伎倆出纔續不得所以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正是上他機境雲門云
閙大似夢中爭力長慶云生也隨語生解
只如宗上座又作麼生以拂子畫圓相云
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圍　大
溈泰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可謂同道者
方知長慶云生也隨語作解雲門云閙塞
斷咽喉若有問山僧見處又作麼生拈拄
杖卓一下云一弗穿却
師因有座主就華嚴講下請師齋師云山僧
有箇問若道得即齋乃拈起胡餅云還具法
身麼主云具師云與麼則喫法身也上無對
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麼過師不肯
雲門偃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因雲門到得數日纔上
來問訊恰值師下來便問什麼處去門云親
近去師云亂走作什麼門云甕時不在師云
什麼處去來
雪竇顯別云好與三十棒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嗣巖頭）一日侍巖頭遊山
次忽然喚云和尚頭云作麼師乃近前作禮
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又不肯洞
山頭云是師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
肯德山頭云是師云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
洞山有什麼虧缺頭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
無光師便作禮
師因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僧云禮拜羅山
去福云汝與我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
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大師忽若一句不
相當莫言不道但與麼傳語僧到一一舉似
師呵呵大笑云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
頭下一寨未曾見一箇毛頭星現汝却與我
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只有一緉緉
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
須成末但與麼傳語僧回舉似保福福云我
當時也只是謔伊至秋間上朝覲師特為辦
茶筵差人去請福不赴却向僧云我前曾有
謔言恐大師問著僧歸舉似師師云汝更去
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請保福遂
來
師在夾山因清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
第一人大小溈山猶輸他道吾師云有什麼
語輸他貴舉石霜辭溈山纔禮拜起溈山問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如何霜無對却到

道吾問甚處來霜云溈山來吾云有什麼
言句霜遂舉前話吾云汝何不道取霜云秖
爲道不得吾云汝爲我看菴待我與你報讐
去吾往溈山山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
後山便云智頭陀因何到此吾云某甲不爲
別事來秖爲和尚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
何樹還是也無溈云是吾便問樹倒藤枯時
如何溈山呵呵大笑被道吾捺向泥裏溈山
總不管貴上座舉了云這箇豈不是溈山輸
他道吾師云上座三十年後者有把茅蓋頭
切忌舉著這箇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毛被
師擒下地云白大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
清貴上座直爲溈山雪屈話且須側聆貴云
知也知也便禮拜師云何不早道你還識道
吾麼只是箇驛裏本色擸馬漢

師因遊漳州見三平碑云和尚遷化時衆請
韓七名作喪主韓將一條手巾蓋一面鈔鑼
以一口露刃劒橫放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
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某即作喪主若道
不得即不作喪主道道衆無對韓便趯却鈔
鑼哭云蒼天先師遠矣師云噫大奇大奇三
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吞却也陳老
師當時若在未放伊過時有僧問秖如伊與
麼來未審作麼生秖對師云我當時若在只
將三尺布蓋却頭橫亞一柄露刃刀以手揭
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箇漢要作喪主也
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
須有禮

師因無軫上座問秖如巖頭道洞山好箇佛
只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
召云無軫軫應諾師云灼然好箇佛只是無
光軫云大師爲什麼撥某甲話師云什麼處
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對師打
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明慶慶一夏罵詈至夏
末自來問師此事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
懺悔云泊錯怪大師

師因發化主往泉州臨岐乃設問太傅忽問
大師十二時中將何示徒尓作麼生道主無
對師云但道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
旨師又代進語云此猶是菩薩有言教菩薩
無言教作麼生主又無對師又代云敵露鋒
機如同電拂

師在大庾嶺住菴時有僧辭去踈山師云我
有一信附與踈山得麼僧近前云便請師以
手挃頭上却展手云還奈何麼僧無對僧後
到踈山堂內舉次一僧云諸人還會麼衆無
對僧云天下人不奈大嶺何

師問石霜云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
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絶
點去師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云
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因夾山問甚處來師云
卧龍來山云來時龍起也未師近前以目顧
視山云灸瘡瘢上更著艾燋師云和尚又苦
如此作麼山休去

溈山喆云瑞巖雖然威獰凡懇爭奈夾〻〻
水清不容

師問夾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
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
麼請師速道山云老僧譭闍黎去也師喝云

這老和尚而今是什麼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每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到玄沙沙問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人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雪竇顯云蒼天蒼天

續保寧勇云和尚為什麼對面不開　雲居元云天下宗師總為這僧下語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直饒瑞巖自出頭來也是棺木裏瞠眼　昭覺勤云百丈寒潭徹底月在波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凜凜孤標澄澄平乘及至月離碧潭影在雲衢遂乃當面蹉過當時若是箇漢待伊道即今還喚得應麼直下便喝非唯把斷玄沙要津亦乃與瑞巖老子出氣

大溈喆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六

音釋

拖湯河切曳也　磕克合切　蛘音羊　艨莫公切　[舟侖]音倫艨[舟侖]船

名　噡之廉切多言也　圐圙圐驅員切圙落官切　趯他歷切

厇愬厇陟革切張也愬色責切驚懼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七　傾九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七世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嗣玄沙備問僧甚處來僧云秦州來師云將得什麼物來僧云不將得物來師云汝為什麼對眾謾語僧無對師却問云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云鸚鵡出在隴西師云也不較多

溈山喆云這僧新從秦州來為什麼道對眾謾語要會麼作客慇懃帶累主人拖泥涉水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花障子福云好一朵牡丹花慶云莫眼花師云可惜一朵花

報慈遂云三尊宿語還有親踈也無只如羅漢與麼道落在什麼處

續黃龍心云據此三人見處一人超佛越祖一人自利利他一人謾己却問僧你道自謾底是誰僧云莫眼花師云此去更深夜靜迥絕無人處更去共伊商量始得

師問僧你在昭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
僧云不敢錯舉師云眞實底事作麼生僧云
和尚因什麼如此師云汝話墮也
師因同中塔侍玄沙次沙乃打中塔一棒云
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云作麼生會
師云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
師因爲玄沙作忌齋請報恩和尚喫藥石報
恩看供養位不見有眞遂問師還有眞麼師
以手揖云看恩云元來無眞師云大似不看
相似
師因玄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椅
子云和尚喚這箇作什麼沙云椅子師云和
尚不會三界唯心沙云我喚這箇作竹木汝
喚作什麼師云某甲亦喚作竹木沙云盡大
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
師見僧來乃竪起拂子示之僧便作禮師云
你見箇什麼便作禮僧云謝和尚指示師便
打云見我竪起拂子便道謝和尚指示見我
每日掃牀掃地爲甚不道謝和尚指示
師一日插田次見僧新到乃問從甚處來僧
云南州來師云彼中近日佛法如何僧云商
量浩浩地師云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僧
云爭奈三界何師云喚什麼作三界
潙山喆云清貧長樂濁富多憂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南方師云南方知識有
何言句示徒僧云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
不得師云我道須彌在你眼裏
翠巖芝云且道地藏還免得這僧麼
師因修山主悟空法眼三人到院阻雨雪向
火次師附爐乃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
同是別修云別師竪兩指修云同師亦竪兩
指便去
師問保福僧彼中佛法如何示人僧云保福
有時示衆云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
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根教你分別不得
師云吾問你我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
耳你聞箇什麼不坐你意根你作麼生分別
僧於言下有省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問了院主先師道盡十
方世界是箇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主云
和尚莫眼花師云先師遷化肉猶暖在
師示衆云我此間粥飯因緣然與兄弟舉唱
終是不常如今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舉
明其事却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
切有爲土木瓦礫悉皆助你發機若從觀音
門入者一切善惡音響乃至蝦蟆曲蟮爲你
舉揚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今以
此三門助汝方便如將一隻折筋攪大海水
令彼魚龍知水爲命離水一分魚龍不全性
命還會麼若無智眼而審之任你百般善巧
不爲究竟 先大慈話亦同此
瑯瑘覺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續保寧勇云大衆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塹
著磕著不覺不知過在什麼處良久云紅
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薦福
行云若據山僧檢點安國自己性命亦未
知落處在這裏一隻折筋也不消得莫有
虎口奪飡者麼若無山僧不免向灸瘢上
更下一炷去也拍禪牀下座　東禪觀云
安國一時鬪飯餵嬰兒不知傍觀惡心

泉州昭慶法因禪師（嗣長慶稜）師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長慶入寮見乃云亦每日口勞勞作什麼師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云與麼則磨弓錯箭去師云專待尉遲來慶云尉遲來後如何師云待伊筋骨徧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　頌九　四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因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云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云什麼處得心來師云豈有無心者王云那邊事作麼生師云請向那邊問王云大師謾別人即得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卧龍師云在彼多少時僧云經冬過夏師云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僧云獅子窟中無異獸師云汝試作師子吼看僧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云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雪竇顯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嶮還檢點得麼

婺州報恩曉悟資禪師因僧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云與麼則非次也師云你話墮也又云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

新羅龜山和尚因僧舉裴相國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國云有幾卷僧云兩卷國云既是無言爲什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頌九　五

泉州王延彬太尉因入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什麼鉢主云藥師鉢尉云只聞有降龍鉢主云待有龍即降尉云忽遇拏雲攫浪來又作麼生主云他亦不顧尉云話墮也

　玄沙備云盡你神力走向什麼處去

　保福展云歸依佛法僧　百丈常作覆鉢勢　雲門偃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溈山喆云殿主只知瞻前不知顧後太尉神威既逞殿主鉢盂猶攫大溈當時若見他道拏雲攫浪來時如何托起鉢盂道盡汝神力直饒八大龍王來也只得振威乞恕

太尉因長慶舉似雪峯曾竪拂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尉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慶云洎合放過

太尉因到昭慶煎茶次時朗上座與明昭把銚忽翻却茶銚尉見乃問上座茶鑪下是什麼朗云捧鑪神尉云既是捧鑪神爲什麼翻却茶銚朗云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尉拂袖便去明昭云朗上座喫却昭慶飯了却向江外打野榸朗云上座作麼生昭云非人得其便

　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鑪　溈山喆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昭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溈若做明上座當時見問但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追

福州永隆彥端禪師（嗣安國瑫）一日陞堂衆集從座而起作舞謂衆云會麼良久云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不會

泉州昭慶省僜禪師（嗣保福展）因保福入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佛與麼意作麼生師云和尚也是横身福云一橛我自取師云和尚非唯横身福然之　頌九　六

漳州報恩道熙禪師曾與保福送書往泉州

王太尉處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
師云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
屈太尉尉云道取一句待鐵牛能喫草木馬
解含煙師云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
來馬來師云驢馬不同途尉云爭得到這裏
師云謝太尉領話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嗣雲門偃問僧不壞假名而
談實相作麼生僧云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
云與我拈鞋袋來僧無語師云這虛頭漢後
雲門聞乃云須是他始得
岳州巴陵顥鑑禪師因雲門舉雪峯云開却
門達磨來也意作麼生師云築著和尚鼻孔
門云脩羅王惡發把須彌山一摑㪍跳上梵
天報帝釋爲什麼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云
莫恁麼心行好門云汝道築著又作麼生
師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僧云清平世界說
什麼佛法師云好箇無事底禪客僧云早是
多事也師云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僧云不
曾師云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隨州智門師寬禪師因遊山迴首座與衆出
松行接座云和尚遊山巇崄不易師拈拄杖
云全得這箇力座乃進前奪却拋向一邊師
放身便倒大衆遂進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
趂散回顧侍者云向你道全得這箇力
黃龍南云明教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
成拙
師一日訪白兆兆云老僧有箇木魚頌師云
請舉兆云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
以杖子擊著直得凡聖路絕師云此頌有成
䖞無成䖞兆云無成䖞師云佛與衆生不別
吥左右侍僧救云有成䖞師云直得凡聖路
絕吥當時白兆一衆失色
師因戒和尚初叅乃問諸方言教即不問不
涉泥水一句道將來戒云話墮也師云拖泥
帶水漢戒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這禿釘子
叅堂去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
師云查渡夏在甚處師云湖南報慈門云甚
時離彼中師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
棒師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
不知過在甚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
麼去師於言下有省遂云他時異日向無人
煙處卓箇菴子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
待十方往來善知識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
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
明眼衲僧豈不俊哉快哉雲門云飯袋子身
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
雪竇顯云雲門氣宇如王撈著便氷消瓦
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白雲端云大小雲門被洞山一問直得額
頭汗出口裏膠生
續保寧勇別雲門後語云這瞎漢將謂你
是箇人便打　天童傑云雲門放去太奢
收來太儉末後慈悲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致令和泥合水洞山恁麼悟去也是杓卜
聽虛聲　靈隱嶽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
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草
窠裏輥致令洞山打失鼻孔直至于今無
摸索處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汝州師云此去多少僧

云七百師云踏破幾緉草鞋僧云三緉師云
甚處得錢買僧打笠子師云參堂去僧應諾
而去
韶州雙峯竟欽禪師示衆云進一步即迷理
退一步即失事饒你一向兀然立又同無情
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云動轉施
爲僧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云進一步
退一步僧便作禮師云向來有人與麼會老
僧不肯伊僧云請和尚直指師便打出
續昭覺勤云如鷹拏雀似鶻提鳩細中之
細妙中之妙進一步不迷理退一步不失
事所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
就中是末後一著光前絶後
蘄州北禪悟空寂禪師問僧甚處來僧云黄
州師云在什麼院僧云資福師云福將何資
僧云兩重公案師云爭奈在北禪手裏何僧
云在和尚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
後趂出
雪竇顯云奇怪苑有超師之作還知這僧
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
折也未放在
深明二上座（即泰先清涼二禪師）因聞僧問法眼如何
是色眼豎拂子或云雞冠花或云貼肉汗衫
二師特特而去遂問承和尚有三種色語是
不眼云是深云鷂子過新羅便歸衆其時李
後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云來晨爲置茶
筵寡人請此二人重新問話明日李主置茶
筵仍備綵帛一箱劒一口語二師云今日請
上座重新問話若問得是奉賞雜綵若問不
是只賜一劒法眼於是陞座深乃出問今日
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云許深云鷂子過
新羅便捧綵而去衆一時散法燈作維那不
肯乃打鐘集衆僧堂前勘辯問云承聞二上
座在雲門會下多時有什麼奇特因緣請衆
一兩則來商量看深云古人道白鷺下田千
點雪黄鶯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法
燈擬議深乃打一坐具便歸衆
二師因到淮河見人牵網有鯉魚透出深云
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明云雖然如此爭似
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深云明兄你欠悟在明
至半夜方省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在衆日普請鋤草次有
一僧云看俗家失火師云那裏失火僧云不
見那師云不見僧云這瞎漢是時一衆皆言
遠上座敗闕智門寛和尚後聞舉嘆云須是
我遠兄始得
漳州保福清豁禪師（嗣睡龍溥）因僧問家貧遭劫
時如何師云不能盡底去僧云爲什麼不盡
底去師云賊是家親僧云既是家親爲什麼
翻成家賊師云内既無應外不能爲僧云忽
然捉敗功歸何所師云賞亦未曾聞僧云恁
麼則勞而無功師云功即不無成而不取僧
云既是成功爲什麼不取師云不見道太平
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或與曹山語同）
續徑山杲云綠來線去弄精魂
婺州明昭德謙禪師（嗣羅山閑）在泉州昭慶大殿
上指壁間畫問僧云那箇是什麼神僧云設
法善神師云會昌沙汰時向甚處去來僧無
對師却令僧問演侍者演云汝什麼劫中遭
此難來其僧復舉似師師云直饒演上座他

後聚一千衆有什麼用處僧乃作禮請師別
語師云什麼處去也
師問國泰瑫和尚云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
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
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竪起一指師云不
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續洏潭清云明昭只識得瓜州客且不識
國泰直饒識得國泰也未夢見俱胝老在
保寧勇代與一掌
師到昭慶有度上座問云羅山尋常道諸方
盡是麨飯唯有羅山是一味白飯兄從羅山
來乃展手云白飯請此子師打兩掌度云將
謂是白飯元來也是麨飯師云癡人棒打不
死度夜問舉似諸禪客次師近前云不審度
云今日便是這箇上座瑫上座云不用下掌
就裏許作麼生道師云就裏許也道道瑫無
對師云是汝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卓向尿
躂下明日相見珍重
師到⿱山冬巖巖覩師風彩特異乃云某甲致一
問問闍黎若道得便舍院與闍黎住若道不

得即不舍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
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云說與不
說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
經巖無對師却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
法而有差別此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
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
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
巖亦無對師云雪峯道底
師到泉州坦長老處坦云夫叅學一人所在
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
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却令
小師問師師云汝欲識半人麼也只是弄泥
團漢
師會下有僧去住菴一年後却來禮拜師云
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乃撥開胷
云你道我這裏有幾莖蓋膽毛僧無語師却
問你什麼時離菴僧云今日早朝師云來時
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被師喝出
師因清八路舉仰山插鍬話問古人意在插
鍬處叉手處師云清上座倩應諾師云還曾

夢見仰山麼清云不要上座下語秖要商量
師云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五百人老師在
師因迅菴主在高司徒宅見掛彌勒幀子師
指彌勒佛喚云菴主主應諾師云這漢還徹
也未主無語師云黃連和根煑也未是苦後
國泰代但合掌云善哉善哉師云和尚與他
隣舍住菴即得
師在昭慶因普請去王太傅宅取木佛傳乃
問大衆云忽遇丹霞又作麼生衆無語師當
時提起向頂上云也要分付著人
師一日去保寧於中路逢見保寧師便問兄
是道伴中人乃自點鼻頭云這箇闍塞我不
可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云和尚有來多
少時師云噫消賺我踏却一緉草鞋便轉國
泰代云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云因什
麼以巳妨人
師在疾一日國泰深和尚來問候侍者通報
云深師叔來師乃令請深纔入方丈師便云
阿哪阿哪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什
麼救處師舉頭一覷云咦眼子烏嗶嗶地依

前是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更不相見
續徑山印云明昭若不轉身面壁有甚面
目見國泰一疾尚不奈何豈況出入生死
師病愈往國泰深乃領衆出接至門首師乃
指金剛云這兩箇漢在這裏作什麼深揎拳
作金剛勢師 云殿裏黃面老子笑你
師叅勝光和尚纔跨門光便垂足師云伎倆
已足拂袖便下
師在婺州智者寺爲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
主事云不識觸淨淨水也不肯受師下牀拈
起淨缾云這箇是觸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
破淨缾
西川慧禪師謁台州勝光和尚値光在繩牀
上坐師直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
云猶待荅話在便下去光乃拈拂子下僧堂
前見師提起拂子問云闍黎喚這箇作什麼
師云敢死喘氣光低頭便歸方丈
師初叅羅山纔禮拜起山云甚處來師云遠
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云即今事作麼生
山揖云喫茶去師擬議間山云秋氣稍暖出
去師到法堂上自嘆云我在西川峩眉山脚
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到福
建道陳老師寨裏弓折箭盡去也休休山明
日陞堂師又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
喝師無對山云羽毛未備翼稍未全且去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嗣玄泉彥 甞問巖頭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頭云汝還解救糍麼師云解頭
云且救糍去師後到玄泉又問如何是西來
意泉拈起一莖皂角云會麼師云不會泉放
下作浣衣勢師便禮拜云將知佛法無別泉
云汝見什麼道理師云某甲曾問巖頭師翁
頭云汝還解救糍麼也只是解黏和尚提起
皂角亦是解黏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
因此忽然信入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七

音釋

椅 於蟻切　覷 七慮切 伺視也　餵 於偽切 飫也　穫 俱縛切　銚 徒弔切
榸 舊音卓皆切 榾木根也　僜 部鄧切　嗶 音律 黏 尼占切 粘箬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八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八世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嗣同安志 因僧問家賊難防
時如何師云識得不爲寃僧云識後如何師
云貶向無生國僧云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
無師云死水不藏龍僧云如何是活水龍師
云拏雲不吐霧僧云或遇傾湫倒嶽來時如
何師下繩牀把住云莫教濕却老僧袈裟角
續黃龍清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
者爭奈借便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即
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
刀兩段教伊永絶窺窬之地然雖如是忽
有箇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麼
生支遣具眼者辯取 護國元云梁山只
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若是山僧即
不然待他道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只向
他道雲在嶺頭閑不徹 天童華云梁山
和尚與賊相戰兵刃交接塡然鼓之雖不

棄甲曳兵而走要且只解戰賊不解殺賊
有問山僧家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打何
故不見道齊之以禮
金陵清涼法眼益禪師（嗣羅漢琛）問修山主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主云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師云與麼又爭得主云某甲只與
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主便拜
五祖戒出法眼劈脊便打
續保寧勇云脩山主當時也好向法眼道
與麼會又爭得　徑山杲云法眼與脩山
主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起地藏門風可
謂滿目光生若是徑山門下更買草鞋行
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甚處得
這消息來
師一日拈起香匙問悟空云兄不得喚作香
匙畢竟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
却後二十餘日方省
師示衆云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僧堂裏這
裏聚集少時爲上座三門頭這裏聚集少時
爲上座寮舍裏爲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會
下有數尊宿對一人道諸佛出世也有這箇
方便一人云今日離章義一人云你道伊爲
什麼處一人云點燈等上座來多時也一人
云什麼處聚集來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泗州禮拜大聖來師云
大聖今年出塔麼僧云出師却問傍僧你道
這僧曾到泗州麼
續浮山遠云這僧到即到泗州只是不見
大聖　道場全云這僧見即見大聖不曾
識法眼　東禪觀云這僧到也到泗州見
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只是自討頭不見
師因僧來參次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
簾師云一得一失
續黃龍清云法眼如鏌鎁在手殺活臨時
二僧既齊捲簾且道那箇得那箇失還會
麼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
師有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
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清涼欽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師有時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後雲
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雪竇顯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雲峯悅
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續薦福懷云識得凳子是楠木做　五祖
演云這兩箇漢一人過船一人渡水若檢
點得出許你具正法眼　圓通秀舉法眼
雲門天衣語了云山僧道識得凳子四脚
著地大衆其間一出一沒半合半開有得
有失有親有疎具眼禪人一任驗取
泐潭清舉法眼雲門雪竇語了云三箇漢
總是依他作解明昧兩歧不脫窠臼閑如水
中月黃龍即不然逼塞乾坤外開張日月
前　徑山杲云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脚雖
然如是錯會者多　天童華云向周帀有
餘處會理上偏枯向天地懸殊處會事上
偏枯且道歸宗爲人在什麼處犀因翫月
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師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乃問僧泉眼不通
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

伐云被眼礙

師因有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問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方遂舉拂子師云恁麼會又爭得方云和尚尊意如何師云喚什麼作萬象方云古人不撥萬象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撥不撥方豁然有省

師問脩山主云仰山四門光道應眼時全身耳應耳時全身眼兄作麼生會脩云眼裏底作耳裏底用耳裏底作眼裏底用師云正是弄精魂脩却問和尚如何師再舉一遍脩方省

師久參長慶後却繼嗣地藏長慶會下有子昭首座平昔與師商確古今言句昭纔聞中心憤憤一日特領衆詣撫州責問於師師得知遂舉衆出迎特加禮待賓主位上各掛拂子一枝茶次昭忽變色抗聲問云長老開堂的嗣何人師云地藏昭云何太孤長慶先師某甲同在會下數十餘載商量古今曾無間隔因何却嗣地藏師云某甲不會長慶一轉因緣昭云何不問來師云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作麼生昭豎起拂子師便叱云首座此是當年學得底別作麼生昭無語師云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昭云不撥師云兩箇也于時參隨一衆連聲道撥萬象師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聻昭與一衆懡㦬而退師指住云首座殺父殺母猶通懺悔謗大般若誠難懺悔昭竟無對自此却參師發明己見更不開堂

襄州青溪洪進山主因有二僧禮地藏和尚藏云俱錯二僧無對下堂請益脩山主主云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脩乃問未審上座如何師云汝自迷闇焉可為人脩憤然上堂請益地藏藏指庫下云典座入庫頭去也脩乃自省

撫州龍濟紹修山主問地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云汝道撥萬象不撥萬象師云不撥藏云兩箇也師駭然沉思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云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翠巖來師云翠巖有何言句示徒僧云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云與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師云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僧於言下有省

薦福懷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且道落在賓家分上主家分上若定當得出憂則共慼樂則同歡山僧即不然出門則吳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或有箇衲僧出問師意如何許伊具一隻眼

續西禪需云這僧悟即不無爭柰未遇諦當青天白日如被鬼迷龍濟頭白齒黃作恁麼語話懶菴即不然出門竹徑無人掃入戶方塘照影寒

師一日問訊地藏乃云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豎起拄杖云秪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

師示衆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辯得不妨

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辯不得莫道不疑
續黃龍清云修山主只知布網張羅不覺自遭籠罩要得出身麼此亦有一理二義若人辯得永墮阿鼻　徑山杲云點鐵化爲金玉㫁勸人除却是非難　淨慈一云直饒有箇入路要作什麼凡夫則是凡夫聖人則是聖人且道凡聖兩亡一句作麼生道

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在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地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云某甲與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云見麼師云見藏云秖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忽省
連州寶華和尚（嗣白雲杯）問僧甚處來僧云大容來師云大容近日作麼生僧云近日來合得一甕醬師乃喚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頌十）（七）影
師因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云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乃近前問之並無說處便打

韶州月華和尚因有一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云好箇法堂要且無主師聞之乃云且坐老宿便問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云側老宿云與麼則拗折拄杖劃斷草鞵去也師云細而詳之
靈徹散聖（見巴陵鑑）因寬和尚問甚處來師云水清月現寬云好好借問師云褊衫不染皂寬云喫茶去
師一日上堂問訊寬和尚寬云上座到來數日且得安樂師云波稜好羨寬云作這箇去就師云王字不著點寬撫掌大笑
蘄州五祖戒禪師（嗣智門祚）嘗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東京師云還見天子也無僧云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云有理可恕無理難容出去
蓮華峯祥菴主（嗣奉先深）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爲甚不肯住衆無對自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云榔槺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棗樹第二世和尚（嗣黃龍機）因僧鋤地次見師來乃合掌問訊師云見阿誰了便不審僧云見師不問訊禮數不全師云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堂舉似第一座座云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云某甲與麼道未有過亂打作麼師云拄喫許多鹽醋又打七棒
師因僧辭乃云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頌十）（八）間法道作麼生對僧云待他問即道師云何處有無口底佛僧云秖這也還難師豎起拂子云還見麼僧云何處有無眼底佛師云秖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帀而出師云善能秖對僧便喝師云老僧不識子僧云要識作麼師敲牀三下
續蔣山懃云棗樹有口如啞這僧有眼如盲遶禪牀一帀敗軍之將敲禪牀三下弓折箭盡
師問僧發足甚處僧云閩中師云俊哉僧云謝師指示師云屈哉僧作禮師云我與麼道落在什麼處僧無語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續蔣山懃云凡爲宗師言不虛發這僧旣

是閩中來有何俊哉謝師指示有何屈哉還見得誵訛麼若見得方信道橐樹在山僧拂子頭上無風起浪好肉剜瘡其或未然老僧罪過彌天

嘉州黑水和尚叅黄龍機和尚乃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云猛烈師云不猛烈龍又云猛烈師又云不猛烈龍便打師因而有省

青原下第九世

郢州大陽明安警玄禪師嗣梁山觀因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梁急索云這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於言下領悟作禮却依本位立梁云何不道取一句來師云道即不辭恐難上紙墨梁乃印可

天台德韶國師嗣法眼益師在衆時問龍牙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云道者合如是師累經一十七次問牙云道者若為你說恐你已後罵我去在師後住天台通玄峯因澡浴次忽省前話便具威儀焚香望龍牙禮拜云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他也

師因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㲉㲉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僧云與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云你還聞麼

金陵清涼法燈欽禪師示衆云某甲本欲歸山藏拙養道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不了底公案師拈拄杖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過在我殃及你

翠巖芝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峯悅云這老漢一期與奪也似光前絶後及乎拶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為清涼作主底麼

續昭覺懃云法燈縱域中殺活握閫外威權直得氣槩驚群風標獨立山僧早志本亦如斯今日出來只緣五祖先師有箇見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出來挨拶看如無不免自拈弄去也喝一喝擊拂子　天童覺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東禪觀云千鈞上弦必思壘戰寸鐵入手惟恐無敵這僧既不惜出來好大家劃捨理會却只恁麼把伊塗糊一上所以清涼公案至今未了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因法眼問曾見什麼人來師云見青峯和尚眼云有什麼言句師云某甲曾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云上座作麼生會師云丙丁屬火來求火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云與麼會又爭得師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眼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師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有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為甚不會師云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云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你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覆却便摵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金陵報慈玄覺遂導師聞鳩子鳴乃問僧是什麼聲僧云鵓鳩聲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嗣靖溪進)因到西院居常自言莫道會佛法今時覔一箇舉話人也無西院知一日遥見乃召云從漪師舉頭院云錯師行三兩步院又云錯師近前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師云某甲錯院云錯師休去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師當時便行住院後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被他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與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與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續溈山果云天平似則似是則未是何故貪程太速當時纔見道且在此中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便好擒住云過夏即不辭這兩錯作麼生商量待伊擬議撳倒禪牀便行非惟慶快平生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嗣福嚴雅)歲夜小叅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且烹箇露地白牛炊黍米飯向榾柮火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少時有倚遇(頌十)上座入方丈喚云和(十二)尚門外有公人來師云作什麼遇云道勾和尚納觔角師遂捋下頭帽抛在地遇乃從地拾之師便擒住云捉賊捉賊遇却將帽覆師頂云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

筠州洞山曉聰禪師(嗣文殊真)或新到叅便問溈山水牯牛上座作麼生會前後皆不契因雪竇到亦乃垂問雪竇云作後人標榜師擬道雪竇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師云且來上座雪竇云未叅堂

明州雪竇明覺顯禪師(嗣北塔祚)因六人新到柜看便問叅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嚮翠巖有此一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便喝師便棒僧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峯與你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云且在一邊却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叅頭云適來公案這裏即與麼堂中作麼生舉僧擬議師打一坐具推出

師因數人新到來師乃云新到那僧云是師云叅堂去僧便(頌)去師復喚來來(十三)共僧迴師云洞庭難得師僧與你一椀茶喫

師遊方時問大龍云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師云這老漢瓦解氷消龍云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便出龍云老僧因什麼瓦解氷消師云轉見敗闕龍作色云叵耐叵耐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和尚雅云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須行脚師示衆云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

雲峯悅云雪竇恁麼爲人入地獄如箭師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

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謾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舉古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師因新到人事便問還有作家禪客麼叅頭云和尚道什麼師云點即不到僧擬議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龍頭蛇尾次問第二箇僧僧指叅頭云和尚問何不祗對師與一掌僧無語師指云第三箇如何其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

師問新到闍黎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云鰕跳不出斗僧云跨跳師便打僧云更跨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回僧便作禮云觸忤和尚師云我要這話行你又走作什麼僧云已遍天下了也師復打五棒僧云有諸方在師云你只管喫棒師又喚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人僧云鼎州人師云敗也僧云青天白日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以拄杖指云你擬跨跳僧擬議師亦打五棒叅頭云這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師問羅漢林禪師云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云只爲法爾不爾師云大衆記取某甲話頭拂衣歸衆林下堂却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師云和尚當代宗匠某甲焉敢不肯林云你爲甚拂衣歸衆師云和尚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林云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我問你近離甚處僧退身立師云克由叵耐不言來處將拄杖來僧云某甲近離奉川師云打野榸漢何不早與麼道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起檢問早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云圖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依云臨行方覺主人寬師召舍人舍人擡頭師指依云埽根衲子齋他有甚利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青原下第十世

惠州羅浮山如禪師（嗣大陽玄）大陽問師什處人師云益州人陽云此去多少里師云五千里陽云汝與麼來還曾踏著麼師云不曾踏著陽云汝解騰空那師云不解騰空陽云既不解騰空爭得到這裏師云步步不迷方隨身無辯處陽云汝得超方三昧師云聖心尚不得三昧豈彰名陽云如是如是汝應諦信此即大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杭州永明延壽禪師（嗣韶國師）因二僧來叅乃問叅頭曾到此間不僧云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不僧云不曾到師云一得一失少選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失那箇得師云你曾識這二僧也無者云不曾識師云同坑無異土

溫州僊巖安禪師因看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當時乃破句讀云

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

即涅槃於此忽有悟入後人語師云破句讀了也師云此是我悟處畢生讀之不易

洪州雲居齊禪師嗣清涼欽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堂中來師云何得謾語

翠巖芝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師因法燈問適來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老僧向伊道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師云不東不西燈云與麼會又爭得師其時憎然莫知其旨至晚再伸請益燈云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言下頓然契悟有頌云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使用恰好

右青原下几一十世共二百六十四人機緣共五百五十四則自世尊下至此十一卷總八百五十九人內六百一十三人見錄機緣總一千三百二十三則間有遺漏竚冀好事者採摭續之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八

音釋

懡㦬懡忙果切㦬郎可切懡㦬面慚也　罩陟教切　稜魯登切　蘄渠希切地名　諕訛諕胡茅切訛吾禾切　㲉胡谷切　鏖於刀切盡死殺人也　榾柮榾音骨柮當沒切榾柮木頭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九　綺一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續南嶽下第十二世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嗣雲峯悅因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云波斯入鬧市僧云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云萬里望鄉關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嗣楊岐會師初參楊岐岐一日忽問上座落髮師誰師云茶陵郁和尚岐云聞渠有悟道頌試舉看師便舉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岐大笑而起師遂懷疑次日問云先師悟道頌人人道好和尚因甚發笑岐云汝見打驅儺者麼師云見岐云汝一籌不及渠師大驚曰何謂也岐云他要人笑汝怕人笑師於言下大悟

師因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云風吹日炙僧云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師云碓擣磨磨僧云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師云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云恰是僧吐舌

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云放過一著

師因僧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離此二途請師别道師便喝僧云從來疑著和尚師便打僧云作家宗師師云也不消得僧禮拜

師因郭功甫到示衆云夜來枕上作得箇山偈謝功甫大儒說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偈非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乃云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禮也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保寧境師云主山頭倒卓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鼻孔無半邊僧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鑊湯無冷處

師因僧出作禮起畫一圓相師以左手拋向後僧又畫一圓相師以右手拋向後僧歸衆師云更有甚麼僧無語師拍膝云龍頭蛇尾僧云賊過後張弓師乃噓兩聲

師一日陞堂時有僧禮拜起以手向懷中作取物呈似勢師左顧僧又作獻勢師右顧僧作接物復安懷中勢師以手直下指僧擬議師云只有這箇更無那箇僧以手劃一劃師云果然僧歸衆師呵呵大笑

師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云總向這裏會去蘇嚧蘇嚧悉唎悉唎薩婆訶

靈隱岳云這老漢業識茫茫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潭州溈山慕喆禪師嗣翠巖眞師因僧問趙州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師云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僧云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云行人始知苦

師一日問僧云趙州洗鉢盂話上座如何會僧擬進語師以手托開云莫謾語

師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寒毛卓竪僧云見後如何師云額頭汗出

吉州龍慶閑禪師嗣黃龍南師到雙嶺再叅黃龍龍問自别後甚處去來師云百丈來龍云幾時離彼師云正月十三離二月三日到翠巖聞和尚在此今日特來禮拜龍云脚跟下好痛與三十棒師云非但三十棒龍云爲什麼如此師云爲不合秪對從百丈來龍喝云許多時行脚並無些子氣息師云百千諸佛亦乃如是龍云汝與麼來未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云當知諸佛亦未有纖毫到某甲境界龍云人人盡有生緣處上座生緣在甚處師云早晨喫白粥如今肚又饑龍云我手何似佛手師云月下弄琵琶龍云我脚何似驢脚師云鷺鷥立雪非同色龍云汝與麼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云只要無事龍云既無事何須剃髮師云若不剃髮爭知無事龍云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師云是何言歟龍云靈利衲子師云也不消得龍便喝師拍一拍龍又喝師便出去

師因侍黃龍次龍云這裏有箇辯上座汝須著些精彩師云他有甚長處龍云他忽向你背上拊一下你又作麼生師云却回向伊道作什麼龍云他忽展兩手你又如何師云向

伊道甚處學得這虛頭來龍呵呵大笑師却
展兩手龍遂喝師便出去

師齋後又侍立次龍云懡㦬鬆鬆兩人共一
梲汝作麼生會師云百雜碎龍云盡大地是
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云兩
重公案龍云者裏且待你胡言亂語若到同
安處又作麼生過得師云同安也須到者箇
田地始得龍云忽然他指面前火爐云者箇
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臺甚處是不到
處師云某甲面前且從和尚與麼說話若是
別人笑和尚去在龍乃拍一拍師喝一喝

師因黃龍同看僧堂龍云好僧堂麼師云好
僧堂龍云好在甚處師云一梁拄一柱龍云
此未是好處師云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
云者一柱得與麼圓那一枋得與麼匾師云
人天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龍出堂外却云
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師云若與麼何曾
得安樂處

師因問訊次龍云據汝知見只得上梢不得
下梢師云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龍云如
何是上梢師云風過樹頭搖龍云如何是下
梢師云刀斫斧鑿龍云老僧即不然師云如
何是上梢龍云頭鬅鬙耳卓朔師云如何是
下梢龍云緊峭草鞋師云謝師答話龍便喝

師因黃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云
過方即方遇圓即圓龍云你與麼說話猶帶
唇齒在師云某甲只如是和尚又作麼生龍
云近前來爲汝仔細說師撫掌云三十年用
底今日捉敗龍呵呵大笑云一等是弄精靈

洪州黃龍晦堂祖心禪師因僧問達磨九年
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身貧無被蓋僧云莫孤
負他先聖也無師云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
畫一圓相師云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云更
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

師一日與夏倚公談肇論至會萬物爲自己
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卧香卓下師拈
拄杖擊狗子又擊香卓云狗子有情即去香
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不
能答師云纔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法
爲自己哉

洪州寶峯眞淨克文禪師因僧問馬祖下尊
宿一箇箇阿漉漉地惟有歸宗較些子黃龍
下兒孫一箇箇硬剥剥地獨有眞淨老師較
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云打疊面前
搕𢶍著僧云若不同牀睡爲知被裏穿師不
答僧云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
何秖接師亦不答僧云非但和尚瞎攞學人
亦一場敗闕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

師叅黃龍龍問甚處來師云翠巖龍云恰值
老僧不在師云向甚麼處去龍云天台普請
南嶽遊山師云恁麼則學人亦得自在去也
龍指云你脚下鞋甚處得來師云廬山七百
錢唱得來龍云何曾得自在師云何曾不自
在龍休去

師一日侍黃龍龍舉白雲端和尚經臨濟三
頓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
之師云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龍云汝作麼
生會師擬開口龍喝云端會汝不會

師一日侍黃龍龍云適來令侍者捲簾問渠

捲起簾時如何答云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答云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他無對汝又作麼生師云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厲聲云關西人果無頭腦師乃指傍僧云只者僧也未夢見在龍大笑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云何哂之有師云我笑你隨語生解僧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云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呵呵笑云隨語生解

師因劉宜翁到問云長老寫戲來得幾年也師云專候樂官來翁云我不入這保社師云爭奈即今在這場子裏翁擬議師拍手云蝦蟆禪只跳得一跳翁乃作禮

師與劉宜翁坐次翁乃指衲衣云喚作甚麼師云禪衣翁云如何是禪師抖擻云抖擻不下翁無對師掌云你伎倆如此要勘老僧那

師因諸山聚會佛印元禪師後至師問云雲居來何遲印云爲著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師云却被歸宗吞却了也印云爭奈吐不出師云吐不出即屙出

師示衆云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

天童華因僧舉問此理如何華云他是闌西子愛說川僧話

洪州泐潭洪英禪師因僧禮拜起垂下袈裟角問云脫衣卸甲時如何師云喜得狼煙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袈裟云重整衣甲時如何師云不到烏江畔知君不肯休僧便喝師云驚殺我僧拍一拍師云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云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販私鹽賊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眉分八字眼似流星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棒一條痕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呵呵大笑僧禮拜起以左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右邊僧以右手畫一圓相師以拂子穿向左邊僧以兩手畫圓相托呈師以拂子畫一畫云三十年來未曾逢著溈仰子孫今日却遇箇蹋土蝦漢

瑞州黃檗惟勝禪師因黃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贊牀脚下種菜師云猛虎當路坐龍深肯之

江州東林照覺常總禪師因僧紹慈問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師舉起拂子慈云畢竟作麼生師以拂子驀口打慈擬開口師又打慈忽有省遂奪却拂子師云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

吉州禾山德普禪師師講肆有聲兩川以義虎稱之叅方首謁黃龍便伺何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復傳何物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龍云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師云曾到龍云曾掛搭否師云一夕偎發龍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良久復理前問黃龍俛首師趍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黃檗積翠永菴主示衆云山僧自住菴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珍異寶只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

師便喝云誰知續火柴頭從者漢邊煙鎖火滅乃拂袖歸菴僧吐舌而去

師一日問僧審奇云汝久不見何所為奇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師云試舉似我奇即敘其所得師云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告偉偉大笑云汝非永不非奇遂往積翠質于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之乃作偈云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錐

續南嶽下第十三世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嗣白雲端師參白雲雲見乃云川藞𡋯你來也師遂請問南泉摩尼珠語未終雲便叱之師乃領悟作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

師一日因端和尚云昨日有禪和子數人從廬山來教他下語也下得教他說也說得教他批判也批判得只是未在師云某甲有箇喻子端云汝試道看師云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是尾巴過不得端頒之

師因作磨頭一日有僧視磨轉急指以問師云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帀僧無語

師一日因端和尚垂語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光向什麼處去師叉手進前㨨頭顧視云也不爭多端大稱賞

師示衆云山僧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員尊宿自謂百了千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餡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餘子一句作麼生道華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

靈隱岳云五祖恁麼說話猶欠悟在

師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頭上戴紫蕤僧云見後如何師云青布遮前僧云未見時為什麼百鳥啣華獻師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僧云見後為什麼不啣華獻師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師因僧問如何是極則事師云何須特地僧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快走始得

師示衆云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宴管顧諸人遂擡手云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踈伏惟珍重

師因端和尚忌示衆云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者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六年說是今日急知箭黑如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勞胷趨乃云交

師因請監收示衆云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師因僧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字師云鉢囉娘僧云學人只問一字為什麼却答許多師云七字八字僧云也是慣得其便師云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

師示衆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粮方耆婆不得妙

靈隱岳云五祖老人好語只為採頭太過香山有箇方便也要諸人共知透得金剛圈細嚼鐵酸餡一飽忘百饑始信不相賺

師因僧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云打碓汀

磨僧云飲著如何師云教你無著面處
師因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王言如絲僧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其出如綸僧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舉起軒轅鑒蚩尤頓失威僧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金將火試
師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五逆聞雷僧云如何雲門下事師云紅旗閃爍僧云如何是潙仰下事師云斷碑橫古路僧云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馳書不到家僧作禮師云何不問法眼下事僧云留與和尚師云巡人犯夜
潭州雲蓋智本禪師一日陞堂高聲喚侍者者應諾師云那一箇因甚麼不來赴叅者無對師云點即不到
師因僧問人人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云打破來向汝道僧云打破了也師云胡地冬抽笋
提刑郭祥正一日到黃梅東山請演禪師說法乃於法座前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為先明雲徧滿法界供養我堂頭師兄禪師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與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風演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條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刑又到雲居請佛印元禪師說法遂於座前拈香云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乃召大衆云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元云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良久云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湖州上方日益禪師（嗣保寧勇）開堂日時有兩僧齊出師云一箭落雙鵰僧云某甲話也未問何得著忙師云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云撞著露柱底漢便打
師因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云井底蝦蟆吞却月僧云如何是出世邊事師云鷺鷥踏折枯蘆枝僧云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郢州壽勝智淵禪師因僧問立雪殷勤事已彰山林衣鉢付神光那時得底眞消息今日如何為舉揚師云鐵牛吼處須彌轉木馬嘶時地軸搖僧云與麼則古蘭臺畔揚宗旨白雪樓前萬姓歌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僧云祖師西來意即不問如何是一色師云目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僧云既不如是如何曉會師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洪州景福日餘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畫一圓相師以手劃一劃僧作舞歸衆師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嗣大溈喆)問僧云唯〻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云這箇是香爐師云帶累三世諸佛失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

洪州黃龍死心悟新禪師(嗣黃龍心)師因謁法昌遇禪師過問近離甚處師云黃龍遇云還見心禪師麼師云見遇云什麼處見師云喫粥喫飯處見遇乃插火箸於爐中云者箇又作麼生師拽脫便行

師因僧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鉤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云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僧云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云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僧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結一 十四

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師因謁喆禪師喆云是凡是聖師云非凡非聖喆云是什麼師云高著眼喆云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且道是凡是聖喆云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師仰視噓一聲喆云氣急殺人師云恰是拂袖而出

師因僧問云如何是四大毒蛇師云地水火風僧云如何是地水火風師云四大毒蛇僧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云一大旣是四大亦同

師一日齋時聞板聲乃喚打板行者打五棒須臾鍾鳴又喚打鍾行者打十棒却呵呵大笑衆纔坐定師乃入堂白椎云大衆齋畢便歸方丈

洪州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問僧田地穩密底祖佛不敢近神通遊戲底鬼神不敢測三十年後誰是知音僧無語師代云好事不如無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堂中來師云賓頭盧爲什麼走下洞庭湖裏去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結二

澧州夾山曉純禪師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 十五 牛足馬身每持出示衆云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畢竟喚作什麼令僧下語皆不契師示頌云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

太史黃庭堅一日叅黃龍心禪師求入道捷徑心云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尋常如何理論史擬對心云不是不是史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桂華盛開心云聞桂華香麼史云聞心云吾無隱乎爾史遂有省

史因訪黃龍死心新禪師新問云死心死學士死彼此燒作堆灰向什麼處相見史無語新云晦堂處叅得底用未著在後謫官黔南忽有省乃云尋常被天下老和尚謾却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可謂眞實相爲

洪州泐潭湛堂文準禪師(嗣寶峯文)師一日叅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云大仰淨云夏在甚處師云大溈淨云甚處人事師云興元府淨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云昔來秖對一一靈明一〻天眞及手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云某甲不會淨云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當下大悟

師因死心禪師舉住雲巖死心爲奇承張邦昌云這箇長老極有鼻孔一日會諸山於南

昌師後至死心指云這川僧唱崙山破句便敢出來做長老師喝一喝云何嘗破句來死心顧昌云向道有鼻孔昌大悅

洪州兜率從悅禪師因無盡張運使相訪問云聞公善文章師笑云運使失一隻眼了也山僧乃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山僧論禪也公不肯其語至夜師乃焚香請三世諸佛作證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中有少疑不公曰有師云疑何等語公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師云若於此有疑其餘公案未夢見在只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無耶公云有師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觸翻溺器遂大徹呈頌云鼓寂鍾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師乃頌之

東京法雲果禪師示衆云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等後生茄子瓠子那裏知有

師因百法座主云禪家流多愛脫空師造前問承聞座主講得百法論是不主云不敢師云昨日晴今日雨是什麼法中收主無對師云莫道禪家流多愛脫空好主抗聲問云和尚且道昨日晴今日雨是箇甚麼法中收師云四十二時分不相應法中收主乃屈服作禮而謝

徑山杲云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

蘇州寶華普鑑禪師叅眞淨淨舉石霜虔侍者話師於語下釋然契悟作偈云枯木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鬪折泥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印可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遊方詣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師師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師又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秖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有頌示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

筠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因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云鵓鳩樹上啼僧云同氣相求時如何師云猛虎巖前嘯僧云一進一退時如何師云脚在肚下僧云如何是不動尊師云行住坐卧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嗣法輪英）因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適來聞鼓聲麼僧云聞師云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便打

泉州慧明雲禪師因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人師云雲開銀漢迥僧云畢竟如何師云棒頭見血僧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云醜拙不堪當僧云忽然當又作麼生師云半錢也不直僧云如何即是師云趙州南石橋北僧禮拜師擊禪牀三下

江州開先行瑛禪師（嗣東林總）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良田萬頃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春不耕秋無望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君山點破洞庭湖

東坡居士蘇軾叅東林總禪師總與論無情
話有省遂獻投機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
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
舉似人
士到金山訪佛印元禪師隨衆入室元云此
間無內翰坐處士云蹔借和尚四大作禪牀
得麼元云有一問居士答得則借四大作禪
牀若答不得則留下腰間玉帶士遂解下玉
帶元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擬向
甚處坐士擬議元呼侍者云收取玉帶永鎮
山門士欣然而與師遂以衲衣付之士即答
以二偈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
機應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此帶
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眞
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十九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嗣開九琦）廿一 叅開元足未跨門
即領悟元問座主來作甚麼師云某甲不敢
貴耳賤目元云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
如何是當今一句師云日輪正當午元云閑
言語師云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
是秖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元云這裏具
放你過忽遇達磨來時如何師便喝元云這
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云再犯不容
元拊掌大笑
南康羅漢系南禪師（嗣雲居祐）臨入寂示衆云羅
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
朕跡去也遂歸方丈跏趺而逝
南嶽方廣有達禪師（嗣大潙秀）因僧問學人上來
便請相見師云袖裏金槌腦後看僧云破二
作三又作麼生師云惜取眉毛僧便喝師云
放過即不可僧云瞎師便行
彬州萬壽念禪師（嗣華光恭）因僧問龍華勝會肇
啓茲辰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云猪肉
案頭僧云既是彌勒世尊爲甚却在猪肉案
頭師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僧云畢竟
作麼生師云番人不繫腰
襄州谷隱靜顒禪師（嗣仰山偉）因僧問覿面相呈
事若何師云清風來不盡僧云通上徹下絲
毫不納也師云明月照無私僧云文彩既彰
願聞舉唱師云巡海夜叉頭戴角僧云秖園
五葉華開也不屬東君別是春師云重疊關
山路
叅政蘇轍（嗣上藍順）謁上藍順禪師咨以心法順
示楞嚴經中擩鼻因緣而有省呈偈云中年
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擩鼻竟叅眞 二十
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師何事白 廿一
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
滑如飴
續南嶽下第十四世
成都府昭覺佛果克勤禪師（嗣五祖演）因與佛鑒
懃佛眼遠同侍五祖至夜深祖云各人下一
轉語佛鑑云彩鳳舞丹霄佛眼云鐵蛇横古
路師云看脚下祖云滅吾宗者克勤是也
師因座主來叅乃舉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
度應諸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
吾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
已彰你且道那裏是文彩已彰處主云某甲
不會師又問座主講何經主云楞嚴師云楞
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什麼處
主又無對師勉云你但一切處作文彩已彰

會時有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師厲聲云文彩已彰主聞而有省遂白師云和尚且休舉話待某甲說看尋常拈鎚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師笑云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主云下喝敲牀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師云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主於言下大悟

師因僧問一大藏教阿那箇是頭師云如是我聞僧云此是阿難底如何是和尚底師云我使得甚快

師一日與張無盡論華嚴旨要云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無盡大悅師復云到此與祖師西來意是同是別無盡云同師搊掌云且得沒交涉無盡失色師云不見雲門偃師云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無盡躍然以手加額云雖真淨老師亦不如是之審也

金陵蔣山佛鑑懃禪師室中常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公字僧纔入便擲出云會麼僧擬議即打出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一日不安僧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云皖公山僧云為復只這箇別有在師云桐城縣有僧舉似禮首座禮云遠凡不相見三十年這漢徹也

薦福行云禮首座與先師同參可憐死在句下

彭州南堂元靜禪師（閬南堂人）參五祖祖云我此間不比諸方凡在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只要你一言諦當便是汝見處一日入室罷祖云子所下語已得十分秖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塔與汝一一按過及至祖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質師師一一秖對至子胡看狗話祖遽轉面云不是不是師云不是卻如何祖云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云望和尚慈悲指示祖云他道子胡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鉗口便是你了當處師默啓其意祖笑云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秖是先師下底語師云某甲何人得似端和尚祖云不然老僧雖承嗣他為他語拙蓋只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汎漲因留四祖儕輩挽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云得汝說須是吾舉得吾舉須是汝說從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

師因五祖垂語云身之一字也大難說教中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據老僧所見亦未是在有人道得老僧大展坐具禮他三拜師云某甲道得請和尚禮拜祖提起坐具師便趨

退祖漸下坐具師揭簾而出云賊過後張弓
師因僧問云有老宿垂語云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厠秪是不許人屙此意如何師云是他先屙了又教甚麼人屙老宿聞乃燒香遥望大隨禮拜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因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人天合掌僧云出水後如何師云不礙往來看
師因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僧云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僧云如何是意句俱到師云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僧云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
漢州無為宗泰禪師參五祖祖舉趙州洗鉢盂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他道什麼這僧便悟去師云洗鉢盂去撆祖云你只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祖又問你曾遊浙不師云不曾祖云你未悟在師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云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云和尚試輥看祖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云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捻祖口云只消唱到這裏祖乃大笑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云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侍五祖久無省入時圓悟為首座師乃請益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云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悟令再舉前話師云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云但只恁麼看師出揚聲云屈屈豈有公案只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云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師即頓釋疑情祖乃印可
師因衲子四至不可過乃榜侍者門云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掛搭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云某甲道不得只要掛搭師呼維那於明窻下安排
師示衆云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只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新生孩子擲金盆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荆棘林中舞柘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參五祖聞舉首山答西來意話忽然契悟投偈云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師因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云既是大像因甚麼肩負兩楹師云船上無散工守乃作禮
昭覺勤云疑殺天下人　薦福行云將謂無人又云本有餘力　大溈果云全身擔荷
師因勤老宿至師問云舞劒當咽時如何勤云伏惟尚饗師詬云老賊死去也你問我勤理前問師叉手揖云拽破
元禮首座因僧問金剛經云修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師遽起云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
薦福行云大衆道無橫徑理當即行敢道

禮首座鼻孔落在這僧手裏若人檢點得出天下橫行

師因住祖山僧問向什麼處去師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

法閦上坐參五祖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云法閦則不然祖以手指云住住法閦則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契悟

師在東林度禪師席下一日拈一枝華繞禪牀一帀背手插香爐中云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令師說看師云某甲只將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

潭州承天自賢禪師(嗣雲蓋本)一日陞堂僧問大衆已集佇聽雷音猊座既登請師剖露師云刹竿頭上翻筋斗僧云恁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云紫羅帳裏撒真珠遂拈拄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云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禪牀一下云歸堂去

俞道婆(嗣瑯琊起)賣油餈為業參瑯琊琊示以臨濟無位真人話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大悟以餈盤投地夫傍睨云你顛耶婆掌云非公境界

婆因圓悟禪師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拶便歸衆悟云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云者般黃觜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云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

婆凡見僧到即云兒兒僧擬議即掩却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喚珣云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踢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且來識你則箇珣不顧

婆因安首座至問甚處來安云德山來婆云德山泰乃老婆兒子安云婆是什麼人兒子婆云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嗣泐潭祥)因僧來禮拜師問甚處來僧云和尚合知某甲來處師云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僧云和尚真人天眼目某在大溈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嗣智海平)因同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云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師云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使法師無惑也師乃召善善應諾師云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百工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云聞麼善云聞師云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

教須臾又問善云聞麼善云不聞師云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云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横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云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善又問云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汝且向下會取善云如何是寶所師云非汝境界善云望禪師慈悲指示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時徽廟私幸聞之大悅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秀州華亭性空菴主嗣黄龍新未甞禮佛有僧問菴主見佛爲甚麼不禮師掌之云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掌

師一日造大盆修書寄雪竇持禪師云吾將水葬矣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鱉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師閱偈笑云待兄來證明耳乃說偈云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竟坐盆中吹鐵笛順潮而没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嗣泐潭清因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云江南有僧云見後如何師云江北無

東京天寧守卓禪師嗣黄龍清因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因甚却眉鬚墮師云猶兒會上樹僧云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云惜取眉毛

師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絕毫絕氂僧云出世後如何師云填溝塞壑僧云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洪州雲巖典牛天遊禪師嗣泐潭準示衆云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横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云也是賊過後張弓便下座

師因作牧牛偈云兩角指天四足蹋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無盡張公聞而嘆曰此偈得非彌勒大士之所說乎

洪州九僊法清禪師嗣慧日雅常以袈裟蒙頂而坐侍郎曾開問云師僊鄉何處師云嚴州郎云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却袈裟下地揖云官人曾到嚴州不郎罔措師云待官人到時却向你道

越州慈氏瑞仙禪師嗣開先暹謁投子廣鑑禪師

鑑問仙里何處師云兩浙東越鑑云東越事作麼生師云秦望峯高鑑湖水闊鑑云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云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云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云恩大難訓便禮拜

明州天童普交禪師（泐潭乾嗣）叅泐潭足纔跨門潭便喝師擬問潭即拽杖逐出一日呼師至丈室云我有箇古人公案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禪牀把住云汝會佛法耶師便喝拓開潭大笑

師凡見僧來叅則叱云㰇㮡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什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麽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主杖逐出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叅泐潭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問師師不契一日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云會麼師擬對潭便打須臾復拈草示師云是什麼師擬對潭便喝師直下契悟作拈華勢云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云未在更道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便禮拜

明州二靈知和菴主因僧禮拜師問近離甚處僧云天童師云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云猶有這箇在僧云却請菴主道師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

温州淨居了威禪師（通照仙嗣）因僧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慧超佛話事如何師云波斯彎弓面轉黑僧云畢竟如何師云穿過髑髏僧云學人好好借問師云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九

音釋

儺（奴何切行有節也）　礫（郎狄切小石也）　巃（力董切）　嵸（私宗切）　枋（甫亡切栭枋也）　匾（薄典切[illegible]也）　鬅鬙（鬅音朋鬙音僧鬅鬙被髮貌）　搕㩉（搕烏合切㩉私盡切搕㩉糞也）　抖擻（抖音斗擻音叟抖擻振舉貌）　薜荔（薜蒲計切荔郎計切薜荔草名）　墼（古歷切塼坯也）　藞䃇（藞力瓦切䃇下切藞䃇不中貌）　櫺（音零）　[illegible]（户鑑切）　趯（他歷切）　[illegible]（直陷切）　泐（歷德切）　找（手結切引也）　餌（忍止切鉤餌也）　喆（之列切）　黔（其廉切）　溺器（溺奴弔切與尿同）　飴（盈之切餳也）　骰（果五切與股同）　皖（華板切）　儕（牀皆切輩也）　麓（盧谷切）　播（補過切揚也）　餈（疾資切飯餅也）　睨（研計切睨邪視也）　珣（須倫切）　餧（於僞切飼也）　屁（匹避切泄氣也）　邸（典禮切舍也）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二十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續南嶽下第十五世

杭州徑山大慧宗杲禪師(嗣昭覺勤)因圓悟和尚問云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悟又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此是第二句

師因僧問云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火不待日而熱僧云磨後如何師云風不待月而涼僧云磨與未磨時如何師云交

師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云領師云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云適來領時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便打

師室中纔見僧入便云不是出去僧便出師云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云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云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什麼便打出復有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亦打出

師室中舉竹篦問僧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云甕裏怕走却鱉那師下禪牀擒住云此是誰語速道僧云實不敢謾昧和尚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云分明舉似諸方

師因舉南院問風穴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却問此間一棒作麼生商量院橫按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舉了云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他三拜不然與他掀倒禪牀乃回顧冲密云你道當時風穴禮拜是掀倒禪牀是密云草賊大敗師云你看者瞎漢便打

師一日見僧便云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而去師云苦哉佛陀耶

師室中問僧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僧云無面目漢師云適來有箇師僧與麼道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出

師問僧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如何是不汙染底道僧云某甲不敢道師云爲什麼不敢道僧云恐汙染師云行者將糞箕苕帚來僧茫然師便打

師問侍者云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者云某甲只管看師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者云天寒且請和尚通袖師打一竹篦云且道是賞伊是罰伊者無對

師因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云你問什麼僧擬舉師連棒打出

師問僧香嚴上樹話你作麼生會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師云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云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對師便打

師問郡王趙衿居士同內翰汪藻叅政李邴侍郎曾開等登山乃擊鼓入室郡王欣然袖香趍室師云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

王云討什麼挽拂袖便出師擒住云古人向這裏悟云你因甚不悟王擬議師打一拳云討什麼挽王云還這老漢始得

蘇州虎丘紹隆禪師到黃龍新禪師處龍問甚麼僧師云行脚僧龍云什麼村僧行什麼驢脚馬脚師云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聲道龍云却有些子衲僧氣息

師叅圓悟勤禪師悟一日入室問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云頭上安頭師忽證入便禮拜悟叱云見箇什麼師云竹密不妨流水過悟乃印可

金陵華藏安民禪師叅圓悟悟夜叅舉古帆未掛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擇悟云你問我師舉前話悟云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悟云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大海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云爭奈這漢何

師謁佛鑑懃鑑問云佛果有不妄為人說底句曾與汝說麼師云合取狗口鑑厲聲云不是這箇道理師云無人奪你盌茶袋亂叫喚作麼鑑云佛果若不為汝說我為汝說師云和尚疑則別叅鑑乃呵呵大笑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因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云八十翁翁嚼生鐵僧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須彌山上浪翻空

師因僧問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什麼物師云無孔鐵鎚僧云恁麼則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云莫妄想

杭州靈隱瞎堂慧遠禪師因圓悟夜叅遂出問云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云七珍八寶一時拏師云禍不入慎家之門悟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

師一日因書記維那二人爭競師乃揭榜曰書記維那行令不正老僧罰油行者喫棒令二人下語維那云難逃智鑑師云不是不是書記無語二人俱逐出

師因淨慈先馳通書師問云你長老是甚處人馳云和尚大似不相識師云你是甚處人馳云越州師云猛虎不食伏肉

師因孝宗皇帝問云前日睡夢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云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如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云夢幻既非且鐘聲向甚處起師云從陛下問處起帝大悅

師因一官人問性命事如何師云老僧無性命官云如何無師云也無如何官搖頭云第恐未是在師云非但橫點頭未是縱饒直點頭亦未是在

師因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師云頂分丫角僧云非心非佛時如何師云耳墜金環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云禿頂脩羅舞柘枝

師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云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云阿耨達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

師一日擊鼓陞堂却潛坐帳中侍僧尋不見師忽撥開帳云只在這裏因什麼不見僧無對師云大斧斫三門

眉州華嚴祖覺禪師因僧問最初威音王未後婁至佛未審參見什麼人師云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僧云只如德山擔鈔行脚意在什麼處師云撥破你眼睛僧云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云同途不同轍僧云昔日德山今朝和尚也師云夕陽西去水東流

蘇州明因曇玩禪師示衆云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

蘇州虎丘元淨禪師嗣二因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云坐觀成敗僧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六什麼人師云遠親不如近隣

師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糞堆頭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築著磕著

侍郎李彌遜時年二十八問心法於圓悟禪師一日躍馬忽有省竟造圓悟悟遥見便云侍郎且喜大事了畢侍厲聲云和尚眼華作什麼悟便喝侍亦喝於是機鋒迅捷休官築菴自娛一日忽說偈云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討甚向上一路遂擲筆而逝

覺菴道人祖氏參圓悟禪師聞示衆語下有省白悟悟云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祖呈偈云露柱抽横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悟然之

湖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山嗣慧蔚參佛鑑鑑示衆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心旨白鑑鑑云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却乃詰云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云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七鑑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云深知和尚老婆心切便禮拜鑑印可

師謁圓悟禪師值山行到一水潭悟乃推師入水遽問云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潭深魚聚悟云見後如何師云樹高招風悟云見與未見時如何師云伸脚只在縮脚裏悟乃稱賞

鼎州文殊道心禪師參佛鑑鑑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師聞豁然即趍丈室鑑遥見便閉却門師云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窻紙鑑乃開門搊住云道道師兩手捧鑑頭以口咥一咥而出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一日謁黃龍新禪師新室中問云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云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新云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云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新云如何是無差底事師云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新便打

師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師云蘇嚕蘇嚕僧云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

也無師云蘇嚕蘇嚕

福州鼓山竹菴士珪禪師(嗣龍門遠)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又作麼生師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杭州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嗣雲巖游)謁雲巖取道雲居值風雪迷路遂留月餘一日聞板聲豁然大悟及造雲巖巖遙見便指云這漢甚處見神見鬼來師云雲居聞板聲來巖云聞後如何師云打破虛空全無柄靶巖云向上事未在師云東家暗坐西家廝罵巖云蔪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觔足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嗣和菴湛)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云黃河九曲僧云如何是不犯之令師云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樞密吳居厚(嗣圓通旻)謁圓通云某頃赴省試到此過趙州關未明透關事曾問訥禪師訥云且去做官今五十餘年矣通云曾明得也未密云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通乃揮扇云有甚不脫灑處密忽有省云便請末後句通再揮扇兩下密云親切親切通云吉獠舌頭三千里

中丞盧航謁圓通擁爐次丞問云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云看火丞急撥衣忽大悟即云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云放下著丞應諾諾

楊州石塔禮禪師(嗣明招悉)一日陞堂至座前搊一僧上法座僧慞惶欲走師遂指座云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

續南嶽下第十六世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嗣徑山果)師叅妙喜喜一日問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與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連打三棒師直下大悟乃厲聲云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棒師便作禮喜云汝今日方知吾不汝欺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胡蘆

師因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新羅國裏師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聻僧云今日親見趙州師云前頭見後頭見僧作斫頌勢師云上座是甚處人僧云江西師云因甚却來這裏納敗闕僧擬議師便打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叅大慧慧問云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云裂破慧震威喝云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投偈云一喝當機怒雷吼驚起法身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慧然之

明州育王佛照德光禪師叅大慧慧一日入室舉起竹篦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時如何師云請和尚放下竹篦與學人相見慧放下竹篦云如何相見師云伎倆已盡慧云這漢又來老僧頭上行師云也是尋常行履處便禮拜

師又一日入室大慧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慧云你是第幾箇師云今日捉敗這老賊慧深肯之

江州東林卍菴道顏禪師叅圓悟每至室中機辯風生一日圓悟喝云汝叅禪不求正悟只管信口胡道作麽師直得汗下歸堂夜坐豁然有省不覺失笑淩晨上方丈如前騁其機辯悟皆肯可師云某甲昨日如此秖對和尚爲甚麽不肯今日爲甚麽卻肯悟云汝昨日雜妄想心師云元來釋迦老子無神通便禮拜

福州東禪思岳禪師問僧甚處來僧云黃檗來師云黃檗有何言句僧云某甲到這裏一時忘卻師云上座豈不是黃檗來僧云是師云又道忘卻僧擬議師便喝出

師問僧道人相見時如何僧云更無餘事師云趙州道呈漆器又作麽生僧便喝師云你道無餘事又喝作麽僧擬議師便打

建寧府竹原宗元菴主因大慧令謙上座通張無垢書謙云我叅禪二十餘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奈何師叱云在路便叅禪不得也去我與同往至中途謙泣語師云途中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師告云你但將諸方叅底悟底圓悟大慧與汝說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支當謙云五件何事師云著衣喫飯屙屎放尿拖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領旨手足舞蹈師云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歸矣

師室中垂語云楞嚴經中五十種魔界如今盡大地人叅禪更高也出他魔界不得時有僧云和尚落在第幾界師云和你在裏許僧云某甲不入這保社師云驢漢你擬向那裏去

蘇州資壽尼妙總禪師叅大慧慧陞堂舉藥山初叅石頭馬祖機緣遂契悟慧下座有馮檝居士謂慧云和尚適來所舉因緣某甲會也慧云居士作麽生會士云恁麽也不得蘇盧娑訶不恁麽也不得嗘哩娑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蘇盧嗘哩娑訶慧舉似師師云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云卻是莊子註郭象慧異其言復舉巖頭婆子話詰師師荅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卻贏得莊周蝶夢長馮公疑師未善遂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大慧言道人會你且說看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詣實馮大喜

師因大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麽去莊上喫油餈師云和尚放某甲過方敢通箇消息慧云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云某甲亦放和尚過慧云爭奈油餈何師喝一喝拂袖而出

無垢居士張九成謁善權清禪師問云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不清云是士云爲什麽某卻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云此是誰底士俛仰無對清復袖之云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也士悚然遂看柏樹子話忽聞蛙聲釋然證入說偈云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麽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

士謁大慧杲禪師一日與馮給事諸公論格物慧云居士只知有格物且不知有物格士茫然慧大笑士云師能開喻乎慧云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曾爲閬州守

有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斬其像其人在陝西首忽墮地公頓領深旨遂投偈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伍伯慧印可

士謁惟尚禪師尚纔見乃展兩手士便喝尚便掌云張學士何得謗大般若士云某見處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士語未終士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士殺人士躍起問傍僧云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士打一拳顧尚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

士復謁尚禪師尚云浮山圓鑑道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學士作麼生士叱侍僧云何不秖對僧罔措士打一掌云蝦蟆窟裏果沒獰龍

士一日訪規首座纔相見規便問承聞學士因蛙鳴有箇入處是不士云是那裏得者消息來規云見成公案諱作什麼士厲聲云火發也規顧視傍僧士云燒到你脚跟也規云將為你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

士一日同規首座圍爐坐次規驀拈火抄云學士不得喚作火抄畢竟喚作什麼士乃掣火抄踢倒湯鉼而出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嗣虎丘隆)師據室云現成公案坐斷諸訛錯下註脚椎折你腰撩起便行必死之疾要須英俊別有生涯忽遇衝雲俊鶻來時如何纔天網子百千重

師因僧問凝然湛寂有辱宗風廓爾現前猶辜自己去此二途如何即是師云一椎便透僧云風捲長空千里靜日輪當午八方明師云未是上座放身命處僧便禮拜師云三十年後

杭州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嗣華藏民)謁圓悟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云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便打悟亦舉拳相交笑而出

師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云西川慧云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云不合起動和尚慧深肯之

潤州焦山或菴師體禪師(嗣護國元)因元和尚舉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乃喝一喝師豁然大悟後室中舉苕菷柄問僧云依稀苕菷柄髣髴赤斑蛇衆下語皆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偈曰依稀苕菷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內翰曾開(嗣靈隱遠)謁靈隱問云如何是善知識隱云燈籠露柱猫兒狗子翰擬進語隱便喝翰遂省悟投偈云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

知府葛剡志慕禪宗久無證入一日忽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云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謁靈隱遠和尚求證隱云居士見處只可入佛入魔未得在府加禮隱正容云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府乃頓悟深旨

杭州淨慈水菴師一禪師(嗣育王裕)初參雪峯照禪師照云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師於言下有省照詰云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蹤跡處師云嗄照云無蹤跡處因甚麼

莫藏身師云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宵
師室中垂語云西天胡子沒髭鬚僧俸至或菴處菴云餓狗喫繂緣僧回舉似師師云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僧復舉似或菴菴云也是烏龜入水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嗣大溈泰）因大溈令通嗣法書於蔣山圓悟處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師云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悟云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云豈有第二人悟云背後底聻師便度書悟笑云作家禪客天然有在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云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云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打之座擬議師復以書打圓悟與佛眼傍觀悟云打殺我首座也眼云官馬厮踏有甚麼憑據師云說甚官馬厮踏正是龍象蹴踏悟呼師至云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為甚麼打他師云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云未在待我勘過遂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謝云所從並是諳實眼笑云元來是屋裏人
師又到五祖自和尚處通書自問云書中說箇什麼師云文彩已彰自云畢竟說箇什麼師云當陽揮寶劍自云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師云切莫詐明頭自顧侍者云這是那裏僧者云曾在和尚座下住去自云怪得與麼活頭師云曾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上薰云南無三曼馱母馱南師近前彈指一下自便開書

福州龜峯慧光禪師（嗣佛慈璟）因舊住相訪師問云頃年有一則公案與你商量不下如今作麼生舊住云未入門已舉似和尚了也師云這裏又作麼生住云不可頭上更安頭師以手畫一畫云這裏且置你為什麼蹋斷天台石橋住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出去

荊門軍玉泉宗璉禪師（嗣大溈果）因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云兵行詭道僧云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綿裹秤鎚
師因僧問乾闥婆王奏樂須彌岌業海水騰波意旨如何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僧云迦葉作舞又作麼生師云隨喜功德僧畫一圓相師指禪牀一下僧以袖拂一拂師云野狐精僧禮拜師云伎倆已盡
師因僧問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云盧山五老峯僧云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云南嶽三生藏僧云只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云倚天長劍逼人寒

續南嶽下第十七世

明州天童密菴咸傑禪師（嗣天童華）侍應菴一日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破沙盆菴深肯之

續南嶽下第十八世

杭州靈隱松源崇岳禪師（嗣天童傑）室中垂語云是風動是旛動僧擬議便打出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僧擬議便打出

右自南嶽下十二世續至十八世共二百八十六人見錄機緣二百一十二則餘俟好事者採摭續之

續青原下第十一世

東京芙蓉道楷禪師（嗣投子）叅投子問云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云汝道寰中天子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擬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云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禮拜便行子云且來闍黎師不顧子云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耳而去

師一日侍投子遊園子度拄杖與師師便隨行子云理合與麼師云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云有同行在師云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在師云請和尚舉子云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云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云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云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云和尚年尊缺他不可子云得與麼殷勤師云報恩有分

師因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師云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僧云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云無舌童兒能繼和僧云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云禁取兩片皮

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衆人皆見僧云未審見箇什麼師云東壁打西壁

真州定山惟素禪師（嗣桂賢提）因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云暑往寒來僧云恁麼則遷去也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

杭州佛日戒弼禪師（嗣有王璉）因僧問如何是毘盧印師云草鞋蹋雪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步步成蹤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嗣雲居舜）因僧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云擎天拄地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落七落八僧云二祖立雪齊腰又作麼生師云三年逢一閏僧云爲什麼付法傳衣師云村酒足人沽

明州天童淡交禪師因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峯高到這裏如何進步師云但尋芳草際莫問白雲深僧云未審如何話會師云寒山逢拾得兩箇一時癡僧云向上宗乘又如何舉唱師云前言不及後語

建州崇梵餘禪師因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云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浹背汗流僧云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云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云爭奈者箇何師云草賊大敗

師因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不師云孤峯無宿客僧云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不師云灘峻不留船僧云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髑髏一句作麼生師云堪笑亦堪悲

江州歸宗慧通禪師（嗣大溈哲）因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僧云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鐵山橫古路僧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船子下揚州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嗣天衣懷）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韓信臨朝僧云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云伏屍萬里僧云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師云三皇塚上草離離

師因僧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麼物師云山河大地僧云恁麼則謝師答話師云大地山河僧云和尚何得瞞人師云却是

老僧罪過
師因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綠竹交音正恁
麼時佛法在什麼處師云謝布施僧云莫便
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大似不齊來
東京法雲法秀禪師因僧問不離生死而得
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此理如何師云赤
土塗牛妳僧云謝師答話師云適來道甚麼
僧擬議師便喝
師在雲居充維那時舜禪師每訶罵蘆福懷
禪師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
掌云且喜葛藤樁子倒了也師云我須與這
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叅又如前訶罵師出衆
厲聲云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遽云久立大
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師云這老漢通身是
眼罵得懷和尚也
眞州長蘆應夫禪師因僧問古者道如來禪
只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
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云一箭過新羅僧擬
議師便喝
杭州佛日智才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
水冷生氷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春雪易
消僧云畢竟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
北京天鉢重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禪師云
入籠入檻僧撫掌師云跳得出是好手僧擬
議師云了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因僧問法爾不爾如何
指南師云話墮也僧云乞師指示師呵呵大
笑
師因僧問如何是眞實體師云鍼劄不入僧
云如何是眞實用師云清風在掌僧云離此
二途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欠汝一問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拂衣瞻
漢月飛錫過中天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熊耳
崔嵬千古色少林蒼翠幾流芳僧云謝師答
話師云師子咬人韓盧逐塊便打
江州棲賢智遷禪師示衆云是什麼物得恁
麼頑頑嚚嚚晒晒睍睍拊掌訶訶大笑云今
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疏不
下久立
舒州三祖冲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第一義
諦師云百雜碎僧云恁麼則褒禪一會不異
靈山師云將糞箕掃箒來
師因僧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
審意旨如何師云譬如閑僧云爲甚麼如此
師云因行不妨掉臂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一日因僧問大無外小
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箇什麼物師云閉口
見膽僧云學人未曉師云苦中苦僧云爲衆
竭力禍出私門師云教休不肯休須待雨霖
頭便打
無爲軍鐵佛因禪師因僧問取不得捨不得
不可得中又麼得未審得箇什麼師展兩手
僧禮拜師云不要詐明頭
侍郎楊傑一日因芙蓉楷禪師相會侍云與
師相別幾年也蓉云七年侍云學道來叅禪
來蓉云不打這鼓笛侍云恁麼則空遊山水
百無所能也蓉云別來未久善能高鑑侍乃
大笑
續青原下第十二世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嗣芙蓉楷）師問僧甚處

人僧云西川師云幾時離鄉僧云前年二月
師云未離本國一句作麼生道僧云通身是
口難爲秖對師云猶是離家失業句僧無語
師打一拂子云枉踏幾緉草鞋
東京法雲善本禪師嗣圓照本因僧問九夏賞勞
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云光剃頭淨洗
鉢僧云謝師指示師云滴水難消
師因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云煙
霞生背面星月繞簷楹僧云如何是塔中人
師云竟日不知塵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僧
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太無厭生
舒州投子修顒禪師一日陞堂纔有僧出師
云錯僧云什麼處是錯師云不信道
潤州金山善寧禪師因僧問竿木隨身逢場
作戲選佛場開請師方便師云文不加點僧
云可謂今古罕聞師云且道是什麼題目僧
擬議師便打
蘇州定慧遵式禪師因僧問南泉斬猫兒意
旨如何師便打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十
萬八千僧云忽過趙州時如何師云賣金須
是買金人
金陵保寧子英禪師嗣法雲秀因僧問山河大地
不作眼見耳聞時如何師云只恐不與麼僧
云便與麼時如何師云山高水深僧無語師
云幸自可憐生剛被他瞞却
眞州長蘆宗賾禪師嗣長蘆夫因僧問六門未息
時如何師云鼻孔裏燒香僧云學人不會師
云耳朶裏打鼓僧云如何是無功之功師云
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僧云恁麼則功不
浪施也師云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潭州等覺法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云燈籠掛露柱僧云學人未會師云佛
殿對山門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大海
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嗣佛日才因僧問金鷄啄破
瑠璃殼玉兎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
何是祖師機師云針劄不入僧云只如朕兆
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拂子僧云如何領
會師云斫額望扶桑
明州育王曇振禪師嗣端巖鴐示衆云今日布袋
頭開還有買賣者麼時有僧出云有師云不
作價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云老僧
失利便歸方丈
續青原下第十三世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嗣丹霞淳師叅丹霞
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云你閙
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歸白霞霞
掌云將謂你知有師便禮拜
師一日因丹霞陞堂云日照孤峯翠月臨溪
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
向前云和尚今日謾某甲不得也霞云試舉
我今日底看師良久霞云將謂你瞥地師拂
袖便出
師一日看厨下煑麪忽桶底脫麪潑地上衆
皆失聲云可惜師云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
却煩惱僧云和尚即得師云灼然可惜一桶
麪
師問僧云你死後燒作灰撒了骨頭向什麼
處去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只是不得翻欵僧
又喝師云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便

打云這死漢

師一日普請路逢一僧師以拄杖指地上竹檐僧拈起云短些子師劈脊打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長說短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叅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云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師禮拜霞云何不道取一句師云某甲今日失錢遭罪

師因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云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僧云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云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僧云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云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僧云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云透一切色超一切心僧云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師因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僧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云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僧云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云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

右自青原下十一世續至十四世共一百二十人見錄機緣四十七則南嶽青原二派下至此續添二卷總四百單六人內一百三十一人見錄機緣總二百五十九則間有遺漏竚冀好事者採摭續之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二十

音釋

橛其月切 臰尺救切與臭同 賑止忍切舉救也 磕克盍切 颺餘亮切 嶄士衔切嶄巖也 獠盧皓切南夷名 齎西兄止切指物貌 閴求育 摵所責切 浹子叶切浹洽也 嚚魚巾切 腼他典切與靦同 俔典研切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綱三

參學小師惟蓋竺編

住蘇州洞庭翠峯禪寺語

師在萬壽開堂日白槌了師云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其有達士不避死生眨上眉毛出衆相見問人天普集佇聽雷音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十萬八千不是遠進云恁麼則大衆霑恩也師云後五日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分明記取進云恁麼則昔日智門今朝和尚師云有甚麼交涉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云量才補職學云謝師方便師云自領出去師乃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為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曠祖佛之妙靈廓天人之幽迹如是則何假覺城東際五衆咸居古佛廟前此時參畢

師在杭州靈隱受疏了衆請陞座時有僧問寶座先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震雷音師云徒

勞側耳進云恁麼則一音普徧於沙界大衆無不盡咸聞師云忽有人問爾作麼生舉似云三十年後敢爲流芳師云賺了也師乃云天下絕勝之覺場靈隱導師之廣座暫借卑僧陞陟實愧非材豈敢於五百員衲子前提唱佛祖抑揚古今衒耀見知恥他先作假饒說得天雨四華地分六震於曹溪路上一點使用不著何以行脚高士有把定世界函蓋乾坤底眼誰敢錯悞絲毫其知有者必共相悉

師在靈隱諸院尊宿茶筵日衆請陞座僧問禪侶盡臨於座側未審師還說也無師云震中天子塞外將軍進云恁麼則一震雷音滿大唐也師云看取令行師乃云上士相見一言半句如擊石出火瞥爾便過應非即言定旨滯句迷源從上宗乘合作麼生議論直得三世諸佛不能自宣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所以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意句交馳並同流浪其有知方作者相共證明

師到蘇州日僧俗迎在萬壽衆請上堂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從何而得師云將謂是衲僧學云恁麼則大衆霑恩學人禮謝也師云龍頭蛇尾問選佛場開還許學人選也無師云切忌點額學云恁麼則心空及第歸也師云堦下漢師乃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如是自在具如是威德誰不承恩誰不景慕過去諸聖於無量劫勤苦受盡所得秘要法門今將普示大衆不用纖毫心力各請一時驗取於此薦得便能永出四流高步三界其或不知剛是諸人諱卻

師初到院陞座僧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定乾坤師云百雜碎進云恁麼則海晏河清去也師云非公境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高海闊進云學人不會師云緊悄草鞋師乃云未來翠峯多人疑著及乎親到一境蕭然非同善財入樓閣之門暫時欽念莫比維摩掌中世界別有清規冀諸人飽足觀光以資欣慰

上堂問答罷師乃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峯放開捏聚總由者裏放開也七縱八横是處塡溝塞壑捏聚也天下老和尚盡在拄杖頭不消一劄

上堂僧問如何是實學底事師云針劄不入進云乞師方便師云水到渠成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看看臘月盡學云恁麼則流芳去也師云瘂子喫苦瓜問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不犯鋒鋩請師道師云誰家無白月清風進云還當也無師云土上加泥漢師乃云劒輪飛處日月沉輝寶杖敲時乾坤失色衆魔從茲膽裂千聖由是眼開其如二聽不圓震迅雷而莫覺孤根將敗霈春雨以非滋致使凡聖岐分悟迷派列奔馳七趣汨沒四流重業相纏無有休日爾諸禪德盟善恭詳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上堂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在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既於心目之間爲甚麼不覩其相師云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進云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云毗婆尸

佛早留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云不得放過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華落碧巖前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夾山猶在學云和尚如何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却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春至桃華亦滿溪僧禮拜師云山僧今日敗闕有人點撿得出許他頂門上一隻眼便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插鍬叉手意如何師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問古人道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師云且在門外立學云請師相見師云任是顏回亦不通師乃云立賓立主剜肉作瘡舉古舉今抛沙撒土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槌別有機關合入無間地獄明眼衲子應須自看

上堂僧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否師云是僧便喝師便棒僧無語師云謾我問古人道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云氣急殺人僧擬議師云甚麼處去也問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卧街僧云恰是師云今我攢眉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餧驢餧馬進云生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僧禮拜師云一似不齊來問功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如何是此事師云諸方牓樣進云莫便是學人會處也無師云有頭無尾漢師乃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放過一著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兩重公案未來修學人總被翠峯穿却鼻孔

上堂云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問丹霄獨步時如何師云脚下踏索進云天下橫行去也師云徐六擔板問學人作入叢林諸事不會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云蘇州紙貴進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腦後拔楔師云爐韛之所固無鈍鐵良醫之門誰是病夫向後鼻孔遼天莫辜負人好

上堂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上堂纔有僧出禮拜師云大衆一時記取者僧話頭便下座

上堂大衆雲集以拄杖抛下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上堂云從天降下從地湧出南北東西一棚傀儡顩杼停機苦屈苦屈

上堂云古人道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絶跡劒刃非虧好諸禪德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卽是踞妙峯孤頂非但善財七日不逢設使文殊百劫親來也摸摖不著

上堂有僧出禮拜了方伸問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便下座

上堂云藏鋒劒客便請施呈有僧方出來師云什麼處去也便下座

上堂云語漸也返常合道且任諸人點頭論頓也不留朕跡衲僧又奚爲開口師以拄杖一劃云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

上堂問答罷乃云映眼時若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覩何得自輕而退屈師拈起拄杖云把定世界不漏絲髮還覩得也無所以雲門大師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分只是轉句不見一色猶爲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諸上座翠峯若

也全提盡大地人並須結舌放一線道轉見
不堪以拄杖一時趂下
上堂僧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有眼底見學
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貪觀白浪失却手橈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客來須看進云恁
麼則學人得見也師云三十年後問如何是
第一義師云道士倒騎牛學云乞師再垂方
便師云無孔鐵槌問道遠乎哉師云青山夾
亂流學云恁麼則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千
里萬里師乃云大衆前共相訓唱也須是箇
漢始得若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
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則燎却面門亦如按太
阿寳劒衝前則喪身失命師乃頌云太阿橫
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
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拈古

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米云藥山
近日如何僧云大似頑石一般米云得恁麼
鄭重僧云也無提撥處米云非但藥山米胡
亦恁麼僧近前顧視而立米云看看頑石動
也其僧便出師拈云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
死而不弔

舉罽賓國王仗劒詣師子尊者所乃問師得
蘊空否尊者云已得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
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白乳高丈餘
王臂自落師拈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

舉鏡清於僧堂前自擊鐘子云玄沙道底玄
沙道底時有僧出來云玄沙道什麼鏡清作
一圓相僧云若不久參爭知恁麼清云還我
草鞋錢來師拈云洎被打破蔡州

舉寳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
沙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師拈云
一對無孔鐵槌

舉五通仙人問佛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
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喏佛云
那一通爾問我師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
却因邪打正

舉思和尚令石頭送書去讓和尚處云廻日
與子箇鈯斧子住山去石頭纔到讓和尚處
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
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石頭云乍可永劫
沉淪不求諸聖解脫便歸思和尚問書達否
石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日蒙和尚許
鈯斧子便請思垂下一足石頭便禮拜師拈
云石頭洎擔板過却又云大小讓師不解據
令

舉長髭到石頭處頭問什麼處來髭云嶺南
來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未
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石頭云莫要點眼
麼髭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石頭
云見什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
雪石頭便休師拈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

德山和尚到龍潭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
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云子親到龍潭德山
便休去師拈云將錯就錯又云大小德山

師一日因事舉往日有老宿一夏不為師僧
說話有僧自歎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望
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
云闍黎莫譖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
了扣齒云適來無端恁麼道隣壁有老宿聞

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汚却師拈云誰家
鍋釜無一兩顆
觀和尚見新到來觀作麵引次示之其僧便
去觀晩間問第一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第
一座云當時去也觀云是即是只得一橛師
拈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擧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
外道禮拜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
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
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拈云
邪正不分過猶鞭影
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
相隨如身影相似要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
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師
拈云玄沙也是打草蛇驚
寶公令人傳語思大和尚何不下山教化衆
生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
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拈云有什
麼屎臭氣
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爾作麼生護
惜時有僧問云旣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
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旣不知爲什麼道
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師拈云趙州到
退三千
南泉示衆云三十年來牧一頭水牯牛欲擬
東邊放不免侵他國王水草欲擬西邊放不
免侵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子免被官
主勞擾長慶云爾道南泉前頭爲人後頭爲
人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道得納
處分明我更問你牛在甚處師拈云一時穿
却
鄧隱峯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搥
邊衆稚云道得即不打于時大衆黙然隱峯
便打一下師拈云果然果然
僧問玄沙大耳三藏第三度爲什麼不見國
師玄沙云爾道前來兩度還見麼師拈云敗
也敗也
室中擧古
擧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睦州云河
北有箇趙州和尚曾到麼僧云某甲近離彼
中睦州云趙州有何言教示徒僧云每見新
到便問曾到此間來麼云曾到趙州云喫茶
去忽云不曾到趙州亦云喫茶去睦州云慚
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
便睦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了也便
打睦州却問沙彌爾作麼生沙彌便禮拜睦
州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爾作
什麼沙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師云
者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
上座若能辯得非唯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
峯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
未了在
擧僧問長慶如何是正法眼慶云有願不撒
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師云夫宗師決定以
本分相見不敢撒沙且那箇是諸人正眼不
受人瞞底漢出來對衆道看共相知委若道
不得翠峯一一與爾點過開眼也著合眼也
著
擧黃檗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其中一人提

起坐具作一圓相檗云我聞有一獵犬甚惡僧云尋羚羊聲來檗云羚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跡來檗云羚羊無跡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蹤來檗云羚羊無蹤到汝尋僧云恁麼則死羚羊也黃檗便休到來日上堂云獵犬在甚處僧便出來檗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檗云將謂是本分衲子元來是義學沙門以拄杖打出師云只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見黃檗麼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師云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為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

舉龍牙和尚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翠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又問臨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際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際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云臨際翠微只解放不解收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脊便擲

舉椑樹問定山不落數量請師道定山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樹云圓珠三竅人人有請師圓前話山便打椑樹便去定山云三十年後槌胷大哭去在椑樹果後開堂示衆道三十年前被定山老子瞞我一上不同小小師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險椑樹知即知要且未曾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舉雪峯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投子云不是性懆漢峯云不假一槌時如何投子云者漆桶師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峯且投子是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懆漢只向伊道鉗槌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懆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頂上一槌莫言不遇

舉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州云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爾作麼生會其僧擬禮拜州云爾披衲衣來麼僧云披來州云莫惑我僧云如何得不惑去州云莫取我語師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辯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箇箇萬擁衲衣莫惑翠峯好

舉長髭問僧甚處來僧云九華控石菴髭云菴主是什麼人僧云馬祖下尊宿髭云名什麼僧云不委他法號髭云他不委爾不委僧云尊宿眼在甚處髭云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僧云賴遇和尚放過某甲髭云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師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只解收虎尾不能據虎頭若使德山令行並須瓦解

舉保福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保福云適來且致闍棃還搆得麼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保福云作家作家僧云是什麼心行福云一杓屎攔面潑不知臭師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

虎兒底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
且放過保福一著只如翠峯與大衆還許諸
方撿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
中有得活底麼師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舉歸宗鋤草次見一條蛇以鋤斬之僧見便
問久響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宗云爾麤
我麤後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
山便打雪峯便走德山召云布衲雪峯迴首
德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師
云歸宗只解愼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
且未明斬蛇師召大衆云看翠峯今日斬三
五條以拄杖一時打下
勘辯
問僧甚處來僧云和尚問誰師云我問爾僧
云何不領話師云翠峯今日敗闕
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衆侍者云
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勃跳作什
麼侍者云不得放過師云眞師子兒喫茶了
師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侍者擬議被師
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

有數人新到至師云新到那僧云是師云參
堂去僧便去師復喚來來其僧却迴師云洞
庭難得師僧與爾一椀茶喫
問僧甚處受業僧云天京師云將得蘭亭記
來麼僧云爭敢呈似和尚師云草本不勞拈
出
五人新到師云洞庭絕頂無行路不假梯航
速道看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湛水傳舟
徒誇運濟僧無語師云過者邊來其僧齊過
師云將頭不猛悞累三軍參堂去
問僧名什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僧云
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僧云某甲受戒
來十年也師云行脚費却多少草鞋僧云和
尚莫瞞人好師云我也没量罪過爾作麼生
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興教師云達磨一宗
掃土而盡僧無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復問僧闍黎名什麼僧云宗雅師云雅即不
問作麼生是宗僧無對師云且限三日其僧
頻來下語師皆不諾僧却問某甲見處只恁

麼和尚作麼生師云爾何不問我僧方擬問
被師連打數下
問新到發足甚處僧拍掌一下師云兩重公
案僧云恰是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還我一拍
來僧擬議師云瞎漢參堂去
六人新到師問參頭天爲上將須是七事隨
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響翠峯有此一
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喝師便
棒僧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峯與
爾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云且在一邊却問
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喫
茶了師把住參頭云適來公案者裏即恁麼
堂中作麼生舉僧擬議師打一坐具推出
雪峯和尚塔銘幷序
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
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
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翦木合函般
土積石爲龕諸事之備頭南脚北橫山而臥
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
志深囑戴囑幸勉勵焉縱饒他日邪造顯揚

豈如當今正眼密弘善思之審思之　師註
兄弟添十字(云國無二君　又云知麼)同心著一儀(云風　行草)
(偃又云　直與)土主曰松山(云四顧匪　絶又云看)卯塔號難提
(云衒密相　倚又云嶮)更有胡家曲(云一西一東　又云大難)汝等切
須知(云自南自北　又云會也)我唱泥牛吼(云門莫來頭　又云呵呵)
紙三　十六
汝和木馬嘶(云見應合眼　又云撫掌)但看五六月(云豈　可徒)
(然又　云吁)氷片滿長街(云事非草　草又云苦)薪盡火滅後(云　去)
(去誰同　云好住)又密室爛如泥(云須到如此　又云努力)
受師號上堂僧問皇恩已降海衆同觀學人
上來顧聞舉唱師云好音在耳人皆聽進云
聽後如何師云問著元來總不知僧云學人
到者裏實謂不知師云許爾是箇草賊復云
禪家流還如戰將見鬪勇健索不來即便擒
下雖一期之作爭似借水獻華唱太平歌好
夜雨山草滋爽籟生古木閑吟竺仙偈勝於
嚼金玉蟋蟀啼壞牆苟免悲局促道人優曇
華迢迢遠山綠是知道無不在誰云閑然故
天有道以輕清地有道以肅靜谷有道以盈
滿君有道以敷化故我今上皇帝金輪統御
敷澤霧流草木禽魚無遠不及巖野抱疾之

士俄承寵光此生他生無以云報賢守司封
高扶堯舜下視龔黃襲千載之雅風鎮萬邦
之春色佇當明詔別振休聲貳車屯田諸廳
朝宰不敢飾辭褒讚仲尼言云吾禱久矣
住明州雪竇禪寺語
紙一　十七
師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謂大衆云若論本分
相見不必高陞寶座乃以手指一劃云諸人
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
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即
便陞座僧正宣疏了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
衆當觀第一義時有僧出來師乃約住云如
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
定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
者相共證據僧乃問遠離翠峯祖席已屆雪
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云馬無千里謾追
風進云與麼則雲散家家月也師云龍頭蛇
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接人
師云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云未審只
與麼別有在師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布
髮掩泥因底事全身半偈爲誰施師云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進云若然者立雪豈能傳妙
旨三拜伸後始爲親師云莫亂統問梵王請
佛蓋爲羣生學士請師當爲何事師云相識
滿天下進云與麼則大衆霑恩也師云你分
上作麼生進云學士證明師云未在有俗士
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處心
空及第歸如何得及第去師云徒遭點額進
云如此則辜負平生也師云教休不肯休問
一焚龍鬪萬像咸臻未審是何境界師云金
殿草漫漫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白雲
千里萬里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
如何即是師云清風來未休進云與麼則得
遇於師也師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
師云放過一著師又普觀大衆一迴乃云人
天普集合發明箇什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
紙二　十八
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
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
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知
宗尚昧情識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但以
上無攀仰下絶己躬自然常光見前箇箇壁

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旣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踞祖佛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師在翠峯受䟽日洞庭檀越與明州專使相爭紜紜不已師乃陞座普告大衆不須作鬧事在況僧家也無固無必住則孤鶴冷翹松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應非彼此殊源動靜乖趣今與諸人評議念三二年洞庭晦迹承四遠信心恩顧棲衆方諸舊轍藏教復乃新歸豈可知感頓忘遽致前邁誠爲不可而又四明太守星馳介使輜重儀臨既已跋涉數州迢遞千里投誠若逼一至於斯進退審詳不能自決敢問大衆住翠峯好往雪竇好于時衆僧高聲云往雪竇好師乃顧謂洞庭諸檀越云不用爲訝宜各知時且佛法委自王臣兼住持亦以緣斷在彼在此本無閒然希披䟽文以塞來命便下座

師至晚小參僧問四明侯伯遠降公文未涉程途請師遠適師云劄進云鄮江一枝今日獨秀師云不許夜行師乃云諸仁者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古之今之各有攸往且如茲院僻處一隅若非念報佛恩無以四來叵此恐山僧進發之後法席空虛今命素公開士接續住持幸冀衆慈同心勸請

師辭翠峯上堂僧問承學士有言輟翠峯之祖席登雪竇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進云與麼則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師云你須緊峭草鞋師乃云山僧斯者抑徇彼請難可稽留束裝告行但多攀感況住持久煩勤舊備認歲寒希各務道專孜以副誠祝其有叅隨諸高士動逾千里俯近百僧忽齋粥踈遺船車隘窄冀相回互禪悅自貽則佛國徧遊亦不爲遠何以諸禪德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象出於有象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燋形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勤紜紜自彼於我何爲請諸人高挂征帆不勝珍重

師到萬壽衆請上堂僧問七事隨身便請相見師云打退鼓進云方始交鋒已見大敗師云噓僧擬議師便喝者般漢有什麼死急問翠峯一箭已射雪竇雪竇一箭當射何人師云不爲鼷鼠發機進云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云添得一場愁僧禮拜師云若是便休師乃云萬壽門下一一作家蓋是强將之兵也然雖如此保福有言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教據令而行盡蘇臺一坑人箇箇三頭六臂到翠峯手裏也須瓦解氷消如今放過一著分付萬壽和尚

師到秀州百萬道者備茶筵請陞堂僧問赴請雪竇先至嘉禾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鳥啼處處皆相似進云與麼則得聞於未聞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擬進語師便喝僧禮拜師云別有問話者出來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學人未會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乃云山僧此者承鄮江太守之命俾赴雪竇住持再至嘉禾彌增嘉幸仍承百萬道者曲賜周勤仰荷之懷無以忘也兼勞廣命碩德抑令舉唱宗乘況達士相逢非存目擊若云言中有嚮句裏

呈機猶曲爲中下之流向本分衲僧遂之遠矣秖如適來僧問教外別傳一句對云二生六十劫諸人還知落處也無且鷲池鷲嶺海句菴園三百法會之中甚處有者箇消息所以道三世諸佛不能自宣一代時教詮注不及除非知有莫能知之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師到靈隱衆請陞座僧問遠別翠峯丈室將届雪竇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看風使帆進云恁麼則覩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師云龍頭蛇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點進云猶有者箇在師云三十年後進云與麼則翠峯今日瓦解氷消師云有些子師乃云莫是與上座相爭然則論戰也箇箇力在箭鋒相拄又須是箇特達漢始得若意根尚滯直須向前決擇所以長沙和尚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舉問南泉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泉云更進一步僧復問瓦官官云百尺竿頭用進作什麼僧不肯官便打師云大衆古人機變出在一時其間別有商量亦未言著且如雪竇今日再入靈隱也似百尺竿頭依南泉之言得進一步喜與大衆相見則十方世界一時周帀便下座

師到越州承天寺衆請陞座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藏身北斗意如何師云拈頭作尾漢進云請師答話師云西天令嚴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古路草漫漫進云若不上來焉知與麼師云利劒不斬死漢師乃云作者相見一拶一捺撩起便行若佇思停機卒摸㨶不著若言問在答處答在問宗箇箇依草附木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宗罕見頂上有眼諸人還薦得也無薦得薦不得並是新雪竇之過且莫鈍致承天和尚

越州檀越備茶筵請師陞座僧問檀越慇懃伸三請乞師方便指迷津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進云非但學人四衆有賴師云百千年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迢迢十萬餘僧禮拜師云拄杖不在師乃云諸檀信山僧暫以經過邂逅相遇何沐特隆異待抑俾敷揚且如承天和尚寅暮流慈諸人況是異聞已絕希奧何必更煩雪竇重爲發宣直饒三世聖人六代開士利生間出故不敢錯誤諸人絲毫然雖與麼放過即不可良久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

師歸寺上堂有僧問如何是雪竇正主師云何不問雪竇山中人進云與麼則把定乾坤去也師云出門唯恐不先到當路有誰長待來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青天白日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不是劒客請莫相過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袖裏金槌僧便喝師云朝三千暮八百問如何是雪竇境師云天無四壁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月在中峯進云與麼則從苗辯地因語識人師云是僧禮拜師云酌海持蠡一場困苦師乃云甚生標格還知也無諸禪德祖佛不能宣傳天地不能覆載二乘聞之膽裂十地到此寃驚其或達士切磋頗逢決戰一拶一捺略露風規句滯則嶽立磨空源迷則雲横布野所以先聖道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

化門之說你衲僧合作麽生覿自知時便下
座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三更過鐵門意旨如何
師云忠言不避截舌僧禮拜師云臨荃方覺
取魚難問千山萬水穿雲去撥草瞻風事若
何師云蹋破草鞋進云爲什麽如此師云人
無遠慮必有近憂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云
伊蘭樹下坐進云却來時如何師云白日繞
須彌進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二頭三
手漢問承師有言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處
誵訛師云君子千里同風進云與麽則殃及
子孫也師云素非鴨類師乃云諸禪德直饒
文殊辯說認螢火爲太陽居士杜詞指魚目
同明月所以雪竇尋常道威音王已前無師
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若未能把定
要津不免奔馳南北
上堂因僧送拄杖上師師拈起成頌云清峻
孤根別有靈勢含山水自分明提來勝得豐
城劒報盡人間兩不平復云大凡以平報不
平是義烈常準以不平報不平爲格外清規

亦猶以智遣惑頗逢下士以智遣智罕遇作
家要會兩不平麽諸人也沒量罪過雪竇也
沒量罪過雪竇過自能檢責你者漆桶不打
更待幾時以拄杖一時趂下
冬至上堂僧問鼓聲纔罷海衆齊臻新節一
句請師垂示師云三日前五日後進云與麽
則聞於未聞師云索短不搆深泉問文殊仗
劒其意如何師云八十老僧閑灌頂進云學
人不會師云四溟無浪月輪孤僧良久師喝
云甚處去也僧禮拜師云放過一著師乃云
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早是不唧嚁漢更
亂蹋步向前實謂苦屈諸禪德看他先覺未
離兜率已降閻浮未出母胎度人已訖若言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地之間唯我獨尊尚
有人不放伊過如今巧說異端不肯荷負眞
可哀愍所以道天魔外道是辜恩德漢聲聞
二乘是自欺誑人你見如此不平之事便合
憤悱驅將去喝將去隨例道我不知不會者
般底若海裏有什麽出頭時
上堂云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遊氣

亂清師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子是形名雙
舉還有過也無有即水裏月無即形名兆若
也究得實謂恩大難酬
上堂云未出母胎見成公案周行七步過犯
彌天更入鹿野苑中枝蔓上復生枝蔓乃拈
起拄杖云吽吽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風動塵起
鳥飛落毛進云乞師再垂方便師云泊被打
破蔡州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好問
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有頭無尾漢
師乃云諸仁者夫宗師唱道譬若滄溟上客
獨泛蘭舟月渚煙波隨情放曠欲抛香餌須
待長鯨縱有纖鱗應無希冀
上堂云一徑直二周遮衲子辯得眼裏生華
便下座
上堂僧問達磨西來單傳心印諸方爲什麽
各說異端師云誰誰云爭奈即今何師云西
天令嚴進云與麽則入水見長人師云韓信
臨朝底問三通鼓罷翠賢集請師拋下御前
題師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進云與麽

則退身三步師云依舊漁翁把釣竿問不除妄想不求眞底是什麽人師云一宿覺進云與麽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一撥便轉師乃云大凡出衆切磋也須是本分禪客若未具啐啄同時眼卒摸揉不著

上堂衆方集定師云不用低頭思量難得便下座

上堂云直鈎釣鯤鯨曲鈎釣龜鱉曲鈎若在鯤鯨理應未可直鈎若在龜鱉情亦不甘如今拋鈎也負命者上鈎來良久云勞而無功便下座

上堂衆集定師起立云雪竇得與麽長諸人得與麽短若人道得齊肩句許伊把定乾坤便下座

上堂云久雨不晴衲僧向甚處䁤眼皮草便下座 綺三 廿六

上堂云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復云大衆雪竇錐頭出也莫有傍不肯底禪客出來良久云諸人既乃縮頭且聽諸方檢責

明覺禪師語録卷第一

音釋

剜烏歡切刻削也　楔先結切　鞴步拜切吹火韋囊也　嘶先奚切　櫬初覲切近身衣也　㸲音零與羚同　枰音平　懆蘇到切狂躁貌　顢頇顢莫安切頇許安切　觕倉胡切與麤同　鼷音兮小鼠　蠡音劙瓢也

明覺禪師語録卷第二　綺四

門　人　一　軫　等　編

舉古

舉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州云呈漆器師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麽出來相共商量若未能辯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三十六收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臨濟下禪牀擒住者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麽乾屎橛雪峯聞云臨濟大似箇白拈賊師云夫善竊者神鬼莫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揉看

舉僧侍立保福次福云你得與麽麤心福拈一塊土與僧你拋向門外著僧拋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麤心福云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師云然則者僧被保福熱瞞爭奈眞不掩僞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

不甘是你者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笨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感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舉雪峯敲觀和尚門觀云誰峯云鳳凰兒觀云作什麼峯云䳄老觀觀便開門雪峯方入被觀把住云道道峯擬議被觀推出峯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㩳有老宿云雪峯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師云者辜恩負德漢有什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㩳不著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

舉臨濟侍立德山山云今日困際云者老漢寐語作什麼山便打際掀倒繩牀山便休師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饑鷹爪下分兔敢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辯得天下橫行

舉乾峯和尚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下座云大衆來日不要普請師云看他作者吐露箇消息宛爾不同若是瞌睡漢遞相鈍致乃拈起拄杖云放過一著便下座

舉玄沙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話月曹谿豎拂猶如指月鼓山云月咏玄沙云者阿師就我覔月鼓山不肯却歸衆云道我就他覔月師云玄沙鼓山如排百萬軍人陣只拋兀子相擊或有衲僧辯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舉長慶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就我覔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麼處會師云雪竇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麼會

勘辯

一日侍者報有三人新到從瑞巖來師云教伊大展坐具禮拜著其僧方入門師驀拈起拄杖僧云某甲特來禮拜和尚師云吽吽那箇是叅頭一僧近前問訊師云你爲什麼失却本道公驗僧云深領和尚慈悲師云過者邊立復問第二人求朋須勝己似我不如無師以拄杖指叅頭云你爲什麼隨者漆桶僧云某甲新戒師亦約云過者邊立又問第三人適來兩箇敗闕了也你堪作箇什麼僧擬議師便喝云過者邊乃云據合一時埋却且念遠來叅堂去

問新到尋師訪道疏水遊山僧云謝和尚顧問師便喝鼻孔裏秖對我僧無對師云若殺人來來曾到雪竇麼僧云不曾到師打一棒云他後不得諱却

一日二人新到師云座主衲僧僧云請和尚鑑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僧云不勞如此師云我且放過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作麼生僧無對師云杜衲僧叅堂去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我問你近離甚處僧退身立師云克由叵耐不言來處將拄杖來僧云某甲近離奉川師云打野榸漢何不早與麼道復問第二人你也一處來僧云某甲近離大梅師云兩段不同

好與三十棒且放過
一日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既知信
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
劒刃未施賊身已露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
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宗云三十年後
有人舉在師云已放你過
問聰道者久叅事作麽生道者云青天白日
師云亂走作什麽者便喝師云喫棒者擬舉
手師打一坐具云你看者瞎漢亂與
一日五人新到師云你總不消行脚僧擬議
師云一狀領過
有良周上座到師作瞌睡勢僧云新到相看
師不應僧又云新到相看師高聲云阿誰僧
云新到師云已知叅堂去僧云某甲是大龍
受業師喝云漆桶誰識你僧便近前人事師
云好好禮拜著相看了師云還識宗首座麽
僧云是師兄師云你爲什麽鈍致他僧云和
尚休得也師云踏破草鞋漢不能打得你且
坐喫茶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天台師云還見智者麽

僧云見師云爲什麽在我脚底僧無語師云
脱空妄語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温州師云還識永嘉大
師麽僧云是鄉人師云與你偈海僧云酌然
師云面赤不如語直僧無對師云嘘
師在大龍爲知客李殿院到山茶話次問師
知客是長老鄉人師云不敢院云且在者裏
不得亂走師云本爲行脚院云行脚爲甚事
師云看亂走底院微笑
師在池州景德爲首座時太守曾學士入院
相訪茶果次學士拈箇棗子拋在地上召師
首座師應諾士云古人道不離當處常湛然
在那裏師指景德長老云只者老子也不知
落處士云首座知也不得無過師云明眼人
難瞞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
起檢問早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
云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依云臨行方覺
主人寛師召舍人舍人擡頭師指依云㮚根
衲子齋他有甚益巡檢大笑師便起去

師赴雪竇經過杭州徐轉運問師雪竇名山
多有具眼底衲僧忽相靠來長老作麽生支
遣他師高聲召客司司近前師云運使問箇
什麽使云推過來師云推過又爭得使無語
師云彼此没便宜使又問長老幾日渡錢塘
江師云山僧未敢前去使云作箇什麽師云
徐轉運把斷要津使云今日被長老捺我一
上師便辭退
師在南嶽福嚴爲藏主李殿院同雅長老入
藏院師出接殿院云藏主那師云不敢院云
藏中說著下官麽師云目前可驗院云驗底
事作麽生師云不消一劄院無語師云且請
殿院歸寮喫茶坐次山嵐忽起雅云殿院遊
山恰阻煙霧院云靈峯聖跡爲什麽却有者
箇師云下方無院擬道雅云藏主壯觀福嚴
師云和尚且莫閑眼院云作家作家師云殿
院尊重時有道士秀才到院又問三教中那
教最尊師乃起側身而立院云有口何不道
師云對夫子難言院云休休便起師云適來
造次

師在舒州海會時因看胥通判問山中多少
衆師云一百來僧胥云既是海會爲甚只有
百僧師云人貧智短胥云更道師云他後有
人舉在又問山中長老每日說箇什麼師云
路逢劒客胥云吽師便辭退
師在明州看曾學士坐次士問曾與清長老
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端的有勘破處麼師
云清長老道箇甚麼士云又與麼去也師云
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
者婆子綣繢不得麼士云者裏別有箇道處
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師云勘破了
也
師與僧衆入城緣化學士先有公文止絕僧
道投剌師亦同例乃有頌寄士云碧落煙凝
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
空戀甘棠影裏行學士回答云勞勞世務逐
浮沈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
須見面始知心復令人請師相見了士云道
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師云他後見別處長
老學士不請舉向伊士云舉著又何妨師云
山僧罪過士云好好師云諾諾
學士解印後師送到越州住數日乃辭士堅
留師云歸山住持不忘學士此日士云衲僧
家愛把不定師云爭得到者裏士無語師云
已沐學士放辭士云容出城相送師便退士
至客亭排果子茶湯了師問學士自此一別
甚處再得相見士云長老何以對面忘却師
云微僧心亦足矣時廣慧和尚復問師自此
一別甚處與學士再得相見師云直是千里
萬里於是取別士云善爲道路師云諾諾

諷頌

贈天衣長老
天衣長老無價之寶金烏東昇是何杲杲他
年或要兒孫無端須入荒草

寄妙果政長老
古叟機宜太孤絕冷澹情懷止金鐵游歷不
知叅訪誰曾道天無第二月近聞鎖斷奔馳
問何物拈來固其本飛騰直上三十三見不
見兮爲君困中巖藏晦亦枯槁年先休競七
十九南北東西追古風時有其人繼其後

送宗侍者
深憶韶陽示奇句昔人到此猶不住宗禪九
萬曾列程吾想七閩還獨步重巖忽爾來扣
門自謂孤蹤若斷雲雪庭乍遠雖多恨且有
中峯月共分（斯句乃宗禪者離山日有作）如斯慷慨非希
冀浩浩清風無處避天上天下知不知五葉
千燈復何營

小谿贈溥禪者
歲月將闌天光普寒鄙叟復桃盤桓且雖萬
杉禪客來尋我言意勤勤勉清墮拂曙片帆
重率歸百節四肢難負荷風之冷冷潮之平
平強寫離辭幾不成巖層落落皆知已相見
無忘極此情

送清禪者
有禪者兮曠發靈機出洪都兮聲先步隨一
文一技不爲用方內方外誰論之春風來兮
何所別何曾拂盡古巖雪極目寥寥思遠人
曹谿堪共此時節清兮清若宜存歷究兮辜
馬休同跡彈指凋殘六葉華西山一去斷消
息

送一禪者
天得一地得一王得一兮無等匹谷得一兮歸巨溟應見三山皆岌岌一得一又何必今古不曾居丈室千華影裏復是誰八面風清照紅日一禪一禪須記取象骨巘難兮且相許負石投針忽載來拂袖雙雙便回去

送全禪者
有龍彪兮時之相宜有藝行兮人之所歸東西武步兮復誰是我上下覩方兮存機未機全禪全禪知不知大施門開兮塵區可依

送靜山水
松根石上曾唯我四顧家家誰未可豈知白鳳傳好音拋却亂雲千萬朶谿山重疊春將暮風遞殘華柳飛絮金盂待月應有期寶冠照水寧無據靜禪復記吾深囑彼兮國士眞烈宿相見從容莫等閑人天景行存高躅

寄藏主收禪者
新州出箇賣樵者龍朔年中藏晝夜黃梅春得古菱華不倚物兮便高挂秀禪拂拭無塵埃歷盡諸難眼未開文馳石上求文字爭得孤峯却載來近還有箇尋吾祖云在盧村深處住偷得隣家些子光用作千燈擬流布呵呵呵地久天長爭奈何

送雲禪德
中巖老兮八十一閑寄十年助辭筆縱誇步驟當此時豈免龍鍾笑他日他時誰也流機變午夜寒蟾生水面別有清光何處來擧目亂飛星斗轉歌兮歌兮苦搜索遠贈雲禪傀標格黃梅席上追古風高唱自知天地窄

贈陸學士
古之陸大夫多集遊方輩今之陸使君復與空生會大國正搜羅長劔今磨淬或問清曠閑不知若爲對

舟行
孤舟選勝傍江千乘興幽游思未闌向日望來春色晚順潮歸去野情寬高歌釣客收綸線弄影沙禽刷羽翰廻想古祠無限意海蟾初上逼人寒

東軒偶作
叢竹小山些子境偶來閑坐解踈慵怡然縱目誰知我勝入摩雲千萬峯

明覺禪師後錄

上堂云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循環三百六十幾箇解知窠窟放開精精冥冥把定恍恍惚惚君不見毗耶離城彼上人一室寥寥是何物師召大衆云高著眼便下座

上堂云黃金爲地白銀爲壁釋迦老子不合向者裏屙師以拄杖撥一下云看看落爾諸人頭上

上堂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便下座

一日云大衆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一樹子我也不惜良久云放憨作麼便下座

因雪示衆云頭上皚皚脚下皚皚金色尊者獨上高臺開眼造罪合眼受災如何如何天網恢恢

上堂衆方集定師云勘破了也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物中眼眼中物十方如來同此超出還會麼瞎漢歸堂

上堂云龍泉與刀斧同鐵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異豹然一出一入半合半開平展之流試辯緇素

上堂云直得動地雨華何如歸堂向火便下座

師一日晚叅於僧堂前立云不打鼓上去不得把却門入來不得速道速道大衆眼目定動師以拄杖一時打趂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禪河隨浪靜山河大地不是浪師拈起拄杖云看看一處起千處百處沒背一處息千處百處不識還會麼歸堂

上堂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翳汝眼翳生則天上人間瞎却則三頭六臂或若辯得許爾十字縱橫

上堂云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優曇華正開鼻著無香氣翻笑釣魚船上客不愛南山愛鷰鼻僧問萬里無雲伸一問青天喫棒意如何師云軍隨印轉僧云恁麼則在和尚手裏師云利劒不斬死漢

上堂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云適來有人看方丈麼云有師云作賊人心虛

上堂云大無外小無內半合半開成圞成塊老胡既隔絕衲子多違背從他千古萬古長漫漫塡灘塞壑沒人會以拄杖卓地一下云歸堂

一日上堂衆方集以拄杖橫按膝上云恁麼會得瞎却天下人眼復拋下拄杖云救取一半便下座

上堂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俊俊沒可把灌溪老出頭不得且致我騎牛入爾鼻孔裏一般漢聞人恁麼道若風過樹頭有什麼共語處

上堂云一不定二不可上下四維春風包裹桃華杏華鬪開柳條桑條懃破可憐昔日靈雲剛道迷逢達磨師拈起拄杖云靈雲鼻孔穿了也

上堂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鈞得一箇是好手良久云負命者上鈎來

一日小叅示衆云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動地雨華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惡水驀頭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裹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人爾來者裏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趂下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師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者棒須有分付處爾若辯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示衆云春力不到處枯樹亦生華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便下座

有時云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正令不從拗曲爲直

上堂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晝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常用底拈放一邊爾諸人向甚處見盤山速道速道

上堂舉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云老僧只管看師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者僧扶趙州

上堂云不是金色頭陀有理也無雪處便下座

一日示衆云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周迴上下皆避不及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爾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戲著將謂雪竇門下教爾學老婆禪

舉黃檗入堂於南泉位中坐泉問長老甚年中行道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便起去師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教搥鍾著大衆方集山便掩却門知事咨白既許爲大衆上堂爲什麼一言不施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舉石鞏曾爲獵人趂一鹿從馬大師菴前過問云還見我鹿麼大師云爾是甚人鞏云我是獵人馬云爾還解射也無云解射馬云一箭射幾箇云一箭射一箇馬云爾不解射鞏云和尚莫解射否云我解射鞏云和尚一箭射幾箇馬云我一箭射一羣鞏云彼此生命何用射他馬云爾既如是何不自射鞏云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馬云者漢無明煩惱頓歇鞏於是以刀斷其髮在菴給侍師云馬大師一箭射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他石鞏一箭射一箇却是好手雪竇今日効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復云中也便下座

舉同光帝命諸禪師坐次云朕收得中原之寶只是無人酬價興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以兩手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一日上堂良久云大施門開無擁塞忽然有箇衲子出來雪竇倒退八百何以臨危不悚人便下座

舉保壽問胡釘鉸云莫便是胡釘鉸云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麼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壽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壽云向後遇多口阿師與爾點破去在後至趙州舉前話問云不知某甲過在甚處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胡釘鉸於此有省師云雪竇要打者三箇漢第一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第二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第三胡釘鉸放過保壽師驀拈起拄杖云更有一箇大衆一時走退師

擊繩牀一下便起去
上堂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日閑便
下座
舉肅宗帝問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
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子帝曰請師塔樣國師
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
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還化後帝
詔躭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
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
無知識師云肅宗不會且致躭源還會麼只
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
一拶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
問爾那箇是無縫塔
舉雲門與長慶在雪峯日因舉石鞏見僧便
云看箭三平到遂擘開胷鞏云三十年一張
弓兩下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雲門問長慶作
麼生道免得石鞏喚作半箇聖人慶云若不
還價爭辯眞偽雲門云入水始知有長人師
云石鞏要先拗折不難爭奈三平中的了也
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上堂云一華開天下春古佛爲什麼不著便
爾若透得救取天下老宿忽若有箇衲僧出
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獅子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
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
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師云當時若不放過
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氷
消瓦解
舉傅大士云要知佛去處師云三生六十劫
末後一句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挂壁上
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
舉紫湖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上有字云紫湖
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
喪身失命時見新到便喝看狗僧纔廻首湖
便歸方丈師云衆中總道者僧著一口著即
著了也爭奈者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
便死因甚麼者僧猶在若無知方眼救得者
僧設使紫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我
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者老漢喝
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

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上堂云國無定亂之劒四海晏清也不是分
外還有梯山入貢底麼
因中山主爲師煎茶師問僧爾隨例喫茶將
何報答僧云因風吹火師不肯自代云難爲
和尚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爾也須煎
一會茶始得
舉長慶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
事畢師云是即是鈯不劄風不入有甚麼用
處
上堂云摩竭掩室計校未成毗耶杜辭伎倆
俱盡還有人點檢得者兩箇老漢出頭不得
底麼直饒覷透更有箇漢礙著以拄杖擊繩
牀一下便下座
有時云搥擊妙喜世界百雜碎底人爲甚麼
處處解持鉢
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麼拄杖頭
上失却眼
一日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麼
生辯損益便下座

上堂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早牌於閙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孩子因甚麼脚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辯看

上堂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蘿下塊石枕頭者般底有甚用處喚起了打

有時云一切不是句瞎却時人眼還有出得底麼

上堂云一切法皆是佛法瞞瞞頇頇非爲正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莽莽鹵鹵還同天鼓賞箇名安箇是立箇非向甚處見釋迦老子還會麼以拄杖卓地一下云各請歸堂

示衆云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於衲僧分上是放閙是捏聚或若辯得分半院與爾一日云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茫茫空手迴便下座

上堂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千眼頓開與君相見 廿四 十九

師問新到闍梨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云蝦跳不出斗僧云跨跳師便打僧云更跨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迴僧便禮拜云觸忤和尚

師云我要者話行爾又走作什麼僧云已徧天下了也師復打五下僧云有諸方在師云爾只管喫棒師喚第二人近前來甚處人云鼎州人師云敗也僧云青天白日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以拄杖指云爾擬跨跳僧擬議師亦打五下叅頭云者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其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上堂云孟嘗之門劒客何在良久云點即不到便下座

上堂云泡幻同無礙拈起拄杖云泡幻何處得來又擧一下云西天四七聖東土二三祖鼻孔眼睛總穿在者裏嗑睡漢歸堂

上堂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師拈起拄杖云夾山老子甚處去也何不出來百草頭與大衆相見又卓地一下云在者裏復云咄者野狐精縮頭去便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恰瀏麼僧云見後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僧禮拜師長吁一聲

上堂云一舉不載説作麼生舉得作麼生會

上堂云久雨不晴今日晴衲僧曬了也未良久自云曬了也師云收復拈起拄杖大衆定動師云無一箇靈利便下座打趂 二十

示衆云譬若二龍爭珠有爪牙者不得或有衲僧問既是有爪牙者爲什麼不得請大衆爲雪竇下一轉語 廿四

上堂僧問承和尚有言道士倒騎牛意旨如何師云泥人眼赤僧云不會師云有甚麼了期便下座

上堂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無風浪起爾若辯得禍不入慎家之門

擧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清云還得活也無學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師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人半箇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廻問承和尚有言金剛鑄鐵券意旨如何師云三頭六臂云學人不會師云橦上橦下師拈起拄杖云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太茫茫何擾擾穿來且放一邊

三十三二十八敲落又在一處復云退後退
後便起去
問承古有言九九八十一意旨如何師云金
剛合掌進云學人不會師云敀依佛法僧
上堂云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拈起拄杖
喚作什麼爾若道不得也許具一隻眼
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
手拽不肯入一僧云和尚怪我不得一僧
云用入作什麼師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
忽若總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便下座
一日云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
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
隙則復見通墻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
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𡠉之象則
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慚愧釋迦老子
說甚還與不還文殊堂裏萬菩薩到處見不
得元來總在者裏靈利漢一見便請拗折拄
杖
上堂舉鏡清問僧近離甚處云石橋清云本
分事作麼生云某甲近離石橋清云我不管
爾石橋本分事作麼生云和尚何不領話清
便打僧云某甲話在清云爾但喫棒我要話
行師云然則倚勢欺人奈緣事不孤起者僧
若能慎初護末棒則須是鏡清自喫
舉雲門大師示衆云爾若不相當且覓箇入
頭處微塵諸佛在爾舌頭上三藏聖教在爾
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
衆道看師拈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壓良爲
賤其間忽有不甘底出掀倒繩牀豈不是大
丈夫漢然雖如此且問據箇甚麼師爲拈起
拄杖云洎合停囚長智擊繩牀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壑不如歇去好還會麼客
亭不遠
上堂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
出沒太虛之中師拈起拄杖云國師眼睛在
者裏瞌睡漢七穿八穴甚處得來
一日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
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衆云昨日有人從
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云來日不要普請師
云諸禪德雲門老漢只解一手擡不能一手
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華開又被風吹落
爾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歸堂
一日云古人道其爲也形其寂也冥轉變天
地自在縱橫河沙而用混沌而榮誰閑不喜
誰閙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
師以拄杖擊一下云打破了也寶在甚處
有時云不犯之令大衆必合依行
上堂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閙國師走入露柱
裏去也見麼見麼良久云出頭便死歸堂
示衆云廻而更和渉拈起拄杖云頭上是天
脚下是地眼前綠水背靠青山衲僧道我會
也忽若騎驢入爾鼻孔裏牽牛入爾眼睛中
又作麼生商量
上堂云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者裏參見祖師
了更買草鞋行脚三千里外也被雪竇穿却
鼻孔
一日舉馬祖上堂衆方集百丈出捲席祖便
下座諸方皆謂奇特恁麼舉還當麼若當譬

若水母以蝦爲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什麼衆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當時若見伊出來捲席劈胷與一踏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互相鈍置豈不箇箇英靈底漢還會也無歸堂

上堂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壚官好只如南泉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去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柰何一箇更是懡㦬

上堂云還有鬧市裏出頭底麼良久云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便下座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雲門大師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云有向他道什麼若道無何得悟去師拈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爾道問者如蟲蝕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恁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未拈却者僧喫粥了雪竇與爾拄杖子歸堂

舉雲門大師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一畫云百雜碎師云者老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牀立師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渭麼舉天下衲僧盡爲念話杜家雪竇莫有長處也無試爲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同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云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答一轉話非但參見投子亦乃知雪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繩牀立惜取眉毛便下座

舉洞山聰和尚每見新到便問溈山水牯牛上座作麼生會前後皆不相契師到亦乃垂問師云後人標牓洞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洞山云且來上座師云未參堂

舉雲門大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師隨舉了便喝復云大衆好喝落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辯取者一喝便下座

師因事示衆云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貴宮商之異辯玄素之殊底是甚麼人還知落處麼那一箇者一箇兼本三人放過一著便下座

上堂云三十年來尋劒客有麼有麼幾迴葉落又抽枝衲僧眼光失却了也自從一見桃華後塡溝塞壑直至如今更不疑敗軍之將以拄杖卓地一下云看便下座

舉歸宗問僧甚處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會也宗云爾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黃檗聞舉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著箇箇屙轆轆地只有歸宗老較些子師云以彊欺弱有甚

麼難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麼不學但向道
收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喫吽吽雪竇
門下誰敢便下座
上堂云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不在家中死
者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眉毛便行
一日六人新到師問云還有作家禪客麼叅
頭云和尚道什麼師云點即不到僧擬議師
便喝僧無語師云龍頭蛇尾復問第二箇僧
指叅頭云和尚問何不祗對師與一掌僧無
語師復指云第三其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
上堂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云瞎睡漢僧
便喝師云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
競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
望蒼蒼皆云相救當爾之時四禪天人一見
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
來汝都不聽如今有甚麼救處乃拍手一下
云歸堂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
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
見劈脊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頭髯鬌耳卓朔學
云不會師云堪笑堪悲復云不著便也不奈
何爾從江南江北來笠子下爲什麼撈破洛
浦徧叅底
上堂云乾坤把定即不無爾作麼生是手摯
日月底句又云周遊四天下道我知有須彌
頂上著得幾人復云舉步已經諸佛剎是爾
草鞋踏破多少
上堂云長觜鳥芳樹不棲喃喃獨語摩斯吒
滄溟不入戰戰却廻三十年後悟去提起手
云吽吽便下座
上堂舉在衆日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四衆圍
繞如何是涅槃師云雙林樹下復云便是釘
觜鐵舌漢也卒話會不及歸堂
有時豎起柱杖云洪機在掌排巨靈擘太華
之峯復橫按云明鏡當臺絶演若逐東西之
徑又以拄杖一劃云比擬張麟兔亦不遇便
下座
上堂云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或是
箇漢問我舉著悉能坐斷有甚麼近處雖然

如此向後莫辜負人好便下座
上堂舉古人道明眼漢沒窠臼我且問爾各
從德山臨濟下來棒喝向爾不能施語言向
爾使不著我既如此汝合必然又作麼生露
得箇消息令雪竇知爾是箇風不入底漢去
便下座
一日三僧辭師把住云天無門地無戶亂走
汝僧擬往何處僧皆無對師劈面唾云枉喫
我多少粥飯便推出
示衆云摩竭正令譬若拔沙揀金毗耶杜辭
頗類守株待兔設使頓開千眼未辯機関點
著不來白雲萬里
舉永嘉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
色雲門大師拈起拄杖云是色非色師云雪
竇即不然圓光一顆龍司眞如神用六般和
泥合水塻窟人設齋且致水中拈月致將一
問來
有時云袖頭打領腋下剜襟諸方一任箕裁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衲子作麼生話會
一日上堂大衆纔集師云一任諸方貶剝便

下座

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什麼處乾峯云在者裏師代僧便喝復有僧問長慶長慶云問取堂中第二座師代僧云錯復有僧問師師云墮坑落壍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頌四　廿八

上堂云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遇賤則貴赤肉團上壁立千仞遇明則暗鼻孔遼天底衲僧試辯雪竇爲人眼

示衆云一法不通萬緣方透會與不會成羣作隊築著磕著一時拈却管取乾坤獨露便下座

上堂云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清若拄杖子是浪衲僧便七縱八橫忽乾坤大地是浪便見扶籬摸壁且道放行好把定好一日云春雷已發陽烏未啼迷身句即不問爾透出一字作麼生道

上堂云巢知風究知雨靈利衲僧未可相許若問如何苦哉佛陀參

舉馬大師云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箇爲主雲門大師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我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雲門云西天九十六種爾是最下種師云赤旛被者僧奪了也便下座

一日云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傳大士騎驢入爾鼻孔裏見爾諸人不惺惺却歸雙林寺去也便下座

頌四　廿九

舉僧問翠微自到和尚法席每沐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微云嫌箇什麼僧復問洞山山云爭怪得老僧後有僧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師云兩箇老漢被者僧穿却唯有法眼與他同叅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趂出

上堂云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師云住住三世諸佛是幻六代祖師是幻天下老和尚是幻復拈起拄杖云拄杖子是幻那箇是圓覺良久以拄杖擊繩牀一下云幻出大衆擬議師云者一隊漆桶總無孔竅以拄杖一時趂下

舉夾山問僧甚處來云湖南來山云曾到石霜麼云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山云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云和尚也須急著眼山云作麼生是毬子云趯不出云作麼生是毬杖云勿手足山云老僧未曾與闍棃相識出去師云雪竇親見者僧從石霜來夾山因甚麼道不相識

舉趙州問僧甚處來云雪峯來州云雪峯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僧云雪峯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爾諸人向什麼處屙州云爾若過嶺我附箇鍬子去師云者僧既不從雪峯來可惜趙州鍬子

舉僧問石霜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霜云是僧云只如萬像歷然是顧不顧霜云我道不驚衆僧云不驚衆是不與萬像合如何是不顧霜云徧界不曾藏師拈云誰是不顧者

示衆云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向雪竇手裏乞命

頌四　三十

上堂云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黑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底衲僧向甚處見雪竇

上堂僧問雪竇蘆華時如何師云點僧云恁麼則爲祥爲瑞也師云兩重公案復成一頌

雪覆蘆華欲暮天誰家人不在魚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

師問大龍語底默底不是非語非默底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大龍如何龍云子有如是見解那師云這老漢今日死解冰消至晚龍問師那裏是老僧死解冰消處師云轉見不堪拂袖便出龍云叵耐叵耐師不顧後舉似福嚴雅雅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僧問只在目前爲甚麽再三不覩師云截耳臥街云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饒驢饒馬云生芽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

明覺禪師語録卷第二

音釋

鵮苦咸切鳥啄物曰鵮　吙人者切　梩智吏切　樻丘畏切　彪補尤切　皚魚開切　傻數瓦切　憋并滅切急性貌　鉸居效切　搦女角切按也　搰時及切　轆音根　塻莫横二音　宲餘招切與窯同

明覺禪師語録卷第三　綺五

參學小師允誠等編

拈古

師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師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麽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便抛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師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頭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麽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舉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便喝乃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舉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爾三十棒了也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麽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師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舉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時作麼生即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師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麼處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語師云好劈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師云衆中總道雪峯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思一頓棒喫誰爲下手僧出衆云某甲下手濟拈棒與僧僧擬接便打師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

舉欽山一日上堂竪起拳又開云開即爲掌五指叅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出衆竪起拳山云爾只是箇無開合漢師云雪竇即不然乃竪起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趯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不在苕箒柄聊與三十師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云漢國樹云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値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即禍生云作箇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云闍梨受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師云者僧棒即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掌州便休去師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渭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師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舉無業馬祖僧問如何是佛云莫妄想師云塞却鼻孔又問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師云拄却舌頭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浴出其僧過茶與德山山撫僧

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瞥地師云然精金
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巳方人者僧
還同受屈以拄杖一劃云適來公案且致從
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師一時打趂
舉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
與爾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
接得便去師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
手者試請辯看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
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
甲向後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辯衲子難
瞞師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
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趂出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云
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云甚時離山云去
年八月門云放爾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
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
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㨨麼去山於此大
悟師云雲門氣宇如王敎著便氷消瓦解當
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舉一僧叅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
入也打僧便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
得大師靠却拄杖休去師云二俱不了和尚
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
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不久爲唱道之首賓云
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
没交涉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
錢五貫充設饡飯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槌
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
師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
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
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
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
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
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
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
蒼天蒼天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
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師云大凡扶竪宗乘
須辯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
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必然
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别有長
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舉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却方丈州云救
火救火黃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
張弓師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
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
是什麼源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
師云死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
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不成褫伊清云無侍
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
龍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
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二十年後與爾
三十棒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
燒山師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
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舉本仁和尚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

鼓弄人家男女何妨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辯得有箇入處師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舉雲門示衆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便與掀倒禪牀

舉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即不到侍者點即不點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雪竇不得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師云元來不會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粉骨碎身未報得師云無端無端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麼師云埰根漢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衆盲師云端的瞎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師云傳因長智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師便喝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撿乃成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云拄杖頭上挑日月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是藏師云草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云亦是藏師云雪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師云崄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箇眼睛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滔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舉僧禮拜雪峯峯打五棒僧云其中有什麼過峯又打五棒師云雪竇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爾若辯得也好與五棒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著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爾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云邯鄲學步師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為什麼學唐步若辯得出與爾茶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向上與爾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云鑑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云者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爾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師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茱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茱萸云過州云中師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垛漢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

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麁生化云者裏是甚所在說麁說細濟休去至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麁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麁細濟吐舌師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一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禪牀三角便打師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

有僧問眉毛爲什麼不眨上師便打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迴首州云擔版漢師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既迴頭因甚却成擔版

舉巖頭參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巖頭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奯老還會麼奉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旛風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師云雪竇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師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擳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彈指三下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爾鉢囊裏師呵呵大笑

舉本生和尚以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爾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爾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知闍梨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師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迴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也無師復拈起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巖頭打三掌師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峯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師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豎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云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師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峯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
之於旨甘露乃蒺蔾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
兩意僧竪起拳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爲
喚作拳頭師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舉僧請益雲門大師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
爾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挃僧退後
門云爾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
爾不是患聾乃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爾
不是患瘂僧於此有省師便喝云者盲聾瘖
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
竪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還會麼不應諸方
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爾者一隊驢漢
有堪作箇什麼以拄杖一時打趂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者
邊來師云鈍置殺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
時如何州曲躬叉手師云索鹽奉馬
舉鼓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
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
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山云拖出者死
屍僧應諾歸衣鉢下打摒便行山至晚問首
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山云好與
二十棒師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
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
仔細點撿來未免一時埋却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呑巨海始知
大地一微塵作麼生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
老云何不領話州云我不領話爾不領話師
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
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
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
某甲亦如是山下禪牀打四藤條師云藤條
未到打折因什麼只與四下須是箇斬釘截
鐵漢始得大禪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
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山云打鍾著禪便走師
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
云是汝師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行僧經過謂菴主云
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
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能去泉聞令趙州
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不管州從西過東主亦
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州云草賊大
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泉云從來疑
著者漢師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版漢勘
破了也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
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鮮曾有僧
問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
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恕龜必應有主
舉巖頭雪峯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
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
云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
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大殺
巖頭云爾恁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師云諸
禪德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
尾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摵大丈夫
漢將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
半令若盡行雪峯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明

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師云非
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叅詳便
請冊霄獨步
舉烏臼有玄紹二上座到臼云二禪伯近離
甚處云江西臼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
要臼云爾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臼
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師云宗師眼目
須至恁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
目未辯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
時人境俱奪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云峨眉禮拜普賢
去隨竪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
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
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師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辯取 師五 十五
舉雪峯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云
不敢峯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
關山峯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峯乃召大
德僧迴首峯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云
者漆桶僧無語峯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
向漆桶裏著到清云和尚豈不是掠虛結案
峯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迴是什麼秩
他道者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峯云
我與麼及伊爾又道掠虛結案他與麼及我
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什麼時節其間有得
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此
之人翻成毒藥師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
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
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
麼者漆桶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
無意僧舉到鹽官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
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師云三箇也得
舉雲門問新羅僧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
云將什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為什麼在
我手裏云恰是門云一任教跳師云雲門老
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為什麼在我手裏恰
是劈脊便打
舉北禪問僧近離甚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
處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
爭奈在我手裏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者
僧不甘隨後趂出師云奇怪宛有趂師之作
還知者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
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舉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方
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迴首丈云是 師五 十六
什麼有什麼共語處黃檗和尚大眾方集以
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迴首檗云月似彎
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師云說什麼猶較直
是未在若據雪竇眾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
箇無孔鐵槌為眾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
古今乾坤把斷師蓦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
箇不得沙云情知爾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山云和尚又作麼生玄沙云人人出者箇不
得山云和尚恁麼道得某甲為什麼不得沙
云我得爾不得師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
却手橈
舉南泉示眾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
麼一僧出眾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

作麽生買僧無語卧龍代云和尚屬專甲未
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
衫師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
南泉還肯麽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
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麽生買
嗣五　十七
別處容和尚不得
舉茱萸把一楖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
楖麽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楖茱萸便
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師云若要此
話大行直須打了趂出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
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
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
夾山問未審那箇親那箇踈梅云一親一踈
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
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
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
師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
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
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
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云
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些子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
漢云挂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
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師云寧可碎身若
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些些子復云
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挂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
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
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師云問既一般答亦
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撿分
明管取解空第一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
時有僧出州云比來抛塼引玉引得箇墼子
嗣五　十八
法眼和尚遂乃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麽生
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
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師
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
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

麽抛塼引墼諸禪德要識趙州麽從前汗馬
無人見只要重論蓋代功
舉躭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
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
不解揑目祖云吾不如汝師云然猛虎不食
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躭源麽只是
箇藏身露影漢
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云田中來溈云田中
多少人山插下鍬子叉手而立溈云南山大
有人刈茆山拈得鍬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
若見與踏倒鍬子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戽
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招喚
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麽師云諸
方老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
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
問五　十九
自縛去死十分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瑞巖有
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翁自云諾醒醒著他
後莫受人瞞沙云一等是弄精魂甚奇怪却
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瑞巖遷化也沙云如

今還喚得應麽無對師云蒼天蒼天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峯云生死海
未渡爲什麽覆船師代云久響雪峯待老老
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
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峯舉此
語峯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船恁麽道峯云
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
干闍梨事師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辯
得天下橫行
舉德山圓明示衆云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
寒則普天普地寒師云什麽處見俱胝老熱
則普天普地熱師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
像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嶮絕甚麽處得
一指頭禪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麽處去院云不上
天堂即入地獄云和尚作麽生院云還知寶
應老落處麽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
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又打一拂子師云令
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
雪上加霜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
得勦絕作麽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
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爾作麽生福云兩
手扶犂水過膝師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
糾五 二十
因什麽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諸人又
作麽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師云柳絮隨
風自西自東
舉大梅聞鼯鼠聲謂衆云即此物非他物
汝善護持吾當逝矣師云者漢生前莽鹵死
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
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
程太速
舉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爾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爾相見了也僧堂前與爾相見了也保
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麽
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師
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峯放行不見雪峯
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麽生豈
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

嶺相見底衲僧歷良久云擔版禪和如麻似
粟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
何爲體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
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箒呵呵大笑
糾五 廿一
師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
識麽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擎鉢至法堂上雪峯見
云者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
德山便回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
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
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至來日上堂
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
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
然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没處
去没處去師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
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
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
末後句麽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舉雪峯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

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
峯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好與二十
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與老僧
過淨瓶來僧將到淨瓶云却安舊處著僧復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古佛過去久矣雲
門大師道無眹跡師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
澗下太忙生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
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
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
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
要洞山深肯師云他既不受是服將來底必（廿二）
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符五）
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
閤國人來且歎歎將去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象若三星乾坤
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云想師只
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師
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點撿來直是天
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
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
便喝山云住住闍黎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
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
舌人解語浙無對山便打師云者漢可悲可
痛鈍致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
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摵夾
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窻下安排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
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
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可惜
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符五）（廿三）
罕遇作家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
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即心是佛國師云是什
麼語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代當
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
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云是什麼語話也好
與一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舉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爲大過患爾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
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爾喫佛法則未在
師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
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卧龍慈云在彼
多少時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爲什
麼在彼許多時云師子窟中無異獸慈云爾
試作師子吼看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慈
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師云奇怪諸禪德
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嶮還點
撿得麼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
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
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
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
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舉投子問丘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繞禪牀一帀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師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便喝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拄杖子是塵有甚麼過過既無應合辯主所以道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為師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釋

嗛（胡䈅切銜也）　瞪（澄應切直視也）　簽（音僉）　邯鄲（邯音寒鄲音丹）　簣（求位切土籠也）　眨（側洽切）　歘（許洽切）　剿（子小切絕也）　覷（七據切與覻同）　挃（竹栗切撞也）　藿（忽郭切）　麃（午刀切）　胡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綺六

參學小師圓應編

師自雨處道場多應機語句門人集之離三已行於世斯所紀者乃垂帶自答及古今因緣朝暮提唱辭意曠嶮而學黨未喻復致之請益師蓋不獲已隨所疑問以此以彼乍放乍收或抑或揚或代或別近百五十則實一時之能事也況圓應忝預參承寧忘捃拾然多聞未益誠有愧於宗師必記諸善言諒無識於弟子可命曰瀑泉集意以飛流無盡爲義凡知我者幸同味焉時天聖八年八月十五日圓應序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久經陣敵慣戰作家倚天長劒即不問你作麼生是袖裏藏鋒代云寡不敵衆又云彼此

上堂寡不敵衆什麼人分上事代云總由和尚又云彼此又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許你眼正頂後一相拈得也無代云收

有時云收之一字飲氣吞聲作麼生辯代云衲子難瞞

或云傾湫倒嶽尋常之用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代云三千里外
示衆云三千里外還且如何代云過或云佛未出世時一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問僧云賊不打貧兒家因什麼却打代云須到如此
或云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時人不知處過在祖師作麼生辯代云不得春風華不開
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箇箇道我會會即且致作麼生舉代云時人相師又云空劫已前徒指注空劫之後錯商量正當空劫什麼人爲主代云本是將軍致太平
有時云太平本是將軍致莫錯認定盤星我爲拈了也還會麼代云掩面出去
或云交鋒兩刃要定生死彼此無傷功勳不立作麼生是將軍正令代云到即不點
或云到即不點還甘也無代云赤心片片
有時云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麼處誵訛代云塡溝塞壑又代云退身三步問云塡溝塞壑有恩者多甚處見老底代云香積世界

或云五千四十八卷止啼之說如今啼止也還我黃葉來代云事不孤起
有時云事不孤起你也分一半代云鄂又云合到某甲又云單傳心印過犯彌天甚人委悉代云須見如此
上堂須見如此著甚來由代云也是
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麼代云一箭兩垜
或云一箭兩垜爲什麼却敗闕代云善來文殊
或云乾坤崩陷且致再見天日道將一句來代云悔不愼當初
有時云悔不愼當初便下座却問僧他後作麼生舉代云好事不如無
有時云雄兵百萬且定邊疆劍客三千若爲驅使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示衆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何似生代云孟常門下或云一筆勾下不甘底出來代云只宜拄杖子
上堂云只宜拄杖手勾下屬何人代云傍觀者
或云威音王巳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代云掃土而盡問僧掃土而盡你還知麼代云因誰致得
有時云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舉來今日說夢還有夢見底麼代云掀倒禪牀
或云掀倒禪牀蓋是本分過在什麼處代云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奔流度刃也是尋常啐啄同時略請相見代云什麼處去也
上堂云什麼處去也代云日月易流又云針眼裏藏身即不問你作麼生是遊戲十方代云踞虎頭收虎尾
一日云踞虎頭收虎尾諸方未曾見代云也是
麼生道代云春無三日晴
示衆云春無三日晴去住還堪笑且問諸衲僧曬却何時了代云某甲只管看
或云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趙州爲什麼摘楊華代云更聿多矣問僧更聿

多矣亦要商量代云莫教屈著
有時云明眼衲僧入門便語墮三十年後誰
是知音代云拂袖便出
有時云拂袖便出也好與三十棒代云賊過
後張弓
或云七縱八橫拈却把定乾坤眼爲什麼却
有沙代云黃連未是苦
或云黃連未是苦黃蘗好爲隣復問還辯得
這時節麼僧云不會自代云抑已而已
或云繞天下行脚到處豈無尊宿相爲還有
盡力道得底句麼代云口只堪喫飯
上堂云口只堪喫飯雲門大師拈了也你來
者裏聽什麼梡鳴聲以拄杖一時打下代僧
當時但近前把住拄杖云和尚今日困又云
閑椀子即不問上座作麼生是牛頭橫說竪
說代云著甚來由
一日云著甚來由便下座代云能有幾箇
有時拈起拄杖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復以
拄杖盡一畫云百千諸佛諸代祖師盡向翠
峯乞命代云官不容針

或云舉一明三爲甚不著便代云作賊人心
虛又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
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峯起佛見
法見誰敢覷著代云秤尺在手
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向甚處藏身
代云咦又云喝下承當崖州萬里棒頭薦得
別有條章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代云惡
或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王老師不打還肯
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有時云髑髏常千世界鼻孔塺觸家風拈却
別致一問來代云祖師遺下又云你若驢頭
驚頭向後道覩見翠峯好代云何必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衲僧坐斷如恒河
沙鬧市裏指出一箇來代云便摑傍僧
或云生門易過死門難入逆順無拘底爲什
麼不垂手代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或云荒田不揀草纔爲金信手拈來金纔爲
草古聖日用不知且致你爲什麼臨機道得
代云如蟲禦木
上堂云如來惟一說無二說穿却衲僧鼻孔

換却衲僧眼睛即得若教我明破恐帶累你
不是好人代云欲見其師先觀弟子
或云諸佛有難炭庫裏藏生有難火燄裏你
衲僧不得動著代云魯般繩墨
或云火待日熱風待月涼北斗南星句不要
你道留與後人貶剝代云一言已出駟馬難
追
上堂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園頭甚要古人
道了也因什麼知而故犯代云爭奈轉多鬧
僧我道轉多你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會師云
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本分事道我知有將錯就錯甚人承當
代云不惜眉毛者
或云年來一度春也畢竟事作麼生代云藏
身露影
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德山不在付與黃
蘗代云洗脚上船復問僧云我恁麼道正是
時人窠窟趙州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你何不
救取僧無語師云雪峯道底
上堂云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直得出門

相接爲什麼土曠人稀代云和尚年老
或云放憨道著藥忌即不管你死中得活致
將一問來代云略無些子
上堂云遠則照近則明你會也笠子拄杖拈
放一邊入水見長人作麼生辯代云平出
或云因一事長一智針筒藥袋不得失却如
履輕氷道將一句來代云以已妨人又云會
則事同一家且放你過不會則東西南北付
與驢年代云一日便頭白
或云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第三第四不
問你後五日事作麼生若道只恁麼代云苦
哉佛陀耶
有時云什麼劫中無祖佛你不著便猶可代
云解笑底亦少或云朝堂門下雜衆今云所
道底不要代云但咳嗽一聲
一日云諜臣猛將用不著到即不點是什麼
人代云不犯之令
上堂云若道得隔身句知你是箇了事人忽
若總道不得我也知你親代云猛虎不食其
子

一日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上將來也三軍
在什麼處代云退後退後
或云閫內者不出閫外者不入將相雙行句
作麼生道代云弔民伐罪
因普請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茶園裏
有玄沙見底還見麼代但指露柱云和尚問
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人摘茶茶摘
人不問你無底籃子重多少代云慣得其便
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云茶叢列作鼻孔
茶葉是你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便
一日云佛法不用學觸目皆成滯百城既未
遊樓閣門長閉勸君知首看請下一轉語自
云莫辜負人好
一日問僧南泉斬猫兒你作麼生會云有什
麼難師云作麼生無語代云一刀兩段
一日遊園次問僧苦瓠連根苦甜瓜徹帶甜
明得箇什麼邊事僧無對代云平出
一日請益退侍者問訊云和尚不易師云有
什麼不易無對師代云法堂上寸草不生僧
便禮拜師云若不是我

師一日問僧諸方道不得底句你作麼生道
僧云天平地平云恁麼則王老師不如你僧
無語師云只道得一半
師一日見僧來師云是什麼物與麼來僧云
口痛秖對和尚不得師云鼻孔吶僧無語師
云黃連未是苦
師一日見二僧來拈起拄杖云與你二人分
取僧云只恐和尚不平第一僧云那上座先
到雪竇師云有功者賞
師一日見二化主城中歸問云你憑箇什麼
入城教化衆生僧云雖有好心且無好報第
二僧云禍不入愼家之門師云近火先燋
師一日晚叅問僧是什麼時候也僧應諾師
便喝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日勢稍晚
師一日見僧來拈起拄杖云我兩手分付你
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師云爲什麼棒上不
成龍僧云三十年後恐辜負和尚師放下拄
杖云吽吽
師一日問僧你見雪竇後錄未僧云見了師
云向甚處見我僧云也知和尚是川中人師

將拄杖打一下云夢見
師一日見僧出歸師云閙市裏還見天子麼
僧無語師代云非但又云苦哉佛陁耶
一日十數僧待立次師云佛法無人說雖慧
不能了復問僧還有無師自悟底麼衆無語
師云負命者上鉤
師因在莊數僧侍立次師問云維摩老云步
步是道場這裏何似山裏衆下語師皆不諾
師代云只恐和尚不肯
師一日問僧你作箇什麼來僧云合靈寶丹
來師云靈即不問作麼生是寳僧云不敢秖
對和尚師不肯自代云洎與和尚答話
師一日問僧你浴未僧云某甲此生不浴師
云你不浴圖箇什麼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師云賊不打貧兒家
師一日同僧遊山次到開山和尚塔頭僧云
見說開山便是黃巢師云黃巢是草頭天子
爲什麼却作住山人僧云忌辰也好與他設
粥師不肯自代云賞不避仇讎
師一日同三五僧看種田師云靈苗無根作
麼生種僧云明年更有新條在師云你問我
我與你道僧便問師云分付田舍奴
師一日出城見下院山主師云既是山主爲
什麼却在城中山主無語師自云負命者上
鉤來
師一日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
牛舉頭作什麼僧云怕和尚穿却師不肯自
云看入草底
師一日燒亡僧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麼僧云
將得來師云弄假像眞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云浴來師云三身中
那一身浴僧云或鼓聲前或鼓聲後師云飽
叢林
師一日問僧你尋常爲什麼不上來僧云長
上來只是門閑師云爲什麼不入來僧云來
也師云賊過後張弓
師一日爲首座寫眞師云既是首座爲什麼
却有兩箇首座云爭之不足師云你問我我
與你道首座擬問師云雪竇門下
宋太宗皇帝因事六問當時無人奏對因入
寺見僧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對云仁王經帝
云既是寡人經爲甚在卿手裏師代云皇天
無親唯德是輔
因入塔院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此
是寡人塔爲什麼卿作主代云盡國咸知
因僧燒却藏經朝見告乞宣問昔日摩騰不
燒如今爲什麼燒却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因帝夜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至
曉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代云實謂
今古罕聞
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云卧雲來帝曰朕聞
卧雲深處不朝天爲什麼却到這裏代云難
逃至化
因僧朝見帝賜坐僧云陛下還記得麼帝云
甚處相見來僧云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
以何爲驗僧無對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唐憲宗迎舍利現五色光百辟俱賀惟韓愈
端立帝問百僚皆賀卿爲甚不賀愈曰臣曾
看經來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荷
助之光帝云作麼生是佛光代云陛下高垂

天鑑
裴相公捧一尊佛像於黃蘗前跪云請師安
名蘗云裴休師代相公當時便喝
廣南劉王請雲門入内於含春殿坐次帝令
鞠常侍宣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甚年中
得信道生師代進語云猶帶酸澀在又代雲
門云聖意難測又云諾諾復宣問如何是禪
云皇帝有敕臣僧對代進語云錯又代雲門
云忽以臣僧年邁
龍光問僧名什麼云自覩光云自覩見什麼
代云有悞龍光
悟空禪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法華經空云
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座主請
請甚人證明代云私通車馬
投子示衆云汝等諸人盡道我實頭若出門
三步有人問你作麽生是投子實頭處作麽
道代云疑殺天下人
有老宿見官人手中執笏乃問在官人手中
爲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老僧手中喚作什
麽代云弄巧成拙

四祖到牛頭後庵見虎便作怕勢牛頭云和
尚猶有這箇在祖云適來見什麽代云但亦
作怕勢又代云泊合放過
僧問惠濟古人道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如何
是得坐披衣濟云暢我平生代云諾諾
問投子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投子
云打水用桶舀粥用杓代云爭得不問
玄沙見孚上座便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
了也沙云什麽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
別云這賊敗也
玄沙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沙云侍者關
隔子門汝作麽生出得地藏云喚什麽作門
別云珍重便行
崇壽問僧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
麽礙僧云眼礙別云强將下無弱兵
保福在疾問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
妙藥相救僧云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別
云只恐難爲和尚
有西天聲鳴三藏到王大王處王令玄沙驗
過玄沙以銅火筯擊鐵火爐問三藏云是什
麽聲云銅鐵聲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師
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云莫瞞外國
人
國師問座主講什麽經云金剛經國師云最
初是什麽字座主云如是國師云是什麽別
云以拄杖便打
陸郎中問仰山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仰山豎拂子郎中便拜異時仰山却問郎中
曾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老僧豎拂子郎中
作麽生會陸云據某甲見處入之一字也不
用得仰山云入之一字不爲郎中師云作麽
生會云別陸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別仰
山後語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
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麽別云不及大
夫所問
僧問雲門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
一路涅槃門門云我道不得云和尚爲什麽
道不得云你舉話即得別云淺水無魚徒勞
下釣

吳尚書訪睦州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弟子
從何門而入睦召尚書尚書應諾睦云從信
門而入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南泉遷化陸亘大夫到院主云大夫何不哭
大夫云道得即哭長慶代云合笑不合哭別
云蒼天蒼天
雲巖遷化時道吾問離却殼漏子了後向何
處再得相見巖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別云
喚侍者與我記取這一問
僧問法燈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
骸一物相去多少燈云百骸一物一物百骸
別云吾不如汝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你道還信麽
云和尚言重爭得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別云
侍者寮裏喫茶去
麻谷持錫到國師處振錫而立國師云汝既
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別云浥不到
此
妙濟於僧前書一字問云是什麽僧云不識
濟云滿口道著別云老僧罪過

僧問曹山清税孤貧請師拯濟山云税闍梨
應諾山云清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脣別
云税闍梨應諾是什麽心行
僧問玄覺先師舉不及處請和尚舉覺云聽
者須是奇人別云大衆看者一員禪客
石頭問讓大師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
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別云三
十棒教誰喫
僧問玄沙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爲
什麽不會沙云用會作麽別云諸方即得我
這裏不得
玄沙問南際云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麽生
會際云須知有不求如者別云雪峯門下幾
箇如斯
法眼問百法座主云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
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麽生說
箇兼舉有老宿代云和尚喚什麽作法座別
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始得
睦州問座主講什麽經云涅槃經州云問大
德一段義得麽云問什麽義州以脚趯空吹

一吹云箇是什麽義云經中無此義州云脫
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麽老宿代
云和尚瞞某甲瞞大衆別云和尚慣得其便
雲門示衆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貴得天下太
平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
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別云鉤在不疑之
地
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坐次洞山點茶來欽山
閉眼洞云什麽處去來欽山云入定來洞云
定本無門從何而入老宿代云大有人恁麽
會別云當時但指巖頭雪峯云與者兩箇瞌
睡漢茶喫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云新羅門云將甚麽過
海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爲什麽在我手裏僧
云恰是別云噓噓
雲門到洞巖得數日上叅恰見巖下來巖問
什麽處去云親近去巖云亂走作什麽云暫
時不在巖云什麽處去來別云好與三十棒

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無對却問僧僧提起衲衣云者箇在府下鋪平云用多少帛子別云蝦跳不出斗

雲門問曹山密密爲什麽不知有山云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別云達磨來也

雪峯在國清拈起鉢盂問座主道得與你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峯當時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峯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座主方禮拜峯便踏倒後座主舉似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門云你得七年方見云是別云草賊敗也

道吾見雲巖掃地問云太驅驅生巖云須知有不驅驅者吾云恁麽有第二月也別云洎合放過

清峯辭雪峯問甚處去清峯云識得著漢即知去處雪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麽別云西天斬頭截臂清峯當時云和尚莫塗汙人好雪云我即塗汙你你道古人吹布毛作麽生清峯云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雪峯休去師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韶山勘僧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云不敢韶云多少口云偏身是韶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出云韶山口裏別云從來疑著韶山

保福到庵主處茶話次庵主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某竪起拂子不知得不得福云某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讃歎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毫不直一等是恁麽事爲什麽讃毀不同庵主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師都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石頭大師參同契

予嘗覽斯作頗見開士皆摛辭聳極成贊厥道因亦隨興以擬之匪求飾木於文也噫先覺洪規可洞照遐古豈復情謂逾越於其間哉蓋往往學者抑問勉意不獲而已其或金沙混流淘之汰之固必存彼匠手明矣

竺土大仙心（誰是能舉）東西密相付（惜取眉毛）人根有利鈍（作麼生）道無南北祖（且款款）靈源明皎潔（拈掌）祓派闇流注（可呵呵亦未相許）執事元是迷（展開兩手）契理亦非悟（拈却了也）門門一切境（拈起佇長）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回而更相涉（這箇是拄杖子）不爾依位住（其錯認定）色本殊質像（盆是星）（豈能聞眼）聲元異樂苦（還同耳）闇合上中言（心不貴人）明明清濁句（口宜掛壁）四大性自復（隨所依）如子得其母（可知也）火熱風動搖（春水自冷）水濕地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晏河清）鼻香舌鹹醋（可憑可據）然於一一法（重報君）依根葉分布（好取明）本末須歸宗（惟我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紀之令）當明中有闇（必間可明）勿以闇相遇（明還非觀）當闇中有明（見一）勿以明相覩（無說異）明闇各相對（若為分）比如前後步（不如此）萬物自有功（旨內牢止）當言用及處（縱橫十字）事存函蓋合（子紛紛）理應箭鋒拄（荻縲）承言須會宗（未兆非明）勿自立規矩（突出難辨）觸目不會道（又何奴）運足焉知路（之惡）不進步非近遠（咫尺隔彌）迷隔山河爾（和彌寡）謹白參玄人（闍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

眞讚

禪定大師

虛凝不器有象殊域伊何郢流卓爾原極鷲峯崔嵬蟾輪乍回列刹望重勞生眼開開也

誰觀迅振高古或葉或華自三自五天子褒
稱兮禪定師而今而後兮香風吹
集賢殿學士曾侯
天石麟豈輕獻日魚月角瓛億萬當年文陣
獲全功不奪龍頭幾人怨
若冰大師
冰之有光非珠澄徹山之有光非玉凝潔若
水大師殊彼清絕殊兮必羣絕兮可覩一字
根極三千頂住乍曰義龍或稱律虎相對風
規分不分金田獨步君看取
清照大師
巨海秋碧鼇峯晝寒巧出匠手依依對看寶
凡作凭華巾非結以餘續餘話月指月古兮
今兮請試甄別
恭首座
道離纖兮誰與隣貌古澹兮飛清壁巖檜忩
蒼經幾春乳寶堂中第一人
禪徒寫予幻質復請爲讃辭曰
祖佛怨兮非其師叢林害兮誰相資氷枯雪
殘深索索水冷雲澹空纍纍寶聖錯僧錄知
人間天上爭容伊
同生強圖夢身予亦不能伏筆
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枯華未曾微笑何也石
謂玉兮器必分水濤虗兮月非下不知誰是
傍觀者
咄者枯拚遽生瓜葛來自三川掀手兩撕指
鹿爲馬將日作月罪兮彌天焉可分說
潛慧禪師
寥寥雄機落落虗宇本之不兆傳之奚取取
既有規規還倫古凝明孤寬垂應萬端海蚌
先絕天珠影殘南來北來支眸可觀
安巖山照禪師并序
憶昔遊漢水抵廬嶽率訪叢室龔禪家流皆
象馬蹴踏至於心口憒悱品藻當代誠難其
師然非厚誣方來且指掌輪握何取豈斯欸
陪老作觀繪真相古之今之歎恨亡矣高深
莫究其極明晦靡盡其際故時欽依乃勉抉
稱詠庶文外之士道存而同歸者也
覺雄慧燈記飲光滅光聯不已龍昌遠絕善
續者誰梅峯之師化偃二浙聲流四維大名
無當高讓太白韜晦殊運虗明曠索歸休安
巖寒籠翠杉我笑方外華非類御郢工筆狂
梵儀頓舉肩雲頂絲秋蜻夜渚靜雁南軒兮
相對時空生未解兮閑斯評開眸凝瞻迅雷
不及掩耳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音釋

捃（舉蕴切拾也）潰（胡對切散也）餿（色求切飯壞也）蹴（子六切踏也）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綺七

參學小師文政編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衡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庚止翠峯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容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叢之一日總緝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寧存乎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開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察其懇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机輙述序引用識歲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月文政謹序

偈頌

送寶相長老并序

大師歎禪德將赴丹立辟命光闡宗乘蓋時應必行固不可抑留者也且撫會之作犖曠絕之道雖一凝一流一彼一此又何間然率織蕪辭以代贐別

奧域靈區存物外獨標台嶺為絕槩掩勝潛奇列作屏堆青寫碧深如黛形霞暖影生巖壁香桂茂陰籠鮮石赤松子也浪虛閑白道猷兮大輕擲曹溪有史歸其中風從虎兮雲從龍乘興正值二三月坐斷還依千萬峯華飛飛日遲遲清飈飀飀吹無時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窺來須得乾坤眼照古騰今謂非闇若能此去副全提開發人天有何限

送法海長老

常愛裴相國式芳塵斷際高風慕要倫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常愛李相國垂列星藥嶠深源宅性靈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緬想當時二台輔出鎮藩維訪諸祖寥寥浮幻經百年落落宏規照千古今聞仙都賢太守入政褰帷聲浩浩英佐一一分化條文經武緯亦難討遠遠箴函飛乳峯選開士兮恢吾宗覩夜光非震滄海聆正音豈玩焦桐徒誇麟龍自西自東應排罔象得象必須覺雄讓雄今既塞請還也奇別茫茫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載發枯柿卷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掛域中日月黃頭碧眼知亦知去去憑誰繼清絕

送文政禪者

古有焦桐音聽寡不在彈古有陽春曲和寡不在言言兮牙齒寒未極離微根彈兮歲月闌未盡昇沉源少林幾坐華木落庾嶺獨行天地寬因笑仲尼溫伯雪傾蓋同途不同轍麟兮鳳兮安可論許兮巢兮復何說秋光澄澄蟾印水秋風蕭蕭葉初墜送君高蹈誰不知如曰不知則為貴

送昭敏首座

君不見鷲峯勝集百萬茫茫等閑過壞衲之外皆清僿君又不見熊嶺孤運歲月索索艱難生深雪之中有一箇宛轉流落千餘年危分嶮布空平闚辯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機不全石窓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掣斷金鎖天麒麟高舉鐵鞭擊三百猶輕舍爭知也別有七星光鬬羽風前把欲贈行人將報不平繞天下

送知白禪者

松不直棘不曲誰笑卞和三獻玉經天緯地
太無端邁古超今亦輕觸靡羇束何必云素
範還還眞規復復梅檀葉落香風清千里萬
里長相逐
送勝因長老
黃梅散席三百載續餤聯芳淨空在宗兮派
兮生異端華兮葉兮太頻碎韶陽閒出多慷
慨權要雄雄曾絕待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刀
剪却令人愛近還有箇披老衲楚句橫身風
颭颭鐵作一尋非等閑壁立千仞須摧踏報
君知江南江北徒纍纍尒甕轉海運兮纖鱗片
甲雷奔電驅兮寸毫尺甕斯言勿謂存規矩
平不留兮險非取周行獨立如便休誰振宏
綱照千古
送重鄮禪者
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枯
荄離離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遂空亦危一華
開五葉兮不相似獨孤明兮還自知還自知
歷魏遊梁徒爾爲
送僧歸靈隱 因賜白雲無羇

白雲無羇冷㷀清奇雪格未可鶴態還卑垂
天沃日兮似結不結爲雨從龍兮後期必期
噫悠悠忽爾春風吹南北東西唯我知誰知
菡萏峯前布影時
送僧之石梁
萬卉流芳不知春力巖畔澗底蹙紅皴碧乘
興復誰同孤蹤遠儺敵君不見五百聖者導
雄機靈峯晦育深無極寒山老寒山老隨沉
跡迢迢此去須尋覓華落華開獨望時記取
白雲抱幽石
送師旻禪者
深巖寂寂披蘭芷碧霧紅霞映流水空生別
我期未期絕域殊方擬輕擬堪笑歸嶺南奔
馳何鄙彼危急亂抛下盡云提不起伊予本
自不將來相送奚憑掛唇齒旻禪客旻禪客
師子子應須落落存終始君不見古人有言
兮撲碎驪龍明月珠大丈夫到如此行行不
用頻彈指
寄白雲長老
八紘雲靜明參沵夜永松堂對寒月凋殘片

葉墜虛庭冷寂何人立深雪因億錢唐鄮禪
者十載巖栖曾未下分飛誰謂絕相同遠念
冥冥欲奚寫忽聞赴請之仙都聲光藹藹登
清途執云天騏驟方外自笑大鵬離海隔乾
坤窄乾坤窄堪盧潛射斗牛白茫茫無限未
歸人到必爲時除點額
送智還首座
雲蘿杳杳藏巖幽碧疊清飛冷相促瘦藤輕
衲休便休短餤殘芳續何續禪家本自冥霽
絆洲渚園林曾不憚千影神駒立海涯五色
祥麟步天岸君看取君看取市地茫茫有誰
舉飯瓠頻磨如未回爲吾深憶盧公語
送善暹首座
名之基實之蒂深兮固兮究相繼古之名也
在希聲今之實也同浮醫子州善巻之流也
堯聖舜馳讓無暇歸去來兮歸不歸到頭未
出冥冥者吾徒執詞標奇絕動靜憑君試甄
別葉零零兮秋慕半凋華片片兮春暖齊發
暹禪老暹禪老意留高曠排沽待忽致譏褒
天人列請兮屢輕笑祖佛位早兮還擬迸我

恐逃之逃不得大方無外皆充塞茫茫擾擾
知何極八面香風惹衣裓
送僧
吳山碧楚江碧吳楚悠悠興何極一尋寒木
自爲隣三事秋雲更誰識乾坤不是無知已
玉石休云辨眞偽待時沽謩漫淪生晦跡韜
光亦何意春風急春風急八駿奔馳追不及
南北東西把定時爲君直上孤峯立（飽氣分枝非獨）
（古有讖之言也）
頌藥山師子話送僧
厄魍金毛師子子揞𢟙林下青莎裏㝎也罷
也威自全一出六出眉剔起非擬擬知幾幾
星流不問三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爲君吸
盡西江水（咄）
送秀大師
巖竇宵深瀧山帔月高古木霜禽睡西庵禪
者來扣門別我凌晨下層翠欲留不可留寫
意不及意屈晌迢迢安足云華偈聯聯太容
易君不見劉陽叟絕希冀送人只道無他事
行行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送廣華嚴歸鷲峯
海山孤僻非遂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
冬何太高巨野宵征苦相討巖房杳杳凌寒
空氷霜落落分譁黃誰云百城沉古月自笑
八面生清風依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望
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爲時略輕據
送遠塵禪者
衲卷殘雲風高絕鄰倚天照雪堪扤要津八
紘極目兮春山若黛九野縱步兮汀草如茵
三十四老未輕識凜然方外奚相親
送德隆山主
霜葉凋殘巖風凜寒彼之禪老忽下崇巘衲
有雲兮曾卷未卷琴無絃兮解彈不彈迢迢
旣行宜聽斯語明闇路岐生死洲渚而今而
後知不知頽綱委地憑誰舉
送澄禪者
春色依依襲爾原草春風浩浩拂我窻牖念
此分飛贈無瓊玖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
舞溪邊柳澄禪澄禪聽斯言古也今也行路
難知之者石火星流未急不知者龍驤步驟

魯寬看看孰云平地起波瀾
送惠儔禪者
少林風規何大瀟灑籠古罩今睥眞睨假誰
云發機射虎自笑品類觀馬紛客茫茫不要
呈顩人往往須擒下儔禪儔禪崢嶸象駕
送惠文禪者
正法眼絕塵沙二三四七水月空華千燈續
燄曾聞五葉分披未範君不見卷蓆百丈掩
耳丹霞龍行虎步爭孤立盡同雲雨去無涯
文禪文禪騰煥吾家
送道成禪者
曹溪流非止水一點忽來千波自起直須釣
鼇釣鯨莫問得皮得髓君不見石頭有言兮
聖不慕他靈不在已成禪成禪誰家之子
送清演禪者
我年老大心力衰微贈別無語冥同振飛因
思古之送人有言吾不知其殊途同歸獨愛
新豐曲騰清輝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春色
共依依
送繼寶禪者

寶非寶日杲杲上上機無處討赤水求來何
太狂荆山覓得苦相惱不惱不狂排夜光險
惡道中爲津梁

送小師元楚

道之冥機一何相守汝競光陰我親蒲柳毋
厚弁之奪席毋薄愚之謟箒深思彼伐木丁
丁之聲照古照今兮宜善求友

送清果禪者

春雨濛濛春風颸颸動兮靜兮匪待時出雲
霞閑澹作性金鐵冷落爲骨知我者謂我高
蹈世表不知我者謂我下視塵寰道悠隨方
情融癬鎖紫栗一尋青山萬朶行行思古人
之言無可不可南北東西但唯我

酬行嵓長老

黄金爲骨松爲姿道高曾鄙天人師有言遺
我千古奇無人知石虎呑却木羊兒

至人不器

誰當機擧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爍玄微
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兎乍圓乍闕金
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
依依

因事示衆

石本落落玉自碌碌古之今之一何瞥速師
子不咬麒麟猛虎不食伏肉君不見洞庭孤
島煙浪深木馬追風有人識

日暮遊東澗五首

極目生晩照溪雲偶成朶大朴曾未分青山
自唯我

極目生晩照遠樹籠微陰誰知清淺流別有
滄海深

極目生晩照幽情春蘭芷白蘋葉裏風不在
秋江起

極目生晩照步影何遲遲歸翁古木中相對
頻相窺

極目生晩照蓬萊匪仙境釣得十二鼇重來
謝孤影

思歸引三首

一住翠峯頂兩見溪草緑不知朝市間幾番
生榮辱蕭條巖上雲冷淡水邊竹報誰歸去
來向此空踟躅

常憶在廬山隨時寄瓶錫五百與一千聚頭
同造日徠攀影未回鶴望情還夫教他王老
師癡鈍無處覓

時雨灑如膏萬卉皆滋益枯根甘自休也似
春無力耕夫曉尚眠蠶婦夜多息從兹家業
荒共落風塵跡

送蘊歡禪者西上

金闕路曾遥行行偪閞泰石房雲未閞杳杳
若相待高蹤逾履水何人不傾蓋早晩承帝
恩再卜林泉會

送僧

春雲情旣高片段飛虚碧去留機未消今古
望還積澄澄天影回杳杳地形直別夜共相
思誰栖此泉石

法爾不爾

夏雲多奇峯乾城冷相映借問諸禪僧那箇
堪憑定乾城高鎖月夏雲欲爲雨若謂非全
功子細看規矩

送諸方化主

空巖暖律回極目望還普數點方外雲幾處

人間雨冥冥滄海月依依少林祖去必示勞
生清風立千古
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東平問官人風
作何色
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
退相將誰遭點額
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
波稜稜南方未回
送僧
松風清未休水月淡相對去來非等閑必許
孤雲會
頌雲門九九八十一二首
三三九九八十一一一觀風隨召出千古有
誰同共知一毛師子衆毛畢
九九八十一大勲不豎賞若謂無諸訛金剛
曾合掌
烏龍和尚
空巖清夜坐蘚徑積深雪瞑目思古人徹曙
落殘月童敲石磬寒猿掛枯枝析杳杳無限
情分明向誰說

秋日送僧
邊鴈影邪寒蟬聲速乘時甚流遠別巖谷林
驚一葉兮微風觸袖水肅百川兮片月在目
因憶象骨老師曾送人行行不謂抽金鏃
早忝示衆
曉天雲靜濃霜白千峯萬峯鎖寒色驪龍失
珠知不知無限平人遭點額
春風辭寄武威石秘校
春風何蕭蕭和雨復兼雪拆華功未深偃草
勢曾烈吡城癡愛老怯寒對清拙襄巖影響
士難御同孤劣巃峯人不來柴門亦休閉松
頭栗鼠下時把藤牀嚙庭際霜禽歸屢啄苔
錢闕一旦春風息暖日生林樾幽徑磐石上
拄笻行且歇無絃兮莫彈有語兮存舌冷落
流水聲古之若爲說凋殘早梅樹今之若爲
別俯仰身力輕翻憶春風切爲吾吹却塵欲
華分岐轍爲吾吹却雲欲問遼空月不知天
地間堪爲誰交結
送百丈專使
大雄孤頂曾遐鍛徧索諸方誰敢拒孔賓峯

前捋虎鬚再得完全又歸去
送清素禪者之金華
古策風高瓶浪闊春雲片段分清絶金盆後
夜孤頂寒去去誰同落殘月
擬寒山送僧
擇木有靈禽寒空寄羽翼不止遂萊山冥冥
去何極
送如香大師
梅檀葉落雨初歇天外風清亦何別後夜蓮
城溪月寒孤光誰共倚寥泬
寄于秘丞二首
石徑通巖竇引步藏欹側遂萊人不來掃盡
蒼苔色
飛瀑千萬層五月狀氷雪將期雲霧開求夜
對孤月
再成古詩
霜華一鏁中玉童摘未摘斯言如不聞千古
動愁色因憶商山吟在烏不在白
答當生不生
咄咄休强名芻狗亦爲累寂寥金粟身曾未

求諸己
戲靠安嚴呈雙溪大師
陜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咎一身還
作二如來黒白不分辯香臭
跣黒白無從
天地不仁萬化森森若謂非緣竹何從笋爻
兮髮兮黒白是準
暮冬感懷寄瑞巖禪師
雪水繞松檻遲遲結清淺病眼時懶開幽情
況難遣故人久相別飛文屢慚靦仰謝十二
峯分照月如翦
送知乆禪者
霜竹凝寒携九節銅瓶浪鎖千溪月天上人
間不自知行行誰共分請絕
送慶類檻者
巖桂風清香露滴定起高秋映虛碧斷雲不
是歸帝鄉飛落人間有誰識
春日懷古四首
門外春將半巖氷暖有聲玄沙曾未到虛得
偃溪名
門外春將半青青野色分桃華開欲盡無處
覔靈雲
門外春將半羣芳鬭盛時鄰家有庭栢諸祖
共相知
門外春將半幽禽語共新實陀巖上客應笑
未歸人
送僧之金陵
勝遊生末跡杳自狎時羣巻衲消寒木揚帆
寄斷雲曙瓶華外汲午磬浪邊聞別後石城
月依依遠共分
送僧
知方流古意雲樹別諸鄰月不澄微水山應
立是塵靜空孤鶴遠高柳一蟬新欲究勞生
問歸思莫猒頻
千里不來
不見古君子因循又隔秋浮生多自擲好事
更誰留碧巘高沉月寒雲靜鎖樓宗雷何處
是白鳥下汀洲
僧歸雪上
海國浮輕檝悠悠興未闌草隨春岸綠風倚
夜濤寒沙鷺宜相狎霜猿望更寬河聲西聽
日誰得共雲端
春晴野步
乘興携多士遲遲傍水濆春山不在目啼鳥
共誰聞片石寒籠蘚殘華冷襯雲只應融老
輩庵際境猶分
賦瑞雪送穆大師
五六皆名出飄華獨見稀若教同一色還似
負羣機玉馬猶空說銅駝轉更非爭如千萬
里相對共依依
送鐵佛專使
荷策來尋我泛舟思舊山不知何處月相照
在深灣風助秋濤急雲兼野樹閑到時如請
益先憶趙州關
同于松丞賦瀑泉
大禹不知鑿來源亦白成色應鄰衆白聲合
讓孤清遠勢曾吞海飛流未噴鯨靈槎如可
泛天派問歸程
送簡能禪者歸仙都
荷策下丹嶂紛紛雪正飛浮生誰未到舊國

自重歸雲背𤾣聲斷天遥鷃影微蓮城古風
月又得振清機

天竺送僧

雪霽蓮峯頂孤禪起石牀向時機自絕異域
路空長啼猶衝寒影歸鴻見斷行後期無定
跡煙水共茫茫

寄石柲校

重林冥坐久引望復遲遲煩暑未消日涼風
來幾時天雲飛積火巖溜散垂絲欲擬相尋
去浮生已共知

因事示衆

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
無人識清涵鯨海寬吟射蟾輪窄今朝呈似
看請道末後句

靜而善應二首

覿面相見不在多端龍蛇易辯衲子難瞞金
撻影動寶劒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對揚殊特本同參誰白遼空强指南今古不
存師弟子一輪秋月印寒潭

自誨

麟龍不爲瑞草木生光輝三尺一丈六且同
携手歸慚爾懲世師巍巍何巍巍

宗門三印三首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迷黃頭大士不
識敢問誰得親提
印泥印空印水市地寒濤兢起其中無限鱗
龍幾處爭求出背
印水印泥印空衲子不辯西東撥開向上一
竅千聖齊立下風

華嶽二門四首

劫火曾洞然大人淚先落可憐傅大士處處
失樓閣
德雲閑古錐幾下妙峯頂喚他癡聖人擔雪
共填井
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
分回互
兜轉復究轉真金休百鍊喪却眦耶離無人
解看箭
擬弋者慕
翠羽立高枝危巢對落暉碧潭千萬丈直下

取魚歸

透法身句二首

潑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
限垂鈎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明年更
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靈隱小參

六合茫茫竟不知靈山經夏是便宜虛堂夜
靜無餘事留得禪僧立片時

因雪示衆

清光欺月不相饒堆積虛庭卒未消爲瑞爲
祥也難得不知誰解立齊腰

祕魔巖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雚山到
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保福四謾人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
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靈雲和尚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

叅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華
僧問緣生義
義列緣生笑未聞孰星布皷向雷門金剛鐵
劵諸方問報道三千海嶽昏
名實無當
王轉珠回祖佛言猜通猶是汙心田老盧只
解長舂米何得黃梅萬古傳
迷悟相返
霏霏梅雨灑危層五月山房冷似氷莫謂乾
坤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
道貴如愚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
解巖中坐惹得天華動地來
大功不宰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
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晦跡自貽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
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五老師子
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何必競時流天教生
在千峯上不得雲拏也出頭
與時寡合
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隈巖石且相宜太湖三
萬六千頃月在清波說向誰
宜謙山主赴鄞城命
休向千峯過好時白雲高卧趣還卑塗中無
限未歸客不待相依更待誰
庭前栢樹子二首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
來指庭栢却令天下動干戈
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
得連城璧秦主相如總喪身
贈琴僧
太古清音發指端月當松頂夜堂寒悲風流
水多嗚咽不聽希聲不用彈
送僧
帆掛澄江雨霽時綠鋪春岸草離離定乾坤
句輕相送逢著知音舉向伊
送僧之婺城二首
孤雲徒自類行蹤高指金華思不窮日暮輕
帆映秋色沙禽啼斷一江風
婺溪煙景稱生涯輕泛蘭舟意未賒八詠清
風好相繼碧雲流水是詩家
送文用庵主歸舊隱
太白峯前舊隱基杉松寒翠滴無時經年拋
却又歸去再聽巖猿只自知
送顯冲禪者之雪上覲兄著作
選佛選官應在我難兄難弟不唯他汀華岸
草芳菲日遠遠清風爭奈何
送寶月禪者之天台
春風吹斷海山雲別夜寥寥絕四隣月在石
橋更無月不知誰是月邊人
玄沙和尚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
中留不得夜來依舊宿蘆華
偶作
拾翠尋芳烈夜燈蘆芽穿膝笑無能飛泉嶺
淡與誰聽空落斷崖千萬層
送僧

路岐長草帶青青雲片相兼野思生多謝春
風莫吹散等閑爲蓋贈君行
送純禪者
莎蘿雨滴蒼苔痕前峯後峯啼斷猿携筇別
我下層翠何處靜敲仁者門
和頑書記見寄
古松吟繞石磷磷湯惠休辭豈易聞紅葉寫
成藏不得暮風吹斷碧溪雲
送允誠侍者
飛泉列岫壓窮野吟碧寒青光闘射片雲片
石何太高爲誰留在長松下
送僧
古藤枝寒索索方倚靠又拈却海闊天遥非
等閑風前曾共孤雲約
送清禪者
瘦藤春雲深天涯去無侶時笑野泉聲似共
流鶯語落落風規今古情相逢會有知音舉
辭于秘丞
永夜潛思槁木身蓬仙門館漸經旬雖于清
政爲高客爭奈白雲無主人巖瀉瀑泉機未
息雨零寒葉夢猶頻此時賢宰容歸去古像
焚檀祝有因
送僧
涼飈新葉墜巖陰禪起高秋別翠岑孤月冷
光清有興斷雲閑影合無心瓶分吴浪情何
極鉢化膺門道更深好是却迴舊房日倚欄
同看橘鋪金
往復無間十二首
平旦寅眹兆之前已喪真老胡鶴樹漸開口
猶舉雙趺誑後人
日出卯萬國香華競頭走邯鄲學步笑傍觀
豈知凶禍逐其後
食時辰大嚮那堪列主賓維摩香飯本非設
怪他鶖鷺猶生瞋
禺中巳荊棘園林徧大地南北東西卒未休
金剛餕復從何起
日南午寥廓騰輝示天鼓鬱頭藍已定全身
何假周行誇七步
日昳未碧眼胡來歎漢地九年計較不能成
剛有癡人求斷臂
晡時申急急逃生路上人草鞋踏盡家鄉遠
項罩燒鍾一萬斤
日入酉室內覆盆且依舊塵塵彼彼丈夫兒
井中之物同哮吼
黃昏戌寰中不礙平人出瓦礫光生珠玉閑
將軍豈用驅邊卒
人定亥六合茫茫誰不在長空有月自尋常
霧起雲騰也奇怪
半夜子樵唱漁歌聲未已雨華徒說問空生
高枕千門睡方美
雞鳴丑貴賤尊卑各相守忙者忙兮閑者閑
古今休論自長久
送僧
巖泉高鎖黃金宅衲卷秋雲古標格離歌誰
贈欲行人徧界同爲一宿客春色依依日杲
杲南北東西好看好鬧市揆笑嬌尸迦草頭
青點俱胝老阿呵呵人間天上不知他耨竭
節有頂門眼歸去清風拂薜蘿
寄李都尉
水月拈來作者殊東西南北謾區區也知金

栗李居士端坐重城笑老盧咄

寄池陽曾學士

山萬重兮水萬拔堆青流碧冷便宜算來兒
得生涯恨不在詩情在祖師

寄四明使君沈祠部二首

露冕民謡物物成江山千里古風清曹溪客
是無機者日在深雲聽頌聲
蒼蒼德也亦如斯政化全歸副倚毗十萬人
家寫春色不知誰解立生祠

寄内侍太保二首

千尺巖泉噴冷聲草堂雲淡竹風清蒲團時
倚無他事永日寥寥謝太平
雞犬蘇室狎猿猱忽捧綸言掛紫袍恩大不
知何以報五雲天上望空勞

寄曹都護

故國休言萬里程爲官爲釋且分明道存不
必曾傾蓋俱有清風帀地生

送僧

虎角深藏不待時全機曾許雪林知如今百
越拈來也草偃風行是信旗

寄靈隱惠明禪師二首

千峯影裏葉初凋極望還將慰寂寥也謂毫
端不相隔秋雲秋水奈遥遥
海嶠生片雲有時忽如蓋不掛飛來峯悠悠
擬何待

送益書記之雪水

白蘋汀是舊家鄉歸興蘭舟泛渺茫日暮沙
禽啼欲斷不知誰在碧雲房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音釋

瓴甂瓴音零甂音甋瓴甂甋也 裓占得切衣襟也 毻充芮切 樾王月切木陰也 靦他典切䩄貌 檝即涉切與楫同 狖余救切獸名 櫺郎達刀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續八

參學小師文政編

三寶讚并序

子天禧中寓跡靈隱與寶員禪者爲友或遊或處固以道義相揖投報相襲泠泠然自樂天常之性也一日員公謂子曰愚近偶作三寶讚三十韻宜請賡唱因披閱加歎率爾而繼之類蝕木也俄屬分飛吳楚將二十載殊不復記憶員公不以事曠誠隔遠遠附僧如衍而至再窺荒斐愧慰多集且夫聖人之立言也必眹虛必冥奧使文外之士同振古風垂千萬世又焉知來者及之不及道在其中也斯之讚辭曾不沾不待但遐仰覺皇宗致釋徒告而行之得不曲爲序引

佛寶

甘蔗流苗應刹塵覺場高發利生因紫金蓮
捧千輪足白玉毫飛萬德身孤立大方賓定
慧等觀含類捨怨親挨星相好中天主帀地
名聞出世人螺髮右旋仙島碧月眉斜印海
門新鸞翔鳳舞非殊品象轉龍蟠絶比倫瓔

珞聚中騰瑞色華鬘影裏奪芳春慈儀戀望
知何極梵德言辭莫可陳肯字杳分無量義
頂珠常照百由旬雙林孰謂歸圓寂坐斷乾
坤日見真

法寶

後得智生功德聚大悲留演潤禽魚貫華雖
自科千品標月還歸理一如過量劫應期廣
布剎邪心合未忘書四衢道內拋紅燄五欲
波中綻白蕖排斥衆魔登壽域引携諸子上
安車義天星象熒熒也辭海波瀾浩浩歟違
背此恩難拯拔遭逢末世豈躊躇聞來半偈
須相敬惜去全身莫共居飛辯恨曾虧激問
頤幽欣且免長嘘生生頂奉輝心鏡廓照塵
勞信有餘

僧寶

方袍圓頂義何宣續燄千燈豈小緣華雨座
前猶滯相虎馴庵畔尚稽詮巖棲塚宿難依
望鶴貌雲心迥灑然寶杖夜鳴寒嶠月銅瓶
秋激碧潭煙名標練若澄諠猾跡念昏衢警
睡眠林下雅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情

高不是超三際道在非同入四禪浮世勉誰
知逝水深峯甘自聽飛泉苾芻草覆僧祇後
玳瑁盃傳古佛先珍重覺皇有真子坤維高
步列金田

夏寄辯禪者山房

枕篳雲作屏必固黃金宅軒窗月爲畫豈止
虛生白麟龍愧頭角鵰鶚慚羽翮庶擬舉類
心在寬如在窄

和錢太博見寄覓山藥 二首

文柄誰持合自持憂民風槩乍清羸禪林草
藥如爲效願見皇家急詔時
聖君鴻業在扶持日角龍章固不羸摛藻玉
堂歸未晚百華開赴御筵時

送錢太博應賢良選

賢才當召試彪炳對吾君千古不遺恨八元
應主文岸華明列旆天籟拂微雲後夜觀垂
象中台位已分

答天童新和尚

中峯深且寒歆接海邊島松凋不死枝華拆
未萌草飛瀑吼蛟宮幽徑分鳥道伊余空寂

徒浮光寄枯槁冥遊天地間誰兮可尋討孤
立雲霞外誰兮可長保茲來仁者來還稱太
白老荷策扣巖扃垂席展懷抱示我商頌清
休詠郢歌好報投慚抒辭難以論嘉藻

和頌

玲瓏巖古寺冠乎明越境海眼通洌泉天心
聳危嶺嘗遊興未闌遐想神忽凝彼士真覺
雄相鄰不孤迥吾愛濟横流孰云煩慮屏吾
愛整頹綱豈止浮根靜棲梧瑞九苞追風駿
十影顧我不爭衡與誰閑鬬茗乘時皚磊落
照世非昏暝佇爲王者師三千統摩頂

贈別太臻禪者

武陵山水何祕邃元化功兮不容易境曾善
卷龍光洞亦桃華副樹趾仍思昔日吾祖
浩浩提綱宗消息曠斷寰宇空又聞高大舜
讓公器拌瑞却生蘆葦叢人由境兮冥道德
境有人兮分玉石臻禪本自僊殊方忽向其
中誕孤跡迢迢海甸來尋我一十二年同吟
坐羽翼摶風今是時拂盡天雲乃飛過
雲門俱字

百草頭何太極重與禪徒下鉗剌雲門俱字
好叅詳雪峯輥毬亦端的無非青芳藍一色
辰錦砂号敢言赤紫羅帳裏有真珠曹溪路
上生荆棘還會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向當
來問彌勒
僧問四賔主因而有頌頌之
如何是賔中賔云滿面埃塵又曰噫
頌
賔中之賔少喜多瞋丈夫壯志當付何人
如何是賔中主云兆分其五又曰引
頌
賔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許
如何是主中賔云月帶重輪又曰收
頌
主中之賔温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嚬呻
如何是主中主云大千捏聚又曰揭
頌
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劒倚天誰敢當禦
都頌
賔主分不分顢頇絶異閑解布勞生手寄言

來白雲
令僧把衲
七八既難直須教透來不在前去不在後蟲
細自看緊緩相就一日圓成呈似君想得諸
方未知有
送知一入京兼簡清河從事
六月千江水似秋片帆高掛岸雲收行行莫
謂朝天闕況倚文星在巨舟
送德珉山主
溪山春色映雲袍愛住隍城意轉高翻笑志
機自安者不能垂手入塵勞
送僧二首
紅芳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離亭不
折依依柳況有春山送又迎
祖域高親日未央家林歸去意何長舊交不
識初相見曾振滄溟奪夜光
送崇巳闍梨歸天台
石橋雲瀑冷相侵辭徑蘿龕入更深却羡稽
節遠歸去半千尊者是知音
送遂悟上人之會稽

百越江山冠九州如屏還媿謾相褒惠休此
去多吟賞贏得清風價轉高
送僧四首
乘興飛帆别翠峯水光春靜冷涵空到人若
問曹溪意只報盧能在下風
禪石飛流濺碧莎剎生還喜下雲坡途中若
立三千客剔起眉毛不在多
栴檀林裏振金毛四顧清風拂幾遭曾許全
威作雲雨不知何處是塵勞
雲衣輕拂下層巒松檜生風觸袖寒誰問親
遊乳峯意百千年後與誰看
寄員外黄君
碧岫層層列杳冥漣漪環繞貢寒青韜藏未
識古君子空仰嘉聲過洞庭
送僧
五色祥麟白月輪乘時應不念離羣松根不
上未歸日誰看暮山飛斷雲
寄劉秀才
遠遠飛來一幅書愈風誠重復何如相逢相
見未期日目斷千山挿太虛

送僧
古之別今之別目對春江倚寥泬三樹雨樹
啼斷猿千峯萬峯落殘雪華濛濛雨濛濛坤
維步步生清風

聞百舌鳥送僧
曾來芳樹幾回飛煙霧初晴又見伊巧語向
人莫相笑知音知後更誰知

送中座主入廣
船主船中寄惠持雲霞無跡共依依海山見
說多嘉賞莫便因循忘却歸

送隴西秀才入京
國器難藏孰可知携來書劒莫遲遲明年桂
籍登文陣奪取龍頭更是誰

送僧
雪殘春島路迢迢水靜雲閑見碧霄別後誰
同此深意只應孤月共寥寥

因仰山氣毬頌
四大假合非虛妄儱儱侗侗為一相東西南
北不相知留與衲僧作榜樣

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
臨行情緒懶開言提唱宗乘亦是閑珍重導
師并海衆不勝依戀向靈山

送僧歸閩
雪老當年曾入嶺真禪今日又思鄉孤帆隱
隱曾唯我月照夜濤空渺茫

送僧
春風飀飀華正飛紅霞碧霧籠高低越山日
暮少林客應聽子規深夜啼

寄陳悅秀才
水中得火旨何深握草由來不是金莫道莊
生解齊物幾人窮極到無心

寄錢塘觀音朋山主
遠念依依附書還同秋水淡相於冲雲況
是曾無定幾掩寒蟾出太虛

送僧
極目春光水照空岸莎汀草碧茸茸三千里
外生靈望獨倚寒藤振祖風

春日示衆二首
門外春將半閑華處處開山童不用折幽鳥
自銜來

門外春將半閑華處處開山童曾折後幽鳥
不銜來

寄烏龍長老
雪帶煙雲冷不閑相思無復上高臺江山況
是數千里只聽嘉聲動地來

寄太平端和尚
千朶危峯杳靄間石房長帶瀑聲寒鳥啼華
發尋常事松本青青雪裏看

送僧
千峯雨雪時別我情何極不知天地間更有
誰相識

因官人請陞座
曉天雲靜冷涖霜滿檻風清敵夜光莫詎座
間人不識孤明孤影射虛堂

因金鵝和尚語藥病
藥病相治見最難百重關鎖太無端金鵝道
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

賦冲雲鷂送僧
側翼雄飛天勢闊電閃星流太輕脫南北東
西相對看千里萬里阿喇喇

風旛競辯二首

不是旛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

不是風旛何處著新開作者曾拈却如今懵懂癡禪和謾道玄玄爲獨脚

漁父

春光冉冉岸煙輕水面無風釣艇横千尺絲綸在方寸不知何處得鯤鯨

牧童

嘔啊唱與那嗚咿百草拈來鬪不知日晚騎牛未歸去指前坡笑又嘘戲

送僧

巖房高下拆寒梅極目寥寥鴈影回相別相逢竟何事一聲江上發春雷

寄天童凝

經旬抱疾阻春霖莎砌重重蘚暈侵曾約偕遊未能得暮山空鎖碧雲深

送僧入城

雲籠碧嶂月籠臺此去城中早晚回不爲佛光謁韓愈問君何事出山來

病中寄諸化主

雪裏梅華見早春東西南北路行人不知何處圓蟾夜同念山頭老病身

和于秘丞見召之什二首

民瘼求來吏放閑萬家深夜啓重關齋中既是清涼國應笑支公別買山

垂垂甘自養衰殘度歲無人到竹關何幸文星枉嘉什殷勤相喚出層山

和王殿直見寄二首

華野非殊古所難得安閑處未爲安大方無外誰相到空笑重雲鎖碧巒

清風凜凜守人官堪對彌天釋道安不日歸朝狎鵷鷺也須音問寄層巒

送僧

澄江依棹碧光流風冷蒹葭雨乍收別夜新吟許誰約白蘋汀上月陵秋

送僧歸永嘉

韶石曾披此性靈三年孤與急流爭永嘉舊隱今歸去堪聽海濤中夜聲

兔角拄杖

少室傳來兔角杖千聖護持爲頂相虎踞龍蟠勢未休雲影山形冷相向有時閑倚在虛空寥寥帀地凝秋霜有時大作師子吼德嶠臨濟何茫茫今日提來還不惜分明普示諸知識解拈天下任横行高振風規有何極

送從吉禪者

君不見行路難亦容易握草爲金不爲貴難曾平地湧波瀾易復到處列祥瑞堪笑堪悲能幾幾天上人間立高軌兄弟十字越參星一義同心淡秋水因憶韶陽古風骨石火電光遲出沒隔身之句是程途扣門之問非窠窟殷勤報君君記取方外周遊看爪距虎狼叢不遇知音剔起眉毛便歸去

寄承天長老

道義相資復是誰巖房深夜思遲遲海山雲靜見孤月高照婺城人不知

送僧

古路枝分列洲渚綱兮領兮若爲舉病眼方開忽送人落華鶯斷山禽語親禪客親禪客行復行獨步坤維消此情

送因大師
瘦藤清對紫方袍閑步坤維意轉高若到愼
江人借問金輪王子是吾曹
送實師弟
天倫曾重意難分爭奈孤蹤若斷雲去去休
同亮禪者西山一入杳無聞
送新茶二首
元化功深陸羽知雨前微露見鎗旗收來獻
佛餘堪惜不寄詩家復寄誰
黍春雀舌占高名龍麝相資笑解酲莫訝山
家少爲送鄭都官謂草中英
賦月生雲際送誠監寺
皎潔離雲鶴夢時孤光還與雪相宜金盆後
夜重垂影拂盡天風不自知
送僧之金華兼簡周屯田
瘦藤輕屨辭衣并路過危峯截杳冥若到金
華拂雲霧不應容易見文星
送僧之永嘉
故園不是阻天涯華木光中見獨歸廢水鄭
江人莫問月分春浪岭沵依

寄送凝長老
德不孤兮必有鄰四明留住是因循如今高
步錢塘境只許靈山箇老人
放白鷴
朱冠青氅雪爲毛不近鸞凰意亦高放你雲
林莫迴首如今何處是仙曹
喜禪人迴山
別我遊方意未論瓶盂還喜到雲根舊巖房
有安禪石再折松枝拂蘚痕
送僧
七尺巖藤握便行舊山歸去幾多程相逢忽
問迢迢意應發春雷動地聲
送僧歸天童
峩峩太白峯倚翠列霄岸羨君乘興歸凭欄
與誰看
和曾推官示嘉遁之什
少微星出古風還市地聲光不掩關三館峻
遷同陌路九華高卧是蓬山巖涉步入祥麟
穩海樹飛來白鳳閑只恐致君休未得薦輪
重到薜蘿間

經古堰偶作
出城四十里古堰若天外飛棹清淺中孤影
自相對
謝張太保見訪
老病還同葉半凋經旬門掩夜蕭蕭海城都
護曾垂訪一片清風慰寂寥
送宗朴禪者
洞庭乳竇皆泉石抱疾何緣寄幽跡曾列狂
機一二三東山西嶺非相識屈指嚬眉不可
尋雲飛雨散空沉沉如今轉覺流年陽强把
冥悰苦搜索縱止言欺白雲辭寧忘笑與黄
梅客朴禪者朴禪者珠月有光慚照夜
送尚辭
浮屠之子履道爲貴天兮地兮何泰何否動
無飾非靜還雕僞辭也云行後生可畏
歌寄留英禪德
當時臨濟辯黄檗或指河南或河北英禪此
日下中峯机案曾焚笑仍則九苞一角慚稱
瑞導月覩星亦非意爭似韶陽根古風半途
未肯還希蘘歸去來歸去來飛泉浩浩聲如

雷

送小師元貢

愧爾求師爲吾弟子學雖無聞道亦可擬平飛辯月照復流水斯意斯言兮如不忘行行颸颸兮步蘭芷善應珠宗吾不知也思之

送文佶歸廬嶽

春色未深興無遲早瓶謝九江峯尋五老到日攀蘿獨上時依依莫忘海山腦

送侃椑者之丹丘

石橋多古跡路嶮少人過如同白日閑吟拂青苔坐寒老若相逢爲吾略嘲破

送寶山主

野水春山風光極目千里萬里太遲太速絕域澄澄兮非犀炬可照希聲杳杳兮非鳳膠可續葉落華開知不知人天景行爲高蹈

絕八　十四

示衆

丫角女子白頭緣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山何境界春風颸颸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發心印却是他傳

和范監薄二首

吏散簾垂思莫窮山光溪影恣相容誰誇竦節偏栽柳自笑隱居高聽松丹闕尚遲芝檢密訟庭閑列蘚華重巖間野客雖多病終再携筇謁士龍

品彙不自適善政還可尋縣樓清夜上島月思雲侵誰有古菱華照此眞宰心

因香嚴和尚

我有一機椑子須知爍迦羅眼總是膠黐若人借問伏惟伏惟

送雄直歲

罷条還欲勘諸方竿木隨身不易當是則俱行非則捨下翻憶古來興化老主賔用盡力牽羊爲道日損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迴頭爭奈何

絕八　十五

跣古

我有面鏡到處懸挂凡聖不來誰上誰下訪俞秀才

萬疊雲山未得歸寂寥心許老盧知江城雨雪書名紙不謁鴻儒叟謁誰

再訓

萬卷無書道用歸閑文公也未須知倚天長劒如重戰更有龍頭復是誰

留暹首座

從龍爲雨復清閑片段依依水石閒慚問秋風欲吹散不能留得窅青山不慚問若爲我留之

送俞居士歸蜀

何處深棲役夢頻青城抛却數溪雲如今老大歸難得只寫情懷遠送君

和圭殿丞蘡薁種之什

纖纖圓實占芳春得自侯門勝楚珍閑葉閑華人不會百千年是等閑身

和江橋晚望

公餘縱目望江山萬化窮來罔象閒閑詭聖君將下詔未容清淡與僧閑

病起示衆

門掩還同歲月摧石窻經雨積莓苔一牀秋簟淨名老時見斷雲孤月來

送麻居士

紗帽山儀白苧袍遠披孤頂近吾曹携來七

尺霜前竹劃斷天雲不放高

酧李校書

一回辭我一回吟睠戀巖叢意轉深翻謝霜松不凋落與君同有歲寒心

苦熱中懷寄永固山主

火雲高下影相連幾欲披尋恨不前無限清風無處問只應遲步繞林泉

送元安禪者

尋峯杳藹留不住遠道依依只藤屨舊隱蘿龕付與誰寒猿後夜啼高樹

賦病鶴送奉倫禪者

欲飛飛未得冷泊杉松枝如何垂天雲遠遠同一涯

偶作

列岫霽新雨凭欄只澹交夕陽明遠水秋葉露空巢思極曾無玷神清未動爻只應千古意誰得共雲坳

謝鮑學士惠臘茶

叢卉乘春獨讓靈建溪從此振嘉聲使君分賜深深意曾敵禪曹萬慮清

因遊育王亭寄牧主郎給事

吟萃千萬峯當軒列如黛滿圍及禪祓永日澹相對形雲曾無機燒松亦成蓋遠謝幽隱情難與台星會

送遇能禪者

湖繞巖城列象寬萬家臺榭水光寒片帆隱隱生遙極誰問曹溪意轉難

送覺海大師

秋雲巖葉兩悠悠半逐風馳半水流忽問禪家有何意不知方外若爲酬

送曾侍禁

泠匣秋波射斗星鐵衣隨從古霜清宣池莫問當年事一片威風動地生

病起酬如禪德

大明一寸光腐草一何假人命呼吸間誠哉是言也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問諸若源來者不來者

送雲禪德

古之送人言作懷寶我慚老病困乏辭藻態嶺迢迢兮曾立夜雪謝池依依兮笑生春草頭角麟龍安可論清風步步應相討

送久禪德歸蘭亭

右軍墨池月照我復照誰千里忽相到中峯多病師

送義大師

巖房抱病經一月門有諸生阻來謁長往之期猶未能七十之年更何說若耶溪老忽留語溪上舊遊且歸去春風颼颼兮兼斷雲弱柳依依兮帶輕絮古今離恨雖如此動靜於吾亦多意高握霜筇獨步時音書莫忘遠飛

寄

酬海宗二侍者二首

蓀之得蘭其道匪難扶吾病起如珠在盤一兮二兮自看誰看

蘭之得蓀其道必存扶吾病起古風入門二兮一兮且論勿論

謝郎給事送建茗

陸羽仙經不易誇詩家珍重寄禪家松根石上春光裏瀑水烹來鬪百華

送山茶上知府郎給事

穀雨前收獻至公不爭春力避芳叢煙隔曾
入深深塢百萬鎗旗在下風
送郎侍郎致政歸錢塘
帆掛西風別海城二踈千古道相應誰誇宦
貴沽時譽自笑經綸作技能殘葉賦題紅片
片遠山供望碧層層武林到日符嘉遁高訪
巖扃只許僧
山行逢懃禪德
亂巖秋日無他作策杖層層止寥廓四顧有
誰分野情一點彤雲起深壑蘚石遲遲略輕
蹈逢箇衲僧忽驟步頻笑回頭不肯回及至
回兮眉卓豎阿喇喇千里萬里橫該抹咄
送小師元拓
老盧之子四三二一將欲振飛巻比叢室松
峙八 十九
凌霜兮運青水帶巖兮流急南北東西雲開
見日
求豐莊新植徑松忽二本鄰偃杼辭紀之
雙偃松何似螺文結數遭清聲雖競發寒影
不相高對客圓分蓋孤禪翠滴袍若教圖畫
得爭奈有蕭搔

送白雲宣長老
鄞江秋晚忽成春況有台星作主人去去高
携古刀尺二千年運續芳塵
送親禪者
萬木帶秋聲古今念睽別我有贈行意臨行
爲君說重巖休滯雲遠水且覩月生生知不
知天風助清徹
送顯沖禪者
聚散非常準古今亦漂格如何無事人還似
未歸客秋風生羣林野水資寒色誰兮謝寸
陰觀彼青山白冲禪行復行五葉待時拆
送天童普和尚
迢迢別海涯帆掛杪秋時島樹落寒葉人誰
訪祖師浪閑遊象急天闊過鴻遲早晚歸林
下千徒不共知
張秀才下第
得第何人愧不平道存顏巷亦爲榮應知未
喪斯文也且把新詩樂性情
寄久監收
田中稻熟及時收顆粒圓成免外求一日歸

來古巖上白雲紅樹共悠悠
暮冬夜坐寄岫禪者
碧落無片雲虛庭積深雪負春還有誰徹曙
對孤月巖松影拂翠不斷溪水聲來聽忽絕
岫禪岫禪知也如未知八面清風遠遠待時
峙八 二十
說
寄崇壽懷長老歌
寂住峯兮觸星斗寂住師兮古爲道死中得
活未輕訓不許夜行投曉到藹藹聲先一百
年吾其後兮吾其先振領提綱笑多事捲扉
塞路空依然龍翔老盧同兀兀土爲貌兮金
作骨萬國爭求肯便行我要重新敲鐵佛東
西南北休云識枯槁冥冥頗相憶天外清風
結陣來狂歌遠寄從拋擲
送廷利禪者
雪峯孤頂誰家路上兮下兮復何故曾列三
千一半徒我今獨滿當時數鯨麟麟龍鱗鱗
坤維高步生清塵休云裴相慕黃檗額有圓
珠七尺身利禪者利禪者倚天長劍雁牢把
或謂風雲不再來誰爲蒼蒼分晝夜

送倧禪者

涪江怒激鯨鼇宅岌岌三山大傾側冥數俄然一箇來步武羣方作禪客振聲謌我分綱宗今兮右兮何忽忽今吾強爲扶辭句句字字凜凜生狂風拂散四七單傳之落葉掃蕩二三直指之流蓬似帶微芒敢未勦絕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橫按兮半提可滅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御昂枓

送鼎禪者

落落禪家流鑴筇卷雲毳別我振辭鉢衣空消祖偈(鼎禪之句)霜天飛一鶚目對彈其滯春岸立千峯指也乎其勢行行復行行清飈起蘭蕙

觀泉送演禪者

雲根漱野泉照空復照月冷聲曾未消飛瀾似相別巖近生風雷天遥新水雪演禪乘與知不知源流依依共澄潔

答忠禪者

一字七字三五字萬象窮來不爲據夜深月白下滄溟搜得驪珠有多許

和陸軫學士夏日見寄

良牧歸詩匠雅風消鬱蒸官清難滯爵吏散遠同僧棠樹非煙合仙槎碧浪乘因思窮萬化(使君早製圓明鑑圜冠之序引或聞或見令人曠達)千古更無能

送化主

春色依依籠遠樹卷衲攜藤躡輕屐塵世茫茫無限人不知誰問曹溪路

送通判劉國博(黃中)

爲星當貳職權化不相饒白屋如多恨清風何處消岸鷗宛列旆天辟看陛朝別有生靈意寒枝未變條

送別陳祕丞古意

悠悠層山雲斷兮仍復續離離傍岸草變兮且兼綠如何若雪霜後凋蠹松竹松竹有節操雪霜無伎倆敢折歲寒枝贈君作嘉賞行行天地間清風在誰掌

送通判學士歸南國(揚)

旆擁帆開照德星天風高興國風清武夷仙仗知回也各下祥雲到地迎(千里之外應之非此則殊待者也)

和酬郎簽判殿丞

向國心存了了身大方無外且同塵江城早晚重相見解笑宗雷十八人

歌送范陽盧君兼簡華嚴昱大師

范陽居士來鄞水動地仙飈向人起乳峯直上雲霞閑步驟天衢到如此茫茫塵世誰知交當場問我非相饒禪家畢竟無他事古雪巖前曾未消俄然悵望辭叢室荷召難兮淚深溢遠幸流方且莫論再得從容又何日迢迢故國殊存想泠碧柯山分指掌況有覺雄華藏師歸去百城共遊賞

送廣教專使

峩峩石頭使乎讓祖己之匪存聖之奚慕或妄以山或索云斧音耗不通兮請源派分吾斯語兮詎可論古

送微文章

雙蓮亭上送行客菡萏清香散秋色野興斷山雲片高孤影澄江月華白希聲險絕堪誰知大道機存曾未可縱闔天常立下風安教類變叢流火君不見梁兮闈國難滯留千古

遺根空悠悠君又不見魏兮小桂生寒翠一華對雲開無休微禪亦並聯芳儁德星文星仰蕭灑物外情深不等閑環中趣別非輕捨相訪從容為我言屈指多求更何者

送懷秀禪者

麻衣草座思靈徹一食安閑更無別倏忽遷流數百年杳杳誰來繼其絕吾兮亦是踈慵輩冷澹身心存慷愷偶續靈峯照夜燈遙泛鐵船下滄海深嗟知困不知休奔馳駭浪空淹留縱得長鬢擬何待堪白頭時好白頭困

觀壞衲秀禪客清苦如氷復如檗別我携節步大方為葉為華恣披拆伏枕寥寥情意閑率寫狂歌贈行色

孤運銘

雲根石廣容身待老南來北來閑且尋討五葉一華兮堪對誰寥寥偶古兮空知有

寄海會之長老

百華開後一華開風遞清香遂遠來誰問黃梅不平事照中依舊惹塵埃

雜言送賢尊使

使乎誰老作者百戰場中飛鐵馬秋水藏來人不知笑李將軍被擒下阿呵呵却歸湖山唱凱歌

歌紀四明汪君信士

古君子兮道諸己道器用兮合天理同塵還若待時生觀象不知何處起荊叢[illegible]叢孝兮悌兮非泚中聚應落落滴仙露散或冷冷揚士風風之上兮風之下近一指兮遠一馬秋水澹交無限情夜光照乘胡為者伊予匪謂存餘力詠高義兮困肯聽巴歌百字

嚴葉書飛寄汪門舊知識

送仲卿禪德

高兮竺卿秋水㴑明夫何之象堪云指程知吾不知笑(理出情謂冝拈宰爾)伽耶城

眞州資福禪院新鑄鐘銘并序

國朝紫微舍人趙公丙戌年出鎮姑蘇裁情示空巖之客所恨不能効善財展轉南方以求先覺如別幅叙雲嶽長老今僧惠敏造鐘既成勑重樓以簴之欲為銘記且言當使學者有所警悟槩也縱能道其歸禪人惡肯信惟師為善知識行重名當代願為此銘因機垂化不亦美乎然重願固陋荷大君子外奬敢不從命輙復引寄夫形聲未先曠默奚雄器用之後幽靈絕常故聖人以鐘為大惟聖人則之龔兮忘兮求以深矣其能具諸種智對飛雄辨但末蒙極有生攡化之來末易窮也感通傳稱昔拘留孫於乾竺造青石鐘如青玉色可容十斛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八角四面華光互分有化如來與日偕出明宣祕演或聞不聞王舍城中大千界內匪同錚錚者乎今嶽禪老於淮甸造青銅鐘如青珠色過百鈞之用上旋旁植繞獸蹲熊其或層城晝閣祇園夜永寥寥霜月射寒彩以爭輝殷殷地雷發虛音而交振師之唱險資之繼難寅夕鏗鏗主伴索索足使一鱗半甲無遊眞化之方二聽五觀有寄神遊之域善存殊應扣惟良哉謹為銘曰

淮之要衝　眞之會府　中列梵摩　居我禪祖
衆徒駢羅　慧敏千楷　爰構鯨音　息彼輪苦
峻橫崇臺　金飛碧回　斯門屢掩　向人或開

希兮微兮　作延乍催　先聞未及　後時不來
增悲遐宣　無困天理　帶識萬端　警悟齊起
遵晦陟明　其母得子　塵塵訪詵　刹刹開已
大緣斯戍　大功不宰　君奉禹湯　臣仰元凱
碑勒紺園　銘寡文彩　庶期妙峯　永鋒滄海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

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兼充史館檢討賜緋魚袋呂夏卿撰

夫眞空不空是有無詒寂滅不滅是往來初佛以權實一法開頓漸之徑使隨器而趨之有不離道場得大智慧有難行苦行爲人天業日月爲明矣而盲者不見睫毛舟楫可濟矣而溺者淪於波浪人之未有惡明而忘濟者其心一也其途異矣昆蚊之性羣行食啄倦則息餓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人之於貴賤貧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之分愛惡悲欣廉貪靜躁糾纏桎梏無所解脫晝勞形骸夜動夢寐至于老死且不知息彼昆蚊知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推性命之際以極天地之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傳付法寶不寓文字是謂禪那山嶽之大有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刓形器之用也我則異於是無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于內不見于外不見中間自利義也利他仁也是謂涅槃妙心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黎衣以待補處出世爲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二十有七世至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謚曰圓覺傳大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傳大滿大滿傳大鑑大鑑藏衣傳法而已大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皇龍潭德山雪峯雲門香林智門其世次也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三日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葷血不習戲弄七歲有僧過其門誦持梵策喜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銑師落髮爲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深沉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淸淨法眼者子其從之彼待子之求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祚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徙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衣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麼師擬答祚又擊之師由是頓悟尋往廬山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衆皆股栗有毀於林者林諭衆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捨心可了別也師辭往池州景德寺爲首座爲衆解肇法師般若論知州曾公會

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即今在何許師指景德長老曰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無過師曰明眼人難瞞師南遊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峯嗣智門也未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人止如孤鶴翹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雪竇本智覺禪師道場智覺亦雪峯五世孫備傳琛琛傳益益傳韶而壽繼之智覺其號也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猶家焉決

潢汙變清洸挠璧佷爭迅馳州邦遠近輻輳座下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僧七十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於寺之西南五百餘步一日命侍者灑掃塔亭行至山椒歷覽久之曰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大驚衆迎師還師堅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塔前或曰師無頌辭世耶師曰吾平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遺其徒有問疾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來相見

其夜盥浴整衣側卧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禅機不取諸法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陞堂皇遊墻藩者悟性相體空頓息萬緣為大乘法器曰義懷在和凡百五十人傳其法於天下彼遮護意根網絆初心背覺合塵逐念流從得少為多妄立知見雖三詣投子九陟洞山師亦援手濡足而無以救之是猶孔子之有宰我孟子之有盆成括非其師之過也自師出

世門人惟益文彀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裒記提唱語句詩頌為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師患語之多而其徒惓然猶以為編播有遺蓋利他之謂也余待其書而讀之二十餘年雖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席露彼法雨覺陪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二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從元圭覺濟大師悟朋繼踵哀文請銘以予敗慕之

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愚公叩壤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拜繫之以銘曰

噫蠢愚　背本源　一念異　生二根
勝與劣　駟馬奔　嗜所得　自詐諼
失大道　南北轅　艾至老　愉朝昏
正徧覺　人天尊　迷者挽　溺者撤
朝暾出　彗霾雲　渴得漿　寒得薪
悟報化　知非眞　趣安隱　擺客塵
王叔生　廢佛事　破六宗　應禪指
法來東　非會際　信衣傳　隻履逝
頂五山　眞法器　立積雪　殊其臂
忍非忍　得法髓　債必償　有喬刷
皖公潛　佛日翳　剗南遊　立如椔
乞解脫　彊哉慧　攘蜂蠆　神獄衛
破頭峯　衆雲從　橫六氣　釃二宗
教任意　任懶融　黃梅兒　陌上童
闢七相　了諸空　聖服勞　杵臼傭
和心偈　括爭鋒　夜南鶩　懷是逢
帝稽首　睎下風　舟復新　葉歸叢

有道得　無心通　世有承　四衆依
燈相續　塤應箎　師畏稟　自孩提
斥腰儁　蹈聖梯　慈固拒　不得施
起恭孝　終道縗　銑落髮　瑩質疑
漢之東　得我師　抉盲瞶　柞荒菑
昔無有　今委蛇　遇霑洽　發萌羲
涇黿鳴　鍾未簴　魚目藏　明珠吐
歸二山　下檐聚　來萬里　足繭踽
訇春雷　披蟄戶　辯縛解　決去住
沃醍醐　斟甘露　百五十　胄蕃廡
窮車轍　誦句語　瞻骨目　軸繪素
遠胡越　近杖屨　捐纖相　悉開悟
山茀鬱　泉咿幽　虎跡交　鼪猱啾
塔門閟　松柏樛　天南垂　海彪彪
槊破偈　笈單裯　來環繞　五體投
名彊身　祿飽猴　狃怨憎　甘鮑鱐
眠真乘　等贅疣　麼我生　辯薰蕕
斷誘掖　邈無由　琢堅石　攄我憂
治平二年乙巳歲二月五日

音釋

濺子賤切水激灑也　搘章移切柱也　儱力董切　侗他孔切　飂　茸如容切草生貌　婺亡遇切郡名　侃口旱切　黐丑知切黏　悰叢宗二音　涪房方切水名　錚初耕切金聲　睫即涉切目旁毛也　抴以制切揖也　桎職日切足械也　梏姑沃切手械也　股公切髀上　泚此禮切水清也　躄必亦切足不能行也　暾他昆切日始出貌　椔莊持切木立死也　釃山宜切分也　苴七余切又子余切麻有子者　縗倉回切喪衣也　銑蘇典切小鑿也　瞶胡對切聾也　柞　黿　委蛇委於危切蛇弋支切委蛇自得也　簴　蹻　鍾鼓　歸　訇呼宏切大聲也　斟　猱奴刀切猨屬　樛居虯切木枝曲垂也　茀方未切木盛貌　鼪音生鼠名　鱐音肅魚腊　贅疣贅朱芮切疣于求切贅疣瘤也　琢柱究切雕刻也

傳法正宗論卷上　　綺九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 著

第一篇

隋唐來達磨之宗大勸而義學者疑之頗執付法藏傳以相發難謂傳所列但二十四世至師子祖而已矣以達磨所承者非正出於師子尊者其所謂二十八祖者蓋後之人曲說禪者或引寶林傳證之然寶林亦禪者之書而難家益不取如此呶呶雖累世無以驗正吾嘗病之因探二傳竊欲質其是非及覩所謂付法藏傳者蓋作於後魏出乎真君毀佛之後梵僧吉迦夜所譯視其各傳品目而祖代若有次第及考其文則師資授受與其所出國土姓氏殊無本末其稍詳者乃其旋採於三藏諸部非其素爾也大凡欲為書序人世數前後必以其祖禰父子親相承襲為之効又其人姓族州土與其事之所以然皆不失端倪使後世取信乃謂之史傳今其書則謂之傳其事則不詳若其序彌遮迦多佛陀難提比羅長老至千婆修槃陀摩拏羅鶴

勒那夜奢與師子羅漢者七祖師皆無其師弟子親相付受之義而佛陀難提鶴勒那與師子三祖最闕前傳既不見所授而後之傳但曰次付次有復有某比丘云云付受果不分明詳備又何足為之傳而示信於後世耶其傳師子比丘謂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吾謂此說大不然也嘗試評之如其為迦葉傳曰佛垂滅度告大迦葉云我將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無令斷絕然則後世者既承佛而為之祖可令其法絕乎又掬多傳謂其意欲涅槃特以提多迦未誕待其生付法方化其傳迦那提婆謂以法勝外道遂為外道弟子所害提婆乃忍死說其夙報以法付羅睺羅方絕今師子既如掬多提婆為之祖豈獨便死而不顧法耶夫承如來作出世之大祖非聖人不可預為今師子設是必聖人也安有聖人而不知死於夙報知其死又奚肯不預命而正傳其法使之相襲為後世之師祖邪縱其傳法相承之緣止此聖人亦當預知以告其絕苟不知其死而失傳失告又何足列於祖而傳之乎與之作傳固宜思之假令梵本素爾自可疑之當留其闕以待來者烏得信筆遽為是說起後世諍端以屈先聖可不懼乎傳燈錄曰昔唐河南尹李常者嘗得三祖璨師舍利一日飯沙門落之因問西域三藏僧犍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幾何犍那曰自大迦葉至乎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自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自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復問席間耆德曰余嘗視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于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空有其名者此何以驗之適有六祖弟子號智本禪師者對曰此因後魏毀教其時有僧曇曜於倉黃中單錄乎諸祖名目持之亡於山野會文成帝復教前後更三十年當孝文帝之世曇曜遂進為僧統乃出其所錄諸沙門因之為書命曰付法藏傳(付法藏傳亦云曇曜所撰)其所差逸不備蓋自曇曜逃難已來而致然也以吾前之所指其無本末者驗今智本之說誠類採拾殘墜所成之書又其品目曰某付某果所謂單錄非其元全本者也若寶林傳者雖其文字鄙俗序致煩亂不類學者著書然其事有本末世數名氏亦有所以雖欲竊取之及原其所由或指世書則時所無有或指釋部又非藏經目錄所存雖有稍合藏中之云者亦非他宗之為余常疑其無證不敢輒論會於南屏藏中適得古書號出三藏記者凡十有五卷乃梁高僧僧祐之所為也其篇曰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記祐自序其端云唯薩婆多部偏行於齊土蓋源起天竺流化罽賓前聖後賢重明疊耀自大迦葉至乎達磨多羅凡歷二卷總百餘名從而推之有曰婆羅多羅者與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之別名同也(其義見於本傳)有曰弗若蜜多者與乎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同其名也有曰不若多羅者與乎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同其名也有曰達磨多羅者與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法俗合名同也(亦云見於本傳)其他祖同者若曰

拘多堀或上字同而下字異或下字異而上同或本名反而別名合者如商那和脩曰舍那婆斯之類是也此蓋前後所譯梵僧其方言各異而然也唯婆舍而下四祖師其同之尤詳其第一卷目録所列凡五十三人而此四祖最相聯屬而達磨處其末此似示其最後世之付受者也其所列員數之多者蓋祐公前後所得諸家之目録不較其同異一皆書之雜以阿難師子尊者所傍出諸徒故其繁也如祐序曰先傳同異並録以廣聞後賢未絶製傳以補闕然其大略與寶林傳傳燈録同也若祐公者以德高當時推爲律師學而有識而人至于今稱之然其人長於齊而老於梁所聞必詳今其爲書亦可信矣以之驗師子比丘雖死而其法果有所傳婆舍而下四祖其相承不謬不亦大明乎傳燈所載誠有據也嗚呼祐之書存于大藏周天下其幾百年也而未始得其所發將古人之不見乎而至人之德其晦明亦有數耶然吾考始譯斯事者前傳皆曰初由中天竺國沙門號文

殭梁樓嘗往罽賓國於其國之象白山會達磨達比丘其人老壽出於常數乃師子祖傍出之徒支殭因以師子之後其法與衰問之達磨達曰如來之法傳大迦葉以至吾師子大師然吾師知自必遇害未死預以法正付我同學南天竺沙門婆舍斯多亦名婆羅多那（寶林傳云此天竺則呼爲婆羅多羅與三藏記並同此云多那蓋譯有楚夏耳）復授衣爲信即遣之其國其人方大爲佛事于彼支殭曰然我識其人也支殭遂以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于洛邑初館白馬寺時魏室方危奐憂之數從問其與亡支殭皆以隱語答之因會沙門曇諦康僧鎧輩譯出衆經及諸祖付受事跡傳于中國以此驗知中國先有祖事非權與於付法藏傳耳然支殭譯出其事至乎拓跋燾誅沙門歷百九十餘年矣而支殭之說固已傳於世也吾料其百九十餘年之間必復有傳其事而東來者祖數益添已不止於二十五世矣但不辯其傳來何人耳（語近以禪經於當許添私數必定）蓋吉迦夜曇曜當其毀教之後資舊本先爲其書雜衆經以其

國勢揚之其時縱有私傳其事者固不如曇曜所發之顯著也後之人不能尋其所以徒見其不存於藏中即謂曲說又後世天下數更治亂雖復得之者或南北相絶或歲月益遠其書既素無題目或譯人之名亦亡以之爲書者復文詞鄙俚飾說過當故今學者愈不信之又云有罽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鄴而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乃益翻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因謂天懿曰西土二十七祖亦尊此經復指達磨其所承於般若多羅謂此土繼其後者法當大傳乃以讖記之復出已譯祖事與天懿正之而揚衒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嘗會此東僧曇啓者于西天竺共譯祖事爲漢文譯成而耶舍先持之東來然與支殭之所譯者未嘗異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於支殭之所譯也益至乎二十七祖與二十八祖達磨多羅西域傳授之事迹者蓋出於耶舍之所譯也推寶林傳燈二書至於曇曜其始單

錄之者其本皆承述於支疆耶舍二家之説也但後世人人筆削異耳曰支疆何以得如此之詳耶曰支疆中天竺人也其去師子尊者之世至近而相見婆舍斯多又得與達磨達論之故其所知備也若出三藏記者蓋別得其傳於齊梁之間耳僧祐曰薩婆多部源起於天竺而流化於罽賓罽賓國者蓋師子祖所化之地亦其遇害于此祐之言詳也又曰此部偏行於齊土者祐齊人也是必西人先達磨東來而傳之於齊祐於其國遂得之爲書但亡其譯人之名耳不然則祐何從而得耶苟謂震旦禪者爲之而祐之時何甞稍有達磨之徒耶又何出乎薩婆多部而律者書之乎大凡辯事必以理推必以迹驗而然後議其當否及是雖有神明如蓍龜將如之何昔神清譏禪者迺曰達磨開其二弟子被秦人擯之廬山乃自來梁梁既不信以望氣遂之于魏因引師子尊者死時當此齊世而達磨遣二弟子適屬乎晉遂以其年代相違而折之夫師子之死也乃當前魏廢帝齊王之世（以甲歷計之當在丁卯寶林傳誤云己卯）齊王者亦魏主曹芳所封之號也清輒以爲後之南齊（注清之書亦曰南齊）其所謂被擯於秦人者蓋佛䭾跋陀也䟦陀誠達磨法門之猶子也謂聞其被擯遂自來梁夫祖師所來乃順大因緣以傳佛心印豈獨以二弟子被擯而至耶此言非理清妄可輒取以資其相非然斯不足裁也若清曰但祖師之門天下歸仁焉禪德自高寧俟傳法然後始爲宗教者歟清之言苟簡也昔如來將化謂大迦葉曰吾以正法眼付囑於汝汝可傳之勿使斷絶然則大聖人欲其以正法相承自我爲萬世之宗以正衆證以別異道非小事也今曰寧俟傳法以爲宗教豈吾徒之謂乎而必執付法藏傳以辯二十八祖者謂後世之尚説又不能曉達磨多羅是其法俗合名以謂非今菩提達磨者何其末之思也夫讀書不能辯其道之眞僞究其事之本末曷異乎市人鬻書雖更萬卷何益其所知清自謂能著書發明而學也如是之不詳豈謂高識乎若寶林傳其所載諸祖之傳受相承名氏異同與其所出之國土者大體與他書同果是也吾有取焉但其枝細他緣張皇過當或煩重事理相反或錯誤差舛殆不可按是必所承西僧迻傳不審而傳譯之者不能裁之吾適略而不取也亦禪者朴略學識不臻乃輒文之迂䟽倒錯累乎先聖眞迹不盡信於世其雖欲張之而反更弛之夫著書以垂法於無窮固亦聖賢之盛事也安可妄爲後世之徒好欲自名竊取古人之物而競爲其説如此者何限吾常爲之太息雖不能高文愽慨皆欲刻衆煩雜使大聖人之道廓然也適以禪律諸家之書採其事實修而正之其理不當而其言冗濫者則削之其舊雖見而不甚俗者則採其所遺以資之斷自釋迦如來至此第六祖大鑒禪師總三十四聖者如來則爲之表次聖則爲之傳及大鑒之後法既廣傳則爲分家略傳諸祖或橫出其徒者則爲旁出傳其人有論議正宗得其實者則爲之宗證傳與其前後所著之論凡四十餘篇并其祖圖勒爲十二卷命曰傳法

正宗記

第二篇（此篇并後卷二篇是續作）

余昔引出三藏記所載四祖師者以質付法藏傳之謬遂爲書迄今七年矣然出三藏記所録者槩見耳猶恐其未能斷天下之苟諍適睹禪經及修行地不淨觀經序而傳法衆聖果二十八祖備矣婆舍斯多而下四祖師其名昭然若揭日月僧祐所録誠有根本而吉迦夜闕傳益不足考也學者相黨其訟詾亦可息矣夫禪經者蓋出於菩提達磨而佛馱跋陀羅所譯廬山慧遠法師序之（本經其序誠古出處名題出三藏記見之最詳也）不淨觀經其序亦宋僧慧觀之所著達磨者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佛馱跋陀羅乃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法門之猶子也慧遠法師蓋承於佛馱跋陀慧觀又跋陀之弟子者也其所說其祖與宗固宜詳而倫之也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此即商那和修）也尊者優波崛（即毱多也）尊者婆須蜜尊者僧伽又（靈隱藏經於僧伽下寫爲人字初即取其又字之義後見他處經寫曰僧伽羅叉乃省前又字俱耳然僧伽羅叉即吾宗師子祖旁出之祖也辯在吾解誣之文內甚詳）尊者摩拏羅（吾書識此當是稱二十五祖婁罷多羅其詔人今者是必以二十五祖又承二十四祖師子其相承未嘗絕也今其經本或云達磨多羅蓋後世傳寫之誤也若達磨多羅即是其說經之人乃不若多羅傳法之弟子也豈有弟子說法而先於其師自稱尊者耶竊爲達磨多羅者亦字與婆羅多羅相近故也古德亦有辨此謂是摩拏羅恐亦未然今且從先他耳）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但多蜜字與傳燈録諸說異耳）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如其所聞而說是義若夫禪經所稱尊者大迦葉者此吾正宗之第一祖者也其曰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者此吾正宗之第二十七祖者也與其弟子說經之者達磨多羅者乃吾正宗之第二十八祖者也以寶林傳燈衆說所謂二十八祖者相與較其名數未曾差也禪經不以其次第而一一稱乎諸祖之名者必當時欲專說法略之而然也但示其首末之人則餘祖在乎其中可知也修行地不淨觀經序曰傳此法至罽賓（罽賓即師子祖所化之國也）轉至富若蜜多（即不如蜜多也）富若蜜多亦盡諸漏具足六通後至其弟子富若羅（即般若多羅也）亦得應真此二人於罽賓中爲第一教首（按寶林傳燈云此二尊者咸化東天竺南天竺此云爲罽賓教首必罽賓僧徒推仰其人爲承法之宗首也或恐二人亦嘗來往罽賓國也）富若蜜多去世已五十餘年弟子去世二十餘年（慧觀乃跋陀弟子也此二人同終於宋今慧觀經序推其承法宗祖與跋陀廬山所譯並同但其經題目稍異又推富若蜜多富若羅二祖師入滅之年與寶林傳燈二書前後相差詳此或慧觀共跋陀之後重譯其經之文而自序之或承其泛傳謂富若羅入滅遂以書之或寶林慧觀所聞於西僧者其部類宗計各不同或五竺泛傳不的或傳至此土年代除遠重經滅教而傳寫者悞致其差舛耶但取其承法宗祖眞正入滅之年雖稍差亦不甚妨如衆家說佛生日不等豈可便謂非吾佛也按慧皎傳云跋陀終於元嘉六年而慧觀元嘉十三年方製勝鬘經序知慧觀没在跋陀之後）曇摩多羅菩薩（即達磨多羅也）與佛陀斯那（即佛大先者也）俱共諮得高勝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罽賓爲第三訓首（其序亦與遠公序皆見於出三藏記第九卷）若慧觀所謂富若蜜多者亦吾正宗之二十六祖也所謂富若羅者亦吾正宗之二十七祖也所謂曇摩多羅菩薩者亦吾正宗之二十八祖也所謂佛陀斯那者即菩提達磨同稟之佛大先者也其所謂傳此法至罽賓轉至富若蜜多者蓋謂二十四師子祖始傳至于罽賓而更自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展轉而至乎二十六祖矣其不必皆列乎師子斯

多二祖師之名者文欲略也但二書文字稍異或具或略與今宗門衆說小差蓋其譯有楚夏耳按慧皎高僧傳云佛馱跋陀羅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也（傳並寫光字等悮也）始在罽賓以僧智嚴所請遂與之東來初詣羅什於長安每與什議論相得甚善嘗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邪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尋爲秦僧以事苟排跋陀遂來廬山遠法師爲其致書解擯因從之譯出禪經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於廬山與遠公譯出禪數諸經今國朝印本禪經其端題曰東晉三藏佛馱跋陀羅譯此明其與遠公同譯是也所謂跋陀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者佛大先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受法之弟子與菩提達磨蓋同嗣之弟兄也故遠公序禪經曰今之所譯出自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儁禪訓之宗實林傳曰佛大先乃跋陀之弟子菩提達磨始亦學小乘禪覩於跋陀後與大先皆稟法於般若多羅若夫大小乘互爲其師弟子如鳩摩羅什般頭

達多之類西域多有豈達磨等始亦稍問禪觀於跋陀其後跋陀却悟大法於達磨耶而致二書之言如是也然彼雖小法亦恐聖人示必有師承耳若記傳謂達磨乃觀音垂跡方七歲即知四韋陀典五明集慕法遂博通三藏尤工定業又何必資學於人耶夫寶林傳之說與禪經誠相近但其序致似倒耳或寶林西僧傳之者未精乎以禪經斷之理無師傳其弟子之經也今跋陀傳譯達磨禪經而跋陀乃達磨之徒吾固以慧皎遠公之言爲詳推此則跋陀果佛大先之弟子而達磨之法姪慧觀經序亦曰曇摩羅以是法要傳與婆陀羅也（婆陀羅即跋陀羅也寶林傳但稱跋陀指般若多羅現在南天竺來見其傳法寶林未可爲據）今佛馱跋陀傳其諸父之經列其祖師之名氏固亦覩矣不謬也寶林傳曰佛馱跋陀嘗謂遠法師云西土已有二十七祖而不若多羅方化于南天竺國者此其効也（不若多羅尚在達磨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佛馱跋陀傳云跋陀既爲秦僧所擯遂與其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智從容初無異色驗此則慧

觀序述其宗祖抑亦得之於跋陀也詳其序意則不淨觀經宜與禪經一也但未見其元本不即裁之考跋陀譯經之時方在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菩提達磨來梁適在普通之初其歲數相前後不啻百年是蓋達磨壽考出於常數而然也故梁武碑達磨曰厥壽百五十歲（續高僧傳亦如此云）梁帝蓋以人事而言之耳若其死葬而復提隻履西歸又安可以歲數而計其壽考邪吾嘗推跋陀譯經之年而達磨當是方二十七歲耳酌其演說禪經固在其已前矣序曰西域之儁禪訓之宗者是必跋陀知其聖人與世有大因緣當稟禪相預與遠公言之也然跋陀自亦不測之人宜其知達磨之聖人也若夫傳法衆聖其事迹始自支彊梁樓譯出爲書曰續法傳會拓跋燾毀教支彊之書遂逸其後有曇曜吉迦夜單復綴成書其所裁或全或闕更後世周武唐武宗毀教其書又亡又後世者雖復採拾各以爲書而今愈益差古今辯此雖衆挨引煩雜皆不足斷不若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

證之為詳然世之所執以評吾宗門者其最推付法藏傳耳今考其書蓋成於後魏延興之二年而佛䭾跋陀所譯禪經乃出於晉安義熙七八年之間而義熙前於延興已六十二載矣(譯禪經在義熙七八年蓋按僧祐出三藏記跋陀傳云至廬山自夏迄冬譯出禪經即以義熙八年遂適荊州慧皎高僧傳亦云跋陀至廬山傳歲許復西適江陵付法藏傳後出於延興二年即見於其書之端)如此則禪經誠先見於南朝而付法藏傳後出於北朝毀教之後耳今獨執其一方後出補亡之書以抗其先見之全本者可為當乎說者曰支彊梁楼先作續法傳元有二十五祖至婆舍斯多謂傳法之人不自師子比丘即絕又曰吉弗煙與曇曜同時別修此為五明集(蓋廣乎付法藏傳者也吉弗煤亦吉迦夜也)亦謂有二十七世不止於師子祖而已矣其所以闕者蓋曇曜初遇魏武毀法之難倉卒單錄奔竄山澤而亡之也以今禪經與慧觀之序所備二十八祖驗其所謂元有之者果是而相傳不謬也其過誠由曇曜之所致也五明集亦不復見雖有稍得之者或別命其名目如寶林傳聖冑集之類又不列

譯人之名氏後世復不能考其實但以曇曜先綴集者輒與吉迦夜而出其名然迦夜之書非其正本固可見矣學者不識但視其書曰師子比丘為罽賓國王邪見因以利劍斬之頭中無血唯乳流出相付法人於此便絕乃以為然殊不料昔之學輩黨宗故為此說相蔑以起後世者不信假令其實無相付法之人而識者直筆但不書其承法之者而人亦自見其闕矣何必輒書其便絕耶然其言酷且俗誠滅教之後不逞者幸其前傳亡本因師子之事而妄為之嗣託乎梵僧吉迦夜之名以行然吉迦夜亦名吉弗煙諸家謂其嘗著五明集不止乎二十四世以此驗付法藏傳託之迦夜不其然乎縱曇曜當時不為亦周武毀教之後而其人輒作必矣不爾則禪經與出三藏記皆備而此何特無耶吾謂其謬書可焚也(即付法藏)

傳法正宗論卷上

傳法正宗論卷下　綺十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著

第三篇

客有謂余曰我聞正宗以心傳心而已矣而子必取乎禪經何謂也曰吾取禪經以其所出祖師名數備有微旨合吾正宗廬山大師祖述正宗尤詳而慧觀之序亦然吾書乃推以為證耳吾非學禪經而專以為意也客曰祖師之名數則見之矣而廬山祖述尤詳者何謂也曰按僧祐出三藏記所錄曰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釋慧遠述及考其序求其統之之意者有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有曰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其經本或寫為音詔蓋後世傳寫者之筆誤耳余考遠公匡山集見禪經統序實云旨詔圭峯賢行願疏亦稱旨詔此必圭峯按周唐沙汰已前古本經序也既言曲承旨詔曲則細密之謂也若云音詔則其義豈為微密耶是觀法師不淨觀經序亦云曲承聖旨不淨觀經即禪經也愚初未敢改大藏閱本之文此後乃承旨詔為詳請為百世之定準也)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闢罕闚其庭從此而

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洹
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
舍那婆斯此三應眞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
在言外經所不辯必闇軌元匠（元匠佛也蔚）孱焉
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終世表才
高應寡倜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
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興
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跡妙動難尋涉麤生異
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茲已來感於事變懷
其舊典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頹
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其業（頌禪經非經之
文乃其經之法要也）有曰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
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有曰原夫
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
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
時則互和升降小大之日其可定乎又達節
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閞無示若斯人
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
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有曰今之所譯出自
達磨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雋禪訓之
宗捜集經要勸發大乘有曰非夫道冠三乘
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
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今推此數端之
說豈非以阿難掬多曲承旨詔待其人而密
相傳受所謂功在言外經所不辯者統吾釋
迦文佛之一大教其經者律者論者其人之
學是三者莫不由此而爲之至也僧祐所謂
統序者此其所以然也慧皎高僧傳謂佛馱
跋陀去秦而會遠公於廬山譯出禪數諸經
僧祐出三藏記傳跋陀亦曰嘗與遠公譯此
禪經而遠公乃自跋陀傳其法要跋陀則受
之於達磨故其序述乃如此之廣大微妙祕
密者蓋發明其經主之心耳此所謂識吾正
宗之詳者也大宋高僧傳論禪科曰夫法演
漢庭極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
萌佛馱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
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
述其所曰依者謂其依法要也違者謂其違
教跡也驗此而遠公傳縣要於跋陀豈不果
爾耶（傳家所用佛馱般若此二人似皆至廬山則遠公密傳者果得之於誰以僧祐慧皎二傳所列亦不見有般若同至之訖然傳家所引彼書恐未嘗審寧公亦少思之今以其詳經斷而遠公當傳於跋陀跋陀則得於達磨慧皎序明之詳然其般若多似與二十七祖名相近以傳記證則二十七祖來閒來晉亦只滅在天竺若其聖人忽來忽往果先曾以通而來乃達磨禪宗派未此在聖人則不可測也不尒則實自有一般若多或諸祖支派者先來臨此禪旨也後或有以此事迹論請以吾注正之）當遠公之
時達磨未至密傳極證之說而華人未始稍
聞盧山雖自得之輙發則駭衆而誘生料不
可孤起會其出經遂因而發之然其說益玄
與其經之文或不相類其意在其經之祕要
耳不宜專求於區區三數萬文字之間而已
矣若其曰阿難曲承旨詔不類其經而首稱
大迦葉者是必特欲明阿難傳佛經教之外
而別受此之玄旨也不爾則何輙與經相反
耶慧觀之序其大槩雖與盧山之說同而其
經題目與始說經之人曖昧不甚辯吾不盡
推以爲篤論但善慧觀備列祖師名數與吾
正宗類又以其曰阿難曲奉聖旨流行千載
又曰曇摩羅以此法要傳 浮陀羅浮陀羅
與佛陀斯那悠此旃丹無眞習可師遂流此
法至東州此似最近吾宗也然當慧觀之時

佛法入震旦已三百七十餘載矣其所傳來者洪經大論殆亦備矣何藉一不淨觀經而為之師耶其謂無真習可師正以中華未始真有極證祕密之法為此學教者之師軌耳曰何謂禪經有微旨合吾之正宗乎曰禪經曰佛言欲求阿鼻三摩耶(元注云此是見道之名也)當作達磨摩那斯伽遲常觀其實義以聖行刀斷除陰賊莫如劣夫不能報讎為彼所害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為現法樂故為後世作大明故斷一切苦本故饒益眾生故況於凡夫空無所得而自放逸不勤修習其下乃解曰達磨謂世間第一法也摩那斯伽遲謂一經心譯者義言思惟夫禪經凡二卷自初及終皆華言唯此見道與世第一法一經心者獨用梵語祕而不譯吾意經家如是乃含佛微旨特欲以祕密感悟超拔其循此而思惟道者耶故其次此即列佛勅曰常觀真實義若其所謂當以聖行刀斷除陰賊者按智度論云十六聖行刀其義不離三解脫門也然三解脫門通大小乘但以其所緣為優劣耳大乘之三解脫門者所緣諸法實相小乘則異於是今此果緣真實義而使以聖行刀驗其所觀者誠大乘之妙微密法矣又其經之勝道決定分結句曰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又其下卷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無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又曰惟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此豈不謂其究竟處乃佛佛妙微密心不可以情識狀唯以此證者乃相應耳此其與吾正宗合者也昔涅槃經時諸比丘既聞其離四倒之說遂更求佛久住于世以為其教導如來將正其知見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為諸眾生作依止處智度論曰佛將入涅槃北首卧時先告阿難若今現前若我過去後比丘當自依止法夫自依止法者謂內觀身常念一心智慧勤修精進云云蓋教不餘依止次謂以戒經為師及其所集法寶藏之事(涅槃後分經亦)然夫涅槃所謂無上正法者乃是直指如來所證法性已付大迦葉矣欲眾學法之者依以為其所正之處耳然資其主教法於後世非付法印使持之則何以為之主耶今其謂已付大迦葉者豈非使其以法而軌正印證乎奉教而修證者耶又其經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為依止是人善解如來微密深奧藏又曰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不然哉大論先教依止法者其意與四依相近也禪經謂大迦葉相承吾佛佛滅後以此次第傳之固亦驗矣遠公曰曲承旨詔與夫所謂密語豈遠乎哉學者必以心通則其付無上正法之深旨可求也此固與其經他卷以法付于王臣四部之眾者事同而意異也又大論囑累品問曰更有何法甚深勝般若者而以般若囑累阿難而餘經囑累菩薩(餘經即其論前文云法華經諸餘方等經囑累喜王諸菩薩等)答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此豈不謂祕密法乃勝乎般若耶比明龍木雖經而又傳其祕密之旨必矣安可以教部論余奏記從蓋見其微意不敢輒改已奏之文更出此實欲學者省之耳)而法華等諸經說阿羅漢受決作佛大菩薩能受持用譬如大藥師能以毒為

槃若其論始尊大乎般若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諸經中第一大又曰般若波羅蜜名三世諸佛母能示一切法實相又曰諸法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又曰除諸法實相餘殘一切法相盡名爲魔又涅槃經曰摩訶般若成秘密藏今其於囑累乎聲聞菩薩衆經之後乃特曰般若波羅蜜非秘密法是豈非龍木(本字避御名其下倣此)承大迦葉阿難爲傳法大祖而經外又眞得其實相欲廓此而稍發之耶不爾何輒以大般若而爲非秘密法乎吾研其能以毒爲藥之喻者益見其玄旨有在此又未易以教部斷之(其論又云以細微妙虛妄法治麤妄如有毒能治衆毒又古德云四教皆是權乃化物乃引經云空拳誑小兒易悟此可求其以毒爲藥之義也)若遠公序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亦龍木之意耳曰子前謂涅槃付囑摩訶迦葉者乃傳其秘密之法與此囑累阿難不亦同矣何故涅槃之時不皆言耶曰阿難在弟子爲次又專傳佛經論苟越次顯稱阿難則不別乎經外而曲有所傳也指之迦葉乃尊乎付長

而所以尊其秘密心傳之謂也雖囑之阿難當此固亦存而不言耳傳燈錄曰并勑阿難副貳傳化豈非專在乎大迦葉耶然此大經大論與夫禪經所謂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受又與乎遠公慧觀二序曰阿難曲承旨詔藏之靈府遇其人而後傳者固亦同矣今以此五者之說而驗乎寶林傳燈所謂如來將化乃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又近世李令公遵勗廣燈錄稱大迦葉謂阿難曰婆伽婆未圓寂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付於汝而其本末何嘗異耶古今所謂言教之外其別傳正法者豈不灼然至是乎客曰子所推詳也且若禪經所見但三十七品四念處此皆小乘行相耳而子謂其出於菩提達磨豈其宜耶吾甚疑之何如曰夫三十七品四念處者固通乎大小乘子且善聽按智度論曰佛說四念

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衍三藏中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又曰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中生過去未來現在十方諸佛是故須菩提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世界成就衆生當學六波羅蜜三十七道法又曰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如是學爲學六波羅蜜爲學四念處如是學爲學盡諸學道如是學爲學佛所行處如是學爲開甘露門如是學爲示無爲性須菩提下劣之人不能作是學佛意其如此也孰謂三十七品四念處唯是小乘行相乎今菩提達磨方以大菩薩僧傳法爲祖演禪經行其大乘之法正其宜矣又何疑哉借令四念處雖是小乘之道而其論又曰須菩提菩薩如是學一切法中得清淨所謂聲聞辟支佛心又曰菩薩如是爲了知一切衆生心所趣向又曰三十七品是聲聞辟支佛涅槃道佛勸菩薩應行是道如此則菩薩亦得以聲聞法而進人明矣今禪經演之豈不奉佛意耶何爲而不可也況其未果以小乘而待人乎夫禪經乃達磨

祖師初以方便教化乎三乘之修行者欲因其淺而導之深耳其經云如來境界不可思議此之例是也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詳矣曰若爾則禪經首列乎傳法諸祖豈古諸祖亦傳乎經教耶曰是也古之傳法所以證其行教也而以教入道者必以祖師所傳為之印正矣禪源詮謂傳法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後之祖師觀機乃特顯宗破執益更單傳其心印也客曰吾又聞般若多羅唯以大法藥付之達磨令其直接上機乃在乎經教之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未聞其復循大小乘行相以為其說乎曰然般若達磨之付受者此誠佛祖之正傳者也然學者亦當更求先聖囑累之本末究其行化機宜之意也不應白執其一時之言而相發難夫以大法藥直接上機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成究竟覺者此蓋般若多羅初誡達磨宜遊方觀機以行其正傳之法耳意謂須其滅度後（般若多羅滅度之後也）更六十七年震旦國始有上機者與達磨緣會其時乃當施大法藥直接此機之人也今禪經自達磨未入中華百餘載已前方在西域以其正傳之時未至上機者少且順彼人機方便傍大小乘而義說之耳（寶林傳亦云達磨先在南天竺以小乘法化道若干人）此亦達磨且行其前所謂菩薩為盡諸學道為了知一切眾生心所趣向者也而祖師之道非止乎是而已矣若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而接上機者禪經亦但蘊之而未始發及其時適至達磨乃翻然東來乘震旦有大乘氣所謂其正傳者遂大振於梁魏之世矣學者淺悟徒見其在文字談說三乘止觀即謂非菩提達磨之言何其易也若禪經其勝決定分結句云我以少慧力略說諸法性如其究竟義十力智境界此蓋祖師自謙意謂今經乃我聊略說此法性耳若其究竟之理則佛之境界秘密微妙非文字義說可宣必密傳妙證可以至矣又其經之末說偈曰方便治地行乃至究竟處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其結句又曰唯彼已度者然彼乃究竟其曰方便治地行者乃其且以義而演禪經之謂也其曰乃至究竟處者蓋其正傳大法直接上機之謂也其曰最上法施主施是傳至今者乃達磨自謂其承佛所傳而迄至于今也其曰唯彼已度者然後乃究竟者蓋謂此法秘密無言無示難信難到唯是以此已證之者然後乃知其所以為究竟也如此其意豈非經之外而自有旨哉豈非不假文字而待人直以心證乎洎乎遠公承達磨之徒而密傳之乃序禪經曰阿難曲承旨詔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又曰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又曰若斯人也無聞無示別有宗明矣如此而遠公所得亦何嘗在乎經教語言文字之間耶嗚呼末學寡識安知古德先傳此禪經乃達磨正統之張本也得以為吾宗衰微之明證乎曰他宗之師亦有名乎達磨多羅者今子謂達磨多羅即禪宗之菩提達磨何以為之正耶曰吾前論以禪經二十八祖數證之已詳又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儁禪訓之宗此非吾祖師誰歟他宗之同名者安得輙預此耶然其發揮禪經者乃跋陀三藏與廬山大

師而慧觀亦預焉此三人者皆謂其具大乘圓頓之意其言豈繆乎若遠公者乃古今天下所謂安遠者也吾佛教大盛於中國蓋自此二公之始尤大法師也吾嘗謂遠公識最高量最遠其爲釋子有文有質儀形僧寶而其風烈卓然乃爲儒之聖賢百世景伏在古今高僧遠公絕出是蓋不可測之人也跋陀尊者該通三藏尤彊記在西域謂博極其內外經書號爲異僧僧肇乃尊曰大乘禪師慧觀其義學才俊當時與生肇融叡等亦古有名之法師也而其三人者如此皆尊夫禪要而達磨之道恐亦至矣吾又閱智度論曰禪最大如王言禪則一切皆攝佛菩薩諸三昧及佛得道捨壽如是等種種勝妙功德皆在禪中而他卷又謂此義曰解脫禪三昧皆名爲定定名爲心其所謂心者乃諸禪祖之所傳者也古者謂禪門爲宗門此亦龍木祖師之意耳亦謂吾宗門乃釋迦文一佛教之大宗正趣矣但其所謂宗門之意義者散在衆經隱覆古今未始章章見于天下也吾平

日嘗考此斷自如來付法入滅而來所見於大藏之間者適且以遠公統序與禪經智度論涅槃經四者之說推其奧旨而驗斁之然斯佛法大事豈余下士而輙以臆裁幸且發乎前世賢聖之所蘊耳識者以謂何如若遠公曰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爲宗是豈非謂禪爲經律論三學者之所宗乎又曰每慨此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是豈非謂戒定慧必統於禪要乎又曰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跡無聞無示若斯人者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是豈非謂聖乃達節變而通之統以密證妙用別爲衆部之宗乎又曰八萬法藏所存唯要是豈非謂雖佛八萬四千法聚莫不以此密傳極證爲之眞要乎又曰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末至或守方而未變是豈非謂其先末而後本惡夫學者之倒錯執方而不知圓變乎又曰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是豈非謂佛之聖旨不唯全其妙本之優長亦乃

極救其徇末者之闇短乎又曰此三應眞咸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是豈非謂迦葉阿難與掬多者（即以迦葉掬多而釋乎三應眞者原其冥契之意耳）曲奉默傳皆契合乎吾佛昔之妙微密心而超然出乎經教之外耶禪經摩那斯伽遮一經心祕而不譯者其下曰乃至一切賢聖皆應勤修如是正觀是豈非謂大凡其人預吾教者盡當務此祕密極證乃爲之正見乎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能爲汝等作大依止是豈非謂而今而後皆可依止乎迦葉無上妙微密法而爲之正乎又曰四人出世護持法者應當證知而爲依止是四人即名如來何以故能解如來密語及能說故是豈非謂代代四依之人出世者乃據是妙心密語以爲後之明證乎若智度論曰般若波羅蜜非祕密法者其旨亦驗在禪中矣適且略之不復解也校此則大聖人遺意豈不果以妙微密清淨禪爲其教之大宗也欲世世三學之者資之以爲其入道之印驗標正耶古者命吾禪門謂之

宗門而尊於教迹之外殊是也然此標要既是吾一佛教之宗則其傳法要者三十三祖自大迦葉至乎曹溪乃皆一釋教之祖也而淺識者妄分達磨曹溪獨爲禪門之祖不亦甚謬乎夫道固無外法與文字未始異也孰爲表裏但且略其言方語本十二部之云云者直截以全心性人蓋提本以正其迹示親以別其跡也使其即茲極證不復弊其毫氂迂曲矣然此未易以口舌辯未可以智解到猶圓覺曰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悉皆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豈不然哉昔馬鳴曰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龍樹曰不可說者是實義可說者皆是名字斯亦二祖師尊其心證之親密以別其循迹而情解者也欲人執此而爲之正矣隋智者稱如來嘗命諸弟子使各述其昔爲維摩詰所訶之言而佛乃默印正之然此固與淨名默印乎三十二大士之聖說法者同也按是則大聖人果以其正宗默證微密遺後世爲其標正印驗者固亦已見於佛之當時矣學者亦

可尊而信之也嗚呼今吾輩比丘其所修戒定慧者孰不預釋迦文之教耶其所學經律論者孰不預夫八萬四千之法藏乎乃各私師習而黨其所學不顧法要不審求其大宗正趣反忽乎達磨祖師之所傳者謂不如吾師之道也是不唯違叛佛意亦乃自昧其道本可歎也夫若今禪者之所示或語或默或動用皆先佛之妙用也但不可輙見雖其本源有在吾省煩不復發之然此妙用恐聖意獨遺屬吾家傳之宗乃得發明耳何則以其相宜故也不然奚自達磨祖師已來而其風大振耶經曰正言似反誰其信者昔龍樹祖師大論所現曰持戒皮禪定肉智慧骨微妙善心髓夫微妙心者亦其承佛而密傳者也及達磨祖師品其弟子所證之淺深乃特引之曰汝得吾皮得吾肉得吾骨汝得吾髓於此而佛之心印益効也其不言戒定慧妙心與其義者此故略之而存其微旨耳其後垂百年隋之智者顗禪師因其申經乃更以義而分辯此四者之說至乎微妙善心髓謂是

諸佛行處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一不二微妙中道也然而龍樹達磨其道及智者論之而益尊且辯矣斯心微密真所謂不可思議也非言非默識識所不及也智知所不到也吾少嘗傳聞於先善知識謂道育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而達磨曰汝得吾骨及二祖拜已歸位而立乃曰汝得吾髓旨乎其尤極矣祖師之言也茲所以爲懸學之宗也唐僧神清譏禪者輙曰其傳法賢聖闇以聲聞如大迦葉雖即回心尚爲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清何其不思耶涅槃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如清之言則大聖人乃妄付其法耳此吾記内拒之已詳不復多云驗神清淺謬不及智者之藩籬遠矣世稱神清善學豈然學所以求大道路所以通天下及其迷學而蔽道迷路而忘返夫學與路亦爲患矣故至人不貴多學不欲多岐也而後學之者愚陋或妄評乎達磨祖師所謂得吾髓者何其瀆亂夫智者之說耶

第四篇

客曰教既載道何必外教而傳道耶又聞夫圓頓教者教與證一也今乃教道相異豈爲圓乎哉曰子未心通宜善聽之古所謂教證一者蓋以文字之性亦有空分與正理貫耳非謂黃卷赤軸聞言聲字色泚然之有狀者直與實相無相一也若夫十二部之教乃大聖人權巧應機垂跡而張本且假世名字語言發理以待人悟耳然理妙無所教雖說及而語終不極其所謂教外別傳者非果別於佛教也正其教迹所不到者也猶大論曰言似言及而玄旨幽邃尋之雖深而失之愈遠其此謂也昔隋之智者顗公最爲知教者也豈不曰佛法至理不可以言宣豈存言忘語本十二部乎按智度論曰諸佛斷法愛不立經書亦不莊嚴語言如此則大聖人其意何嘗必在於教乎經曰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實空拳誑小兒以度於一切是豈非大聖人以教爲權而不必專之乎又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豈使人執其教迹耶又經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謂也然此極且奧密雖載於經亦但說耳聖人驗此故命以心相傳而禪者所謂教外別傳乃此也當是可謂教證一乎非耶圓哉非圓歟曰夫十二部者皆佛實語豈盡權而果可外乎曰汝悟乃自知之也曰若古之禪德者有盡措經像而不復務之何謂也曰此但毀相泯心者亦猶經曰唯除頓覺人并法不隨順吾前所謂初諸祖師亦兼經教而行之者佛子自宜以此兩端量力而處之可也若祖師以正宗而入震旦與乎義學之者息其爭鋒競銳之心者有之矣與乎學者直指其心而免其章句之勞者有之矣與夫學者他悟而正驗其是否者有之矣與其專以正宗而得法喜者五百餘載其人固不可勝數也而如來遺後世標正印驗其微旨不亦効乎祖師德被於世其亦至矣然正宗至微至密必得眞道眼乃見苟以意解而强辯雖益辯益差也吾無如之何龍樹論曰若分別憶想即是魔羅網不動不依止是則爲法印待子潔清其分別戲論之心始可信吾教外所傳乃眞佛法印也曰既謂教外別傳則與教不相關也而子必引涅槃之言爲據豈其宜耶曰然其意雖教外別傳而其事必教內所指非指自佛教之內則何表乎佛於教外而別有所傳者耶故如來示其事於垂終之言亦謂其妙心吾已嘗傳之矣孰謂不與教相關耶而吾引涅槃不亦然乎遠公曰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此言可思也曰子謂必世世傳受心印永以爲標正印驗何古之相承者至乎曹溪而其祖遂絕耶曰祖豈果絕乎但正宗入震旦至曹溪歷年已久其人習知此法其機緣純熟者衆正宗得以而普傳雖其枝派益分而累累相承亦各爲其祖以法而遞相標正印驗何嘗闕然亦猶世俗百氏得姓各爲其家而子孫相承繼爲祖禰則未始無也但此承法雖有支祖而不如其正祖之盛也曰吾以教而亦能見道何必爾宗所傳乃以爲至乎曰

子必以教而見道是見說也非見道也夫眞見道者所謂窮理者也窮則能變變則能通善爲變通乃爲見道也夫變而通之者其始發於吾之正宗耳佛子苟能變通即預乎吾宗矣何謂何必爾宗乃爲至耶況子輩未始知變豈爲見道乎遠公曰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蓋予之謂乎若其世世之帝王公侯卿士大夫儒者之聖賢服膺而推敬此宗門者不可殫紀其略如吾宋之太宗眞宗皆閱意最深而章聖皇帝爲之修心詩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眞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迄于今也而上留神益專以此爲偈爲頌方布滿天下又益爲祖師傳法授衣之圖以正其宗祖者也唐書曰（劉昫唐書也）達磨本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爲記以世相傳受裴相國休爲唐之圭峯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迦葉至于達磨凡二十八祖達磨傳之

又至于能爲六祖矣昔李華吏部嘗習知乎天台止觀及湛然禪師與諸僧命李爲左溪朗師之碑而其文首引菩提達磨謂二十九世相承大迦葉傳佛心法未聞有非之者而隋之智者顗公亦嘗引此禪經四隨之義以證其教之四悉檀者若智者特能區別四教乃不世之大法師也苟與摩多羅其道不至其人非祖彼豈肯推其言而爲據乎永嘉大師玄覺本學天台三觀義解精修其殆異僧也（其學三觀所證見天台四教儀及永嘉集）及其著證道歌乃曰明明佛勑曹溪是清涼國師澄觀大法師也其嘗謂曰果海離念而心傳圭峯乃釋之曰此即達磨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之意也禪源詮祖圖云觀公嘗叅問六禪德曰浮盃或曰又學于五臺亡名禪師者故其言乃爾也維揚法慎大律師也亦曰天台止觀包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忘慧定雙照不可得而稱也苟吾正宗其道不大至而我朝之三大聖人豈肯從事如是之感耶自昔預其從者若牛頭融祖若安公秀公一行

大師嵩山珪公若南陽國師江西大寂如此諸公不可勝數皆道風天下德貫神明雖萬乘拜伏師敬而不自喜巍巍乎柱礎佛氏萬世光賁大教是亦可以卜其法之如何耳而縱其道極玄彼學者不能見之胡不稍思今至聖天子與夫隋唐諸大義學之師其所爲意者以自警乎初宣律師以達磨預之習禪高僧而降之已甚復不列其承法師宗者蒙嘗患其不公而吾宗贊寧僧録繼宣爲傳其評三教乃曰心教義加（謂三乘經律論爲顯教謂瑜伽五部曼荼羅法爲密教謂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心教也）故其論習禪科尤尊乎達磨之宗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又曰禪之爲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妙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也及考寧所撰鷲峯聖賢録者雖論傳法宗祖蓋亦傍乎寶林付法藏二傳矣非有異聞也然其所斷浮泛是非不明終不能深推大經大論而驗實佛意使後世學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方今宗門雖衰師表者混濫鮮得其人而彼學之者有識自當尊奉先佛聖意豈宜幸其

衰乘其無人不顧其大宗大祖而瀆亂乎法門弟體是可謂有識乎世書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亦不忘其聖人之道者也彼學之者亦少宜思之始達磨道顯於魏而梁之武帝遺魏書曰共賴觀音分化又曰聖胄大師慧遠法師序其禪經曰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如此則達磨果聖人也以梁武之尊遠公之賢聖其所稱之亦可信矣吾見其輙以達磨而爲戲者何其不知量也若達磨出於如來之後世而乃稱禪經者蓋其採衆經始欲以佛言爲量以發後人之信心耳故遠公序曰撮諸經要勸發大乘此其證矣

傳法正宗論卷下

音釋

闚缺規切視也　闇烏紺切與暗同　孱鋤山切不肖也　儁祖峻切與俊同　曖於代切昧晻貌　邏郎佐切　顗語豈切　摐初江切　邃雖遂切深造也　昫欣句切　礎初呂切柱礎也

傳法正宗記

上皇帝書　迴一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沙門賜紫臣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梁渠終身絕世烏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諒佛之能詮遺乎教內（公草書即云佛之所詮顯見乎教內及寫奏非復改曰佛之能詮遺乎教內意謂佛之善巧詮發此法之源存乎教部之內爲學徒以始草者傳出遂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他本雖或云所詮顯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衆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

乎千歲禪宗傳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
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
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
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
贊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
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
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萬世之一
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
誅輙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
藏與經律皆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
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教法不微不昧而流
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為善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非敢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
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
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
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
王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録入藏即臣死生
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
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
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
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册其書亦推會
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表上
進干瀆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
恐謹言

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
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
古今多有諍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
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
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
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册上陛下書一
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
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固非臆說頗亦精微陛
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知有可採
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録取進
止

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

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
成傳法正宗記并畫圖乞編入大藏目録取
進止

輔教編三册（此是中書重批者蓋降劄子後數日又奉聖旨更與輔教編入藏批此）
右奉聖旨正宗記一十二卷宜令傳法
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準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宰相押字）

中書劄子不許辭讓師號

杭州靈隱永安蘭若賜紫沙門契嵩狀今月
二十二日伏蒙頒賜明教大師號勑牒一道
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
自度量輙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上進乞
賜編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聖朝特
有此旌賜不惟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虛薄實
不勝任不敢當受其黃牒一道隨狀繳納申
聞事
右劄付左街僧録司告示不許更辭讓
準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
宗記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
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

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彝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州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仰贊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詳僧善慧宗遇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題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儒業遊方入吳著書于錢塘之西湖嘉祐間以所業傳法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編詣闕以文贄見韓魏王歐陽文忠公王冀公當時群巨公極可許之復表進仁宗皇帝御覽至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之句嘉歎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賜入大藏建炎間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州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首澗得正宗記十二卷仍以輔教編三册增之重新校勘謂開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嵩輔教定慧操修冬夏惟一衲常坐不卧日止一食夜頂戴觀音像行道誦菩薩號十萬聲以爲常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雖殫竹帛不可紀其道行於是率諸禪同力刊板于福州開元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廣應禪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跋教忠崇報禪寺住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嵩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斥異說辭而闢之咸有援據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湜籍輩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於此者乎隆興甲申十一月既望左奉議郎前提舉福建路市舶晉安林之奇書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宋藤州東山沙門　釋　契嵩編修

始祖釋迦如來表

天地更始而閻浮洲方有王者興曰大人大人者沒後王因之繼作而不已古今殆不可勝數然其聖神而有異德者謂之轉輪王德不至者謂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亦從之降殺自四天下減之至于三二至于一天下至于列國其所謂王者雖更萬億之世而釋氏一姓相襲不絕益後世有王者曰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師摩懿師摩出憂羅陀憂羅陀出瞿羅瞿羅出尼浮羅尼浮羅出師子頰師子頰出淨飯（亦曰浮飯）然此七世皆王獨懿師摩淨飯號爲聖王如來即出於淨飯聖王者也生於中天竺國釋迦其姓也牟尼尊稱也始如來以往世會然燈佛於蓮華大城因布髮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燈遂受之記曰汝後成佛如我其號釋迦牟尼後之更劫無數聖人皆積修勝德逮迦葉佛世廼以菩薩成道上生於覩史陀天應其補處號護明大士說法天上以度天衆及其應運適至廼會天人議所下生衆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毗羅國處閻浮提之中白淨飯王者其家世世帝王聖德之至真轉輪族宜因之以生於是示天衰相將欲下化然天衆皆泣願更留

之大士乃爲說往生成佛之意以釋其攀緣大士即指天壽示乘白象從日中降神于其母右脇淨飯之后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令我潔身請奉八關齋法王從之尋夢大士以所乘入其右脇而止諸天慕爲其屬同時生於人間者無限其始在孕則母體大寧自得禪樂及其將生摩耶乃意往園苑如宮監者即嚴寶輦王復廣詔侍衛以從之至園之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而聖子乃自其右脇而誕神龍即澍水以澡之地發金蓮以承之聖子乃四方各踏七步以手上下指之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如內謁者以喜人奏王聞以其無數貴屬偕至視之乃不勝大慶是時也天神地祇皆見而視之曰願大士速成正覺王尋持之與謁天廟天像起爲之致禮還宮大集賢者爲其名之衆乃上號曰薩婆悉達及募相者而仙人阿私陀應召方見聖子遽禮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也年至十九當爲轉輪王不爾則出家成佛度人無量恨吾老矣不能見之王以仙人之言憂之益謹寶守稍長當命師傅教以世書聖子乃以其法問之而師皆不能對至於世所有藝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教而能之未幾立爲太子而付之國寶然聖人已大潔清雖示同世娶而非有凡意以夙業緣乃指其妃之腹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一旦命駕欲遊雖更出四門而皆有所遇終以其老病死與沙門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篤既還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國無聖嗣乃執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會淨居天人自天而至禮太子足曰大士夙務勝德出家今其時矣請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衛甚嚴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厭其守者皆昏睡不能覺太子遂密命御者車匿車匿控神驥揵陟來前然而馬悲御泣太子慰之明相遽發光燭大千太子曰過去諸佛出家亦然於是諸天爲捧馬之足并接車匿自其城之北門超然陵虛而去太子復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天之衆稱善爲其誌之及至其山號旃特者初小息林間遂釋衣冠自以所佩寶劒絕其鬚髮誓曰願共一切斷此煩惱即以髮授之天帝當是淨居天化人以麤布（別本或云麁布）僧伽棃請易太子寶衣因得法服服之益進其山之嘉處曰彌樓寶山居其阿藍伽藍其舊隱仙人見大子皆致敬讓坐與其論法及遣還車匿父王思甚必欲歸之雖諫者不聽卒詔迎之其臣屬來請者萬計雖諭勸懇至而確然益不迴其意乃留憍陳如等五人以充侍衛於此聖人乃習不用處定三年既而以其法非至捨之復進鬱頭藍處習非非想定三年（即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也）復以其法不至進象頭山雜外道輩爲之苦行日食麻麥居六載而外道亦化聖人乃自思之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泥連河天爲之偃樹聖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席其坐景雲祥風雜然交至天魔駭之帥其衆乃來作難聖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尋以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

星出時示廓然大悟乃成等正覺是時大地震搖天地瑞事畢出而應之天者魔者人者神者交集以致敬及昇金剛座天帝師之請轉法輪先是憍陳如五人侍從於山中至此首與度之故入鹿野苑談四諦法然因是而得道果者亦億計既而語諸比丘曰汝等皆可為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來遂獨之摩竭提國其國先有奇人號優樓迦葉弟兄三人皆得仙術頗以其道自高有徒數千及如來至乃靡然從化與其徒皆得證道初瓶沙王有竹林園號為美景王嘗心自計曰如來若先詣我我則捨此如來即知其意遂往止其國王喜聞遽火列導從不啻千萬來趨如來既見而眾或疑之如來即命迦葉為之說法以解其惑王眾與無量天人遂得法眼乃施其園為之精舍請如來館之居未幾會有比丘分衛於王舍城而舍利弗目犍連聞法於其人因得開悟遂與之返如來曰彼二來者當為我上足弟子於是度之初大迦葉自去鬚髮入山習禪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出世汝盍師之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來起迎顧謂眾曰吾滅後而法被來世六萬歲者此人之力也是時如來成道已六載矣而與其父王未始相見王甚懷之侍臣優陀夷請往道王父別之意因請歸國陀夷既來如來慰之尋亦得道成第四果即遣還國告父王曰佛後七日乃來歸也至期王出其國四十里大羅儀仗以迎如來慶動天地王相見大喜因詔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及其還宮也羅睺羅禮之持聖人之衣而告之曰此正如來也用是為毋釋其群疑然而福被無極生靈頼之家國遂大嚮其教化自是應機說法天上也人間也龍宮也他方也所至皆作大饒益然其聖神之所為不可得而備紀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伽梨衣亦付於汝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亦云彌勒佛）俟其出世宜謹守之大迦葉聞命禮足稱善敬承佛敕一旦果往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之間告其大眾欲般涅槃會長者純陀懇獻供養如來因之復大說法而後度須跋陀羅已而歷諸三昧起其座褰僧伽梨示紫金光體囑累大眾遂右脅而卧泊然大寂其時四部弟子億萬人天哀號追慕動大千界天花大雨而其地皆震及內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能然迦葉適至其足自棺雙出慰其哀慕既而金棺自舉周尸那城却下以三昧火燔然自焚燼已而舍利光燭天地其會天者人者神者龍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來之生也當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化已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漢孝明之永平十年丁卯之歲而教被華夏嗚呼如來示同世壽凡

七十九歲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年（舊譜云世尊十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說法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滅度今以歲數推較於祇六年修行其成道則二十五歲若云三十則須弃六年在二仙處學法方可合其元數）化度有情其不可勝數所說之法經者律者論者浩若百千大海探者隨力而淺深皆得然其推於悠遠則極乎天地之終始指其邇近則盡乎髮膚之成壞幽則窮乎鬼神妙則通乎變化大必周於天人小不遺於昆蟲其天下禍福之端性命之本盡於是矣其爲道大至也其爲教廣被也自視鄙凡不足知之不敢讚之念有生人已來未有尊於聖人者也有聖人已來未有至於如來者也昔列禦寇謂孔子嘗語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以是驗之而列氏之言不爲誕也若如來之生與滅及其出家成道或當周昭王穆王之年然周自武王至厲王皆無年數及宣王方有之舊譜乃曰昭王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頗不以爲然吾嘗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視其叙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以此驗三代已前非實無年數蓋太史公用孔子爲尚書之志故不書其年乃作世表疑則傳疑及後世學者之賢若皇甫謐輩復推而正之故爲釋氏之舊譜者因之以書此可詳也孰謂不然

評曰付法於大迦葉者其於何時必何以而明之耶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見涅槃第二卷）然正宗者蓋聖人之密相傳受不可得必知其處與其時也以經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於靈山會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爲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爲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佛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其效也故此斷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其寶林傳燈諸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彊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彊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音釋

顱（龍都切首骨也）殫（都寒切盡也）確（克角切堅也）擷（胡結切擷取也）啻（施智切不啻不止如是也）譜諜（譜博古切籍錄也諜達協切與牒同）諡（音寔）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迴二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　契嵩　編修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天竺第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傳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其父號飲澤母號香志始生姿質美茂其體金色而照耀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必美婦可縻其心稍長苦爲擇娶而尊者辭不得已乃紿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爲偶父母乃以婆羅門計鑄金人輦行其國因觀者求之果得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毗婆尸佛滅後衆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壞是時迦葉方爲鍛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錢求治爲薄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爲補已因相與願世世爲無姻夫妻以是報九十一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然故初名迦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金色之義也（記內翻梵語義類通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國本前錄已傳不敢輒以梵學較之也）然皆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父母從之即爲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嘗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於竹林精舍致禮勤敬如來乃分座命之坐而大衆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說其夙緣以斷群疑尋爲之說法而尊者即座成道然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一朝乃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斷絕復授金縷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涅槃而尊者方在耆闍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照耀即以天眼知之乃謂衆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滅世間空虛與其徒即趍于拘尸那城既至乎雙樹之間而如來既化已內於金棺尊者大慟遂感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尋致栴檀白氎以資其闍維既而尊者謂金剛舍利宜與人天爲其福田吾等比丘當務結集以惠來世爲其大明即以神通自昇須彌之頂而說偈曰

如來弟子　且莫涅槃　得神通者　當赴結集

遂擊金鐘其偈因鐘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真（或云一千）皆會於畢鉢羅巖唯阿難以漏未盡不得即預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證遂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戶鑰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者宜何爲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羅因謂諸聖曰此阿難比丘總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宜命以集修多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毗尼藏復命阿難集

阿毘曇達磨藏（他部或云命迦栴延）已而尊者即入願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然尊者處世方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故命阿難曰昔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付囑于我我將隱矣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欲往辭之遂陵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及至其門會王方寢因謂閽者曰摩訶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宵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于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偕來汝當爲開去已復合於是寂然乃入滅盡定是時大地爲之動而阿闍世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爲之歎息即詣竹林精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逮至雞足而其山果闢尊者定體而儼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香薪欲爲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燔也此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梨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王與阿難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斛飯王子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始名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蓋當如來成道之夕而尊者乃生王之家大慶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聰明叡智不比凡者少時聞如來出世乃用世幻自感以如來初從釋氏而出家成大聖道因往求爲其弟子如來許爲之說法遂成須陀洹果方如來欲人參侍而尊者獨爲大衆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時所宜頗合聖意然其往世於佛有大功德故所聞法皆能記之若水傳器而無有失者故如來嘗稱其總持第一及如來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羅林外爲魔所亂如來即勑文殊師利將呪往解尊者因與文殊偕還而禮覲如來如來化已大迦葉會諸羅漢於畢鉢羅巖結集法藏獨以尊者大智多聞而常侍如來其聞法最詳乃白衆請之以集修多羅阿毘曇達磨藏尊者領命遂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尋作禮大衆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是時大迦葉復問衆曰阿難所言其錯謬乎皆曰無異世尊之所說者也及大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乃以如來所授正法眼付之尊者使其傳之勿絕自是以法遊化諸方一日尊者至一竹林之間初聞比丘有悞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之歎息曰如來乃世正法之眼何遠寂滅使此群生失所依止而迷謬聖教乃語其人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應聽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

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聞其師師反謂阿難衰老其言謬妄豈宜信乎汝可如前誦之尊者他日復聞誦其前偈問其何以然而不從所教是比丘者遂說其師之意尊者以其不重自語而益感之因入三昧欲求尊聖爲之證者然終不能得於是念之佛與衆聖皆已涅槃必何從而明之當是時也地爲之動少頃光明遽發俄然有一聖宿大士示現爲其說偈而證之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彼師弟子視大士神奇乃稟其言即誦尊者所說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既得見證而益自警謂身危脆猶若聚沫況其衰老何堪久乎欲趣泥洹復以阿闍世王嘗慨不見如來迦葉二尊聖所般涅槃因約阿難若當寂滅願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門而閽者詞之以王方寢不敢以聞然王於其夢適見一蓋七寶飾之千萬億衆繞而瞻之俄有風雨暴至遂吹折其柄寶皆委地王驚及寤會閽者以阿難事奏王聞之遂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詣毘舍離城方見尊者坐恒河中流王遽禮之而說偈曰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
且莫般涅槃

是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曰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尊者見二國王皆來勸請亦說偈曰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諸有故

尊者於是乃自念曰我若偏往一國而滅度之諸國必諍非其當也此應以平等而度諸有情遂即恒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時大地六種皆震先有五百仙人棲於雪山及是相與乘空而來禮尊者足曰今我等定於長老當證佛法願乘見度尊者默而許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遂爲之說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時所度弟子宜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自空而下爲其出家受戒仙者尋皆得四果然其仙衆之中有二羅漢一曰商那和修一曰末田底迦（亦云末田地）尊者知其皆大法器而命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復謂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護持正法無令斷絕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滅度五百歲中當汝於罽賓國敷宣大法後宜往之以興教化已而尊者起身虛空作一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惠忉利天一惠娑竭羅龍宮一惠阿闍世王一惠毘舍離王得者各建寶塔而供養之是時當此周夷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曰舍那婆斯姓毘舍多其父號林勝母號嬌奢耶處胎凡六載始生而身自有衣隨體而長梵曰商諾迦猶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産

於勝地遇得道聖人出世其草則化爲九枝以應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會其仙師從阿難求度而尊者皆預其出家尋成道爲阿羅漢至是其胎衣遂變爲九條法服先是如來行化嘗至摩突羅國見一茂林顧謂阿難曰此林其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近百年當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說法度人阿難滅後而尊者以其法遊化至是欲圖居之會有二火龍偕占其地遂暴作風雨以張其感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謂龍曰佛昔記此當爲伽藍汝宜見捨龍以佛記故喜捨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說法廣度人天果符佛語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觀佛所記聖士爲其後者必在何國出定乃以神通獨之吒利國訪其長者首陀善意之舍善意相見禮已乃問其所以來尊者曰我生子然故來命侶善意曰我嗜世樂不暇相從俟有子當以奉法尊者即稱善去之其後善意果有子一曰優波吉羅二曰優波𨷑摩及育其三者曰優波毱多尊者知必法器復詣善意而謂之曰此第三子者優波毱多適合佛記當襲我傳法汝宜捨之善意以佛記故不敢見拒於是毱多即從其出家尊者因問之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毱多乃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毱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異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師慶喜以至於我我今以授於汝汝善傳之勿使其絕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已而尊者往隱於罽賓之象白山欲以禪寂自居未幾會於定中乃見毱多五百弟子慢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會毱多不在即坐其座毱多之徒不測其何人皆憤然不伏遂馳報毱多毱多還見其師遽禮之而其徒慢意尚爾尊者乃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遂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曰不測毱多即入三昧觀之亦不能曉乃請之曰是瑞事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復謂毱多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若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而毱多弟子既見其神奇皆伏而悔謝和修復爲說偈而教之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毱多諸徒以是皆得證四果尊者尋超身虛空作一十八變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時也當此周宣王之世也毱多乃以其舍利建寶塔於迦羅山勝處與人天共其供養

天竺第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傳

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曰優波崛多亦曰鄔波毱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七會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導因從之出家至二十乃證道成阿羅漢遂廣遊化初至摩突羅國說法其衆翕然大集而所聞者皆

得證道方尊者說法之時諸天雨華地祇皆現雖魔宮亦爲之動而波旬憂之遂來作難以其魔力屢化花與玉女欲亂其聽法者尊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瓔珞輒縻其頸尊者定起知魔所爲乃取人狗蛇三者之屍化爲花鬘命波旬以柔語慰之曰汝與我瓔珞甚爲珍愛吾有花鬘以相奉酬魔大喜乃引頸受之即復爲三者腐屍臭穢魔甚惡之詞於尊者曰何用屍而相加乎尊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衆吾以是物慁汝之意又何厭乎魔於是盡自神力而不能去之即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天各謂曰彼十力弟子所作神變豈我天屬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必得除之乃爲說偈教其回向曰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離地求起　終無其理

波旬稟其言下天復趨於尊者禮悔懇至尊者曰先聖命我降汝雖然汝以是還善乃得事佛不墮惡趣魔聞喜之曰尊者蓋爲我致大饒益願爲去此腐屍曰汝於正法不嬈害否波旬曰伏而奉教不敢爾也尊者即爲釋之因謂波旬曰汝嘗覩如來今可試現示我瞻之魔曰現固不憚願尊者不必致禮即入林間化爲如來而奇相儼然與其侍從自林而出尊者一見其心忻然若真覩大聖不覺體自投地乃即禮之魔不勝其禮戰掉自失及尊者拜起不復見適尊儀波旬自禮足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足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後之四日波旬大領天衆復來作禮讚歎而去然尊者化導而後聖因其所證者最多初每度一人則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而籌盈之昔如來嘗記尊者當爲傳法四世之祖謂其雖無相好而所化度如如來之日無異至是而大聖之言驗矣最後乃有長者子曰香衆從尊者固求出家尊者問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衆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以是可名提多迦尋謂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受以至於今今復付汝聽吾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既而超身太虛示十八變復其座跏趺而化當此周平王之世也多迦乃以室籌而闍維之收其舍利建塔供養

評曰他書列毱多之事甚衆此何略乎曰此蓋務其付受之本末耳夫如來之後其化導得人唯毱多尊者最爲多矣然其事迹之繁吾恐雖竹帛不可勝載而孰能盡書若室籌者聊誌其得聖果者耳未必極其所化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其姓未詳初名香衆少時會毱多尊者盛化於摩突羅國因

從其出家以應對詣理毱多器之則與落髮受具始尊者生時其父嘗夢金日自舍而出灼然照曜天地復有寶山與日相對而山之頂流泉四注至是毱多尊者乃為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流泉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入道之相也其照曜天地者汝智慧之發睟也因易今之名梵語提多迦此曰通真量蓋取其夢之義也然如來昔嘗記之及此皆驗尊者得其師之說忻然奉命遂禮之乃以偈讃曰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毱多尊者亦以偈而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既而尊者以法自務遊化尋至中印度會其國有大仙者八千人其首曰彌遮迦聞之遂帥眾詣尊者而禮之曰念昔與尊者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之仙術而尊者證果乃得應真自是分離已更六劫尊者曰仙者所指誠如其言然汝之務仙終何所詣曰我雖未遇至聖然私陀尊仙嘗記之曰却後六劫當因同學得無漏果今之相遇豈不然耶尊者曰汝既知爾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人解脫吾久於化導亦欲休之汝果趣大法豈宜自遲遮迦喜其言即求出家是時遮迦之眾見其尊仙如此皆慨之謂多迦何足師者而從之出家尊者遂知眾心齟齬欲其信之即放光明超步太虛而若履平地乃以所化寶蓋覆其仙眾復有香乳自其指端而注乳間現蓮蓮間化佛仙眾視其神變非常遂率服皆求出家尊者受之因謂雖然汝屬宜正念依佛使僧威儀自然而成不須工為仙眾如其言而鬚髮果自除去袈裟生體尋得戒皆成四果聖人尊者尋獨命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傳持勿絕聽吾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偈已尊者起身太虛呈十八變用火光三昧而自焚之是時也當此周莊王之世也彌遮迦與眾收其舍利建塔於班茶山而供養之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未詳姓氏既與其神仙之眾皆師提多迦尊者得度而證聖果遂以其所得之道遊化諸方一日至北天竺國俄見其城堞之上有瑞雲如金色乃顧謂左右曰此大乘氣也茲城當有至人與吾嗣法及入其國至市果有一人持酒器逆遮迦而問之曰尊者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答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又曰識我手中物否答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曰尊者其識我否答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遮迦復謂之曰汝可自道姓氏吾則後示本因其人遂說偈而答之曰

我今生此國　復憶昔時日　本姓頗羅墮
名字婆須蜜

尊者聞之乃悟其緣謂婆須蜜曰吾師提多迦嘗言如來昔遊北天竺謂阿難曰此國吾滅後三百餘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

蜜出為禪祖當第七世斯如來記汝汝應出家其人遂置器禮於尊者傍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為施者獻一如來寶座彼如來記我曰汝於賢劫當得佛法為第七祖今之所會乃其緣也尊者大慈幸見度脫尊者即為其剃度以圓戒德尋命之曰我方老邁將般涅槃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當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偈已尊者即入師子奮迅三昧騰身太虛高七多羅樹却返其座化火自焚而天人悲慟哀感天地其時當此周襄王之世也婆須蜜乃收其舍利以七寶函貯之建塔實其上層而供養之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衣淨衣持酒器遊處里巷而吟嘯自若人頗不測或謂其狂及遇彌遮迦尊者明其夙緣遂投器即從之出家尋得付法及遮迦滅已乃廣其教化至迦摩羅國方大為勝事遽有一智士趨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尊者論義須蜜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以其義勝甘心服之遂告曰我願求道預甘露味尊者乃與度之特命四果聖人為其受戒未幾乃命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慎無斷絕聽吾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已而須蜜起身呈十八變乃入慈三昧以趣寂定是時釋梵與諸天衆皆來作禮而說偈曰

賢劫聖衆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為宣佛地

須蜜定已七日以是乃出而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復入寂定示涅槃相天衆聞法皆喜而禮之遂散其天花其時當此周定王之世也難提即其本座建寶塔以秘其全體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波氏生時頂有肉髻光彩外發性大聰明文字能一覽悉記年十四乃慕出家專以梵行自修及婆須蜜尊者來其國難提一旦就之發問遂伏其勝義則依之為師尋得付法亦領徒廣務遊化初至提伽國先是其國有毗舍羅家生一子號伏馱蜜多年已五十而口未嘗言足未嘗履父母不測其何緣皆為憂之或以問其國之習定業者定者不能決謂其父母曰將有大士傳佛心印非久至此汝可問之及尊者入國過毗舍羅之門俄見有白光發其舍上尊者指之謂其衆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所觸穢是必嗣吾大隆教化其所度者當有五百成聖果者又曰其光上貫者表其承我而得法其光下燭者表其所出得人然其所出之者號脇比丘心大如地當繼我為第三世也於是毗舍家主遂出問其所來欲須何物尊者曰我來求人非須物也主曰我家豈有奇人

而可求耶然唯有一子不語不行年已五十尊者欲之固亦不恪難提曰汝之言者正吾所求其父母即持子以與之及尊者携至精舍忽自發語即履七步合掌說偈而相問曰

父母非我親　誰為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為最道者

尊者即以偈答之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蜜多聞法甚喜乃慇懃致禮尊者遂與之出家召眾賢聖為其受戒後乃命曰如來法眼密傳至我我今以付囑汝汝其相傳勿令其絕聽吾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蜜多幸得法偈即超身太虛散眾寶花說偈而讚之曰

我師禪祖中　適當為第八　法化眾無量
悉獲阿羅漢

尊者付其法已遽起本座卓然而立現大神變自其腹發異光八道照曜大眾而被其照者僅五百人獲第二果乃般涅槃其時當此周景王之世也眾遂即其所建寶塔以閟其全體

天竺第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傳

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氏蜜多父母既疑其平生及遇難提尊者說其夙緣曰此子往世明達於佛法中欲為大饒益悲濟群生故嘗自願若我生處當不為父母恩愛所纏隨其善緣即得解脫其口不言者表道之空寂也其足不履者表法無去來也於是其父母之疑渙然大釋遂樂以師於難提得法乃遊化至中印土先是其國有長者曰香蓋香蓋有子曰難生難生雖穀食而絕無滓穢至是香蓋携之來禮尊者且曰此子處胎凡一十六年及誕頗有奇夢亦嘗會仙者相曰此兒非凡器當遇菩薩見度適會尊者蓋其緣也願以之出家香蓋遂謂其子曰汝已出家無以我在茲而心喜我返家而生惱尊者即曰我今所在豈有彼此諸漏已盡安得生惱蜜多以故度之未幾遂以法付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無使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尊者付其法已自念久於化導所化已辦當以滅盡三昧而自息之於是遂般涅槃諸天皆作樂供養沸涌於虛空是特也當此周敬王之世也脇比丘遂以香薪而闍維之斂其舍利建寶塔於那爛陀寺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脇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其姓未詳本名難生以其久處胎故也初尊者將生而其父香蓋遂夢一白象背負寶座座之上寘一明珠從其門而出至一法會其光照曜於眾既而忽然不見及誕果光燭於室體有奇香父異之成童會伏馱蜜多尊者化於其國香蓋遂携以詣之道其所生之異求與出家蜜多許之會七阿羅漢為受具戒方納戒乃於壇之上

現其瑞相空中復雨舍利三七粒然尊者修行精苦未嘗寢寐雖晝夜而脇不至席以故得號脇尊者既預付法乃遊化他土尋至花氏國而憩於樹下遽以右手指地而謂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者入會少頃其地果爲金色俄有一長者之子曰富那夜奢遽至其前合掌而立脇尊者遂問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從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花而成已

夜奢亦說偈而酬之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眞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因告之曰我今願師尊者幸與出家脇尊者聽之即爲剃度命四果聖者與其受戒後乃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流傳勿令之絕聽吾偈曰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既付其法即本座趨身太虛而入涅槃以三昧火而自焚之其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衆竟以衣祴接之是時當此周正定王之世也其衆尋建塔廟以祕舍利而諸天布寶蓋以覆之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富那夜奢尊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氏其父曰寶身號爲長者初寶身有子七人各有所尚其一曰富那般多好學仙術次二曰富那金子好常寂靜次三曰富那月光好角力相撃次四曰富那勝童好惠施念佛次五曰富那波豆好殺嗜酒次六曰富那吉丹躭於嗜欲次七即富那夜奢淡然無所好惡其心不靜不亂非凡非聖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至彼親近隨喜及脇尊者至其國方與佛事而尊者遂詣其會應對響捷言皆造理果於脇尊者得正法眼遂以之遊化道德所被不啻千萬之衆然其得聖果者盈五百人後至波羅奈國遂有一長者來趨其會尊者謂其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昔記云吾滅後將六百年當有聖者號馬鳴出於波羅奈國說法於花氏城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其人也然吾亦夜夢大海偏溢手一隅方欲決之其水遂沛然流潤諸界今此來者蓋其大海者也將從吾出家以法濟人其流潤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前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尊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尊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尊者曰彼是木義却問鋸義者何馬鳴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者何夜奢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其勝義忻然即求出家夜奢乃爲度之以受具戒然其會中因之而證第四果者凡二百人其後命馬鳴曰汝當轉法輪爲十二世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聽吾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尊者即運神通爲一十八變却反其座泊然寂滅其時當此周安王之世也衆遂

建塔以閟其全體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則迴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毱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曇八萬清淨毘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守已所愛惡而不知大屈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較論三教雖文詞不嘉蓋以其善記經書亦別事之重輕不即非之及考其譏禪者之說問難凡數十端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若傳法者數十賢聖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又謂毱多為無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迹為祖如此之類甚衆是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羅漢一曰曾修行菩薩行羅漢此羅漢者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衆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賢聖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羅漢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而汝不知云此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之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得耶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所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耶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為傳法賢聖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群生機緣福力益弱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皆亦隨世而汙隆曷嘗為其弘法賢聖而致正末者耶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誦之學不足為人師清之謂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音釋

闍 [illegible] 罽 居例切 毱 渠竹切 翕 許及切盛也 耎 乳兗切柔也 齟齬 上牀所切下偶許切齒不相值曰齟齬 堞 徒協切城上垣也 閟 兵媚切閉也 憩 去例切息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迴三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天竺第十二祖馬鳴大士傳

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未詳其姓氏亦名功勝蓋以其夙有功德殊勝而命之然初詣富那夜奢尊者以問答有所合乃慕其道遂從之出家受戒夜奢因謂之曰汝夙世以有所愛被降梵天生於毗舍離國然其國有上中下三類人其上之者身有光明其衣食自然從念而得中之者身無光明衣食求之乃得下之者裸形如馬汝憫此類嘗以神力分身爲蠶其人得以爲服由是功德汝得復生今之中國方汝捨彼國時其馬人衆感戀汝德皆共悲鳴汝亦以偈慰之曰

我昔生梵天　爲有小愛故　而墮毘離國
與汝同憂苦　我見汝無衣　心生保善護
示化於窠園　當得諸濟度

偈已汝即此生以故得今馬鳴之號也然汝當轉法輪爲第十二世祖師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大士以其法遊化至花氏國方大興佛事雖三乘學人皆能度之一旦遽有一老叟陽爲疾者至其會前坐而仆地大士因曰此非常也將有異相其人遂即不見俄而從地涌出爲一女子其狀端美艴如金色舉手指大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
而度生死衆

復瞥然不見大士曰此魔來欲與吾較有頃果風雨暴至天地忽冥復曰魔之信至矣吾當除之即以手揮空遂現一千尺金龍其威神奮張雖山丘爲之震蕩而魔事遂息後七日復有一小蟲狀類蟭螟潛其座下大士執之以示衆曰此魔之所變盜聽吾法尋縱之令其自爲終懼而不能動尋慰之曰吾非害汝汝但復其本形魔乃現其正體作禮而懺悔大士因問曰汝之名誰其眷屬幾何魔曰我名迦毘摩羅其屬三千曰汝盡神力能變幾何魔曰我化大海不爲難事曰汝化性海得耶魔茫然乃曰此言非我所知大士即爲說法曰此性海者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魔聞法大起信心遂與其三千徒屬皆求出家大士即爲剃度乃召五百應真與之受戒謂之曰汝趣菩提當即成聖道摩羅果得戒體發光明而異香普薰大士因之乃大造論議尋而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傳之勿令斷絕汝聽吾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尋趣大寂是時也當此周顯聖王之世也四衆遂以其真體閟之於龍龕

天竺第十三祖迦毘摩羅大士傳

迦毘摩羅者花氏國人也未詳其姓初為外道有大幻術因詣馬鳴大士較法不勝遂與其徒皆求出家既證聖道馬鳴即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西天竺會其國太子有曰雲自在者德於大士乃欲請往其宮中供養大士辭之曰佛制沙門不得親於王臣勢家此不敢從命太子曰然則吾國其城之北有一大山山有石窟清靜絕俗亦可禪棲雖龍蛇異物所護而尊者至德其必順化大士曰諾從之而往方至其山果有大蟒長可一里瞋目相視大士即直進不顧至山之南方坐於坦處蟒復盤繞其身亦不之顧蟒須臾遂去大士視其所隨之衆已皆逃散無一在者尋獨進將至其石窟俄然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致敬大士問曰汝何所居曰我昔嘗為比丘甚好寂靜煩於初學所問因起瞋心以故命終墮為蟒身止於此窟今已千載適值尊者聖德故來敬之大士因問曰是山復有何人所居其務道乎汝示我知之老人曰此北去十里有巨樹焉能蔭五百大龍其樹之王號龍樹者常為龍衆說法而我亦預聽大士又集其徒相將而前及至巨樹龍樹果出迎之䜣然致禮而問之曰深山孤寂龍蛇所居大德至尊何屈至此大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即默而計之曰此尊者其得決定性明道眼耶是大聖人繼真宗乎大士曰汝雖心念吾已意知但能出家何慮我之非聖龍樹於是悔謝大士即與度之未幾乃命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汝傳之汝聽吾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大士付法已遽起身太虛逞其神變乃趣寂滅以化火自焚是時當此周赧王之世也龍樹遂斂其五色舍利建寶塔以閟之

評曰寶林傳燈二書皆書天竺諸祖入滅之時以合華夏周秦之歲甲然周自宣王已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遠數萬餘里其人化滅或有更千餘歲者其事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譯比校未易得其實輒略其年數甲子且從而存其帝代耳唯釋迦文佛菩提達磨至乎中國六世之祖其入滅年甲稍可以推校乃備書也

天竺第十四祖龍樹大士傳

龍樹大士者西天竺國人也未詳其本姓或曰出於梵志之族其性大聰悟才慧卓犖殆非凡器少時已能誦四韋陀典稍長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藝術所知若神明始其國有山號龍勝者素為龍之所棲而山有巨樹能蔭衆龍及大士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山修行乃依其樹然而三藏與義亦自洞曉已能為其龍衆說法以故得號龍樹及摩羅尊者來其山相遇甚善大士乃與龍衆禮之為師方剃度時其國之君與帝釋梵王皆赴其勝會受戒於大羅漢即成聖道得六神通摩羅尋以大法眼付之已而遊化至南天竺國先是其國之人好修福業洎大士至說正法要乃遞相謂曰唯此與福最為勝事佛性之說何可見耶大士因語之曰汝衆欲見佛性

必除我慢乃可至之其人曰佛性大小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其人衆以大士所說臻理皆喜好願學其法大士即於座上化其身如一月輪時衆雖聞說法而無覩其形適有長者之子曰迦那提婆在衆人之中視之獨能契悟遽謂其衆曰識此相乎衆曰非我等能辨提婆曰此蓋大士示現以表佛性欲我等詳之耳夫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語方已而輪相忽隱大士復儼然處其本座而說偈曰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聲色

於是其人皆大感悟即求爲師而大士悉與度之會衆聖與其受戒而提婆爲之上首會有五千外道先於其國與大幻術王與國人皆靡然從之而佛道將塞當此大士感慨遂易其威儀白衣持幡伺王每出則趨其前行或隱或顯如此凡七載一旦王大異之以善辭命而致之問曰汝果何人而常吾前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大士曰我是智人知一切事王復驚其語即欲驗之曰諸天今何所爲曰天今方與阿修羅戰王曰天事豈易明耶曰且待將有應効少頃俄有戈戟雜人手足紛然自空而下王見乃信遂加歎服命外道輩歸禮大士然外道皆求正其見大士遂因之造衆論議若智度者若中觀者若十二門者不啻其千萬偈悉皆方便闡釋正法以應其機宜其後乃命迦那提婆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聽吾偈曰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復謂提婆曰汝善傳持勿使斷絕當於未來之世大興佛事已而騰身太虛入月輪三昧大逞神變返其座即入寂定及後七日天雨舍利而大士復從定起以手指空謂其衆曰此舍利者蓋昔拘那舍佛之弟子號摩訶迦尊者嘗發三願之所致也其一曰願我爲佛之時若有聖士化度於世者遇天澍雨至於其身即爲舍利其二曰願大地所生之物皆堪爲藥療衆生病其三曰願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言已仍泊然大寂其時當此秦始皇帝之世也提婆與其四衆遂建塔以閟之

評曰正宗貴乎簡妙而龍樹大士以廣論發之何哉曰然簡妙常難其至之者方其人機器有上下此非以方便導之則淺信者安得其進嚮是故大士爲論務發彼一機者也涅槃豈不云乎汝愼勿爲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夫簡妙者要在其心有所到耳不必以其言不言爲之當否是故證之於簡妙也彌說而彌至不證於簡妙也彌說而彌遠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傳

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天性才辯幼習其國風喜修福業及趣龍樹大士方至其門龍樹試之遣以滿鉢水先置其前大士即以一針投之而進相見忻然契會龍樹現月輪以表佛性衆皆罔測獨大士識之遂以諭其衆人尋亦相與師龍樹出家而提婆果爲其高足弟子及龍樹大士垂入泥洹

遂以大法眼傳之其後大士以其所證廣化乎他方先是迦毘羅國有富人曰梵摩淨德其國稱爲長者有二子長曰羅睺羅跋次曰羅睺羅多淨德好治園林種植嘉木一朝其園木無故忽然生耳如菌大於車輪其美味可食如此終年唯資淨德與其子羅睺羅多所噉餘家人輙欲取食其菌即隱然淨德疑之謂其子曰此木之耳唯我與汝得食必非常事何人能爲明之羅睺羅多遂說偈欲以他告曰

此木生奇耳　我食不枯槁　智者解此因
我迴向佛道

適會大士入國至其家而淨德父子喜得所遇致禮遂以其事問之大士乃與辨之曰昔汝二十之時嘗命一比丘於舍供養其比丘雖小有戒行而法眼未明心不詣理坐虛受汝惠然其能少修行不陷惡趣故報爲此木耳以償於汝初此比丘居汝舍時汝諸家人皆不喜之唯汝與其次子能以誠待故今耳菌獨汝父子得饗復問淨德曰汝年幾何答曰七十有九大士因說偈曰

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
此木亦無耳

淨德聞其說心遽廓然益勤歎伏且曰我媿衰老雖欲出家豈堪事師今此次子素樂入道願捨以備給侍幸尊者容之大士謂曰昔如來記此子云後五百年中有大菩薩號羅睺羅多因木之耳出家成道遂問其子曰汝何名耶曰我名羅睺羅多大士曰此誠合佛所記汝今出家必成大果尋與剃度會聖衆與受具戒遂專隨遊化一日大士復至巴連弗城俄聞外道相計欲掩抑佛法乃自持長幡往立其會所外道遽問曰汝何不前答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答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答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答曰我灼然得又曰汝不合得答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答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當自得於是外道詞屈自相謂曰此必大聖宜皆歸之遂問曰汝名爲誰大士曰我名迦那提婆外道輩以夙聞其名於是服膺悔過其未即化者後發百千難問而大士恣其無礙之辯一皆折之由是廣造論議若百論之類是也然其勝事既集終命羅睺羅多付之法眼其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已而入奮迅三昧體放八光而趣寂滅其時當此前漢孝文帝之世也四衆營塔而梵天助飾共供養之

天竺第十六祖羅睺羅多大士傳

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姓梵摩氏既得明其家木耳之緣即從提婆大士出家隨侍往巴連弗城尋受付正法於彼城其後大士亦統徒廣行敎化未幾至室羅筏城之南臨金水河遽謂其徒曰汝等知之乎適五佛影現於中流吾勺其水輙有異味此河之源凡五百里當有至人居之然如來昔已記曰後五百年中當有聖者號僧伽難提出於此處相繼以爲十七世祖遂將衆泝流而上既至

果見難提禪定於石窟中伺之凡三七日會其出定大士乃問之曰汝身定耶心定乎難提答曰我身心俱定又曰心身俱定何有出入答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又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答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又曰若金在井出者何物答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又曰此義不然答曰彼理非著又曰此義當墮答曰彼義不成又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答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又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答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又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難提乃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大士曰我師迦那提婆大士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大士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即廓然遂稽首而說偈曰

三界一明燈　迴光而照我　十方悉開朗
如日虛空住

偈已再禮必求見度大士曰汝心自在非繫我所何須依託而求解脫大士即以右手擎其金鉢舉至梵天取天香飯命衆共食而其大衆忽生厭惡皆不能饗大士曰諉而不能食非吾所恪汝業自然乃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疑之意其師弟子混而無品大士知之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今與吾分座之者乃過去娑羅王如來也應物降迹將爲第十七世祖師汝輩亦莊嚴劫中嘗趣三果而未純無漏適雖親我豈大見性正宜專意歸此仁者然吾滅後即爲大衆上首復出一師號伽耶舍多亦宜知之衆曰大師神力不敢不信彼云過去佛者尚或疑之難提以其衆心未伏於已乃謂羅多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堆阜江河溝洫水皆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人無八苦而行十善及乎雙林示滅今將欲千年而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寡至信正念輕微不務妙悟但樂神力然我自不爲爲亦何難即展右手入地至于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中分諸大衆然飲者其心益寧於是衆皆推伏作禮悔過大士後乃命之曰吾今老矣非久處世如來之大法眼用付於汝聽吾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而讚之曰

善哉大聖者　心明逾日月　一光照世界
暗魔無不滅

羅多大士即其座上入滅是時也當此漢武帝之世也四衆建塔以閟全體

天竺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大士傳

僧伽難提者室羅伐國人也姓剎帝利父曰寶莊嚴實其國之王也大士生即能言與其母語唯稱佛事父母異之詔其國師問子所以然其國師異人也能知往事謂王曰此子乃昔娑羅王佛也欲有所化度故示生王家七歲當復入道出居于金河石窟其父母愛之常恐如其說及七歲大士果說偈告父母欲求出家曰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初父母不從苦求方得其志王遂命沙門禪利多爲其落髮師留宮中九年始會勝僧與之受戒一夕大士乃自警曰我已具戒而尚處俗舍年復二十六矣何遇聖者而得聞道乎遂感天光下照俄見一坦路而前有大山大士即趣之以往至其山而天色亦曉自視已坐於石窟間及旦王以亡子求不能得遂擯去禪利多然大士於此修禪方且十年而徒稍歸之一日因見瑞氣忽謂之曰將有聖人爲我而來汝速潔前窟待之未幾羅睺羅多果至是時大士在定候七日會其起相與問答凡數百言而羅睺羅多義勝大士伏膺遂從其求道羅多曰如來記汝當爲十七世祖尋命之傳大法眼大士一旦謂其衆曰羅睺羅多大士嘗說摩提國當出聖士號伽耶舍多繼吾傳法今與汝等往訪其人行之無何有祥風自西而來清襲衆人大士曰此道德風也西之三千里必得聖者相會然是風不類天龍鬼神阿須倫之風者雖有吹揚而不損萬物病遇則愈學遇則通惡業遇之則無於是以神通攝衆少選偕至一山謂衆曰此山之頂有紫雲如蓋必聖人在茲衆四顧不遠果有山舍進之方及其門俄見一童子持鑑趨迎於前大士即問曰汝幾歲耶答曰百歲又曰汝方童幼何謂百歲答曰我不解理正若百歲又曰汝善機耶答曰佛偈豈不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大士復問曰汝持圓鑑意欲何爲童子乃以偈答曰

諸佛大圓鑑　內外無瑕翳　兩人同得見
心眼皆相似

父母以其與大士應對有異遂使之出家雖提受之携還精舍會衆與受具戒即命其名曰伽耶舍多他日風撼其殿之銅鈴鐸然發聲復問舍多曰鈴鳴乎風鳴耶答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又曰我心誰乎答曰俱寂靜故大士曰善哉妙會佛理宜說法要嗣吾道者非子而誰尋付大法眼乃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已而舉右手攀木而化其時當此漢孝昭帝之世也其衆議曰大士滅度於茂木之下其亦垂蔭於後裔乎或者欲遷於高原而闍維之雖盡力舉之終不能動遂即其處而焚之斂舍利復塔于彼

天竺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大士傳

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氏父曰天蓋母曰方聖初方聖得孕之時夢有人持一寶鑑而嚮之曰我來也及寤覺體暢於乎日然其室即有異香祥光數現方七日而誕大士其體瑩然若淨瑠璃生十二歲不浴而常潔每以閑寂自處或與人語言必高勝其家本居寶落迦山及生大士乃有紫雲蓋之初僧伽難提來其家相求大士因而師之尋得付法遂往化於月支國先是其國有婆羅門曰鳩摩羅多家有一犬而食息偏處其舍之簷下霖潦漬濕未始暫離如此十載雖苦驅亦不之去羅多疑訝欲得所決當時羅多年方三十意氣勇壯不顧有果報唯外道自

然之說樂聞而師之尋以問其所師梵志曰此犬者何以而然梵志曰犬之心自好而然非因緣也羅多復曰我夜嘗夢一金日其明赫然照曜天地而我與梵志方在暗室其日之光忽來燭之我之身即如瑠璃徐有無數蟆蟻周而食之師之體則洗然無物斯何自而然幸師原之梵志亦以自然說之皆無所驗羅多疑既不決遂曰非適人意也皆謂自然何異夢而說夢若別遇智者能爲解釋我願師之即絕梵志而還當此大士倐見有異

氣起即座而謂其衆曰今所見者大乘之氣也復釋之曰氣如金環其事必圓氣若王瑞菩薩在旁今氣類瑞其下必有聖人焉然佛亦記曰吾滅之後後五百年間當有菩薩現月支國其後復出一大士於此天竺國繼世爲二十祖今之此瑞必其應也尋率衆往其氣所至是少頃果有婆羅門者狀類三十許人來問侍者曰此師何人侍者曰此佛弟子也婆羅門即返閉戶大士曰適氣乃驗在此家遂叩其扉內有應曰此舍無人大士曰答無者誰鳩摩羅多以外語有異疑必智者思求決前事乃開戶納之遂大士坐其主榻盛列供養因以犬事問之曰若智者所說解我疑心即師事之大士曰吾說若有所驗汝實如其言乎曰不妄大士遂爲辯之曰此犬者是汝之父以有微業乃墮畜中昔汝父先以黃金千鋌貯於器中而竊埋簷下及其死會汝不在未得所付今故戀此若汝取之是犬必去羅多命工發掘果然得金其犬即去羅多信之乃慕佛法復以昔夢聞之大士亦爲

原之曰汝夢日者蓋佛日也照曜天地者慶二衆也二人處暗室者心未明了也日光照身者出無明宅也身如瑠璃者汝所清淨也彼體無物者自利一身非能度他也蟻食汝身者必泉知識之所湊泊食汝法味也羅多以二事皆決意大廓然益加歎伏遂師之出家揞專給侍然大士以其道力夙充雖列之弟子獨器異之故命聖衆與受具戒欲速其證果後果命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之迦葉乃至於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受吾教聽是偈曰

有種生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鳩摩羅多敬奉其命拜受勤至大士即座超身作一十八變乃趣大寂用三昧火於空中而自焚之雨舍利繽紛而下四衆接之隨處各建窣堵波而供養之其時當此漢孝成帝之世也

天竺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大士傳

鳩摩羅多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往世

嘗生於梵天泊以貪愛菩薩瓔珞乃墮于欲界他天於彼爲一天人說佛知見彼天人因之證遂成初果以故得其天衆尊爲導師其時適有天玉女來禮其法會會之衆有千二百人未之成果輙起情愛故相牽累亦其紹祖之冥數適至復示今之所生然其天女亦墮偕生此國爲梵志氏初大士之家巨富金寶不可勝數而其父貪恪不知紀極會其國有羅漢曰海勝者往在彼天得大士說法乃證今果至此思報其往德恐大士汩沒於俗

富故從之乞金實欲導而出之遂至其家適見大士爲童即語之曰汝能施我之金當得福利大士曰我方十五未專家事雖父不在俟聞於母遂以告其母母從其所施大士送以金一斤施之羅漢尋爲記曰更十五年汝當遇菩薩得證聖道然小有難亦折大業及其父還大士以此建白父怒笞之一百其父既死大士亦得決所疑於伽耶舍多即伏膺爲師尋預傳法後行教化至中天竺國會一智士曰闍夜多先此客遊輙來禮之而致問曰我家父母素敬三寶如法修行而乃多疾病所縈不遂我隣之人兇暴殺害作惡日甚而其身康寧所求如意善惡報應豈非虛說乎我甚惑此願仁者一爲決之大士曰佛說業通三世者蓋以前世所作善業而報在此生此生苟爲不善則應在來世故人有此生雖爲善而不得其福者前惡之報勝也今世雖作惡而不受其殃者前善之勝也苟以今生非得福報復務爲惡而來世益墮惡趣也苟以此世得其福報復務爲善而來世益得善趣也又前世爲善其德方半而改志爲惡及此生也先福而後禍此生爲惡其事方半而變行爲善及來世也先禍而後福適今汝父與汝之隣其善惡之應不以類至蓋先業而致然也豈可以一世求之耶夜多聞其說頓解所疑大士復曰汝雖已信三世之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然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同諸佛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夜多承其言即發宿慧遂求出家大士曰汝何許人父母在乎誠欲入道可返汝國白之父母得志却來未晚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之三千餘里豈宜却來願屈仁者就之供養因得度脫大士曰我往雖遠不難汝何以去夜多曰我有小術亦可從之少頃而至大士曰何術曰我兄闍夜摩先爲比丘於國嘗主俱那含佛塔得其塔前末訶木子然此神物用之塗足須臾可以致遠欲止則以其葉拭去塗油足乃不舉大士從用其法與之偕去詣禮其塔佛即放光遍照其衆夜多既聞父母即就剃度於佛塔之前會聖僧與之受戒大士乃爲說偈曰

此佛放光明　示度於汝相　汝已得解脫
諸衆亦當然

尋命夜多曰佛昔嘗記汝當爲二十世祖今如來大法眼藏乃以付汝汝善傳持聽吾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復曰此偈蓋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說汝宜受持夜多再禮奉教大士即其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乃趣寂滅其時當此王莽新室之世也闍夜多即其處建塔而供養之

天竺第二十祖闍夜多大士傳

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未詳其姓氏素有道識慕通妙理初客遊中印度會鳩摩羅多大士化於其國以所疑報應問之羅多爲說業通三世其事既明因求之出家羅多不即

許與之歸本國使白其父母方度爲比丘羅多知其眞大法器復以佛所授記遂以法付之既而大士歷化諸國至羅閲城而其國素多道衆聞大士來皆趨從之先是其衆之首者曰婆修盤頭修行精至晝夜不卧六時禮佛糞衣一飡而淡然無所欲其徒甚以此尊之大士即謂彼衆曰汝此頭陀苦修梵行可得佛道乎曰是上人者如此精進豈不得道大士曰是人與道遠矣縱其苦行歷劫適資妄本豈能證耶曰仁者何藴而相少吾師大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盤頭聞其説忻然乃述偈而讚曰

稽首三昧尊　不求於佛道　不禮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　不坐不懈怠　但食無所好
雖緩而不遲　雖急而不躁　我今遇至尊
和南依佛教

大士復謂衆曰此頭陀者非汝輩所垂彼於往劫修常不輕行而致然也適吾抑之蓋以

迴三　二十

其趣道心切恐其如絃甚急必絶故吾不即讚之欲其趣無所得住安樂地尋謂槃頭曰吾言相逆汝得不動心乎槃頭曰何敢動乎我念前之七世生安樂國以務道故嘗事智者月淨而其人謂我曰汝非久當證斯陀含果宜勤精進夫修行譬若昇天必慕漸上不可退之苟有所墮而復上益難其時我年已八十扶杖不能履適會大光明菩薩出世我欲禮之乃詣其精舍事已而月淨俄來相責曰咄哉汝何輕父而重子吾昨視汝將得證果今已失之我時自以無咎不伏其語即問月淨示其所過月淨曰汝適禮大光安得以杖倚畫佛之面汝以坐此故退果位我熟思之實如其言此後凡有所聞不復不信縱彼惡語猶風度耳況今尊者以正法見教豈宜悔吝大士尋命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宜傳布勿令其絶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婆修盤頭禮以受命大士於其座上即以首

迴三　二十一

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正之爲其闍維雖百千人共舉終不能動又諸羅漢同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大衆遂炷香祝之其體乃自傾委焚已斂舍利衆建浮圖以供養之其時當此後漢孝明帝之世也

評曰是大士者反植而化何其異乎曰聖人逆順皆得故其神而爲之不可以常道求

傳法正宗記卷第三

音釋

赩（許極切大赤也）蟭螟（蟭音焦螟音冥蟭螟蟲名）蟒（母黨切大蛇也）赧（乃版切）犖（力角切犖卓超絶也）菌（巨隕切地蕈也）鏜（音湯鐘聲）鋌（待鼎切金銀鋌也）剺（郎知切分破也）

迴三　二十二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大士傳

婆修盤頭者羅閱國人也姓毗舍佉氏父曰光蓋母曰嚴一大士與其弟偕生俱有瑞事而大士尤勝初光蓋以家巨富而未始有嗣與妻嚴一謀偕往求子於城北佛塔既禱之其夕嚴一果夢二珠一長明一或明或晦皆得吞之即覺有娠後七日會有羅漢比丘賢衆者至其家曰我自他國尋異氣至此汝家謂誰光蓋即延之與其妻俱拜賢衆獨避嚴一而不當其禮夫竊恠曰鄙哉比丘禮不讓丈夫而恭女子佯施寶珠欲驗其識量賢衆皆受之亦不辭讓光蓋見其不動如初遂以實問之曰尊者不讓我丈夫之禮而避婦人何耶賢衆曰我以汝凡夫當汝之禮受其所施欲資汝福耳汝妻方孕菩薩乃上乘法器其將出世號婆修盤頭者其所度之人如我輩無量我故避之非重女人也光蓋即謝之曰尊者聖人也能知未然賢衆復曰復有一子與其同孕者夙曰芻尼嘗爲野鵲往於雪山巢如來頂尋以還佛之緣生爲那提國王及如來至其國爲說夙因復記曰吾滅之後後五百年外汝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者婆修盤頭同胎彼聖者乃賢劫二十一世之祖師也其人復出聖弟子號大力尊者那提王稱幸遂以寶蓋獻之佛復記曰汝後以會此菩薩得生忉利天也王乃說偈讃歎其後嚴一果誕二子而大士先之在襁褓令淑易育不類凡孺稍長其志超然高勝年十五求從光度羅漢出家毗婆訶菩薩爲之受戒乃慕飲光專以杜多行自修故時人高之號爲徧行頭陀尋會闍夜多大士激發大慧乃得付法因歷化諸方至那提國初其國素多惡象爲害而物不聊生及其王號常自在生二子長曰摩訶羅其年四十次曰摩拏羅其年三十當拏羅三十載而象害遂弭國人安之然皆不知其所賴至大士入其國王請供於宮中因問曰敝國風俗曷若羅閱城之淳美耶大士曰羅閱昔有三佛德庇而此國適有二賢福之王曰二賢誰耶曰昔佛記云吾滅後又後五百歲後那提國王姓刹帝利號多滿有子曰摩拏羅得大神力勝十那羅延此其一也其二則吾亦與焉未幾俄有使入奏曰有象巨萬將逼國城王憂之以問盤頭曰此何以禦之大士曰不須用兵但命王子拏羅當之其難自解王曰可乎曰此子非直威巨萬之象益多益可遂命拏羅出其城之南拏羅乃獨象撫其腹發聲大喝雖城壓爲之動群象即仆地不能興少時皆馳去至是而國人方知三十年所安乃其庇也王以子道勝遂大奇之謂大士曰此子佛昔所記亦其神通之力非俗可留願尊者受之出家大士亦謂此非我爲師後莫能度者即命聖衆於王宮與摩拏羅落髮受戒拏羅得度忻然

乃以偈讚曰

為摧百萬象　鼓腹作神通　一切諸宮殿
無不震動者　遇師方便力　而得度脫我
稽首辭父母　而出於愛火

大士將之他國乃告王曰我來所求法器耳今已度至人吾即往矣三不須留遂與摩拏羅去之後乃命摩拏羅曰如來大法眼今悉付汝汝其傳持聽吾偈曰

泡幻同無礙　云何不悟了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大士付法已即座超身高半由旬凝然而居四衆遽告曰我輩欲奉舍利願尊者無為神化乃頹然復其座而滅焚已衆斂舍利建寶塔而供養之其時當後漢孝安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傳

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常自在其國之王也拏羅即其次子生有異迹父不敢以俗拘之遂命師盤頭出家戒已尋得付法遊化初至西天竺國其王曰瞿曇得度崇佛常自持金蓮花供養願遇聖人以知其前後世事七年行道於宮中一日俄有佛塔高一尺四寸出其行道之地其色青玄四面皆有像似前示尸毗王割股救鴿後示慈力王刺身然燈左示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示月光王捐捨寶首得度異之即舉不動左右助之至命衆力士皆不能舉尋集其國之智者共辨欲圖還之是時大士與會讓其國善呪者先之呪者作法即能起王鎮殿銀山次以法欲振其塔方三喝塔未稍搖而其體已損遽狂走雖力士不能駐大士出衆謂王曰此不足驚徐臨其殿軒呼狂者曰汝住其人即趨大士自悔其過王見大士即止其狂遂問曰尊者何法乃能致然大士曰佛法也王曰願聞佛法其可學乎曰佛法者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之王曰事物何者耶曰一去貪二去愛三去癡一具大慈二具歡喜三具無我四具勇猛五具饒益六具降魔七具無證人所以得其明了不明了皆由有無此三七者也王今苟能去三具七於前後際如視諸掌成善提登佛地豈遠乎哉王稱善必求聞佛塔之所以大士復讓大衆衆皆曰唯尊者言之不必遜也大士乃曰是塔蓋昔者阿育王所作八萬四千七寶之塔以祕我釋迦如來之舍利此其一也引阿育為塔之故事云云備如諸經復謂王曰初毋置一塔其地必賢聖成道入滅之所也今之宮苑蓋昔有比丘波羅迦者嘗此證果故塔出之亦王修德之所致也王聞其事遂大感悟慨聞道之晚即命太子傳國乃求師大士出家大士以其勢不可沮即度之炷香祝曰今西印土天子從佛出家願衆聖幽贊使其速至聖道空中尋有報曰汝度是王不必慮也更後七日當得第四果如期初有風雨暴至宮殿爾然人皆恐引去王端坐至日停午恍然若夢俄見有人引手極長持異果與之啖及寤其心大明已成阿羅漢道即以三昧將去其宮乃謂大士曰我未證時自大此國豈信有佛土之廣今得大觀却視舊地曷異蟻垤之微然此閻浮提亦如一食器間耳雖有二千餘國而其品不等上國者若干中國者若干下

國者若干然其上之國復有三品而中下者亦如之若眞修行盡能隨心生之於是大士告别得度曰我將他適訪大法器得度曰尊者神通不測於此自可接之何必躬往大士即焚寶香玄語曰鶴勒那汝當證道其時適至汝知之乎初鶴勒那比丘於月支國九白樓一林間以誦大品般若爲業感群鶴依之適值其國王寶印命齋於宮中方坐俄有香煙飄然至前問王識乎王曰天香耶鶴勒曰不然此西印土摩拏羅尊者所示信也然是尊者乃那提王子昔爲娑羅樹王佛與釋迦如來所記於此賢劫當爲二十二世法祖其化人無量王宜相從西嚮禮之而大士即以手三點於地衆羅漢問其何以然曰適鶴勒那於月支王宮致禮此故答之遂謂衆曰吾即欲至彼汝得神通者悉宜從往遂與其衆乘虛趣月支國是時鶴勒那率其王各駕寶象列御仗遠出迎之尋與大士俱還其宮鶴勒先以其弟子龍子者問之曰此子才辯冠世我嘗以三昧觀其夙習而終不能見尊者以謂何如大士曰汝以三昧觀得幾劫鶴勒曰我止三世曰此子功德非唯三世第五減劫已於妙喜國生婆羅門家時會其國有佛伽藍新成大鍾是子曾以栴檀爲楗助其聲擊彼爲鍾者已得菩提而此報之聦明鶴勒敬其說即欲事之復問曰我雖感群鶴相依未始識其何緣大士曰汝昔第四劫時嘗爲比丘道德已充凡有五百弟子每遇龍宮命汝供養汝以其皆未勝龍食常不與俱往彼弟子恠曰師說法則曰於食若等於法亦等今乃獨往食耶及後命必從汝赴當時以汝德蔭無患及汝滅彼亦漸終坐是濫食皆報爲羽族然已五劫乃今轉受此鶴蓋昔師弟子緣之所牽故復此會鶴勒那大感遂曰此宜修何法資其復於人耶大士因告之曰我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聽其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鶴勒那忻然敬奉傳法大士即騰身太虛呈一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
徧濟十方世

已而泊然寂滅四衆闍維之斂舍利建塔供養是時當此後漢孝桓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三祖鶴勒那大士傳

鶴勒那者月支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父曰千勝母曰金光初千勝以未有嗣子詣其國之七佛眞幢求之還謂其婦曰我已求子於七佛幢也是夕金光遂夢 有童子臨須彌山手持玉環謂金光曰我來 也尋覺有娠他日忽有異僧來其舍謂金光曰護汝孕愼勿汙之金光曰潔身已十月矣因問僧曰此若生子有福德乎僧曰是當生男子也然其於第四劫時已能爲龍宮說法故佛嘗記之謂其將爲大法祖及誕大士天即雨華地出金錢國人瑞之以聞其王王乃取子使乳於宮中宮嬪百千爭欲育之子即能分身各爲其一子王神之然莫辨其正子遂語曰我無儲嗣育

汝欲以爲太子適變多身我甚惑之汝果得通當復神化未爾則終爲千子言已其子放光忽然失之尋見於父母家及七歲會其國人淫祀拘羅神爲之歎曰三界微劣寡得正法之人而邪魅恣作因詣之其廟貌即隳年二十遂從羅漢比丘出家受戒於其山初其師使專誦大品般若如此者三十年後棲月支之林間感群鶴依之以故加今之號晚遇摩拏羅於王宮得其付法始務遊化及至中天竺國會其國王曰無畏海者先夢月照其身臣爲原曰非久當有賢聖來應此夢王即以告四門及大士之至司門者奏之王遽以法仗出迎還宮禮於正殿方坐俄有二緋素衣人前拜鶴勒王默駭此何人不挹主者大士知之謂王曰此日月天子非人也以吾至是故來致禮王曰何以識之曰吾往劫嘗與其說法因之得生於日月宮少頃其人忽隱唯異香久薰王因問曰若此日月國土凡有幾何大士曰忍土日月山王九有百億而四天之下約有四千八國然其大小不等王曰

是國土者一時有耶有前後乎曰此隨前後三劫而有無耳王曰三劫者依何所而有之曰三劫依六冥而有之王曰何爲六冥曰上下二氣四維相合謂之六冥六冥之間三劫相更其初乃有主其人者曰田主田主之後而國土益分然其生於六冥之間而壽亦有品有萬歲者有千歲者有百歲者有夭有不夭者報既不等而形類亦別雖儒童迦葉二菩薩亦不能悉知我適約說猶滿城芥子而方探一粒王聞益自小其見大士尋出王宮始大士有弟子曰龍子者夭亡其父母與兄師子比丘皆來將遷殯其喪而衆舉不動兄恠之問大士大士曰衆盡力舉之何以不動曰過自汝也師子曰何過願聞其所以曰汝初師婆羅門僧出家以去汝弟二年日夜相憶乃欲營福資之遂告汝師塑一佛像久之工未加飾汝惡之遂投於地而復爲之汝今但去收其棄像比喪必舉師子如其言復來弟喪果舉及婆羅門師死師子以大士言驗復求師之初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大士曰汝

若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故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作師子聞法即解乃趣於弟子之列時其徒或從而問曰師以無我所修行而得此宿命是必知我之衆有無福業願聞其說大士即指東北謂之曰見此乎衆曰不見曰此麤相尚不能見況其微妙功德耶師子前之曰我適見矣大士曰汝何見耶曰我見異氣皎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路横布其前類忉利天梯大士曰汝見是氣知其應乎曰所應未之知也唯師言之大士曰我滅之後五十年末難與于北天竺汝當知之師子因告曰我將遊方敢請教於尊者大士曰吾今老矣涅槃即至此如來大法眼藏悉以付汝汝往他國然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愼早付受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付法已大士即騰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復其

座寂然還化四衆闍維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法一切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衆即合一浮圖而供養之其時當此後漢孝獻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

師子尊者中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素聰晤有出世智辯少依婆羅門僧出家習定晩師鶴勒那尋得付法往化於罽賓國初其國有沙門曰婆棃迦者專習小乘禪觀棃迦之後其徒承其法者遂分為五家學有曰禪定者有曰知見者有曰執相者有曰捨相者有曰持不語者然競以其能相勝尊者皆往正之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演般若孰為不語而反佛說耶次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次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次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為無相何知見耶然四者之衆皆服其教其五禪觀之衆為其首者曰達磨達號有知識衆皆尊之以前四衆之屈憤然不甘遂造尊者欲相問難始至尊者問曰仁者習定何乃來此若此來也何嘗習定答曰我來此處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又曰仁者之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答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去來其定常習又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去其定誰習答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乃當如此又曰定若通達必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所類答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是珠又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義屈遜禮之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非聞斯言幾不知至尊者當容我師之尊者固遜而其請不已乃謂之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真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而此法之中悉不如是汝若習定乃當然也達磨達忻然奉教未幾其國有一長者子曰斯多年僅二十其左手常若握物而未始輒開一夕其父夢神人令送師子暨之父明日遂携子從尊者求驗其夢然先自心計果得此子病愈當恣之出家而尊者方患久於是國而其法未得所傳一朝而長者父子偕至以其手與夢聞於尊者禮之願即受其出家尊者乃謂衆曰此子手所握者汝等知之乎衆皆罔測復曰此之所持乃一寶珠耳蓋我先世於一國土嘗為比丘以誦龍王經為業其時此子已從我出家號婆舍者一日會龍宮請我供之以珠為嚫時此子從往因付其掌之及我終彼而生此其師資緣業未絕所以復有今會即命斯多展手其珠果爛然在掌於是尊者即為剃度會聖衆與受具戒謂之曰汝之前身出家已號婆舍而今復然宜以兼之即名婆舍斯多適覩此國將加難於我然我衰老豈更苟免而我所傳如來之大法眼今以付汝汝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遇疑者即持我僧伽棃衣為之信驗聽吾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婆舍斯多奉命即日去之居無何其國果有兄弟二人者兄曰魔目多弟曰都落遮相與隱山學外道法一旦都落遮所學先成謂其兄曰我將竊入王宮作法殺王以奪其國兄曰汝無悞事致累吾族及落遮入宮遂易其徒皆為僧形計其事集則自顯不爾則歸罪沙門既作其法無効為國擒之兵者果以沙門奏之王大怒曰我素重佛其人何以為此大逆遂斥教盡誅沙門尊者即謂其眾曰王今不利我等汝宜遠避其徒欲奉尊者隱之

尊者曰吾見蘊空復何逃乎其王彌羅崛果仗劒毅然詣尊者而問曰師得無相法耶曰得王曰既得生死有懼乎答曰已離生死何有懼也王曰不懼可施我頭耶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即斬之尊者首墜其白乳湧高丈許然王之右臂即截然自絕尋病七日而死方王疾時其太子曰光首者憂之大募方士圖為父悔謝俄有仙者自象白山至謂光首曰此夙對不必憂也太子前之曰願聞夙事仙者曰前今數世汝父嘗生此國為白衣者然其為人賢善好重佛道一日糾眾為無遮齋時師子前身亦為白衣來與其會當時師子聰明有辯傳凡與人論未始輙屈是日乃以佛法發問汝父白衣其白衣雖應對中理而師子白衣心欲勝之輙橫發難勢既紛紜其義遂屈以故憤恨尋竊使持毒藥以斃汝父白衣雖其先歷多世而冥數未至事故不作今其緣業相會汝父王所以橫殺師子太子其憂稍解後乃塔師子比丘遺骸其被害時當此前魏廢帝齊王曹芳之世也

評曰預付法以何驗乎曰以聖人驗之唯聖人故能玄知今師子德能為祖自謂則曰已得蘊空此其為聖人亦至矣豈無玄知乎又鶴勒那嘗以難語之勉其傳道此可不預付法乎他傳(付法藏傳也)能知其臨刑湧之白乳而乃曰相傳法人於此便絕何不思而妄書乎(其安驗於禪經)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氏亦號婆羅多羅亦號婆羅多那父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劒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拳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父寂行携詣師子尊者辯其夙緣即恣從師子出家因加今名既為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夙累密通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之先是其國有為外道者號無我恃其術頗訾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者詆之曰若不以言爭辯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何者名義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為辯非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

屈遂伏之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今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探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恠之終不知其然願爲決之尊者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於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業者謂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祭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効乃以婆羅多那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衆也尊者終告往於南天竺王躬羅御仗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天德者亦逆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爲其功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奉佛作善而乃得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子爲善久疾必其所爲功德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寧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爲營福其疾果愈然其國先有呪師曰靈通者王所信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不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時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六年會王天德崩後王德勝即位尤好呪者之說呪者因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非師子弟子豈有道耶請王試之王從其言時王太子曰不如蜜多者知其搆惡於尊者乃詳之曰婆舍斯多祖王所重前呪師不能害尋亦自斃其道甚至國家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遂囚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國不容邪法師之所學乃是何宗斯多對曰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滅已過於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釋迦如來傳法更二十四世至于吾師師子我適所得蓋承於師子比丘也王曰師子戮死安得以法相傳果爾亦何以爲信尊者曰吾師授我傳法僧伽梨在焉即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驗之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梨如故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梨衣王即請之遂詔出其太子初不如蜜多被囚左右不得以時進膳飢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白乳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形神即寧因有所感竊自謂曰我若脫此當求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已遂稱疾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許其志不可奪許之

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禮尊者曰父王聽乎曰俞又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尊者以其懇至尋爲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現舉國皆驚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祥勿憂也王曰吾聞月晝出日夜現此陰陽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聖人夜而覩日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因謂尊者曰我亦夙有五疑今遇尊者聖智敢以問之一者往見地動或近或遠由何所致今日復爾同不同耶二者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三者地產異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作何人感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倏滅與其五者天色紺青其孰使然尊者無專佛法而不言世諦願爲決之尊者曰三千大千百億日月皆佛境界而孰不可談豈有佛法世諦說不說耶王無爲是語然王之所疑皆有以也吾其聽之夫世有佛出地則四震晝則現月夜則現日世有佛成道地則五震日月增明世有佛涅槃地則六震日月皆晦世有菩薩出者地則三震晝則現月世有菩薩成道地則四震夜則現日世有菩薩滅度地則五震天之明星皆即曖昧世有羅漢出者地則一震晝則星現世有羅漢證果地則三震夜星皆明世有羅漢寂滅地則四震夜星皆晦世有比丘二生不退學佛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一震若是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二震若是比丘遷謝之時地則三震世有比丘三生不退學菩薩之道及其出世也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一震此學比丘欲寂滅時地則二震世有比丘四生不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出世也衆星皆明此學比丘將證聖果地則半震此學比丘將入滅時地則一震世有人爲至孝者地則半震世有人作五逆者地亦半震是八者功德有大小而業有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月隱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之東西二面隨日蔽虧故衆寶之色明滅不一天色紺青者亦須彌山之南面以吠瑠璃所成及其精映故有是色夫天地人三者之瑞各有上中下三品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瑞感月上中瑞感星上下瑞感其上上瑞者唯佛大聖人能之感其上中瑞者唯菩薩其次聖人能之感其上下瑞者唯阿羅漢又其次聖人能之雲氣虹霓起於地者亦有上中下之三品也虹霓之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能感之景雲五色上中瑞也唯臣有德乃能感之彩雲如蓋上下瑞也唯人有善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九品夫物有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色如璧玉若麟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本非白色而忽雪如若龜師子之類者此上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復如金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忽翼之色復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非鱗者而忽鱗之色復皎如此中中瑞也(其中下一說元古本脫落)物有本色非紫者而忽紫之此下上瑞也物有其色非青非黃復不雌牝此下中瑞也物消本色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也草木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性堅正而益其秀異本色非白而忽皎如此上上瑞也草木

有性稍堅正本色非紫而忽紫之此上中瑞也草木有本非標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花而不實而忽實之此中上瑞也草木以異本相接而生者此中中瑞也草木有忽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下瑞也草木有忽生人之象似者此下上瑞也草木有忽發光者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之象著此下下瑞也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誠大士也宜其繼我紹隆法寶不如蜜多尋亦證果即與蜜多還其前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其性　無道亦無理

蜜多既受付法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師僧伽黎衣祕於王宮不蒙授之其何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法不顯用爲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皆知何用衣爲但勤化導汝之已後者度人無量蜜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墜于地大衆各以衣裓接之尋建浮圖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

評曰謂衣不焚不亦太神乎曰寶劒出乎良冶尚能變化不測而光貫星斗方士賫乎世術亦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況乎聖人之上衣大法之勝器此可然乎能無曜乎其言地動至乎雲日草木之祥瑞遠以業理求之至哉宜異世俗五行之說

傳法正宗記卷第四

音釋

襁褓（襁舉兩切褓博浩切襁褓小兒繃也）　剜（烏丸切刻削也）　飼（祥吏切俟）　梃（待鼎切杖也）　隳（許規切毀也）　斃（毗祭切死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　契嵩　編修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下

天竺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傳

不如蜜多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父曰德勝即其國之王蜜多蓋德勝之太子也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人奇之然其天性淳懿少崇佛事初婆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會事困穉疾乞免太子從斯多出家王聽斯多即宮中爲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於斯多傳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其後遊化至東天竺國先是其國王剎帝堅固信重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入境外道之徒患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如蜜多入國其人道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誅斥之外道即請從其王登高因西望謂王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王見之乎王曰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魔所至家國必衰然爲王計者不如誅之王

曰未見其罪豈忍爲乎外道復進其徒之善呪者曰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尊者已知託以望氣先戒其衆曰我至此城必有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曰師來何爲尊者曰我來欲度衆生曰當以何法度何類衆生曰隨其類而以法度之曰苟有術者師敢敵乎曰我佛法至正雖天魔不足降之安有妖術而不敢當耶外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即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尊者遂以指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移山却臨其首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化山亦没外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曰吾不識大士乃令螢火欲爭曜日月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以神通往之王見曰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爲龍之所有須臾當陷衆不便去必溺王恐急起其衆去之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成湫王益敬寵多即嚴象駕命尊者偕還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嘗夢空中墜一金鎖垂至于地我即舉之今日之事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必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國豈有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先是其國有婆羅門子幼無父母孑然放達自號瓔珞閭里不能測其爲人一日遽發隱語曰神人脚踏土會褱逢龍虎是日趣王來王便隨他去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者語王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尊者即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我念昔同法會尊者演摩訶般若波羅蜜而我轉甚深修多羅緣當復會故此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降迹爲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年却返本國尊者即爲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脩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般若多羅爲汝之名當此不如密多化導於東天竺逾六十年矣一旦遂命般若多羅而告曰昔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我今用傳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絶聽吾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付法已尊者告王曰荷國惠施寧不感之但其化緣殆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保之王泣下如喪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即座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八變以三昧火即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後爲金塔以閟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也

天竺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

般若多羅尊者東天竺國人也姓婆羅門氏幼喪父母孑然匃食自養遊於閭里時人但以瓔珞童子號之有命之役者不辭勞不論直或問曰汝何姓曰我與汝同姓或曰汝行何急曰汝行何緩人皆不測其然會其國王堅固者與不如密多共駕還其故城尊者遂東出趣其駕前自說昔緣至是尊者之迹大顯密多即攜至王宮他日爲之出家會勝僧受之具戒而尊者之體即發異光未幾密多

果以法眼付之縱其遊化及尊者至南天竺國其國王香至者詔禮於宮中以寶珠施之初王有三子而其志各有所修其長曰月淨多羅者好修念佛三昧其次曰功德多羅者好修福業其次曰菩提多羅者好通佛理以出世爲務至是香至皆命出禮尊者尊者以三子皆好善意欲驗其智之遠近即以王所施珠使各辨之曰世復有加此珠乎其一月淨多羅曰此寶珠最上世無有勝之者也非吾王家孰能致之其二功德多羅亦如其說其三菩提多羅曰此珠世寶未足爲上夫諸寶之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諸光之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諸明之中心明爲上然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明辨於此既明辨此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而明法寶然則我師有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嘉其才辨復問曰諸物之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曰諸物之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默喜謂是大法器必爲己嗣其後會父病既亟輙以手覽空雖左右不能止菩提多羅因以問尊者曰吾父務善興福乎若未有如其爲心者今感疾恍惚手覽虛空恐非善終何其報之相反耶我甚惑此尊者果能釋之願從出家尊者曰此其業之所應也然物皆有業雖三乘聖人亦不能免之但其業有善惡耳佛謂人有爲善之至及其終也報當生天則天光下垂如引輕練欲其終者覽之而神隨以上征其光或五色互發者蓋表其所獨乃往天界也今汝父手有所覽是亦報生天上也亦其爲善之明効非不令終然當其大漸將有天樂與花應之尋如其言及王崩二子方甚號慟而菩提多羅獨於喪所端然默坐終朝不興其二兄怪之以問尊者尊者曰此子入定將有所觀七日當自起勿驚及菩提多羅定起謂二兄曰我欲觀父何往而他無所覩但見一日明照天地其父殯已菩提多羅果告二兄求從尊者出家尊者知其道緣純熟勢不可沮遂當其師乃爲安其法名久之遂以法而付囑曰如來大法眼藏展轉而今付於汝汝善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已而般若多羅於其座展左右手各放五色祥光七十餘道尋起身高七多羅樹即以化火自焚雨舍利不可勝數四衆斂之與其國之王月淨建浮圖而閟之是時當此宋孝武帝之世也（以達磨六十七年後方來東算之當在宋孝建元年甲午也）

評曰出三藏記所謂不若多羅者此曰般若多羅又謂弗若蜜多而此曰不如蜜多何其異耶曰此但梵音小轉蓋譯有楚夏耳然般若多羅於諸祖獨多讖語而後頗驗之豈非以法自其後而大盛於中國欲有所誌耶將示聖人之心其所知遠乎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上

菩提達磨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刹帝利初

名菩提多羅亦號達磨多羅父曰香至蓋其國之王達磨即王之第三子也生而天性高勝卓然不羣諸子雖處家已能趣佛理及般若多羅說法王宮乃得相見尋答般若問珠之義才辯清發稱有理趣般若奇之默許其法器及父歿代遂辭諸兄從般若出家曰我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般若受其禮為之剃度曰汝先入定蓋在日光三昧耳汝於諸法已得通量今宜以菩提達磨為汝之名會聖僧與受具戒當此其地三震月明晝現尊者尋亦成果自此其國俗因以達磨多羅稱之亦曰菩提王子遂事其師更四十餘載而般若乃以法付之益囑尊者曰汝且化此國後於震旦當有大因緣然須我滅後六十七載乃可東之汝若速往恐衰於日下尊者既稟其命復問般若曰若我東往其國千載之下頗有難耶得大法器繼吾道乎般若多羅曰法之所往其趣法者繁若稻麻竹葦不可勝數然其國當我滅後六十餘載必有難作水中文布善自降之然汝至彼南方不可即住蓋其天王方好有為恐不汝信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棲棲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尊者又問曰過此已往可得聞乎又曰吾滅之後一百五歲其復有小難又說偈曰

心中雖吉外頭凶　川下僧房名不中
為遇毒龍生武子　忽逢小鼠寂無窮

又問曰此後復有事乎曰吾滅後一百六十年末復有小難蓋父子繼作其勢非久可三五稔耳又說偈曰

路上忽逢深處水　等閒見虎又逢猪
小小牛兒雖有角　青溪龍出總須輸

又問曰所謂法器菩薩此後出乎般若又說偈曰

震旦雖闊無別路　要假姪孫脚下行
金雞解銜一顆米　供養十方羅漢僧

復曰此吾滅後三百三十載乃應之也又問曰此後佛法中頗有明斯意而善分別者耶曰吾滅後三百八十年間乃有比丘暗學而明用又說偈曰

八月商尊飛有聲　巨福來祥鳥不驚
懷抱一雞重赴會　手把龍蛇在兩楹

又偈曰

寄公席帽權時脫　文字之中暫小形
東海象歸披右服　二處蒙恩總不輕

又偈曰

日月並行君不動　郎無冠子上山行
更惠一峯添翠岫　王教人識始知名

復曰大器當現逢雲即登吾何憂乎尊者又問曰然此人之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四百六十年間會一無衣之人欲為魔事又說偈曰

高嶺逢人又脫衣　小蛇雖毒不能為
可中井底看天近　小小沙彌善大機

復曰汝記斯言將驗小難黑衣童子必善釋之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方六百年不生之樹當作留難然雖難興二人出現乃自寧靜又說偈曰

大浪雖高不足知　百年凡樹長乾枝
一鳥南飛却歸北　二人東往復還西
復曰白衣和尚說法無量若見此讖歸而不獨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曰吾滅後二千八百年間當有四龍起此一難然非爲大也汝宜知之又說偈曰
可憐明月獨當天　四箇龍兒各自遷
東西南北奔波去　日頭平上照無邊
又偈曰
吾此讖詞　腰長脚短　合掌向天　迴頭失伴
身著紅衣　又如素絹　立在目前　還若不見
好好思量　水清月現
尊者又問曰此後復有難乎般若多羅復曰吾滅後三千年間凡有一十二難其間有九大難此總以一偈記之偈曰
鳥來上高堂欲興　白雲入地色還清
天上金龍日月明　東陽海水清不清
手捧朱輪重復輕　雖無心眼轉惺惺
不具耳目善觀聽　身體元無空有形
不說姓字但驗名　意尋書卷錯開經
口談恩幸心無情　或去或來身不停
又曰後所有難悉存此一十二句雖復遠記非汝一世所覩然得眞天眼乃可即見般若多羅既滅尊者禀其言且留本國勉行教化尊者初與比丘號佛大先者俱出於般若多羅之門故二人每以伯仲之禮相遇當是皆盛揚其法時人美之謂開二甘露門方其國有僧曰佛大勝者輙離其所傳爲六宗分化諸處其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得宗六曰寂靜宗然學者趨之甚多其徒各不下千百尊者常爲其太息曰國雖有是六衆然其道皆非大至微我正之其人安得解脫一旦遂以神通往之初一詣其有相宗所而問之曰一切諸相何名實相其衆之首曰薩婆羅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又問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之答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諸相即名爲實又問曰諸相不定即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答曰我言不定不定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不然又問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答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答曰不變當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又問曰實相不變變即非相於有無中何名實相於是薩婆羅心即縣解以手指空却問尊者曰此世有相亦能空故當此身力得似此耶尊者曰若解實相即見非實若了非故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在於非相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故名實相次二詣其無相宗所問之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其衆之首曰波羅提者前而答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又問曰汝相不現當何明之答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又問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誰明無故答曰佛入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故知之又問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答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又問曰非三昧者當何明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於是妙悟遽起謝之尊者即爲授記曰汝

證果非遠然國有魔與亦汝伏之次三詣其定慧宗所而問之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其衆之首曰婆蘭陀者前而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又問曰汝之定慧既非一二以何目之名爲定慧答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即不二又問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答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可然矣又問曰慧非定故然可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波蘭陀即廓然開悟致禮伏膺次四詣其戒行宗所而問之

曰汝以何者爲戒云何名行而此戒行爲一爲二其衆之首者(名亡)前而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又問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此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答曰我有內外彼以知竟既得通達即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又問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其首者即自省其非拜謝稱章次五詣其無得宗所而問之曰汝言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

無得得其衆之首曰寶淨者前而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亦得又問曰既得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得答曰見得非得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又問曰得既非得得非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得何得寶淨於此(迦五)乃昭然發悟次六(十二)詣其寂靜宗所而問之曰汝以何名寂云何能靜其衆之首者(名亡)前而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諸無染名之爲靜又問曰本心不寂要假寂寂今已寂故何用寂靜答曰諸法本空以空

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又問曰空空以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其首者義屈遂加敬之自是其六衆皆宗而師之尊者道聲益揚五天學者莫不沛然歸之尋會其國王曰異見者寶前王月淨多羅之子而達磨之姪也輙發邪見毀訾佛法曰我之祖先皆惑於佛法非得其正今我所爲豈宜踵之遂於教大作患難尊者憫之曰孺子忝我宗社乃興惡意此何福家國當爲教之因念前無相宗有二賢者可使往化然一曰波羅提者

道力將充與王有緣二曰宗勝者雖能辯博而德業未臻方自裁所遣而六衆俄各念曰六師達磨素得聖智今法有難盍救之乎尊者即知乃彈指應之衆皆驚曰此吾大師之信也當共詣之得神通者各攝其衆少頃皆至列禮座下尊者(迦五)曰今王致難(十三)於我雖如一微塵而起翳佛界然汝等孰能拂之宗勝俄先之曰我雖德寡願往解之尊者曰汝雖辯捷道力未勝恐不能伏王宗勝不奉其言必自往之見王初以眞俗二諦與之辯論言皆

不屈及王問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之有道將除邪法汝之有法當伏何物尊者縣知宗勝詞窮謂波羅提曰宗勝不顧吾言今必屈於王汝宜速往助之波羅提奉命以神力疾舉即詣王殿王與宗勝方復證詰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王驚起遂問曰淩虛來者是邪是正波羅提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詞屈而很慠未已即擯宗勝於山波羅提謂曰王既有

逌何斥沙門我雖無解幸王見問王厲聲問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耶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現在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現於世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爲身　處世爲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偏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悟其說即悔謝前非遂翻然變志從波羅提求聞法要凡三月奉其討論方宗勝被擯山中乃自感曰我八十始得正見此二十年來修行僅至臨難復不能護法跐今百歲何爲不若死之遂頽然投身於高崖俄有神人舉一長手承之而置於石上其體無損宗勝曰我忝出家不能抑王邪意而護持大法死固宜然何神祐而致此耶幸一言以示其緣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八十而造非　爲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致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乃感果如是　自今不疎怠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神之偈乃自責益欲精修誓終世不復出山是時王問波羅提曰尊者辯慧如是果師何人波羅提曰我所師出家者即婆羅寺烏沙婆三藏是也其得法出世師者即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稱達磨遽大駭曰吾叔存耶嘻我不克荷負妄抑聖教累吾尊叔詔即迎之尊者與使者尋至王宮王泣拜不能起尊者即爲其說法悔過王因遣使馳詔宗勝使者奏曰宗勝恥擯投崖死已久矣王愈憂之以問尊者曰宗勝之死蓋余之咎尊叔何方爲我免罪尊者曰宗勝非死適在巖石宴坐耳汝但往取必得之來使去果見道王已迎達磨之意宗勝辭不奉命尊者知之謂王曰此未可起必再命乃至尊者辭王却返其所居曰王益宜興福非久恐有疾作尊者去方七日王果感重疾國醫不能治宗戚近臣以達磨所記有驗意其必能救王即遣使懇請尊者復來時宗勝被詔已至波羅提以王之疾亦來問之二沙門因請於尊者曰王疾已篤生耶死乎大師有何方便爲其救之尊者即離座以手探王之體謂二沙門曰死則必陷惡趣二沙門曰此何以驗之曰吾適以候五蘊法見之耳二沙門曰大師道力勝異可爲其興何福業得免斯苦尊者即使太子與其權臣大赦囚徒廣放生靈尊者復命炷香爲懺其罪少頃王疾果損稍辨人事謂左右曰我適夢一大蟒極長初吐火逼灼我體尋被一長人以左手持之投於曠地我即清涼遂得起馳出一鐵門於是遽醒王疾既平益得其叔當是達磨化導其國已六十餘載思遵其師之教謀欲東征即以神力往辭般若多羅塔廟復至宮掖告別其王尋知六衆之徒思欲來別尊者即各就其衆之所

化生寶蓮皆爲説法以慰安之後謂王曰我於震旦其緣已稔今東去矣善將汝躬保爾家國王涕之曰余天何不祐使我尊叔去之王不能留即爲其治裝載以大船翼日王躬帥親戚臣屬送於海壖國人觀之者皆泣下

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傳下

菩提達磨之東來也凡三載初至番禺實當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也或曰普通八年丁未之歲州刺史蕭昂以其事奏（傳燈錄諸家舊說並云達磨來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書普通秖至七年唯今王佑長曆甲子數或有八歲可疑又皆稱蕭昂以達磨事奏及考昂傳不見其爲廣州刺史唯昂姪蕭勵當時嘗作此州刺史恐昔傳錄者誤以勵爲昂耳前錄因本者既是非不嫌今不敢輒削且存其闕疑也）即詔赴京師其年十一月一日遂至建業法駕出迎之還宮因詔尊者陪坐正殿帝乃問曰朕嘗造寺寫經大度僧尼必有何功德尊者曰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對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對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復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對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對曰不識帝不悟即罷去尊者知其機緣不契潛以十九日去梁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實當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也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唯面壁默坐衆皆不測其然俗輙以爲壁觀婆羅門僧未幾洛有沙門號神光者其爲人曠達混世世亦以爲不測之人及聞尊者風範尊嚴乃曰至人在茲吾往師之光雖事之盡禮尊者未始與語光因自感曰昔人求道乃忘其身今我豈有萬分之一其夕會雪大作光立於砌及曉而雪過其膝尊者顧光曰汝立雪中欲求何事神光泣而告曰惟願和尚以大悲智開甘露門廣度我輩尊者謂之曰諸佛無上妙道雖曠劫精勤能行難行能忍難忍尚不得至豈此微勞小効而輙求大法光聞誨乃潛以刃自斷左臂置之其前尊者復請光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光復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尊者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答曰與汝安心竟光由是有所契悟尊者遂易其名曰慧

可此後學者乃信緇白之衆皆靡然趨於尊者然其聲既振遂聞於魏朝孝明帝嘗三詔不動帝亦高之遂就錫二摩納袈裟金銀器物若干尊者皆讓去凡三返帝終授之居魏方九年尊者一旦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時至矣汝輩宜各言所詣時有謂道副者先之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尊者曰汝得吾皮有謂尼總持者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尊者曰汝得吾肉有謂道育者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尊者曰汝得吾骨及慧可者趨前拜已歸位而立尊者曰汝得吾髓尋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摩訶迦葉而展轉至我我今以付於汝汝宜傳之無使其絶幷授汝此僧伽棃寶鉢以爲法信唯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爲驗以定其宗趣然吾逝之後二百年後衣鉢止而不傳法亦大盛當是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説理者多悟理者少雖然潛通密證千萬有餘汝

勉顯揚勿輕未悟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復謂慧可曰此有楞伽經四卷者蓋如來極談法要亦可以與世開示悟入今并付汝然我於此屢爲藥害而不即死之者蓋以茲赤縣神州雖有大乘之氣而未得其應故久默待之今得付受其殆有終既而與其徒即往禹門千聖寺居無何會其城太守楊衒之者其人素喜佛事聞尊者至乃來禮之因問曰西土五天竺國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尊者曰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曰秖此一義爲别有耶答曰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猒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衒之復曰弟子業在世俗罕遇知識小智所蔽不能見道願師教之使遵何道果以何心得近佛祖尊者爲之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愚而近賢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纏　超然名之曰祖

衒之得教忻然禮之曰願師未即謝世益福群生尊者曰末世其敵惡者滋多我雖久存恐益致患難增他之罪衒之曰自師至此孰嘗見傷幸示其人即爲辨之尊者曰言之則將有所損吾寧往矣豈忍殘人快已而衒之問之益懇曰非敢損人但欲知之耳尊者不得已遂說偈曰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衒之聞偈再拜而去居未幾尊者乃奄然長逝其時必後魏幼主釗與孝莊帝廢立之際耳是歲乃當梁大通之二年也以其年葬於熊耳山魏遂以其喪告梁梁之武帝即賵賓帛悉詔宗子諸王以祭禮而供養之太子爲之文其略曰洪惟聖胄大師荷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智於梵方拯顛危於華土其後魏使宋雲者自西域返與達磨相遇於葱嶺見其獨攜隻履翛然而征雲嘗問曰大師何往尊者曰西天去即謂雲曰汝主已崩雲聞茫然相别及復命明帝果已猒代雲尋以其事聞於後主孝莊帝帝令發其壙視之唯一革履在焉朝廷爲之驚歎尋詔取所遺之履於少林寺掌之至唐開元中爲好事者竊往五臺僧舍後亦亡之初梁武與尊者遇既機緣不合尋聞其道大顯於魏遂欲碑之尚未暇作及聞宋雲之事益加追慕即成其文其略曰爲玉甃久灰金言未剖誓傳法印化人天竺及手杖錫來梁說無說法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振華夏道邁古今帝后聞名欽若昊天又曰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其爲帝王仰慕之如此也

評曰佛法被震旦四百八十四年至乎達磨而聖人之教益驗其道益尊故曰菩提達磨之功德抑又至於摩騰法蘭曰何以然曰教雖開說者萬端要其所歸一涅槃妙心而已矣夫妙心者雖衆經必使離乎名字分别而爲之至然而後世未嘗有能如此而爲之者

及達磨始不用文字不張門户直以是而傳之學者乃得以而頓至是不亦教之益驗乎其心既傳而天下知務正悟言性命者皆推能仁氏之所說爲之至當不亦其道益尊乎余嘗以是比夫孟子之有德於儒者夫孟子之前儒之教豈無道哉蓋其道蘊而未著及軻務專傳道而儒益尊顯或曰續僧傳以壁觀四行爲達磨之道是乎非耶曰壁觀婆羅門者蓋出於流俗之語也四行之說豈達磨道之極耶夫達磨之徒其最親者慧可也其次道副道育古今禪者所傳可董之言皆成書繁然盈天下而四行之云亦未始槩見獨曇琳序之耳然琳於禪者亦素無稱縱曇琳誠得於達磨亦恐祖師當時且隨其機而方便云耳若眞其道則何秖以慧可拜已歸位而立云汝得吾髓此驗四行之言非其道之極者也夫達磨之道者乃四禪中諸佛如來之禪者也經曰觀如來禪者謂如實入如來地故入內身聖智相三空三種樂行故成辦衆生所作不可思議若壁觀者豈傳佛心印之謂耶然達磨之道至乎隋唐已大著矣爲其傳者自可較其實而筆之安得輙從流俗而不求聖人之宗斯豈謂善爲傳乎曰傳謂達磨六被毒藥乃菩提流支之所致然乎曰此蓋爲寶林傳者未之思也楊衒之堅問祖師不已而爲其說偈事豈有先明言而後發識耶爲是說者蓋後世以流支嘗屈論於達磨意其爲之假令少驗於識亦恐當時黨流支者竊作昔剌客有爲比宗之徒而往害六祖大鑒是豈秀師之意耶方之流支不亦顯乎吾故鄙而不取或曰子謂達磨四祖所見於僧祐三藏記者然祐死於天監之十七年而達磨當普通元年而方至於梁豈有其人未至先爲之書耶不然何其年祀前後之相反乎曰然實祐先爲之書而達磨後至也若達磨者得法化其天竺既已六十年矣乃東來東來三載方至乎梁是蓋西人傳其事先達磨而至祐之流得以爲書也祐既承其傳而爲之宜其書前而人後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契嵩少聞耆宿云嘗見古祖圖引梁寶唱續法記所載達磨至梁當普通元年九月也而寶林傳云在普通八年丁未即其年過魏當明帝太和十年然太和非明帝年號又云達磨滅度亦在明帝太和十九年而明帝在位秖十二歲即無十九年又以丁未推之即是明帝末年神獸之歲其歲明帝已崩若果以普通八年丁未十二月過魏即達磨在魏九年默坐少林其歲數不登若以普通元年庚子推之即其事稍等今取元年庚子爲準其諸家所見八年丁未亦不敢即削且兩存之識者詳焉又以譯禪經之年筭達磨此時正年二十七歲其說禪經必在此二十七已前也從此筭來以合諸傳記所謂達磨既出家得法後尚隨侍其師四十餘年又依師所囑且在南天竺行化更六十七年又東來在路二年及到中國九年方化去恰是其壽一百五十歲如此則諸家所載達磨支竺兩處事跡稍不差也若以普通八年丁未至

中國及寶林所載達磨四十年不受國位以待般若多羅而出家卻計其在西隨師四十餘年及到中國巳一百五十歲矣其在魏九年始化卻成一百六十餘歲故知其云四十不受國位及普通八年到梁大差訛也不可爲準

音釋

壖（而宣切江河邊地也）衒（熒絹切）剗（之遣切）賵（乎諷切以物贈死曰賵）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迴六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震旦第二十九祖慧可尊者傳

慧可尊者武牢人也姓姬氏母始娠時有異光發其家及生以故名之尊者少嗜學世書無不闚者尤能言莊老年三十遂自感而歎曰老易世書非極大理乃探佛經遂遠遊求師至洛陽香山乃從禪師寶靜者出家尋得戒於永穆寺去務義學未幾而經論皆通三十二復歸其本師歸八年一夕有神人現謂尊者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宜即南之尊者以神遇遂加其名曰神光次夕其首忽痛殆不可忍師欲爲炙之俄聞空中有言曰此換骨非常痛也以告其師即罷不敢治及曉視其元骨果五處峯起其師曰異乎汝必有勝遇行矣無失其時然其爲人曠達有遠量雖有所出人而未嘗輒發混然自隱故久於京洛而世莫之知及會菩提達磨授道易名當爲法師宗學者乃知其有大德競歸如水沛然趨下一日俄有號居士者年四十許以疾狀趨其前不稱姓名謂尊者曰弟子久嬰業疾欲師爲之懺罪願從所請尊者曰將罪來爲汝懺其人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然汝宜依止乎佛法僧其人曰適今覩師巳知僧矣不識何謂佛法答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其人遂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誠佛法無二也尊者器之即爲其釋褐落髮曰此法寶也宜名之僧璨戒後二載乃命之曰昔佛傳大法眼轉至達磨達磨授我我今以付於汝并其衣鉢汝專傳之無使輒絕聽我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既而復謂僧璨曰我有夙累在鄴將往償之

然汝後自亦有難甚宜避之璨曰此實我師聖智先見然願聞難之所以答曰斯非獨我云亦前祖般若多羅讖之耳璨曰何讖答曰其所謂後之一百十五年而興者也偈不云乎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以數計之當在汝世汝益宜護法及可至鄴下說法人大化之凡三十四載一旦遽變節游息不復擇處或鄽或野雖屠門酒家皆一混之識者或規曰師高流豈宜此為尊者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初鄴有僧曰辨和者方聚徒講涅槃經於莞城縣之匡救寺尊者每往其寺門與人演說適會正朝衆大從於可辨和之徒亦為之遷辨和憤之尋謂其令翟仲侃曰慧可狂邪頗誑惑人衆此宜治之仲侃聽其言乃取加之酷刑尊者因是而化時世壽一百七歲士女哀之共收其遺骸葬於磁州滏陽之東當隋開皇癸丑之十三年也唐德宗賜諡曰大祖禪師武德中高僧法琳聞其風嘗為碑之其略曰吁嗟彼禪師莫知其所以然唯法斯在非用書誌則安知其道之尊其為後賢之所企慕如是也

評曰唐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予書云呂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雪立數宵斷臂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然為唐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者書合而宣反之豈非其採聽之未至乎故其書不足為詳

震旦第三十祖僧璨尊者傳

僧璨尊者不知其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答即有發悟乃師其出家可祖器之謂得法寶遂為名之當後周之時乃受戒於光福寺戒後歸其師復二載乃得授法可祖嘗規曰後必有難汝當遠引避之尊者從其言遂去隱於舒之皖公山（今所謂山谷山寺者）凡三十餘年其迹寖顯學者知求其道隋開皇間乃有沙彌曰道信者一旦衆禮其座下問之曰乞大師發我解脫法門尊者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又曰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即悟乃願以弟子禮事之久之信往求戒於廬陵既還尊者曰汝已戒道亦備矣吾即往之昔如來大法眼藏今以付汝并其衣鉢汝皆將之聽吾偈曰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復曰汝善傳之無使其絕吾往游羅浮非久乃還更二載遂復山谷月餘感會州人與其說法已而立化於大樹之下當隋大業丙寅之二年也是時隋室方亂未遑塔之至唐天寶五載會趙郡李常移官於舒乃發壙焚之得舍利立窣堵波於其化所初璨尊者以風疾出家及居山谷疾雖愈而其元無復黑髮故舒人號為赤頭璨然其奇見異德誠不測人也先是其所居頗多虵獸為害及尊者至皆絕一日有神光遠發其寺甘露泫於山林時人怪之以而相問尊者曰此佛法將興舍利欲至之先兆耳其後京國大獲舍利遂頒天下果置塔於山谷寺其感效皆此類也唐明皇謚曰鑒智禪師塔曰覺寂其後宰相房琯為其碑序之甚詳

評曰璨尊者初雖不自道其姓族鄉邑後之

於世復三十餘載豈絕口而不略云乎此可疑也曰余視房碑曰大師甞謂道信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此明尊者自絕之甚也至人以物迹為大道之累乃忘其心今正法之宗猶欲遺之況其姓族鄉國俗間之事肯以為意耶

震旦第三十一祖道信尊者傳

道信尊者其先本居河內後遷於蘄陽之廣濟縣信生遂為蘄人也姓司馬氏隋開皇壬子之十二載以沙彌參見僧璨尊者即問答悟道遂北面師之凡九年乃得其付法授衣隋大業間尊者甞南遊至廬陵會賊黨曹武衛以兵圍其城七旬不解尊者因勸城中人皆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賊黨俄見城堞之上有人不翅千數皆長丈許其介胄金色赫赫曜日賊輩大駭相謂曰是城必有大福德人不可攻也即日引去至唐武德七年復北趨乃居蘄之破頭山（今所謂雙峯山者也）大揚其所得之法四方學士歸之猶日中趨市正觀中太宗聞其風嘗三詔尊者皆辭不起又詔太宗謂使臣曰今復不從吾命即取首來詔至果逆上意尊者即引頸待刃使者還以此奏之太宗嘉其堅正慰諭甚盛至是尊者居山已二十載矣一日往黃梅縣途中遽見一兒好骨目可七歲許心奇之因問曰爾何姓對曰姓即有非常姓曰是何姓對曰是佛姓曰汝沒姓耶對曰其姓空故尊者即顧從者曰此兒非凡之器後當大興佛事遂使持見其父母道兒應對之異欲命之出家父母從之兒偕僧既還尊者即為剃度名之曰弘忍其後乃命曰昔如來傳正法眼轉至於我我今付汝并前祖信衣鉢汝皆將之勉其傳授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復謂忍曰我昔武德中嘗遊廬阜昇其絕頂見此破頭山其上有紫雲如蓋下發白氣橫分六道汝以為何瑞忍曰是必和尚已後橫出一枝佛法之先兆也尊者曰善哉汝能知之已而沐浴宴坐而化世壽七十有二是時實永徽二年辛亥九月四日也葬後三載其塔戶一日忽然自開而尊者真體儼然若生大曆中代宗賜謚曰大醫禪師塔曰慈雲

震旦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傳

弘忍尊者蘄陽黃梅人也姓周氏其母孕時數數有祥光異香發其家及生性大聰明有所聞見無難易者一皆曉之風骨絕異有聖人之相有賢者嘗見忍於閭巷謂人曰此兒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七歲遇道信尊者出家得戒尋受其法繼居於破頭山而教化益盛是時天下慕其風學者不遠千里趨之咸亨中客有號盧居士者自稱慧能來法會致禮其前尊者問曰汝自何來對曰嶺南來曰欲求何事對曰唯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對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尊者知其異人佯訶之曰著槽廠去慧能即退求處碓所盡力於臼杵間雖歷日月而未嘗告勞一日尊者以傳法時至乃謂其衆曰正法難解汝等宜各為一偈以明汝見若真有所至吾即付衣法時神秀比丘者號有

博學衆方尊為冠首莫敢先之者神秀自以為衆所推一夕遂作偈書於寺廊之壁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

尊者見賞之曰後世若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勉衆誦之慧能適聞乃問其誦者曰此誰所為曰此神秀上座之偈大師善之當得付法汝豈知乎能曰此言雖善而未了其流輩皆笑以能為妄言能尋作偈和之其夕假筆於童子並秀偈而書之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有塵埃

及尊者見之默許不即顯稱恐嫉者相害乃佯抑之曰此誰所作亦未見性衆因是皆不顧能言中夜尊者遂潛命慧能入室而告曰諸佛出世唯為一大事因緣以其機器有大小遂從而導之故有三乘十地頓漸衆說為之教門獨以無上微妙真實正法眼藏初付上首摩訶迦葉其後迭傳歷二十八世至乎達磨祖師乃以東來東之益傳適至於我我今以是大法并其所受前祖僧伽梨衣寶鉢皆付於汝汝善保之無使法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情亦無生

慧能居士既受法與其衣鉢作禮問曰法則聞命衣鉢復傳授乎尊者曰昔達磨以來自異域雖傳法於二祖恐世未信其所師承故以衣鉢為驗今我宗天下聞之莫不信者則此衣鉢可止於汝然正法自汝益廣若必傳其衣恐起諍端故曰受衣之人命若懸絲汝即行矣汝宜且隱晦時而後化慧能復問曰今其當往何所尊者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慧能稟教即夕去之此後尊者三日不復說法其衆皆疑因共請之尊者曰吾法已南行矣斯復何言衆復曰何人得之答曰能者得之衆乃悟盧居士傳其法也追之而慧能已亡此後四載尊者一日忽謂衆曰吾事已畢可以行矣即入室宴坐而滅實上元二年乙亥歲也其世壽七十有四四衆建浮圖於黃梅之東山代宗謚號曰大滿禪師塔曰法雨

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傳

慧能尊者姓盧氏其先本籍范陽父行瑫武德中謫官新州乃生能遂為新興人也方三歲而父喪母不復適人獨養尊者以終其身然其家貧母子殆不能自存尊者遂鬻薪給資一日至市逆旅聞客有誦經者輙問其人曰此何經耶客曰金剛經也曰君得之於何人客曰今第五祖弘忍大師出世於黃梅縣嘗謂人曰若持此經得速見性我故誦之尊者喜之為母備其歲儲因告往求法去之至韶陽會居士劉志略者引尊者為善友初志略有姑為尼號無盡藏者方讀涅槃經為業尊者往聽其經未幾欲為尼釋之尼即推經於尊者尊者曰汝讀我不識文字尼曰字猶不識安解其義尊者曰諸佛妙理豈在文字尼異其語知必非常人遂以告其鄉里鄉人德之尋治寶林蘭若請尊者居之居未幾忽自感曰我始為法尋師何乆滯此即去寶林稍進至韶之樂昌縣會高行沙門智遠尊者且依其處才十數朝智遠謂尊者曰覩子知

識非凡者趣嚮吾道罔不足相資黃梅忍禪師方當大法祖宜汝師也汝速詣之若得道南還無相忘也尊者遂北征是時年已三十有二及至東山忍祖默識其法器初示以言試之終乃付大法眼及尊者得法南歸而東山先進之徒皆不甘相與追之有曰慧明者相及於庾嶺尊者即置其衣鉢於盤石而自亡草間慧明舉其衣鉢不能動乃呼曰我以法來非爲衣鉢法兄盍出之遂相見慧明與之語慧明即悟致師禮於尊者而返乃紿其後之追者曰其去已遠矣尊者之南還也晦迹於四會懷集之間混一流俗雖四載而莫有知者儀鳳元年之春乃抵南海息肩於法性寺會法師印宗於其寺講涅槃經初尊者寄室於廊廡間一夕風起刹幡飛揚俄有二僧室外議論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其問答如此者甚多皆非得理尊者聞輒出謂二僧曰可容俗士與議乎僧曰請聞子說尊者乃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翌日以其言告印宗印宗異之即引入室窮詰其義

尊者一以大理語之印宗於是盍伏謂尊者曰居士誠非凡人師誰其何自而得道勿隱幸以相示尊者即以其得法本末告之印宗甚幸所遇即執弟子禮請學其法要遂謂其衆曰此盧居士者乃肉身菩薩也印宗一介凡夫豈意得與其會擇日乃會耆德比丘與之釋褐落髮又擇日嚴其寺戒壇命律師智光爲受具戒其壇蓋宋時求那跋摩三藏之經始也初跋摩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及梁末眞諦三藏臨其壇手植二菩提樹亦記之曰後第四代當有上乘菩薩於此受戒其說法度人無量戒已衆即請尊者開演東山法門然跋摩眞諦雖素號爲得果聖士至此其人始驗明年尊者思返寶林精舍乃欲別衆即往印宗與道俗千餘人送之韶陽未幾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說法其時玄儒之士趨而問道者甚衆猶孔氏之在洙泗也其徒即集其說目曰壇經然其平居衆亦不下千數中宗聞其風神龍中乃下詔曰朕延安秀二師問道於宮中皆推

曰南方有能禪師者躬受衣法於忍大師可當此問今遣内侍薛簡馳詔命師宜念之來副朕意尊者即上書稱疾不起薛簡因問尊者曰京國禪者每謂欲得會道必須坐禪非因禪定而得解脫未之有也此言何如尊者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夫無所從來故不生亦無所去故不滅若無生滅即是如來清淨之禪諸法空寂即是如來清淨之坐究竟無得亦無所證何必坐耶薛簡曰簡歸皇帝必有顧問願大師示教法要庶得對敭然布諸京國使學者脩之猶以一燈而燃百千燈庶其冥者皆明而明終不盡尊者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蓋相待而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譬智慧暗譬煩惱脩道之人苟不以智慧而照破煩惱則無始生死何由而出離尊者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器皆不如

是薛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尊者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薛簡曰大師所說不生不滅與夫外道之言何嘗異乎尊者曰外道之說不生不滅者蓋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豈可同於外道乎仁者欲明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薛簡由是發悟再拜而去歸朝果以其言奏天子嘉之復詔慰謝錫衲衣寶帛各有差勑改寶林爲中興寺明年命韶州刺史新之復改爲法泉寺以其新州舊居爲國恩寺尊者每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不取不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隱清淨此名一相三昧若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使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此霑洽悉得發生取吾語者決得菩提依吾行者定證佛果至先天元年一日忽謂衆曰吾忝於忍大師處受其法要幷之衣鉢今雖說法而不傳衣鉢者蓋以汝等信心成熟無有疑者故不傳之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尊者說法度人至是巳四十載先此嘗命建浮圖於新州國恩寺及其年之六月六日復促其倍工疾成然國恩寺蓋其家之舊址也爲塔之意乃欲報其父母之德耳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新州汝輩宜理舟檝其時大衆皆哀慕請留尊者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之常耳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乃問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師之法眼付授何人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曰師之遺教頗有難乎曰吾滅之後方五六年必有一人來取吾首聽我偈曰

頭上養親　口裏須餐　遇滿之難　楊柳爲官

又曰吾往七十年有二菩薩之人自東方來其一出家其一在家共隆教化治我伽藍扶我宗旨巳而即往新州尋於國恩寺沐浴訖安坐而化異香酷烈白虹屬地其時實先天二年癸丑八月之二日也當是新韶二郡各務建塔爭迎其眞體久不能決刺史乃與二郡之人焚香祝之曰香煙所向即得舉去俄而香煙倏發趾趣韶境韶人乃得以十一月十三日歸塔於曹侯溪之濱今南華寺是也其世壽七十有六前刺史韋據碑之始尊者

入塔時徒屬思其言將有人取吾首者遂以鐵鍱固護其項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其夕之半俄聞塔間有若拽鐵索之聲主塔者驚起遽見一人狀類孝子（此當日見一人者緩經而混言類孝子者蓋縗乎祖師隆縗之意耳）自塔馳出尋視之其鐵鍱護處已有痕迹遂以賊事聞其州邑官嚴捕之他日於邑之石角村果得其賊吏鞫問賊自稱姓張名淨滿本汝州梁縣人適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國僧金大悲者雇令取祖之首歸其國以事之吏欲以法坐之刺史以其情不惡乃問尊者弟子令韜禪師令韜復以佛法論欲吏原之刺史善韜之意亦從而恕之當其時州刺史曰柳無忝縣令曰楊侃賊曰張淨滿驗其讖語無少差謬上元中肅宗慕尊者之道嘗詔取其所傳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嗣位永泰元年五月之五日遂夢尊者請還其衣鉢天子益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德宗錫謚曰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初大鑒示爲負薪之役混一凡輩自謂不識文字及其以道稍顯雖三藏教文俗間書傳引於言論一一若素練習發演聖道解釋經義其無礙大辯灝若江海人不能得其涯涘昔唐相始興公張九齡方爲童其家人携拜大鑒大鑒撫其頂曰此奇童也必爲國器其先知遠見皆若此類孰謂其不識世俗文字乎識者曰此非不識文字也示不識耳正以其道非世俗文字語言之所及蓋有所表也然正法東傳自大鑒益廣承之者皆卓犖大士散布四海其道德利人人至于今賴之詳此豈真樵者而初學道乎是乃聖人降迹示出於微者也其等覺乎妙覺耶不可得而必知

評曰聖人之法一也安用南北而分其宗乎曰然一國所歸有岐路焉不分何正一姓所出有的庶焉不分孰親禱者（宋高僧傳也）以方三力士共射一堅洛叉一曰摩健那雖中而不破二曰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曰那羅延前度而復穿他物非堅洛叉有强弱蓋射勢之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其喻近之矣

傳法正宗記卷第六

音釋

闚（袪規切視也）　鄴（魚怯切地名）　筦（古緩切）　滏（奉甫切滏陽縣名）　睆（華版切）　鬻（余六切賣也）　洙泗（洙音殊泗音四洙泗水名）　檝（即涉切與楫同也）　鍱（音葉）　鞫（居六切窮理罪人曰鞫）　韜（他刀切）　灝（胡老切水勢遠）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迴七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上 并序

序曰正宗至第六祖大鑒禪師其法益廣師弟子不復一一相傳故後世得各以爲家然承其家之風以爲學者又後世愈繁然周於天下其事之本末已詳於傳燈廣燈二録宋高僧傳吾不復列之此而書者蓋次其所出之世系耳故分家傳起自大鑒而終於智達凡一千三百有四人也

大鑒所出法嗣凡四十三人其一曰西印度堀多三藏者一曰韶陽法海者一曰廬陵志誠者一曰匾檐山曉了者一曰河北智隍者一曰鍾陵法達者一曰壽州智通者一曰江西志徹者一曰信州智常者一曰廣州志道者一曰廣州印宗者一曰清源山行思者一曰南嶽懷讓諱避者一曰温州玄覺者一曰司空山本淨者一曰婺女玄策者一曰曹溪令韜者一曰西京光宅慧忠者一曰荷澤神會者一曰韶陽祇陀者一曰撫州淨安者一曰嵩山尋禪師者一曰羅浮定眞者一曰南嶽堅固者一曰制空山道進者一曰善快者一曰韶山緣素者一曰宗一者一曰秦望山善現者一曰南嶽梵行者一曰并州自在者一曰西京咸空者一曰峡山泰祥者一曰光州法淨者一曰清涼山辯才者一曰廣州吳頭陀者一曰道英者一曰智本者一曰清苑法眞者一曰玄楷者一曰曇璀者一曰韶州刺史韋據者一曰義興孫菩薩者

大鑒之二世曰清源行思禪師吉州安城人也初於大鑒之衆最爲首冠大鑒嘗謂之曰從上以衣與法偕傳蓋取信於後世耳今吾得人何患乎不信我受衣來常恐不免於難今復傳之慮起其諍衣鉢宜留鎮山門汝則以法分化一方無使其絶思尋歸其鄉邑居淸源山之靜居寺最爲學者所歸其法嗣一人曰南嶽石頭希遷者

大鑒之二世曰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也初自嵩山安國師法會往叅六祖大鑒大鑒問曰什麼處來曰嵩山來大鑒曰什麼物恁麼來讓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大鑒曰還可修證否讓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大鑒曰秖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昔般若多羅所讖蓋於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讓即豁然大悟事大鑒歷十五載尋往南嶽居般若精舍四方學者歸之故其所出法嗣凡九人一曰江西道一者一曰南嶽常浩者一曰智達者一曰坦然者一曰潮州神照者一曰揚州嚴峻者一曰新羅國本如者一曰玄晟者一曰東霧法空者

大鑒之二世曰羅浮定眞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靈運者

大鑒之二世曰制空山道進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荊州玄覺者

大鑒之二世曰韶州下回田善快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善悟者

大鑒之二世曰司空山本淨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中使楊光庭者

大鑒之二世曰緣素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

出法嗣五人一曰吉州耽源眞應者一曰鄧州香嚴惟戒者一曰開府孫知右者

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大鑒之二世曰洛陽荷澤神會禪師初以沙彌叅見大鑒因問答乃發大慧戒後會大鑒入滅北秀之説浸盛會遂趨京師以天寶四年獨斷祖道爲南北宗著書曰顯宗論大鑒所傳自是遂尊於天下其所出法嗣一十八人一曰黄州大石山福琳者一曰沂水蒙山光寶者一曰磁州法如者一曰懷安郡西隱山進平者一曰澧陽慧演者一曰河陽懷空者一曰南陽圓震者一曰宜春廣敷者一曰江陵行覺者一曰五臺山神英者一曰五臺山無名者一曰南嶽皓玉者一曰宣州志滿者一曰涪州朗禪師者一曰廣陵靈坦者一曰寧州通隱者一曰益州南印者一曰河南尹李常者

一曰韶州小道進者一曰韶州遊寂者

大鑒之二世曰祇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衡州道倩者

大鑒之二世曰南陽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得法於大鑒尋隱於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凡四十餘年不出其山唐肅宗聞其風上元二年乃使其臣孫朝進馳詔及忠至京師賜肩輿上殿待以師禮然忠道力充甚智辯絶世雖以道規教帝者而無所畏忌沮折邪見輩雖難問萬端未甞少爲之屈其所

大鑒之三世曰南嶽石頭希遷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一人一曰荆州天皇道悟者一曰京兆尸利者一曰丹霞天然者一曰潭州招提慧朗者一曰長沙興國振朗者一曰澧州藥山惟儼者一曰潭州大川和尚者一曰汾州石樓和尚者一曰鳳翔法門佛陀和尚者一曰潭州華林和尚者一曰潮州大巔和尚者一曰潭州長髭曠禪師者一曰水空和尚者一曰寶通者一曰海陵大辯者一曰渚涇和尚者一曰衡州道詵者一曰漢州常清者一曰福州碎石和尚者一曰商州商嶺和尚者一曰常州義興和尚者

大鑒之三世曰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其形魁梧有異相出家初學律範禪定皆能專之晚至衡山會讓大師了大法要尋以其法歸天下之學佛者然當時之王侯大人慕其道者北面而趨於下風不可勝數前祖之讖至是一皆應之其所出法嗣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大鑒之後世能以法而得人者一最爲隆盛一曰越州大珠慧海者一曰百丈惟政者一曰泐潭法會者一曰杉山智堅者一曰泐潭惟建者一曰澧州茗溪道行者一曰石鞏慧藏者一曰紫玉山道通者一曰江西北蘭讓禪師者一曰洛京佛光如滿者一曰南源道明者一曰忻州酈村自滿者一曰鼎州中邑洪恩者一曰百丈懷海者一曰鎬英者一曰崇泰者一曰王姥山脩然者一曰華州策禪師者一曰澧州智聰者一曰雲秀山神鑒者一曰揚州智通者一曰杭州智藏者一曰京兆懷韜者一曰處州法藏者一曰河中府懷則者一曰常州明幹者一曰鄂州洪潭者一曰象原懷坦者一曰潞府元禮者一曰河中府保慶者一曰甘泉志賢者一

曰大會山道晤者一曰潞府法柔者一曰京兆覺平者一曰義興勝辨者一曰海陵慶雲者一曰洪州玄虛者一曰三角山總印者一曰魯祖山寶雲者一曰泐潭山常興者一曰處州西堂智藏者一曰京兆章敬懷暉者一曰栢巖明哲者一曰鵝湖大義者一曰伏牛山自在者一曰盤山寶積者一曰芙蓉山太毓者一曰麻谷山寶徹者一曰鹽官齊安者一曰五洩山靈默者一曰大梅山海常者一曰京兆惟寬者一曰湖南如會者一曰鄂州無等者一曰歸宗智常者一曰韶州清賀者一曰紫陰山惟建者一曰封山洪濬者一曰練山神翫者一曰崛山道圓者一曰玉臺惟然者一曰池州灰山曇覬者一曰荊州寶積者一曰河中府法藏者一曰漢南良律者一曰京兆崇禪師者一曰南嶽智周者一曰白虎法宣者一曰金窟惟直者一曰台州栢巖常徹者一曰乾元暉禪師者一曰齊州道巖者一曰襄州常堅者一曰荊南寶正道本者一曰雲水靖宗者一曰荊州靈湍者一曰龍牙圓暢者一曰雙嶺道方者一曰羅浮山修廣者一曰峴山定慶者一曰越州惟獻者一曰光明普滿者一曰汾州無業者一曰澧州大同廣澄者一曰南泉普願者一曰五臺鄧隱峯者一曰佛嶼和尚者一曰烏臼和尚者一曰石霜大善者一曰石臼和尚者一曰本溪和尚者一曰石林和尚者一曰西山亮座主者一曰黑眼和尚者一曰米嶺和尚者一曰齊峯和尚者一曰大陽和尚者一曰紅螺山和尚者一曰龜洋無了者一曰利山和尚者一曰乳原和尚者一曰松山和尚者一曰則川和尚者一曰西園曇藏者一曰百靈和尚者一曰金牛和尚者一曰洞安和尚者一曰忻州打地和尚者一曰秀溪和尚者一曰馬頭峯神藏者一曰華林善覺者一曰水塘和尚者一曰古寺和尚者一曰江西椑樹和尚者一曰京兆草堂和尚者一曰陽岐甄叔者一曰濛溪和尚者一曰黑澗和尚者一曰興平和尚者一曰逍遙和尚者一曰福溪和尚者一曰水老和尚者一曰浮盃和尚者一曰龍山和尚者一曰居士龐蘊者一曰天目明覺者一曰王屋山行明者一曰京兆智藏者一曰大陽希項者一曰昆山定覺者一曰隨州洪山大師者一曰連州元堤者一曰泉州慧忠者一曰安豐山懷空者一曰羅浮山道行者一曰廬山法藏者一曰呂后山寧賁者

大鑒之三世曰下回田菩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無學者

大鑒之三世曰衡州道倩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湖南如寶者

大鑒之三世曰耽源山真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正邃者

大鑒之三世曰法如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荊南惟忠者

大鑒之三世曰河陽懷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蔡州道明者

大鑒之三世曰烏牙山圓震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吳頭陀者一曰四面山法智者

大鑒之三世曰五臺山無名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五臺山華嚴澄觀者
大鑒之三世曰益州南印因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義俛者
大鑒之四世曰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其所
出法嗣七人一曰京兆翠微無學者一曰丹
霞義安者一曰吉州性空者一曰本童和尚
者一曰米倉和尚者一曰揚州六合大隱者
一曰丹霞慧勤者
大鑒之四世曰藥山惟儼禪師其所出法嗣
九人一曰道吾圓智者一曰雲巖曇晟者一
曰華亭船子德誠者一曰宣州椑樹慧省者
一曰藥山高沙彌者一曰鄂州百顏明哲者
一曰郢州涇源光宓者一曰藥山䕫禪師者
一曰宣州落霞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長髭曠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潭州石室善道者
大鑒之四世曰潮州大巔和尚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漳州三平山義忠者一曰茱山和
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大川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曰僊天和尚者一曰福州普光和尚
者
大鑒之四世曰虔州西堂智藏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虔州處微者一曰雞林道義
者一曰新羅國慧禪師者一曰新羅國洪直
者
大鑒之四世曰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壽州良遂者一曰新羅無
染者
大鑒之四世曰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茱山慧超者一曰舒州
景諸者一曰莊嚴寺光肇者一曰潭州幕輔
山昭禪師者
大鑒之四世曰京兆章敬寺懷暉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十六人一曰京兆弘辯者一曰𪊲
山智眞者一曰鼎州懷政者一曰金州操禪
師者一曰鼎州古堤和尚者一曰河中府公
畿和尚者一曰栢林閑雲者一曰宣州玄哲
者一曰河中府寶堅者一曰西京道志者一
曰絳州神祐者一曰西京智藏者一曰許州
無迹者一曰壽山惟肅者一曰新羅玄昱者
一曰新羅覺體者
大鑒之四世曰杭州鹽官齊安禪師其所出
法嗣八人其一曰襄州關南道常者一曰洪
州雙嶺玄眞者一曰徑山鑒宗者一曰白雲
曇靖者一曰潞府文舉者一曰新羅品日者
一曰壽州建宗者　唐宣宗皇帝
大鑒之四世曰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曰福州𪊲山正原者一曰甘
泉寺曉方者一曰甘泉寺元遂者一曰明州
棲心寺藏奐者
大鑒之四世曰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太子少傅白居易者
大鑒之四世曰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其一曰新羅國迦智者一曰杭
州天龍和尚者一曰新羅國忠彥者
大鑒之四世曰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其所
出法嗣五人其一曰湖南上林戒虛者一曰
五臺祕魔和尚者一曰湖南祇林和尚者一
曰呂后山文質者一曰蘇州法河者

大鑒之四世曰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鎭府普化和尚者一曰鎭州上方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京兆法智者一曰京兆慧建者一曰京兆無表者一曰京兆元淨者一曰京兆慧光者一曰京兆義宗者

大鑒之四世曰雲水靖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華州小馬神照者一曰華州道圓者

大鑒之四世曰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嘉禾藏廙者一曰羊腸藏樞者

大鑒之四世曰汾州無業大達國師其所出法嗣二人其一曰鎭州常正者一曰鎭州奉先義禪師者

大鑒之四世曰廬山歸宗寺法常(或作智常)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福州芙蓉山靈訓者一曰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者一曰新羅大茅和尚者一曰五臺山智通者一曰洪州高安大愚者一曰江州刺史李渤者

大鑒之四世曰魯祖山寶雲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雲水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紫玉山道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山南道節度使于迪者

大鑒之四世曰華嚴寺智嚴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黃州齊安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初參道一禪師於南康得大法要及居百丈山四方學士莫不歸之然海師尤有遠識守以禪者所舍未始有制度遂以其事宜折中於經律之規法遺於後世其所出法嗣凡三十人一曰潙山靈祐者一曰黃蘗希運者一曰大慈山寰中者一曰天台普岸者一曰石霜性空者一曰筠州常觀者一曰福州大安者一曰古靈神贊者一曰廣州通禪師者一曰江州雲龍(或作雲巖)臺禪師者一曰洛京衛國道禪師者一曰鎭州萬歲和尚者一曰洪州東山和尚者一曰高安無畏者一曰東巖道曠者一曰利州素禪師者一曰唐州大乘山吉本者一曰小乘山慧深者一曰揚州昭一者一曰羅浮鑒深者一曰洪州九僊山梵雲者一曰百丈涅槃和尚者一曰廬山操禪師者一曰越州契眞者一曰筠州包山天性者一曰大梅山彼岸者一曰遼山藏術者一曰祇闌山道方者一曰清田和尚者一曰大于和尚者

大鑒之四世曰荊南惟忠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道圓者一曰益州如一者一曰廬山東林雅禪師者一曰奉國臣照者

大鑒之四世曰吴頭陁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玄固者

大鑒之四世曰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七人其一曰長沙景岑者一曰白馬曇照者一曰終南山師祖者一曰香嚴義端者一曰趙州從諗者一曰池州靈鷲閑禪師者一曰茱萸山和尚者一曰子湖利蹤者一曰嵩山和尚者一曰日子和尚者一曰蘇州西禪和尚者一曰池州白衣甘贄者一曰貨山存制者一曰江陵道弘者一曰宣州玄

極者一日新羅道均者一日宣州刺史陸亘
者
大鑒之四世日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日澧州龍潭崇信者
大鑒之五世日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德山宣鑒者一日泐潭寶峯
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日趙州東院從諗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日洪州嚴陽尊者一日
揚州慧覺者一日隴州奉禪師者一日婺州
從朗者一日婺州新建禪師者一日杭州多
福和尚者一日益州西睦和尚者一日麻谷
和尚者一日觀音定鄂者一日宣州茗萍和
尚者一日太原孚道者一日幽州燕王者一
日鎮州趙王者
大鑒之五世日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其所
出法嗣四人一日台州勝光和尚者一日漳
州浮石和尚者一日紫桐和尚者一日日容
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日鄂州茱萸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日石梯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日長沙景岑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雪竇常通者一日婺州嚴靈者
大鑒之五世日白馬曇照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日晉州霍山無名者
大鑒之五世日吉州性空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歙州務源和尚者一日棗山光仁
者
大鑒之五世日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其所出
法嗣五人一日鄂州青平令遵者一日投子
山大同者一日湖州道場如訥者一日建州
白雲約禪師者一日伏牛山元通者
大鑒之五世日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日石霜慶諸者一日漸源仲
興者一日禄清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日潭州雲岩曇晟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日筠州洞山良价者一日涿州
杏山鑒洪者一日潭州神山僧密者一日幽
谿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日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日澧州夾山善會者
大鑒之五世日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關南道吾者一日漳州羅漢
者
大鑒之五世日杭州徑山鑒宗大師其所出
法嗣三人一日天童咸啓者一日背山行真
者一日杭州大慈山行滿者
大鑒之五世日天龍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
一日婺州俱胝和尚者一日新羅彥忠者
大鑒之五世日高安大愚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日筠州末山尼了然者
大鑒之五世日新羅洪直禪師其所出法嗣
二人一日興德大王者一日宣康太子者
大鑒之五世日許州無迹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日道遂者
大鑒之五世日小馬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日縉雲郡有緣者
大鑒之五世日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日大隨法真者一日靈
樹如敏者一日福州壽山師解者一日饒州

蕘山和尚者一曰莆田崇福慧日者一曰台州浮江和尚者一曰潞州淥水和尚者一曰廣州圓(圓或作圓明)禪師者一曰溫州靈陽禪師者一曰洪州紙衣和尚者

大鑒之五世曰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臨濟義玄者一曰睦州陳尊宿者一曰杭州千頃山楚南者一曰福州烏石山靈觀者一曰杭州羅漢宗徹者一曰魏府大覺者一曰相國裴休者一曰揚州德元者一曰土門讚禪師者一曰襄州政禪師者一曰吳門山弘宣者一曰幽州超禪師者一曰蘇州憲禪師者

大鑒之五世曰潭州溈山靈祐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四十二人一曰仰山慧寂者一曰香嚴智閑者一曰延慶法端者一曰徑山洪諲者一曰靈雲志勤者一曰益州應天和尚者一曰九峯慈慧者一曰京兆米和尚者一曰晉州霍山和尚者一曰襄州王敬初常侍者一曰長延圓鑒者一曰志和者一曰洪州道方者一曰溈山如真者一曰并州元順者一曰興元府崇皓者一曰鄂州全諗者一曰嵩山神劒者一曰許州弘進者一曰餘杭文立者一曰越州光相者一曰蘇州文約者一曰上元智滿者一曰金州法朗者一曰鄂州超達者一曰白鹿從約者一曰西堂復禪師者一曰溫州靈空者一曰大溈簡禪師者一曰荆南智朗者一曰溈山普潤者一曰溈山法真者一曰黑山和尚者一曰滁州神英者一曰石(或無石字)霜山和尚者一曰南源和尚者一曰溈山沖逸者一曰溈山彥禪師者一曰三角法遇者一曰鄧州志詮者一曰荆州弘珪者一曰巖背道曠者

大鑒之五世曰遂州道圓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終南山圭峯宗密者

大鑒之五世曰奉國神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鎮州常一者一曰滑州智遠者一曰鹿臺玄遂者

大鑒之六世曰筠州洞山良价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雲居道膺者一曰撫州本寂者一曰洞山道全者一曰龍牙居遁者一曰京兆休靜者一曰京兆蜆子和尚者一曰筠州普滿者一曰台州通幽者一曰洞山師虔者一曰洛京遁儒者一曰越州乾峯和尚者一曰吉州禾山和尚者一曰天童咸啓者一曰潭州寶蓋山和尚者一曰益州通禪師者一曰高安白水本仁者一曰撫州踈山光仁者一曰澧州欽山文邃者一曰天童義禪師者一曰太原方禪師者一曰新羅金藏和尚者一曰益州白禪師者一曰潭州文殊和尚者一曰舒州白水和尚者一曰邵州西湖和尚者一曰青陽通玄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巖頭全豁者一曰雪峯義存者一曰天台慧恭者一曰泉州瓦官者一曰高亭簡禪師者一曰洪州資國和尚者一曰德山紹晏者一曰鳳翔府無垢者一曰益州雙流尉遲者

大鑒之六世曰睦州陳尊宿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睦州刺史陳操者一曰嚴陵釣臺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少有遠志戒後即務學宗乘及往黃檗法會其上座僧初勸禪師問法於黃檗曰如何是祖師西來的意黃檗便打禪師凡三問黃檗皆三打之師以此乃告辭其上座僧上座遂謂黃檗曰義玄雖後生可教若辭去師宜多方接之明日義玄果辭黃檗遂謂汝可往大愚及玄至大愚因問曰什麼來玄曰黃檗來大愚曰黃檗有何言教言義玄嘗三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爲其三度打之不知過在何處大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玄於是大悟曰元來佛法也無多子大愚遽搊玄曰汝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玄遂揮大愚肋下三拳大愚托開玄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玄却返黃檗黃檗問曰汝回何速玄曰秖爲老婆心切黃檗曰大愚遮老漢待見與汀一頓玄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鼓黃檗一掌黃檗吟吟大笑禪師後乃還趙趙人慕之遂命居臨濟學者聞風皆不遠歸之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鄂州灌谿志閑者一曰幽州譚空者一曰鎮州寶壽沼和尚者一曰鎮州三聖慧然者一曰魏府存獎者一曰定州善崔者一曰鎮州萬歲和尚者一曰雲山和尚者一曰桐峯庵主者一曰杉洋庵主者一曰涿州紙衣和尚者一曰虎谿庵主者一曰覆盆庵主者一曰襄州歷村和尚者一曰滄州米倉和尚者一曰齊聳者一曰涿州秀禪師者一曰善權徹禪師者一曰金沙禪師者一曰允誠禪師者一曰新羅智異山和尚者一曰魏府大覺者一曰定上座者一曰奯上座者

大鑒之六世曰魏府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廬州大覺者一曰廬州澄心旻德者一曰汝州南院和尚者一曰宋州法華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圭峯宗密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圭峯溫禪師者一曰慈恩太恭者一曰興善太錫者一曰萬乘宗禪師者一曰瑞聖覺禪師者一曰化度仁瑜者

大鑒之六世曰鹿臺玄遂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龍興念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滑州智遠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彭門審用者一曰圓紹者一曰上方眞禪師者一曰東京法志者

大鑒之六世曰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昇州長慶道巘者

大鑒之六世曰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曰仰山光穆者一曰晉州景通者一曰杭州龍泉文喜者一曰新羅順支者一曰仰山南塔光涌者一曰仰山東塔和尚者一曰洪州觀音常蠲者一曰福州東禪慧茂者一曰福州明月山道崇者一曰處州遂昌者

大鑒之六世曰鄧州香嚴智閑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二人一曰吉州止觀者一曰壽州紹宗者一曰襄州延慶法端者一曰益州無染者一曰益州長平山和尚者一曰益州演教大師者一曰安州清幹者一曰終南山豐德寺和尚者一曰均州武當山暉禪師者

一日江州雙谿田道者一日益州照覺和尚
者一日睦州東禪和尚者
大鑒之六世曰福州雙峯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雙峯古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曰洪州米嶺和尚者一曰廬州
寂禪師者一曰臨川義直者一曰杭州功臣
令道者
大鑒之六世曰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其所
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第二世投子溫禪
師者一曰福州牛頭微禪師者一曰西川香
山澄照者一曰陝府天福和尚者一曰濠州
思明者一曰鳳翔招福者一曰興元中梁山
遵古者一曰襄州谷隱和尚者一曰安州九
嵕山和尚者一曰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者
一曰九嵕山敬慧者一曰東京觀音巖俊者
一曰桂陽龍福眞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蘄州三角山令珪者
大鑒之六世曰澧州石霜慶諸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四十一人一曰南際山僧一者一曰
大光山居誨者一曰廬山懷祐者一曰九峯
道虔者一曰涌泉景欣者一曰雲蓋山志元
者一曰藏禪師者一曰福州洪荐者一曰德
山慧空者一曰吉州崇恩者一曰石霜輝禪
師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潭州伏和
尚者一曰鹿苑暉禪師者一曰寶蓋約禪師
者一曰雲門海晏者一曰湖南文殊和尚者
一曰石柱和尚者一曰中雲蓋和尚者一曰
河中存壽者一曰南嶽玄泰者一曰杭州敬
禪師者一曰潞府宗海者一曰新羅欽忠者
一曰新羅行寂者一曰洪州鹿源和尚者一
曰大陽山和尚者一曰滑州觀音和尚者一
曰郢州正覺和尚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者
一曰許州慶壽和尚者一曰鎭州萬歲和尚
者一曰鎭州靈壽和尚者一曰鎭州洪濟和
尚者一曰吉州簡之者一曰大梁洪方者一
曰邛州守閑者一曰新羅朗禪師者一曰新
羅清靈者一曰汾州奘禪師者一曰餘杭通
禪師者
大鑒之六世曰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二十二人一曰樂普山元安者一曰江
洪州令超者一曰鄂州四禪和尚者一曰江
西懷忠者一曰盤龍可文者一曰撫州月輪
者一曰洛京霬普者一曰太原海湖和尚者
一曰嘉州白水寺和尚者一曰鳳翔府幽禪
師者一曰洪州同安和尚者一曰韶州曇普
者一曰吉州僊居山和尚者一曰太原端禪
師者一曰洪州延慶和尚者一曰越州越峯
和尚者一曰鼎州祇闍山和尚者一曰益州
棲穆和尚者一曰嵩山全禪師者一曰益州
夾山院和尚者一曰西京雲巖和尚者一曰
安福延慶休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灌溪志閑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池州魯祖山教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汝州寶應和尚者一曰天鉢
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鎭州寶壽沼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曰汝州西院思明者一曰西院第

二世寶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涿州紙衣和尚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鎮州譚空者
大鑒之七世曰鎮州三聖慧然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鎮州大悲和尚者一曰淄州水陸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濠州思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襄州善本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潭州有緣者一曰龍興和尚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者一曰京兆白雲善藏者一曰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者一曰陝府龍峻山和尚者一曰大光山玄禪師者一曰漳州藤霞和尚者一曰宋州淨覺和尚者一曰華州證和尚者一曰鄂州永壽和尚者一曰鄂州靈竹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筠州九峯道虔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人一曰新羅清院和尚者一曰洪州泐潭神黨者一曰吉州行修者一曰洪州明禪師者一曰吉州嵇和尚者一曰洪州延茂和尚者一曰洪州同安常察者一曰洪州泐潭悟禪師者一曰吉州禾山無殷者一曰泐潭牟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台州六通紹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雲蓋山志罕禪師者一曰新羅卧龍和尚者一曰彭州天台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谷山藏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新羅瑞巖和尚者一曰新羅泊巖和尚者一曰新羅大嶺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中雲蓋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雲蓋山景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道德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八人一曰杭州佛日和尚者一曰蘇州永光院眞禪師者一曰洪州同安丕禪師者一曰歸宗澹權者一曰池州廣濟和尚者一曰潭州水西南臺和尚者一曰歙州朱谿謙禪師者一曰揚州豐化和尚者一曰雲居山道簡者一曰歸宗懷惲者一曰洪州大善慧海者一曰鼎州德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曰南嶽南臺和尚者一曰雲居山昌禪師者一曰池州嵇山章禪師者一曰晉州大梵和尚者一曰新羅雲住和尚者一曰雲居山懷岳者一曰陵巫和尚者一曰潭州龍興寺悟空者一曰建州白雲滅禪師者一曰潭州幕輔山和尚者一曰舒州白水山瑋禪師者一曰廬州治父山和尚者一曰南嶽法志者一曰新羅慶猷者一曰新羅慧禪師者一曰洪州鳳棲山慧志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曹山本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四人一曰撫州荷玉光慧者一曰筠州洞山道延者一曰衡州育王山弘通者一曰撫州金峯從志者一曰襄州鹿門處眞者一曰撫州曹山慧霞者一曰衡州華光範禪師者一曰處州廣利容禪師者一曰泉州小谿院行傳者一曰西川布水巖和尚者

一曰蜀川西禪和尚者一曰華州草庵法義者一曰韶州華嚴和尚者一曰廬山羅漢池隆山主者

大鑒之七世曰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潭州報慈藏嶼者一曰襄州含珠山審哲者一曰鳳翔白馬弘寂者一曰撫州崇壽院道欽者一曰楚州觀音院試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京兆華嚴寺體靜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鳳翔府紫陵匡一者一曰饒州北禪院惟直者一曰繼州化城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筠州九峯普滿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洪州同安威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青林師虔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韶州龍光和尚者一曰襄州石門寺獻禪師者一曰襄州廣德和尚者一曰郢州芭蕉和尚者一曰定州石藏慧炬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

大鑒之七世曰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興元府青剉山和尚者一曰京兆保福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益州北院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京兆香城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京兆重雲智暉者一曰杭州瑞龍幼璋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踈山康仁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人一曰踈山第二世證禪師者一曰洪州百丈安禪師者一曰筠州黃蘗慧禪師者一曰隨城山護國守澄者一曰洛京靈泉歸仁者一曰延州延慶奉璘者一曰安州大安山省禪師者一曰洪州百丈超禪師者一曰洪州天王院和尚者一曰常州正勤院蘊禪師者一曰襄州洞山和尚者一曰京兆三相和尚者一曰筠州五峯山行繼者一曰商州高明和尚者一曰華州西谿道泰者一曰撫州踈山和尚者(其七世數)一曰筠州黃蘗山令約者一曰揚州祥光遠禪師者一曰安州大安山傳性者一曰筠州黃蘗嬴禪師者

大鑒之七世曰灃州欽山文邃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自古者一曰灃州太守雷滿者

大鑒之七世曰樂普山元安禪師其所出法嗣十人一曰京兆永安善靜者一曰蘄州烏牙山彥賓者一曰鳳翔府青峯傳楚者一曰鄧州中度和尚者一曰嘉州洞谿和尚者一曰京兆臥龍和尚者一曰嘉州黑水慧通者一曰京兆盤龍和尚者一曰單州東禪和尚者一曰鄘州善雅者

大鑒之七世曰江西逍遥山懷忠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泉州福清師巍者一曰京兆白雲無休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江州廬山永安淨悟者一曰袁州木平山善道者一曰陜府龍谿和尚者一曰桂陽志通者一曰廬州壽昌淨寂者

大鑒之七世曰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桐泉山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潭州文殊和尚者一曰祥州

大巖白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河東北院簡禪師者一曰洪州南平王鍾傳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全付者一曰郢州芭蕉慧清者一曰韶州黄連山義初者一曰韶州慧林鴻究者一曰洪州黄龍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吉州資福如寶者
大鑒之七世曰鄂州巖頭全豁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台州師彥者一曰懷州彥禪師者一曰吉州慧宗者一曰福州道閑者一曰福州從範者一曰福州巖禪師者一曰洪州海一者一曰信州韶和尚者一曰洪州訥和尚者
大鑒之七世曰洪州感潭資國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安州志圖者
大鑒之七世曰金陵道巘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金陵廣化處微者
大鑒之七世曰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其所出法嗣五十六人一曰玄沙師備者一曰福州慧稜者一曰福州玄通者一曰杭州道怤者一曰福州長生山皎然者一曰鵝湖山智孚者一曰漳州(廿七)報恩懷岳者一曰杭州(二十八)西興化度者一曰福州鼓山神晏者一曰漳州隆壽紹卿者一曰福州僊宗行瑫者一曰福州蓮華山從弇者一曰杭州龍華寺靈照者一曰明州翠巖令參者一曰福州弘瑫者一曰潭州雲蓋山歸本者一曰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曰洛京南院和尚者一曰越州洞巖可休者一曰定州法海行周者一曰杭州龍井通禪師者一曰漳州保福從展者一曰泉州瑞龍道溥者一曰杭州龍興寺宗靖者一曰福州南禪契璠者一曰越州越山師鼐者一曰南嶽金輪可觀者一曰泉州福清玄訥者一曰韶州雲門文偃者一曰衢州南臺仁禪師者一曰泉州東禪和尚者一曰餘杭大錢從襲者一曰福州永泰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龍山守訥者一曰建州夢筆和尚者一曰福州古田極樂院元儼者一曰福州芙蓉山如體者一曰洛京憩鶴山和尚者一曰潭州溈山棲禪師者一曰吉州潮山延宗者一曰益州普通山普明者一曰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者一曰漳州(廿七)保福超悟者一曰太原(二十九)孚上座者一曰南嶽惟勁者一曰台州十相審超者一曰江州廬山誨禪師者一曰新羅國大無為禪師者一曰潞州玄暉者一曰湖州清淨和尚者一曰益州永安雪峯和尚者一曰廬僊德明禪師者一曰撫州明水懷忠者一曰益州懷杲(杲或作果)者一曰杭州耳相行修者一曰嵩山安德者
大鑒之八世曰汝州南院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汝州風穴延沼者
大鑒之七世曰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郢州興陽歸靜者

傳法正宗記卷第七

音釋

恧女六切慙也　邡音方什邡縣名　泐歷德切　鎬胡道切　潞魯故切州名　覬音冀　嶴烏到切　廙弋異二音　贄脂利切　歙失涉切　奭施隻切　嵏祖紅切　鄆王問切　邛渠容切　阾玨阾良郢切玨訖岳切　濰音惟　鄜芳無切　弇衣撿姑南二切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迴八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正宗分家略傳下

大鑒之八世曰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蘇州嘉興人也姓張氏天性穎悟幼不類常童出家得戒學經律論未幾皆通及參訪善知識一見睦州陳尊宿大達宗旨尋印可於雪峯存禪師自是匿曜一混於衆因南游至韶陽靈樹敏禪師法會敏異人也號能懸知見偃特相器重遂命為衆之第一座及逝因遺書薦於廣主劉氏命禪師繼領其所居其後劉氏復治雲門大伽藍遷偃居之其聲遂大聞四方學者歸之如水趨下然其風教峭迅趣道益至今天下尚之號為雲門宗者也其所出法嗣凡八十八人一曰韶州白雲祥和尚者一曰德山緣密者一曰潭州南臺道遵者一曰韶州雙峯竟欽者一曰韶州資福和尚者一曰廣州廣雲元禪師者一曰廣州龍境倫禪師者一曰韶州雲門爽禪師者一曰韶州白雲聞禪師者一曰韶州披雲智寂者一曰韶州淨法章和尚者一曰韶州溫門山滿禪師者一曰岳州巴陵顥鑒者一曰連州地藏慧慈者一曰英州大容諲和尚者一曰廣州羅山崇禪師者一曰韶州雲門寶禪師者一曰郢州臨谿竟脫者一曰廣州華嚴慧禪師者一曰韶州舜峯韶和尚者一曰英州觀音和尚者一曰韶州林泉和尚者一曰隨州雙泉師寬者一曰韶州雲門煦和尚者一曰益州香林澄遠者一曰南嶽般若啓柔者一曰筠州黃蘗法濟者一曰襄州洞山守初者一曰信州康國耀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豐禪師者一曰顥羅漢匡果者一曰鼎州滄谿璘和尚者一曰筠州洞山清稟者一曰蘄州北禪寂和尚者一曰泐潭道謙者一曰廬州南天王永平者一曰湖南永安朗禪師者一曰湖南潭明和尚者一曰金陵清凉明禪師者一曰金陵奉先深禪師者一曰西川青城乘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臻禪師者一曰興元普通封和尚者一曰韶州燈峯和尚者一曰韶州大梵圓和尚者一曰澧州藥山圓和

尚者一曰信州鵝湖雲震和尚者一曰廬山開先清耀者一曰襄州奉國清海者一曰韶州慈光和尚者一曰潭州保安師密者一曰洪州雲居山融禪師者一曰衡州大聖寺守賢者一曰廬州坫天王徽禪師者一曰郢州芭蕉山弘義者一曰眉州福化院光禪師者一曰廬州東天王廣慈者一曰信州西禪欽禪師者一曰江州慶雲眞禪師者一曰韶州雙峯慧眞者一曰雲門山法球者一曰韶州廣悟者一曰韶州長樂山政禪師者一曰韶州佛陀山遠禪師者一曰韶州鷲峯山韶禪師者一曰韶州淨源山眞禪師者一曰韶州月華山禪師者一曰韶州雙峯眞禪師者一曰隨州雙泉山郁禪師者一曰慈雲山深禪師者一曰廬州化城鑒禪師者一曰廬山護國禪師者一曰廬山慶雲禪師者一曰岳州永福朗禪師者一曰郢州趙横山禪師者一曰郢州綦子山庵主者一曰廬州南天三海禪師者一曰桂州覺華晉照者一曰盃州鐵幢覺禪師者一曰蘄州延長山禪師者一曰黄龍山禪師者一曰眉州西禪光禪師者一曰蘄州坫禪悟同者一曰舒州天柱山禪師者一曰韶州龍光山禪師者一曰覲州水精院宫禪師者一曰隋州智門山法覲者一曰雲門山朗上座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玄沙備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一十三人一曰漳州羅漢院桂琛者一曰福州安國慧球者一曰杭州天龍重機者一曰福州僊宗契符者一曰婺州國泰瑫禪師者一曰衡嶽南臺誠禪師者一曰福州白龍道希者一曰福州螺峯沖奥者一曰泉州睡龍和尚者一曰天台雲峯光緒者一曰福州大章山契如者一曰福州永興和尚者一曰天台國清師静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長慶稜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六人一曰泉州招慶道匡者一曰杭州龍華彦球者一曰杭州保安連禪師者一曰福州報慈光雲者一曰廬山開先紹宗者一曰婺州報恩寳資者一曰杭州傾心法瑫者一曰福州水陸供儼者一曰杭州廣嚴咸澤者一曰福州報慈慧朗者一曰福州長慶常慧者一曰福州石佛靜禪師者一曰處州翠峯從欣者一曰福州枕峯青換者一曰福州東禪契訥者一曰福州長慶弘辯者一曰福州東禪可隆者一曰福州僊宗守玭者一曰撫州永安懐烈者一曰福州閩山令含者一曰新羅龜山和尚者一曰吉州龍須山道殷者一曰福州祥光澄靜者一曰襄州鷲嶺明遠者一曰杭州報慈從瓌者一曰杭州龍華契盈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龍册寺道怤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越州清化山師訥者一曰衢州南禪遇緣者一曰復州資福智遠者一曰筠州洞山龜端者一曰温州景豐者

大鑒之八世曰信州鵝湖智孚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法進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漳州報恩懐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潭州妙濟師浩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鼓山神晏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一人一曰杭州天竺子儀者一曰

建州白雲智作者一曰福州鼓山智嚴者一曰福州龍山智嵩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彊禪師者一曰襄州定慧和尚者一曰福州鼓山清諤者一曰金陵淨德沖煦者一曰金陵報恩院清護者

大鑒之八世曰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台州瑞巖師進者一曰台州六通院志球者一曰杭州雲龍歸禪師者一曰杭州功臣道閑者一曰衢州鎮境遇緣者一曰福州報國照禪師者一曰台州白雲迺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明州翠巖令參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龍冊寺子興者一曰溫州佛嶼知默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安國弘瑫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福州白鹿師貴者一曰福州羅山義聰者一曰福州安國從貴者一曰福州怡山藏用者一曰福州永隆彥端者一曰福州林陽志端者一曰福州興聖滿禪師者一曰福州僊宗明禪師者一曰福州安國祥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三人一曰泉州招慶省僜者一曰漳州保福可儔者一曰舒州白水如新者一曰洪州漳江慧廉者一曰福州報慈文欽者一曰泉州萬安清運者一曰福州報恩熙禪師者一曰泉州鳳凰山從琛者一曰福州永隆瀛和尚者一曰洪州清泉山守清者一曰漳州報恩院行崇者一曰潭州嶽麓和尚者一曰德山德海者一曰洪州建山澄禪師者一曰福州康山契穩者一曰潭州延壽慧輪者一曰泉州西明琛禪師者一曰福州升山柔禪師者一曰福州枕峯和尚者一曰鼎州法操者一曰襄州鷲嶺和尚者一曰睦州敬連和尚者一曰潭州谷山句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南嶽金輪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衡嶽後金輪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漳州保福院清豁者

大鑒之八世曰隨州雙泉山永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廣州大通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南嶽橫龍和尚者一曰溫州瑞峯神祿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懷州玄泉彥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鄂州黃龍誨機者一曰洛京栢谷和尚者一曰池州和龍和尚者一曰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者一曰潞府妙勝玄密者

大鑒之八世曰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其所出法嗣十九人一曰洪州大寧隱微者一曰婺州明招德謙者一曰衡州華光範禪師者一曰福州羅山招孜者一曰西川慧禪師者一曰建州白雲令弇者一曰處州天竺義證者一曰吉州清平惟曠者一曰婺州金柱義昭者一曰潭州谷山和尚者一曰湖南道吾山從盛者一曰福州羅山義因者一曰灌州靈巖和尚者一曰吉州匡山和尚者一曰福州興聖重滿者一曰僊州寶應清進者一曰漢州綿竹縣定慧者一曰潭州龍會山鑒禪師者一曰安州穆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鼎州大龍山智洪者一曰襄州白馬山行靄者一曰郢州大陽山行沖者一曰安州白兆山懷楚者一曰四祖山清皎者一曰蘄州三角山志操者一曰晉州興教師普者一曰蘄州三角山真鑒者一曰郢州興陽和尚者一曰郴州東禪玄偕者一曰新羅國慧雲者一曰安州慧日院玄諤者一曰京兆大秦寺彥賓者

大鑒之八世曰韶州慧林鴻究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韶州靈瑞者

大鑒之八世曰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郢州興陽清讓者一曰洪州幽谷法滿者一曰郢州興陽義深者一曰芭蕉二世住遇者

大鑒之八世曰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吉州資福貞邃者一曰吉州福壽和尚者一曰潭州鹿苑和尚者一曰潭州報慈德韶者

大鑒之八世曰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汝州廣慧真禪師者一曰汝州首山省念者一曰鳳翔長興和尚者一曰潭州靈泉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藤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者一曰潭州雲蓋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袁州仰山良供者

大鑒之八世曰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廬山永安慧度者一曰撫州曹山義崇者一曰吉州禾山契雲者一曰漳州保福和尚者一曰洪州翠巖師陰者

大鑒之八世曰潭州雲蓋山景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衡嶽南臺藏禪師者一曰幽州拓水從實者一曰雲蓋山澄覺者

大鑒之八世曰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鄂州黃龍蘊和尚者一曰壽州洎山和尚者

大鑒之八世曰歸宗懷惲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歸宗第四世弘章者一曰歸宗巖寄者

大鑒之八世曰池州嵇山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隨州雙泉山道虔者

大鑒之八世曰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揚州風化院令崇者一曰澧州藥山忠彥者一曰梓州龍泉和尚者一曰雲居住緣者一曰雲居住滿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荷玉山福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筠州洞山道延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上藍慶禪師者一曰洞山敏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撫州金峯從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大寧神降者一曰澧州藥山彥禪師者

大鑒之八世曰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益州崇真者一曰鹿門第二世譚和尚者一曰襄州谷隱智靜者一曰廬山佛手巖行因者一曰襄州靈谿山明禪師者一曰洪州大安寺真上座者

大鑑之八世曰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嘉州東汀和尚者一曰雄州華嚴正慧者一曰泉州招慶院堅上座者
大鑑之八世曰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泉州龜洋慧忠者
大鑑之八世曰潭州報慈藏嶼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益州聖興存和尚者
大鑑之八世曰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洋州龍穴山和尚者一曰唐州大乘山和尚者一曰襄州延慶歸曉者一曰襄州含珠山眞和尚者一曰含珠山璋禪師者一曰含珠山偃和尚者
大鑑之八世曰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幷州廣福道隱者一曰紫陵第二世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大浪和尚者
大鑑之八世曰洪州同安威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陳州石鏡和尚者一曰中同安志禪師者
大鑑之八世曰襄州石門山獻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石門山第二出慧徹者
大鑑之八世曰襄州廣德義和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者一曰荊州上泉和尚者
大鑑之八世曰京兆香城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鄧州羅紋和尚者
大鑑之八世曰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西川德言者
大鑑之八世曰隨州護國守澄禪師其所出法嗣八人一曰隨州智門守欽者一曰護國第二世知遠者一曰大安山能和尚者一曰潁州薦福院思禪師者一曰潭州延壽和尚者一曰護國第三世志朗者一曰舒州香鑪峯瓊和尚者一曰京兆盤龍山滿和尚者
大鑑之八世曰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大明山和尚者
大鑑之八世曰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安州大安山興古者一曰蘄州烏牙山行朗者一曰虢州盧氏常禪師者
大鑑之八世曰鳳翔府青峯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西川靈龕和尚者一曰京兆紫閣山端已者一曰房州開山懷晝者一曰幽州傳法和尚者一曰益州淨衆歸信者一曰青峯第二世清勉者一曰鳳翔府長平山滿禪師者
大鑑之八世曰祥州大巖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邛州碧雲和尚者
大鑑之九世曰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汾州善昭者一曰襄州谷隱蘊聰者一曰幷州承天智嵩者一曰汝州廣惠元璉者一曰汝州葉縣歸省者一曰智門空和尚者
大鑑之九世曰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其所出法嗣七人一曰金陵清涼文益者一曰襄州清溪洪進者一曰金陵清涼休復者一曰撫州龍濟紹修者一曰杭州天龍守秀禪師者一曰潞州延慶傳殷者一曰衡嶽南臺守安者
大鑑之九世曰福州僊宗契符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曰福州僊宗洞明者一曰泉州
福清行欽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天龍重機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高麗雲嶽令光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泰瑫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曰婺州齊雲寶勝者
大鑒之九世曰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其
所出法嗣五人一曰福州廣平玄旨者一曰
福州白龍清慕者一曰福州靈峯志忌者一
曰福州東禪玄亮者一曰漳州報劬玄應者
大鑒之九世曰泉州招慶法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七人一曰泉州報恩宗顯者一曰金陵
龍光澄忙者一曰永興北院可休者一曰郴
州太平清海者一曰連州慈雲慧深者一曰
郢州興陽道欽者一曰漳州保福清溪者
大鑒之九世曰婺州報恩寶資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處州福林澄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處州翠峯欣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曰處州報恩守真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曰杭州龍華彥球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仁王院俊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漳州隆壽無逸者
大鑒之九世曰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歸宗道詮者一曰潭
州龍興裕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韶州白雲禪師其所出法嗣
六人一曰韶州大歷和尚者一曰連州寶華
和尚者一曰韶州月華和尚者一曰南雄州
地藏和尚者一曰英州樂淨含匡者一曰韶
州後白雲福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鼎州德山緣密禪師其所出
法嗣凡十有六人一曰潭州鹿苑文襲者一
曰澧州藥山可瓊者一曰南嶽勲禪師者一
曰文殊應真者一曰德山柔禪師者一曰鼎
州德山紹晏者一曰鼎州寛禪師者一曰鼎
州道禪師者一曰巴陵普禪師者一曰郴州
乾明自興者一曰渝州進雲山禪師者一曰
岳州乾普禪師者一曰興元府崇禪師者一
曰鄂州黃龍志愿者一曰峩嵋山承璟者一
曰益州東禪秀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其
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永康軍羅漢和尚者一
曰復州崇勝光祚者一曰永康軍青城香林
信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曰襄州洞山守初禪師其所出
法嗣七人一曰潭州道崧者一曰南嶽雅禪
師者一曰岳州睦禪師者一曰鄧州同禪師
者一曰韶州洪教禪師者一曰安州處瓊者
一曰潞州寶周者
大鑒之九世曰隨州龍居山明教寛禪師其
所出法嗣凡十有三人一曰五祖師戒者一
曰四祖山志諲者一曰蘄州廣教懷志者一
曰襄州興化奉能者一曰唐州天睦山慧滿
者一曰鄂州建福智同者一曰江陵府福昌
重善者一曰舒州龍門山仁永者一曰襄州
延慶本禪師者一曰唐州福安山惠珣者一
曰鼎州大龍山炳賢者一曰雙泉山瓊禪師

者一日嵓自上座者
大鑒之九世日韶州舜峯山韶禪師其所出
法嗣四人一日磈州桃園山曦朗者一日安
州法雲智善者一日韶州鄧林善志者一日
韶州大歷志聰者
大鑒之九世日隨州雙泉山郁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鼎州德山惠遠者一日襄州
含珠彬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日岳州巴陵鑒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日襄州順禪師者一日靈澄上座
者
大鑒之九世日金陵清凉山明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廬山崇勝御禪師者一日吉
州西峯谿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日雲居山深禪師其所出法嗣
一人日蓮華峯詳山主者
大鑒之九世日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其
所出法嗣二人一日蘄州三角志謙者一日
郢州興陽詞鐸者
大鑒之九世日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其所出
法嗣九人一日洛京紫盖善沼者一日眉州
黃龍繼達者一日棗木第二世和尚者一日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者一日嘉州黑水和
尚者一日鄂州黃龍智顒者一日眉州福昌
達和尚者一日常州慧山然和尚者一日洪
州雙嶺悟海者
大鑒之九世日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其所出
法嗣六人一日處州報恩契從者一日婺州
普照瑜和尚者一日婺州雙谿保初者一日
處州涌泉究和尚者一日衢州羅漢義和尚
者一日福州興聖調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日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日大龍山景如者一日大龍
山楚勛者一日興元府普通從善者
大鑒之九世日襄州白馬行靄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日白馬智倫者
大鑒之九世日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其所
出法嗣三人一日唐州保壽匡祐者一日蘄
州自南者一日果州永慶繼勳者
大鑒之九世日襄州谷隱智靜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谷隱知儼者一日襄州普寧
法顯者
大鑒之九世日廬山歸宗弘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日東京普淨常覺者
大鑒之九世日鳳翔府紫陵微禪師其所出
法嗣二人一日鳳翔府大朗和尚者一日潭
州新開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日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日石門紹遠者一日郢州靈
竹守珎者
大鑒之九世日洪州同安志禪師其所出法
嗣二人一日鼎州梁山緣觀者一日陳州靈
通者
大鑒之九世日襄州廣德延禪師其所出法
嗣一人日廣德周禪師者
大鑒之九世日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日潼州靈龕山和尚者
大鑒之九世日隋州護國知遠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日東京開寶常普者
大鑒之九世日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郢州大陽山警延者

大鑒之十世曰鼎州文殊山應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筠州洞山曉聰者

大鑒之十世曰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第二世黃龍和尚者

大鑒之十世金陵清涼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素有遠志戒後習毗尼於律師希覺傍探儒術而文藝可觀覺嘗目之曰此吾門之游夏也尋務宗乘遂詣福唐長慶法會居未幾已為其衆所推晚復游方途中遇雨與其侶漸憩其州西之地藏院因參琛禪師得了法要乃留庵於福之甘蔗洲後復為其侶挈游江表至臨川遂為郡人命居崇壽精舍自是學輩浸盛江南國主李氏聞其風遂請入都使領清涼大伽藍其國禮之愈重四方之徒歸之愈多逮今其言布於天下號為清涼之宗其所出法嗣凡六十三人一曰天台德韶國師者一曰杭州報恩寺慧明者一曰漳州羅漢智依者一曰金陵章義道欽者一曰金陵報恩匡逸者一曰金陵報慈文遂者一曰漳州羅漢守仁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道潛者一曰撫州黃山良匡者一曰杭州靈隱清聳者一曰金陵報恩玄則者一曰金陵報慈行言者一曰金陵淨德智筠者一曰高麗道峯慧炬國師者一曰金陵清源泰欽者一曰杭州寶塔寺紹巖者一曰金陵報恩法安者一曰撫州崇壽契稠者一曰雲居清錫者一曰百丈道常者一曰天台般若敬遵者一曰歸宗策真者一曰洪州同安紹顯者一曰廬山棲賢慧圓者一曰洪州觀音從顯者一曰廬州長安延規者一曰常州正勤希奉者一曰洛京興善棲倫者一曰洪州西興齊禪師者一曰潤州慈雲匡達者一曰蘇州薦福紹明一曰潭州古賢謹禪師者一曰宣州興福可勲者一曰洪州上藍守訥者一曰撫州覆船和尚者一曰杭州奉先法瓌者一曰廬山化城慧朗者一曰杭州永明寺達鴻者一曰高麗靈鑒者一曰荊門上泉和尚者一曰廬山大林僧遁者一曰池州仁王緣勝者一曰歸宗義柔者一曰泉州上方慧英者一曰荊州護國遇禪師者一曰饒州芝嶺照禪師者一曰歸宗師慧者一曰歸宗省一者一曰襄州延慶通性者一曰歸宗夢欽者一曰洪州舍利玄闡者一曰洪州永安明禪師者一曰洪州禪谿可莊者一曰潭州石霜爽禪師者一曰江西靈山和尚者一曰廬山佛手巖因禪師者一曰金陵保安止和尚者一曰昇州華嚴幽和尚者一曰袁州木平道達者一曰洪州大寧道邁者一曰楚州龍興德賓者一曰鄂州黃龍仁禪師者一曰洪州西山道聳者

大鑒之十世曰襄州清谿洪進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者一曰廬山圓通德緣者

大鑒之十世曰金陵清源休復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金陵奉先慧同者一曰廬山寶慶庵道習者

大鑒之十世曰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河東廣原和尚者

大鑒之十世曰衡嶽南臺寺守安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一曰襄州鷲嶺善美者一曰安
州慧日明禪師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報劬院玄應禪師其所
出法嗣一人曰報劬第一世仁義者
大鑒之十世曰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漳州龍壽法騫者
大鑒之十世曰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其所出
法嗣一人曰筠州九峯山守詮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天台山德韶國師其所出
法嗣凡五十有一人一曰杭州永明寺延壽
者一曰温州大寧可弘者一曰蘇州長壽朋
彥者一曰杭州五雲山志逢者一曰杭州報
恩法端者一曰杭州報恩紹安者一曰福州
之廣平守威者一曰杭州報恩永安者一曰
廣州光聖師護者一曰杭州奉先清昱者一
曰天台普聞智勤者一曰温州鴈蕩願齊者
一曰杭州普門希辯者一曰杭州光慶遇安
者一曰天台般若友蟾者一曰婺州智者全
肯者一曰福州玉泉義隆者一曰杭州龍册
曉榮者一曰杭州功臣慶蕭者一曰越州稱

心敬璡者一曰福州嚴峯師术者一曰潞州
華嚴慧達者一曰越州清泰道圓者一曰杭
州九曲慶祥者一曰杭州開化行明者一曰
越州開善義圓者一曰温州瑞鹿遇安者一
曰杭州龍華慧居者一曰婺州齊雲遇臻者（四八）
又一曰温州瑞鹿寺本先者一曰杭州報恩（二十）
德謙者一曰杭州靈隱處先者一曰天台善
建省義者一曰越州觀音安禪師者一曰婺
州仁壽澤禪師者一曰越州雲門重曜者一
曰越州大禹榮禪師者一曰越州地藏瓊禪
師者一曰杭州靈隱紹光者一曰杭州龍華
紹鑾者一曰越州碧泉行新者一曰越州象
田默禪師者一曰潤州登雲從堅者一曰越
州觀音朗禪師者一曰越州諸暨五峯和尚
者一曰越州何山道孜者一曰越州大禹自
廣者一曰筠州黄蘗師逸者一曰蘇州瑞光
清表者一曰杭州興教寺洪壽者一曰蘇州
承天道原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其
所出法嗣一人曰福州保明道誠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道場文遂禪師
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常州齊雲慧禪師者
一曰洪州雙嶺祥禪師者一曰洪州觀音真
禪師者一曰洪州龍沙茂禪師者一曰洪州
大寧奬禪師者（四八）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永明道潛禪師其所（二十一）
出法嗣三人一曰杭州千光王瓌省者一曰
衢州鎮境志澄者一曰明州崇福慶祥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其所
出法嗣九人一曰杭州功臣道慈者一曰秀
州羅漢願昭者一曰處州報恩師智者一曰
衢州瀫寧可先者一曰杭州光孝道端者一
曰杭州保清遇寧者一曰福州支提辯隆者
一曰杭州瑞龍希圓者一曰杭州國泰德文
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洪州百丈山道常禪師其
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廬山棲賢澄諟者一曰
蘇州萬壽德興者一曰越州雲門永禪師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廬山歸宗義柔禪師其所
出法嗣二人曰廬山羅漢行林者一曰杭州

功臣覺軻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慈行言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洪州雲居義能者一曰饒州杜禪清皎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金陵報恩法安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山棲賢道堅者一曰歸宗慧誠者
大鑒之十一世曰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廬州長安辦實者一曰雲蓋山用清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永明延壽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富陽子蒙者一曰杭州朝明院津禪師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蘇州長壽院朋彥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長壽第二世法齊者 迴八 二十二
大鑒之十二世曰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高麗國慧洪者一曰越州上林湖智者
大鑒之十二世曰雲居山眞如道齊禪師其所出法嗣九人一曰雲居契瑰者一曰杭州靈隱文勝者一曰台州瑞巖義海者一曰大梅居煦者一曰大梅保福居素者一曰荊門清谿清禪師者一曰雲門居曜者一曰雲居慧震者一曰廬山慧日智達者

評曰正宗至大鑒傳既廣而學者遂各務其師之說天下於是異焉競自爲家故有潙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臨濟云者有雲門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數而雲門臨濟法眼三家之徒於今尤盛潙仰已熄而曹洞者僅存綿綿然猶大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豈法有強弱也蓋後世相承得人與不得人耳書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傳法正宗記卷第八 迴八 二十三

音釋
㥉音敷 諤逆各切 煦吁句切 惲委粉切 虢古伯切 郴丑林切 踦於宜切 禔上紙切 熄悉即切滅也 忆公在胡改二切

傳法正宗記卷第九 迴九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　契嵩　編修

旁出略傳二百五人
宗證略傳十一人

旁出略傳并序

序曰旁出善知識者已載於他書此復見之 迴九 蓋以其皆出於正宗的庶雖異其法一也周封同姓之國以貴其宗親親之義則文武成康爲正方之大迦葉直下之相承者亦可知矣其傳起於末田底而止乎益州神會禪師者凡二百有五人

第二祖阿難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末田底迦者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其旁出法嗣一人曰達磨達者
師子之二世曰達磨達尊者罽賓國人也不詳姓氏初師其國之波梨迦尊者出家頗聰敏有智辯而德冠諸應眞之士及波梨迦之法離爲五家而尊者首冠於禪定宗晚與師子尊者辯論遂伏其道復宗之爲師及師子

遇害達磨達乃與其二弟子隱於其國之象白山年壽甚高出于常數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因陀羅者一曰瞿羅忌利婆者

評曰始愚未得證於出三藏記時有曰吾疑祖位至師子絕而其法普傳猶此六祖大鑒禪師不其然乎因嘗與其論曰夫祖位之絕蓋非常事前後賢聖亦當言之若此祖數止於大鑒者乃有般若多羅與夫達磨大士而預記之六祖雖各授其法亦有人焉若子所謂祖世絕於師子必何以證之其前祖孰嘗記耶而分傳法者果何人將之東乎非人則其法安得至此雖其旁出達磨達者自爲枝派其所出各不過四五人耳非普傳也亦未始聞其徒以法而東揚者苟以達磨達爲之普傳者則達磨達何乃獨指二十五祖曰我有同學號婆舍斯多先師預以法付之復授衣爲信已適南天竺也其他同學者曷棄而不言耶是不然也子宜以理求之不可恣其臆度曰若然則達磨達既宗師子安得不承之爲其正祖乃推於斯多乎曰此蓋聖人宜其機緣而命之祖矣亦以其悟之淺深而授之法印耳若五祖傳之大鑒而不付北秀不其然哉或者然之遂得僧祐之書而吾言甚驗不欲棄之因系達磨達傳後

師子尊者之三世曰因陀羅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達磨尸利帝者一曰那伽難提者一曰破擭求多羅者一曰婆羅婆提者

師子尊者之三世曰瞿羅忌利婆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波羅跋摩者一曰僧伽羅叉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達磨尸利帝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摩帝隸披羅者一曰訶利跋茂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破樓求多羅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和修盤頭者一曰達摩訶帝者一曰栴陀羅多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波羅跋摩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勒那多羅者一曰盤頭多羅者一曰婆羅婆多者

師子尊者之四世曰僧伽羅叉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眦舍也多羅者一曰眦樓羅多摩者一曰眦栗䍐多羅者一曰優波羶馱者一曰婆難提多者

二十八祖達磨尊者（此土之初祖也）旁出法嗣九人一曰有相宗首薩婆羅者一曰無相宗首波羅提者一曰定慧宗首婆蘭陀者一曰戒行宗首（名亡）一曰無得宗首寶靜者一曰寂靜宗首（名亡）一曰道育者一曰道副者一曰尼總持者

二十九祖慧可尊者（此土之二祖也）旁出法嗣三人一曰僧那者一曰向居士者一曰相州慧滿者

二十九祖之二世曰相州慧滿禪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峴山神定者一曰寶月禪師者一曰華閑居士者一曰大士化公者一曰和公者一曰廖居士者

二十九祖之三世華閑居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曇邃者

二十九祖之四世曰曇邃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延陵慧簡者一曰彭城慧瑳者一曰定林慧綱者

二十九祖之五世曰慧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六合大覺者
二十九祖之六世曰大覺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高郵曇影者
二十九祖之七世曰曇影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泰山明練者
二十九祖之八世曰明練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揚州靜泰者
三十一祖道信尊者（此土之四祖也）旁出法嗣一人曰牛頭法融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金陵牛頭法融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巖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慧方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慧方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法持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智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慧忠者

三十一祖之二世曰法融禪師旁出法嗣凡十人一曰金陵鍾山曇璀者一曰荊州大素者一曰幽棲月空者一曰白馬道演者一曰新安定莊者一曰彭城智瑳者一曰廣州道樹者一曰湖州智爽者一曰新州杜默者一曰上元智誠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巖禪師其旁出法嗣八人一曰東都鏡潭者一曰襄州志長者一曰益州瑞伏者一曰龍光龜仁者一曰襄陽辯才者一曰漢南法俊者一曰西川敏古者
三十一祖之三世曰智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定真者
三十一祖之四世曰定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如度者
三十一祖之五世曰法持禪師其旁出法嗣二人一曰牛頭玄素者一曰天柱弘仁者
三十一祖之六世曰智威禪師其旁出法嗣三人一曰宣州安國玄挺者一曰潤州鶴林玄素者一曰舒州天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慧忠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惟則者
三十一祖之七世曰玄素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徑山道欽者一曰金華曇益者一曰吳門圓鏡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徑山國一禪師道欽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鳥窠道林者一曰木渚山悟禪師者一曰青陽廣敷者一曰杭州巾子山崇慧者
三十一祖之八世曰天台佛窟岩惟則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天台雲居智禪師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杭州鳥窠道林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杭州招賢會通者一曰靈岩寶觀者
三十一祖之九世曰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三十三人一曰牛頭山道性者一曰江寧智燈者一曰解玄（解玄或山與寺名未詳）懷信者一曰鶴林全禪師者一曰牛頭大智者一曰明州觀宗者一曰牛頭智真者一曰白馬善道者一曰牛頭智真者一曰牛頭譚顒者一曰牛頭雲韜者一曰牛頭山嶷禪師者

一曰牛頭法衆者一曰江寧行應者一曰牛頭山惠良者一曰興善道融者一曰蔣山照明者一曰牛頭法燈者一曰牛頭定空者一曰牛頭山慧涉者一曰幽棲道遇者一曰牛頭山凝空者一曰蔣山道初者一曰幽棲藏禪師者一曰牛頭靈暉者一曰幽棲道穎者一曰牛頭巨英者一曰釋山法常者一曰龍門凝寂者一曰莊嚴遠禪師者一曰襄州道堅者一曰尼明悟者一曰居士殷淨者

三十一祖之十世曰慧涉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潤州棲霞清源者

第三十二祖弘忍尊者（此土五祖也）之旁出法嗣十有三人其一曰北宗神秀者一曰嵩嶽慧安者一曰蒙山道明者一曰揚州曇光者一曰隨州神慥者一曰金州法持者一曰資州智侁者一曰舒州法照者一曰越州義方者一曰枝江道俊者一曰常州玄賾者一曰越州僧達者一曰白松山劉主簿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神秀禪師其所出法嗣凡十有九人一曰五臺山巨方者一曰河中智封者一曰兖州降魔藏禪師者一曰壽州道樹者一曰淮南全植者一曰荊州辭朗者一曰嵩山普寂者一曰大佛香育者一曰西京義福者一曰忽雷澄禪師者一曰東京日禪師者一曰太原徧淨者一曰南岳元觀者一曰汝南杜禪師者一曰嵩山敬禪師者一曰京兆小福禪師者一曰晉州霍山觀禪師者一曰潤州崇珪者一曰安陸懷空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嵩嶽慧安國師其所出法嗣六人一曰洛京福先仁儉者一曰嵩嶽破竈墮者一曰嵩嶽元珪者一曰常山坦然者一曰鄴都圓寂者一曰西京道亮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蒙山道明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洪州崇寂者一曰江西環禪師者一曰撫州神正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隨州神慥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正壽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資州智侁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資州處寂者

三十二祖之二世曰玄賾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義興神斐者一曰湖州暢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降魔藏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西京寂滿者一曰西京定莊者一曰南嶽慧隱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荊州辭朗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紫金玄宗者一曰大梅車禪師者一曰塼界愼徽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嵩山普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凡二十四人一曰終南山惟政者一曰廣福慧空者一曰越州禪師者一曰襄州夾石思禪師者一曰明瓚者一曰敬愛眞禪師者一曰兖州守賢者一曰定州石藏者一曰南嶽澄心者一曰南嶽日照者一曰洛京幹禪師者一曰蘇州眞亮者一曰瓦官璿禪師者一曰弋陽法融者一曰廣陵演禪師者一曰陝州慧空者一曰洛京眞亮者一曰澤州亘月者一曰亳州曇眞者一曰都梁山崇演者一曰京兆澄禪師者一曰嵩陽寺一行者一曰京兆融禪師者一曰曹州定陶丁居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義福禪師其所出法嗣八人一曰大雄猛禪師者一曰西京大震動禪師者一曰神斐禪師者一曰西京大悲光禪師者一曰西京大隱者一曰定境者一曰道播者一曰玄證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南嶽元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神照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小福禪師其所出法嗣三人一曰京兆藍田深寂者一曰太白雲禪師者一曰東白山法超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霍山觀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峴山幽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西京道亮禪師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揚州大總管李孝逸者一曰工部尚書張錫者一曰國子祭酒崔融者一曰秘書監賀知章者一曰睦州刺史康詵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資州處寂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益州無相者一曰益州馬禪師者一曰超禪師者一曰梓州曉了者

三十二祖之三世曰義興斐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西京智游者一曰東都深智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興善惟政禪師其所出法嗣二人一曰衡州定心禪師者一曰志真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敬愛寺志真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嵩山照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墫界慎徽禪師其所出法嗣一人曰武誠禪師者

三十二祖之四世曰無相禪師其所出法嗣四人一曰益州無住者一曰荊州融禪師者一曰漢州王頭陀者一曰益州神會者

宗證略傳 并序

序曰涅槃曰復至他方有諸煩惱毒箭之處示現作祖為其療治又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上此吾道之有祖宗尚矣但支竺相遠傳之者不真致令聖人之德不甚明効加之暴君嫉善毀棄大教而佛子不善屬書妄謂其祖絕於二十四世乃生後世者之疑聖德益屈余嘗慨之適因治書乃得衆賢所道祖宗之事凡十家故并其人列為宗證傳云爾

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晤能通大小乘學其國號為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乎雒邑嘗與沙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經一日所館有白光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斂容曰此光乃我師鶴勒那入滅之相也衆異之遂以聞帝帝即命誌之其時已丑歲也尋游江南適值孫權稱王於建康方嚮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師鶴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心僧會曰鶴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過之者乎大力曰似我之儔三千若其穎達離倫唯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僧會遂引見於吳主稱道其異吳主乃問力曰孤忝此有土國祚其有幾何力遂說偈答之曰清宵喫飦雲間闕走十四年末必逢猪口當時權不曉其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吳久之及權死其子

亮即位益相見問而言皆有効驗大力尋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頗歎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曰光璨者賢於其衆能善遇之乃禮而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教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曰鶴勒那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持預其衆者寡不莊整然二大士俱得聖道而異德皆不可測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教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泉皆有驗効(事具其本傳)鶴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衆焚之將分去其舍利鶴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誡之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傳)光璨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曰十二年矣光璨曰西國歲曆頗與此同乎迦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遂說五天竺之曆數云云迦羅尋亦西還光璨即傳其事後之爲僧傳者得以書之

中天竺國沙門支彊梁樓者實得果不測之人也方前魏陳留王曹奐之世至洛初館于白馬寺蓋景元二年之辛巳也是時魏室方危奐輩憂之間支彊異僧數從問其國之盛衰支彊遂爲奐說偈曰二公賴虛位獼猴正當路五人抱一鷄鷄鳴猴不措及奐去支彊復說偈曰二人好好去兩兩歲平安女子生河內朱輪上進壇當時雖不曉其說而後皆驗之尋會曇諦康僧鎧曇松白延諸沙門翻譯衆經一曰支彊謂諸僧曰我在西時嘗往罽賓國至葱塗源入其象白山行之極遠俄見一茅茨居僧甚老有弟子事之我乃就而禮之因問之曰仁者居此幾久名字謂誰其僧曰我號達磨達者也本北天竺之人初從波梨迦比丘受學晚遇師子尊者爲之出世之師自彌羅崛王起難橫害師子而我遂隱此久已謝絕人世豈意復得與汝相遇然我素聞其名及是益更敬之復問師子尊者誠知其無辜被害然其所傳之法爲何宗乘方欲訪其端由而未嘗得之今幸遇仁者可得而聞乎達磨達曰昔如來用教乘而普傳衆聖獨以最上乘心印微妙正法付囑摩訶迦葉迭傳至我師子尊者然師子知其自不免難方其存時預以付我同學號婆舍斯多者復授衣爲信斯多當時遵師之命即往化於南天竺支彊然之曰我亦嘗會是師(婆舍斯多也)於南印度因以祖事與諸沙門譯之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彊梁樓之所譯也

中天竺國沙門婆羅芬多者亦神異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爲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及晉武大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迦勝甚器重之雖外道彊辯者皆亦屈伏

與王辯其苑中業泉國人異之復號爲婆羅多那（事見本傳）其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說誠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寺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于世（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彊之前爲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佛駄跋陀羅天竺人也此云覺賢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之後少時出家本國度爲沙彌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極聰明隷業習誦凡一日敵衆人一月所爲尤以禪業自任嘗與僧伽達多共游罽賓國達多始未測其人一日達多禪坐於密室忽睹跋陀在前驚而問曰何來跋陀曰暫往兜率致敬彌勒即隱不見達多異之他日以是問之乃知其已得不還果會秦僧智嚴同在罽賓嚴因懇請跋陀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其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因謂智嚴曰弘持禪法跋陀其人也遂與智嚴東來初至長安與羅什相遇甚善嘗謂什公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特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跋陀議論多高簡頗爲什之徒所忌其後因自言玄見五舶自其國來其弟子復言自得阿那含果跋陀不即驗問以此致謗秦僧以跋陀爲誑衆遂擯之不容同處跋陀即日與其弟子慧觀等出關南適廬山而慧遠法師素聞其名見跋陀至待之甚善因致書秦王爲其解擯遂請跋陀出其禪經同譯譯成遠爲之序因問跋陀曰天竺傳法諸祖凡有幾何跋陀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號不如密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般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盛行教化吾嘗遇之（般若尚在達磨多羅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寶林傳所稱跋陀說其祖事與此並同）會其西之江陵遠公未及以之爲書跋陀後會劉太尉裕罷鎮荊州相將同還都下住道場寺卒於本寺當元嘉六年春秋七十有一

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録曰婆羅多羅（二十五祖）弗若密多（二十六祖）不若多羅（二十七祖）達磨多羅（二十八祖）祐尋終於梁

罽賓沙門那連耶舍者以東魏孝靜之世至于鄴都專務翻譯及高氏更魏稱齊耶舍乃益譯出衆經初與處士萬天懿者共譯出尊勝菩薩無量門陀羅尼經天懿嘗問耶舍曰西土頗有大士奉此教乎耶舍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皆亦受持然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所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此明帝正光元年至此雒陽其人亦善此經萬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說偈而答天懿曰尊勝今藏古無肱又有肱龍來方受寶奉物復嫌名天懿復問如前耶舍又說偈曰初首不稱名風狂又有聲人來不喜見白寶初平平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自起求無礙師傳我設繩路上逢僧禮脚下六支生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三四金無我隅水受心燈尊號過諸量徒瞋不起憎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奉物何曾奉言勤又不勤唯書四句偈將勸瑞田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心裏能藏事說向漢江濱湖波

探一月將照二三人天懿復問耶舍復說偈曰領得珍勤語離鄉日日數来梁移近路餘箅脚天徒天懿復問耶舍曰前所記者將有國德間生吾不復語然其後之事為汝并以六偈記之其一曰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乇分其二曰靈集媿天恩生牙二六人法中無氣味石上有功勳其三曰本是大蟲男迴成師子談官家封馬嶺同詳三十三其四曰九女出人倫八箇絕婚姻朽床添六脚心祖衆中尊其五曰走戊與

潮隣媥烏子出身二天雖有感三化寂無塵其六曰說少何曾少言流又不流草若除其首三四繼門修復謂天懿曰吾滅度後凡二百八十年是國有大王者善治其民風俗安樂前之所記賢聖相次皆出大益群品然因一勝師始開其甘露門而致後如此萬天懿即從耶舍譯其讖偈耶舍復出其所謂二十七祖與般若多羅之繼世弟子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之事者與天懿正之亡當時為書之名耶舍尋悠然獨往廬山遂入滅於山中其後梁簡文帝聞之因使臣劉縣運往齊取其書歸國詔沙門寶唱編入續法記梁簡文當齊有國万一歲餘即崩然其死既在賊臣暴亂之際乃擬求法事那豈先此因使北聘已得是書乎又不見寶唱作續法記年月尚缺之但取其文字自北而傳南其來有因且從舊錄而筆之耳然自七佛至乎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蓋此那連耶舍之所譯也西域沙門揵那者不知其果何國人亦不詳何時至於中國也唐天寶中會河南尹李常者得三祖璨大師舍利遂集沙門於其家置齋落之而揵那與馬李常因問揵那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揵那曰自迦葉且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之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有三十七世常又問席間他僧曰余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其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適有六祖弟子曰智本禪師者對曰斯蓋後魏之世佛法毀廢當時沙門有曰曇曜者於倉卒間單錄諸祖名目不暇全寫懷之亡于山澤及魏之文成復教前後歷三十載至孝文帝之世曇曜乃進為僧統尋出其事授衆沙門修之目為付法藏傳其差悞亡逸始自曇曜之所致也揵那後不知所終

裴休字公美事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衔史大夫同平章事號為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達磨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為六祖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衔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昫卒於

宋太保

傳法正宗記卷第九

音釋

慥(七到切)　侁(所臻切)　頙(士革切)　亳(音泊)　雒(歷各切與洛同)　媥(匹逸切)　眴(吁句切)

傳法正宗定祖圖卷第一(并序)　迴十

宋鐔津東山沙門臣僧契嵩撰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一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諜差謬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眞遂不諒紛然異論古今頗爾契嵩平生以此爲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其書垂出會須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諭上意契嵩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爲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爲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源天地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戒定慧者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眞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浸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唯萬世佛氏之徒之大幸也亦天地生靈者之大幸也契嵩因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舊事推衍上聖意仰箋乎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傳乃眞君廢教之後缺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乎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著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現之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睿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爲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乎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乎諸祖之左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序

始祖釋迦牟尼佛示生於中天竺國爲淨飯聖王之子尋捨轉

輪聖王位出家成無上道轉大法輪其後七十九歲垂般涅槃乃以其大法印付其高第弟子摩訶迦葉并勅阿難副貳傳化

復以金縷僧伽梨衣令大迦葉轉付當來補處彌勒佛其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令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第一祖摩訶迦葉本摩竭陀國人出於婆羅門氏其形金色先捨家入山以頭陀法自修及會佛出世遂歸之為師佛般涅槃之後乃命衆阿羅漢與結集法藏其後持佛衣將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下生乃以其法印傳之阿難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第二祖阿難姓刹帝利斛飯王子釋迦如來之從弟慕佛出家為佛侍者總持第一傳佛所說之法若水傳器未嘗忘逸及其欲赴滅度乃以法付其弟子商那和修又囑罽賓末田底迦者說偈曰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第三祖商那和修亦曰舍那婆斯摩突羅國人姓毗舍多氏在母之胎六年生有自然之服隨身而長出家為阿難之徒預受佛記居優留荼伽藍先伏其地之二火龍然後領衆處之及其將入涅槃乃以法付其弟子優波毱多說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第四祖優波毱多吒利國人姓首陀氏師商那和修出家得道有異迹號為無相好佛度人最衆所記其人籌數盈溢石室將入滅遂以法付其弟子提多迦說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第五祖提多迦摩伽國人其姓則未詳初從毱多尊者出家行化至中印土會大仙者彌遮迦自説夙縁求爲其徒及將入滅乃以法付彌遮迦説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第六祖彌遮迦中印土人姓則未詳初厭仙術求師提多迦出家學佛既而證果行化至北天竺得異人婆須蜜爲其説佛昔嘗記汝將紹祖位即攝受爲之弟子將般涅槃乃以法付婆須蜜説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説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第七祖婆須蜜北天竺國人姓頗羅墮氏始常服淨衣持一酒器神氣自若人皆不測及遇彌遮迦顯其夙因遂投器從之出家證道納戒行化至迦摩羅國以論議服佛陀難提爲之弟子將入涅槃乃以法付之説偈曰

心同虚空界　示等虚空法
證得虚空時　無是無非法

第八祖佛陀難提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生而頂有肉髻性大聰明能一覧悉記其齒已四十歲會婆須蜜來其本國乃慕其説法從之出家得道納戒亦務遊化至提伽國得奇人伏馱蜜多爲之弟子臨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説偈曰

虚空無内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虚空故　是達眞如理

第九祖伏馱蜜多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氏生已五十歲未口未嘗言足未嘗履遇佛陀難提至其舍父母將以見之既見難提忽自發語趨其前而行即願師之出家尋亦成道戒已遊化至中印土得香蓋長者子即脇尊者也以爲弟子將滅度遂以法付之説偈曰

眞理本無名　因名顯眞理
受得眞實法　非眞亦非僞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土人在胎凡六十六年乃生因名難生多有異迹會佛陀難提至其國父香蓋携詣之求與攝受及爲比丘修潔精苦晝夜脇不至席故號脇尊者遊化至花氏國先示瑞相後果得富那夜奢出家爲之弟子及其垂滅乃以法付之説偈曰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説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花氏國人姓瞿曇氏生有道性自知當遇聖師及脇尊者至其國乃詣其法會語論相契即從之出家得道遊化至波羅奈國得馬鳴爲弟子然正合佛記及臨入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第十二祖馬鳴波羅奈國人未詳其姓氏初從富那夜奢出家得戒其師爲說夙緣曰汝昔嘗化彼一國之人裸形如馬而其人悲鳴戀汝之德因是號汝馬鳴也遊化至花氏國遂降迦毗摩羅大魔即摧伏爲之弟子乘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花氏國人未詳其姓氏初爲外道有大幻術因詣馬鳴較法不勝遂爲其徒得道戒已亦遊化至

廻十　八

西天竺降大火龍因之得龍樹爲之弟子將滅乃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第十四祖龍樹西天竺國人未詳其姓氏大聰慧世學無所不通其國有山名龍勝其山先有神龍所居有巨樹能蔭衆龍及龍樹有所感悟意欲出家遂入其山依樹修行已能爲群龍宣說佛法迦毗摩羅知其名乃來就見龍樹遂禮之爲師納戒道化至南天竺得迦那提婆乘滅度以其法付之說偈曰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嗔亦無喜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國人姓毗舍羅會龍樹至其家及門龍樹先遣以滿鉢水置其前那提即以一針投之水中遂師龍樹出家爲其高

廻十　九

足弟子其後行化至迦毗羅國得羅睺羅多爲徒將入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迦毗羅國人姓梵摩氏既遇提婆得明其家樹耳之緣即師之出家悟法有異迹其後統徒遊化至室羅筏城以佛記訪僧伽難提尋亦得其出家爲弟子將般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室羅筏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之子謂是昔安羅王佛也示生王家遂於王宮落髮受戒尋出其國之名山石室修禪會羅睺羅多至其禪所因伏膺益求法要羅多即以法傳之後往摩提國尋羅多所記嗣法之者乃得伽耶舍多入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花果亦復爾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摩提國人姓鬱頭藍氏平生尤多奇迹會僧伽難提來其舍相求因師而出家納戒即得付法遊化至月支國遇鳩摩羅多為說其家異大之緣及原吉夢鳩摩羅多即師之出家將入涅槃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月支國人姓婆羅門氏夙稱不測之人以緣示生於此尋得師伽耶舍多出家傳法行化至中天竺得闍夜多為其弟子將滅乃以法付之說偈曰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第二十祖闍夜多北天竺人未詳其姓氏會鳩摩羅多至其本國聞其所說業通三世感悟從之出家得法乃遊化諸國至羅閱城得婆修槃頭比丘為徒將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第二十一祖婆修槃頭羅閱國人姓毗舍佉氏在胎嘗有聖僧以其夙緣告其父母及生大異稍長從光度羅漢出家慕飲光修杜多行尋會闍夜多得傳大法遊化至那提國得摩拏羅為徒將滅以法付之說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那提國人姓刹帝利乃其國王之子也有大神力父王命師婆修槃頭出家已得戒付法遊化自西天竺以神通自舉至月支國得鶴勒那比丘即以法付之尋般涅槃其付法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月支國人姓婆羅門氏在胎及生頗有異迹尋從羅漢比丘出家納戒常於林間誦經以夙因緣感群鶴依之故得其號既因摩拏羅得法遊化至中天竺
四十　十二
國得師子比丘爲其徒將滅以法付之復誡之曰汝往他國其國有難而累在汝躬慎早付授無令斷絶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説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説知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中天竺國人姓婆羅門氏少已出家習定晚又師鶴勒那得付大法往化於罽賓國先化正他宗者如達磨達等甚衆後得長者子斯多決其搓珠之緣遂受之出家以其夙緣特加其名曰婆舍斯多斯多戒已師子乃謂曰適觀此國將加難於我我豈苟免而吾所傳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宜奉之即去自務傳化或有疑者即以吾僧伽梨衣爲信説偈曰
正説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氏（方言不同本作凡三出其名）生有異迹既遇師子與辯其夙緣乃爲其徒師子知自有難遂預以法付之斯多即去歷中天竺南印土所化多有
四十　十三
興事遂得南天竺國王之子不如蜜多爲之弟子與之逐其前所化境將滅以法付之説偈曰
聖人説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南天竺國人姓刹帝利亦多異迹以太子從婆舍斯多出家得果尋從斯多出宮乃得付法遊化至東天竺得聖童子瓔珞出家爲徒改名般若多羅謂是大勢至菩薩王迹將入滅乃以法付之説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天竺國人姓婆羅門氏初以童子遇不如蜜多其聖迹既顯遂從之出家納戒得傳法印遊化南天竺國得其國王之子菩提多羅爲之弟子改其法名曰菩提達磨此後更四十餘載入滅乃以法付之説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其名有時代不同故有□名畢六般凡三四説）南天竺國人姓刹帝利蓋其國王之子也從般若多羅出家得其付法謂是觀音菩薩之所垂迹其後六十七年乃以法東來震旦其所傳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資文字初至梁
四十　十四
以其機緣不契乃往北魏止於嵩少九年方得慧可從其求道其後果以大法付慧可并衣鉢爲信乃爲此土傳法之初祖也後去少林而示滅度其傳法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九祖慧可武牢人姓姬氏三十捐世書出家尋得戒三十二以異夢辭其本師混迹於京洛遇達磨大師乃立雪斷臂求法印果得其傳投因為易名遂為衆之所歸尋得三祖僧璨為之弟子以法付之卻往鄴都償其夙累其傳法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　花亦不曾生

第三十祖僧璨不知其何許人初以處士見慧可尊者不稱姓名因問法發悟乃師之出家遂命今法名納戒可祖乃以法付之去隱舒州皖公山三十載方為衆所歸尋得道信以沙彌師之道信既納戒即以法付之其後子然乃南遊于羅浮山其傳法偈曰

四十　十五

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
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第三十一祖道信蘄陽人姓司馬氏以穎悟得法於三祖至唐初乃居蘄之雙峯山途中得奇童度為弟子遂名之曰弘忍尋以法并前祖信衣付之後乃滅度其傳法偈曰

花種有生性　因地花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蘄陽黃梅人姓周氏生有殊相有賢者見之曰此具大人相所不及如來者七種耳師四祖道信出家納戒尋得其付法繼居破頭山（今雙峯是）教化大盛咸亨中客有盧居士自稱慧能自嶺南而來趨其法會忍祖器之以其所呈法偈遂以居士傳法并以衣鉢說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第三十三祖慧能新州新興人姓盧氏初以至孝事母家貧以鬻薪為資因聞商客誦經乃知五祖弘忍傳佛心印遂備資與母辭去就黃梅以求其法見五祖相契鷄以居士受法南還廣州落髮於法性寺得具戒後居韶陽曹侯溪大為四衆所歸方以其法普傳前祖所授衣鉢則置之於其所居之寺其後說偈示徒以顯其法偈曰

四十　十六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花情已　菩提果自成

竺大力者第二十三祖鶴勒那之弟子也以漢獻帝之世至于洛邑後乃適吳與康僧會相遇僧會嘗問大力曰仁者師誰曰吾師鶴勒那僧會曰鶴勒之徒如仁者幾何人復有過之者耶大力曰似我者三千若其穎出但一上人耳其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我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佛馱跋陁天竺人也本姓釋迦氏甘露飯王之後也初會秦僧智嚴於罽賓國乃懇請跋陁偕來諸夏傳授禪法初至長安其後乃之

廬山遠出其禪經與遠公同譯譯成遠公爲之序嘗謂遠公曰西土傳法祖師自大迦葉直下相承凡有二十七人其二十六祖近世滅度名不如蜜多者所出其繼世弟子曰不若多羅者方在南天竺國行其教化（達磨未繼世作祖故未稱之）故其禪經曰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云云）乃至不如蜜多諸持法人以此慧燈次第相傳我今如其所明而說是義所聞者即達磨多羅也後爲二十八祖故遠公序曰達磨多羅西域之儁禪訓之宗寶林傳所謂跋陀嘗與遠公言其傳法諸祖世數固驗於禪經矣愚考其翻譯禪經之時乃先於付法藏傳六十二年而已有二十八祖而付傳輒出魏氏毀教之後但列二十四世安斷其相付法人於此便絕反于禪經豈其欲有所欺乎愚正宗論嘗指其傳之非詳矣然其謬書可焚也

曇摩迦羅者中印土人以魏黃初壬寅三年至于許昌許昌僧光璨嘗問曰西國有何勝師以何法住持迦羅曰西土凡有二大士一曰摩拏羅（二十二祖也）一曰鶴勒那（二十三祖也）皆傳正法以法住持其一化西印土其一化中天竺國僧祐者本齊人歸梁以持律知名嘗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相承傳目錄曰婆羅多羅（二十五祖）弗若蜜多（二十六祖）不若多羅（二十七祖）達磨多羅（二十八祖）祐吾終於梁也

支強梁樓者中天竺國人也以前魏陳留王世至洛陽與曇諦康僧鎧（卑）譯經因謂諸僧曰我昔在西域嘗往罽賓國至慈塗源入其象白山見達磨達年壽甚高謂其得法之師師子尊者嘗爲彌羅崛王起難橫害先難預以其相承大迦葉所傳佛之心印妙法付其同學（達磨達同學）號婆舍斯多也（二十五祖也）復授衣爲信其時即遣往化於南天竺國支強自謂亦相識婆舍斯多然諸祖事迹自七佛以來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乃此支強之所譯也

那連耶舍者罽賓國人也以東魏孝靜之世至于鄴都初與處士萬天懿譯出尊勝陀羅尼後因謂天懿曰西國諸祖二十七大士亦受持此經然二十七祖號般若多羅其所出繼世弟子曰達磨多羅者昔當魏明帝世正光元年至于洛陽其人亦喜此經萬天懿曰然此大士我亦聞其當於祖位傳佛正法不悉其後復有繼之者乎耶舍遂以偈荅之其說皆隱語凡自七佛至二十七祖與達磨二十八祖傳受之事蓋此耶舍之所譯也

波羅芬多者中天竺人也以前魏廢帝齊王之嘉平二年來洛陽至晉太始三載其弟子摩伽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時頗遊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辜爲其國王所害是否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伽陀曰然師子害死至今二十三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聞之汝言驗矣當時好事者即書留于白馬寺後有玄朗法師者得於其寺乃傳於世

揵那者不知其西域何國人也未詳何時至諸夏唐天寶中與河南尹李常者相會常問曰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揵那曰自大迦葉直

至般若多羅凡有二十七祖（不言達磨以其爲此土初祖也若總以西土言之乃有二十八祖也）若敘師子尊者旁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時慶三祖璨師舍利作齋）不括橫枝凡有三十一世常又問他僧曰余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其枝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此何以然時有六祖弟子曰智本禪師對曰斯蓋後魏之時佛法毀廢當時有僧曇曜於倉卒間單録諸祖名目不暇備寫懷之亡於山谷後三十餘年當其君孝文帝之世曜出之與衆絹綴爲付法藏傳其差悞亡失事實乃曇曜之所致也然愚嘗考曇曜輩所爲付法藏傳其文誠類單録自彌遮多迦至乎師子羅漢凡七祖師最缺殊無本末亦李常所謂祖圖但空有其名者此是也

裴休字公美自唐會昌中以兵部侍郎御史大夫同平章事號爲名相撰圭峯密師傳法碑曰釋迦如來最後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自大迦葉至於達磨凡二十八世達磨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爲六祖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天祐中始以軍事衙推仕及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又監修國史故其撰唐書神秀傳曰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國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初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迴見之門徒發其墓但見衣履而已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神秀昫卒於宋太保

傳法正宗記定祖圖卷第一

音釋

瞹（於代切曖昧不明也）　㦟（呼玩切漫㦟不分別也）　儁（祖峻切與俊同）

鎧（口亥切）　揵（巨焉切）

輔教編卷上　溪一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原教

勸書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牧者醫者

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犲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輙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己輙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脫

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跡也以跡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跡出於理而理祖乎跡跡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跡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

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跡之紛紛也曷不為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養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

乎佛亦有情耶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耶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亦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蚑無動植佛皆欲而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獨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甞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謗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讎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癖耳佛豈苟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甞不存其君臣父子耶豈妨人所生養之道耶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感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之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颸風颼颼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甞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

已矣何必茍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加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茍其相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茍存惡之而茍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耶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絶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群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茍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侫善輙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訩訩然誣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茍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覩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耶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耶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耶佛之見既遠而其知故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曰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茍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

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德嗚呼余爲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猒耶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耶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耶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

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盎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二教加於四民而爲竊然耶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爲世之憂太過爲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爲虛張耶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恡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傚其所以爲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爲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下

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也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耶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開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云佛世逾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耶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可尚也然則三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爲優乎曰叟愚也若三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輙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未頗存意不已而言之三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

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沿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猒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即爲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爲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爲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茍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乃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爲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日爲善物於此爲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爲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耶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愧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爲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

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耶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譏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問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耶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鑑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故吾謂三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爲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曰佛爲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爲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固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猒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尊於佛而相贊之者繇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爲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

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耶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甍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勳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羣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記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傳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耶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盍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亦家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耶於此吾盍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始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耶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輿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豁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淨而所治皆有名跡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以然蓋朱君善方脈嘗師魯疾革而范希文命

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汭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隣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與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泯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心而爲人耶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嶒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喻適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因至妙焉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爲彼已昧者也

輔教編卷上

音釋

鐔（徐心切鐔津地名）窺（缺規切小視也）膠（居肴切膠擾不通也）擾（如[illegible]）瘦[illegible]　揣[illegible]　瘵[illegible]　膳[illegible]　燼（徐刃切火餘也）眇（亡沼切）驟[illegible]　恚（於避切恨怒也）掖[illegible]　癖[illegible]疾也

輔教編卷中　潔二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廣原教（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爲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爲教之大本雖槩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爲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爲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爲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辯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識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三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跡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羣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

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也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羣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開漸預漸而開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趣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興夫信者爲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偏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

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睿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爲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跡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天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降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也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佛儒者耶夫含

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

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與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羣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愼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有若不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氂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爲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茍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性出乎情情隱乎性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爲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而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爲僞爲識得之則爲愛爲惠爲親親爲疏疏爲或善爲或惡失之則爲欺爲狡爲凶爲不遜爲貪爲溺嗜欲爲喪心爲滅性夫性也爲眞爲如爲至爲無邪爲清爲靜近之則爲賢爲正人遠之則爲聖神爲大聖人聖人以性爲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柬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甌之間不亦然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爲理也幽感之爲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愼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爲其因應爲其果因果形像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還重乎不可卻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

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天物不合圍不掩羣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羣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辦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辦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大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脩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為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卹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

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令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跡其跡形跡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而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以戒字無）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槩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跡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跡也聖人垂跡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跡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愚不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罰不中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昔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

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饗全一畬之命爲之修乎帝撫机稱之曰俗迹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夫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爲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跡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暗乎理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絶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生生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致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擧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擧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爲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爲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悋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爲福不善心感之則爲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爲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平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爲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弁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爲性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溽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

懸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辯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羣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爲恥其窶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作嫳)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遊塵視物色若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輿儓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不爲孤其羣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比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纍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木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凰鳳凰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御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槩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耶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甞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法

茫然夂乎吾人儌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
之天下相習㳂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
人不復出其孰爲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
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
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
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
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
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碧不
亦不知窒其漸道碧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
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
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
則吾不知其所以爲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
㳂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
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
錄國朝㳂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
夫古今㳂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
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
也愼之乎愼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

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
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
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
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
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
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緼也識之所自出
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
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
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爲聖
人之果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
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
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
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而字是故指修
莫若乎因㓕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
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
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
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
不必因而罔㝠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
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
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
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
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乎天下
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
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何以
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
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
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
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
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
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
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聞
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
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
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
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
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曰覺而未始覺覺猶夢
曉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
而趨之欲其至之夫謂佛何拒而詘之爲家

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感亦盛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闕闕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佛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跡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邢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跡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跡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跡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跡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跡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爲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老曰儒其心則一其跡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爲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爲其教者也聖人各爲其教故其教人爲善之方有淺有奧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三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爲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爲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不可無老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跡也爲之者或無之字

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跡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知三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輔教編卷中

二十一

音釋

滂礴（礴白各切旁礴廣被也）夥（胡果切盛多貌）醯鷄（醯馨兮切醯鷄蠛蠓也）礪（力制切砥石也）卹（雪律切憂卹也）睽（頃畦切乖也）机（举蚕切余）婪（盧含切貪也）丐（居太切乞也）嫗（委羽切嫗煦也以氣曰煦以體曰嫗）儓（堂來切輿儓庸賤之稱）儌倖（儌堅堯切倖下耿切謂不當得而得曰儌倖）沓（達合切重也）窒（陟栗切塞也）砳（力灼切）糅（女又切雜也）

輔教編卷下 溪三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孝論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元在嘉祐集中）

孝論（并敘一十三篇）

敘曰夫孝三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甞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為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故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甞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為善微戒善何生耶為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

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唯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為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

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為孝而無効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為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為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暗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為遠而孰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孰為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眾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為道乎是故聖人之為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為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為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

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為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為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耶不唯不見其心抑亦辜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

之其無信者可稍異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爲孝而不以佛爲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噫吳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溢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嘘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久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遂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鄰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爲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爲善不大而爲孝小也佛之爲道也視人之親猶已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已之生也故其爲善則昆蟲悉懷爲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爲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爲大顯其親德爲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于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

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鄉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眈然而豈見聖人爲孝之深緲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耶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爲母儲殆欲爲備以取貲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丕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事而丕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丕即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丕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敎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絰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舁或導大聖人也夫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犍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耶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犍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降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趣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擗膺大呼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稱經者自法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

以宣其心也何心耶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諡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祕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刹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猒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耶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

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暗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輙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跡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跡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跡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跡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

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諍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小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諍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藹如也

至人頹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因修因證因因因果穿鑿叢脞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響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耶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其所至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

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謂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歆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虻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為之謂也有為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諸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跡權之所以攝末而趣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羣生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羣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羣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緣乎而秦人以為大甚徑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乎影響即礙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喻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睎指而不睎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爾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不其然乎

輔教編卷下

音釋

剽匹妙切劫也 漣陵延切泣貌 譎古穴切詐也 溥滂五切協也
瀝郎狄切浚也 莝粗卧切 萎 䀮呼光切
月不明也 繚 經 踊
余隴切跳也 舁羊諸切共舉也 揵音乾 錐朱惟切如鑽者 叢
脞取果切叢脞細碎無大畧也 懵呼比切心不明也 曖於代切暁曖不明貌
慱音團揣度也 湊千候切趣也 陶徒刀切 眩熒絹切目無常主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序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耿延禧撰

佛以一音而演說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諸佛此一音六代祖師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乃此一音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亦此一音以至風動材響泉鳴谷應亦此音雷霆霹靂雨雹交横亦此音人語市聲鵯鳩蛇蟲倉庚寒蟬亦此音麻三斤庭前栢樹子得髓得皮老兄未徹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觀音胡餅却是饅頭無非此音以至一切語言銅鏵盛油銀椀盛雪鷓鴣啼華珊瑚撐月不落不昧通身徧身將心與汝安吸盡西江水亦無非此音不作此音會而作語言讚誚妄生分別無有是處昔楊岐以此音篇鼓天下至圓悟大禪師此音益震師因頻呼小玉之音與檀郎認得之音然後大唱此音不數德山歌壓倒雲門曲凡棲子我若無心之音及盤山紅輪西去之音皆當立下風盡是老凍膿所以於建炎中興天子前奏此一音四海寂默而無敢鳴雲居安樂堂上擅此一音衆人憎嫉而無敢和且道此老子秉誰恩力得恁麼奇特昔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乃曰今之歌者其誰乎是亦此音而世未之知也圓悟老師其知之矣予蚤事佛鑑晚見老師叩此一音更無別調學徒若平亦唱師家曲者集師語要將以刊行求爲序篇以冠卷首若知此音則圓悟老師功不浪施若不知此音而以語言文字求會解者是人行邪道不能見老師云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序

圓悟禪師克勤嘗被遇今上皇帝對揚正法眼藏其道盛行僧若平鳩工聚材欲以師法語傳諸天下以待後學託嚴州天寧老元弼丐予爲敘吁此果師之本旨哉予聞師常假處一室坐斷語言轉無上法輪不容擬議揚眉開口立便喪身纔涉廉纖老拳隨起每舉到不與萬法爲侶公案已是拖泥帶水落第

二義今乃欲裒集其平昔咳唾之音鋪陳而揄揚之師其閒而有不釋然者乎雖然師之不得已而有言我知之矣譬彼時雨隨物濟潤遐陬僻處枯根蟲芽若大若小各各霑足而太虛空本自無相亦無有作覬覽于斯者宜得之言意之表此集之行在在處處當有神物護持云紹興四年二月日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南陽郡開國侯張浚序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一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成都府崇寧萬壽禪寺師在昭覺初受六祖請拈帖示衆云幸自無事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然禍不入慎家之門且作麼生斷這公案會麼兵隨印轉請維那剖露

舉法衣云古人事不獲已掛弊垢衣如今推免不下入這群隊去也大庾嶺頭藏不得如今也要大家知

指法座云盡十方都是箇寶華王座長在裏許又何須特地車不橫推理不曲斷

陞座乃云蝸牛角上三千界雲月溪山共一家既爾業緣無避處不如隨分納些些一不做二不休還有共相建立底麼僧問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未審如何師云兩箇無孔鐵槌進云把斷要津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百雜碎進云恁麼則如龍得水去也師云知則得問承師有言如今也要大家知未審知箇什麼師云風行草偃進云恁麼則恩深無語懷抱分明師云分明底事又作麼生僧云通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蹤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云待儞脫卻業識來向儞道進云業識已脫請師指示師云種穀不生豆問寶劍出匣海蚌初開向上宗乘乞師直指師云橫按鏌鎁全正令進云恁麼則坐斷十方去也師云七縱八橫進云寶藏撥開於此日五葉千燈事轉新師云曲不藏直乃云一向目視雲霄壁立千仞則孤負諸聖一向拖泥涉水灰頭土面則埋沒自己如今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且貴正眼流通遂悉底直饒高步毘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底來也須亡鋒結舌自餘故是出頭不得所以道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若據本分草料猶是節外生枝不涉化門一句作麼生道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下座

次受昭覺請拈帖云有眼者見有耳者聞不從天降不從地湧既然符到奉行豈可囊藏被蓋請維那宣過

陞座云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鶴脛自長鳧脛自短松直棘曲鵠白烏玄頭頭露現若委悉得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有麼有麼問靈雲見桃華衲子如何通信師云滿山紅爍爍進云上機頓曉中下何如師云頂門上著眼進云功不浪施去也師云儞腳跟下作麼生僧云踏破澄潭月師云當空轟霹靂進云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師云闍梨還和得麼僧拍手三下師云錯錯進云靈山授記未到如此

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清風動地來師云被闍梨帶累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今何得在師邊師舉拂子進云拈來當宇宙錦上更鋪華師云一葉落知天下秋進云九九八十一還歸有道君師云但恁麼信取問兵隨印轉和尚今日兵印在手如何受用師云看取令行時進云和尚還用得斬諸侯劍麼師云嚇殺人進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靜鶴飛高師云却得闍梨共證明進云昭覺從此佛日光輝去也師云也不消得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上是天下是地左邊廚庫右邊僧堂前是佛殿三門後是寢堂方丈寶藏在什麼處還見麼如今坐立儼然見聞不昧光輝溢目寂爾無眼盡凡聖情脫知見縛長河為酥酪大地變黃金從自己胸襟流出一句作麼生道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下座

指方丈云衲僧家魔宮虎穴尚乃安居何況利生接物處所還知此室麼諸天擁護諸聖證明其善知識端居此中與人解黏去縛既有如是勝相 山僧於中如何施設不入驚人浪難尋稱意魚作麼生是入門句水歸巨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便入方丈

開堂拈疏示衆云靈山單傳密旨曹溪嫡嗣正音盡在箇裏請表白拈出

指法座云三世諸佛於此轉法輪歷代宗師於此提祖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不免起模畫樣去也遂陞座拈香云奉為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又拈香云奉為判府內翰諸位勳貴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葱嶺帶來亦非胸襟流出在南中見三十餘員尊宿末後撞著箇老作家被他一槌擊碎今日對衆說破奉為見住蘄州五祖演和尚以酬法乳保福贊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把斷世界還觀得也無直饒一槌未落已前薦得猶落二三且作麼生是第一義有知落處底麼出衆相見僧問釋迦說法多寶證明和尚開堂內翰臨顧半山相見即不問妙峯孤頂事如何師云瑞氣騰空進云恁麼則片雲生谷口萬仞碧嵯峨師云能有幾人知進云聖明天子以何報答師舉拂子進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且得領話問七擒七縱則不問賓主相逢事若何師云寶劍倚天光燦爛進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云相識滿天下進云昨夜三更明月下奪取驪珠歸去來師云誰是箇中人僧問三賢未達十聖難知如何是此宗師云無孔鐵槌當面擲進云嚇殺人師云嚇得一箇進云也知和尚慣恁麼師云倆又作麼生僧云鷂子過新羅師云自知較一半乃云玄機獨唱截斷衆流擺撥不拘更無回互直饒釋迦彌勒不敢當頭著眼倚天長劍凜凜神威杲日當空澄澄光彩無物不為妙用無法不是真乘控佛祖大機廓人天正眼當陽曉示只貴知歸繞涉思量白雲萬里是故先聖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今日人天普集對衆分明剖露舉拂示衆云大衆見麼一處真千處百處一時真一句透千句百句一時透拈起也

乾坤炭彎放下也河海晏清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萬仞峯頭高著眼大千沙界一浮漚遂舉法燈云山僧本欲深棲巖竇隱遁過時蓋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爲諸人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未了公案法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法燈云過在儞殃及我師云法燈縱域中殺活握閫外威權直得氣槩驚群風標獨立山僧早志本亦如斯今日出來正緣五祖老師有箇見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試出挨拶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委悉師云未問已前百雜碎進云恁麼則只許老胡知也師云摸索不著進云千聖出來也摸索不著師云眼睛突出乃云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機直下絕承當當陽無向背一處明去千處百處光輝一言通時千言百言透脫非心非佛拈向一邊舉古舉今撥致一處只諸人分上還證據得麼若證據得三世諸佛於中成道神通變化於中流出大地山河於中發現九類四生於中長育且作麼生是詼羅萬有一句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上堂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兩輪交互照進云恁麼則足上不足也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如何是涅槃心師云萬派悉歸源進云如何是差別智師云千差俱不動進云都來不消得去也師云儞放寶劍在什麼處僧云高著眼師云話作兩橛乃云遠問近對萬世如今舉東明西千途一轍無事上演事無爲處作爲非色非聲青黃順逆非心非佛賓主交參全承此箇威光不在別處流轉且道此箇是什麼若喚作佛頭上安頭若喚作法無繩自縛祖師巴鼻是抱贓叫屈向上機關是揚聲止響直得總不恁麼始較些子且道既總不恁麼因什麼却較些子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下座

上堂云獨掌不浪鳴獨樹不成林建法幢立宗旨須是互爲賓主安貼家邦所以道我若坐時爾須立我若立時爾須坐我若孤峯獨宿爾須偃息干戈我若天上人間爾須三頭六臂然後可以光揚佛日且道浩浩之中如何辨主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下座

上堂僧問掬沙獻佛果感輪王法寶今聞有何利益師云千重百帀進云過往生天見存獲益去也師云不用闍梨重註脚問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師云一棒打破虛空進云過在什麼處師云不識痛癢漢進云此猶是德山底師云山僧從來借路經過乃云眨上眉毛蹉過大似開眼尿牀見成公案放行正是點兒落節恁麼不恁麼總得曳尾靈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虛空釘橛進得許多閑門破戶猶是死水藏龍傾湫倒嶽一句作麼生道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下座

上堂云覺即了不施功麗天杲日印長空淨五眼得五力帀地清風有何極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蛾投焰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横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下座

上堂云化育之本物我同途祖佛之源古今不易靈然獨露透聲色無遺廓爾見前拘動寂不得坐却意見截却語言根塵中不隔絲毫聲色外去來無際恁麼透得古今生死頭出頭没悉皆坐斷苟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下座

上堂云法界不容身佛眼覷不見聖智離言說海口莫能宣直截當陽已成階級轉身吐氣轉見周遮明明無覆藏明明絕點翳寬若太虛清如古鏡若以眼見文殊橫身若以耳聞觀音彰用若以心知普賢當堂且道毗盧遮那在什麼處貶上眉毛下座

上堂云一毫穿衆穴大地没遮攔徧界不曾藏古今無向背剎剎爾塵塵爾句句爾念念爾還明得麼若明得去不費纖毫力直入解脫門絕承當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機輪未轉大地黑漫漫古鏡當軒沙界淨躶躶坐却意根無動轉處塞却咽喉無吐氣處却是箇真實底人提得即天上人間撥著便氷消瓦解正當命脉上如何點八月秋何處熱下座

上堂云一即一切實際理地一切即一本來無物拈起也吒吒沙沙放下也綿綿密密三界長時獨露十方無處容身孤峯頂上倒行十字街頭橫卧目視雲霄則且致魚行酒肆一句作麼生道放憨作麼下座

改昭覺寺為崇寧勅黃到開堂師拈勅黃示衆云帀地普天皆承恩力九州四海悉稟威靈百千法門中殊特法門無量妙義中真實勝義如今從天降下不在眼目定動唇吻合開驗在目前一時薦取宣勅罷指法座云大衆這一條路千聖共知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且道如何進步要提無相毗盧印須向千峯頂上行陞座拈香示衆云光吞萬象氣絕諸塵始從撥草瞻風以至入鄽垂手等閑不欲全彰切恐驚群動衆今日拈來奉為今上皇帝祝嚴聖壽次拈香云奉為判府尚書諸衙勳貴次拈香云十年淮甸受盡辛勤一道清虛親蒙印可不敢孤負奉為五祖老師以酬法乳正法和尚白槌師乃云駕千鈞弩一擊便行射透鐵圍不容擬議一言之下煞活全彰寸機之中包括群象直須當頭點破可以千眼頓開更若四顧躊躇便見撈天摸地有搆得底出衆相見僧問三通鼓罷四衆臨筵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天晴日出進云莫只這是為復別有師云且只了一頭進云兩頭時如何師云看儞承當不得問百華競秀妙德家風一亘晴空普賢境界去此二途請師指示師云石笋抽條長一丈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云這邊那裏兩頭垂進云請師拈出師云猶自不知進云恁麼則騎牛穿市過師云終是誵訛問有一語全規矩今日開堂有何祥瑞師云乾坤廓落無邊際杲日當空宇宙明進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去也師云說什麼兩處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天知地知進云恁麼則驗在目前去也師云儞見什麼進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師云却較些子乃云全機大用觸處見成溢目清光貫通今古一塵含法界一念徧

十方盡大地是真實人總剎海爲大解脫只在當人略回光相自著眼看可以克證無生頓超方便是故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亦不出見性成佛只如今日奉皇帝勑建大伽藍賜額度僧祝嚴聖壽一場佛事耀古騰今判府旌旆光臨群賢車蓋畢集四衆瞻仰萬姓歌謠爲國開堂舉揚宗教山僧不敢囊藏被蓋其有諸佛說不盡底祖師提不起處對衆八字打開去也遂舉拂子云大衆還見麼擊禪牀云還聞麼見處透脫聞處精明一念返本還源即具頂門三眼萬里更無纖翳千聖齊立下風坐斷報化佛頭直得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鵰弓已掛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下座

上堂云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城中日月縱橫掛一亘晴空萬古春下座

上堂云當陽有路祖佛共知覿面相呈見聞不隔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等階活鱍鱍絕承當淨躶躶無回互直饒棒如雨點喝似奔雷猶未動著向上關捩在如何是向上關捩瞎却諸聖眼瘂却山僧口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下座

聞五祖訃上堂云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崇寧門下哭却成笑何故喫泉水貴地脉且要正眼流通宗風不墜所謂無常生死法與我不相干若能如是見不用哭蒼天既不用哭蒼天如何通信請大衆拈香兩彩一賽下座

上堂云般若流運四象遷移正眼密弘一陽來復昆蟲動植悉稟此息履地奉天咸知慶賀且道無陰陽地上還有這箇消息也無日南長至晷運推移錯下座

上堂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胷中懷六合袖裏掛金槌高提祖印據案中萬里孤光長溢目直得清風帀地雨灑長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所以道映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覿何得自輕而退屈只如盡華藏世界海窮虛空邊際都盧是箇金剛眼且作麼生覿揉石渡頭風浪靜三三兩兩釣魚船下座

上堂僧問一大藏教那箇是頭師云如是我聞進云此是阿難底如何是和尚底師云山僧用得甚快乃云一言道合隨處皆真一句無私全彰實印問得也善不問甚奇烜赫光明本無向背所以道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不隔處總十方爲真境不移處貫十世於目前淨躶躶脫塵情赤灑灑無蓋覆直得千聖同蹤萬機頓赴還會麼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問取燈籠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自領出去進云却是禪外別傳也師云三千里外過崖州問學人不恁麼時如何師云莫亂統進云趙州庭前栢崇寧庭前楠是同是別師云莫眼華進云一種没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山僧亦不承當乃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爲照臨四時作寒暑居谷盈谷處坑滿坑有情則動

轉施為無情則森羅顯煥如今在山僧拄杖頭上指山山崩指海海竭點鐵成金點金成鐵攪長河為酥酪化酥酪為長河見諸人不會變作無邊身菩薩十方六趣悉皆普現去也還見麼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以拄杖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主師云萬派皆歸海千山必仰宗進云見成公案去也師云脚下黑如漆進云莫謾學人好師云具行脚眼未僧云和尚道什麼師云墮坑落壍乃云智光洞照十方萬有全歸一念寬濶非外寂寥非內閙市裏天子百草頭老僧物物頭頭全身座塵剎剎大用不落已見外緣一句作麼生道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座

上堂僧問入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引得一箇上鈎來進云爭奈吞却萬象師云無孔鐵槌進云學人今日失利師云三點兩點愁殺人乃云覿面見得在聖猶虧纔涉關津白雲萬里諦實處不思議綿密處同真際把斷世界無絲毫透漏脫灑一句作麼生道萬仞峯頭獨足行下座

上堂孤迥峭巍巍始終活鱍鱍喚作禪道祖佛眼中著屑不喚作禪道祖佛掘地覓天還有得入者麼從他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壑無人會下座

上堂云點即不到一大藏教錦上鋪華到即不點祖師西來金聲玉振且道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碧潭雲外不相關下座

上堂云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一切諸佛皆恁麼轉若向下去三乘五性頓漸偏圓若向上去不唯覓下口處不得臨濟德山目瞪口呿且道不落上下又作麼生誰是出頭人下座

上堂云僧云直待金星現燒然始到頭學人金星在手時如何師云點進云恁麼則不到頭也師云亂走衲僧進云爭奈金星何師云蹉過了也僧問祖師也恁麼道天下老和尚也恁麼道未審崇寧作麼生道師云山僧不恁麼道進云撞著磕著去也師云撞著箇什麼進云禪客相逢只彈指師云兩頭三面進云殺活臨時師云脚頭脚底師云入荒田不揀三千里外黑漫漫牛頭沒馬頭回百億萬劫沒交涉拈一放一節外生枝舉古舉今無風起浪山僧今日一時坐斷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下座

上堂僧問譬如擲劒揮空有一人劒亦無虛空亦不揮時如何師云大衆見箇敗闕進云學人只管推出和尚何不放行師云莫謗崇寧好進云為什麼不肯承當師云藏身露影進云今日捉敗師云果然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天地莫能知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古今成牓樣進云仁義只從貧處斷去也師云鬼窟裏出頭來乃云青鬱鬱碧湛湛百草頭上泄天機華簇簇錦簇簇閙市堆邊露真智金聲玉振擲地風光電轉星飛通天作用不與萬法為侶則且致針眼魚吞却嘉州大像時如何惡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云點滴不施進云是一是二師云毫端寶剎進云兩彩一賽

去也師云痛領一問僧云蒼天蒼天師云未
領在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和尚說法有何
指示師云一物也無進云爲什麽一物也無
師云爲儞無眼進云爭奈學人何師云一任
踍跳乃云目前絶對待萬境森然物外有玄
機當陽卓犖棒喝照用拈向一邊語路縱横
放過一著爾諸人向這裏撥得一線路去直
下孤危倘未撥得鼻孔盡在山僧手裏拈拄
杖云穿却了也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圐圙無縫鏬因甚麽得恁奇特師
云七華八裂進云言中有響去也師云且緩
緩問長至一陽生君子道長時如何師云衲
僧門下無許多事進云萬法是心光又作麽
生師云却好高著眼進云直下承當去也師
云利劍揮空乃云離相離名絶塵絶跡一回
拈出一回新一度用著一度快横該萬有竪
透金輪内没纖毫外無點綴若能不作聖情
凡解擔荷展演得去入鄽垂手著著有出身
之機退處孤峯處處歷刹塵之境恁麽中不
恁麽不恁麽中却恁麽全提一句作麽生道

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下座
上堂僧問去歲今朝今日去今年年是去年
年如何是物不遷師云眉毛在眼上進云恁
麽則改故換新去也師云莫錯認進云如何
是不錯認底師云好看取進云劫火洞然毫
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師云轉得回來不直
錢問萬物維新之際一人納慶之辰如何是
新年頭佛法師云孟春猶寒進云恁麽則法
不孤起師云坐却主人翁什麽處出氣進云
長空有月千門照師云隨人脚跟轉乃云一
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
境界一法萬法若有若無毗盧普賢凡夫法
界盡在箇裏好不資一毫釐不資一毫帀地
普天内外包括未有天地世界已早見成及
乎萬彙資彰凝然不變若向一氣未兆已前
著得眼去落第二頭更於萬物見成之際信
得及去轉没交涉新年舊歲歷歷分明一句
作麽生道日日香華夜夜燈下座
上堂僧問十五日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分明
爲人一句師云當陽見定無毫髮擬議尋思

隔萬山問正當上元水牯牛在什麽處師云
鐵棒打著瘡痕露乃云撥塵見佛未免眼裏
撒沙聞聲悟道亦是耳中著水直得生佛無
階級空界悉等平淨躶躶絶思惟赤灑灑没
可把猶未離這邊事在更須揮金剛寶劍斬
斷聱訛拈殺活拄杖打破得失亦未明向上
一竅在儻或具大丈夫意氣有barr佛祖鉗槌
直下向那邊承當得却來這裏横三竪四坐
一走七荷負宗乘提持祖印有時放行同彼
同此見隨類身和光順物有時把住莫道佛
眼覷不見設使森羅大地草木悉變爲千百億
身放槃檄光明也照不著且道即今作麽生
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下座
上堂僧問横穿碧落倒卓須彌未審是什麽
人分上事師云入地獄人分上事進云却是
他安身立命處師云凡解氷消進云此心能
有幾人知師云只恐不知乃云終日相逢無
半面剛然千里有知音不須格外論奇特只
此全機耀古今傾蓋如舊白頭如新兩鏡相
照不隔纖塵徧界未嘗示相毫端普現色身

止猶谷神動若行雲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
君下座
上堂云禪非意想立意乖宗道絕功勳建功
失旨聞清聲外句莫向意中求轉照用機關
柄佛祖鉗鍵有佛處互爲賓主無佛處風颯
颯地心寧意泰響順聲和似恁麼人且道向
什麼處安著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
老前下座
上堂云本來是佛無成不成正體湛然離出
不出本分事上直得萬里無片雲猶未可放
過更說什麼諸餘其或隨機且論箇出世不
出世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
示現受生且道釋迦老子即今在什麼處只
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下座
上堂僧問了了見無一物未審如何師云好
箇消息進云功不浪施去也師云只恐脚不
點地進云回頭看潸眼特地一場愁師云果
然浪走僧問學人不起一念時如何師云自
傷已命進云因誰致得師云莫換崇寧舌頭
好問妙體本來無處所時如何師云腦後拔

楔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玄殺儞進云石人
暗點頭師云言猶在耳乃云舉無遺照十方
剎海目前觀五體堂堂大千同一真如性各
守本位去山是山水是水互換投機去星辰
易位祖佛潛蹤兩處絕聲訛二邊純莫立無
可不可悉得安居隨時應緣凝然湛寂且道 二十
長養聖胎一句作麼生道不起纖毫修學心
無相光中常自在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平展之機師云縱橫十字
進云且得沒交涉師云什麼處沒交涉僧云
腦後拔箭師云撈問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
者師云吾常於此切進云諸佛非我道誰是
最道者師云須是有轉身處始得僧云欲行
千里一步爲初師云信受奉行乃云國無定
亂之劒四海晏清門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
若道有承恩力處正是土上加泥更或削跡
吞聲亦乃將南作北到這裏縱橫十字未免
聱訛據位投機猶較些子且作麼生是據位
底句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下座
上堂僧問江邊臨水者盡是採魚人錦鱗紅

尾作麼生取師云莫妄想進云不妄想時如
何師云不計工程得便休進云碧潭深萬丈
直下取魚歸也師云更須退步問一塵含法
界時如何師云暗裏髑髏明世界乃云祖祖
相傳傳底事佛佛授手不唯他若存情識論
知解耳裏塵沙眼內華所以道見聞覺知是 二十一
法法離見聞覺知不著佛法僧求呼喚不回
籠羅不住更須知棒喝交馳照用同時向上
一竅始得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鶴有九皐
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下座
上堂僧問一兩普滋還有佛法也無師云全
承他力進云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去也師云
也須乾剝剝始得進云盡大地總是教學人
如何趣入師云和頭沒却進云恁麼則兩重
相見師云料掉沒交涉乃云牛頭沒馬頭回
千聖不知前三三後三三河沙莫算低低處
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東勝身洲走馬
南贍部洲著撲扇子踍跳上天東海鯉魚發
怒直得雨似盆傾大千沙界悉已瀰漫且道
是牛頭沒馬頭回是前三三後三三海神知

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下座
上堂云捧頭取證撒土撒沙喝下承當承虗
接響向上向下轉更顢頇說妙談玄和泥合
水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平白欺人盡
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掉棒打月佛祖凡聖
拈向一邊總不依倚時如何紅霞穿碧海白
日遶須彌下座
上堂僧問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未審無位真
人還有寒暑也無師云汗流似雨進云分明
在目前也師云莫向目前作窠窟進云爭柰
即今何師云鈍置阿師乃云暑氣烝人如墮
甑四肢流汗似澆湯賴他白羽全施力引得
清飈一襲涼諸人還覺寒毛卓竪麼劄下座
上堂僧問須彌山意旨如何師云推不向前
約不退後進云未審還有過也無師云坐却
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云這箇
是境如何是法師云却被闍梨奪却槍進云
和尚今日為什麼退已讓人師云只有先鋒
無殿後進云未審如何是殿後師云還我話
頭來乃云田地穩密底擡脚不起探頭太過

神通妙用底放脚不下收身未轉直饒十字
縱横朝打三千循較些子且道教訛在什麼
處若知有去始見全提半提儻或未知布袋
裏老鴉雖活如死下座
上堂僧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云殺活
臨時進云趙州戴草鞋又作麼生師云是他
屋裏事進云打鼓弄琵琶去也師云且莫詐
明頭乃云有佛處羅籠不住無佛處荒草尋
人放行也觸處光新把住也乾坤陡變且道
向上人來時如何他家自有通霄路下座
上堂云休夏自恣海衆常規秋色澄清乾坤
肅殺般若流運動靜一如時節不相饒炎涼
倏改變無生曲調韻出清霄至寶當軒光吞
萬象古今不覆蓋見在没遮攔一念不落諸
緣證取自家境界何必靈山覓佛少林問祖
會麼解開布袋無拘束切更勤看水牯牛下
座
上堂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劒當前横屍
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
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交馳衲僧巴

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箇
什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下
座
上堂云殺人刀活人劒上古之風規亦是今
時之樞要言句上作解會泥裏洗土塊不向
言句上會方木逗圓孔未擬議已蹉過正擬
議隔關山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
喪身失命且道此理如何苦瓠連根苦甜苽
徹蔕甜下座
上堂云雲騰致雨世界索然日照天臨乾坤
廓爾文殊堂裏萬菩薩縱然顯現睛是睛雨
是雨山是山水是水阿那箇是萬菩薩風暖
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下座
上堂云定乾坤句包古括今透生死關超聲
越色鬼窟活計百千萬劫難出頭截斷衆流
一片虛凝没依倚設使乾坤倒覆大海翻騰
草木叢林悉皆化為刀槍矛盾也動他一點
不得且道憑箇什麼恁麼地手執夜明符幾
箇知天曉下座
上堂云眨上眉毛早蹉過塞却眼更形言語

轉周遮合取口盡大地都爲一塵佛眼覷不見一大藏都爲一句海口莫能宣也未提得一半在忽然踏破化城時如何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下座

上堂云風清戶牖明明古鏡高懸光射斗牛凜凜太阿橫按外魔臨之膽慴妖邪擬之魂亡千聖拱手歸降十方居然坐斷外絕四維內絕理事直下便是諸人還見麽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下座

退院歸辭衆上堂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爲無爲益無益梯航三有津濟四生是衲僧家本分事雖然時節到來一刀兩段要且鼻孔不在別人手裏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旣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且道臨行一句作麽生道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下座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一

音釋

瞎 許鎋切一目盲也　霹靂 霹匹歷切靂郎狄切雷之急激者爲霹靂　雹 白各切雨冰也　鵓 蒲没切鵓鳩鴿蜀　踍跳 踍蒲没切跳他弔切　鑼 郎何切金鋼器也　謷訛 謷五高切訛吾禾切謷訛詐戾也　焱 卑搖切　蝸 古華切蝸牛負殼蜒蚰也　鏌鋣 鏌音莫鋣音耶鏌鋣劍名　脛 胡定切脚脛也　爍 式灼切的爍光也　跟 古痕切足踵也　嚇 呼格切許也　岌嶪 岌魚及切嶪逆各切岌嶪高貌　挨拶 挨於皆切拶子括切挨拶推逼也　釘 丁定切釘之也　擨 其月切木段也　湫 即由切龍湫也　眨 側合切目動也　躶 郎果切赤體也　憨 呼甘切癡甚也　覡 亦巫切具也　鱍 北末切䟀險活動貌　捩 郎計切　賽 先代切報也　晷 居洧切日景也　烜 況遠切烜赫光明也　躔 呈延切居也　撞 直降切衝撞也　磕 克合切石相築也　石罅 呼訝切孔隙也　彙 于貴切類也　翥 章庶切舉也　顢頇 顢莫安切頇許安切　陡 當口切頓也　覷 七慮切視也　慴 質涉切怖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二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夾山師在公安天寧受請拈帖示衆云百草頭上薦取爭如箇裏承當旣然符到奉行豈可當爐避火若也見得坐斷一切人舌頭苟或未然却請維那剖露

師指法座云毗耶借座燈王萬壽燈王借座且道是同是別還委悉麽幸自可憐生應須高著眼

陞座示衆云鈎頭有餌句裏無私已泛扁舟放行綸線還有衝浪錦鱗麽僧出云有師云高著眼僧擬議師云著問錦官罷釣澤國重遊方爲萬壽之賓又作碧巖之主流水下山即不問白雲歸洞意如何師云舊店新開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光透照無私師云到家一句作麽生道僧擬議師云了師乃云目前無異草徧界絕遮攔域中日月斬新古外乾坤獨露直得龍天釋梵動地雨華妙德空生目瞪口呿行棒行喝拈

向一邊雲月溪山放過一著一處透脫千處百處談通一機洞明千機萬機圓轉碧巖不離此處此處不離碧巖攝大千於毫端融芥塵於剎海嘀華鳥過抱子猿歸湛寂凝然應真不借則且致只如無陰陽地上成得箇什麼邊事萬卉正資和氣力碧巖先發一枝春復舉馬大師問藥山子在此許多時本分事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據汝所見可謂協於心體而布四肢何不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何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由是住山師云大眾古人得意之後不忘利生直入深山提持宗要山僧暗昧豈敢仰攀如是則更不用篾束肚皮却有箇折脚鐺子與方來共守寂寥若信得及不在忉忉或未諳詳聽取箇末後句高峯突兀倚天門青嶂虛閑可掛跟折脚鐺兒幸然在不妨携去隱深雲雖然如是也須是大家出一隻手始得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應須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師入院指方丈云箇是毗耶據坐處正同摩竭令行時夾山頂顖通一竅放出天彭老古錐既放伊出頭且道作得箇什麼伎倆衝浪錦鱗來入噐漫天網舉不饒伊

師指法座云大眾還識寶華王麼更不落二落三便敷座云野猿抱子歸青嶂幽鳥嘀華過碧巖此地昔時曾作客今茲為主愧無慙眾中還有辯得賓主底衲僧麼僧問雨細柳拖金線風和華綻錦昇雲月溪山即不問到家一句若為論師云坐斷天下人舌頭進云只如尖新底事又作麼生師云倆還識得舌頭麼進云雲到碧巖千仞翠月當青嶂萬溪春師云更進一步始得進云莫便是摩竭令也無師云放倆三十棒師乃云門外青山潑黛途中細雨如膏靈雲陌上桃華處處芳菲溢目香嚴巖畔翠竹時時撼影搖風直得一擊忘所知一見絕疑惑不免尚留覩聽未透聲色若能見無見之色聞無聞之聲撥轉路頭踏翻關捩句句超佛越祖塵塵耀古騰今處處離色絕名箇箇斬釘截鐵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用王庫刀發千鈞弩壁立萬仞坐斷十方可以入大解脫門得正法眼藏向堯時舜日共樂昇平鼓腹謳歌歸家穩坐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復云昔傳明有通天作略跨海神機使無舌人說無義語收洛浦接青峯辨石霜賞佛日險崖句峻陷虎機深電激星飛珠回玉轉建茲寶剎風範具存而山僧庶事不才何以繼其高蹤既辭讓不及轉透無門不免借一條路向無言處演言無事處生事無佛處現佛無祖處示祖且貴始末相符頭正尾正敢問諸人還見夾山老子麼莫從百草頭薦覿面無私亘古今

澧州權郡張朝散請師就香積院開堂師於權府手中接得疏示眾云言言錦繡句句取璣讚無工乘顯正法眼應須未舉已前薦珠文彩之外承當苟或未然却請宣過

師指法座云大眾見麼寶華王座列祖共登車不横推理無曲斷便陞座拈香云此一辦

香奉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睿筭等乾坤聖明逾日月龍圖鳳曆彌億萬年玉葉金枝亘百千劫次拈香奉爲樞府通判朝請檢法在坐尊官諸衙勳貴伏願高遷祿位永固壽基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准向昔年酬價錦官舊日曾拈如今海衆要知不免分明説破奉爲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故演禪師爇向爐中與天下衲僧出氣遂敷坐洛浦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早是第二了也若論勝義諦中真勝義文彩未兆一槌未落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於言下薦不向意中求既然草偃風行不免隨波逐浪還有共相證據者麼師乃云爍迦羅眼頂上放大光明摩醯首羅面門現奇特相一言合衆象一句逗群機何止猛虎穴裏橫身萬仞峯頭側足所以道顯大機明大用得失俱喪是非杳忘絶塵絶跡透色透聲重重無盡事事圓融又如華嚴法界無邊香水海不可説浮幢王刹盡向這裏一時開現即此現成即此受用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口談不以心知遂證得麼若也證得不必覺城東際初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敢問大衆且道即今是什麼人境界舉拂子云盧舍本身全體現當機直下没纖毫

到洛浦上堂云萬木縈紆一逕遥躭躭古屋桃山腰今朝喜到深深處幾度飛書辱見招爍爍山桃似火絲絲溪柳拖金日暖風和鶯吟燕語所以不離普光殿不出菩提場徧遊華藏海無邊刹境左穿右穴重重無盡一一交羅且作麼生是洛浦深深處覿面若無宗正眼回頭只見翠山巖

留首座上堂古路坦然真規不墜紀綱得所表帥得人內肅外寧安家樂業以大千界爲一真境以十方佛同一舍那文殊普賢交光相羅觀音彌勒攀合掌臨濟德山互相贊成白牯狸奴了無向背可以演無生曲唱太平歌且超情離見一句作麼生道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

上堂云三春已過九夏方新聚玄徒雲問扇真風世外不促一念不涉三祇當人隨處見成箇箇頂門有眼若使恁麼承當得去放行把住全不由他出沒縱橫更非外物若使上流覷見正在半途明眼相逢難爲透脫山僧雖無金剛寶劍衲僧向上鉗鎚昔在五祖白雲拾得數箇金剛圈一籃栗棘蓬九夏之中與諸人共相切磋遂舉拂子云大衆還見麼且道這箇是金剛圈是栗棘蓬不容淺見衲僧會唯許通方作者知

上堂云丁一卓二本分鉗鎚捏聚放開作家受用灰頭土面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土面灰頭自然雙放雙收到處爲祥爲瑞還委悉麼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

上堂云太虛寥廓萬象森然正眼洞明纖毫不立孤峻處祖師莫近坦夷處人天共知擊開大解脱門識取無面目底且作麼生是無面目底芍藥華開菩薩臉椶櫚葉現夜叉頭

解夏上堂云圓覺伽藍豁開戶牖華嚴刹海大座當軒促百千億劫爲一念豈止百二十日長期延一念作百千億劫寧論此世來生始見流金爍石俄然玉露垂珠時節不相饒

物理有變復當時結夏普天帀地一時結此時解制普天帀地一時解結時初不相著解時初不相離到這裏通一線曉一機去倆爲倆我爲我長底長短底短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於中也無去來亦無動轉浩然太均同歸一致然後放收擒縱得大解脫更喚什麼作倆作我作長作短一時截斷且自慇一句作麼生道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謝維那直歲上堂云烹金琢玉須資作者鉗椎荷教扶宗必仗本分兄弟交爲肘臂旦作主賓便可以顯大機發大用布慈雲灑甘露駕慈航觀斷岸超生死越涅槃令他天下衲僧頂門上放光脚跟下歷落箇箇如龍如虎人人玉轉珠回非唯扶竪叢林亦乃流通正眼豈不是奇特事敢問大衆奇特一句作麽生道妙舞更須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開爐上堂僧問古者道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是敲空作響師云釋迦老子來也師乃云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熱發作什麼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也須照顧眉毛若是聊聞徹骨徹髓信得及見得徹直下與三世諸佛同生同死與火焰同起同滅當處解脫得大安隱衲被蒙頭便是箇清涼世界苟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上堂云一向不恁麽目視雲漢不徇人情一向恁麽灰頭土面帶水拖泥恁麽中不恁麽就下平高不恁麽中却恁麽從空放下或有箇恁麽不恁麽總不管亦無明亦無暗亦不放亦不收且道如何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云天寒人寒大家在箇裏滴水滴凍無這閑工夫庭際之人驀地覓心不得衲衣下事誰諳野火燒山千重百市没遮攔漢去胡來絕回換且作麽生是不離當處底一句鶴飛千尺雪龍起一潭氷

上堂云雪竇道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衲僧門下是放行是把住若人道得老僧分半院與伊住師云雪竇病多諳藥性經効始二人箇中或有知豐知儉知放行知把住底亦何必分半院與伊住燒香發願只圖他早有箇院子住使嘗些滋味且免得窮厮煎餓厮炒

上堂云滿天和氣帀地韶光柳眼迸開桑條憖破華枝似錦鳥語如簧八穴七穿篆不礙之心印百頭千緒演不說之妙門物物上明頭頭上現當處截得斷去死火不重燃直下信得及去枯荄生物外不涉程途則且置和泥合水一句作麽生道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上堂云韶華二月半漏逗渾莫筭米少食無鹽釘橥崖空飯吞底栗棘蓬跳底金剛圈分外展家風秦時轅轢鑚

請首座上堂合千差包萬有齊往來印今古混有無一生死舉不犯之令行不言之教齊不齊平不平於此建立於此辨明於此紀綱於此表帥何法不容何事不成何德不圓何心不契且風行草偃一句作麽生道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

上堂云牙上生牙角上生角機上生機巧上生巧毒蛇鼻頭揩癢餓鷹爪下奪肉千尺井

底施籌略百尺竿頭作伎倆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奇則甚奇妙則甚妙子細撿點將來爭如向這裏直下似桶底脫去三界平沉得箇休歇過去自過去未來由未來只今見成坐斷天下人舌頭還委悉麼聲不斷前句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上堂云鬱蒸無處避覿體通同薰風自南來披襟獨得衆熱不到衆苦無餘須知佛祖閫域之中有轉物回天之用是故雪竇道茫茫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截發枯枿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蟬聲時到耳鴈影忽迎眸

上堂云華開世界起達者先知葉落即驚秋賢明早悟而況鴈連湘浦影蟲作促織吟明明節換時移歷歷星馳電急正當恁麼時機關脫落底萬法本閑尚留見聞底長安正鬧若能善覷時節把斷要津堂堂越聖超凡一一騎聲蓋色當處平和一句作麼生道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解制上堂云尋常一味無過朴實頭坐斷千差更須高著眼壁立萬仞處淨躶躶平田淺草裏峭危危當處平和拖泥帶水深挑痛劄犯手傷鋒欲得兩不相妨各請休機罷釣且九夏賞勞一句作麼生道險處豈嘗忘顧鑑縱行平地索隄防

上堂云突出難辨久參未免躊躇信手拈來後學那知端的金風扇物玉露垂珠鴈過長空蛩吟幽砌一一七穿八穴明明百撒手便何必棒喝交馳方論照用直下懸崖撒千重可承當還有恁麼人麼見義不爲非勇士臨危不變始驚群

看藏經上堂祥煙繚繞瑞氣氤氳公案見成有誰扣擊乃云塵中大經卷莫測津涯聰慧淨眼人始能拈出直得義天性海若帝網交羅智照神光如洪爐猛焰今日幸遇皇風蕩蕩帝道平平有大心檀越爲汝發機使諸人各各八字打開直得霞條展處玉牒舒時文彩已彰各宜薦取且不落文墨一句作麼生道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上堂云一塵入正受盡大地冷啾啾諸塵三昧起徧十方闊浩浩分身百億未足爲多端坐虛堂未嘗言靜到這裏卷舒收放擒縱殺活以金剛寶劍截斷疑情將衲僧巴鼻脫生死關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百千境界轉變不得始能爲如來使普現色身且道正當恁麼時如何日用無回互當機有卷舒

上堂云萬機不到千聖不携截斷葛藤擸翻路布若也從苗辨地因語識人猶落第二機在若論第一機上實無如是事且道第一機上還著得計較麼著得向上向下麼著得佛祖麼到這裏直須恁麼超然地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未薦得不免放一線道向第二義門無言處演言無相中現相直下似十五夜月澄湛孤圓一室千燈交光相照始終一貫前後無差也須是箇同道者方知同得者方證且那箇是同得同證底一言才契證未悟已先知

知縣入山上堂拈香示衆信手拈來光明烜赫結而爲蓋散而爲雲爇向爐中莊嚴知縣宣德姸智道人伏願道心堅固種智圓明遂

敷座適來錦上鋪華如今鋪華錦上還有明眼底解拈得揉得麼試出來擊揚看師乃云心不是佛認心乖宗智不是道立智失旨道本無為佛亦無相於無相無為處辨得去一切諸相悉皆是佛一切所為悉皆是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若是向上更不落二落三直下單刀直入其或尚存光彩猶滯皮膚不免向這裏談妙談玄演事演理行棒行喝舉古舉今且道山僧畢竟將什麼為人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

上堂云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剎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尚能千眼頓開直下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云風吹風動無二種水洗水濕豈兩般淺闊深悟底錦上鋪華深闊不悟底生鐵鑄就春盡羣芳已歇夏初百穀方滋時節不相饒乾坤得自在且不涉迷悟一句作麼生道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王待制生日請上堂示衆云當陽一句直截根源不昧時機出衆相見師云靈機廓爾豈有階梯智照洞然本無迷暗一切處作奇特事不動絲毫脚跟下亘堅窮身徧塵沙界坐斷千差路突出四威儀何假七步周行十種祥瑞明明絕滲漏歷歷無覆藏包古今齊物我平得失混去來分明直下現成是箇本來面目只如透出形聲且道如何通信還委悉麼一塵才舉處全體現優曇

上堂云第一句下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下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下薦得虎口裏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道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只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住道林語錄師在夾山受請拈帖示衆云大衆湖外有知音千里通消息透出威音王誰解知端的還知麼箇裏辨取苟或未然却請對衆宣過

陞座云數載碧巖藏拙訥幽深頗愜再南心業緣苦死相驅逼隨順還須過道林二途俱不涉底出來道看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藏身無路進云兵隨印轉去也師云一句合頭語進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待四時推師云瞻之仰之進云只如蹤中道本來真性不減不增隨處道場無罣無礙和尚為什麼不住夾山却赴道林師云只為現成公案進云恁麼則慈悲不等去也師云什麼處不等進云驗在目前師云蹉過也不知進云承師有言湖外有知音千里通消息未審是什麼消息師云高著眼進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啐啄即不堪師乃云孤峯頂上眠雲孤負先聖十字街頭垂手埋沒宗風不擇地而安失却正眼揀所在而住理涉多端若是本色衲僧直下一刀劃斷無彼無此離去離住明如杲日寬若太虛隨處作主遇緣即行且應物利生一句作麼生道渠儂無向背一鏃破三關師復云雲縱卷舒豈有彼此谷神靜應那列高低融通萬有而混成坐斷要津而一致塵中

經卷長時轉大法輪句下分身是處光輝烜赫箇箇是衲僧家尋常受用或撮大地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擲須彌踍跳上三十三天且道是雲縱卷舒谷神靜應還會麼行船須是把梢人

到梁山上堂云擊布鼓於龍門曜螢火於太陽到這裏直得藏身無路還有忍俊不禁底麼師乃云無生師子窟哮吼驚群不二栴檀林香風帀座直得言超象外句演真乘道出古今用過佛祖山僧到這裏如何啓口所謂見所乖見聞所未聞雖然借路經過不免逢場作戲乃古乃今無彼無此適來覺海興波山道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清清之水遊魚自迷日前無闍梨此間無老僧若能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便見但知作佛愁什麼衆生如此則三玄三要八字打開五位君臣一筆勾下諸人還見麼出頭天外看須是箇中人

到德山上堂云高懸古鏡列萬象於臺前橫按鏌鎁截群機於句下開作家爐鞴奮佛祖鉗鎚演見性之真風紹圓明之宗範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頭頭物物明明了了要津坐斷選佛場開到這裏豈可飲氣吞聲不免借華獻水大衆當年見性禪師據一條白棒佛來也打至於隔江搖扇斫木傳心巖頭雪峯唱末後句洞山龍牙明殺活機今古流傳叢林龜鑑而今堂頭繼此真風截斷衆流不存涓滴山僧幸獲覩光敢問人境相稱一句作麼生道五溪清不盡千古美無虧

入院至方丈云摩竭陀親行此令毗耶離已現神通而今總不重拈出坐斷千差繼祖風且坐斷一句作麼生道已在言前

陞座云炎炎伏暑離青嶂肅肅清秋渡碧湘古殿耽耽松檜密無塵金地足清涼既到這裏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共相證明僧問黃檗因裴相國美譽彌高大顛得韓文公佳聲逾遠未審和尚恩歸何人師云那將魚目比明珠進云若然者從此希聲天下聞師云退身有分進云今日和尚添得一重光彩師云什麼處是添得進云虎頭帶角出荒草師云切忌合頭語師乃云法無住相著相乖宗道不虛行隨行得路須知住中無住行中無行寬若太虛明如杲日萬象不能藏覆千聖豈可擬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一華開而見佛一葉落而知秋物物須頭明明歷歷事有千差理歸一揆須是通方作者始解證明不見道盡乾坤都盧是沙門一隻眼又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非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到這裏遇緣即宗隨處應機且到山一句作麼生道古殿倚巖腹新徑繞雲根復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威音已前没交涉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達磨一宗掃土淨盡若人識祖佛渠無面目甚處識渠當處便超越前是三門佛殿後是方丈寢堂左右廚庫僧堂作麼生說當處超越還委悉麼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八月一日於天寧寺開堂師拈疏云大衆見麼箇裏薦得正法眼藏明明無覆藏大事因緣歷歷生光彩其或未然却請表白對衆宣過宣疏罷

師指法座云大衆借座燈王昔人模範當陽定奪此日機鋒要明佛祖淵源須踏毗盧頂上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祝嚴今上皇帝聖壽伏願金輪長御極寶作永昌隆拱北極以稱尊空芥城而彌固第二瓣香奉爲判府安撫侍講運使中大運判檢討提學刪定提舉大夫承受奉御兩廳通判大夫在座勳貴伏願爲風后力牧作稷卨夔皐副具瞻則八座三台簡帝心乃鹽梅霖雨第三瓣香千佛出興何人酬價威音那畔誰辨端倪昔年白雲一句下承當今日潭城第三回拈出奉爲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故演禪師以酬法乳乃攝衣趺坐天寧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好箇第一義直得八面玲瓏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恁麼説話早是落二落三了也莫有具透關眼底便請出來激揚看僧問透白雲關佩黃梅印握揚岐正令恢慈明舊里臨濟三玄即不問妙峯孤頂事如何師云覿面相呈無向背進云善財七日不逢則且致文殊爲什麼百劫摸索不著師云你什麼處見文殊進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滿筵目擊盡知音師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進云恁麼則瀟湘江上月照破碧巖秋師云也須急著眼始得進云只如侍講昔日有詩道解語乃無舌老僧非此間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知心有幾人進云令人轉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師云却被闍黎道著師乃云大道無向背至理絶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曜不落聞見不隨色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爲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畢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這裏理絶事絶行絶照絶用絶攉絶實絶直似倚天長劒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幸對明眼人前不敢被蓋覆藏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云還委悉麼耀古騰今活鱍鱍大千沙界露全身復云大衆昔日雪峯拈拄杖示衆云我這箇爲中下機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峯拈却拄杖雲門云我不似雪峯打破這葛藤乃拈拄杖云我這箇爲中下機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雲門便打師拈云大凡扶宗立教須是頂門上具眼肘臂下有符看他二老宿縱横殺活出沒卷舒甚生奇特子細點檢將來猶是節外生枝若據山僧見處乃拈拄杖云山僧只將這箇普爲一切人無論上中下若要擘展一任擘展若要承當一任承當處處把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

謝監寺上堂云滴水氷生百了千當鐵作脊梁骨金鑄堅實心荷負叢林贊弼知識典刑可法直下朴實頭底且道是什麼人相逢相見呵呵笑更有春風春又春

運判請上堂示衆云驚群敵勝乃英靈佛祖當機貴見成幸遇通人爲證據何妨出衆決疑情僧問龐居士圖機如疾焰過風馬祖大師捷辯如奔流度刃二人酬唱還有優劣也

無師云通身是徧身是進云一搥擊碎去也師云且莫錯認進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師云問從何來進云好箇消息師云道什麽進云只如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麽生師云杲日麗天進云將爲有多少奇特師云儞又作麽生進云覿面相呈師云眨上眉毛師乃云明明不退轉歷歷無生忍彌綸萬有含吐十虛離見絶聞超聲越色若謂即心即佛正如頭上安頭更言非佛非心大似撥漚覔火超出二見不墮中間淨躶躶無遺赤灑灑全露是故古人道靈源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到這裏纖毫不立徧界不藏萬派朝宗千差同轍直得威音已前乃至窮未來際不移易一絲毫用處覿體全真拈來當機直截只如今日開選佛場演最上乘且道薦嚴一句作麽生道内宮慈氏當臺見徧界全彰淨妙身復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師云閃電光中著眼擊石火裏横身乾峯旣鐵樹生華雲門亦紅爐鼓浪奉踢相應唱拍相隨所請要明恁麽事須是恁麽人若是恁麽人須解恁麽事只如今日大明普照上根圓證作殊勝緣現奇特事且道與雲門乾峯是同是別不逢別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

上堂云樹凋葉落頭頭體露金風海闊天高處處月圓秋夜佛祖提不起棒喝用不著清奇水石玲瓏心印全彰瀟灑巖崖峭拔門庭成見安家樂業則且止海衆雲臻時如何豁開戸牖相延諾淡飯麤羹守寂寥

上堂云深深處無物堪比倫淺淺箇兩手相分付以一統萬穿衆穴於毫端補短截長拄秤尺於掌内換却髑髏裏底且致把將靴鞋袋來一句作麽生道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

周侍御請上堂云祝一人無窮之壽開十方選佛之場延殊勝緣作奇特事須是作家漢共相激揚始得僧問秋去冬來忽忽過流年日月信無多決去玄沙三種病趙州茶盞事如何師云放去收來進云須信天真佛興悲幾萬般師云一點水墨進云直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師云却須透得趙州關進云不煩魏帝一丸藥去也師云天下衲僧取則進云趙州老漢猶是入泥入水未審道林門下作麽生爲人師云截鐵斬釘進云可謂是一句當機迅若雷爍迦羅眼頂門開師云分明記取師乃云玄機透脫融萬象於目前至理高明會千差於物表一明一切明一見一切見一用一切用一説一切説直截根源當陽顯露若能於此洞達去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明如杲日寛如太虛可以修身可以見性可以祝一人上壽可以種未來勝因是故靈山拈華迦葉微笑少林面壁神光傳心於是中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須是奇特人方明本分事要知本分事還他奇特人只如今日奇特本分底一句作麽生道葵藿同傾仰高祝萬年春

上堂云玄玄玄太顛頏了了了没邊表有生有滅特地乖張無去無來轉見渦逭不起滅

盡定而現諸威儀不捨凡夫法而修諸勝行且道是放行是把住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上堂云葉落知秋動絃別曲定光招手智者點頭承當於文彩未生前相照向是非得失外不涉廉纖如何通信萬景徒有象孤雲本無心

檀越請上堂僧問教云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何是初日分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進云如何是中日分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見成公案進云如何是後日分恒河沙等身布施師云盡未來際一時收師乃云日面月面珠回玉轉有句無句絲來線去如來禪父母未生前祖師意井底紅塵起透得者權實句下雙明透未得者葛藤窠裏埋沒透得透不得總不恁麼時如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結夏上堂云高超十地不歷僧祇物我一如身心平等不與萬法為侶不與千聖同途歷常光現前處處壁立萬仞直饒透出威音已前猶是這邊事在及乎理隨事變應物應機或現十種他受用身或現三尺一丈六有時孤峯頂上目視雲霄有時淺草平田橫三竪四亦只是這邊事只如不動步而徧周沙界不起念而周徧十虛底人且道九旬三月還結夏也無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上堂云月圓月望月旦月朔斬釘截鐵堆山積嶽小乘錢貫大乘井索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定龍蛇句全殺活散向諸方任貶剝叅

鄧樞密奏到紫衣師名上堂云此一瓣香奉為祝嚴今上皇帝伏願帝基永久寶祚彌昌億萬斯年永隆聖壽次拈香奉為兩府樞密相公伏願長居三事永處巖廊壽筭等喬松福祿深巨海陞座僧問師名遠賜全提佛祖大機堪服初披獨露人天正眼百帀千重則且置孤峯頂顊事如何師云優鉢羅華火裏開進云只如朕兆未分已前是何面目師云眾無面目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誰不恁麼進云空生若解巖中坐爭得天華動地來師云却被闍黎勘破進云聖明天子未審將何報答師云此心心外更無心進云還許學人轉身吐氣也無師云儞作麼生著力進云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沉水白雲中師云大家讚歎師乃云大道絕遮攔其誰趣向虛空無背面何處雕鎸迥出威音王高超毗盧頂直得絕塵絕跡離相離名海口莫能宣佛眼覷不見其柰巖中宴坐諸天雨華淨室掩關梵音懸諭遠棄一人洪造特賚宰輔陶鎔紫服師名荐臻巖穴既爾從天降下理應直下承當泉石光輝林巒增秀風行草偃水到渠成由是聲闡解脫門顯示正法眼調無生曲唱太平歌樂無為之化去也還委悉麼優鉢羅華開艶著無香氣名自樞密府恩從九天至草木生光輝麟龍不為瑞誓奮鐵石心仰答丘山惠

舉泰首座立僧上堂云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一飛六月息一諾千金重滔天必江海崔嵬必山嶽先知覺未知先覺覺後覺打開

無盡藏運出無價珎不依倚一物顯示本來人

浴佛上堂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末上一機衲僧巴鼻步步蓮華金盆澡洗西天東土共流傳至今處處澆香水良久云車不横推理不曲斷下座

劉提舉請上堂云般若智光破生死昏衢之暗金剛寶劒截結使纏縛之憂透脫處一念無多受用處通身具眼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涼一絲不移纖塵不翳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道求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於分別不生法中認取不變不移無窮無盡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本來自性皆了得去於天地未分生佛未立乃至切火洞然大千俱壞於中無一絲毫動揺無一絲毫起滅無一絲毫增減無一絲毫榮悴若能恁麽始知提舉朝議未嘗滅未嘗虧未嘗移未嘗去且獨超物外一句作麽生道九蓮開合處百寳自莊嚴久立珍重

解夏上堂云妙淨明心本無延促金剛正眼豈有開遮絲毫不移古今獨露理隨事變事逐理融隨所作心應所知量便有春夏秋冬生住異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用無功用成一切事且隨緣不變一句作麽生道秋風吹八極木落露千山下座

上堂云古佛有通津當陽亘古今懸崖能撒手一語直千金叅

上堂云行棒行喝拽石搬土象骨輥毬禾山打鼓潙嶺牧牛玄沙見虎喫茶趙州面壁㸔祖爭似老雲門臘月二十五叅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巻第二

音釋

瞪澄應切直視也　呿丘加切口張貌　篾莫結切析竹也　顊乃挺切頭頲也　憋匹蔑切急速貌　輘轢鑽稜徒洛切轢音洛鑽祖算切　捻奴協切指捻也　枿牙葛切木斫而復生曰枿也　爇儒劣切燒也　劃忽麥切截斷也　鏃作木切矢鏑也　摑古獲切批打也　韛步拜切吹火韋囊也　禼私列切高辛之子殷之先也　椹食枕切椹服紫衣也　陶鎔陶徒刀切甄陶也鎔餘封切鑄也　拽羊列切拕也　輥毬輥公混切毬渠尤切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三 漢六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建康府蔣山師在潭州道林受請拈勑黄示衆云龍蟠鳳翥鐵畫銀鉤出自九重從天降下大衆瞻仰請爲敷宣拈香祝聖云大衆見麼祖佛同根本人天共讚揚結成寶蓋祥雲共祝南山聖壽奉爲今上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道超盤古德冠羲軒位永固於金輪壽彌堅於刼石遂陞座云大衆時平道泰天清地寧一人高拱無爲萬物各得其所普天率土無不承恩航海梯山均蒙陶鑄直得塵塵剎剎物物頭頭放大寶光開正法眼運般若力復太古風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萬靈莫測無爲化處處全開五葉華

道林辭衆上堂云十虛同一漚寧分彼此大千同一塵豈有去來若能各人明見本心顯發妙用通天作略動靜一如帀地風光彼此無二住也浮雲凝於幽谷去也虛舟泛於長江去住本自圓成解脫更無異路如是則全起全滅全動全靜全去全來全收全放且出門一句作麼生道頭頭物物皆成現正眼當陽廓太虛復云三年承乏幸忝陪道業荒虛愧不材赴詔直從天外去何時相與復徘徊

入院至方丈云達磨面壁維摩默然有條攀條豈可形言雖然如是脫體宏開不二門八

要解黏黍去縛

陞座云道不虛行如風偃草緣不虛應似鏡臨形若能於心無心於己無己於彼無彼於我無我蕩蕩廓周沙界皆非外物縱歷盡乾坤際悉在目前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理亦如是事亦如是況寶公道場梁時示化舒王福地聖世重興宏闢選佛場宣唱大般若於其中間且作麼生是於心無心於己無已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底一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結夏上堂云一塵含法界無邊子細點檢猶有空缺處在百億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著實論量未是極則之談若論本分事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設使盡無邊香水海越不可說不可說世界都盧是自已安居處舉一念超越無邊剎海猶未是衲僧行履處不犯鋒鋩不拘得失不落二見不在中間正當恁麼時如何山中九十日雲外幾千年

上堂云法無二柏道豈多途彼此絕功勳古今不變易有依倚底碧落青霄無依倚底銀山鐵壁設使神通妙用百帀千重爭如息見忘機家堂穩坐且不涉二途一句作麼生道他家自有通霄路罷却干戈百草頭

五月初二日開堂於知府手中接得疏呈示大衆云字字演無量義句句如優曇華佛祖鉗鎚人天標牓當陽拈出文彩已彰錦上鋪華請重宣過

指法座云高高無外深深無際更不作禮須彌燈步步堦梯全體是且道是箇什麼看看

拈香云大衆還見麼熏五分法身結五雲瑞彩爇向爐中奉爲祝嚴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道齊堯舜德冠羲軒南山壽逾億萬年北極尊亘河沙刧第二辦香奉爲判府尚書諸衙勳貴伏願膺一人簡在副四海具瞻爲周邵甫申作臯夔益禹第三辦

香云昔年白雲堆裏最初一句截流今日人天衆前箇是四回拈出奉爲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演禪師爇向爐中以酬法乳之恩乃攝衣數座天禧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一椎便成光輝溢目要津把斷誰是唱酬還有能觀第一義底出來相見師乃云曠刧來事只在如今威音那邊全歸掌握頭頭物物成現明明了了無差獨用宏機全提祖印設使奮逸群作略施竭世樞機未免節外生枝水中捉月所以諸佛出世罕遇作家祖師西來永虛接響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這裏不拘格式不躡前蹤不昧當機如何舉唱明眼漢沒窠臼本分事絶羅籠幸遇帝道平平皇風蕩蕩祝嚴聖壽爲國開堂台旆光臨皇華作證鍾山頂上寶公塔前八字打開分明顯示去遂拈起拄杖云還見麼諸佛搆不著祖師提不起千日並照萬鏡臨臺不隔纖毫當陽爲取且不涉諸緣一句作麼生道八方霡霂無爲化萬國謳謠樂太平

上堂云不滅不生亘古亘今圓融無際應用無差佛祖由茲圓成人天因其發現至於千聖萬聖出來移易一絲毫不得要識文殊普賢釋迦彌勒觀音勢至盡在這裏不起纖毫凡聖情念不拘得失是非境界直下全真更非他物且薦嚴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彌陀非外得徧界是西方

上堂云一切無收攝觸處圓成應用絶參差莫窮形相向千聖頂𩕳上有時露出祖佛莫窮底機關於一毫端中有時演出主賓互換底文彩經天緯地玉轉珠回即且置舉拂子作點勢云這一點落在什麼處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云至真非內大千非外表裏一如含融法界月印寒潭珎沉滄海樹彫葉落無在不在萬法本通同從來無向背要是箇中人始終無變改且作麼生是無變改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云格外真乘當陽正眼騎聲蓋色離見絶聞非三賢十聖所知非神通變化所測撥開向上一竅威音已前把斷封疆直饒達磨西來也無措手足處到這裏更說心說境說得說失得麼擬知有什麼交涉若是利根漢一刀截斷不落第二見不落第二機直下便承當豈不省要乃至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一香一華一瞻一禮無不皆從自己流出無不皆從本有道場中來以此坐斷報化佛頭不妨隨時著衣喫飯三世諸佛只言自知祖師西來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且道到這裏作麼生說預作津梁底道理還委悉麼片雲點太清已落第二見

報寧民和尚受帖上堂云一向孤峯獨宿目視雲霄雖則不埋沒宗風無乃太高生一向十字路口土面灰頭利物應機雖則埋沒自己無乃太屈辱生況明悟之士頂門具眼肘下有符出沒卷舒得大自在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可以或孤峯獨宿不礙土面灰頭或土面灰頭不礙孤峯獨宿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有恁麼且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瑞氣逢嘉運靈苗觸處春

受季善友爲僧上堂云三界無安四生拘促欲脫愛網超步大方正應披忍辱鎧操智慧刀運上品心發殊勝志與蘊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滅三毒破魔網始是大丈夫漢豈不見教中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又道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雖然狹小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從箇裏出去且道必竟如何良久云何似生遼天鶻萬里雲只一突

上堂云千聖不同轍正體獨露萬象無所覆妙用常真法隨法行無處不徧心隨心用無處不周若能上絕攀仰下絕已躬放出人人常光目前各各獨露便可以於一塵中現寶王刹坐毛端裏轉大法輪以無轉而轉即一切皆轉以無身現身一切處無不是身亘古亘今凝然寂照所以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雖居塵中而塵中收他不得雖居四相而四相羅籠不住雖一切處覓其纖毫形相了不可得然而要用便用要行便行亦不於一塵中覓塵亦不尋其纖毫形相謂之無生法忍且只如截斷兩頭一句作麼生道死生同一際萬化悉皆如

解夏上堂云毫端寶刹覓閒優游十世疎虛古今渺邈洞視不見徹聽不聞到這裏非止善財七日歛念設使文殊百劫運大智力起無邊神用亦不能覷見只如諸人九十日間各各於中全體遊歷出沒卷舒縱橫收放八穴七穿東涌西沒儻忽於此知得諦當去不妨步步踏著實地心心契證平常茍或未然今日布袋口開還委悉麼良久云勿謂清秋多勝致低回且復按雲頭

八月一日上堂云撥正三界寞窟放出無位真人透過荊棘叢林便居常寂光土非如非異耀古騰今非色非心超宗越格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沒回互只如今在諸人頂門貫通一切若能各各返照內觀即坐自已家堂所以祖師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謂之本源佛性顯成知解宗徒更云說似一物即不中亦不免涉三寸路直得不墮常情不拘格式諸人若能於此定當得更不在指東劃西若定當不得不免重重指注去也不見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既不逐四時彫又能爲萬象主且當陽截斷路頭如何趣向還委悉麼八月秋何處熱復云抖擻自精神擒取日家底如斬一綟絲不分前後際力刃既雙行一斬截一切倘能劒刃上承當一口吸盡西江水

開爐上堂云乾葤近火理合先燋滴水氷生事不相涉倘或透生死明寒暑融動靜一去來直得意遺情忘如癡似兀然後乃可飢則喫飯健則經行熱則乘涼寒則向火雖然如是趙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有箇無賓主句直至如今無人舉得且無賓主話火爐頭如何舉得還委悉麼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褒山珪禪師爲佛眼和尚設齋請上堂云還有助哀者麼僧問明鏡當臺舉無遺照只如佛眼和尚還化向什麼處去師云妙喜世界藏不得蓮華影裏現全身進云和尚只道得一半師云倆全道底又作麼生進云煩惱海

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師云天地懸隔進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且莫詐明頭問臨濟滅卻正法眼三聖直下便承當盤山會裏要傳真普化當時翻筋斗未審此意如何師云跳出金剛圈吞過栗棘蓬進云萬里神光頂後相只明這一段時節去也師云方木逗圓孔進云學人是直截根源師云一任踍跳師乃云此方緣盡他方顯化此界身歿他界出現大善知識以無邊虛空爲正體以香水海不可說塵剎爲化境以日月爲明燭以形骸爲逆旅以死生爲晝夜其來也電光晃耀其去也石火星飛雖示世人有去有來極其本體不動不變所以南泉和尚昔爲馬大師作齋問大衆云今日爲先師設齋且道先師來麼有底道合取鉢盂有者道真堂前更添一分食盞明此箇不動不變至靈至妙各有奇特處要且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今日褒山珪公長老爲佛眼和尚設齋敢問大衆佛眼和尚還來麼有道得底試出來道看若無不消一箇普同供養何故驀頭水滴滴相承五葉華葉葉相付且道綿綿不斷一句作麼生道祖月崚空圓勝智何山松栢不青青

檀越請陞座僧問祖師門下水泄不通明眼人前固難啓口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無孔鐵鎚當面擲進云劒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師云捉敗這漢進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云腦後添一隻問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咭嘹舌頭進云如大火聚近之燎卻面門又如何親近師云只得瞻之仰之進云爭柰推倒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師云孟八郎漢師乃云心不是佛心與佛俱非智不是道智與道俱遣到這裏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珍食雖美難中飽人若是向上人須知向上事若於向上提持去也威音已前空劫那畔不恁麼至於毗婆尸佛娑竭陀國不恁麼靈山拈華迦葉微笑亦不恁麼少林面壁神光斷臂亦不恁麼何故若使恁麼彼此相鈍置既不恁麼又且如何舉唱所以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上根利智千里同風一刀兩段聊聞舉著徹骨徹髓剔起便行隨處作主遇緣即宗草偃風行全機獨露正當恁麼時不依倚一物一句作麼生道萬象之中長獨露千峯頂上現全身

僧復披剃謝恩罷陞座云天中之天聖中之聖處域中之大超方外之尊執寶籙以臨民馭金輪而御極廓清六合停毒萬方聿降綸言重興佛法遂使普天釋子復換僧儀歸本筠於裴相公納冠簪於傅大士重圓應真頂相再披屈眴田衣俄頃之間追還舊觀聖恩崇重倍萬丘山草木之微云何圖報輒傾肝膽少出毫芒大衆先佛有頂顙一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祖師有末後一句吞栗棘蓬跳金剛圈可以敵聖驚群可以轉凡成聖騰今現古蓋色騎聲如今對衆拈來不犯從前路布還委悉麼洪鈞妙力先天地覆載恩歸大聖人

上堂僧問選佛場開上根圓證不昧當機如

何指示師云一超直入如來地進云龐居士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馬大師因什麼直下覷師云頂門上有進云居士道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大師直上覷未審意旨如何師云暗裏能抽骨進云直上覷底是直下覷底是師云莫謗馬大師進云爭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師云有龐居士證明師乃云真妄窠窟生死根株論其汗漫則千差搆其趣向則一致起唯法起滅唯法滅起滅全真了無二致所以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離心之外無別識境揚岐又道群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變金流朴散而常存如此則亘古亘今不生不滅維籠不住呼喚不回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且始終不變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不從千聖中傳得透出威音更那邊

楊安撫請上堂僧問白雲生滿座瑞氣擁禪堂少室真消息當機願舉揚師云一舉千差同一照進云一音清迅生潮舌萬類聆聞道眼開師云風行草偃進云只如蘊定乾坤謀略有蓋世英雄具殺人刀秉活人劍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佛法道理師云直是天下無敵師乃云十虛融攝正眼洞明八表昇平圓機獨運萬象不能藏覆千聖無以擬倫明明絕承當歷歷無回互見成是箇大解脫門有超宗越格底眼具離見絕情底機出沒於中往復同用直得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可以集衆福可以滅諸殃可以報君親可以安邦國全明一道神光不落見聞知覺正當恁麼時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萬里江河歸有道凱歌齊唱賀郎回

劉宣教請上堂僧問劍輪頂上飛大寶光虎眼峯前豁開宗要既是向上人須明向上事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坐却舌頭進云此猶是向下事師云果然轉不得進云直得蓋天蓋地底來和尚向甚處出頭師云且向千里外立進云爭柰覿面相呈毫髮無間師云已遭點額也師乃云生平唯以此相知促榻論心到極微轉眼奄然今五載人間空只想形儀祖佛知見生死根源萬世不移易一絲毫千聖莫能窮趣向其生也電光石火舉必全真其滅也玉轉珠回通身無影所以道群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於一現一切而普該於一切現一而無剎不徧同古同今契物契我正體一如非生非滅所以道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夫如是則生未嘗生滅未嘗滅去未嘗去來未嘗來都盧是箇如來藏體真如正性敢問提舉中奉即今在什麼處還委悉麼無生無住著處處是全身

上堂僧問單拈獨弄只貴眼辨手親正按傍提須是作家手段棒喝交馳則且置頂門一句事如何師云倒行此令進云將山門下不為分外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學人更向上行時如何師云且只向下問進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柰有天何師云過師乃云目擊塵塵剎剎同居華藏海中頂門窗窗堂堂渾是無生法忍拈一莖草現丈六身吹一布毛傳正法眼離無離有絕聖絕凡八字打開

分明顯示了也若委悉得去遂舉拂子云東方妙喜世界不離箇裏西方極樂世界亦不離箇裏上方兜率世界亦不離箇裏如是則一處通千處百處一時通一處圓千處百處一時圓且不離本有一句作麼生道閻浮樹下親修處九品蓮中妙果圓

開聖節上堂云頂天履地共荷皇恩含齒戴髮均承帝力神霄降慶真主示生傾萬國丹心祝一人聖壽當陽有路萬派朝宗一句無私輒輸肝膽還委悉麼大明齊北極聖壽等南山

歡聖節上堂云神霄真人降駕長生帝君御極神靈開且夷夏欽風萬瑞咸臻千靈擁祐布羲軒無私之政追盤媧太古之風萬國赤子歌謠八表昆蟲鼓舞福流千界慶集一人林下禪人如何圖報共持清淨無為化仰祝吾皇億萬春

寶公生日上堂云悲智種中圖證四生海裏橫身圓如明月珠快似金剛劍一向恁麼去千人萬人乃至無窮億人羅籠他不住及至恁麼來千人萬人乃至無窮億人盡承他庥蔭賑濟四生舒卷九有或現十二面或現百億身鷹爪中露受生機屈膝處示涅槃相此猶是應機接物隨方逐圓時節若論本分提持坐斷異同不通凡聖直得釋迦彌勒飲氣吞聲文殊普賢亡鋒結舌且利物應機一句作麼生道拄杖頭湧出金剛劍四生九有示津梁

上堂云壁立千仞處攢華簇錦平田淺草裏劍戟縱橫欲提持向上那邊事直下無啓口處始欲捲而懷之又乃文彩已彰正當恁麼時如何要識他家全意氣三千里外絕請訛

上堂云薩怛阿竭二千年前費分踈摩醯首羅一眼頂門先漏逗有轉變識機宜到這裏如虎戴角骨碌錐守窠臼於箇中似龜負圖直須自悟自修切忌依他作解所以道有一句子堪與祖佛為師有一句子堪與人天為師有一句子自救不了只如截斷衆流不落三句又且如何還委悉麼言下未開千聖眼鋒前已泄法王機

錢運使請上堂僧問北山天下呼禪窟大冶洪爐烹祖佛玲瓏八面有誰知一句當機露風骨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倚著一邊去進云恁麼則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師云足下雲生進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云胷襟流出一句作麼生道進云覿面相逢更無回互師云朝議與脩作證師乃云祖佛頂額上單提本分宗乘萬機不到處宣布正法眼藏明明絕回互歷歷無邊表一句坐斷千差一言朝宗萬派是佛非佛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擒縱一時拈却直得淨躶躶赤灑灑人人常光現前處處壁立萬仞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不唯諸佛現前乃至一切有情無情盡無邊香水海過現未來湛然凝寂不變不異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諸人還見麼須知此一段事有如是奇特相有如是解脫力敢問大衆且過往八孺人承箇什麼功力還委悉麼國土動搖迎勢至寶華彌滿送觀音

三月望日上堂云華殘雨過巳度韶光風暖雲凝將臨夏景不逐四時凋變隨例七八五分更或削跡吞聲未免牽藤引蔓百草頭上則且置脚下泥深一句作麽生道春日晴黃鶯鴻

結夏上堂云築著磕著立卓縱橫或纖或洪徧界十身調御不踐青草豈冐紅塵且放下一句作麽生道拗折拄杖子高掛舊瓶盂復云塵塵剎剎自家風不在瞻聽覬中既爾結將布袋口直須牢把主人公

結夏請上堂云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無面目可見徧界不藏無形相可覩全機獨用以無面目而諸相歷然以無形相而十身具足解脫門廣啓選佛場宏開作不可思議功勳成無量殊勝奇特直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猶未是衲僧本分事於中若得桶底子脫五色線斷目前無法心外無機則圓融一切無有所爲成就諸法全體顯現且正當恁麽時不落功勳一句作麽生道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峽州東山馳法嗣書到上堂云靈山會上千葉騰芳少室峯前一枝獨秀生佛未具已見蟠根空劫那邊轉彰文彩渾崙擘不破撲鼻更馨香八面自玲瓏通身轉綿密箭鋒相拄針芥相投則且置獨脫一句作麽生道倏爾風雲會廓然天地春復云坐見東山掇古風頂門眼正有全功操持臨濟金剛劒倜儻楊岐栗棘蓬鐵壁銀山須作用魔宮虎穴亦流通攝將香水無邊剎併入鉗鎚爐鞴中

八月旦上堂云秋光清淺明明不退轉群木蕭踈一一解脫道不出陰界可以徧歷浮幢王不立纖塵可以具足金剛智何況園裏菜青田中禾熟豈非歲稔時和心融境寂且不離向背一句作麽生道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住東京天寧寺宣和六年四月十九日於當寺爲國開堂師拈疏云現成公案未言時文彩已彰洞徹根源才舉處重重漏泄儻或尚留觀聽却請對衆敷揚

指法座云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爲座既披此衣必據此座況佛佛祖祖藉此爲梯爲航見麽有條攀條無條攀例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今上皇帝祝嚴聖壽萬歲萬萬歲伏願聖明逾日月曆筭等乾坤空芥城而有餘拂劫石而彌固次云此一瓣香奉爲中宮天眷宰執諸王少師相公節使太尉閤朝文武在筵勳貴伏願高扶聖日永佐堯明壽筭等松椿福祿齊江海拈第三瓣香云大衆還見麽昔日白雲堆裏當風一句全提今朝萬壽堂前次第五回拈出奉爲蘄州五祖山真惠禪院第十二代演禪師爇向爐中以酬法乳智海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云明明無覆藏一一絕滲漏初無第一第二豈復言觀到這裏草偃風行渠成水到還有共相證明底麽僧問時雍道泰樂升平萬里山河舜日明妙唱以資天子壽爐煙爲瑞國風清未審和尚如何舉唱師云萬壽堂前增瑞氣一人有慶等乾坤僧云師將萬古靈山事祝讚當今有道君師云傾盡此時心僧

云如是則金枝永茂天庭秀玉葉長芳內苑春師云誰人不仰此時風僧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七十三八十四僧云德基永固金剛界萬國來朝賀聖明師云風前一句超調御僧云須知此道真機妙應用隨方得卷舒師云更須抖擻眼中塵師乃云問話且止大衆祕密妙嚴深機莫能考究淨圓超證諸聖無以擬倫靈山單傳正音少室密付的旨洞明如杲日寬曠若虛空把斷諸法無遺蔭覆群靈有作頂門上如如不動脚跟下了了常知今朝幸遇祝聖開堂對衆分明剖露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還知落處麼諸佛心髓祖師淵源十成八字打開徧界全彰勝相纖洪長短黑白方圓一一絶羅籠處處無回互澄澄湛湛密密堂堂無深可深無妙可妙是故佛佛授手唯授此心祖祖相傳唯傳此妙上根種智略請回光可以千眼頓開可以萬緣透脫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三要印開十方通透直得王舍城裏萬壽堂前瑞氣凝九重祥光朝鳳闕一一發輝正法眼藏傳持涅槃妙心了也且當陽不昧一句作麼生道太平瑞氣無邊表航海梯山仰聖朝以此開堂一毫善利上祝今上皇帝聖壽伏願金輪永固寶祚殊昌四海樂文明萬邦陶至化復舉昔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投子云尹司空與老僧開堂師云投子古佛叢林中推其得逸群之辯得朴實頭道用看其等閑拈掇不妨世法佛法打成一片雖然如是惜其不甚寬廓今日忽有人問天寧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即對他道手握金輪清四海聖躬彌億萬斯年

師在蔣山受勑拈示衆云大衆見麼龍飛鳳舞降自九重佛祖綱宗盡在裏許却請維那對衆宣讀

陞座僧問承師有言龍飛鳳舞降自九重此意如何師云無人不仰最深恩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去也師云水到渠成是一家進云直得樵夫舞袖野老謳歌去也師云誰不恁麼進云莊野春林與天華而合彩師云一枝別是太和春進云爭奈雲本無心自有從龍之勢師云却得闍黎出氣進云只如寶公還肯放和尚去也無師云放來久矣進云從教猿鶴怨且副一人心師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師乃云寒巖枯木白雲堆散質何能中巨材豈爲虛聲徹清禁紫微聖詔九天來既然事出意外要須直下承當所貴正眼流通仰祝無疆曆筭直得昆蟲草木悉仰動地風光大地生靈咸霑唐虞澤處處和風徧野人人喜氣盈畊感覆燾無疆之恩荷一人生成之德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碧桃冉冉凝朝露紅杏蒙蒙映彩霞

入院詣方丈坐云摩竭陀國三七日內口呀呀眦耶城中八萬人衆眼睹睹雖然一期拈掇未免犯手傷鋒爭似這箇八面玲瓏四方洞達上賴一人庥廕傍賛聖化無窮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委悉麼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指法座云三萬二千師子座爭及比箇曲彔

木坐斷報化佛不涉聞見知揭起鷲嶺高風仰祝南山磨筭還見麼看取令行時

上堂拈香此一瓣香祝嚴今上皇帝聖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師乃云入門便見更不容擬議尋思開口便說亦不復周由者也假便善財入彌勒樓閣尚資欽念普眼入普賢妙境亦借威神只如今直得八穴七穿四通五達一處透千處萬處通明一光明千光萬光普照且到家一句作麼生道風前有路超調御鼓腹謳歌樂太平復有頌云本是山中人無能唯守拙豈謂有虛名遠達丹鳳闕降勑住天寧竹輿星夜發今朝親到來一句無言說別別金色頭陀曾漏泄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釋

霡霂（霡莫白切霂音木霡霂周徧霑濡也）緓（練結切緓絞也）幪（蒙蓬切蓋也）咭嘹（咭巨吉切嘹音聊）屎朐（梵語也此云大細布朐音劬）賑（之刃切瞯也）請訛（請靖胡牙切訛五戈切）滲（所禁切漉也）呀（虛加切張口貌）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四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東京天寧寺語喬貴妃請上堂云一句全提千差併會一華開現萬福來臻往復無間而有源動靜不移而常寂處處是佛頭頭是道若也深信得及更不假他人餘力直似壯士屈伸臂頃全出此機若動若靜若出若處殊勝中現殊勝奇特中現奇特更非外緣全承渠德所以道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若識此恩動止作為百千變現悉不落虛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當陽徧界無回互千重百帀轉光輝

祖師會上堂僧問少林首傳於頓旨五葉爲芳葱嶺遂別於衆流千燈續照門庭雖異五家般若同歸地位如何是五家宗派師云吒吒沙沙歷歷落落進云若不借問爭達本源師云一筆勾下進云趯倒淨瓶不留活計兩口無舌正是吾宗如何是溈仰宗師云天下人跳他圓相不出進云三回喫棒猶若蒿枝末後瞎驢人天正眼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敲唱俱行進云休去歇去古廟香爐枯木生華祖佛心要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兩兩不成雙進云對機餬餅本自天然一鏃遼空三句可辨如何是雲門宗師云當面蹉過進云色空明暗觸處光輝剎剎塵塵頭頭顯露如何是法眼宗師云照進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無鼻孔衲僧作麼生印師云便是閑黎進云天下祖師鼻孔盡被和尚一串穿却未審和尚鼻孔被什麼人穿師云莫謗佛果好師乃云千聖頂𩕳上可容剎海衲僧命脉中不許真機更通一線路以佛現祖從祖證佛印印無差機機圓證靈山拈華示衆建立此箇宗風金色頭陀曾承妙旨以至西天四七此土二三自曹溪散席已來數百年間列剎相望各各握靈蛇珠人人抱荊山璧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提振向上宗風傳持正法眼藏要且百川異流同歸大海千重百帀無出一源所以道西天二十八祖也恁麼唐土六祖也恁麼天下列剎相望諸老宿也恁麼山僧也恁麼且道恁麼事

作麼生商量還提撥得出麼還緇素得明麼山僧不惜兩莖眉毛與諸人點破遂拈拄杖云還見麼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在拄杖頭上放大光明現權現實現機現境列五位君臣開三玄宗要機境相投箭鋒相拄一字三句同源圓相境致殊別若也於此委悉百草頭上罷却平生事根株亦不留聞清聲外句莫向句中求儻或未然山僧不免又拖泥涉水也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壁立萬仞箇箇常光現前卓拄杖一下下座

蓮華會上堂僧問菡萏叢中選佛場法筵大啓一爐香靈山萬古拈華事今日憑師爲舉揚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恁麼則法法已隨諸法住分明露出白蓮機師云即今覿面已相呈進云妙性海中爲雨露菩提場裏起清風師云猶落第二頭進云學人只如此師意又如何師云頂門三千腦後八百師乃云毗婆尸已前千華現瑞天中天正地優曇呈祥直得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現大蓮華王周帀千華座一葉一釋迦一類一彌勒塵塵爾剎剎爾處處爾念念爾一塵舉大地收一華開世界起可謂殊勝中最殊勝奇特中倍奇特感慈塔前變瑞氣羅漢洞邊顯真容法會儼然人天普集到這裏合談何事說玄說妙得麼說佛說祖得麼舉古舉今得麼顯作顯用得麼盡是從前已後大宗師拈出了也即今不如總不動著只是一箇現成公案若也薦得人人心華發明處處照十方剎正當恁麼時推功歸本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萬方有慶歸明聖願見黃河百度清

喬貴妃娘子請爲法真和尚病起上堂師云鷲峯單提向上機千聖不謀而會合少室密傳正法眼萬象不融而圓通契印相投緣因相入神功如天地之覆載妙智若日月之照臨沙界等平略無向背有大解脫士證大解脫道闢大解脫門示大解脫事現古人攢簇不得底病直教千聖覓起處不見諸佛衆生皆有是病諸佛若病即非衆生衆生若病即非諸佛是故以衆生病故示有此疾由茲王舍城人各各稟頂上光悉來問病而是大士隨求顯示令其萬仞壁立以至衆生病盡大解脫士亦安既安之後有大檀越作大法施建大法幢演大法義雨大法雨一一交羅重重無盡正當恁麼時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靈苗增秀氣瑞草發祥光復成一偈
示病維摩元不病　問疾文殊初不來
建大法幢啓大施　頓令千眼一時開

喬貴妃設千佛會上堂云千華顯瑞應萬善積靈臺廣闢解脫門大開無價藏舉揚正法眼表示千佛因直得徧界絕龍羅當陽無取捨透聲透色亘古亘今有具大信根修菩薩行發難思願力啓清淨莊嚴建大道場具列珍羞一香一華一茶一果同法性等太虛塵塵剎剎千佛放光如理如事十方普應所以道大匠無繩墨良材無曲直紅輪爍太虛徧界皆輝赫一華開一佛出世一塵舉一佛成道主伴交參森羅顯煥集無涯福祿祝睿算無疆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室內千燈相照耀天邊寶月更清圓

鄧國大王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豈容聲相從君見進云半夜碧雲籠古殿天明海岸迸金烏師云肘臂有符人共看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真金須向爐中煅進云倒騎鐵馬上須彌踏斷曹溪流水聲師云正在半途間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出草入草要求人進云妙喜剎中爲雨露無明山上起雲雷師云分明垂手處子細好生觀師乃云至理自調然千華曾現瑞無在無不在十方卽目前若是利根上智一舉便解承當旣能截斷衆流可以超今冠古以如是智以如是力以如是心以如是顧明同杲日寬若太虛所以道譬如虛空體非群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又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蓋此清淨本元離去離來離聲離色若以真實正見契寂如如雖二六時中不思不量無作無爲至於動靜語默覺夢之間無不皆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現諸祥瑞現諸奇特皆是從無量無邊劫海薰習種智從清淨微妙根智如是應現正當恁麼時如何無相光中千佛現一道清虛亘古今復舉釋迦老子靈山會上說大般若舍利弗於佛前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中有彌勒大士次補佛處可往問之彌勒云誰爲彌勒誰是彌勒者師拈云還委悉麼一句當機萬緣寢削更聽一頌夢中說法覺無殊妙用神通不出渠誰是誰名總彌勒祥光起處現心珠

本然居士請上堂云寸絲不掛猶有赤骨律在萬里無片雲處猶有青天在若乃不盡去未免者也周由直饒一切坐斷已落佛祖圈繢到這裏作麼生舉揚作麼生提持雖然如是從上來有箇現成公案不免提持去也古者道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僧後問曹山未審是什麼病山云攢簇不得底病僧云未審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衆生若病卽非衆生僧云只如和尚還有麼山云正覓起處不得大衆此病卽非世所醫須要本分作家以金剛錐與他頂上一劄正覓起處不得也與一服直教祖病佛病玄妙之病機緣境界悉灑灑落落脫然解脫不住解脫機到這裏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只這無處所早是處所了也直須千峯萬峯那邊承當得去好等閑拈一機舉一句盡與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更說什麼直指人心更覓什麼見性成佛正當恁麼時如何不假纖毫力碎佛祖窠窟

少保張丞相忌日請上堂僧問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今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今正問夜來明月上高峯只如維摩一默意旨如何師云逼塞虛空進云恁麼則當陽無向背覿體露全機師云無你插觜處進云爭柰前三三後三三師云也是肇縣茶瓶進云只如文殊道我於一切處無言無說與他一默是同是別師云落在第二頭進云爭柰斬釘截鐵師云横按鏌鎁進云只如無盡居士與和尚平昔道契相知且道卽今何在師云爲你說了也進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云你將什麼報恩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師云閑言語師

乃云大衆捏佛祖鉗鎚控作家爐鞴烹煆古今驗證衲僧唯用向上一機金剛王寶劒臨濟祖師傳黄蘗馬祖此箇機要向大河之北獨振正宗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坐斷天下人舌頭奔走四海雲水以至乃子乃孫傳此正見用此真機若非大解脱人安能當陽證驗憶昔無盡大居士生平以此箇事爲務徧寀海宗師無不咨叅到兜率山下逢見老衲論末後句始得脱體全真言解道理一時脱却遂作偈云鼓寂鐘停托鉢回巖頭一挵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鏗金戛玉虎驟龍驤不妨具大機得大用以此正印印天下叢林善知識山僧昔在湖北相見與伊電卷星馳一言契證表裏一如居士功業書於竹帛遺德在於生民後來當此之日撒手那邊行止且道無盡居士向什麼處去還委悉麼大千沙界諸佛土刹刹塵塵現勝身復云盛德在生民四方共欽仰三教大宗師秤頭有銖兩七十九歲佛齋年是日霜風亘霄壞一聲振忽雷前星墮雲帳麒麟掣斷黄金鎖一躍直歸梵天上萬載千秋著遺想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今朝此月當初一昨宵大火還西流金風動地聲蕭瑟聲蕭瑟圓通門大啓便請直截入還委悉麼有念盡爲煩惱鎖無心端是水晶宮

月旦上堂云本來無形段那復有唇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説道理且道他是誰叅

上堂云月生一室生白月生二産靈異月生三萬回憨格外無蹤跡風前强指南頭頭無向背一一絶廉纖拈華特地生風草令人長笑老瞿曇

李典御作年齋上堂云大衆如來涅槃心菩薩大解脱祖師正法眼衲子金剛鎚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有縱有擒有殺有活尚在向上關捩子上是箇人向箇裏出没向箇裏拈提終未能全機剔脱若也全機剔脱去變大地作黄金攪長河爲酥酪改禾莖爲粟柄易短壽作長年不爲分外何故提向上綱宗用作家鼻孔同歳旦於今朝用慶年於此日正當恁麼時如何萬人叢裏插高標錦上鋪華轉光彩　冬朔上堂云日日日勞前急朝朝暮暮轉滄溟箇是人間好消息力因此更須高著眼免使頭虛白

鄭太師請上堂僧問萬機休罷時如何師云坐斷毗盧頂進云可謂風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迷師云只得拱手讚歎師乃云靈光未兆萬彙含太虛一氣既彰華開世界起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皆同箇中出現若天若人若群生無不從是中流出以一處明百處千處光輝一機轉千機萬機歷落所以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没大悲願力示現受生然而此悲此願此力若是宿稟靈根具超脱種智則才生下時已作師子吼已具大神通至於若行若住若坐若卧或放行或把住無不皆從諸聖頂顊上縱橫十字乃至享福享壽享富貴多子孫悉承渠儂威力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重重彰瑞氣一一湧金蓮復須云威音已前靈苗秀到今光彩轉新鮮萬卉芬芳風景麗壽山高到大椿年

大內慶國夫人請上堂僧問空劫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逼塞虛空僧云未審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蹉過也僧云和尚喚什麼作虛空師云闍黎問從何來僧云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剎塵空師云爭奈你踏不著師乃云處處真無回互塵塵爾有鑑覺萬象以不見而見萬法以不聞而聞不見見其見逼塞虛空不聞聞其聞包含萬有離却見不見聞不聞別有一段奇特事要須是箇大解脫機大解脫用然後方能歷落起處全真豈不見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鉢裏飯桶裏水又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一等是箇時節朴實頭處直是朴實頭孤危峭峻處直是孤危峭峻正當恁麼時將箇什麼提持將箇什麼眼目辨別還委悉麼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復頌云比心含法界明契本來人千祥如霧集萬善若雲臻

大悲生辰郢國大王請上堂僧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盡大地是色那箇是心師云觀世音菩薩來也進云可謂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師云為什麼却是饅頭進云只如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師云重引重退輕引輕退進云畢竟水朝滄海去到頭雲自覓山歸師云也須是頂門上具觀音眼始得師乃云當年此日大悲生千臂莊嚴千眼明世出世間殊勝事神通無不總圓成恁麼去步步踏佛階梯恁麼來處處現身現土於六根得深圓通於解脫得普門智所以無剎不現無處不真或為寶公十二面或作達磨傳心印或向泗洲運神通或向香山發妙身周旋往返或證三真當得二殊勝四不思議十四無畏三十二應向娑婆世界獨有大緣說無說無窮妙咒現無身寶王妙身隨類示悲應機赴感求饒益得饒益應求男女得男女應求如意得如意應此猶是觀世音方便之力敢問大眾作麼生是觀世音諦當之處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

十月一日上堂云無邊剎海廓同太虛昨宵秋盡今日冬初曾無變易豈有親疎直下歇去蘇嚕蘇嚕

上堂云我我我渠渠渠千聖頂𩕳乃遮盧不是心不是物一口吞盡三世佛浮幢王香水海拈起擲向他方外淨躶躶赤灑灑萬象森羅無縫罅平懷的實鎮巍然飢來喫飯困來眠

大禮令節上堂七日來復各歸至壹之本一陽生起聿見天地之心徹底闡重玄當陽闢正眼直得萬國共慶四海同歡福衆一人位隆無極有箇奇特應時應節因緣舉似大衆還委悉麼皇帝有勑大赦天下

今上皇帝在藩邸時請陞座僧問一月在天影含衆水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只如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風颭颭地進云恁麼則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師云猶較些子進云佛出世後如何師云徧界不曾藏進云但存心地無諸惡刀劒叢中也立身師云鐵石身心報國恩進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云要得瞻之仰之大家讚歎師乃云金剛心真華藏界闢一佛出世千佛擁衛一華開敷萬華周

币現殊勝因作奇特事可以保安家國可以入聖超凡唯仗不思議神通難思微妙作用車不横推理不曲斷豈不見昔日波斯匿王問釋迦老子聖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事云何釋迦老子道大王汝於龍光王佛時曾問此義吾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聖義諦是名一理二義一二之義其事如是釋迦老子頂顊放光肘下懸符於百千萬億境界中提起當陽一著諸人還證據得麽若證據得椄頭獲勑如證據不得伏聽處分正當恁麽時如何放開一線道觸處現神通復舉昔日有一王者往見西天祖師既相見已遂命祖師說法祖師云大王來時好道去如來時師拈云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以真道而行風行草偃山僧有箇小頌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顊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華王請陞座僧問普光明殿在人間凡聖交羅絶往還若向一塵覰得見舒光照處奉慈顏正當恁麽時毗盧遮那在什麽處師云在你頂顊上進云學人爲什麽撞不著師云只爲你不是銅頭鐵額進云大小天寧和尚語脉裏轉却師云大小禪客隨人脚跟走進云須知同途不同轍師云也不是這箇道理進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昔日趙州端居丈室侍者報云大王來也州云大王萬福此理如何師云頂顊金剛眼放光進云雖然入草求人爭奈拖泥帶水師云莫謗趙州好進云忽然華國大王今日親臨又且如何師云八字打開說法了也師乃云大衆以佛見佛無異見以法說法無別說佛法聞見總現成當陽直下全超越當陽一著非佛非法非見非說非有非無非異非如寬若太虛明如杲日所以三世如來於此示生於此修行於此悟道於此成佛全不由他獨承渠力即如今千聖頂顊上拈出了也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口宣不以心知正當恁麽時須是箇人始得所以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舉一明三告往知來正當恁麽時不涉貪縁一句作麽生道還委悉麽楚澤蕡開五百歲蟠桃暗長一千年復頌云一塵纔舉一刹現一華開時一佛生克證金剛得長壽六根晝夜放光明

濟王請陞座以無漏根作奇特事以解脫智種金剛縁不於他處現身長在頂門獨露非心非佛非異非如等閑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等閑說一句可以當金剛寶劒人人皆禀此用各各悉禀此心若能返照迴光便是毗盧正體豈不見波斯匿王問釋迦老子云我昔未承佛誨見迦旃延咸言此身死後斷滅我雖值佛心猶狐疑此身念念遷變不知有不變者於是釋迦世尊謂波斯匿王言爾雖知遷變不停還知身中有不變者否王合掌白佛云我實不知佛言大王汝年幾歲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時見佛言如今云何王云經今六十二年見與三歲時無異佛言大王汝面雖皺皺者爲變而此見精性未曾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釋迦老子向

千聖頂顊萬仞峯頭指出金剛性不變不易湛寂凝然堂堂顯露由是波斯匿王識其本心敢問大衆只如今一切人皆見山僧陞堂且道此見從何而得與威音已前空劫那畔是同是別若見得無異無別則見現前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覿面擊開無盡藏頭頭湧出夜明珠復云濟國大王具大根器有上乘種性生爲帝子身極貴榮不忘諸佛付囑知有此大因緣垂神教典深識果因凡所施爲心源洞照所以此之作善因緣行陰隲保其富貴長久福祿彌隆有福修福若大海之納衆流唯利根種智之人具如是作用只此便是普光殿無相身爲盧舍那萬行因華圓果海福源洪注溢天河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四　漢七　十五

音釋

菡(戶感切)萏(徒感切菡萏芙蕖未發者)　鄆(禹慍切州名)　煅(都玩切煉也)　驤(息良切騰躍也)　剔(他歷切解也)　蘧(求於切蘧廬寄舍也)　圜(丘圓切圜丘)　繢(胃切組繢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五　漢八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東京天寧寺語王貴妃請上堂僧問如天普蓋長見日月光輝似地普擎萬古山河水周正當恁麼時承誰恩力師云千華叢裏一華春進云可謂野老旣知堯舜力歌謠此日樂升平師云也須知此恩始得進云誰人不瞻仰師云速禮三拜師乃云突出難辨只貶得眼閃電提持衲僧無湊泊處放一線道轉見聱訛不落階梯猶形唇吻到這裏如何即是車不橫推理不曲斷千華現相萬古一春處處顯奇特頭頭彰殊勝莫是新年頭佛法麼要且挨旁他不得莫是向上提持麼要且讓論他不出莫是應機境一時比今時麼未免拖泥涉水莫是一筆勾下壁立萬仞麼要且望空啓告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遇奇人則拈出逢奇機則提持且一人光隆萬劫次闢九有悉仰威光一言一句示機示境一出一没一撈一挨悉是大解脫中流出且道畢竟承箇什麼便得恁麼奇特若知有去不假形言其或未然露箇消息去也淨智莊嚴功德聚祝融峯頂萬年松復成頌曰大道虛玄天地先昆蟲草木悉陶埏神功已極三千界睿筭仍過億萬年

衆道友爲李道山披剃上堂云頂門闔金剛正眼始辨大機殺人不眨眼底漢立地成佛方明大用直得如此猶只是吾門建法幢立宗旨趣向在且向上還有事也無若知有向上事去設使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一一現千百億釋迦身不消一捏至於傾懸河辯用嶮崖機盡四聖六凡一時軒豁提得將來不消一撈且道據箇什麼便恁麼所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向無明窟子裏便放無量寶光向衆生境界中便作不思議事如丹霞相似才方舉起便知落處更不涉唇吻更不落言詮始似過他一箇聱頭便乃十分領略只如未剗草時在什麼處旣要剗草與說戒兩手掩耳又落在什麼處過量人有過量事只如當機一句作麼生道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閒復頌云丹霞剗草燒木佛

宮使捨緣吹布毛驚群敵勝真師子一釣須連十二鰲

知省太尉請上堂一句當陽顯赫徧界已絕羅籠不從諸佛心髓中流亦非乾坤未生時立只如今凜凜孤危澄澄絕照若是具超方眼有格外機未彰文彩已前已是十分勘破及乎彰言句立機境形問答作彼此直得千重百帀百帀千重和中下機一時收拾在這裏還有當處證明直下解脫底麼試出來通箇消息看如無威音已前活鱍鱍直至如今淨躶躶復成頌云法界廣包含開敷優鉢曇普熏般若力萬善自莊嚴

大內貴妃請上堂云一句子出於千聖頂門一妙機發於無盡寶藏迥無依倚杳絕端倪非色非心非如非異盡虛空窮法界都盧是箇大解脫門你諸人浩浩地於中出入還覺寒毛卓竪麼若向脚跟下一念不生全體顯露則淨躶躶活鱍鱍要行即行要住即住要用即用要休即休不指第二頭不落第二見到這裏亘古亘今凝然寂照若踏著去透脫生死是甚閑事能以無漏根力建法幢立宗旨衣被一切群靈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正當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還委悉麼五蘊山頭無相佛放光動地廓周沙頌云一心無住著徧界法王家崇成無漏福端坐寶蓮華

坦然居士爲貢沙彌作齋上堂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瞽中珠有人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云庭前石獅子進云若然者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爲心印早虛言師云一點也入不得進云爭奈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你試舉目前底看進云一點也瞞和尚不得師云爭奈大衆何師云舉步越東勝身退身入西瞿耶回首望北鬱單捻拳觸南閻浮淨地裏看是箇沒量大人以正眼觀來猶是麻滓麴末須知四維上下無邊香水海不可說浮幢王剎捏爲微塵一一塵中現無邊身說無量法猶只是順機應教看孔髗著楔而況提向上鉗鎚用作家爐鞴便是徧界德山有棒無下手處徧界臨濟有喝無啓口處徧界金色頭陀有定力無容身處正當恁麼時驀然有箇承當得擔荷得趣向得行履得且道向什麼處著渠山僧有箇著處擬待說又恐成路布擬不說又却孤負當機說與不說一時拈却最後一句放開話會去也長松下明窗內玉殿珠樓未爲對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還委悉麼天台華頂秀南嶽石橋高昨夜磨盤生八角驚將露柱笑咍咍引得門前石獅子倒綠蘿壁上天台

退院上堂建大厦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人之力而況長空絕跡大道體寬了之由人斷之在已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虎穴魔宮穢邦淨土山林城市荊棘叢中若能著著有出身之機處處有超情之見無可不可把定也祖佛不能窺放行也同生復同死且道放行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還委悉麼披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幻軀將逼縱心年懶汨塵勞久世間憑仗護身箇符子強扶衰疾且歸山

住金山龍游語錄師在高郵乾明受勑拈起

示衆云見麽拈時十日並照舉處千界光輝
九重天上降來宰輔手中親付更不敢囊藏
被蓋請僧正一爲敷宣
吹拈䟦云毫端寶刹閫外威權有卷有舒有
照有用字字珠回玉轉一一草偃風行雖然
文彩已彰更請重新拈出
指法座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須彌燈王只
令見在目前更不須作禮還信得及麽千聖
不傳微妙訣妙峯孤頂有人行
陞座云正令已行十方同應獻華借水全藉
傍人還有共相證明底麽僧問唱罷御樓一
曲高陞淨王孤峯未過揚子江如何道得接
手句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只這裏何異
妙峯頂師云吹毛寶劒當頭截進云忽若德
雲比丘出來道箇隔和尚如何轉身師云也
則摸索不著進云爭柰處處無回互頭頭不
讓機師云七日何曾得見來進云設使親見
也只是山上底師云苦屈之詞最難吐進云
學人若也通消息只恐揚子江水逆流去師
云三十棒且待別時師云大道無背面真機
有卷舒攝大地如陶家輪運大千向針鋒上
猶未是衆中正令閫外全威所以萬國仰瞻
同歸舜日靈光一道共照皇家重興佛祖道
場追還普天寶所正令全提主賓同用山僧
今日得奉一人聖詔傍資宰輔威權共建法
幢竪立宗旨揚子江心滔天輥浪妙峯孤頂
舒卷閑雲是處著眼不前頂顊正令全現若
是箇同得同用同殺同活底共一眼見共一
耳聞同一口宣同一音演更無異緣亦無異
見說什麽九十六種二十五有正要當頭辦
取一時列在下風且如今日應時應節事作
麽生道一句迥超今古裕萬年仰祝聖明天
陛座僧問遠辭帝闕已届南徐不涉程途請
師垂示師云到此已六日進云竹密不妨流
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猶涉脣吻在進
云不涉脣吻請師道師云高高處有餘進云
衲僧家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且以何爲
證師云猶較些子進云只許老胡知不許老
胡會師云且莫詐明頭師乃云三十年前曾
到此如今樓閣碧參差善財參處真消息誰
識德雲閑古錐還有識得底麽未渡瓜洲時
有一句子已與諸人道了也若以心思若以
意識若以眼見若以耳聞則沒交涉直得七
佛已前威音那畔薦得猶是話會在若委悉
得更不用如之若何便請丹霄獨步苟或未
然不免落第二義門去也江心一峯樓臺相
映水面雙塔金碧交輝誠聖帝福田乃禪林
上刹爲琳宫爲佛宇爲淨土爲畿邦建立法
幢弘荷祖道若非今上皇帝睿聖文明深信
此道安能首降詔書復此寶坊以爲福地如
今所以與諸人向此古道場中各得相見既
到這裏直須念德修德知恩報恩若也如此
則佛法付囑有在正當恁麽時一句作麽生
道銀山鐵壁無回互草偃風行得自由
開堂判府延康度䟦與師師接了云斷盡現
成公案擲地金聲發明古刹家風耀天光彩
出自大手筆顯示最上乘正欲四海普聞便
請僧正宣過
指法座云須彌燈王如來見居此座放大光
明說法了也還聞麽苟或未聞既爾當爐不

避火更須撥轉上頭關遂陞座拈香云此一辦香奉為今上皇帝祝嚴聖壽恭願文明濟二曜睿筭等乾坤奪少康復禹跡之功成宣光興漢室之業萬邦歸聖化八表偃干戈此一辦香奉為判府安撫延康通判學士合郡文武官僚伏願位隆磐石功濟維城居方面則魯衛晉齊陟巖廊則皐夔稷卨此一辦香佛眼也覷不見江淮十載受盡辛懃一旦白雲打破漆桶六處忝領大刹七回拈出此香奉為蘄州五祖山真慧禪院第十二代演禪師以酬法乳遂歛衣陞座焦山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乃云適來未陞此座第一義已自現成如今槌下分踈知他是第幾義也還有打成一片解覷得底麼試出來對眾舉看僧問目視雲漢德雲不下妙高峯至化難逃金山且過一線路報恩一句請和尚道師云萬年長祝聖明君進云可謂帝力丘山重君恩宇宙寬師云愈令心似鐵進云金枝永茂千年秀玉葉長芳萬古春師云又得闍黎共證明進云昔日裴相公入寺石霜借笏垂慈今日台入 親臨未審如何相見師云只了箇見成公案進云瑞氣直從天上降祥雲元自日邊來師云高著眼進云只如和尚六處開堂為人說法還有人相肯也無師云一時不肯進云為什麼不肯師云獨許師乃云大道絕中邊至真離言說諸佛莫能提祖師莫能傳透聲透色絕遮欄蓋地蓋天無向背豈止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直饒千眼頓開未免依草附木到這裏要須是針劄不入風吹不倒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底始得是故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大集會中大力魔王云待一切眾生盡皆成佛了然後發菩提心豈不是龍象蹴踏師子顰呻敵勝驚群蘊大丈夫意氣始可承當擔荷所以道殺人不眨眼底立地成佛立地成佛底殺人不眨眼還他過量人提持過量智發明過量機便演過量用正當恁麼時向過量境界中作麼生道還知麼仰祝聖君無量壽河清海晏樂升平

上堂云大眾赤肉團上人人古佛家風毗盧頂門處處祖師巴鼻拈一機千機萬機通透用一句千句萬句流通不假他人全彰已用若也人人恁麼返照則亘古亘今凝然寂照一段光明非中非外非色非心行棒也打他不著行喝也喝他不得直得淨躶躶赤灑灑是箇無生法忍不退轉輪截斷兩頭歸家穩坐正當恁麼時不須他處覓只此是西方

秦魯國大長公主降香請陞座拈香云此一辦香奉為秦魯國大長公主今辰修設祝嚴今上皇帝聖壽無疆師乃云天高無極無極有尊地厚無垠無垠有主鏡萬象方寸懷六合胷中發大機顯大用是故乃祖乃佛或拈華或面壁或行棒或行喝或詞辯縱橫或寂寥無說周旋往返只明此箇無為宗旨所以人人分上各各壁 立萬仞無一絲毫移易虧欠豈不見道譬如帝力不棄一民不謂不知而不容不謂知之而含育到箇裏啓無為之化行不言之教各各頂天履地飲泉水貴地脉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一穗寶香天上降金輪皇億萬斯年

錢二學士請陞座云透生死關出有無見脫佛祖機超格則量須是利根上智一聞千悟直下承當始得撒手那邊更無餘事所以道幾回生幾回死達者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諸人還識無生麼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陞座云蓋天蓋地觸處逢渠亘古亘今全彰正體法無異相不落生滅時無異緣不涉春秋所以道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踞涅槃岸桂輪孤朗於碧天如是則人人脚跟下輝騰今古迥絕見知六處惹絆不住三界收攝不得唯當陽直截承當便見透脫分曉正當恁麼時如何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云法身無相應機現形法眼無瑕隨照鑑物安排不得處是天真佛受用不及處乃向上機若能上絕攀仰下絕已躬鼻孔摩觸家風髑髏常千世界則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更討甚麼生死去來地水火風聲香味觸都盧是箇真實人體還有人向箇裏承當得麼識取摩尼無價珠當來受用無窮極

黃運使請上堂云大衆一句截流鐵壁銀山莫湊泊萬緣俱透照地照天絕羅籠明明無覆藏歷歷非照用三世諸佛出興唯此一事歷代祖師傳持亦此一心所以般若如大火聚般若如無盡藏般若如泛海舟檝般若如照夜明燈若向下委曲提持則敲牀竪拂瞬目揚眉或語或默說有說無若向上提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有時行棒有時行喝有時箭鋒相拄有時佛眼覷不見雖然如是猶有向上向下忽遇其中人却沒許多般事只是見成所以道山是山水是水天是天地是地不移易一絲毫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萬邦有道歸皇化偃息干戈樂太平

鄭龍學請上堂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且道此意作麼生舉知有箇什麼若論佛論祖論玄論妙論機論境論棒論喝盡是末邊事上頭還著得麼若著得去盡十方世界香水海向一毫頭上見得物物頭頭初無變易若向一毫端蹉過設使用得七穿八穴亦沒交涉只如有交涉一句你作麼生道吃嘹舌頭三千里臺中日月自分明

呂左丞請上堂云一句語全規矩應出毗盧印一種機截衆流透過祖師關若是明眼人已透過三千里其或尚留觀聽猶滯皮膚未免向第二義門重話會去也所以道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釋迦老子三世諸佛心髓一時頓現便恁麼承當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佛無二更疑箇什麼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

上堂云靈山話月語密難藏曹溪指月心真莫測倒却門前剎竿著已落第二頭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裏走猶落第三首只如未有佛祖已前還有恁麼時節麼到這裏不論憍底唯是俊流還委悉麼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

耿左丞請上堂云無佛世界是般若光百千聖賢是般若用金剛正體是般若根摧魔城

豈是般若力有如是自在威神得如是解脫知見用一絲毫千里萬里盡光輝拈一絲毫無邊世界無變易全體承當如如不動所以乃佛乃祖提持此事令一切人各各於根脚下洞明正見得其光顯其用證其根獲其力正當恁麼時（讀八）如何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二）人間無水不朝東

陳大夫請上堂云有句無句初無兩端如藤倚樹打作一片樹倒藤枯忽俊韓獹呵呵大笑金毛師子若是鐵眼銅睛當陽覷透便可以把斷要津不通凡聖終不向他語言窠作窠窟機境上受羅籠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落語言不立機關布漫天網打衝浪魚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也須還他大達之士始得所以趙州勘破處為方便玄沙蹉過處驗作家雪峯輥毬雲門顧鑑睦州見成俱胝一指如生鐵鑄就通上徹下只要箇本分人忽若總不恁麼又作麼生委悉麼了取平常心是道飢來喫飯困來眠復頌云即心即佛閑心印非佛非心蹈大方當處分身千百億普光明殿放毫光

趙觀察請上堂僧問有一句子從上千聖不曾道著未審喚作什麼句師云你那裏得這消息來僧云他千聖也不曾恁麼道師云莫謗他千聖好僧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師云拶破面門猶自不知（讀八）僧云未審千聖密用（十五）那一句師云用鼻孔上一句僧云此一句還該一切也無師云闍黎不空缺師乃云當陽直截不昧時機答去問來全彰奧旨直得千古萬古只如今前佛後佛無別道寬廓無外大千沙界箇中藏寂寞非內香水海裏浮幢剎若能無彼無此非色非心直下坐斷要津不通凡聖則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只如今人人頂門上放大寶光壁立千仞顯一切妙用神通挺單提不思議力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一一山河無障礙重重樓閣應時開

為亡僧下火云五蘊山頭涅槃路四方八面沒遮攔通身盡是金剛眼一粒靈丹火裏燃

為範和尚下火云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成天下之大名衲僧家透脫生死不懼危亡故能立佛祖之紀綱昭覺和尚神機峭拔智辯滔天肘臂下有符頂門上具眼奮喝散白雲底意氣操打破虛空底鉗鎚一歸錦官兩住雄剎闢開荊棘路坐斷是非關接物利生光揚佛日臨岐一著擺撥便行絕後光前頭正尾正如今既到這裏可謂世緣畢備末後慈懃截斷路頭一堆猛火大眾且道畢竟向什麼處去舉火炬云烈焰亘天留不得當空寶月鎮長圓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五

音釋

埏 尸連切和土也　剗 楚限切削也　儱 力董切　楔 先結切櫼也　櫼 即涉切[illegible]推也　懵 母總切悶也　獹 龍都切獹犬也　騅 朱惟切騅馬名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六　漢九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南康軍雲居真如禪院師於建炎丁未歲
十一月初六日在鎮江浮玉山受劄子召赴
行朝至十七日朝見登對移刺奉勅住雲居
次日勅下時兩府弁禁從就雍熙寺請師陞
座祇受勅文師拈勅示衆云九重城裏親宣
賜一道神光爍太虚勝義諦中真勝義千華
叢裏綻芙蕖一舉便知多少省力苟或未然
更請宣過
指法座云借雍熙寶座提揚岐金圈直下現
成分明薦取還委悉麽金剛正體露堂堂舉
足無非大道場究立毗盧頂顎上更於何處
禮燈王看看便陞座拈香云虚空世界未分
超然馥郁華藏圓融匕現特地氤氳戒定慧
解脱知見所熏百千億無量殊勝所集爇向
爐中上祝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道德邁
昔五帝威靈超前百王聖壽等南山蘿圖齊
北極二聖早還玉駕萬國俱賀昇平永息干
戈四民樂業次拈香云左僕射相公兩府合
佐合朝百辟今日臨筵洪儒碩學諸多勳貴
伏願忠霖爲雨爲檝爲舟補袞乃仲山和羹
即傅説僧問揚子江心停棹天子相招雲居
峯頂把關佛祖不讓未離王舍城時如何師
云坐斷天下人舌頭進云不必覺城東畔五
衆已臻文殊善財如何分辨師云一狀領過
進云恁麽則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師云更莫
別商量進云只如舜日重明祖燈增照知恩
報恩又作麽生師云一句了然超百億萬年
長祝聖明君進云懇懃願祝南山壽一炷清
香滿石樓師云已在言前進云未審祖令當
行如何流布師云點進云欲傳陸凱江南信
折得東風第一枝師云徧界不曾藏僧問明
鏡當臺時如何師云誰不照見進云萬像歷
然了無回互師云盡你神通向什麽處去進
云也知和尚在裏許師云始末一時收進云
只如教中道圓悟如來無上知見未審禪師
與佛相去多少師云不隔一絲毫進云高高
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師云棒打石頭人磥磥
論實事僧禮拜師乃云提金剛正眼闌向上
宗乘報不報之恩能難能之事運臨濟金剛
王寶劍喝下全彰用德山山形杖子覿面分
付是則全是見則全見不落凡聖階梯直下
頓彰已見既遇明眼作證又逢聖世昌時不
敢被蓋囊藏直下分明舉似遂拈拄杖示衆
云豈不見僧辭歸宗宗問什麽處去僧云諸
方參五味禪去宗云我此間只有一味禪僧
云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便打黄檗聞之云
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一箇箇屙
轆轆地只有歸宗猶較些子師云歸宗和尚
東虚空爲箇杖子向千聖頂顎上全提鎔瓶
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若不得
黄檗明辨端倪泊險勞而無功雖然如是有
條攀條無條攀例今日對諸人面前分明拈
出還相委悉麽朝擊三千暮八百煅烹佛祖
只憑伊復舉黄檗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盡
是不著便底恁麽作略何處有今日也還知
大唐國裏無禪師麽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
衆又作麽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云
黄檗老漢能區能別能揀能擇擒虎兕定龍

蛇即不無要且只明得當時事殊不知彼一時此一時若是山僧即不然汝等諸人盡是英靈豪傑底恁麼舉止須信有奇特事還知大宗國裏有禪師麼且道禪師即今在什麼處如今迴避不及不免露箇面目去也乃云親蒙金口賜師名優鉢羅華火裏生圜悟如來無上見謳歌鼓腹樂升平

到南康軍開堂於知府手中接得疏示衆云見麼當陽顯示直截現成百帀千重七通八達一一宗師巴鼻頭頭向上宗乘直下承當猶較些子苟或未證却請僧正重爲敷宣

指法座云役俔覩衆寶莊嚴不從須彌燈王借來元是兜率内院本有旣是快便難逢須教出一頭地高著眼便陞座拈香云此一辦香奉爲祝嚴今上皇帝聖壽萬歲恭願位隆劫石壽等芥城奮宣光之中興復大禹之舊跡次一辦香奉爲判府府判運使殿撰通判大夫閤郡尊官在筵僚寀仍願乃忠乃孝爲國爲民爲聖主之股肱作明時之柱石此一辦香得處辛懃收來劫遠廣衆中數回拈出嶽面上不敢覆藏奉爲蘄州五祖山真慧禪院第十二代演禪師爇向爐中以酬法乳便歛座歸宗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包融萬有聲振大千乃佛乃祖頂門開若天若人方寸闊便恁麼薦得不妨省要苟或躕躇落在第二義門去也還有箭鋒相拄底衲僧麼出來相共激揚僧問宗乘一唱三藏絶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天長地久無餘事萬年長祝聖明君進云恁麼則文明齊二曜睿筭等乾坤師云草偃風行得自由進云可謂金枝永茂千年秀玉葉聯芳萬古春師云閔國人證明進云古人道楖栗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阿那箇是他住處師云騰蛇纏足露布繞身進云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云却須截斷始得進云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云高著眼僧問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正當今日佛法委付雲居千聖不借底機如何提掇師云剔起眉毛直下行進云從上來事還有分付處也無師云分付闍黎進云爭奈有句非宗旨無言絶聖凡師云還有金剛王寶劒來進云直下便是更不周由師便喝進云忽遇頂門具眼底出來道箇隔身句又作麼生師云賊過後張弓進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師云分作兩段進云一舉四十九師云確師乃云以祖佛爲標準與祖佛作師以人天爲梯航與人天作眼忽若不倚一物孤迥迥峭巍巍千聖莫能知萬靈沒照鑑截斷一切不涉廉纖把斷世界不漏絲髮人天衆前如何剖露若向箇裏上絶攀仰下絶己躬等閑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似師子兒出窟妖狐絶跡當鋒略露穴免道箇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開慈悲方便門留通途受用底忽若轉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到箇裏還有出身處麼若有出身處便可以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東虛空作拄杖也打他不得合百千萬衆雷作一喝也驚他不動且道此人畢竟如何親近只如今各各當陽不背不向不立一絲毫頭

解路不作一纖塵機關正當恁麽時把斷乾坤一句作麽生道鶻弓已掛狼烟息萬國歌謳賀太平復云龍牀角頭親賜得天上雲居古道場安樂樹邊藏拙訥更無佛法可商量既無佛法却舉箇古人公案記得神鼎山諲禪師開堂示衆云山僧行脚也無正因只待向東京城裏聽一兩本經論於古寺閑房且恁麽過時不謂行到汝州葉縣被一陣業風吹到首山曲录木牀上見箇老和尚當時把不住禮却他三拜直至如今悔之不得師云這老漢叅到生鐵鑄就處窮到無絲毫解路時所以向鐵壁銀山處斬釘截鐵若不知有向上宗乘爭解與麽道然雖如是檢點將來二祖少林也禮三拜忽若水乳不分金鍮不辨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山僧元豐末年爲疑著箇祖師西來意十數載江表逢見大善知識便投誠咨叅玄妙理性棒喝機關直是費盡工夫終無箇休歇去處及到海會遇見箇老和尚被他腦後一槌從此喪却目前機去却胷中物直至如今也分踈不下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還委悉麽羚羊掛角千峯外更有羚羊在上峯

入院至方丈云箇是天下叢林鍛佛祖大洪爐奕世宗師烹衲子鉗鎚底處所以山僧到此老老倒倒跛跛挈挈百事無能向箇裏如何施設然雖如是當爐不避火還委悉麽銅頭鐵額如龍虎看取金圈栗棘蓬

上堂云耳聞不如眼見眼辯不如手親四百州天上雲居今之日竹輿親到巖巒回合林嶺崔嵬白雲深處見樓臺恍如別造一世界到箇裏亦不必窮玄談妙立境立機論性論心究理究事只如今人人分上一切坐斷正當恁麽時親到一句作麽生道祖佛妙玄窮徹底白雲深處好安居復云賜得雲居養病身半千衲子倍相親攀蘿直上青天上投老依棲安樂神

四月八日留知事上堂云獨掌不浪鳴獨樹不成林大家出隻手折脚鐺子煩堪任復云昔日毘藍園裏今朝古佛廟前裂轉雲門關捩且浴無垢金仙杓兒纔把處蹉過祖師禪

上堂云山僧入院得六日表裏如如十方純靜只有一事說向諸人且道是什麽事不得動著

散乾龍節上堂云淵聖皇帝君臨萬國北狩未還乾龍節臨祝嚴齋筭臣僧一句了無攙藏還委悉麽佛殿裏燒香

結夏上堂云眼聲耳色不思議百草顛頭受用時表裏洞然無一事端能保護臘人見好日多同遇緣即照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世界以光明爲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爲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爲佛事有世界以莊嚴爲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爲佛事且道雲居以何爲佛事不惜眉毛爲諸人拈出行住坐卧動轉施爲萬象森羅包含內外無一法不周無一事不圓到這裏著著盡是佛事則且置佛在什麽處還委悉麽高高峯頂無消息深深海底没蹤由復云九十日光陰一擲々半千人在毫端中各各包含大千界全承渠力得雍容没築磕絕行蹤萬里雖然無寸草德雲不不妙高峯

舉悟和尚立僧上堂云只這是大似撒沙向眼中只這不是還如注水向耳裏直下無事平地陷人別有機關墮坑落塹且畢竟作麼生秖園屈曲流泉急就嶺巍峩雲出遲復云雲居開大洪爐不止烹佛烹祖但有一切持來烈焰堆中辨取是則當處平和不是切宜退步煅出金剛眼睛直得乾坤獨露雖然到這田地須知向上一路還委悉麼放將三聖瞎驢踢殺大雄猛虎

天申節開啓上堂五月天申節真人降中天萬國傾葵藿處處啓法筵雲居古道場共爇一炷烟龍圖鳳曆等乾坤睿筭彌隆億萬年下座

上堂云古者道結夏得十一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又道結夏得十一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山僧即不然結夏得十一日也燈籠露柱作麼生若透得燈籠露柱即識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即見寒山子忽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

上堂僧問鏡清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如何是啐啄同時眼師云打破千年野狐窟進云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掀翻驪龍頷下物進云南院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又作麼生師云隨他語言走向草窠裏打輥進云忽被學人掀翻禪牀時如何師云我且問你見箇什麼道理僧禮拜云仁義道中放過一著師云倒退三千師乃云平旦清晨五月一吹起少林無孔笛十方沙界坦然平大地山河印印出二祖曾不往西天達磨曾不到梁國大家共賀太平歌摩訶般若波羅蜜復云孤迥迥峭巍巍面前按山子昔聞弘覺言今朝親到此有時生層雲有時霈微雨逗到大晴明依前突兀地且道是心耶是境耶為復在心內為復在心外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上堂云五月五日天中節萬祟千妖俱殄滅眼裏拈却須彌山耳裏拔出釘根楔鍾馗小妹舞三臺八臂那吒嚼生鐵勑攝藏急急如律令

上堂舉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師云還委悉麼病遇良醫飢逢王饍醬裏得壇雪中送炭

上堂云昨日風今日風陣陣不從他發十日雨五日雨點點不落別處大方無外大象無形盡世界撮如粟米粒總虛空乃掌中葉可以拽新羅國與占波國鬬額直得東勝身洲射箭西瞿耶尼中垜所以道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若是未出陰界尚滯見知聞恁麼說話一似鴨聽雷鳴隔靴抓癢直饒脫却根塵去却機境尚餘一線路在且二途不涉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佛殿堦前石獅子大洋海底鐵崑崙

散天申節上堂云天上古佛人間至尊五月下降閻浮五月君臨萬國舊中興業清四海塵永固龍圖長堅鳳曆遙瞻北闕仰祝南山一句全提當機顯露還委悉麼建炎天子天申節聖壽彌隆億萬年

上堂僧問百丈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此理如何師云傍觀者哂進云百丈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

兒孫爲復是荅他話爲他說師云老婆心切
進云五峯道和尚也須併却意旨如何師云
一箭中紅心進云百丈道無人處斫額望汝
是肯他不肯他師云萬人叢裏奪高標進云
雲巖道和尚有也未又作麼生師云拖泥涉
水兩三重進云未審雲巖會了恁麼道不會
了恁麼道師云與闍黎一般進云忽有人問
和尚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師云合取進
云恁麼則與雲巖一般去也師云直截根源
人不識忙忙業識幾時休師乃云萬仞懸崖
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鼷鼠雲
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
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
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
冷似冰
漢九 十一
上堂僧問臨濟三玄驗作家如何是體中玄
師云迅雷霹靂更驚群進云如何是句中玄
師云切忌向三寸上辨進云如何是玄中玄
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如何是一印印
泥師云脚跟下爛骨董地進云如何是一印

印水師云没觜浸却進云如何是一印印空
師云腦後圓光萬丈長進云爲復一理爲復
二義師云且鎖龜打瓦師乃云禪非意想以
意想衆禪則乖道絶功勲以功勲學道則失
直須絶却意想喚什麼作禪脚跟下廓爾無
禪之禪謂之真禪如兎子懷胎絶却功勲喚
什麼作道頂門上照耀無道之道謂之真道
似蚌含明月到箇裏實際理地既明金剛正
體全現然後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
萬法攙然初無向背乃呵呵大笑云山僧恁
麼說話大似無夢說夢無事生事若是明眼
人覰見一場敗闕且離意想絶功勲一句作
麼生道八臂夜叉擊鐵柱忿怒那吒撲帝鐘
上堂壁立萬仞處透得閙市裏可以横身閙
市裏透得壁立萬仞處可以倒退何也根本
若真正眼洞明則七穿八穴根本若不明正
眼若蘗麻則皮穿骨露故德山入門便棒臨
濟入門便喝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資福
道隔江見刹竿便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豈
不是壁立萬仞處透得大丈夫漢一等是踏

破草鞋何不向祖佛提不起處承當天人著
眼不及處擔荷然後即心即佛非色非心以
一重去一重以一句脱一句豈不是閙市裏
透得向箇裏直得壁立萬仞然後似鶻提鳩
所以古人道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
漢九 十二
安排然後與麼也得不與麼也得與麼不與
麼總得似虎靠山忽若與麼也不得不與麼
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如銀山横路許
他是具眼底向箇裏雙照雙遮同生同死全
明全暗全殺全活正與麼時且作麼生杖頭
點出金剛王鐵壁銀山百雜碎復云聖凡情
解初無相一法真時法法真萬仞崖頭能撒
手千峯頂上現全身
上堂舉古者道動是誑寂是謗動寂向上有
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師云是則是
只道得一橛若是山僧則不然語是誑默是
謗語默向上有事在老僧舌頭短不能與你
說還委悉麼兩刃金剛寶劒一對無孔鐵搥
上堂云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迴十五日已
後俊鷂趂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

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舍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遂舉拂云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頂劃斷天雲不放高

祈雨上堂僧問萬里不掛片雲時如何師云老僧也怪伊進云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師云行遣早遲也進云未審過在什麼處師云彼此住山人更不重註破進云好雨下時却不下不天晴處却天晴師云你適來向什麼處去來進云乍卷乍舒去也師云脚跟下更與一棒直得雨似盆傾進云總不與麼時如何師云捩轉鼻孔進云忽若應時應節又作麼生師云山前禾麥熟共唱太平歌師乃云曹溪路上天高地厚少室峯前土曠人稀孤然危坐泠蕭蕭大野橫身風颼颼眼見則瞎耳聽則聾口說則啞雖然不出一毫端含吐十虛無向背既然有恁麼神通具恁麼作用爲什麼乾爆爆地東海鯉魚打一棒忙忙帀地便爲霖

上堂云釋迦慳彌勒富八字打開無盡庫拄杖子化爲龍赫日光中吐雲霧徧界雱霈注甘雨卓主杖下座

七月旦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眼裏瞳人吹篳篥七六五四三二一石人木人眼淚出七通八達舉著便知尚在見聞隔靴抓癢陝府鐵牛吞嘉州大像則且置佛殿堦前狗尿天五臺山上雲蒸飯一句作麼生道風來樹影動葉落便知秋

上堂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眼裏拈却須彌山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耳裏除却四大海不見而見鐘鳴鼓響玲瓏不聞而聞大地山河歷落無生田地有種有收般若梯航有津有濟離一切相即且致威音王已前一句作麼生道雲中生石笋火裏出青蓮

解夏上堂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露柱懷胎此意如何師云突出難辨進云分後如何片雲點太清是何宗旨師云高著眼進云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靈雲爲什麼不對師云識法者恐進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又不對爲復是理合如此爲復是難爲酬對師云生鐵鑄就進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猶是真常流注又作麼生師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進云如何是真常流注似鏡常明意旨如何師云也是一向合頭語進云大地山河爲自己燈籠露柱亦非他師云莫妄想進云渾無用去時如何師云却較些子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未審意在什麼處師云分付拄杖子進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來却著破襴衫師云他家得自由師乃云秋光清淺秋露虛凝秋風颼颼秋色澄淨乃釋迦護生之功已畢實衲僧結制之法周圓若能內忘已見外了法空內外一如虛凝澄寂則全心即佛全佛即心與諸佛把手共行與祖師同得同用到箇裏更說什麼結更說什麼解二六時中淨躶躶赤灑灑終日著衣不曾掛一縷絲終日喫飯不曾咬一粒米所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那有像於去來觸處逢渠全機獨脫正恁麼時如何白雲本是無心物等閑出沒太虛空復云

九十日功圓此日不須更驗蠟人來雖然萬
里無寸草袋口今朝已解開
上堂僧問趙州訪一菴主云有麼有麼主竪
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意旨如何師
云據款結案進云只如又訪一菴主亦竪起
拳頭州却讚歎禮拜師云兩重公案進云問
答一般爲什麼肯一箇不肯一箇師云大有
人到此一似撞著鐵壁進云忽有人問和尚
有麼有麼如何衹對師云劈脊便棒進云恩
大難酬師便打乃云當陽顯正眼包括三千
大千渠儂無舌頭演出龍宮海藏現成受用
觸處逢原徧界家風取之左右若非同道者
何能提綱宗旣是恁麼人須明恁麼事還委
悉麼大地撮來粟米粒十方剎海掌中觀
八月一日上堂僧問不歷化城便登寶所時
如何師云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進云親
到寶山空手回又作麼生師云入荒田不揀
師乃云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
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包虛空者是何物
超越佛祖植佛祖者是六合之外惟道存而
勿論若據本分事未道得一半還知盡大地
撮來盡在諸人眉毛眼睫上化作天大將軍
現無邊神通若也見得轉凡成聖若也不見
切忌躊躕撥轉上頭關捩子分身百億化無
邊
請長蘆覺禪師上堂多子塔前分半座截斷
衆流少林端拱歷九年壁立萬仞奮作家爐
鞴施向上鉗鎚顯大用大機全生全殺與一
切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令大地人各各如
獅子兒奮迅吒沙踞地返擲所以道法王法
力超群生常以法財施一切久積淨業稱無
量導衆以寂故稽首夫如是則向萬仞懸崖
垂手敲唱俱行百尺竿頭進步主賓互換正
當恁麼時如何龍吟長霧起虎嘯乃風生復
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已畢今朝
幸遇大導師寶華王座爲拈出
上堂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
馬大師爲什麼不與他說師云闍黎不妨具
眼進云智藏道問取海兄去又作麼生師云
燗泥裏有剌百丈道我到這裏却不會意旨
如何師云烏龜鑽破壁進云馬祖道藏頭白
海頭黑又作麼生師云塞外將軍令進云只
如三頁尊宿是答他話是爲他說師云一狀
領過進云語帶玄而不露口欲談而辭喪師
云猶有這葛藤在進云忽若截斷衆流言詮
不涉又作麼生師云待我上山拄杖進云
這老和尚一點也瞞他不得師云放過一著
師乃云好日多同數彩一賽錦上鋪華全逼
內外若是知音更不話會大衆三世諸佛在
火焰裏轉大法輪墻壁瓦礫在諸人縣觧裏
轉大法輪拄杖子在千聖頂顊上轉大法輪
只有露柱燈籠却較些子何故東行不見西
行剎一葉落知天下秋
中秋上堂僧問黃龍三關即不問如何是楊
岐栗棘蓬師云天下人吞不得進云和尚還
吞得也無師云老僧是第一箇吞不得底進
云旣是吞不得將何爲人師云終不敢孤負
楊岐進云如何是金剛圈師云闍黎盡伎倆
百年透不出進云忽遇箇漢出來道盡是閑
言語又作麼生師云一任跨跳進云這老和

尚今日稍有些子相爲師云且莫冬瓜印子師乃云秋半西風急當空月正圓蕭蕭木葉落湛湛露珠懸嘹唳衝雲鴈淒清抱樹蟬頭頭渾漏泄切忌覓幽玄

出城中退院回上堂大衆幸自無一星兒事剛然平地起骨堆費盡工夫只這是步隨流水卻歸來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然後沒交涉正是此箇時節雖然如是他家自有通霄路嵩高南嶽與天台復云八臂那吒擎鐵柱翻身直入滄溟去

遂迺忿怒撲帝鐘過犯彌天無雪處無雪處不免依前安舊所且正當恁麼時如何一文偷不得虛作沒量人

謝監院上堂舉藥山一日語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和尚喚他作什麼山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恁麼則與和尚共出一隻手也師云道頭知尾舉一明三山僧有箇小頌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提折脚鐺兒施阿伽陀藥須彌土一撮滄溟水半杓快意唱巴歌過屠門大嚼

上堂云大衆仲冬嚴寒千山萬山滴水滴凍成塊成團凍得達磨板齒落冰得金烏嘴團圞明鏡當臺幽洞側更看雙鳳舞獮鸞復云金毛獅子一滴乳迸散驢兒乳十斛活卻死人平地上似地擎山石含玉

舉杲首座立僧上堂云鶻兒未出窠已有學霄志虎子未絕乳已有食牛氣況復羽翼成況復爪牙備奮迅即驚群八面清風起一條脊梁硬似鐵一條白棒掀天地相與建法幢展衲僧巴鼻

上堂云不登泰山不知天之高不涉滄海不知海之闊此區中之論也若是其中人天在一粒粟中海在一毫頭上浮幢王華藏界盡在眉毛眼睫間且道此箇人在什麼處安身立命還委悉麼無邊虛空盛不受直透威音更那邊

上堂云三界無法霜天皎月何處求心山高水深四大本空不辨西東佛依何住乾坤獨露透得脫見得徹正在半途遼迥擊碎鐵門關拔脫無根樹便見掌擎日月背負須彌引手過越一百一十城翻身獨立十方華藏界到箇裏也無佛也無祖不立照不立用不立權不立實不行棒不行喝正當恁麼時如何憑仗阿伽陀妙藥點取金剛正眼開

上堂云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

韓觀察請上堂大衆日沉沉風颼颼萬世只如今雲靉靉水潺潺富處全體現黏皮著骨底未免論性論心越格超宗底便道拖泥涉水殊不知人人有坐斷天下人舌頭分箇箇具有金剛正眼若能未舉先知未言先契則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到箇裏似金博金如水入水便乃全憑此箇恩力去也且正恁麼時如何是全提一句還委悉麼知恩方解報深恩

歲旦上堂元正啓祚汀開門戶萬物維新天

地同春應時納祐不落窠臼馨無不宜萬世
一時孟春猶寒伏惟首座大衆起居萬福乞
火和烟得譫泉帶月歸復云新年頭有佛法
正是土上加泥新年頭無佛法又成當面蹉過
到箇裏佛法世法有無新舊一時拈向一邊
且不落夤緣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乾坤
一合地餬餅日月兩輪天氣毬
施主捨法衣上堂云迦葉擕坐雞足峯老盧
持過大庾嶺如今披向寶華座孤光迥迥高
峯頂且道是同是別錦衣公子貴林下道人
高
上堂云大衆衆手共淘金人人皆有得霜風
襲四圍天華滿衣裓大賞不論功虛空長逼
塞分身千百億彌勒真彌勒復云入水須斬
蛟入山須擒虎才方撲帝鐘便擊塗毒鼓一
箭落九烏一捻千鈞土諸聖和不齊臘月二
十五
舒禪師周祥上堂大衆去年今日一語翁泥
牛入海無消息今年今日鐵斧老優曇鉢華
現籌室油雲出没太虛空動靜去來那有跡

須信雪晴天地春金烏依舊從東出
上堂大衆天上月圓萬像歷然地下月半髑
途成現見不見包褁十虛尚餘半聞不聞透
脫圓通徹本根玉漏銅壺催不得乾坤大地
一枝燈一處圓融一切處無邊剎海更峻層
上堂云透脫祖師關不知物遷變一念可萬
年一條真白練千差眼底親萬化鏡中現驀
要入三門等閑騎佛殿復云夜雨漬深春莓
苔色染人溪邊芳草碧與抑條新氣味濃
於酒風光軟勝絪靈雲覓不得何處悟天真
上堂云日面月面胡來漢現有時放行有時
把斷世法佛法打成一片若作一片會遇貴
即賤不作一片會裏有麵復云三世諸佛
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貍奴白牯却知有
戴角擎頭獅子吼四稜蹋地又團團八角磨
盤空裏走擬推尋劈脊摟拈得鼻孔失却口
爲問普化一頭驢何似紫胡一隻狗
上堂云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
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
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只如未有與麼消

息時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
上堂云大衆久雨不晴今日晴乾坤大地放
光明墻壁瓦礫說佛法露柱燈籠著眼聽敢
問諸人作麼生聽得乃云覩復云釋迦老子
道知幻即離不作方便十分成現
離幻即覺須彌倒卓亦無漸次眼中出刺忽
若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且作麼生知扇
子踍跳上三十三天且作麼生覺正恁麼時
還委悉麼十方剎海金剛座萬㬉爐中鐵蒺
藜
上堂僧問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云翻
來覆去看進云金烏急玉兔速又作麼生兩
重公案進云只如道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同
一舌說未審同那一舌說師云便是同也截
斷了也進云未審將什麼截師云將無舌底
進云草賊大敗師云點師乃云大衆月生一
快鷹俊鷂趂不及月生二德山臨濟失巴鼻
月生三文殊普賢特地忩忩怒那吒把須彌
一擘百雜碎折脚鐺子撞破無底籃兒大悲
千手一隻手中一隻眼也提不起無言童子

卭𠜂道前三三後三三還委悉麽萬仞峯頭
都放却多年破衲太毶毵
上堂云大衆傅大士道須彌芥子父芥子須
彌爺山水坦然平鼓冰來黄茶曾聞傅大士
乃彌勒大士化身吞他通箇消息不妨著實
山僧今日土上加泥亦有箇頌子須彌納芥
不容易芥納須彌匹似閑長河攪著成酥酪
輕輕擊透祖師關
舉丹霞裕長老爲人入室上堂云大衆摩醯
首羅揭示頂門正眼摩竭陀國全提向上鉗
鎚壁立萬仞絶承當孤光爍破四天下所以
道殺人刀活人劒將錯就錯上古之風規亦
是今時之樞要和泥合水若論殺人刀不存
毫末活人劒横屍萬里須知殺中有活擒縱
人天活中有殺權衡佛祖直饒説得殺活倜
儻分明山僧更問你覓劒在正恁麽時見麽
萬仞懸崖垂隻手高峯共唱太平歌復云趙
州道趙州南石橋北觀音院裏有彌勒祖師
留下一隻履直至如今覓不得諸人要知落
處麽問取丹霞和尚

結制上堂二千年前佛制諸方遵行爲例九
旬之内安閑共作鬼家活計且如何是鬼家
活計猢猻入布袋復云九旬結袋口安居解
脱道水乳自和同萬縁無所撓栗棘蓬快吞
金剛圈猛跳共透衲僧家頂𩕳上一竅
上堂金色頭陀衣糞掃𧉧多尊者運神通火
星迸入新羅國大象蚕藏藕竅中
五月旦日上堂云鐵樹龍鬚石牛哮吼火雲
亘天長萬丈金烏普照大光明直得東海鯉
魚振鬣揚鱗南國波斯呈橈舞棹文殊普賢
不敢説理説事德山臨濟不敢行棒行喝正
恁麽時會麽拄杖擬吞三世佛燈籠百斛瀉
明珠復云釋迦老子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
十方虚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又云一人發
真歸源十方虚空築著磕著山僧即不然若
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虚空錦上鋪華
上堂云新月如鉤輕雲映火山前麥熟筐裏
蠶繅田夫戢戢栽苗柳岸垂垂從線風調雨
順盜賊消攘我輩林下之人一餉非常慶快
纔作此語驀地有箇符使出來道山前諸處
五瘟行疫病太甚欲就和尚覓箇神符往前
驅逐山僧遂以拄杖畫一圓相與之瞥然不
見逡巡却來道五瘟疫鬼巳驅向他方世界
去也只有一事待請益和尚此靈驗神符從
何處得來山僧劈脊便打當下滅跡消聲因
行棹臂成箇頌子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毒
舌盡消滅五月五日五時書放下蛇頭捋虎
鬚
上堂云逈無依倚超宗越格非佛非心萬仞
壁立桑樹上著箭柳樹上汁出
上堂云粥足飯足飽柴飽水盧陵米價高山
前麥熟未盡乾坤剎海都盧是箇自己撮向
眉毛眼睫間直得放光動地不是如來禪亦
非第一義更説甚衲僧巴鼻爭如撒手懸崖
去却藥忌且唱箇囉囉哩哩𠲎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旋
風車上定盤星百尺竿頭吹篳栗噢復舉雲
門一日示衆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
水僧是僧俗是俗時有僧出云學人見山是
山見水是水時如何雲門以手劃一劃云佛

殿爲什麼從這裏去師拈云似地擘山如石含玉透得過者盡在無盡藏中透不過者未免搏量只如雲門以手劃一劃云佛殿因什麼從這裏去又且如何一葉落知天下秋

蔣運使寄雲居山三大字仍請陞座云法法圓融心心虛寂大包無外文彩已彰細入無間眼莫能覷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今日便與麼坐斷報化佛頭喚什麼作心喚什麼作性恁麼說話已是截斷諸根了也且作麼生是截斷諸根處放一線道通箇消息還委悉麼大旱得甘雨大熱得清涼復有頌云衆峯盤屈屋眈眈天上泓澄兩碧潭渴驥怒猊三大字高蹤千古振名藍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六

音釋

𥗼俗音剝 屙於何切 轆盧谷切 狻猊狻蘇官切猊研奚切狻猊獸名 踢大浪切 掀虛言切以手舉也 祟雖遂切神禍也 垛杜果切許挪也 抓癢抓側交切以爪搔也癢以兩切膚欲搔也 唬虛許切嚇也 颮颾颮蘇鳴切颾力求切颮颾高風也 𣰽毿𣰽音藍毿蘇含切𣰽毿猶襤褸也 逡七倫切逡巡却退貌 睫即涉切目旁毛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七　漢十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南康軍雲居真如禪院送化主上堂云火不待日而熱性相類風不待月而涼氣相合獨樹不成林單絲不成線建大厦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棹之力所以道衆毛成毬聚鐵成斧要須內外相應賓主和容自然氣類相同羽毛相似正與麼時如何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復有頌云三十餘貟雲水客諸方分化力行持山門底事渾依賴正是金毛奮迅時

上堂云有句無句已絕誵訛非色非心直超路布到箇裏有啓口分也無莫道是勤上座口似匾擔設使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出來辯似懸河機如掣電未免亡鋒結舌何故只爲風頭太硬然雖如此若向箇裏直下承當得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有丈夫志氣具絕羅籠手段所以道殺人刀活人劍則這邊那邊向上向下有事無事佛界魔界一時坐斷忽有人問未審刀劍在什麼處委悉麼從前汗

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復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雲門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拈得將來不妨奇特如今忽有人問山僧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向伊道千山雲霧卷一望見前村

上堂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丈夫具決烈志氣慷慨英靈踏破化城直截承當外不見有一切境界內不見有自己上不見有諸聖下不見有凡愚淨躶躶赤灑灑一念不生桶底剔脫豈不是心空到箇裏還容棒喝麼還容玄妙理性麼還容彼我是非麼直下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豈不是選佛場中擎頭戴角雖然如此子細檢點將來猶涉階梯且不涉階梯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千聖不留無朕跡萬人叢裏奪高標復有頌云住山只貴衆和諧表裏通明應整齊折脚鐺兒幸無恙相憑出手共提携

上堂云清秋晴色苗稼豐登四海晏清萬民樂業林下之士歇意休心直下當陽坐斷報化飢飡渴飲倦卧閑行無事無爲得大自在當陽一句不可重宣迴避不行直須漏泄還委悉麼八月秋何處熱復云昨夜夢登樓驀然得箇時節因緣今朝舉似大衆四野迴澄澄端如坐少林雲籠高嶽頂月在碧波心

中秋上堂云只恁麼透得已是涉泥水何堪更廉纖沒頭又沒觜到箇裏也須是箇似大死底人却活始得還委悉麼棒頭能取證喝下絕承當復云光景急如梭賢明爭奈何千林凋敗葉一鴈度秋河風急砧聲遠山高月色多誰當此時節解唱紫芝之歌

退院上堂云七處住持三十載今朝方作地行仙上蒙聖主從卑願亭毒之恩遠似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權柄在手舒放非他住既無心動亦非我所以二六時中與他同得同證同出同入豈有心於彼此何有象於去來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正當與麼時還委悉麼林間蕭散處世外一閑人復有頌云禪月昔年曾有語山僧師範作良謀如斯標致雖清拙大丈夫兒合自由

示張持滿朝奉

克勤自出峽止訥堂唯念茲在茲相從者多不告倦所謂利他乃自利也要須根本明徹理地精至純一無雜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若踏正脉諸天捧華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高高峯頂立始得不驚群動衆謂之平常心本源天真自性也雖居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此豈麤浮識想利智聰慧所能測哉示諭綿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當處全真則彼我遐邇觸處皆渠刹刹塵塵皆在自己大圓鏡中愈綿愈密則愈能轉換也故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濟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現前處方能出沒欲人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

亦云汝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爲自欺此旣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即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地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

古人以牧牛爲喻誠哉所謂要久長人爾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騰騰任運於一切法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斷便自會作活計去也佛見法見尚不令起則塵勞業識自當冰消瓦解養得成實如癡似兀而峭措祖佛位中收攝不得那肯入驢胎馬腹裏也

趙州道我見千百億箇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箇無心底難得又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自走作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計信知從上古人無不皆如此密密履踐安可計得失長短取捨是非知解也同學之中唯龍門智海昔常熟與究明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也

示吳教授

佛祖以神道設教唯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迴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佛以爲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爲此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蘊大根利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清淨無爲妙圓真心不爲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爲侶長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動乃謂之即心即佛更不外求唯々自性應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探究此事要透死生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多見參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趣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投火其炎益熾直到臘月三十日茫然繆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勸人參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唯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凜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法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徤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如古廟裏香爐去永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蓋業業兢兢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旣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

生死耶

報緣未謝於人間世上有如許叅涉交互應須處之使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閙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才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

示許庭彝奉議

此箇事在利根上智之人一聞千悟不爲難要須根脚牢實諦當徹信把得定作得主於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打成一片如太虛空無纖毫障隔湛湛虛明無有轉變雖百劫千生始終一如方可平穩多見聰俊明敏根浮脚淺便向言語上認得轉變即以世間無可過上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逞言語快利將謂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良可痛惜是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甞徧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詣慷慨所存也

在家菩薩修出家行如火中出蓮蓋名位權勢意氣卒難調伏而況火宅煩擾煎熬百端千緒除非自己直下明悟本真妙圓到大寂定休歇之場尤能放下廓爾平常徹證無心觀一切法如夢幻泡空豁豁地隨時應飾消遣將去即與維摩詰傅大士龐居士裴相國楊內翰諸在家勝士同其正因隨自己力量轉化未悟同入無爲無事法性海中則出來南閻浮提打一遭不爲折本矣

示隆知藏

有祖已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路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太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受之際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剎竿盌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旛把明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洎到梁遊魏尤復顯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塗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來年枝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閫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爲種草捨此切宜寶秘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

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嚗嚗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箇沒滋味鐵酸餡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胷次不掛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煉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劒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籠羅不住處

便契乃祖已來所證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

摩竭陀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忩情識搏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搆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杈雪峯輥毬

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黏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七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腳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印全是此箇時節唯踏著上頭關捩子底便諳悉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機還往北山十餘年真探賾精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于被睿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爲出此數段宣和六年十二月中佛果老僧書

示華藏明首座

祖師門下直截指示豈有如許多蹊徑只貴向上人聊聞舉著剔起便行明眼覷來只是鈍置古者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吾不與也箇箇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阿轆轆地踈通峻快始稱提持豈不見良遂見麻谷第一番才見便歸方丈閉卻門及至第二次見谷驟步向菜園渠便瞥地乃謂谷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洎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看渠恁地不妨省力既歸謂徒黨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信知渠知處有不通風諸人卒未搆得可謂真師子兒要作他家種草直須更出他一頭地始得

達磨遊梁入魏落草尋人向少林冷坐九年深雪之中覓得一箇及至最後問得箇什麼卻只禮三拜依位而立遂有得髓之言至今守株待兔之流競以無言禮拜依位爲得髓深致殊不知劒去久矣爾方刻舟豈曾夢見祖師若是本色真正道流要須超情離見別有生涯終不向死水裏作活計方承紹得他家基業到此須知有向上事所謂善學柳下惠終不師其跡是故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誠哉

破有法王出現世間隨衆生欲種種說法將知所說皆爲方便只爲破執破疑破解路破我見若無許多惡覺惡見佛亦不必出現而況說種種法耶古人得旨之後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腳鐺子煮飯喫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今時不敢望如此但只韜名晦跡守本分作箇骨律錐老衲以自契所證隨己力量受用消遣舊業融通宿習或有餘力推以及人結般若緣鍊磨自己腳根純熟正如荒草裏撥剔一箇半箇同知有共脫生死轉益未來以報佛祖深恩抑不得已霜露果熟推將出世應緣順適開拓人天終不操心

於有求何況依倚貴勢作流俗阿師舉止欺凡罔聖苟利圖名作無間業縱無機緣只恁度世亦無業果真出塵羅漢耶
此門瞥脫契證即是素來不曾經人壞持拍盲百不知一但以利根種性孟八郎便透直下承當要用便用要行即行無如許般心行純熟頓放著所在便得休歇安樂終日飽齁齁地不妨真正最難整理是半前落後認得瞻 光影聽聞不隨聲守寂湛之性便為至寶儲在胷中終日昭昭靈靈雜知雜解自擔負我亦有見處曾得宗師印證惟只增長我見便雌黃古今印證佛祖輕毀一切問著即作伎倆黏作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錯認定盤星了也及至與渠作方便解黏去縛便謂換人換轉人作恁麼心行似此有甚救處除是驀地自解知非卻將來須放得下作善知識遇著此等須是大脚手與烹鍊救得一箇半箇得徹不妨翻邪成正將來卻是箇沒量大人何故只為病多諳藥性
得底人心機泯絕照用已忘渾無領覽只守閑閑地而諸天捧華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徧盡意解所作平常似三家村裏無異直下放懷養到恁麼處亦未肯住在才有纖毫便覺如泰山似礙塞人便即擺撥雖純是理地亦無可取若取即是見刺所以云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豈肯自衒我是得底人原他深不欲人知喚作絕學無為與古人為儔真道人也
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若要與佛祖為師須明取活句部陽出一句如利刀剪卻臨濟亦云吹毛用了急須磨此豈陰界中事亦非世智辯聰所及直是深徹本源打落從前依他作解明昧順逆以金剛正印印定揮金剛王寶劍用本分手段所以道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既殺得人須活得既活得須殺得若只孤單則偏墮也垂手之際卻看方便勿使傷鋒犯手著著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瓏照破他方與下刃亦須緊密始得稍寬緩即落七落八也只自己等閑尚不留毫髮許設有亦斬作三段何況此宗門中從上牙爪遇其中人才拈出若投機則共用不投機則劃卻以是為要無不了底事切在力行之
示光禪人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況此大寶藏亙古亙今歷歷虛明從無始劫來為自己根本舉動施為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即是透脫不隨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胷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耶但患體究處根脚不牢不能徹證直須猛截諸緣令無纖毫依倚放身捨命直下承當無第二箇縱使千聖出來亦不移易隨時任運喫飯著衣長養聖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徑截殊勝法門耶
示民禪人
先聖一麻一麥古德攻苦食淡潔志於此廢寢忘飡體究專確要求實證豈計所謂四事豐饒者哉及至道不及古便有法輪未轉食

輪先轉之義由是叢林呼長老爲粥飯頭得非與古人一倍相反耶然入隨緣變異門且行第二段北山延接方來道人唯仰南畝今秋適會大稔覺民禪容覷收刈臨行乞言因示以前段因緣貴宗本擣末乃爲兼利並照

圓悟通達之人本分事也勉行之百草頭上有祖師夾山指出令人薦寬平田中有大義百丈展手要人知若能顆粒圓成即是單傳心印更或彌望坦然便證第一聖諦且出草一句作麼生道滿船明月載將歸

示世祥禪人

立志辦道之士於二六時中自照自了念茲在茲知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因緣處聖不增居凡不減獨脫根塵逈超物表凡所作爲不立方所湛寂凝然唯萬變千化初無動搖應緣而彰遇事便發靡不圓成唯要虛靜一切超然主本既明無幽不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透頂透底全機大用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則生死幻翳氷消金剛正體獨露二得永得無有間斷古今言教機緣公案問答作用垂全明此若脫灑履踐得日久歲深自然左右逢源打成一片豈不見法燈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無根艿得活離地艿不倒日用尚不知更向何處討切宜消息之

示諫長老

趙州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將知古德爲此箇事不將作等閑直是鄭重所以操修覻捕到徹底分明於一機一境一句一言悉不落虛是致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今時要湊泊著實須是猛利奮發倒腸換肚莫取惡知惡見莫雜毒食一味純正真淨妙明直下踏著本地風光到安穩大解脫之地坐斷報化佛頭凜凜孤危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正體現成日用有力量聞聲見色不生取捨著著有出身之路豈不見僧問九峯見說和尚親見延壽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識得渠親切用處便見衲僧巴鼻所謂殺人刀活人劒但請長時自著眼看到出格時自然知落處也

示禪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所謂天真自性本淨妙明含吐十方獨脫根塵一片田地唯離念絕情逈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己根脚下承當如萬仞懸崖撒手放身更無顧藉教知見解礙倒底脫去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逈逈峭巍巍更不須覓心覓佛築著磕著無非外得古來悟達百種千端只這便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儻於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著此忘懷絕照真諦境界也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叅得透目前萬法平沉無始妄想蕩盡

德山隔江搖手便有人承當烏窠吹布毛尋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也亦機感相投有地也亦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發揮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古人以輥芥投針爲況良不虛矣

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箇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七

音釋

匾擔（匾補典切擔都濫切）蛻（輸芮切蛇化也）淘汰（淘徒刀切汰他蓋切淘大倩洮浪也）盌（烏管切小盂也）曝（北角切）餕餡（俗音酸撖）賺（直陷切錯也）齁（呼侯切鼻息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八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示尼修道者

學道之士初無信向厭世煩溷長恐不能得箇入路既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已來元自具足妙圓眞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鋒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眼揚眉一場特地更過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爲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蓋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尚覓他起念處不得況其餘耶所以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可不是安樂法門昔灌溪住末山山問近離甚處溪云路口山云何不蓋却溪無語次日致問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云無男女等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麽如此豈不脚踏實地到壁立萬仞處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古人既爾今人豈少欠耶幸有金剛王寶劒當須遇著知音可以拈出

示良爐頭

金色頭陀論劫打坐達磨少林面壁九年曹溪四會縣看獵大溈深山卓庵十載大梅住絕人迹無業閱大藏古聖翹足七晝夜讚底沙常啼經月鬻心肝長慶坐破七蒲團是皆爲此一段大因緣其志可尚終古作後昆標準便使致身在長連床上亦不過冥心體究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成更不自他處起唯此一大機阿轆轆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樣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脚跟下實確確地只是箇良上座直下契證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平等一如湛然眞純是解作活計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瓏才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隨他去乃是終日竟夜親叅自家眞善知識何憂此事不辦切須自看

示諧知浴

此箇大法三世諸佛同證六代祖師共傳一印印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句

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若涉言詮露布立堦立梯論量格內格外則失卻本宗辜負先聖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已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辯聰彼我得失到底一時放卻直下如枯木死灰情盡見除到淨躶躶赤灑灑處豁然契證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諦信得及明見得徹此始爲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二六時中純一無雜才有纖塵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護生咬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得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座披衣眞金百煉舉動施爲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玄妙如湯沃雪遂自知時更無分外底名爲無心道人以此自修轉開未悟令如是履踐豈不爲要道哉

示印禪人

道由悟達立志爲先自博地具縛凡夫便欲跂步超證直入聖域豈小因緣哉固宜操鐵石心截生死流承當本來正性不見纖塵中外有法使胷次蕩然了無罣礙施爲作用悉根本中出根本既牢實能轉一切物是謂金剛正體一得永得豈假外求是故古德云此宗難得其妙當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墜古德隔江掄扇吹布毛便有發機處至於驀口摑劈脊棒亦解桶底子脫蓋緣專一久之一日瞥地此豈外得之皆由自證自悟

示信侍者

學道之要在深根固蔕於二六時中照了自已根腳當未起念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閒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酣半醒打疊不辦約實而論但於鬧閧閧處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癈功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若貴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箇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邊無量大善知識也切切諦信勉力作工夫乃善也

示材知莊

俱胝凡見僧來及答問唯竪一指蓋通上徹下契證無疑差病不假驢駞藥也後代不諳來脉隨例竪箇指頭謾人不分皂白大似將醍醐作毒藥良可憐愍若是眞的見透底始知鄭重終不將作等閑所謂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是故須具頂𩕳上眼方可入作後來玄沙拈曰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機一境有般拍盲底隨語生解便抑屈俱胝以謂實然殊不知焦塼打著連底凍到這裏直須子細切忌顢頇只如俱胝臨遷化去自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豈徒然哉

曹溪大鑒微時新州一樵夫也碌碌無所發明已數十歲一旦聞客誦經激其本願遂致母出鄉謁黃梅大滿才見數語問投機隱碓坊八箇月既聞秀偈始露鋒鋩五祖舉衣鉢授之是時聳衆競趍逐欲奪取而蒙山道人最先及之於大庾嶺頭知不勝始悟此衣非可以力爭稽首求法大鑒以不思善惡本初面目欽念知歸盧老以時緣未穩復遁迹四會縣獵人中久之尋抵番禺吐風旛不動動自於心之語印宗伸弟子之禮為之削髮登具由是闡大法要總二千餘衆聲徹九重遣貴近降紫泥召之確然不應度龍象若讓師清源永嘉南陽荷澤司空數十人皆大宗師何其雄歟唯聖賢示化進退存亡了然先照然考其步驟從微至著不斷世緣而示妙規列刹相望皆其法孫欽仰洪範欲擬其毫末竭誠罄力終莫髣髴惟望後昆有力量者勉旃聊述梗槩爾

示覺民知庫

圓湛虛凝道體也展縮殺活妙用也善游刃能操守如珠走盤如盤走珠無須剗落虛亦不分世法佛法直下打成一片所謂觸處逢渠出沒縱橫初無外物淨躶躶阿轆轆以本分事印定頭頭上明物物上了何處更有得失是非好惡長短來但恐自己正眼未得洞明是致落在二邊則沒交涉也豈不見永嘉道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佛祖言教筌罤爾藉之以為入理之門既綿然明悟承當得則正體上一切圓具觀佛祖言教皆影響邊事終不向頂𩕳上戴却近世叅學多不本其宗猷唯務持擇言句論親踈辯得失浮漚上作實解誇善淘汰得多少公案解問諸方五家宗派語一向沒溺情識迷却正體良可憐愍有真正宗師不惜眉毛勸令離却如上惡知惡見却返謂之心行移換擺撼煅煉展轉入荆棘林中所謂打頭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

省要處不消一劄皮下有血自知落處苟或躊躕則失却鼻頭也七佛已前便與麼直須硬糾糾緊著頭皮分明歷落薦取這一片田地穩密長時乃自會退步終不道我有見處我有妙解何故箇中若立一絲毫能所見刺則重過山嶽從上來決不相許是故釋迦文於然燈佛以無法得受記盧老於黃梅以本來無物親付衣鉢至於生死之際才自擔荷則如靈龜脫殼應須淨穢二邊都不依怙有心無心有見無見似紅爐著一點雪二六時中透頂透底灑灑落落遊此千聖不同途處直下令純熟自然成就得箇絕學無為千人萬人羅籠不住底箇真實人也

送圓首座西歸

得道之士立處既孤危峭絕不與一法作對行時不動纖塵豈止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蓋中已虛寂外絕照功翛然自得徹證無心雖萬機頻赴豈能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哉平時只守閑閑地如癡似兀及至臨事爲物初不作伎倆准擬剸割風旋電轉靡不當機豈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悟則剎那覆踐工夫須資

長遠如鵓鳩兒初生下來赤骨歷地養來餧去日久時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飛遠擧所以悟明透底正要調伏只如諸塵境界常流於中窒礙到得底人分上無不虛通全是自家大解脫門終日作爲未嘗作爲了無欣厭亦無倦怠度盡一切而無能所況生厭惓耶苟性質偏枯尤當增益所不能放教圓通以漚和力攝化開權俯仰應接俾高低遠近略無差誤行常不輕行學忍辱仙遵先佛軌儀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堅固四攝行到大用現前喧寂一等如下水船不勞篙棹混融含攝圓證普賢行願乃世出世間大善知識也古德云三家村裏須自箇叢林蓋無叢林處雖有志之士亦善自便到恁麼尤宜執守唯在强勉以不倦終至於喧靜亦復爾喧處周旋應變於中虛寂靜處能不被靜縛則隨所至處皆我活計唯中虛外順有根本者能然大凡爲善知識應當慈悲柔和善順接物以平等無諍自處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訕謗毀辱但退步自照於己無慊一切勿與較量亦不動念嗔恨只與直下坐斷如初不聞不見久久魔孽自銷爾若與之校則惡聲相返豈有了期又不表顯自己力量與常流何以異切力行之自然無思不服

提撕之下開發人天俾透脫生死豈小因緣應恬和詞色當機接引勘對辯其由來驗其蹲坐攻其所偏墜奪其所執著直截指示令見佛性到大休大歇安樂之場所謂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切不可將實法繫綴人令如是住如是執勿受別人移倒此毒藥也令渠喫著一生擔板瞞頇豈有利益耶

佛祖出興持唱此段大因緣謂之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句接最上機只貴一聞千悟直下承當了修行不求名聞利養唯務透脫生死今既作其兒孫須存他種草看他古來有道之士動是降龍伏虎與神明受戒攻苦食淡大忘人世永謝塵寰三二十年折脚鐺煑飯喫遁跡埋名往往坐脫立亡於中一箇半箇諸聖推出建立宗風無不崇高行務報佛恩流通大法始出一言半句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門敲門瓦子其體裁力用不妨爲後昆模範當宜師法之轉相勉勵追復古風切忌希名苟利茲深祝也

示樞禪人

解語非干舌能言不在詞明知舌頭語言不是倚仗處則古人一言半句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證本來大事因緣所以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知是般事便休行復處綿密受用時寬通日久歲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能照破斷割不留眹迹及至死生之際結角羅紋不相參雜湛然不動翛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也

示裕書記

踏著實地到安穩處時中無虛棄底工夫綿綿不漏絲毫湛寂凝然佛祖莫能知魔外無捉摸是自住無所住大解脫雖歷無窮劫亦只如如地況復諸緣邪安住是中方可建立與人抽釘拔楔亦只令渠無住著去此謂之大事因緣

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迦葉不覆藏乃如來真密語也當不覆藏即密當密即不覆藏此豈可與繫情量立得失存窠窟作解會者舉耶透脫到實證之地向出格超宗頂𩕳上領始得既已領畧應當將護遇上根大器方可印受也

秉拂據位稱宗師若無本分作家手段未免賺悞方來引他入草窠裏打骨董去也若具金剛正眼須灑灑落落唯以本分事接之直饒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一機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鈎頭只貴獨脫勿使依草附木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方來衲子有夙根作工夫驀地得入者不遇真正宗師返引他作露布隨在機境中無繩自縛半前落後似是不是最難整理要須識其病脉辯其落著徵其所偏墜而發起之俾捨執著住滯然後示以本分正宗使無疑惑了然得大解脫居大寶宅自然趂亦不去可以洪濟大法傳續祖燈堪報不報之恩也

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擧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冰解冰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瘥病不假驢駝藥緊要處豈有如許多佛法也大宗師為人雖不立窠臼露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成窠臼露布也蓋以無窠臼為窠臼無露布作露布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兔認指為月鑒在機先風塵草動亦照其端倪況應酬擾擾哉非胷次虛靜無一法當情安能圓應無差先機照物邪此皆那伽在定之効也

臨濟金剛王寶劒德山末後句藥嶠一句子秘魔杈俱胝指雪峯輥毬禾山打鼓趙州喫茶楊岐栗棘蓬金剛圈皆一致爾契證得直下省力一切祖師言教無不通達唯在當人善自護持爾

佛智裕公久叅徧歷一言相契併前證解併脫去卓然超絕遂分座訓徒傳持流通此大法印因書法語以贈

示粲禪人

趙州和尚見僧喚云近前來僧近前州云去多少省力若薦得乃是十成完全若作如之若何則知見生也

唐朝古德英禪師微時事田運搥擊塊見一大塊戲以搥猛擊之應時粉碎驀地大悟自此散誕為不測人頗彰神異有老宿拈云山河大地被這僧一擊百雜碎獻佛不假香多誠哉是言

示泉禪人

叅問要見性悟理直下忘情絕照胷襟蕩然如癡似兀不校得失不爭勝劣凡有順違悉皆截斷令不相續悠久自然到無為無事處才毫髮要無事早是事生也一波才動萬波隨豈有了期他時生死到來脚忙手亂只為不脫灑但以此為確實自然鬧市裏亦淨如水豈憂已事不辦耶

才有是非紛然失心直這一句驚動多少人做計較若承當得坐得斷透出威音王那畔若隨此語轉特地紛然自回光返照始得如來禪祖師禪豈有兩種未免諸舍各分皂白

特地乖張事理機鋒一時坐斷是打淨潔毬子還知諦當著實處麼放下看取

示傑禪人

行脚叅請既依附知識於大叢林陪清高雅衆久矣一旦親緣須著落歸動是箇千里遠行要須以自己力量不忘踐履直須行處不生塵況此段事不道在善知識邊便有居鄉井時便無也所謂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正當在時亦不起模畫樣雖則平常而滴水滴凍卓然絕識成箇無爲無事無心事業表裏洞然無際不與萬法爲侶不與千聖同途深根固蔕只守閑閑地養來養去不憂不徹但盡凡情作自己工夫勿管外緣勿逐名利起我見競勝負是故古德道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傑知莊倏來告別求警策因書此語授之

示成修造

蔣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聚半千衲子唯以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著力跳吞者用意吞莫怪無滋味太嶮峻或若驀地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只仰羨得要且見他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也才生心動念承當擔荷早不本分了也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携亦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透脫那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所撓

成就一切總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勝緣恒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慳貪憎妬情識執著有爲有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知見妄想皆所破壞也唯他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轉他雖無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虛含凡育聖若有取之即隨見刺卒摸索不著

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心妙性徑截承當不起一念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心力任運逍遙了無取舍乃真密印也

示杲書記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閫奧親受印記皆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沖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回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主賓金剛王寶劒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落索多少學家搏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貶得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傍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麼爲人非獨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興化見同叅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有何相觸忤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逈然殊絕不肯作累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逈然獨脫然

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為忝竊爾

示韓朝議

乃佛乃祖直指此大法於人人脚跟下洞照如千日並出但趣外奔逸久不能自信有如是大威德光明唯務作聰明立知見向業識中以謂出乎等夷衒耀自得向人間世所習古今博究廣覽謂窮極底蘊殊不知螢火之光豈比太陽所以古之奇傑之士頴脫之性就近而論如裴相國楊大年之儔投誠放下就宗師決擇剗去浮塵知見大徹大悟始能超軼與老禪碩德抗行𤼵踐到臨合殺結角頭自解撒手克證大解脫豈小事哉今既明敏不減前輩平時學業才力邁往於世路久之雖知宗門有此段因緣謂不出我所宗尚殊不著意以夙昔大緣相值歐峯經年會聚一聞舉揚即起深信迴光返照顧人間如夢如幻隨大化變滅乃虛妄爾唯此千劫不壞不移易一切聖賢根本乃造物之淵源印定自已若一發明七通八達何往不自得哉是知宿世亦曾薰炙遇緣而彰見於行事豈非自性耶然能自撿點二六時中學佛法已是雜用心則去却佛法乃眞淨界中行履矣但請依此一切不雜即純一洞然無愛憎離取捨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不思議處淨妙圓明受用之物爾須令此心長時現前不墮沉昏不生聰慧入平等安閑寂靜境界那有惡作業緣識情干撓得此本妙光明也只恐臨境界面前都盧忘失依前紛亂則不堪也古之修行亦只以自所證入時中照了截斷塵勞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十年純熟超出生死不為難著力在行處不只空高談說之而已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古人機緣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八

音釋

溷 胡困切濁也　翹 祈堯切舉也　鬻 余六切賣也　轆 盧谷切轆轤圓轉也　確 克角切堅也　躶 郎果切赤體也　壍 七豔切坑也　藕 吳白切　墍 側六切塞也　劈 匹歷切破也　蔕 丁計切根蔕也　閧 胡貢切閧聲也　鼷 弦雞切小鼠也　莽鹵 莽莫補切鹵郎古切莽鹵苟且貌　顢頊 顢莫安切頊許安切　碌 盧谷切碌碌不白具也　趚 丑刀切逐也　番禺 番鋪官切禺元俱切番禺南海縣名　韙 羽鬼切之之意美　梗槩 古杏切槩居大切梗槩大畧也　鬆鬅 鬅妃兩切鬅鬆匆切鬅鬅鬅依稀也　筌罤 且緣切魚筍也罤杜兮切兔網也　擺撼 擺補買切排而報之也撼户咸切控動也　躊躇 躊直留切躇直朱切跱躅躇豫也　糾 吉黝切絞急也　觳 克角切皮甲也　伎倆 伎巨綺切倆良獎切　剸 朱緣切截也　餧 於僞切飲也　窒 陟栗切塞也　懆 告草切恨也　孽 魚結切妖孽也　楔 先結切木楔也　黏 尼占切相黏也　綴 株衛切聯綴也　賺 直陷切錯也　鐺 楚耕切鼎屬　眹 直忍切微萌兆也　幾翛 思邀切　瘥 楚懈切病瘳也　輥毬 輥古混切毬柔九切　圀 驅圓切　諳 烏含切　闇奥 闇告本切奥於到切　眨 側洽切目動也　剗 楚限切削也　軼 弋質切過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九　惠二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　紹隆等編

示智祖禪德

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二祖禮拜達磨傳心豈有他哉箭鋒相拄也當其神契理御非言思所測唯知有向上宗風者證之雖千萬億載猶旦暮爾是故乃佛乃祖求人初不草草要是純剛打就利根上智然後提其要擊其節如膠投漆舉一明三阿轆轆地無窠窟絕滲漏底始可首肯更須淘煉到盤錯交加人所不能窮詰辨別處綽綽然游刃有餘當受用時淺淫露手段有超宗越格不傍師旨獨出胷襟壁立千仞驚羣敵勝方堪付授法既不輕道亦尊嚴所謂源深流長也

從上古德動盡平生或三十二十年靠箇入處期徹頭徹尾去志既有力用心堅確是以成就得來擲地金聲大丈夫兒攀上景仰不得不然彼既能爾我豈不能耶況透脫死生窮未來際一得永得當深固根本根本既固枝葉不得不鬱茂但於一切時令長在匆使走作湛湛澄澄吞爍羣象四大六根皆家具爾況知見語言解會耶一時倒底放下到至實平常大安穩處了無纖芥可得只恁隨處輕安真無心道人也保任此無心究竟佛亦不存喚甚作衆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祐遇茶喫茶遇飯喫飯縱處闤闠如山林初無二種見假使致之蓮華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厭隨處建立又是贏得邊事何有於我哉大迦葉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古人得旨之後多深藏不欲人知恐生事也抑不得已被人捉出亦不牢讓蓋無心矣至於垂慈示方便亦只隨家豐儉如俱胝一指打地唯打地祕魔擎叉無業莫妄想面壁降魔舞笏骨剉初不拘格轍勝負唯務要人各知歸休歇不起見剩向鬼窟裏弄精魂卓卓叮嚀到脫體安隱之地乃妙旨也伶利漢脚跟須點地脊梁要硬似鐵遊人間世幻視萬緣把住作主不徇人情截斷人我脫去知解直下以見性成佛直指妙心爲楷梯及至作用應緣不落窠臼辦一片長久守寂淡身心於塵勞中透脫去乃善之又善者也

示諸禪人

道本無言法本不生以無言言顯不生法更無第二頭才擬追捕已蹉過也是故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只貴言外體取機外薦取自非上上根器何能驀爾承當得然有志於是者豈計程限要須立處孤危辦得一刀兩段猛利身心放下楔子靠著箇似咬猪狗惡手段底盡情將從前學解路布黏皮貼肉知見一倒打撲却使胷次空勞勞地己思不露一物不爲便能徹底契證與從上來不移易一毫髮許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向上超師作略始得所以古者問佛向上答非佛又答方便呼爲佛則見性成佛乃釜蹗爾是中云何指東畫西直須密契旨能將護方得灑灑落落更說甚證涅槃契生死皆增語也雖然只山僧恁麼道也未可取爲極則始免佛病祖病大丈夫漢圖心要叅豈可立限劑耶但辦却深

信一往向前未有不脚踏著實地者日新日新日日新日損日損日日損退步到底便是也至了是亦不立此正是作工夫處

示蔣待制

襄陽郡王常侍叅潙山大圓得旨有僧從潙山來常侍問山頭老漢有何言句僧云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竪拂子常侍云山中如何領解僧云山中商量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常侍云會便會著甚死急汝速去侍有書與老師僧馳書回潙山折見畫一圓相於中書箇日字潙山呵呵大笑云誰知吾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云也只未在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於地上作一圓相書箇日字以脚抹之而去看他得底人步驟趣向豈守窠窟耶箇裏若善觀其變則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則有自由分既有自由分則不隨他去也既不隨他去何往而不自得哉

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只以塵勞爲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此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爲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凡所指呼作爲一番作爲一番再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箇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待撥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便化成清淨無爲清涼大道場也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卧常在於其中

示張國太

即心即佛已是八字打開非心非佛重向當陽點破不尋其言一直便透方見古人赤心片片若也躊躕則當面蹉過也

不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多少徑截何不便與麼承當更入他語句中則求不透脫多見學者只言卜度下語要求合頭此豈是要透生死要透生死除非心地開通此箇公案乃是開心地鑰匙子只要明了言外領旨始到此無疑之地矣

昔脩山主要見地藏自陳此番來見和尚經涉許多山川極是辛苦地藏指云許多山川於汝也不惡渠便桶底子脫去似此豈假多言道途之間也須保任始得

示方清老道友

老達磨來自竺乾豈嘗持一物及遊梁歷魏面壁少林無人識渠獨可祖効勤立雪斷臂始略垂慈出此印心若謂無言從何而入如謂有言向伊道甚將知須是箇人始十分領畧乃無滲漏所以入此門來要是根器猛利能疾速棄捨從前知見解路使胷次空勞勞不留毫髮洞然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無際自得本有無得妙智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無邊莫測莫量大機大用在儻留此能所隨在緣塵則卒急未便相應是故古德勸人直下休去歇去此段譬如快鷹快鷂捎雲突日迷風透青掀騰直截不容擬議苟

或踟蹰乃蹉過也其爲教外別行則可知矣既有志於是放下著覿體承當一切現成則初祖不曾來自己亦無得

示李嘉仲賢良

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此諦實之言也但心眞則人佛俱眞是故祖師直指人心俾見性成佛然此心雖人人具足從無始來清淨無染初不取著寂照凝然了無能所十成圓陁陁地只緣不守自性妄動一念遂起無邊知見漂流諸有脚跟下恒常佩此本光未常露昧而於根塵枉受纏縛若能蘊宿根本從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便倒底脫却炙脂衲襖赤條條淨躶躶直下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出當下廓然明證此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烘爐上著一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忉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句唯許最上乘根器如飄風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證截生死根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猷喧求靜棄彼取此一眞一切眞一了一切了總萬有於此心握權機於方外而應物現形無法不圓何有於我哉要須先定自己著落立處既硬糾糾地自然風行草偃所以王老師十八上便解作活計香林四十年乃成一片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只在當人善自看風使帆念念相續心心不住向此長生路上行履即與佛祖同得同體同作同證況百里之政柄在手頭安民利物即是自安萬化同此一機千差並此一照盡塵沙法界可以融通何况人佛無異耶

示遠猷奉議

從上徑截一路直抜超昇無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但此心淵奥脫去聖凡階級只貴利根上智於無明具縛窠窟中不動纖毫直下頓契廓徹靈明與有情無情有性無性同體與大法相應發起作用透古超今騎聲蓋色虛而靈寂而照無量無涯不思議大解脫一一七穿八穴了無回互便識落著所以乃佛乃祖謂之單傳密付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萬德昭然十方坐斷獨證獨超初無依倚若起見作相則沒交涉也今時大有具種性之士能始末覷破幻緣幻境勇猛奮志向箇邊來亦有久存誠探賾者然患缺方便力止以知見解會爲明了殊不知全坐了但是識心縱解到佛邊窮到修證盡頭處不出指蹤在是故古來作家宗師不貴人作解會唯許人捨知見胷中不曾留毫髮許蕩然如太虛空悠久長養純熟此即是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也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脫離生死有甚難也如裴相國龐居士樣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塵緣幻境豈從別處生若脚下諦實二六時中能轉一切物而無能相等閑空牢牢地不生心動念隨自天眞平懷常實便是從宦遊斡斡悉皆照透承那箇恩力既識渠如下水船相似畧左右照顧扶持將去自然速疾與般若相應此禪流所謂自做工夫觸處無有虛棄底時節綿綿相續辦長久不退轉心不必盡棄世間有漏有爲然後入無爲無事當知元非兩般若懷去取則打作兩橛也一切時一切處唯以此爲實在力

行之當截斷衆流得大安樂矣

示宗覺大師

佛語心爲宗宗通說亦通既謂之宗門豈可支離去本逐末隨言語機境作窠窟要須徑截超證透出心性玄妙勝淨境界直徹綿密穩當向上大解脫大休大歇之場等閑雖似空豁豁地而力用圓證不拘限量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所以迦文老人久默斯要三百餘會畧不明破但隨機救拔俟時節到來乃於靈山露面皮拈出獨有金色頭陀上他鉤鉤謂之教外別行若諳此旨則威音已前漏逗了也點化將來雖隨類化身千般伎倆萬種機緣無不皆是箇一著子此豈單見淺聞存知解隨機括者所可測量是故從上來行棒行喝輥毬擎叉喫茶打鼓挿鍬牧牛彰境智據坐掩門喚回叱咄與掌下踏莫不皆本此唯本色衲子自既了悟透徹又復遇大宗師惡手段淘汰煆煉到師子咬人不隨藥忌直截斬豁處方可一舉便知落處如師子入窟出窟踞地返擲何人可測量哉此門不論拖泥涉水草裏輥打葛藤眼麻眛三搭不回者唯是八面受敵未舉先知未言先契自然水乳相合得坐披衣養得純熟待霜露果熟出頭來便與麼用始合祖先本因地發行一周佛事所以道要窮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

示一書記

英靈衲子蘊卓識奇姿慷慨隳冠視身世聲名如游塵浮雲谷響以夙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絕聖越凡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妙心跂步蹴踏作香象金翅要馳騻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截流摩霄豈肯爲鳩鴿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瞥轉利害耶是故古之大達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片志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之重任普津濟四生九類拔苦與安破障道愚昧折無明顛狂毒箭拈出法眼見刺使本地風光澄霽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廢寢忘餐刻意尚行潔清三業向三條椽下死却心猿殺却意馬直使如枯木朽株頑石頭相類驀地穿透豈從他得哉發大伏藏然暗室明炬艤艨艟於要津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通箇入理之門然後升普光明場據無漏清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口海瀾翻奮無礙四辯才立一機垂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同受庥蔭尚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諸天無路捧華魔外那能傍覷放却知見卸却玄妙颺却作用唯飢餐渴飲而已切不知有心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戀著從前學解諦句奇言理性分劑名相桎梏佛見法見動地掀天世智辯聰自纏自縛入海筭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應務敵勝鷙羣滿自己本志願乃爲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無爲無事眞道人也

示勝首座

釋迦老多子塔前分半座已密授此印爾後拈華是第二重公案至於付金襴鷄足山中俟彌勒是多少節文也達磨迢迢自西竺遊

梁歷魏冷坐少林深雪之中有箇斷臂老子解觀破不免漏泄分付伊謂之單傳密記子細究之一場敗闕自此便喧傳西來肯意世間隨流將錯就錯滿地流行分五家七宗遞立門戶提唱就實窮之端的成得甚麼邊事是故從來達人不喫這般茶飯且如何却是諦當將知六合外著得眼早自別也況無邊香水海浮幢王剎表下視底乃少知落著所以道此大丈夫事撲迭掀豁步驟作略唯同風契證始善弘荷終不撒沙撒土遂與釋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等閑垂手殺人活人初無窠窟只貴緊峭萬苦千辛至嶮至毒下得斷命手脚然後不虛印授也白雲師翁云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示無住道人

維摩經依無住本立一切法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古德云一切無心無住著世出世法莫不皆爾便有住則膠固豈復能變通耶日月住則無晝夜四時住則失歲功唯其無住乃所以流於無窮是故住於無所住所以轉凡成聖即無作無爲無住妙用於萬有中得大解脫既達此意見此道唯力行不倦乃真道人也

示元長禪人

佛語心爲宗達磨傳此者矣而馬師爲蛇畫足慈悲落草乃云諸人欲識佛語心麼已是漏逗了也更言只如今語便是佛語此語出於自心便是佛心若舉揚正宗作如是話會如何出得作家八十四人耶是故從上來行正令底視之如將惡水澆潑人成甚模樣應知這老子太煞屈曲事不獲已然今學者尚看他底不破只管落語言執解會認光影做窠窟好不性燥也可中有箇生鐵鑄就手裏握得頑石粉碎眼目定動擬議不來一綽便透更說甚佛語心如之若何直饒千佛萬祖躬親動地放光如雲如雨行棒行喝雷奔電激不消箇熱不采等閑凡不收聖不管更喚甚作生死菩提涅槃煩惱不如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此乃稍稍類他家種草也所以地藏道你南方佛法浩浩地爭如我種田博飯契十成是以此爲事徹到無事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斷把斷世界不漏絲毫諸見不生了無滲漏以長歲月不動不退靠之自然成辦香林四十年方打成一片溈山三十載牧一頭水牯牛既有此志深宜長久乃能堪報不報之恩是真出家大解脫衲子也

示超然居士趙判監

曹山辭悟本問向甚處去云不變易處去復徵不變異處豈有去耶答云去亦不變異自非踏著實地安能透徹如此豈以語言機思所可測量哉蓋履踐深極到無滲漏之致然後羅籠不住學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絕去來要須攀上流造詣至真諦實淵奧閫域打辦自己脫白露淨無絲毫意想隨在塵緣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無些氣息心心無知念念無住千聖出來移換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華發大機起大用興慈運悲乃無功之功無作之作豈落得失是非哉纔留一毫毛則抵捂於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可度人維摩大士不住金粟住入

酒肆婬坊作大解脫佛事龐老子補處應身不住兠率陀棄却珍寶漢江織笊籬與大宗師擊揚與奪此段從上體裁莫不皆爾要須滴水滴凍不拘朝野陶冶煅煉如曹山摩詰老龐乃可以不廢悲願不亦宜乎自餘人間世紛紜塵坌何足致胷次哉

貴妃喬氏求法語

當人脚跟下一段事本來圓湛不曾動搖威音佛前直至如今廓徹靈明如如平等只爲起見生心分別執著便有情塵煩惱擾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頓休到一念不生之處即是本來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多見聰明之人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動處不肯自承當本性便喚作空豁豁地却擬棄有著空是大病若有心棄一邊便是知解不能徹底見性此性非有不須棄此性非空不須著要當離却棄著有無直下貼貼地圓湛虛凝翛然安穩便自能信此眞淨妙心餉間被世緣牽拖便能覺得不隨他去直須長時虛閑自做工夫消遣諸妄使有箇自家省悟之處始得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祖師宗風步驟闊遠迥出教乘單提正印靈山拈華而飲光笑領龍猛示圓相而提婆中的少林覓心而二祖超證盧老說偈而大滿付衣鉢人皆以爲密傳鞫其端倪乃是納敗豈道妙深極之旨止如是而已要須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淵虛空之廣尚未髣髴信過量大解脫人回天轉地吸海枯竭喝散虛空奮大機顯大用於無邊香水海浮幢剎外斬魔外見網摧佛祖化權揭示不可示拈提不可提之與尚未爲的則雪峯鼇山得道雲巖始終不知有乃戲論爾應須生鐵鑄就心肝殺人不眨眼手段乃可略露風規貴慧命流於無窮差可人意耳

與耿龍學書

妙喜示來教見硜硜於此意況甚濃眞不忘悲願也而以宗正眼照破義路情解透見肝膽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後昆習窠臼守箕裘轉相鈍致舉世莫覺其非大家隨語生解祖道或幾乎息矣不有超卓穎悟之士何以視正哉此眞正念乃眞外護也時節擾擾山居領衆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爲轉身之計爾杲佛日一夏遣恭徒踏逐山後古雲門高頂欲誅茅隱遁其志甚可尚今令謙去山叟爲書數語及疏頭亦與輟長財成之可取一覩也渠欲奉鋤正在高栽也

示楊無咎居士

佛祖出興于世以大悲願力起無緣慈唯務引接利智上根具大器量堪委任大解脫上上勝妙玄機作人所不能爲超羣絕衆可以彈指證無生可以立地越果海眼覷東西意在南北如快鷹俊鶻戛戛騰空迷風曜日捎玉兔拂金鷄英靈撤豁乃拈當頭末上一著子似電閃星飛不容擬議待伊全體脫去羅籠直下不費一毫指點遂乃披襟透頂透底領略即兩手分付是故體裁步驟如獰龍之得水似猛虎之靠山雲突突風颳颳傾人肝

膽耀人心目方可謂之本家種草所以維摩大士大集會魔王現首楞嚴定魔界行不汙菩薩之倚與夫文殊普賢金色頭陀之類皆離倫拔萃而一旦舉華密傳豈常事哉以至達磨西來神光瞥地自爾多沒量大人特達精通只向動用瞬揚語默舒卷縱擒與奪顯發底事長時己思不露等閑兀兀地若百不知百不會底人及乎挨拶著便見驚羣動衆雖然鞠其至趣初無如許多事唯直下明妙一切無心而已苟能棄去學解執著放教閑閑地聖諦亦不爲自然契合從上來綱宗便可入此選佛場中轉度未度轉化未化得不是再來人間世不依倚一物無爲絕學眞正出格大道人耶詔使觀察揚公無咎高識遠見博學多能而於祖道尤深造詣智鑑機警未舉先知未言先透在都下日徒參陪兹沿帝命使宣撫司再會錦官特辱道照臨還家葛藤因出此納敗缺云

破妄傳達磨胎息論

西方大聖人出迦維羅作無邊量妙用顯發剎塵莫數難思議殊特勝因以啓迪羣靈其方便順逆開遮餘言餘典盈溢寶藏及至下梢始露一實消息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金色老子以來的的綿綿只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階梯不生知見利根上智向無明窟子裏瞥破煩惱根株中活脫[十六]應時超證得大解脫是故竺乾四七東土二三皆龍象蹴踏師勝資強機境言句動用語默有上上乘器格外領畧當下業障氷消直截承荷於餘時自能管帶打成一片度世絕流頓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裏浸却唱出透玄妙越佛祖削去機緣剗斷路布如按太阿凜凜神威阿誰敢近作家漢確實論量才有向上向下勝妙性理作用纖毫即叱之不是從來種草直下十成煅煉得熟踐履得實始與畧放過猶恐異時落草負累人瞎却正法眼嗟見一流拍盲野狐種族自不曾夢見祖師却妄傳達磨以胎息傳人謂之傳法救迷情以至引從上最年高宗師如安國師趙州之類皆行此氣及誇初祖隻履普化空棺皆謂此術有驗遂至渾身脫去謂之形神俱妙而人間學安此身怕照月三十日慞惶競傳歸眞之法除夜望影喚主人翁以卜日月聽樓鼓驗王池覘眼光以爲脫生死法眞誑謊閭閻提僞造窠貽高人嗤鄙復有一等假託初祖胎息說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十七]遞互指授密傳行持以圖長年及全身脫去或希三五百歲殊不知此眞是妄想愛見本是喜因不覺墮在荒草而豪傑俊穎之士高談大辯下視祖師者往往信之豈知矢顧步畫虎成狸遭有識大達明眼覰破居常衆中唯照觀憫憐豈釋迦文與列祖體裁止如是耶曾不自回照始末則居然可知矣海內學此道者如稻麻竹葦其高識遠見自不因循恐乍發意未深入閫奧揭志雖專跂步雖遠遇增上慢導入此邪見林末上一錯求沒回轉其流浸廣莫之能遏因出此顯言庶有志願於大解脫大總持可以辯之而同入無生大薩婆若海泛小舟濟接羣品俾眞正道妙流於無窮豈不快哉

示成都府雷公悅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迥迥獨脫虛淨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浮淺直下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淨躶躶圓琛琛無漏無為千聖依之作根本萬有由之建立應須斗頓回光自照令絕形段分明圓證萬變千化無敗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透法身餉間行住坐卧無不透徹物物頭頭應有間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麼守之守住便落窠窟卻須猛割猛斷十分棄捨轉捨轉明轉遠轉近抵死打疊令斷卻命去始是絕氣息人方解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唯己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正眼覷者豈不是奇特士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細若麤若色若香一時穿透方稱無心境界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沖淡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居淨妙處淨妙收他不住隨性任緣飢餐渴飲善尚不起念惡豈可復為所以道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

又示

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內燭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脫入此大圓寂照勝妙解脫門一了一切了只守閑閑地初不分彼我勝負纔有毫芒見刺即痛剗之放教八達七通自由自在長養綿密千聖亦覷不見自己尚似寃家只求得遠離不限倐倐然澄淨虛而靈寂而照勇猛斷割徹底無纖毫撓南泉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州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悠久踐履使純熟乃合從上來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梢結角頭自然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九

音釋

詰契吉切問也　綽尺約切寬也　鬱紆勿切木叢生也　爍式灼切銷爍也　轍直列切車轍也　焯職略切明也　靚亭歷切見也　覷七慮切私視也　賾士革切深也　橛其月切木段也　眯莫禮切物蔽目不明也　慷慨慷口浪切慨口溉切慷慨落達也　隳許規切毀也　蹴踏蹴子六切踏達合切　鵠胡沃切黃鵠也　艨艟艨莫紅切艟昌容切艨艟戰船也　颺余章切風飛物也　桎梏桎職日切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　紩郎結切紾也　餉式亮切饋也　矻苦骨切矻矻勞極也　輟長輟陟劣切長直亮切餘也　剩　戛訖黠切　颭職琰切風蕩激也　瞬輸閏切目動也　挨拶挨乙皆切拶子括切　覘敕豔切闚視也　誑諕誑古況切欺也諕虛訝切[illegible]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　惠三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　紹隆等編

住成都府天寧寺小叅師示衆云正令已行十方坐斷千聖出來亡鋒結舌雖然如是事無一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時有僧問勿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是一重關師云十重也有進云如何是關中主師云放過一著進云作何面目師便喝師乃云只恁麼早多事也如今直饒舉一則語盡古今言教一時明得正是和泥合水拈一件物盡大地一時見透亦是好肉上剜瘡看他從上得底人口如臘月扇直得醭生心如枯木縱逢春夏未曾變動不是強為任運如此豈要你衆古明今抛沙撒土今夜事不獲已將錯就錯與諸人打葛藤去也還知此事麼盡十方界窮虛空際無絲毫透漏是箇金剛眼睛更無外物所以尋常與兄弟道你纔覷色早塞却眼纔聽聲早塞却耳纔嗅香早塞却鼻纔吐氣早塞咽喉纔動轉早塞却身纔起念早塞却意六根門頭淨躶躶赤灑灑只是不肯回光返照看他古人於先德言下契證通箇消息也不妨親切水潦被馬祖一踏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豈不快哉臨濟在黃檗三度設問喫六十捧及至大愚面前不覺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似此得處豈不驚群諸公還曾消息麼若也驀覆叅詳實是得箇入處始知二六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為一一超古越今無間無斷與他從上祖佛把手共行尋常只守閑閑地不起毫髮凡聖情量更有什麼得失可疑生死可出似此說話可謂對諸公面前無夢說夢無事生事忽有箇忍俊不禁出來喝散大衆拽下繩床痛打一頓也怪他不得然雖如是也須是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如今還有恁麼人麼山僧甘喫一頓且要與此人相見有麼有麼如無山僧今夜失利

示衆云祖師心印直截當機凛若劍鋒明如皎日當臺輝赫從爾現前還有互相平展底麼僧問世尊久默斯要及至末後為什麼獨忍飲光密傳法眼師云正是龍頭蛇尾進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帶累山僧進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師云灼然進云也是烏龜喫生菜師云取性乃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苟或時節未至理地未明便乃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敢問諸公即今是什麼時節莫是黃昏時節麼莫是小叅時節麼莫是坐立儼然時節麼莫是說禪說道時節麼莫是萬像交叅時節麼莫是心境一如時節麼若與麼儱侗且喜沒交涉今夜諸公在此攞立片時山僧不惜眉毛確實評論這一段時節去也只如諸人在此聽山僧鼓兩片皮用作時節正墮常情須知山僧不曾說一字諸人不曾聞一言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躶躶赤灑灑各不相知各不相到透聲透色超佛越祖若能退步就己脫却情塵意想記持分別路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瞥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手作同一體相非唯與諸聖同亦乃

與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同下至四生六道醯鷄蛾蠓無不皆同不被前塵所惑知解所撓不畏生死不愛涅槃放曠平常隨時任運動靜施爲無非解脫能轉一切境界能使一切語言非唯諸人分上如此至於古人無不皆由此箇時節得入豈不見趙州初參南泉悟平常心是道後來有問西來意便對道庭前栢樹子以至鎭州出大蘿蔔頭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非唯趙州德山得此時節入門便打臨濟得此時節入門便喝睦州得此時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俱胝一指頭上用此時節鳥窠吹布毛處見此時節以要言之古來宗師無不皆用此箇時節只如法眼曾舉叅同契云竺土大仙心遂云無過此語也向下中間也只是應時應節說話至最後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乃云住住恩大難酬設使粉骨碎身亦報此恩不得豈不是知此時節方恁麼說如今若未有發明處去只虛度光陰若叅得徹底分明云二六時中管取無絲毫許落虛非唯二六時中下至百千億劫盡未來際悉不落虛只如山僧說恁麼時節還得諦當也未復云夢也未曾夢見在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若善叅詳只這一句亦不虛設有箇山頌舉似大衆秋深天氣爽萬象共沉沉月瑩池塘靜風清松檜陰頭頭非外物一一本來心直下便薦取切莫更沉吟

示衆云當軒有路直下坦平慣戰作家便請單刀直入有麼有麼良久云諸人既是臧鋒山僧不免作一場獨弄雜劇去迆豖恁麼前是第二頭正恁麼時是第三首餉閒恁麼去只是隨波逐浪如今且向隨波逐浪處與諸人商量還蓋覆得麼還有一法與他爲伴侶麼所以道他能成就一切法能出生一切法一切諸佛依之出世一切有情因他建立六道四生以他爲本只如諸人即今在此坐立悉皆在他光中顯現還見得他麼若也見得直下無一絲髮隔礙無一絲髮道理更有什麼見聞覺知爲緣爲對但恐自家不能返照所以生疑尋常不是向諸人道千言萬言但只識取一言千句萬句但只識取一句千法萬法但只識取一法識得一萬事畢透得一無阻隔直下脫卻情塵意想放教身心空勞勞地於一切時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天但喚作天地但喚作地露柱但喚作露柱燈籠但喚作燈籠一切亦然二六時中只麼平常無一星事雖然如是若有箇無事懷在胸中亦未得自在有箇有事亦未得自在直須有事也無無事也無無無二亦無猶在半途若是聊聞舉著入骨入髓信得及底人聞恁麼說話大似熱椀鳴聲尋常聞說箇禪字便去河邊洗耳等閑地不著便偶然道著箇佛字也須漱口三日寧可生身入地獄永劫受沉輪向鑊湯爐炭裏煮煠終不肯將佛法作解會亦終不起佛見法見佛見法見尚自不起何況更起世間情想分別妄緣諸業且作麼生見得此人作麼生親近得此人有具眼底麼出來道看如無待三二十年後山僧換卻骨頭別與諸公通箇消息

示衆云大道本來無向背擬心湊泊已差池

吒呀卓朔能哮吼即是金毛師子兒還有恁麼底出衆相見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句師云唯我獨尊進云橫身當宇宙去也師云好與三十棒僧云便請師云許你大膽進云是何言歟師云真待雨淋頭便打乃云睽兆未分已成露布言詮纔立特地乖張雖然第二義門且不是和泥合水大衆還知此事麼坐斷千差路不立一纖塵巍巍堂堂暐暐曄曄蓋天蓋地應聲應色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萬法為侶卷舒自在無執無拘若也見得可以向百草頭上縱橫聲色堆裏坐卧言詮莫能及比況莫能得知不可知識不可識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聖不是凡不是有不是無不是是不是非不是得不是失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到這裏如何稱提如何舉唱山僧直得口似匾檐無理可伸無詞可說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商量竪起拳云還見麼諸佛以之出世祖師以之西來歷代宗師以之接物利生天下老師以之鉗鍵衲子共把定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盡大地人喪身失命其放行也巖谷生光森羅顯煥隨長隨短隨有隨無處處皆真頭頭露現且道把住好放行好三十年後逢人不得錯舉

示衆云獨棹扁舟泛五湖鉤頭時復得嘉魚如今四海清如鏡還有金鱗上鈎無負命者出衆相見僧問過去佛也恁麼見在佛也恁麼未來佛也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云恁麼是箇什麼僧云正是恁麼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請和尚道出斗底句師云扁舟已過洞庭湖乃云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死水裏平沉既動既覺未免傷鋒犯手到這裏且作麼生舉唱且作麼生為人然雖如是盡法無民古者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你搆去還知落處麼威音已前空劫那畔這一片田地巍然不動及乎四生浩浩萬象騰騰世界遷流死生變化這一片田地亦巍然不動以至三災劫壞毗嵐風起吹散大地猶如微塵這一片田地亦巍然不動諸佛出世祖師西來正為發明這一片田地從上宗師天下老宿千方百計施設方便無不盡力提持這一片田地雖然如是終未有人解當頭道著還搆得麼八面坦平四方清肅萬法不能蓋覆千聖不敢當前若搆得去一了一切了一成一切成一見一切見一得一切得所以道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但為妄情執著無透脫期甘處凡流不能徑截苟或放得下無一法當情無一物附心蕩蕩無拘自然如水土按葫蘆相似觸著便轉捺著便動拘牽不回惹絆不得動靜語默蓋天蓋地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更有什麼高低可疑是非可畏上門上戶咬人大急豈不是英靈特達底漢衆中還有恁麼底麼出來證據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示衆云道無方所明之在人法離見聞斷之在智若能頓捨從來妄想執著於一念頃頓悟自心頓明自性不滌諸塵不落有無台然法法成見然雖此事不可造次領會須是發

大丈夫懷慨特達之志不顧危亡不拘得失存箇長久鐵石身心逢境遇緣不變不異時時著眼體究不論歲月以悟為期祖師門下不比教家只要直截根源於一言下領取與諸聖同體同用大解脫任運施為無不見性至於雜亂狂慧思量分別有一絲毫斬不斷則無趣入之期教中尚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云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祖師道但盡凡情別無聖量凡情盡處聖量見前直須頓歇妄緣無念無為放教虛靜千聖萬聖未有不從此門而得入者只在存誠堅固努力向前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

示眾云大凡學道須是用作事始得莫只等閑但二六時中如欠却人家二三百萬貫債負憂怕還他不徹如此存誠不憂不到是故古者道大事未辦如喪考妣又有一喻學道之士如雞抱卵須是暖氣相接方可生成若中間間隔暖氣不接便抱十年終不得生龍牙亦云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燒燃始到頭況此大事三世諸佛為之出世自己透脫生死豈可因循如存若亡却請努力向前以悟為則各希取信珍重

示眾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事一語兩當還委悉麼要識聖人凡夫凡夫聖人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大小青黃一切法悉皆如如渾是箇大解脫門更無別異但得情亡意遣一念真正隨處遇緣皆為妙用所以古人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見正體堂堂沒却身至於天堂地獄草芥人畜六類四生纖洪近遠無不皆真但為未徹根源底居常生心動念皆在塵勞業識中流轉未曾回光返照所以枉受輪迴不得受用若能發慷慨心啓特達志頓歇諸緣直下了得徹底分明心地了了可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皆為正體是故雲門道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又道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見屋但喚作屋謂之觀體全真有般人取一邊捨一邊見處偏枯不能著實便乃得失居懷被物所轉無自由分看他從上古人得大受用利物垂慈全身擔荷或出或沒或隱或顯或順或逆開建化門示徑截路無不教人究本明宗離諸執著豈不見稜道者參雪峯靈雲玄沙來往十五年坐破七箇蒲團念茲在茲後因捲簾忽然大悟有頌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意何如拈取拂子劈口打及乎住長慶示眾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似此稱提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可謂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又有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對云大小長慶被闍黎一問直得口似匾擔若善參詳可以丹霄獨步自在縱橫大眾還知落處麼若也未知為諸人拈出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示眾云德山小參不答話打鎖敲枷趙州小參要答話將杖探水崇寧今夜也不答話亦不管不答話偶然向衣單下拾得箇千年桃核舉似大眾乃橫拄杖云爾諸人若也恁

麽坐斷天下人舌頭復以拄杖卓地云爾諸人若也恁麽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利害在什麽處若不同牀卧焉知被底穿

夾山寺入院小叅師云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内既無心外無相更於何處見通津還有透得趙州關底麽試出衆相見問承師有言透得趙州關如何是夾山關師云退身三百步進云恁麽則九天雲靜鶴飛高師云豈干闍黎事進云共相證據也何妨師云持聾作啞師乃云牛頭没馬頭回全彰照用金烏急玉兔速略露權衡透得過底似虎靠山如龍得水透不過底鬧恁麽道似鴨聽雷鳴蓋未諳悉元由一向情存知解山僧今夜向作家面前不惜眉毛放行去也但能上無攀仰下絶己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内不立聞見覺知直下擺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見本來面目然後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雖然莫錯認定盤星更須知有解黏去縛向上機關始得且道作麽生是向上事鵰弓己掛狼烟息萬里一歌謡賀太平

結夏小叅師云大衆見成公案觸處圓成雖然老病龍鍾尚可開旗展陣還有匹馬單鎗久戰沙場底麽出來相共證據僧問九旬禁足三月護生只如華猫取斷南泉分身兩段斑蛇適會赤眼就地一鋤未審是持是犯師云破戒也不知進云大用不拘今古楷模師云依舊分身兩段進云若然者王筋擽開虎眼睛金鞭擊斷那吒臂師云你向什麽處見南泉歸宗進云只在目前師云重言不當吃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云以眉毛爲驗進云還許學人出得麽師云更貶上看進云只恐覷不著師云短底短長底長有什麽覷不著師乃云全提單拈斬釘截鐵可佛罵祖大用大機猶未稱衲僧本分事何况立問立答立賓立主涉語涉言説玄説妙無事生事平地上起波瀾雖然如是事無一向理出多途雖然看風使帆不免相席打令豈不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只如今夜與明朝乃是二千年前釋迦老子立起摸範九旬禁足三月護生時節天下叢林悉皆依稟既是此箇時節到來還有識得此理底麽若識得此理去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二六時中無内無外無得無失全體恁麽亦無生可護亦無蠟人可持其或未然應憐鵝護雪直使蠟人氷師復云大衆釋迦老子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諸人既欲安居還識得平等性智麽若識得去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乃至動靜施爲悉皆在大伽藍中與他諸聖把手共行與他諸聖同作佛事且作麽生識得去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各宜照管久立

結制小叅僧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未審殺箇什麽師云大有人疑著進云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絶行蹤時如何師云未有金剛王寶劍在進云斬釘截鐵本分宗師朕兆未分請師速道師云咭嘹舌頭三千里進云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師云且莫詐明頭問一大藏教是拭不淨紙只如德山爲什麽擔蹠鈔行脚師云放下著進云周金剛被婆

子一問直得亡鋒結舌又作麼生師云腦後拔箭師乃云絕彼我混虛空透聲色無面目終日喫飯不曾嚼一粒米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總虛空華藏剎海列向下風過現未來諸聖倒退千里舉一步越不可說世界向香水海那邊猶有去處拈一塵混一切無量無數十方上下一切諸佛祖師七穿八穴猶有餘地且道此人向什麼處安居向什麼處禁足若知此人落處始知本地風光始見本來面目便能攝順逆於一塵中規行矩步現威儀於一念頃不越常程至於以大圓覺為我伽藍猶是小段在若能恁麼見恁麼用恁麼信恁麼透管取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九旬禁足三月護生於一念一步一塵一芥中見成受用且道此人畢竟在什麼處還委悉麼拔襄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解制小參師云收因結果慎末護初一段因緣此時周備聖賢窠窟生死根株一鎚擊碎一刀截斷若是通方作者舉著知歸後進初機如何湊泊秖如生佛未分空劫已前威音王那邊還有結制解制也無雖然到這裏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目瞪口呿那邊即且致只如今燈燭交光坐立儼然高者是天厚者是地山是山水是水有是有無是無長是長短是短正當恁麼時與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是同是別若向箇裏倜儻分明目前無法界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說什麼結制解制一鎚擊碎聖賢窠窟一刀截斷生死根株設使臨濟德山文殊普賢乃至無量無邊具大解脫有大威神無數河沙浩浩地來不消一捏且憑箇什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郡中出隊衆請小參師云蘭城道友集如雲選佛場開不二門光飾碧巖無舌老小叅佳會四方聞闍者爭如見底見底爭如激揚酬唱底還有作家禪客麼僧問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未審和尚如何師云夾山到這裏口似匾擔進云捉敗這老漢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恁麼則天下人鼻孔被和尚穿卻了也師云你且道夾山鼻孔在什麼處僧便喝師云也須穿卻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猶是落二落三師乃云開佛祖鑪鞴用向上鉗鎚擬議不來則千里萬里當鋒薦得則坐斷要津此猶是化門之說若確實而論山僧有口無說處諸人有耳無側聆處乃至日月未足為明虛空未足為廣乾坤未足為大萬象未足為衆到這裏一挃一捺一挨一拶要見本分事且問如何是本分事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師示衆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且道舉箇什麼直饒解顧也是方木逗圓孔何況更涉思量計較道理轉沒交涉著實而論有什麼事直下無一絲毫事亦無一絲毫見聞玄妙道理得失到這裏便是千聖出來要舉揚也無下口處要作用亦無動轉處所以雲門云向你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且道什麼處是埋沒處灼然能有幾人到此

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豈是尋常涉道理計校得失思量底還知麼須是絕情識絕玄妙千聖只言自知亦無窠臼照用淨躶躶赤灑灑巖頭道只露目前些子如擊石火此是向上人行履若覷不見切不得疑著若無恁麼事達磨西來經六百年亦不傳至今日爲有恁麼事至今天下列刹相望一一眞善知識踞師子座各各爲人天師牙如利劒口似血盆其餘有窠臼有依倚黏皮著骨有得有失有傳授盡打入弄泥團處去若是石頭馬師百丈黃檗臨濟雲門玄沙巖頭法眼潙仰曹洞此等之流皆是向上宗師動靜施爲皆在此中行履譬如師子捉象皆全其力至於捉兔亦全其力如僧問雲居弘覺師子捉兔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要須一一與他本分草料且那箇是本分草料豈不見長沙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敎法堂前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你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向什麼處得來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所以尋常向兄弟道須是打疊情塵得失計較淨盡驀地一場汗出自然活鱍鱍天下人不奈何幸有如是威風有如是自在若隨人脚跟轉見人涎唾喫則沒交涉且如仰山問同參道近日見處如何對曰實無一法可當情山云師弟解猶在境問何故仰山云汝豈無能知一法可當情者他直得無一法可當情尚遭仰山點檢到這裏無能所知無一法無無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所以喚作無事人方始說本來無事既是本來無事只如目前萬境縱然六凡四聖那裏得來直須超達始得且作麼生是超達底句莫作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道林寺解夏小參示衆云涼夜群動寂禪庭正清虛明月印空闊白雲任卷舒當陽好定奪還有作家無僧問一塵舉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衲僧分上成得箇什麼師云前不迭村後不迭店進云大小道林話頭也不識師云切忌虛空裏鷂啄進云和尚恁麼道那師云作麼生是你著實處僧擬進語師云了進云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師云賊過後張弓師乃云於內無心於外無相於上無佛祖可仰於下無衆生可悲慳貪嫉妬俱除慈悲喜捨併却兩頭坐斷中道不拘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擊之不濁揚之不清撥之不動攪之不轉直下坐斷萬法頭上孤危不立於此安居隨處解脫更說什麼長期百二十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且功成一句作麼生道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氷

冬夜小參師云佛祖大機人天正眼眹兆未分時無許多事及至一氣已分便有生住異滅春夏秋冬若隨波逐浪去種種建立觸處圓融若截斷衆流去把住要津不通凡聖若也二途不涉脚跟下灑灑落落豈不是本分衲僧且道無陰陽地上如何通信直待明年三月盡莫言冬後雪霜寒

小參僧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云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僧寶人人滄海珠進云此是杜工部底作麽生是和尚底師云山且莫亂統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僧有眼不曾見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閣黎問得自然親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收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放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不可土上更加泥師乃云恁麽恁麽如虎帶角不恁麽不恁麽似兔無角恁麽又却不恁麽暗隔兩重關不恁麽又却恁麽全行向上路此四句若排著四邊則爲禍爲祟若一時劃斷則爲祥爲瑞何故他從上來本無許多事只爲群機有利鈍所悟有淺深是故勞他諸聖出來應物現形隨機逗教便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有賓有主有問有答萬別千差只如正當恁麽時可中若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出來掀翻露布截斷葛藤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方是方圓是圓一絲毫不得動著直下承當便能丹霄獨步與他諸聖把手共行有佛世界互爲賓主接物利生無佛世界風颯颯地坐斷要津不通凡聖然雖恁麽若是於中端的恁麽來底且道與他作麽生商量待老僧上山斫棒來

小參僧問玄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未審意旨如何師云直超物外進云雪峯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是同是別師云別是一家春進云恁麽則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師云一任卜度師乃云大道坦然更無回互同證者識同道者知若有實法繫綴羅籠人入地獄如箭射所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實無一法與人只要諸人休歇若實到休歇田地二六時中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更不剩一絲毫亦不欠一絲毫淨躶躶赤灑灑見成公案若更躊躕四顧說有說無論得論失有會有不會有得有不得落二落三去所以上古尊宿天下老和尚拂子邊拄杖頭現無量神通其實與你諸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令汝直下到安閑之地也無證也無得亦無周由者也七十三八十四若也未到不免搽糊去也一切境界一切有無一切法門但於一言下一念頃脫得情塵去塵塵剎剎廓周沙界大小長短方圓青黃赤白全是本心於見處淨躶躶於聞處八面玲瓏無得失是非無長短好惡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無異無別若能實頭到這箇田地離情塵絕路布不落勝妙更須知有一塵中含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入一塵中悉皆含攝於一毫端現無邊剎海直得恁麽更須知有大用現前時節始得且作麽生是大用現前底時節畢竟水須胡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冬夜小參有作思惟從有心起一輪生滅行無間道修無漏業萬古超然拈一放一半閉半合未免在窠窟裏殊不知往復無間動靜一如融大千沙界於一塵會十世古今於一念去來起滅甚處安排春夏秋冬如何理論到這裏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底則故是未知落處久參先德腳踏實地且道正當恁麽時如何還委悉麽群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

除夜小叅樹凋葉落凨解氷消歲暮年窮家殘户破以世諦觀之是不稱意境界以道眼觀之却是好箇消息豈不見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卓又有古德道富實即易貧窮即難本分人打得徹信得及見得透物物頭頭俱爲妙用塵塵刹刹悉是真乘若便恁麽歇去敢保老兄未徹在那堪更說漸說頓說玄說妙說理說事却須放却玄妙放却理性打破向上向下截斷佛印祖機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懞懞瞳瞳遇飯喫飯不知是飯遇茶喫茶不知是茶到這裏猶只得箇衲僧門下滲白露淨底是故洞山道見佛與祖是生冤家始有叅學分正當恁麽時全體現成佛界不收魔界不管且道向什麽處行履若識得去便成年窮歲盡相續不斷相續不斷歲盡年窮正當恁麽時一句作麽生道今歲今宵盡來年來日新

解夏小叅云年豐歲稔道泰時清唱太平歌樂無爲化護生既滿蠟人愈氷秋色澄澄金風拂拂正當恁麽時說什麽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向上向下有事無事直下一時坐斷直得風颼颼地人人分上壁立千仞各各面前飛大寶光且不落黄縁一句作麽生道麓峯頭倒卓石笋暗抽枝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

音釋

剜 烏歡切削也
醭 普木切白醭也
滲 所禁切
樅 七容切叢起意
瓠 胡故切匏也
蠛蠓 蠛莫結切蠓母總切蠛蠓小飛蟲也
煠 士洽切爚也
鍵 巨偃切
嵐 盧含切
鶚 逆各切大鵰也
鵰 丁聊切鷙鳥也
躘 盧容切滲倒也
縷 隴主切線也
瞪 澄應切直視貌
呿 丘加切張口貌
倜儻 倜他歷切儻他曩切倜儻卓異也
鑪鞴 鑪龍都切鞴步拜切吹火韋槖也
鱍 北末切鱍鱍掉動貌
鷁 苦咸切水物曰鷁
祟 雖遂切神禍也
劃 忽麥切截止也
颯 悉合切風聲也
懞瞳 懞母總切瞳多動切正作懞懂不恉也
麓 盧谷切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一　惠四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道林寺小叅云四海共叅尋十方同聚會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還有共相酬唱底麽僧問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未審此理如何師云離鈎三寸高著眼進云恁麽則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浪有誰爭師云乾坤大地一時收進云只如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談玄爲尋知識誰是知識者師云赤心片片進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師云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呵呵問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既不將語默對將何祇對師云叅聲削跡進云一言難啓口千古意分明師云且須急著眼進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云倚天長劒逼人寒進云只如樹倒藤枯溈山爲什麽呵呵大笑師云愛他底著他底進云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得箇什麽伎倆師云也是賊過後張弓師乃云不與一法作對正體迢然萬象不能覆

藏神機歷掌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相見已涉請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拖泥帶水到這裏上根利智剔起便行不落言詮不拘機境直下向文彩未彰已前一時坐斷可謂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虛空寬廣如日月普照無處不圓無處不遍所以道向上人見處把斷世界不漏絲毫無得失是非離見聞知覺如壷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至於一語一默一跬一步一挨一拶坐斷千差路頭不許天下衲僧正眼覷著所以道須是恁麼人方解恁麼事只如今坐立儼然頭頭物物悉皆全體現成處且道如何照了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下座

小參僧問古者道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孟八郎進云恁麼則胷襟流出師云更是阿誰進云正是他奴師云坐却舌頭進云情知老漢弓折箭盡師云是進云自領出去師云看你作麼生折合進云只如隔身句又作麼生師云離四句絕百非進云撅倒禪牀師云未信你在師乃云明頭合暗頭合手執夜明符日面佛月面佛提取金剛劒有向上鉗鎚具作家眼目千聖羅籠他不住萬法繫綴他不得等閑不掛一絲毫坐斷十方淨躶躶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只如今神威凜凜霜刃堂堂頂顊上正用此機脚跟下切須薦取若也薦得坐斷報化佛頭不落古今不拘得失若薦未得往往頭上漫漫脚下漫漫且涉流轉物一句作麼生道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下座

小參僧問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烟靄裏無位真人不可尋落華又見隨流水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云剔起眉毛向上看僧云恁麼則獨據千峯上全威百草頭師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自知較一半師云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云也較一半進云只如臨濟道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又作麼生師云未得衲僧一半氣息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只為他頂門具眼進云可謂一回拈出一回新一度用來一度快師云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師乃云劒輪頂上全機獨露於孤峯石火光中利刃橫施於百草說權說實立照立用行棒行喝說事說理大似把髻投衙直下不說權不說實不立照不立用不行棒不行喝不論事不論理也是擔枷過狀設使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正是曳尾靈龜到這裏佛祖也摸索不著若是透得底須知其中有一條通天大路把斷要津凡聖迹絕若也挨得一線開立得一機出則千聖萬聖羅籠他不住千人萬人尋覓他不著不懺罪而罪已消不集福而福已集不立絲毫行門而普賢行門遍滿十虛不立絲毫機智而文殊大用廓周沙界所謂戢玄機於未兆釋迦彌勒攢眉藏冥運於即化德山臨濟却步且不墮功勳一句作麼生道鑊湯爐炭吹教滅劒樹刀山喝使摧

蔣山寺小參師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萬人衆前顯瞞頇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三千里外納敗闕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絲毫

法可當情靜悄悄地絕請訛千聖不敢擬議致之諸佛頂顊上到這裏更說什麼行棒行喝論正論偏有語有默絕玄絕妙雙放雙收同死同生向窠窟裏作活計正當恁麼時且作麼生叅究且作麼生捉摸作麼生拈弄作麼生證入若有一絲頭伎倆去便乃見神見鬼更不作一絲頭伎倆未免墮在無事界裏箇事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所以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又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盐官又道虛空為鼓須彌為槌什麼人打得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道王老師不打玄沙道深山巖崖千年萬年無人到處還有佛法也無雲門大師道日裏來去日裏辨人忽然教夜中取箇物無日月燈不曾到處作麼生取似此若不通透有纖毫隔礙則如山如嶽或若盡情透得要行便行更疑什麼雖然如此直須是真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向萬丈懸崖處撒手百尺竿頭進步且道此事畢竟如何委悉擡著道伴交肩過君向瀟湘我向秦下座

師云一舉便知落處已是第八頭未跨船舷三十棒也是第九首直饒空劫已前威音那畔一時坐斷大似釘椿搖櫓膠柱調弦直饒顯目前機用目前事一問一答一挨一拶一出一入正如開眼尿牀立地作夢若是明眼漢須知不恁麼所以從上來事只要箇奇特人直下承當得坐斷天下人舌頭還有恁麼人麼如無不免合水和泥向荊棘林中出手去也遂舉拂子云還見麼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至於萬象森羅日月星辰四聖六凡盡無邊香水海醯雞蠛蠓一切含情總在這裏以至諸人於日用中亦在這裏唯有山僧不在這裏且道為什麼如此同途不同轍同死不同生衆中忽若有箇漢也不恁麼許你具一隻眼正當恁麼時如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下座

師云言中有響句裏呈機告往知來拈頭會尾須是恁麼人始解恁麼事且如諸人適來鍾未鳴鼓未響未到此問時還有如許多事麼還有一問一答道理麼若是箇漢未舉先知未言先透乃平理隨事變事逐理圓鐘已鳴鼓已響大衆簇簇恁麼上來有問有答有賓有主且道於中還有恁麼事麼若有恁麼端的底道理便是對面相謾實無如是事既無如是事又且是箇什麼須知萬里無片雲萬里無寸草所以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有時問在答處有時答在問處雖然如是要且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又道闍黎不是不將來山僧不是不分付於中具金剛眼向本分田地上承當乃無可無不可敢問大衆著實底一句作麼生道未明心地印難透趙州關下座

師云當陽舉唱直截根源貫古通今超情離見恁麼恁麼二殺俱明不恁麼不恁麼雙遮普照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麼中有恁麼草窠裏突出焦尾大蟲若能離此三句外撥轉向上機即知諸人脚跟下有此一段大事輝騰今古逈絕知見祖師雖西來諸佛雖出世不曾加一絲毫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亦不曾減一絲毫淨躶躶赤灑灑如印印空如

印印水如印印泥也須是不依倚一物不隨聞見知覺不處是非得失直饒恁麼徑落他祖師指處在所以道有祖以來若將祖師言教爲人師範卻成賺人去他只說無法本是道又道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既無一切心不用一切法則這裏八字打開還知落處麼山僧露箇消息去也須知過量人契此過量事下座

師云當軒正坐覿面無私離相絕名當機有準露箇形相通一線道起箇面目示少津梁如隔山見烟早知是火隔墻見角早知是牛若要只管隨數逐名求玄見妙則喪卻自己脚跟下大事埋沒從上來佛祖家風只如今不依倚一物不顯箇消息還有共相證據底麼若證據得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不向二千年前釋迦老子起模畫樣處各自點胸何故大丈夫兒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用處我不用祖師階梯是第二頭起佛越祖是第三首淨躶躶赤灑灑當陽獨露是第八解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是上流之士不將祖師言教爲人師範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今夜與諸人一時拈卻敢問大衆不落祖師言教一句作麼生道萬緣不到無心處至了渾如井覷驢下座

師云一向據令而行呵佛罵祖截斷衆流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退身無路臨濟德山趙州睦州目瞪口呿千里萬里無片雲擬議不來三十棒恁麼舉唱本色衲僧愈生光彩後學初機無摸索處一向垂慈落草立問立答存主存賓有始有末三玄戈甲中論誵訛四種料簡裏別皂白絲來線去照用雙行各各脚跟下只推明一箇大機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恁麼舉唱後學初機通一線道其奈承笑衲僧恁麼中有不恁麼不恁麼中有恁麼攙奪雙運照用並行佛祖誵訛離名絕相不守窠窟單明向上一路猶是尋常茶飯更或打翻許多路布則上是天下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都無許多得失玄妙又落在無事甲裏四種爲人向此時爲諸人都拈卻且道畢竟如何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只如即今時節大檀越設齋已了陞堂已了懺罪已了薦亡已了更教山僧說箇什麼若能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意想不以口說則千里萬里見誵訛千句萬句都穿卻恁麼會得可以通徹古今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敢問大衆作麼生是向上事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下座

師云諸佛不出世那裏得這箇消息祖師不西來免見累及後代正當恁麼時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星辰之昭昭人物境界之浩浩不曾移易一絲毫何不向這裏薦取若向這裏薦得去管取是一員無事道人及至諸佛出世提持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傳持箇正法眼藏令一切聞者見者生希有心起難遭想各各依佛依祖歷階梯超地位證無爲登聖果若恁麼薦得亦是一員無事道人更有箇具大闡提不起信根逢佛叱佛遇祖罵祖乃至滅卻佛滅卻祖令人不見佛不聞法

淨躶躶赤灑灑全體只是箇眞實人若向箇裏薦得亦是一員無事道人有箇信得及把得住依佛行而不著佛依祖證而不著祖善建法幢能立宗旨讚佛讚祖如錦上鋪華乃至天上天下如金如玉若向箇裏薦得亦是一員無事道人此四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且道選那一人爲師若道得試出來道看若道不得山僧不免露箇消息去也拔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下座

師云離言離相總無許多不妨靜悄悄只恐墮在死水裏去示相顯言如錦上鋪華不妨鬧浩浩只恐入荊棘林去於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處不落時人昇降不住此二途且如何顯示還知箇裏麽有通天路有絕聖機向猛虎口裏橫身毒蛇頭上揩癢是尋常茶飯所以道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則得何故許他有超師之作威音王已後須是因師打發何故恐落天魔外道去所以道有時一句可與祖佛爲師有時一句堪與人天爲師透得過信得及見得徹把得住方始契得古人豈不見道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只如今釋迦老子豈不是師達磨大師豈不是師還有見過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底麽試出來露箇消息看也要見從上來種草有麽有麽如無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師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鈎頭香餌最誵訛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時人窠窟無摸索若是具頂門上眼底衲僧三千里外別端倪有作家鑪鞴底宗師未跨船舷已分付所以道箇裏是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箇箇須是具金剛正眼漢始得明眼漢沒窠臼只露目前些子咬去咬住有時一向不去有時一向不住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更說什麽佛說什麽祖說什麽心說什麽性說什麽玄說什麽妙說什麽有說什麽無一筆句下只有一劒劒下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然於中若有箇脫情解去藥忌識機宜別休歇底試出來對衆道看也要大家知有然雖恁麽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敢問諸人是時人窠窟是鈎頭香餌還委悉麽目前已脫常流見格外須知作者名

師云只恁麽坐斷天下人舌頭不恁麽穿却本色衲僧鼻孔恁麽中不恁麽要辨龍蛇不恁麽中却恁麽要擒虎兕離却四句外更有什麽事也許具一隻眼何故雙收雙放雙暗雙明同死同生同得同失也未爲分外雖然如是猶是建立邊事若據衲僧家自受用中要且不然只如衲僧家自受用處還有人明得麽若明不得佛法無靈驗若明得平欺一切人去今夜不妨向荒草裏合水和泥和泥合水與諸人商量豈不見南泉道祖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又道你當哆哆和和何不自家究取直待多知多解却來與老和尚作頭抵又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人直得向異類中行又道學道者如癡似兀難得趙州道我見千百億箇漢子盡是覓作佛底人中間求箇無心道人不可得雲門大師道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見燈籠但喚

作燈籠此謂之覿體全真只如恁麼處還容人作得失解會麽灼然論實不論虛直得如狸奴白牯相似直得如枯木朽株絕氣息憨憨癡癡瞶瞶瞳瞳千佛出世他也不知目覩瞿曇如黃葉相似方始是生鐵鑄就千人萬人羅籠他不住只如獨脫一句作麽生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檀越請小叅師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頭頭物物皆證入無邊刹海如來藏綿綿密密悉包容舉處峭巍巍用時淨躶躶譬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又如太阿劒擬之則神驚膽戰若是知有恁麽徹骨徹髓承當不勞餘啄其或尚留觀聽猶滯皮膚須是透出金剛圈吞却栗棘蓬若透得一圈則百千億圈一時透過若吞得一蓬則無數億蓬一時吞得可以作奇特因可以現殊勝相無罪可懺而罪垢消除無寃可解而寃家解釋顯現一切難思議作爲無邊殊勝業只消箇一道清虛更不用周由者也正當恁麽時當機一句作麽生道劈箭突出金剛眼彈指圓成八萬門頌云懺罪滌垢解寃釋結似日銷霜如湯沃雪雲散長空一輪皎潔感應道交綿綿瓜瓞

師云昨夜鐘鳴時諸人盡來此已是剌腦入膠盆今夜鐘鳴時復來有何事兩重三重已落節若是知有底聊聞舉著徹骨入髓踢起便行坐斷報化佛頭不落語默聲色却校些子如或準前只守寞寂山僧不免向無事處生事無言處顯言無葛藤處說葛藤無荆棘處立荆棘去也一塵纔舉大地全收四方八面淨躶躶華開世界起浮幢王刹明歷歷直得無情有情齊成佛道有說無說俱轉法輪此猶是法性海邊拈掇在若向衲僧門下直饒一棒打破虛空一喝喝散白雲釋迦彌勒猶爲走使德山臨濟目瞪口呿也未當本分氣宇在所以道坐却舌頭別生見解他叅活句不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只如諸人即今作麽生會他活句莫是即心即佛是活句麽沒交涉莫是非心非佛是活句麽沒交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活句麽沒交涉莫是入門便棒是活句麽沒交涉入門便喝是活句麽沒交涉但有一切語言盡是死句作麽生是活句還會麽萬仞峯頭獨足立四方八面黑漫漫復云一口吸盡西江栗棘拯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

鄧朝議請小叅云宏機獨唱千聖潛蹤一句當陽十方坐斷有亦不管無亦不拘聖亦不收凡亦不立明明無覆藏明明無滲漏頂門眼照山河大地全彰肘後符開萬象森羅頓現有如是奇特相有如是殊勝門只求向上作家要接大乘根器所以道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識若是利根種智具大解脫性一聞一切聞一了一切了一見一切見一證一切證淨躶躶赤灑灑只如今還有道得底麽試出衆露箇消息看若道未得山僧這裏八字打開去也還委悉得麽利根上智須圓證十聖三賢一念超復頌云無對毘耶彼上人頂門有眼耀乾坤只憑一箇無言說遍界全開不二門

滁州太平寺知山請小叅云祖佛提掇不起

處正好作工夫魔外潛覷不見處猶宜猛著力直得通身是眼也照他未了直得通身是口也說他不著深深處有回互密密處有請訛到這裏德山有棒不論佛來祖來一例行遣臨濟有喝不論佛來祖來一例施呈若向棒下見未免瞞肝若向喝下薦更是滲逗須知向上人有換骨換髓透色透聲透聖透凡透聞透見底肘後符子所以道你若坐我則立你若立我則坐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到這裏還說心說性得麽說玄說妙得麽說理說事得麽說得說失得麽若有恁麽盡是依草附木精靈且獨脫一句作麽生道須彌頂上翻身處百尺竿頭撒手時復頌云昔歲依投蒙重顧今春還許渡江來同風更話同風事千手通身正眼開

文倫二上人薦安華嚴請小參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云不動一絲毫進云如何是事法界師云縱橫十字進云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云銅頭鐵額鐵額銅頭進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云重重無有盡處處現真身師乃云言發非聲高高峯頂立色前不物深深海底行全機轉處沒承當覿面呈時絕回互離心意識非見聞覺知須明徹法慧目離念明智然後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直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寬同法界細入隣虛無處不周無處不備毘盧遮那大法性海中不論聖不論凡不論有情不論無情一一把斷不漏絲毫處處常光現前一一壁立千仞若說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正是沒交涉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句空劫那畔識破根塵威音已前洞然明白尚未免在窠窟裏只如出窠窟一句作麽生道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師云天無四壁迥絕羅籠地絕八維了無障隔與虛空同體合暗合明與虛空同壽亘古亘今人人有一坐具地何用安排處處悉彌勒門開不須彈指盡是人人受用無去無來以大悲力成此勝事所以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諸人分上還有這箇消息也無若無人人具足箇箇圓成因什麽却無若有諸人即今在甚處安身立命還知落處麽若知落處不動道場而徧能含受十方剎海一塵一剎隨處受生何待九龍吐香水分手指天地作大師子吼須知未出母胎時已作大師子吼直至各各時時念念處處悉皆圓滿清淨無爲無間無斷大解脫門正當恁麽時晝昇兜率夜降閻浮其中摩尼珠爲什麽不現敢問諸人中間作麽生還委悉得麽龍柚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師云大機圓應大用縱橫不墮千聖機關不遊諸祖窠窟舉一機千機截斷拈一事萬事齊彰須是他大解脫人乃能明向上宗旨豈不見維摩不離本座移妙喜世界如針鋒持棗葉又不見大仰云拈一片木葉便是移一座仰山去是知箇事若在心機意識路布言詮上見大似搖地覓天了沒交涉若是箇生鐵鑄就不涉化城不由迷悟不拘得失然後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一見一切見一用

一切用此循是衲僧家垂手應機為人邊行履若使他獨照獨運乃至千聖覓他不著諸天捧華無路魔外潛覷不見周旋往返十方無礙一念普應前後際斷只如今坐立儼然燈燭熒煌且道是什麼時節若道是唯心境界正坐在荊棘林裏若道是向上時節亦未跳出金剛圈在總不恁麼又作麼生還有人道得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頌曰天上人間不可陪同風千眼應時開智通居士真奇特道照三年兩度來

師云言發非聲和言擊碎色前不物與物俱融聲色翳障全消聞見之源亦脫直得淨躶躶赤灑灑清寥寥白滴滴一片本地風光一著本來面目神通妙用底縱橫十字不離田地穩密田地穩密底坐斷十方不離神通妙用雙明中有雙暗同生中有同死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所以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箇中見聞是體聲色是用聲色是體見聞是用分也得不分也得所以雲門道移燈籠向佛殿裏拈三門向燈籠上若以衲僧正眼覷之猶為小事直得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也只是箇半提所以盡乾坤大地都無空闕處更須知有全提時節三世諸佛只堪齊立下風六代祖師只得全身遠害當機直截一句作麼生道三尺杖子攪滄波令彼魚龍知性命結夏小參僧問馬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答祖師西來意馬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子說得問取西堂去此意如何師云三頭兩面進云僧問西堂西堂云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去又作麼生師云同坑無異土進云僧問海兄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又作麼生師云黑漆桶夜裏生光進云只如僧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師云不許外人知師乃云一粒粟中藏世界恒沙剎海始安居萬緣不到千差絕超證無生等太虛至實處不容聲至深處無回互明明蓋天蓋地歷歷亘古亘今坐斷千差壁立萬仞千聖提撕不到是衲子放下複子處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是無為無事人拗折拄杖時雖然浩浩應機要且如如不動有時魔宮虎穴轉大法輪有時荊棘林中建立梵剎有時向十字街頭壁立千仞有時向孤峯頂上合水和泥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所以道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則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處始能安居於千聖萬聖提撕不到處始放複子敢問安居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但令身語常清淨百叉滿何須驗蠟人

曾先生請小參云全機不動會群像於目前覿面相呈截千差於格外動則影現覺即冰生不動不覺直下捏目箇中有一條路蓋天蓋地蓋色蓋聲密密綿綿平平穩穩若是箇曹溪門下客直到解脫處更不落二落三未舉覺已前早是落二落三了也何況舉覺言詮總納敗闕所以道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山僧亦如是到這裏不著眼試覷看不著耳試聽看若向箇裏一時截得斷把得定作得主與千聖把手同一正因同一解脫然雖如是正

當恁麼時不立階梯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
麼聲前截斷千差路出格唯憑作者知復頌
云一著當機截衆流選官選佛兩俱優相逢
相見呵呵笑天上人間得自由
祖上人請小參師云生身父母居堂上從本
爺娘在頂門一念頓消諸祖意堪任補報最
深恩一漚未發已前滔滔流水一塵未舉之
際茫茫剎塵若是具透關眼有過量見即知
千聖萬聖羅籠不住若也一漚已發一塵已
舉待著眼用意盡未來際窮虛空劫畢竟摸
索不著所以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
無佛無衆生消息從什麼處得來正當恁麼
時無佛無衆生無高無下無得無失無彼無
我處還薦得麼若薦不得不免打葛藤去也
道是無得麼且喜沒交涉道是有得麼轉見 十九
沒交涉道是不有不無得麼轉更沒交涉道
是離四句絕百非直是沒交涉須知道一條
路一種機三世諸佛依此成立一大藏教依
此詮註乃至世間虛空凡聖山河大地無邊
香水海不可說不可說全從他流出只今若

知一漚未發已前恩德則自己脚跟下如千
日並照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渡得船如民
得王於一切時無一念落虛無參雜時全體
恁麼來全體恁麼去只如空劫已前那畔一
段事作麼生還委悉麼照開千聖頂門眼放
出威音物外春復頌云父母恩深重過於蓋
與載若欲圖補報碎身莫能賽唯有般若力
一句截情愛凱風吹棘心二百四十歲
修道者請小參天地與我同根其根深固萬
物與我一體其體虛凝萬物之根亘古亘今
堅固之體包含萬有毫芒得意可以點鐵成
金可以轉凡作聖如理如事即處即真一念
不生前後際斷所以道不思議解脫力妙用
恒沙也無極若論妙用去可以擎碎棗山可
以點竭苦海可以懺不懺之罪可以解不解
之寃可以起必死之疾可以證無生法忍正
當恁麼時不立功勲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
麼千年暗室一燈破萬劫僣尤一句消頌云
阿闍被疾投皇覺調御垂慈放月光法藥之
功同佛力自然身病得清涼

小參師云一向說事說理論妙論玄談心談
性墮在葛藤窠裏一向行棒行喝立照立用
存捲存舒落在荊棘林中更或舉古舉今話
偏話正立主立賓也是撒沙撒土忽若見山
即山見水即水僧是僧俗是俗落在無事界
內設使總不恁麼大似曳尾靈龜直饒獨體 二十
單明亦是狐狸戀窟若有箇出身處去似地
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
瑕譬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又如按太
阿劒擬之則喪身失命便可以不須說事不
須說理不行棒不行喝不立主不立賓見山
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全體恁麼來全體恁麼
去總無許多路布葛藤聲色邊事且超然獨
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萬丈懸崖須撒
手大千沙界始全身
張戶曹請小參師云直下便是不通擬議尋
思還有作家禪客麼試出衆證據看僧問如
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一刀兩段進云如何是
雲門下事師云三句縱橫進云如何是曹洞下
事師云五位君臣沒分付進云如何是潙仰

下事師云進前退後絕商量進云那一句如何師云何不問法眼下事僧禮拜師乃云靈山提密旨獨有迦葉親聞少林演妙訣唯許神光擔荷只為機機相副箭箭相投用處聲色純真舉時乾坤獨露密密意絕諸訛深深機沒回互若是箇本色自由自在承當擔荷得底更不落聲前句後亦不用擬議尋思直下當陽分明領取所以道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既已蹉過何用鼓兩片皮口吧吧地豈不是當堂蹉過既若蹉過還知未蹉過事麼若知未蹉過事雖終日說而不曾動著舌頭終日行而不曾移著一步終日喫飯不曾嚼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一縷絲雖然如是此猶是建化門庭向下為人處豈不見德山和尚但有問答語言向上向下盡是依草附木竹木精靈所以山僧從頭棒將去待有箇獨脫底與他商量後來浮山圓鑑道只這獨脫底也是草木之精互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山僧不惜眉毛入泥入水為諸人平展還委悉麼但能萬法不干懷一超直入如來地

披剃小參僧問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宗風建立毫髮無差時節因緣願聞舉唱師云只是舊時面目進云斬新處乞師再示師云換却過來底進云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師云誰不恁麼進云只如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進云如何是和尚頂相師云錯僧禮拜師云果然果然師乃云重圓僧相復方袍優鉢羅華未易遭恩重丘山何以報輒提網要一秋毫盡十方世界若長若短若縱若橫以至香水海不可說不可說無邊剎海盡在箇一秋毫有時現無邊身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作無量無邊神通變化也只不出此一秋毫有時冷啾啾地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也只不出此一秋毫乃至作為無量無邊殊勝奇特難行苦行轉化一切成佛作祖亦不出此一秋毫諸人還知此一秋毫麼若知去未開口已前未舉意已前生佛未兆已前空劫已前好薦取既薦得則卷而懷之任任運運如兀如癡不妨是一箇沒量大人如或未然却須返照回光若動若靜若住若行若坐若卧須是究他根源始得父母未生已前父母既生之後六根四大三百六十骨節完具寒時知寒熱時知熱飢時知飢飽時知飽以至頂天履地含齒戴髮盡承此箇恩力且道此箇恩力如何趣向還知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蔣山辭眾云終日相逢長背面終朝背面却相逢途中不是途中事不動巍然達九重這箇消息唯許作家明暗同途主賓互用雖去似去而不去雖來似來而不來卓爾超然動靜曾無兩種所以道動若行雲止若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而礙然去來動靜不以心而超然動靜在彼在此殊無間然一道清虛廓周沙界是以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城而舍利弗問云聖姊向什麼處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云何言如

舍利弗恁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所舍利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如來大解脫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解脫所以我云如舍利弗恁麼去既得如來大解脫去而無去去迹入九重城裏眠贊聖化住而無住住蹤在深山白雲中坐斷天下人舌頭既住如來大解脫安有動靜去來之意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道九重城裏真消息一句無私遍九垓復云憶得曹山和尚辭洞山山云向什麼處去曹山云向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山云去亦不變異師云大凡衲僧佩肘臂下符具頂門上眼向一切萬境萬緣當頭坐斷豈不是箇無變異何故金剛正體湛寂凝然曹山雖得此意爭奈洞山憐兒不覺醜若是山僧待他道向不變異處去只向他道這漢未出門早變了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音釋

跬 犬蘂切半步也　撈摝 撈郎刀切 摝盧谷切　悄 七小切靜也　諕訛 諕胡茅切 訛五禾切　跨 苦化切越也　椿 株江切橛也　揩痒 揩丘皆切 痒以兩切　餌 忍止切釣魚食　嫌 胡兼切憎也　兕 序姊切似牛一角獸　颫 莚結切小風也　掇 都括切拾也　翳 壹計切蔽也　賽 先代切報也　凱 可亥切南風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惠五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住東京天寧寺小參師云一見更不再見今已再見一說更不重說今已重說未有長行而不住途中無這箇消息未有長住而不行屋裏沒此葛藤直得二途俱不涉去住得縱橫其住也千人萬人羅籠不得其去也等閑坐斷一切人舌頭假使親到這箇田地更須知有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向上一竅始得若論向上一竅佛祖不立凡聖杳絕淨躶躶沒承當赤灑灑無回互正當恁麼時作麼生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此中來復頌云明珠在掌有功者賞長老新入院都盧無伎倆不立趙州關各自著搊擻

四月八日小參直下便是已涉階梯總不恁麼猶落情識直得威音已前沒交涉七佛已後沒交涉向上向下總沒交涉然雖如是通方作者舉著便知尚滯皮膚難脫蹊徑所以向第二義門不恁麼中有時恁麼恁麼中有時不恁麼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

現受生雖則落草之談也須草中有通身之路敢問諸人要知本無出沒底道理麼乃竪起拂子云只這是要知示現受生麼竪拂子云只這是到這裏雙收雙放全暗全明爲中下之機則得直得九龍吐水一場捏怍目視四方轉納敗闕只有雲門大師解於鐵樹上生華道我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雲門大師具箇什麼眼自便恁麼道諸人要見雲門大師麼山僧不惜眉毛放一線道去也還委悉麼不入千尋浪難逢稱意魚復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一往看來却是子細點檢將來猶滯兩邊殊不知東弗于逮走馬南贍部洲作舞西瞿耶尼作拍北鬱單越翻筋斗也無是也無非也無得也無失且道畢竟如何八角磨盤空裏走

鄆王請小參僧問無修無證乃是本覺妙明爲求佛果菩提正是有作之因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云吹毛寶劒逼人寒進云一點靈光與萬古照人問師云用一點靈光作麼進云可謂言言合聖道法法自圓成師云他亦本無言僧禮拜師乃云寬廓非外十方國土目前觀寂寥非內一毫頭上寶王剎直得無內無外絕彼絕此亙古亙今全明全暗到這裏亦須有轉身一路始能得大自在豈不見道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發大機轟機泯息立一言衆言絕謂直得言言機機頭頭相副如金鎖連環相續不斷此猶是長生路上事所以道言鋒若差玄關萬里直得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既有非常之旨必藉非常之人既有非常之人必明非常之旨正當恁麼時如何側身方外看誰是箇中人復云護生之德微埒維草木昆蟲樂聖時敵勝鷲峯有奇特如何是奇特囉囉哩哩挲禪床下座

小參目前無一法森羅萬法歷然格外立千機權實照用廓爾其權也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其實也上是天下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其照也廓周沙界而無餘其用也喝似雷奔棒如雨點只如不落權實照用不落格外千機不落目前一法正當恁麼時如何湊泊若是心機透脫得失尸忘玄妙理遣有恁麼人聊聞舉著踢起便行釋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解脫自解脫善財自善財其或未能便恁麼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却須於古人方便門建立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無一絲毫蹉過無一絲毫得失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踏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正當恁麼時如何著力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復頌云佛佛道同同至道心心眞契契眞心廓然透出威音外地久天長海更深

益國夫人請小參云目前無一法綿密有誰知格外列千差到頭須自用若自用得去改禾莖爲粟柄易短壽作長年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不爲分外且如綿密處若辨得用處即是綿密綿密即是用處所以道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毱多不知既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受到這裏不妨誵訛處直是誵訛綿密處直是綿密

若會山僧適來答這僧問道和尚三昧什麼人得知荅云山僧自知然雖如是大似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更有一著諸人往往向知不知處作活計若道知去此人只具一隻眼若道不知去此人亦只具一隻眼離却知不知正當恁麼時如何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復舉外道問佛昨日說什麼法世尊云說定法外道云今日說什麼法世尊云說不定法外道云昨日定今日爲什麼不定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師云大小世尊龍頭蛇尾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問早朝說什麼法對云不定法即今說什麼法對云定法或云早辰不定而今爲什麼定即向他道一釣便上

小叅云提向上機須向上眼指其中事要其中人若能立千聖於下風擲大千於方外脚跟下硬糾糾頂門上黑漫漫坐斷要津不通凡聖亦未是向上機亦未是其中事且作麼生是向上機其中事酌然將謂實有恁麼說話殊不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却業根俱無實事若是靈利底人聊聞舉著便知落處更不紛紜既不紛紜則二六時中雖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一條線終日說話不曾動著舌頭雖然如是能有幾人到此田地何故只爲不落心意識不落淨穢邊透出威音那邊全明本元要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拶一出一入一問一答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刃無虧正當恁麼時著實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撒手那邊千聖外燈籠露柱放毫光頌云妙德空生讚莫窮摩醯正眼不通風大千擲在他方外作者須明向上宗

解夏小叅云護生須殺雖殺無傷蠟人已氷其功歷爾可以駕鐵船入海可以飛磨盤齡空半合半開成團成塊盡出箇大圓覺不得若有出得大圓覺底便能逆順縱橫殺活自在是故文殊菩薩一夏三處度夏一月日在魔宮一月日在長者家一月日在婬房既三處度夏却入世尊會中解制極爲不平所以迦葉欲白槌擯出文殊纔舉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揵椎迦葉既見恁麼直得目瞪口呿何故過量人有過量見有過量用雖金色頭陀到這裏縮手不得展手不去只如與麼時是大圓覺裏耶大圓覺外耶須是通方作者始能證明何故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若叅得文殊普賢境界則無邊香水海無量無數微塵佛刹悉爲安居處乃至現無邊身處處行住坐卧亦不相妨亦不犯手正當恁麼時若是知音者舉起便知所以天寧雖與大衆九十日安居必竟諸人還知麼諸人若透頂透底去即是文殊普賢境界若不透頂透底去即是迦葉境界離却文殊迦葉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九十日功今已滿豁開布袋各優游

小叅僧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闍黎問處帶纖塵進云如是則靈光千古秀萬法落階梯師云階下立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山僧不免自道取進云古佛位中無覓處深深草裏露全身師云莫來這裏呈幞袋進云如何

是主中主師云坐斷舌頭無去取進云袖裏金鎚光燦爛吹毛寶劒逼人寒師云七十五棒翻成一百五十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青山之外更愁人進云如是則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師云荒村古廟裏去進云只如不涉賓主是什麼人師便喝師乃云目擊知歸已爲分外未言先契猶涉程途須知箇中有格外機行格外用明格外道證格外心灑灑落落淨躶躶絕承當密密堂堂赤灑灑無回互壁立萬仞處千差萬別萬別千差處壁立萬仞所以道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之機爲尋知識於中若有箇便恁麼承當得格外趣向便恁麼權衡得格外底作略時向伊道箇什麼即得說玄說妙說佛說祖說心說性已是此人棄下之增語論棒論喝論擢論實論照論用亦是此人不要之長物若其中問不犯鋒鋩纖塵不立如何透脫還委悉麼大道體寛無向背當陽須是箇中人

季迪甫請小參驀地相期全機獨證眼眼相照心心相知俱不從他處得來盡皆在胸襟流出正當恁麼時森羅萬像古佛家風碧落青霄道人活計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與諸佛祖師同德同誠維摩龐老同拈同放與裴相國王常侍同一機用同一境照更無餘事截斷生死路頭打破煩惱窠窟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子還委悉麼超然直透威音外目前無法可商量

請小參云當陽直截不立階梯覿面相呈全彰正體以世諦法接人去落在世諦法中以佛法接人去落在佛法中以祖佛機接人去落在祖佛機境中以向上拈提接人去落在向上拈提中以恁麼恁麼接人去落在恁麼中以不恁麼不恁麼接人去落在不恁麼中以總不恁麼總不恁麼接人去落在總不恁麼中到這裏羅籠他不住處千聖出頭來也不敢正眼覷他雖是當頭脫卻向那邊承當也只得箇沒交涉且作麼生合殺去若有大根大器人向合殺處换得一線便可以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有時拈燈籠作露柱用有時拈露柱作燈籠用有時騎佛殿出三門放一線道拈新羅與占波國鬪額且道是何宗旨是何境界正當恁麼時當頭一句作麼生道滿目光輝無向背優鉢羅華火裏開

小參師云千差一舉舉處絕遮攔萬化一拈拈時無向背只如道上古諸佛未出世未成道未發心已前還有這箇消息也無若道有在什麼處若道無爭得這箇來所以前賢後賢前佛後佛只是提持得他景仰得他要且未解從機境上把定處作得主山僧今夜與他作主去也諸佛未出世未發心未成道盡在山僧手裏放行教他通一口氣若不放行不消一搦搦殺所以黃檗道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若教他知向上關棙子祖佛亦提掇不出實爲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忽若有箇同死同生來與天寧相見且須容他何故他若坐山僧須下禪床山僧若坐他須側足而立直得如此雖然同途要且不同轍雖然同明要且不同暗雖然同得要且

不同失且畢竟作麼生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復舉京兆蜆子和尚參洞山後居止無定不循律儀每日沿岸採掇蝦蜆以充朝夜即宿白馬廟紙錢叢中時有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蜆子深夜歸靜把住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蜆子答云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師云諸人若未委悉山僧下箇注脚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

益國夫人請小參僧問寂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威音參見什麼人師云參見無面目底僧云只如無面目人復見阿誰師云狂狗趁塊僧云爭奈拄杖子在學人手裏師云你試用看僧云到這裏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師云只得七成僧云可謂師承不立遞代相傳師云一刀截斷僧云既然如是和尚何用更見白雲師云你道威音樓至佛即今在什麼處僧云一穿穿却師云頂顊上更添一隻眼始得師云三世諸佛也恁麼歷代祖師也恁麼德山也恁麼臨濟也恁麼天寧豈可不恁麼所以早朝也恁麼而今也恁麼且道恁麼恁麼是箇什麼還委悉麼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只如遇達者面前作麼生提掇作麼生請悉說理性玄妙得麼喝一喝得麼劃一劃得麼口吧吧地得麼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得麼且總不是這箇道理況此乃千聖不傳之妙這一片田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畢竟知後還傳與人不傳與人若傳得去龍頭蛇尾若傳不得千聖萬聖一箇箇到這裏若佛若祖於一切人機境不到處發明於一切人用不及處提掇一切人情識計較不得處坐斷千差路頭雖然拈一句簇錦攢華攢華簇錦可以趣向及至到那畔若也承當則沒交涉到這裏有棒有喝有權有實有殺有活有擒有縱唯許諸佛知不許諸佛會既許諸佛知爲什麼不許諸佛會會則傳得去也所以要人心機絕智境忘得失遺是非一時落謝萬境攏然而無何礙可以與千聖把手共行同用同證一切處光輝一切處澄湛去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只如今山僧對衆恁麼說還當得千聖不傳底麼灼然當不得既當不得又說作什麼千人萬人管取不奈何所以古人道雖然點破綱宗意在文彩未生時要一覰便透一咬便斷若也未會切不得疑著如今不惜性命向這裏與諸人通箇消息還會麼千聖共傳無底鉢大千沙界一浮漚

小參云截斷千差路坐却是非頭報化不容身語默絕消息正當恁麼時若有祖師西來意正是撒土撒沙若無西來意大似對面相謾去此二途須知他家有出身底路大衆灼然不是目前事亦非目前機有一句子千聖覷他不見有一句子千聖出頭不得有一句子千聖同鄉共用且道此一句畢竟從什麼處流出若有識得流出去處則淨躶躶赤灑灑也不說一即三三即一不用行捧不用行喝不用道見成公案不消瞬目揚眉不用談玄說妙所以釋迦彌勒文殊普賢猶是他走使他本不作一切不爲一切坐斷一切初無動搖各各當人脚跟下圓明朗照如大日輪

人人回光得度也不在他處也不在已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然而一切奇特事因他建立一切殊勝事由他圓成如王庫寶刀如摩醯三目如圓伊三點如塗毒鼓千言萬句終說他不成說他不就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如王寶劒隨王意揮斥縱橫得自由

小參僧問波斯匿王請問世尊聖諦義中還有世俗事也無世尊云大王汝於龍光佛時曾問此義爲復答他話爲他說師云一時在裏許進云只如羣嶽道大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未審此意如何師云拈起上頭關捩子進云忽若大王請傳此語問和尚未審如何祗對師云開口見膽師云適早已露線索如今更展家風摩醯首羅三隻眼八面通透釋迦老子百億身十方分形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初不分前後際亦不分縱橫並別到這裏若深入骨髓底直下透脫不疑天下人舌頭卿問舉著踢起便行可以坐斷十方可以乾坤獨步其或尚留覷聽猶滯皮膚直須脚跟下一一洞明各各見本來面目踏著本地風光不隨聲色不居凡聖不落見聞不涉語默淨躶躶赤灑灑所以道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全體與麼來全體與麼去畢竟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若識此恩力終不落虛步步脚踏實地句句透見根源全體如如不變不動推此以及群靈攝此普濟品彙正當恁麼時超聲越色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不須更費纖毫力吞跳金圈栗棘蓬

張國太夫人請小參云霜風凜凜細雨微微解脫門八字打開正法眼頂門顯示還有超宗越格離見絕情底麼出來證據若也證據得去七佛已前也不恁麼七佛已後也不恁麼西天二十八祖亦不恁麼唐土六祖亦不恁麼至於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亦不恁麼爲什麼不與麼只恐賺悞人去既不與麼亦不賺悞人作麼生承當到這裏平田中萬仞壁立壁立萬仞處一似平田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亦無語話分亦無展演分畢竟教一切人什麼處入老僧不惜眉毛通箇消息去也遂豎起拂子云見麼又擊禪牀云還聞麼若道見且得沒交涉若道不見更是沒交涉畢竟作麼生若教老僧只管與你說經無窮劫摸索不著不隨言解則淨躶躶赤灑灑各各坐斷報化佛頭各各氣衝宇宙設使千佛出興恰如蚊蚋相似與麼把得定作得主方始是本分作家正當恁麼時如何委悉一句迥超諸佛格坐斷天下衲僧頭復頌云雖然說破五家宗爭及曹溪一線通寶劒當陽誰殺活離名離相振高風

小參云不是如來涅槃心亦非祖師正法眼萬緣窮之不到千聖究之莫及直饒威音王那畔空劫以前正好揮金剛王寶劒何況威音王以來以至窮未來際只是打葛藤終非本分草料所以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如今事不獲已向諸人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從甚處得來若向這裏便絕消息去此人命根未斷命根若斷挃著磕著言語說著機境按著雖然如是此猶是第二機若到第一機說

甚威音已前空劫那畔設使德山臨濟喝下
承當捧頭取證未免拖泥涉水不受人瞞牙
如劍樹口似血盆直下承當可以籠罩古今
乾坤坐斷雖然如是天寧與麼說話大似傍
若無人何故佛佛道同祖祖共證一一於此
承當向什麼處著紅爐上還著得一點雪麼
到這裏表裏純淨中外一如雖然落草未免
向上用正當恁麼時如何捧頭有眼明如日
要識眞金火裏看復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
與萬法爲侶底是什麼人馬師云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山僧畧露箇消息爲
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直下便承當已落第
二月且道如何是第一月咄
冬夜小參僧問德山昔日小參不答話趙州
小參却答話未審答底是不答底是師云總
不是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去也師云杓卜
聽虛聲進云忽若答話中不答話不答話中
却答話時如何師云葛藤窠裏出頭來進云
忽若有箇漢出來不管答話不答話只麼撒
倒禪牀時如何師云劈脊便捧僧云嶮師云
嶮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歸衆師云一場漏
逗師乃云大衆截群機於未兆坐斷天下人
舌頭藏實運於即化世諦一陽便生且道是
一是二若道是一因甚麼聖諦義中有世俗
諦若道是二爲什麼世俗諦中無聖義諦到
這裏若無透關眼透出機關未免瞞瞞頇頇
儱儱侗侗去也還知箇裏麼直如明鏡當臺
明珠在掌舉無遺照萬象歷然雖四序遷移
其中有不移易一絲毫之體雖萬機齊赴其
中有湛然不動之源以此撥轉路頭隨機應
感諸人若也不見設使千聖出頭來也摸索
不著箇儻衲子出來眼似銅鈴口似懸河也
說他不得也覷他不著天寧意欲要與諸人
解黏去縛拔楔抽釘到這裏伎倆一點也使
不著且道爲什麼如此他家自有通霄路切
忌當陽指畫伊
住雲居山結夏小參雲居千百衆如無只緣
內外絕消息箇中空洞等虛空殺活全承此
恩力所以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論
箇中意鐵船水上浮等來直得鐵船水上浮
也有什麼奇特只如護生須是殺且道殺箇
什麼便有禪和子道不是殺物命只是殺無
明賊是殺煩惱賊是殺六根六塵賊殺爭人
爭我賊雖然一期也似要且未夢見衲僧脚
跟頭既是護生須是明殺意如何是殺意嶮
若向箇裏辨得出便可放一線道浩浩之中
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然雖
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
天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
要明不盡底須是放却從前已後見解明暗
玄妙理性殊勝奇特淨潔剗除不留毫末也
不到極盡處只如正淨處合作麼生還委悉
麼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復云
釋迦老子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
平等性智師云釋迦老人慈悲大殺怕你諸
人不知與你一箇護身符子雖然如是點檢
將來猶帶影在若是山僧則不然即雲居山
見成伽藍九旬安居拍拍是令
如上座請小參僧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
什麼不見佛師云他具大丈夫意氣進云以

手掩面十指悉皆見佛爲什麼回避不得師云只爲渠儂得自由進云雪竇道他雖是女人却有丈夫之行是肯伊不肯伊師云重言不當吃師乃云情與無情一體觸目皆眞佛與衆生不別當體全現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有時放行則溝渠瓦礫悉生光彩有時把定則眞金七寶咸皆失色所以道諸人欲識命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來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如諸古德未建立許多作畧到這裏作麼生商量不假三寸試請說看不假眼試覷矚看不假耳試采聽看所以道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眞實人體更向什麼處着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山僧從來向諸人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塞却你鼻教你嗅不得塞却你口教你說不得拈却你身教你不知痛痒坐却你意根教你分別不得正當恁麼時却是好箇消息且不是情塵意想分別計較得失是非境界也須是罷却機境不立知見不作道理除却解會不見有佛祖然後可以坐斷報化佛頭天下人羅籠不住是故玄沙道沙門眼目直須把定世界不漏絲毫只如把時諸人向這裏下喝得麼打一坐具得麼拂袖出去得麼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得麼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得麼都盧是自家屋裏事得麼喚作本分事得麼指露柱話燈籠得麼唯心唯性得麼若恁麼渾是紛紛紜紜俱非正見若有箇正知正見底便知有本分事既知有本分事終不作計校窠窟道理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振奮吒沙無向背翻身師子大家看

小參當陽一著千聖莫覷面門一機作家罔措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拈向一邊行捧行喝擊石火閃電光放過一著正當恁麼時水泄不通乾坤坐斷有眼不可見有耳不可聞有口不可辨有心不可思任是通身是眼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纖洪長短一一交羅作無量無邊神通妙用到這裏不消一劄且道具什麼道理便恁麼奇特便恁麼直截能恁麼坐斷淨躶躶赤灑灑全身獨露便擔荷得行透得出三世諸佛六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只得飲氣吞聲目瞪口呿雖然如是即今諸人在這裏作箇什麼山僧更據箇什麼說話即得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不免放一線道還委悉麼四海如今清似鏡彎虹直氣透青霄

山僧二十七年開箇鋪席與一切人解黏去縛抽釘拔楔令一箇箇無窠臼無計校不作合頭語不作相似語不依倚一物與他二十八祖馬師百丈黃檗臨濟天下大宗師所爲所行全體顯露非止今日尋常不曾於寶華王座上說世諦語亦不說禪機不論生滅豈可胡說亂說作地獄業唯只憑此一著眞實處於一切人面前直截吐露承當得底眞實悟入得大受用更無凝滯山僧而今已得退居不欲更升座小參此蓋承太夫人使君朝議通判大夫諸官員晨夕每以此道見照再三虔請爲衆小參隨分應命然此一事也不難也不易若道難永嘉到六祖處一句下便

能承當初至曹溪遶禪牀三帀振錫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求嘉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問箇方便門便道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諸人且道無生作麼生體速又作麼生了一宿覺當頭便領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如水入水水乳相同箭鋒相拄自然恰好六祖見他透得過便道子甚得無生意也只此一句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某他永嘉不向死句下坐殺也不下合頭語只徐徐地道和尚無生豈有意耶奇哉奇哉而今人纔見師道子甚得無生意便謂和尚肯我印證我此恩難報第三瓣香不爲別人只是向語句裏死殺不達本源討甚麼盌及至求嘉告辭祖云返太速乎云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云誰知非動云仁者自生分別當時幸有大丈夫意氣可惜放過便與掀倒禪牀不爲分外又却隨例留一宿又石頭在六祖會裏作沙彌時一日問祖云和尚遷化後某甲如何祖云尋思去及至六祖遷化後他只一

味坐禪只管尋思箇無生底道理鬼窟裏作活計其時有同叅遂問你作什麼云和尚教我尋思去所以坐禪同叅云錯了也有青原師兄名思指汝去見他石頭方省遂往青原原問甚處來云曹溪來思拈起拂子問云曹溪還有這箇麼而今兄弟被人恁麼問便下喝下語野狐精見解張眉努眼強作主宰總沒交涉石頭便會答道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思云子莫到西天麼曰若到即有也不妨綿綿密密地語不失宗步步踏著思云未在更道石頭云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某甲思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一日又問青原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六祖麼思云你只今還識老僧麼云識又爭能識得衆角雖多一麟足矣自然氣類相同羽毛相似如膠如漆而今人一句東一句西有時說心說性求人印證有什麼交涉又藥山在石頭會下坐次石頭來見便問汝在此作什麼云一物不爲頭云恁麼則閑坐而今人不會便道喚什麼作閑坐又道不因和尚問某甲不知心

下黑漫漫地只管胡道他自有旨趣乃云若閑坐則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由是石頭作一讚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且道畢竟不爲底是箇什麼何故却不識千聖既不識如何共住所以這些子事不容你思量計校近傍不得鬼神莫窺脫却千重萬重惡知惡解心眼自見若見剌不除得失是非關念則求無交涉此是山僧不得已爲諸人說禪病又喚作入理深談只如玄沙令僧馳書上雪峯峯上堂開緘見三幅白紙乃呈似大衆云會麼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便下座其僧回舉似玄沙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敢問大衆如何是雪峯蹉過處莫是玄沙見解過於師麼且喜沒交涉鄰向情塵裏會又爭會得所以眞如語和尚有頌云玄沙封白紙雪老却同風蹉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到這裏凡聖情盡生死關透得失是非了然不生全體如如如如亦不要然後騎佛殿出三門將新羅國與占波

國閩領搽灰抹土展鉢喫飯著衣禦寒自在優遊初無二緣亦無二相不是心不是佛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不二只這不二亦不消得所以千聖出來無你提掇處無你湊泊處如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按太阿擬之則喪身失命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會得自家活計所以古人道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文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一件共諸人商量大家有一箇心所作所爲因甚却道無心既若無心開口動舌說話底衆心領底却是什麼到這裏若不見徹只成一場相謾所以二祖見達磨斷臂立雪磨云將心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而今兄弟若被問將心與汝安便盂八郎或打箇圓相或進前三步退後三步作女人拜拍一下喝一聲或揚眉努目或說心說性只是情塵業識所謂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只如二祖豈不會作許多道理因甚麼只答道覓心了不可得須知達磨當頭一拶二祖當下如暗得燈如貧得寶見徹根源此中不喚作心不喚作佛亦不是物直似紅鑪上著一點雪相似山僧頃日問五祖和尚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他道汝須自參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參來參去忽因舉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忽然桶底脫庭前栢樹子也透麻三斤也是玄沙蹉過也是睦州擔板也是不落因果也是不昧因果也是三乘十二分敎二六時中眼裏耳裏乃至鍾鳴鼓響驢鳴犬吠無非這箇消息方省懷禪師頌云蜀魄連宵叫鵽鴂長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大丈夫漢一等是踏破草鞋放下情塵計校得失是非識得根本一物不留絲毫不著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和一靈也不要然後依時及節著衣喫飯而今兄弟見恁麼說便道只是虛空裏打筋斗兄弟只這虛空也難得豈不見祖師傳法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又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若雲點太清裏諸兄弟既是訪尋知識把生死爲念歇却心猿意馬荷擔大機大用於佛祖不爲處安穩坐地有時向高高峯頂立有時向深深海底行任運猶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山僧十年在衆無一時異緣只是參禪參到第十年方打得徹旋旋知非然後穩當若有一念憎愛得失是非即是垢衣須是識得玄旨始得所以道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揚岐所謂栗棘蓬有刺而難吞金剛圈者至小而難跳勿語中有語爲人解黏去縛不是人情底事兄弟參禪即不得邪解也須子細始得只如趙州勘一庵主入門便問有麼有麼庵主竪起拳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又訪一庵主云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且那裏是水淺不是泊船處那裏是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處有者道趙州先知前庵主不會所以道不是泊船處先知後庵主會所以道能殺能活有底道舌頭在趙州口裏任渠與奪如斯見解總是

邪徒情識卜度不得眞正宗眼便是吞跳金剛圈栗棘蓬不得也五祖和尚常云諸方叅得底禪如瑠璃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一莫教老僧見將鐵鎚一擊你底碎定也山僧初見他如此說便盡心叅他他常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會山僧便喝或下語總不契他云須是情識盡淨計校都忘處會山僧明日便於無計校處胡道亂道轉沒交涉後來徹悟實見實用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得大自在釋迦老子道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即說爲如幻如化此一著子亘古亘今凝然不變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刀斧不能斫喚作根本一切有漏無漏佛界魔界淨土穢土無不眞實若悟得可以丹霄獨步不受別人處分若未到憑麼田地管取被人羅籠山僧如今已退了院彼此緣法自有時所以今日因朝議太夫人請小叅盡情說與諸人各自叅究佛法本無彼此諸家總是六祖下兒孫終不說我是臨濟下人須得我家宗派盛傳寧可粉骨碎身終不作這見解復舉僧問保壽萬境來侵時如何壽云莫管他僧禮拜壽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汝腰師云大衆保壽和尚用金剛王寶劒一切逆順得失長短是非無邊境界不消一瞥這僧見機而作當時禮拜爲什麼却道不動著子細檢點大似龍頭蛇尾山僧即 惠五 不然或有人問萬境來侵時如 二十四 何亦對他道莫管他這僧或若便禮拜只向他道伶利衲僧一撥便轉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音釋

哂 矢忍切笑也　擯 必刃切逐也　揵槌 梵語也此云磬亦云鐘隨有瓦木銅鐵鳴者皆曰揵槌揵巨寒切槌正作椎音地　搦 女角切按也　蜆 音顯　[illegible] 側六切　磕 克盍切築也　儱侗 力董切他總切　矚 朱欲切視也　窺 缺規切小視也　鶻鳭 知滑切黃雀也陟交切黃鳥也　潰 胡對切散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惠六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　紹隆等編

高郵乾明受勑住金山龍遊寺當晚小叅僧問明歷歷露堂堂因什麼乾坤收不得師云金剛手裏八稜棒 惠六 進云忽若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云鷂子目連無奈何進云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云放下雲頭進云忽遇其中人時如何用師云騎佛殿出三門進云萬象不來槃獨語教誰把手上高峯師云錯下名言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諸佛密語正如擊塗毒鼓未擬議前先蹉過纔思量處隔千山要須眼似流星心如鐵石所以從上來提持向上綱宗只有三句有時咬去有時咬住有時一向不去有時一向不住明眼漢沒窠臼若論戰也箇箇力在轉處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要須把斷凡聖路頭不立毫末然後舉一毫毛盡無邊香水海七達八通說一句子窮龍宮盈海藏此猶是極則之談未是衲僧巴鼻若論衲僧受用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列千聖下風立毗盧頂上

擊石火閃電光俊鷂俊鷹也趕他不及要須正一切知見發明大解脫無不歷落無不透脫則在天同天在地同地物同物我同我證一切智明一切道無處不通容無機不圓證正當恁麼時諸人各各返照自己分上曾移易一絲毫許麼所謂十世圓融十分成就且道不落機緣一句作麼生道覿面要須宗正眼臨機截斷聖凡蹤

入寺小參金剛王寶劒截斷玄機正眼摩醯兇吞諸祖目機銖兩舉一明三左轉右旋七穿八穴也須是箇風吹不入水洒不著針劄不入快活自由底漢始得若也浮逼逼地尚留觀聽猶涉形聲說妙說玄舉今舉古進前退後敲床竪拂行棒行喝則没交涉直得淨躶躶赤洒洒還有相見底麼若有須是同道人方知同道事若非同道者畢竟没來由正當恁麼時還相委悉麼十方聚會無餘事共向曹溪路上行復頌云正眼横頂門神符懸肘後幸是師子兒各作師子吼

小參僧問應真不借時如何師云渠儂得自田進云點則不到到即不點師云同彼同此進云此猶未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在師云獨有闍黎高一著進云也知和尚要用此機師云也被闍黎識破進云老老大大轉見放憨師云道什麼進云也不可放過師云却是你放憨師乃云好日多同十方藍應好本多同千差共轍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八面更玲瓏一方獨峭絕此猶是人人分上知有底其餘不知有底如恒河沙數且作麼生湊泊作麼生參詳有進步得底不用伎倆試拈出看有證據得底不用思量試剖判看若剖判得正如靈山會上龍女獻珠便得成佛女云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智積云是事甚疾龍女云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然雖如是猶有途轍若是本分行本分證直須更放過三千里正當恁麼時畢竟如何是著實處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李從議請小參僧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師云其聲如雷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只為聾人不聽聞進云爭奈五音六律甚分明師云闍黎聞箇什麼進云其甲從來無耳朵師云更須識取口頭底師乃云一句絕誵訛千里萬里無消息一塵含法界千重百匝太周遮若是明眼人終不向目前見何故若向目前見此人未具眼更於句中求落在第八機既不向句中求又不向目前見且道如何湊泊只如隔山隔嶽隔浮幢王隔香水海那邊還有恁麼事也無若道有隔許多作麼生知道有若道無佛法即有邊際若道不有不無正是半前落後直饒離却有無未免喫金山手中棒忽有衲僧出來道不恁麼如龍得水似虎靠山通身是眼也看他不見通身是舌也說他不及且道畢竟落在什麼處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告香普說師示衆云只這箇便承當得去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更不欠一毫頭亦無第二見設使盡無邊香水海塵塵剎剎一時穿却鼻孔也更不落別處儱或思量擬議即没交涉所以道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即名為佛若也涉思量作計校分能所作知解則千里萬

里祖師門下直教見須實見悟須實悟證須實證諸人各各有一靈妙性確實而論才被拶著便脚忙手亂作麼生見得親信得徹桶底子脫去只爲從無始劫來妄想濃厚只在諸塵境界中元不曾踏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若是真實人直下承當了知生本不生知死本不死向不生不死處千聖著眼覷不見千手大悲提不起而今兄弟若能返照更無第二人更不待山僧兩回三度不惜眉毛入泥入水何況拋沙撒土說心說性未免落七落八當面相謾去也豈不見破竈墮和尚聞古廟作孽遂領十八弟子入山覷之全無神相唯見三間空屋一所泥竈遂以杖擊之云汝本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其竈乃颭颭而墮破竈墮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不覺紙錢後有一神人出云某甲乃竈神蒙師爲說無生法已得生天禮謝而去其十八弟子乃白師云某等皆久參侍和尚殊不蒙開示無生法今日竈神何幸和尚却爲伊說破竈墮云我只向伊道汝本塼瓦泥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其徒皆作禮破竈墮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其十八弟子悉皆省悟只如山僧即今舉拂子且道與破竈墮是同是別遂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若也見得不唯不孤負破竈墮和尚亦乃不孤負從上祖師若也不見不唯孤負破竈墮和尚亦乃孤負自己知有此事不從他得所以道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只如諸人見今身是父母血氣成就若於中識得靈明妙性則若凡若聖覓你意根了不可得便乃內無見聞覺知外無山河大地尋常著衣喫飯更無奇特所以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消滅方知有如是靈通有如是自在只如今禪僧家何不回光返照明教徹去若也未明得且向三根椽下七尺單前默默地究取不見雲門大師道你且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若也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拯濟一切教無始妄想一時空索索地豈不慶快老僧往日爲熱病所苦死却一日觀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獲再甦醒遂驚駭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脚訪尋有道知識體究此事初到大潙叅真如和尚終日面壁默坐將古人公案翻覆看及一年許忽有箇省處然只是認得箇昭昭靈靈驢前馬後只向四大身中作箇動用若被人拶著一似無見處只爲解脫坑埋却禪道滿肚於佛法上看即有於世法上看即無後到白雲老師處被他云你總無見處自此全無咬嚼分遂煩悶辭去心中疑情終不能安樂又上白雲再叅先師便令作侍者一日忽有官員問道次先師云官人你不見小艷詩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官人却未曉老僧聽得忽然打破漆桶向脚跟下親見得了元不由別人方信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已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只教人明此一件事若也未知只管作知作解瞠眉努目元不知只是捏目生華擔枷過狀何曾得自在安樂如紅鑪上一點雪去若打破了或喝或掌一切皆得然終不作此解方可放下人我擔子千休萬歇方可生死奈何不得也

須是實到此箇田地始得若實到此便能批唱大因緣建立法幢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如是揭千人萬人如金翅鳥入海直取龍吞如諸菩薩入生死海中撈摝衆生放在菩提岸上方可一舉一切舉一了一切了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方可殺活自由布置臨時謂之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諸人既是挑囊負鉢遍叅知識懷中自有無價之寶方向這裏叅學先師常云莫學瑠璃瓶子禪輕輕被人觸著便百雜碎叅時須叅皮可漏子禪任是向高峯頂上撲下亦無傷損劫火洞然我此不壞若是作家本分漢遇著咬猪狗底手脚放下複子靠將去十年二十年管取打成一片且作麼生得獨脫去須是入流人方知恁麼事

師云父母未生已前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後亦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然生於世墮於四大五蘊中多是情生𥈤障以身為礙迷却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空寂五蘊本虛知四大五蘊中有箇超騰今古逈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根脚下淨躶躶赤灑灑六根門頭亦淨躶躶赤灑灑乃至山河大地窮虛空界盡無邊香水海亦淨躶躶赤灑灑恁麼說話莫是撥有歸無麼且喜沒交涉若撥有歸無杳杳冥冥墮在豁達空撥無因果處則求劫出他地獄三塗因果不得若真實徹證到真淨明妙實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天下祖師有情無情悉於是中流出顯現所以乎上座問鼓山晏國師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即今生也在什麼處乎上座不肯云你問我來山如前問乎但搖扇大凡叅請叅須實叅見須實見用須實用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乎上座只搖扇子莫是弄精魂麼須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生室現空相善財初生湧出萬寶藏皆在此一大寶光中淨躶躶赤灑灑流出若只在杳杳冥冥墮在空寂寂處豈有如是奇特所以古人於生處見大奇特如世尊分手指于天地自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若逢雲門大師尚不以為奇特直行衲僧正令後來老宿云雲門知恩方解報恩既知了便以衲僧本分事向逆順境界中行且道還當得麼若是平展商量則有向上事若據衲僧本分事上不直半分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

師云現成公案不隔一絲毫普天匝地是一箇大解脫門與日月同明與虛空等量若祖若佛無別元由乃古乃今同一正見若是利根上智不用如之若何直下壁立萬仞向自己根脚下承當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報化佛頭更無纖毫滲漏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大解脫人威音已後因師打發不免立師立資有迷有悟雖然如是要且只是方便垂手接人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來六祖大鑑禪師尚自道只這不立兩字早是立了也何況語言機境種種知解須是一筆勾斷始得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

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百千問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已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已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畧亦不依他言語指示不受他欺謾從朝至夜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極是省要只爲各各當人自違背此事向六根門頭認光認影不得快活却云爭奈某甲疑何且道疑從什麼處來又道某甲爲什麼道不得只你這道不得底是什麼爲你不能回光直下承當祖師道自已

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是自在一切衆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應所以先師道直須是命根斷始得且道如何是命根斷須是打疊從前知見種種解會一似大死底人活得起來自然無諍所以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不見南泉和尚道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只有盧行得一人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盂須是恁麼人始契恁麼事

又云如聖果大可畏處蓋爲無如許聖量等事若是沒量大人終不肯亂承當終不道我能我解我是禪師若如此則墮在解脫深坑不見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而今平地上死人無數雲門

一句道著山僧這裏則不然直饒透得荊棘林亦未是好手更須知有銀山鐵壁直須透得銀山鐵壁然後是千了百當底人方知有向上事可以分付鉢袋子更不與他情塵作對浩浩作佛法見解作擱道商量直須心境

一如湛湛寂寂地無爲無事又不墮在無爲無事處到此須是向上人始得所以龍牙和尚道無端遣向墨池邊若得身心黑似烟却向上流清處洗身心用盡亦如然德山和尚道但有文字語言皆是依草附木竹木精靈須是獨脫一路猶較些子只如今衲僧家也須著精神叅取始得千里萬里行脚一等是踏破草鞋也須是踏得破始得方且不孤負平生彼此來南閻浮提打一遭也不虛過亦不折本然後向四威儀中隨時受用亦自安樂忽然一旦霜露果熟被人推向曲彔木床上作人天師與人解粘去縛不妨奇特若未諦當切不可爲人禍事也不見德山道一似婬婦相似一向立問立答立賓立主有甚麼交涉大凡叅學人當須灑灑落落直下徹去豈不慶快

師云現成公案更不消如之若何直下一切截斷猶校些子佛法本無許多若以無心無念無事無爲無計校無分別至竟著衣至竟喫飯何曾動著一絲毫便能坐斷報化佛頭

不起一絲毫佛法見解所以古人纔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布漫天網打衝浪巨鱗持萬里鈎御千里烏騅馬也是事不獲已所以石室和尚纔見人來舉起拄杖云過去諸佛也恁麼見在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只與你畧露些子鋒鋩若是箇人纔見恁麼道撩起便行猶較些子若是纔入思量已被漫天網罩却也如是三十年只有長沙和尚知渠落處便云和尚放下拄杖子別通箇消息來方契他意而今叅學兄弟直

須是箭鋒相拄針芥相投內外絕消息始得若只尋見尋聞求知求解只成箇生死根本何不體取無生了本無速若能箇箇如是見生死路一時截斷全不動一絲毫頭所以道居千人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只是歇得身心百無知解如無用處一般若是隨言逐句作道理滿肚皮是禪何時得脫去故南泉禪師道山僧出世只為諸人拈却佛病祖病老僧尋常向兄弟道父母未生前還有形貌也無他教中道四大五蘊成身只因父母交感一念染心而成此身我且問你哆哆和和時何不共人相爭及至纔長大便有爭人爭我四大一旦離散依前還復本來形貌故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各宜勉力以悟為期莫虛度光陰時不待人

師云此箇大事已是八字打開了直饒回頭返照早是鈍置也直是徹底信得於未發言已前一時覷透既發言之後且道作麼生承當初機之士且於脚跟下明取而今坐立儼然各各見聞不昧人人向脚跟下如印印空如印印水如印印泥初不分得失彼我是非淨裸裸赤灑灑輝騰今古迥絕知見返照回光豈有許多事然未返照時却無許多事只如尋常百不思百不管絕念忘緣時一時現成聊聞返照便作箇見聞覺知解會各各在見聞覺知處起模畫樣方恁麼時落在生死陰界中無由得出離欲明此事直須蘊藉深方可不落是非得失聞見知覺纖毫淨盡始得快活拘牽惹絆他不住所以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豈不見裴相國出鎮宛陵因遊寺見高僧像遂問僧職云高僧儀相可觀未審高僧在什麼處于時僧職莫知所措裴公云此間有禪僧麼僧職云近有一僧捨身掃地身披百衲恐是禪僧及乎請得來乃是黃檗斷際運禪師也裴公乃舉前話問之檗乃召相公公應諾檗云在什麼處裴公於此大悟諸人且道問處是答處是且道又是箇什麼禪僧家直須有省發始得莫只認聲認色所以老僧尋常道千人萬人但識取一人千句萬句但識取一句千機萬機但明取一機畢竟且道是什麼將知洪爐大冶千煅百煉正要得人須知向一言下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聊聞舉著透頂透底淨盡無餘且如斷際一呼之下因什麼高僧却作裴公裴公却成高僧若論此事直須是俊流始得淨盡所以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本分衲僧不要思量分別直須求箇悟處言悟者如失一件物多年廢置而一旦得之又如傷寒病忽然得汗直是慶快也將知悟心見性非思量分別所以證入金剛正體自然亘古亘今廓周沙界水不能溺火不能燒世界壞時此箇常住為山河大地之本六凡四聖之家而蘊在各各當人方寸之下若能方寸頓悟獨露真常於萬別千差說處終不起異見於千差萬別境上終不作別解須是打併淨盡方可全體見成如水潦問馬祖本來佛法祖與一踏倒地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一時識得根源去又呵呵大笑後來出世每陞堂自云自

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未休復呵呵大笑且道作麼生是根源將知此箇根源若識得了說到深深密密千聖所不到處亦得若只一棒一喝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如金剛王寶劒踞地師子亦得行脚人要叅禪有如是眼腦方可入作直須審細言多去道轉遠師云欲得親切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向你道壁立萬仞依前卻來撞墻撞壁有什麼近傍處雖然如是已是落草了也不免將錯就錯於第二頭說葛藤去也還知麼直下如當門按一口劒相似凜凜威風繞跨門來誰敢近傍若近著則喪身失命若望涯而退不是大丈夫漢須是不顧死生從他手中奪去始得所以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須是當前不顧性命若奪劒在自已手中任是佛來也不放過直饒恁麼已是第二頭也不見資福道你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睦州纔見僧來便云見成公案隨後云放你三十棒似此等有什麼近傍處然子細推窮來不妨勦絕免他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向上向下穢汚心田須知人人分上有一段事輝騰今古迥絕見知淨躶躶赤灑灑先沒許多般只為你諸人從無始時來妄想濃厚背卻自己只從他覓若能回光返照無第二人終不隨他起滅若一處得脫則千處百處一時透脫莫只向人舌頭聽他處分聊閙舉著剔起便行已是三千里外沒交涉若得箇中受用便乃毛羽相似作他屋裏人雖有恁麼人也須向山僧手裏飲氣吞聲始得直須按下雲頭將自己平生所知所解擬在吾知識面前若是則與你證據不是則與你剗除豈不見藥山叅石頭時置箇問端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粗知誠問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甲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山不契直至江西馬大師處又如前問馬師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不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不是藥山於是有省馬云你見什麼道理山云我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相似今時衆中兄弟便道石頭一向壁立萬仞所以他不會馬祖放開一線他乃悟去殊不知石頭恁麼道已是漏逗了也馬祖道處這一著尤更毒害因甚麼藥山得悟去且道因什麼如此到此須是生鐵鑄就底漢始得所以云此事不在語言上不在文字上看他置箇問頭問石頭了及至馬祖處亦如是問此人是箇鐵石身心如今若有如是心底人何憂不徹你若只覓言覓句覓玄覓妙何時得了千人萬人各說不同你用那箇句則是若見道了更用言句作麼若不用言句你作麼生見到這裏叅須實叅悟須實悟令教透頂透底亘古亘今打開自已庫藏運出自己家財拯濟莫只向外邊尋覓你若撈得一路透去便與你同叅你若只守箇昭昭靈靈下咄下喝揚眉瞬目不知這箇是大病所以云此事隱在四大六根裏六根四大只是箇閑家具故云生如著衫死如脫袴六根四大只是箇衫袴且道著底是什麼人且道是誰著乃喝云莫便是這箇麼復云錯了也所以古人云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盡乾坤大地只是箇本來心盡山河大地只是箇一末撒子也不要既不要且道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到此須是有生機一路始得若不如是你若道佛則著佛你若道祖則著祖直須紅鑪一點雪相似始得且去巾單下放教如寒灰死火世法佛法都不用思量莫怕他落空莫怕如土木瓦石你若怕落空只如憂落空底心是什麼何曾落空來若是果歇得到眞實休歇之處佛祖也不立千聖萬聖法門一時透了豈不徑截也

師云卽恁麼便承當擔荷得去可以籠罩古今乾坤大地透頂透底淨躶躶赤灑灑要且不是你見聞覺知色聲香味觸盡乾坤大地只是箇眞實人體說什麼見聞覺知纔跨門來已是兩手分付更無纖毫遺漏須知向上一路不立文字語言既不立文字語言如何明得所以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又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也須是徹骨徹髓信得極見得徹然後盡十方世界只在一絲毫頭上明得其或滯於知見便有佛有祖所以却入建化門中葛藤路布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論直指人心要須是其中人始得若立語句以至百千萬億方便其意只是與人解黏去縛令教淨躶躶地輝騰今古實無許多般計校豈不見五洩參石頭問云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不顧五洩乃拂袖便行出至三門石頭乃喚云闍黎洩回首頭云從生至老只是這箇更回頭轉腦作什麼洩從此有省若是山僧當時不須喚他從他擔板蹉却一生只爲慈悲落草以至如此只如諸人坐立儼然從生至老只是這箇更疑什麼所以云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須是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纔敲磕便見更待他人喚作什麼直是打成一片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古人旣恁麼只如向長老口上聽取且道有實法無實法若有實法則成繫綴人若無從上來立許多方便門作麼只教諸人見性若眞見自性豈干他見聞覺知思量擬議如東寺會禪師道化荊湖有崔郡相國出鎮湖南師因目疾次崔乃問曰如何是宗乘中事師云見性成佛崔云爭柰患眼何師云見性非眼赤眼何咎且道見性旣非眼且將什麼見聞性亦非耳且道將什麼聞乃至鼻嗅香舌了味身覺觸意攀緣一一皆然若向這裏明得至於一切處悉皆明得所以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又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更有甚玄妙見聞覺知若爾方能心境一如也無能也無所唯一自心更無他物若是得底人終不言我知我會遇飯喫飯遇茶喫茶終日只守閑閑地蓋他胸中無許多波吒計校所以道心若無事萬法一如無得無失終日只履踐此一片田地凡有來問只將此事一時截斷所以道見須實見悟須實悟古人云百尺竿頭作伎倆未嶮向衲衣下不明大事失却人身始是嶮旣如是豈可不明心達本一切萬緣一齊放下棄卻知見解會令教如木石瓦礫相似

及到大安穩休歇之地然後一波纔動萬波隨而初無動靜等相蓋他得底人終日以無所得心脩無所得行行雖與人同而常與人異只為此一片田地打摒得盡淨一切會同脫體無礙豈是小了底事直須用作事始得師云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何故從他覓是他家底捨己從人去道遠矣須知自己分上有一段事輝騰今古如十日並照但以從無始劫來妄想濃厚翳障肖心才回顧著則黑漫漫地却到世間知見種種聲色纔現在前一切明得此等豈不是背覺合塵從他求覓不能返照耶且如從上來乃佛乃祖以無量百千言句方便且道明箇什麽邊事只被你起見起念起思量作聰明作計較惑却本來自己了却立能立所立境立智立是立非擾擾紛紛不能得脫所以祖佛出世只要教你歇却知見打併教絲毫盡淨且道作麽生歇直下如懸崖撒手放身捨命捨却見聞覺知捨却菩提涅槃真如解脫若淨若穢一時捨却令教淨躶躶赤灑灑自

然一悶千悟從此直下承當却來返觀佛祖用處與自己無二無別乃至鬧市之中四民浩浩經商貿易以至於風鳴鳥噪皆與自己無別然後佛與衆生為一煩惱與菩提為一心與境為一明與暗為一是與非為一乃至千差萬别悉皆為一方可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都盧混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後行是行坐是坐著衣是著衣喫飯是喫飯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初不作計校而隨處見成所以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此豈世間麤淺知見所能測度此乃至妙因緣學道之士或十年或二十年專心一意尚透不能得或有纔聞便解或有無師自悟既自不能便悟亦障他人不得就中士大夫尤難以其從事世務勤勞家國所以悟入稍難然得底人於己分上本無殊別若是未能了底人須要根性穎利向自己脚跟下覷著一聞便了如李附馬留意祖道與楊文公為友日夕切磋後見石門慈照禪師因為擧唐房孺相公問徑山國一

禪師云祖師大道畢竟意旨如何徑山云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李聞之大悟遂作頌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道得不妨奇特且如出將入相安邦定業翦除暴亂豈非丈夫耶而徑山何故却道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須知向上一路毫髮不容所以洞山道見佛見祖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只如佛祖為一切人師作一切人依止為甚却道如生冤家你且道如何是大丈夫事直須是不取人處分不受人羅籠不聽人繫綴脫畧窠臼獨一無侶巍巍堂堂獨步三界通明透脫無欲無依得大自在都無絲毫佛法情解如愚如癡如木如石不分南北不辨寒溫昏昏默默似箇百不能百不解底相似然而肚裏直是峭措動著則眼目卓朔無有不明底事乃至千差萬別古人言句一時透徹如或不是到此田地底人須得向骨董袋裏平高就下為他去也如昔日于迪相公出鎮襄陽酷刑慘毒忤者皆殺之因讀觀音經有疑處一

日訪紫玉山道通禪師乃問曰如何是黑風
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王乃抗聲云于迪
客作漢問恁麽事作麽于闐之大怒玉乃云
只這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于
迪有省你且道他恁麽問紫玉何故恁麽答
他此乃發他根本無明現前隨手爲伊指出
不妨好手然不若當時不消著後語從他斫
作兩段却有些衲僧氣息及乎爲他點破也
是順手摩挲大凡接人有三種機若是第一
機爲人只消向他道于迪客作漢你問與麽
事作麽更無方便只是沒義理難話會若於
此直下承當去更不擬議則與栢樹子麻三
斤一口吸盡西江水更無差別所以道舉不
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只要教你當頭領
解去若是第二機爲人即易也只是發起問
端如道于迪客作漢你問與麽事作麽此乃
發他根本無明令他無明現前隨手點破若
是第三機爲人不免入泥入水重下箇注脚
如云于迪客作漢便是放却黑風吹其船舫
于迪或作怒便是羅刹現前王云正是黑風

吹其船舫豈不是觀音出現此是落草注解
瞎人眼目破滅胡種若是眞正衲僧直須撥
却豈不見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活句上薦
得與祖佛爲師如李萬卷問歸宗和尚須彌
納芥子則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宗云你
身如椰子大萬卷書著在甚處歸宗老漢拳
常一條白棒打佛打祖及乎李萬卷問著不
免曲順人情放開一線然他用處也只教你
當頭截去後來衆中無識者便道芥子是心
須彌是萬卷納之於心何所不可佛法若只
如此爭到今日也又如龐居士問馬大師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馬大師云待汝一
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乃大悟作頌
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此頌與一口吸盡西江水題目豈
曾相副既不說口又不說水只道心空及第
歸且道作麽生是心空只教你是非得失明
暗色空森羅萬象一時融會歸于一理和理
一時空却然後有些趣向山僧今夜不惜眉
毛爲你一時吐却了也更爲諸人說箇小偈

祖佛單傳向上機電光石火排不徹獨許諸
根頴脫人金剛寶劍當頭截
師云道由悟達法離見聞直下便承當更無
第二箇此猶是就今時曲爲垂手處若是本
分事又且不然所以道你未跨船舷時好與
三十棒如此則千里萬里一時坐斷何故須
知當人分上各有水灑不著風吹不入清寥
寥白滴滴祖佛不能到魔外不能入坐斷要
津不通凡聖設使盡大地草木叢林盡化爲
衲僧各各置百千問難不消一劄盡教吞聲
飲氣目瞪口呿而今事不獲已且無見起見
無言起言與諸人且通箇時節只如各各當
人分上上來下去已是十分現成欠少箇什
麽更來就人覔所以玄沙道飯籮裏坐地長
手問人覔飯喫只爲無始劫來抛家日久背
馳此本分事向六塵境界裏妄想輪回不能
回光返照甘處下流若能具上根利智返本
還源知有此事輝騰今古逈絕知見坐斷十
方無復輪轉始有語話分而今須是換箇骨
頭了方見此一片田地若未知有此一片田

地直饒解到佛祖邊事問一答十終無交涉須知諸佛出世唯證明此一片田地祖師西來亦提持此一片田地所以先師見白雲師翁一覷透了便作箇頌子道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諸人還曾恁麽也未須是向此一片田地淨裸裸赤灑灑方可入作

辯僞老漢生平久歷叢席徧參知識好窮究諸宗派雖不十成洞貫然十得八九亦通會示徒自不造次不知何入盜竊山僧談博之名遂將此亂道爲山僧所出觀之使人汗下而赤況老漢尚自未死早已見如此狼藉請具眼衲子詳觀之勿認魚目作明珠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音釋

郵于求切地名　鶖此由切　憨呼甘切愚癡也　拯之肯切救也　甦孫祖切死而更生也　駭下楷切驚也　瞠抽庚切　勦子小切絶也　逗大透切　洩私列切　揲達協切揩也　貿莫候切易財也　酷枯沃切虐也　慘七感切酷毒也　忤五故切違逆也　挲桑何切與挱同　椰余遮切木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惠七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　紹隆等編

頌古

舉德山小參示衆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什麽打某甲德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德山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要識新羅僧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大冶精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水輪話作兩橛句中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嘹舌頭三千里

舉德山挾複子到潙山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潙山默坐不顧德山云無無便下去復云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見潙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潙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麽處首座云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潙山云還識此子麽已後向孤峯頂上蟠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大用不拘今古揩摸倒拈蝎尾平捋虎鬚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後處穎脫囊錐高來卷舒方外孤峯頂上浪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咄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麽泉云有丈云作麽生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說了也泉云普願只恁麽未審和尚如何丈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泉云普願不會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

驚膠續斷絃𥤮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參佛祖箭既離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舉百丈再參馬祖祖舉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侍立少頃祖云爾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丈取拂子舉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祖便喝丈大悟後

謂黃檗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

竪拂掛拂全機出沒即此離此較若畫一頂門當下轟霹靂鍼出膏肓必死疾承當一喝聾三日師子神威恣逐擲百煉真金須失色

復云有麼有麼咄

舉道吾至一家弔慰漸源撫棺問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後於石霜再舉始知落處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源云正好著力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生耶死耶禁著磕著不道不道藏頭露角黃金靈骨鏗鏘白浪滔天卓犖殷勤為語透關人萬里孤光長爍爍無摸索趙州石橋成畧彴

舉靈山會上有一女子於佛前入定佛勑文殊出之文殊遶女子三遭鳴指一下女子入定儼然文殊遂運神力托至梵天撲下女子亦復儼然佛云非但汝一人出此女子定不得設使百千萬億文殊亦出不得下界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定佛語未竟罔明從地湧出佛勑令出定罔明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女子遂出定老宿徵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什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為什麼卻出得

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撥令何條直師子奮迅兮搖乾蕩坤象王回旋兮不資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舉清原謂石頭云人人盡道曹溪有消息頭云有人不道曹溪有消息原云大藏小藏從何得頭云盡從這裏去

有消息太沉厔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檗明如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塡溝塞壑少人識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不門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

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關

舉僧問龍牙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須知有隱身處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處牙云還見儂家麼

堂堂成見密密難見二鼠雖黠莫逢其便藤枝透出未生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即貴貧即賤

舉圓覺經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闇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攪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潙山水牯牛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去也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之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

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載

清人耳古澗寒泉瞪目凝然不從口入飲者
忘荃重出語苦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
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華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外道既去阿難問世尊云外道有何所證世
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不問有無言言前立問端兩邊俱坐斷一劒
倚天寒鞭影未動歷塊過都慈門既開陵有
轢無逡天鼻孔須穿却誰是追風天馬駒
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是什麼人得祖云會
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也無祖云我不得
僧云為什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儘
他葉落華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碧潭
空界月
舉太原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時鼻孔在
什麼處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什麼處孚不
肯乃云你問我與你答山云父母未生前鼻
孔在什麼處孚乃搖扇而已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巧
直下渾如火裏蓮騰今煥古極妙窮玄大可
憐清風長滿座一萬八千年
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
在第二雲門出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
往徑山去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
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怨誰
分髓皮風來鳥已覺露重鶴先知為問何能
爾渠儂初不知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
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相似巖云我會
也吾云你作麼生會巖云遍身是手眼吾云
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你又作麼生吾云
通身是手眼
遍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為一味毫端湧出
須彌盧芥子吸竭滄溟水十虛吞爍正眼宴
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棒頭喝下錯承當背
手拈來也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切忌
無繩而自縛
舉洞山夏末示衆云初秋夏末直須向萬里
無寸草處去衆無語僧舉似石霜霜云何不
道出門便是草
新豐路坦然豈事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
可向前機不轉隨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
端的破中邊出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傑善諳
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復云看脚下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
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
各謂已語親切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
一踈二人下去次日夾山往問阿那箇親梅
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
衆云我當時失却一隻眼雪竇拈云夾山畢
竟不知當時換得一隻眼
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劃時已
驗親踈冢抱荆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與換
得同歸故珠途作家金槌當面擲臨機俊鶻
越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
舉趙州云老僧答話去也有解問底致將一
問來時有僧出禮拜州云比來拋塼引玉却
引得箇墼子下座後法眼舉問覺鐵觜此意

如何覺云與和尚舉箇喻如國家拜將相似問誰人去得有一人云某去得答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答話拋塼引墼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緇素箇裏高於萬仞峯不動纖毫擒佛祖崇寧劾古所作答話去也或有箇出來只向伊道了

舉馬祖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祖指月問西堂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對云正好供養問百丈丈對云正好修行問南泉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皎皎凝虛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瞬寰海修行供養逗圓機聊閙便去超方外馬駒兒端的別萬古定乾坤　一言全殺活復云高著眼

舉金牛行食次問龐居士云生心受食淨名所呵去此二途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牛云豈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牛便行食士云不消一句子

淨名呵善現金牛勘龐老彼此不相饒峻機無處討雲行雨施雷奔電掃殺虎陷虎出草入草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裏漢祖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更加霜祖云如何是珠泉云師祖祖云諾雪竇云百尺竿頭作伎倆未是嶮若向箇裏著得一隻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直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蒼鷹逐兔驪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往來不犯草裏設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

舉僧問樂山如何是道中至寶山云諂曲僧云不諂的時如何山云傾國莫換

道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莫諂曲不諂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心真不必當來問彌勒

舉僧問雲門學人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湧出須彌山一念不生何處雪金剛寶劒當頭截

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云演出一大藏

頻漸偏圓權實空有釘觜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亘古今八角磨盤空裏走

舉智門問五祖戒和尚暑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玉漏門云爭奈主山高案山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

高高峯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金鐘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者孰問津執鞭回首四海良隣君不見仲尼溫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

舉本仁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無語仁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許你有箇

入處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句後轉塗糊問不容髮
安可名模堂堂圓應没錙銖巧張爐鞴費分
蹤爭如棒下無生忍闇見馨香滿道塗
舉雲門問僧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
僧無語門云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門云一
條縚三十文僧云如何是一條縚三十文門
云打與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油然南山雲霈然北山雨露柱笑呵呵燈蕉
超佛祖中涌邊没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竟尸
閑野老不知何處去
舉教中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
人已畢
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末後已太過面南
看北斗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一貫初無
去來掃蹤滅跡除根帶火裏蓮華處處開
舉僧問雲門生死到來如何回避門云在什
麼處
針眼魚吞大千界蟭螟蟲吐妙高山太虛包
括無遺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

石橋踏斷通身黑那知華頂是天台
舉丹霞初見馬祖以兩手托幞頭祖云吾非
汝師南嶽石頭處去霞遂至石頭如前托幞
頭頭云著槽廠去霞依童行次一日石頭為
眾云今日齋後普請剗佛殿前草眾競具鋤
鍬霞獨洗頭捧剃刀於石頭前胡跪頭云作
什麼霞云請師剗草石頭笑為剃髮呼與授
戒霞掩耳而去却回江西馬祖院騎聖僧項
眾驚報馬祖馬祖親來見乃云我子天然霞
遂作禮云謝師安名祖問甚處來霞云石頭
來祖云石頭路滑子莫曾踏倒麼霞云若踏
倒則不來也
問一答十告往知來龍馳虎驟王轉珠回聊
聞舉着已瞥地剗起便行何俊哉剗草固奇
崛安名尤突兀二老畧玄黃貫茲千里骨真
規鎮儼然覿面看標格騰雲一舉迷風日
舉雲門示眾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
寶祕在形山著燈籠向佛殿裏拈三門安燈
籠上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焯地堆山積嶽拶

破面門兮盖色騎聲截斷羅籠兮解粘去縛
罷却干戈百草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舉雪峯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
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疾焰過鋒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
然轟起震天雷百草顛頭春色回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
無鬚鎖子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
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碧海珠荊山璧耀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却無
根樹萬疊峯巒斂烟霧
舉馬祖與百丈同遊山見野鴨子飛過祖云
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向什麼處去也丈
云飛過了也祖將百丈鼻孔扭丈作忍痛聲
祖云何曾飛去丈於此有省
野鴨過前溪千峯凜寒色相顧不知歸未免
資傍擊扭破疑團葛怛消捎風直下透青霄
雲山海月渾閑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

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智門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為什麼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槃寺虛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行誰知雷龍不停聲

舉僧問瑯瑘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

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塵舉大地收華開世界起一模脫出絕功勳句裏挨開大施門

舉僧問長沙本來身還成佛否沙云你道大唐天子還刈茅割稻否僧云成佛又是何人沙云是你成佛知不知

巨嶽何曾乏土唐皇豈可刈茅禮拜近前叉手西天十萬迢迢古佛即自己自己即古佛

珊瑚瀲灧十洲春蟾蜍映奪驪龍窟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

瞥裏著鹽雪中送炭纔捋虎鬚棒頭有眼依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頭關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鱉

皎皎清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鐵剗却古今途轍高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鱉別別一回喫水一回噎

舉麻谷持錫見章敬遶繩床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如是如是後到南泉亦遶繩床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却道不是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

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失利拄頭突出古菱華舉世風流爲當家

舉僧問樂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麈山云看箭僧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起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數

獵人有神箭射得麈中麈箭下快承當跳出曹溪路翻身踏著上頭關敵勝驚群聲爾間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太峣敵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裏中意氣閑外籌略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劒七星光閃爍

舉乾峯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穩坐雖然如是更須知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始得雲門出衆問云只如庵內人為什麼不見庵外事峯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在峯云子是什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峯云直須恁麼始解穩坐

動絃別曲聞一知十手攜手擡以膠投漆庵內不見庵外無孔鐵槌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有頌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陌上笑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爍太虛豈藉陽和力學劒宗師旣不疑玄沙未徹最新奇掃除學路刮肌骨格外之機如電拂

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今年八月門云放汝三頓棒次日洞山住問昨蒙和尚放某三頓棒未審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大悟

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歷窮方圖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再挨刀識刹頭鎚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你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

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虛下釣鼇鈎搖鱗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洪浪噴棒雨點喝雷奔肯將爭戰定功勳

舉僧問趙州見說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鎭州出大蘿蔔

鎭州出大蘿蔔猛虎不食伏肉直饒眼似流星爭免持蔔作北老趙州迥殊絕片言本自定乾坤返使叢林鬧聒聒

舉陸亘大夫謂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云大夫陸應諾泉指華云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

山潤石蘊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華似夢灼然根體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鬧處喚得悠悠陸大夫

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破二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攀北斗回身觸豁開戶牖正當軒玉兔金烏如轉燭傳不得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綠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鍾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曾非長爭投機豈是預擬待痒點鐵成金舉直措枉一箭鵰一雙一搯血一掌君不見跡而不漏兮恢恢天網

舉雪峯示衆云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玄沙云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出鬼沒烈焰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焰法說佛風前剪斷葛藤窠一言勘破維摩詰

舉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云廣州寺云我聞廣州有鎭海明珠是否山云是寺云作何顏色山云黑月則現白月則隱寺云子還帶得來麼山云帶得來寺云何不呈似老僧山云諾惡寂昨到潙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云眞師子兒大師子吼

善撫太阿鋏決無傷手后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鎭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栴檀林裏爇栴檀師子窟中吼師子

舉趙州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

愛洞然明白纔有言語是揀擇是明白老僧
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僧問既不在
明白裏未審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
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
問事則得禮拜了退
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
似鎚眼似眉涉語脉蚿憐夔堪笑卞和三獻
玉縱榮刖却一雙足
舉石頭示衆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
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云我這裏針劄不入
山云我這裏如石上栽華
井底泥牛吼月雲間木馬嘶風把斷乾坤世
界誰分南北西東直中曲曲中直要平不平
憑秤尺
舉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諸人相見了也烏
石嶺與諸人相見了也僧堂前與諸人相見
了也後保福舉問鵝湖僧堂前則且置什麼
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
保福便入僧堂
綸線引鯨鼇針鋒輥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
已先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覿面相呈不相覯
舉代宗皇帝問忠國師和尚百年後所須何
物國師云要箇無縫塔子帝云請師塔樣國
師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
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召
耽源問此意如何耽源呈頌云湘之南潭之
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
殿上無知識
八面自玲瓏盤空勢岌嶪表裏鎮巍然若爲
分六鑿執名匿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
清合同船子開心挽日用如何不現成
舉石頭見藥山坐次問你在此作什麼山云
一物不爲頭云恁麼則閑坐也山云閑坐則
爲也頭云汝道不爲不爲箇什麼山云千聖
亦不識石頭以頌讃之從來共住不知名任
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
豈可明
擺撥佛祖縛曠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爲縱橫
得自在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鎚影動鐵樹
華開任運相將不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舉雲門示衆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
暗昏昏作麼生是光明衆無對自代云僧堂
佛殿厨庫三門
夜明簾外千峯秀寶鏡臺前萬象虛掃蹤滅
跡不立錙銖誰爲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
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舉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自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右脇誕金軀九龍噴香水嶷嶷步四方周匝
蓮華起末上先施第一機高風亘古鎮巍巍
當時有箇承當得等閑擒下白拈賊唉
舉雪峯住庵有二僧到峯見以手托庵門放
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低頭歸庵
其僧後至巖頭頭問云雪老有何言句僧舉
前話頭云雪峯道什麼僧云雪峯無語頭云
噫我悔不當初向伊道有箇末後句我若向
伊道已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舉
此話請益頭云汝何不早問僧云不敢造次
頭云我雖與雪峯同條生不與雪峯同條死
要識末後句只這是

雙明復雙暗獨立絕殊方秉機直面提其鋒
安可當同條生兩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
鐵樹華開亘今古末後句始牢關拈却門前
大案山
舉天平從猗和尚行脚在西院常云令時莫
道會佛法只覓箇舉話底人也難得一日從
西院法堂下過西院高聲喚從猗平舉首院
云錯行三兩步院又云錯院云適來兩錯是
老僧錯是上座錯平云是從猗錯西院云錯
錯少須西院云上座且在此度夏待與你商
量這兩錯平當時便去後住天平示衆云老
僧當年行脚被業風吹到汝州西院有箇思
明長老勘我兩錯更待留我過夏待共我商
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未發足南方行脚時
早知道錯了也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
汲深泉天平老大忽草爲兩錯悔行脚大地
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
舉踈山平日在香嚴一日嚴上堂有僧問不
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
聖不携踈山作嘔吐勢嚴云師叔不肯那山
云不得無過嚴云過在甚處山云萬機休罷
猶有物在千聖不携亦從人得嚴云師叔莫
道得麼山云還我法座與你道於是嚴令陞
座如前問之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云
肯又肯箇什麼諾又諾箇什麼山云肯則肯
二十
他諸聖諾則諾於巳靈香嚴云師叔恁麼道
也須倒荷三十年始得後住踈山常病返胃
一日舉此問鏡清病僧肯諾不得全道者作
麼生會清云全歸肯諾山云不得全又作麼
生清云箇中無肯路山云始契病僧意
刀不自割指不自觸鷂白烏玄松直棘曲繞
有纖塵帶影來脫體全拋無朕迹肯不存諾
不立一片清光射斗牛天上人間得自由
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
州云還許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趙州云
不擬安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
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道廓同
太虛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大悟
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解
却黏去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
空風從虎兮雲從龍
舉百丈每至陞座常有一老人聽法一日衆
去老人獨留丈云汝是何人老人云某非人
然某緣五百生前迦葉佛時曾住此山錯答
學人一轉語所以五百世墮野狐身今欲舉
二十一
此話請和尚爲答丈云汝試舉看老人云大
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
丈云汝問我與汝道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
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遂悟得
脫野狐身化去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鑑難逃太虛寥廓一
往迢迢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行疾雷破山
風振海百煉精金色不改
舉風穴在郢州衙内陞座示衆云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
去不住且道印即是不印則是時有盧陂長
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
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將蛙步輾泥沙陂佇思
穴便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

子云長老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
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將知佛法與王法一
般穴云見箇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
招其亂穴便下座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
陂當斷却沉吟電轉星飛活被擒喝下攙搶
同霹靂三玄戈甲振叢林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
向無寒暑處回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
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盤走珠珠走盤偏中正正中偏羚羊掛角無
蹤跡獵犬遶林空踧踖
舉金牛每至食時自携飯至僧堂前撫掌呵
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喫飯來後僧問長
慶意旨如何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
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你作麼二十二
生會僧亦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絲來線去分明過與若不相諳如何驗取因
齋慶讚和泥土路襲只言呈作舞野狐精七
星利劒血長鯨

舉踈山示衆云病僧咸通年已前會法身邊
事咸通年已後會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云
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如何是法身向
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
無山云許門云只如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
事山云是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
事山云是門云未審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山
云法身周遍爭得不該門指淨瓶云還有法
身也無山云莫向淨瓶邊覓門云諾諾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法
身向上法身邊間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
箭相拄南山起雲北山雨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僧問臺山路向甚處
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便恁
麼去前後僧問皆如此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二十三
云待我為你勘破這老婆遂往問臺山路向
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州纔行婆云好箇阿師
又恁麼去州歸舉似大衆云我為你勘破這
婆子了也老宿拈云什麼處是勘破處
善緊無繩約善行無轍跡不戰屈人兵直面

當機疾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參透趙州關
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
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舉手云觀世音菩薩
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
見色心先現聞聲道已彰掣電光中分皂白
海潮音裏別宮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直用
千鈞弩
舉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
衆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
洎不迷己僧云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
脫体道應難　順流逆流轉物物轉良哉觀
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句分明門外依前雨
滴聲
舉南泉示衆云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
每人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趙州出
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
禮拜泉下座歸方丈
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
殊普賢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
指顧間盡情貶向鐵圍山忽有箇不憤底出

來道宗寧吟只向他道果然果然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為什麼覆却船僧無語覆船代云渠無生死雪竇代云久響雪峯
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無生死超然離二邊長如杲日麗中天舒光照到雪峯前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敎門云對一說
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逗器觀機破關擊節三百餘會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阿剌剌對一說諦當之言如截鐵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倒一說
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跡空雲鏡象水月敎兒師子迷蹤訣上樹老貓安身法活鱍鱍倒一說等閑翻却狐狸穴
舉世尊於一處九旬安居至自恣日文殊倏來迦葉問今夏在何處安居文殊云在三處安居迦葉於是白衆欲擯文殊出纔舉揵椎乃見無量佛剎一一佛所有一一文殊一一迦葉舉椎欲擯之世尊於是告迦葉云汝今欲擯出那箇文殊
大象不遊兔徑燕雀安知鴻鵠據令宛若成風破的渾如𥯤鏃遍界是文殊遍界是迦葉相對各儼然舉椎何處罰好一劄金色頭陀曾落節
舉巖頭示衆云涅槃經道吾敎意如塗毒鼓擊著遠近聞者皆喪僧問如何是塗毒鼓頭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天高地厚水闊山遙蕭何制律韓信臨朝塗毒鼓未擊已前宜薦取
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以為生義殊云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為死義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超佛祖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鱍鱍金剛寶劒倚天寒外道天魔皆膽憯
舉溈山問仰山云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溈山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溈山云且須隨流
北風逞嚴威凜凜侵肌骨一句括人天幾曾容眹迹隨流認得本來身遍界莫非無價珍
舉歸宗示衆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宗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宗彈指云諸人還聞麼僧云聞宗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趂呵呵大笑歸方丈
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棒頭指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為津梁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音釋

咭嗏（咭許吉切嗏丑加切） 蝎（許竭切與蠍同） 捋（盧活切摩捋也） 鸞（盧官切神鳥也） 猊（研奚切狻猊也） 霹靂（霹匹歷切靂郎狄切） 鍼（諸深切刺病也） 鏗鏘（鏗丘耕切鏘千羊切鏗鏘金玉聲也） 犖（力角切卓犖超絕也） 彴（職略切略彴橫木渡水也） 黠（胡八切慧也） 搋（尺氏切拆也） 轢（郎狄切踐也）

墊居的切土墊也　縚他刀切絲繩也　編　蟭螟蟭茲消切螟莫經切　頫于貴切頫也　幞防玉切帊也　噎壹結切食塞也　摑古獲切批打也　蚿胡千切百足蟲也　蘷浮鼈切一足獸也　刖魚厥切斷足也　嶷魚力切小兒有知識　輾尼展切輾與碾同　羚盧經切　蹴踖蹴子六切踖資昔切　呩忍切箸　齧鏃齧結切箴也鏃作木切矢鏃也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惠八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　紹隆等編

拈古舉百丈再參馬祖祖見來拈拂子豎起百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侍立片時祖云爾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馬祖便喝百丈大悟後來謂黃檗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汾州云悟去便休說什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是三日耳聾爭承當得這一喝雪竇云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師云然則作家共相提唱不妨各有為人眼要且只明得馬祖百丈大機未明馬祖百丈大用不惜眉毛露箇消息也要諸方檢責還知這一喝麼直似奮雷霹靂聽者喪膽亡魂要會三日耳聾正如擊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舉拂子云或有箇問即此用離此用和聲便打隨後與喝復云還見馬祖百丈麼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師云清波萬里湛寂凝然寶月凌虛光吞萬象這僧泛一隻船入雲門法海裏引得一陣猛風看伊把柂張帆也不易當抵及至下梢可惜輸却一籌且道是什麼處是輸處試辨看

舉翠巖示衆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師云輸機是等人之本翠巖坐却人舌頭無鵮啄處長慶云生也因事長智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是精識精門云關捩款結案雖宗師競酬還截得翠巖腳跟麼不躡前蹤試請道看

舉僧問雲門初秋夏末前程或有人問未審對他道什麼門云大衆退後僧云過在什麼處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這僧貪觀白浪雲門見機而作雖則截鐵斬釘未是本分草料有問崇寧只對道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待伊如何若何劈脊便棒

舉趙州云老僧答話去也解問底置將一問來僧出禮拜趙州云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後來法眼舉問覺鐵觜此意如何覺

云與和尚說箇喻如國家拜將相似問云何
人去得有云某甲去得峇云汝去不得法眼
云我會也師云諸方盡道趙州得逸羣之用
一期間施設不妨自在這僧要擊節和闟電
光中卒著手腳不辦覺鐵嘴能近取譬不墜
家聲法眼有通方鑑便知落處敢問既是宗
師為什麼抛塼只引得箇墼子試叅詳看
舉玄紹二上座見烏臼烏臼問近離什麼處
僧云江西臼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
臼曰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其僧茫然臼亦
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雪竇云宗師眼目
須是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脊般漢
眼目未辦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
同時人境俱奪師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
正若不知有爭恁麼道雖然只見烏臼放行
要明烏臼把住處應直得釋迦彌勒猶為走
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並須喫棒
舉睦州示眾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
集以拄杖一時趕下復召大眾眾迴首百丈
云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黃檗和尚大眾纔
集以拄杖一時趕下復召大眾眾回首檗云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雪竇云說什
麼猶較直是未在若是雪竇以拄杖趕下便
休可中有箇無孔鐵槌善能擔荷可以籠罩
古今乾坤坐斷師云古人各出一隻手提振
綱宗誘掖後進功不浪施仔細點檢將來百
丈將棒喚狗未免相顧睚眦黃檗香餌綴鉤
吞著喪身失命睦州當眾舉覺與賊過梯雪
竇要人擔荷無風起浪今日總不恁麼各請
歸堂
舉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云我等各自說已
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師云這一轉語
叢林話會不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據
坐有道不對要且摸索不著直得其聲如雷
普教為群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所說法門只
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恁麼
時作箇什麼得見維摩
舉風穴在郢州陞座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
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
即是不印即是時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
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
却將蛙步驟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
進語陂擬議穴便打一拂子云長老還記得
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
主云將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什麼
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
師云風穴擐三玄戈甲施四種主賓明立信
旗密排陣敵及至盧陂縱跨鐵牛劃時擒下
遂令牧主知歸所謂龍馳虎驟鳳翥鸞翔雖
然若是崇寧待伊道有鐵牛之機劈脊便棒
殺人刀活人劍還知落處麼
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
子云演出一大藏教師云差病不假驢駄藥
舉三角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
過麻谷出問蹉過則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
蹉過麻谷掀倒禪床三角劈脊便棒師云劍
刃上顯殺活電光裏分緇素不妨眼辨手親
是致箭鋒相拄雪竇云兩箇老漢眉毛也未
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師云慣調金鏃久
歷沙場一箭落雙鵰人前誇敏手雖然大似

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若據崇寧見處
喚作此事早是好肉上剜瘡了也何況更論
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雪竇賊過後張弓
則故是更有一箇慕拈拄杖便下座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
時是同是別師拈云低聲低聲須菩提云此
義幽深吾不能說師拈云爛泥裏有刺會中
有箇彌勒大士可往問之師拈云推過別人
又爭得舍利弗遂問彌勒師拈云將錯就錯
彌勒云誰為彌勒誰是彌勒者師拈云面皮
厚三寸
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
箇字祖云八囉娘師云迅雷不及掩耳
舉大溈示眾云今時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
仰山舉此語似塔主塔主踏翻凳子溈山聞
得呵呵大笑師云須知大機中有大用大用
中有大機且道雙放雙收時如何剎竿頭上
仰進心
舉藥山謂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和尚
喚他作麼山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
挈下巖云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
云舉一明三是衲僧尋常行履雲巖既告往
知來藥山亦不譯分付崇寧雖百醜千拙有
箇沒底籃子更望諸人兩手提挈何故有條
攀條
舉僧問破竈墮如何是大修行人竈云擔枷
抱鎖僧云如何是大作業人竈云坐禪入定
復云會麼僧云不會竈云汝問我善善不從
惡汝問我惡惡不從善後有僧舉似安國師
安云此子會盡諸法無生師云窮善善自何
生究惡惡從何起若能明見這箇田地便是
諸法無生有問崇寧如何是大修行人對他
道坐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業人對他道擔枷
抱鎖且道是同是別
舉僧問趙州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
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
僧云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
大五蘊師云千尺寒潭徹底清
舉長生問長慶混沌未分時如何慶云露柱
懷胎生云分後如何慶云片雲點太清生云
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慶不對生云恁麼則
含生不來也慶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
時如何慶云猶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
常流注慶云如鏡常明生云未審向上還有
事也無慶云有生云生何是向上事慶云打
破鏡來相見師云長生善問長慶善答膠漆
相投水乳相合不見古者道身從無相中受
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
皆空無所住若明此箇頌便見二老宿問答
始知父母未生已前既生之後全體露現且
道打破鏡來如何相見撫掌云了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死
海未渡為什麼覆却船僧無語覆船代云渠
無生死雪竇代云久響雪峯師代云便與掀
倒禪床師云雪峯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眼
雪竇有陷虎機且道崇寧成得箇什麼邊事
舉雪峯示眾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世
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玄沙指火爐云且道
火爐闊多少峯云如古鏡闊沙云老和尚脚
跟未點地在師云現成公案古鏡本非火爐

打破籠羅火爐即是古鏡若非父子投機爭見赤心片片諸人作麼生會他道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如來寶杖親蹤跡

舉雲門示衆云你若實未得箇入頭處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一大藏教在你舌頭上且向葛藤處會取師云崇寧土上加泥敢道直得溈山水牯觸殺東海鯉魚陜府鐵牛吞却嘉州大像

舉古者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法眼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坐待你搆去師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今日當衆麽儭

舉前寶壽問後寶壽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本來面目後寶壽罔措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壽遂大悟師云築著磕著當頭彰本地風光應聲應色直下無私毫透漏還會他道得恁麼無面目麼龍袖拂開全體現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云和光順物與世同塵不犯鋒鋩收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小亦養得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峯獨立有時鬧市縱橫不論溪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即今在什麼處著眼看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指示清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指示僧去後侍者問適來是成褫伊否清云無者云是不成褫伊否清云無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云鏡清具本分鉗鎚有作家爐鞴正如明鏡當臺舉無遺照雖則赴感應機要且猶費葛藤若是山僧忽有問未達其源對他是什麼源待伊道其源劈脊便棒更有問是成褫伊否無和尚尊意若何劈脊便棒非唯截斷衆流亦乃光揚宗眼還辨得出麼

舉德山小叅示衆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打某甲山云你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師云德山大似金輪聖王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閑布一勑施一令直得草偃風行若不是這僧爭見殺活擒縱威德自在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德山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雖則直截單提各能扶豎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在且作麼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

舉太原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什麼處孚不肯乃云你問我與你道鼓山問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麼處孚但搖扇而已師云奇特因緣須以奇特激發殊勝大事須以殊勝舉揚雖然隱顯無差其奈巧拙有異或有問崇寧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麼處只劈口便掌

舉臨濟入僧堂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師云正勑旣

行諸侯避道
舉溈山普請次靜版鳴有一僧拍手呵呵大笑歸去溈山云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至晚問其僧適來你見什麼道理僧云朝來未喫飯聞版聲歡喜溈山云賺殺人鏡清云當時溈山有此一僧皷山云當時溈山無此一僧師云這僧洪音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眼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却打箇背翻觔斗若不是溈山爭見汗馬功高後來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無此一僧只得一半今日板聲鍾聲魚聲鼓聲齋振或有箇拍手呵呵大笑直向伊道觀音菩薩來也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撫棺槻問吾云生耶死耶道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漸源罔測後來在一處聞誦觀音經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忽然大悟師云道吾橫身為物指出生死根源覿到寶山一問當面蹉却若不是金剛正性宿植根深爭得向平田淺草驀地回光見得道吾著力相為處且作麼生是道吾著力相為處試請道看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為什麼却無教云張翁喫酒李翁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師云鏡清道有也失利明教道無也失利且道誵訛在什麼處若明得去不妨識進退別休咎始知一句下有分身之意有出身之路今日崇寧忽有人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對他道不在這兩頭他或道為什麼如此崇寧今日失利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頌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靈雲既撥動天關玄沙乃掀翻地軸且道那箇是未徹處具透關眼者試請辨看
舉遵布衲在藥山浴佛次山云你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師云藥山問處間隔重關遵老答來一槌兩當不可只守這一路也或有問崇寧只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提起杓子向伊道何似生
舉古者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師云且道殺箇什麼殺眾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什麼試定當看
舉世尊於一處安居至自恣日文殊在會迦葉問文殊何處安居文殊云今夏三處安居迦葉於是集眾白槌欲擯文殊即見無量世界一一界中有一一佛一一文殊一一迦葉白槌欲擯文殊世尊謂迦葉云汝今欲擯那箇文殊迦葉茫然師云鍾不擊不響鼓不打不鳴迦葉既把斷要津文殊乃十方坐斷當時好一塲佛事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欲擯那箇文殊便與擊一槌看他作麼生合殺
舉石室見僧來拈起拄杖云過去諸佛也恁麼現在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長沙

云放下拄杖子別通箇消息來師云石室置箇問端不妨孤峻若非長沙爭得投機雖然只知恁麼不知不恁麼遂舉拄杖云過去諸佛不恁麼現在諸佛不恁麼未來諸佛不恁麼或若總道放下拄杖子我也知你只是學語之流生機處道將一句來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拄杖下座師云保壽大似毒龍攪海直得雨似傾盆三聖雖雷震青霄焉助得威光一半可中有箇直下承當非但瞎却鎮州一城人眼瞎却天下人眼去在

舉傅大士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師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焚香擇火

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怕爛却那僧問睦州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州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云若問崇寧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對他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舉睦州陞座云首座吩答云在寺主吩答云在維那吩答云在州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云一等是借路經過就中奇怪若是崇寧又且不然首座吩在寺主吩在維那吩在因行不妨掉臂打草只要驚蛇若能一撥便轉免致撒土撒沙

舉長慶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師拈云撞著道伴交肩過露柱燈籠共證明

舉南泉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趙州出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南泉便歸方丈師拈云南泉動絃趙州別曲苦痛蒼天寒山拾得若是崇寧則不然燈籠露柱昨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令歸本位去也或有箇出云和尚棒教誰喫只對他道落賓落主

舉古者道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這裏你若住我這裏我用錐錐你十五日已後不得離我這裏你若離我這裏我用鈎鈎你正當十五日且道用錐即是用鈎即是師拈云放行處把住把住處放行是則是爲人鉗鍵爭柰傷鋒犯手若是崇寧則不然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這裏你若住我這裏我放火燒你十五日已後不得離我這裏你若離我這裏我放火燒你正當十五日化爲萬斛明珠撒在大千沙界處處盡放光明各各急須著眼

舉昔日摩耶夫人聖毋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師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拈云雲門之句須向驚羣處舉揚奇特之事須遇奇特人前拈出釋迦老子可謂驚羣雲門大師不妨奇特直下以不可測度底機輪向千聖頂顊上撥轉若能恁麼體會始知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且道落在什麼處還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拈云外道因邪打正世尊看樓打樓阿難不善旁觀引得世尊拖泥帶水若據山僧見處待伊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和聲便打及至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亦和聲便打何故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劒

舉祖師道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師拈云若明心達本知見歷然正說正行當陽顯赫且作麼生是即如今底事大家齊著力共唱太平歌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後來南禪師道古人尚六耳不同謀那堪三二百眾浩浩地商量禍事禍事師拈云南禪不妨因風吹火也未免隨語生解若有問道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他道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舉泰首座到洞山值喫果子洞山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未審過在什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洞山云侍者掇退果卓師拈云天下衲僧盡道泰首座箭鋒不相拄所以遭洞山貶剝後來溈山真如道此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三世諸佛也不敢正眼覷著師云宗師家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有定乾坤句辨龍蛇眼不妨難趂當時若是英靈衲子解捋虎鬚待他道過在什麼處便拈起果子云和尚畢竟喚作什麼待他擬議劈面便擲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惠九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舉雲門示眾云結夏得數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大溈真如道結夏得數日也水牯牛作麼生師拈云結夏得數日也諸上座作麼生復云寒山子意在鈎頭水牯牛事在函蓋且道諸上座落在什麼處惜取眉毛

舉洞山與密師伯到栢巖巖問二上座在什麼處來山云湖南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山云不委他姓巖云名什麼山云不委他名巖云還理事也無山云自有郎幕在巖云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出去巖至來日侵早入堂召二上座二人近前巖云昨日問上座話不愜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一轉語若契老僧意便開粥飯相伴過夏山云却請和尚問巖云不出入山云太尊貴生巖乃開粥同過夏師拈云正偏回互只要圓融直截當機惟崇尊貴洞山攙機而作栢巖理長則就雖然如是曹洞門下即得若於臨濟宗中須別作箇眼目始得當

特待伊道不委名便向伊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合道得什麼語還有人道得麼若有山僧也不開粥只分付箇龜毛拂子若道不得且參三十年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拈云摩醯三眼一句洞明似海朝宗千途共轍雖然如是更有一著在忽有問蔣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對他道飢來喫飯困來眠

舉道吾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撫棺木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行至中路源云請和尚為某甲道若不道則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拈云銀山鐵壁有什麼階昇處山僧今夜錦上鋪華八字打開商量這公案去也生也全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直下便承當不隔一絛線過塞太虛空赤心常片片

舉南際到雪峯經月次見玄沙沙云長老唯我能知際云須知有不求知者沙云山頭老漢費許多氣力作麼師拈云玄沙放去大嶮收來太速若據金山則不然此事唯我能知須知有不求知者只向他道也知長老不分外還委悉麼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云明眼人落井僧問石頭如何是道頭云木頭僧又問韶國師如何是道國師云四生浩浩師拈云宗師家為人各有出身處若是通方之士一舉便知苟未相諳不免指注只如一箇問頭三人恁麼答且道是那一句親切還委悉麼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雪竇云臘月火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師拈云大小雪竇隨婁藪不能截斷誵訛若是道林即不然臘月火燒山特地無端綿包特石鐵裹泥團

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拈云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這河源亦非敏手若向箇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栴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遂卓拄杖云劄

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來日又同一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床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吐舌師拈云精金不百煉爭見光輝至寶不酬價爭辨真假不是臨濟不能驗他普化不是普化不能抗他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點檢則二俱失利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舉昔有秀才問長沙某甲曾看千佛名經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否才云不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好師拈云驀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當胸承當

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刃疾焰過風與見長沙橫身為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隨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荅西裂轉話頭且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還委悉麼殺人刀活人劒

舉趙州訪一庵主便云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去又訪一庵主亦云有麼有麼庵主亦豎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禮拜而去師拈云佛祖命脉列聖鉗鎚換斗移星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裏殊不知自己性命己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庵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着力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顢頇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作麼生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拈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舉雲門示衆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云俱師拈云直得萬機寢削千眼頓開細如須彌大如芥子軟如鐵硬如泥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或有問山僧只對他道收且道落在什麼處

舉興化一日上堂有一同叅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僧纔行三兩步化又喝僧亦喝僧擬進前化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宰在僧擬議化便直打下法堂却歸方丈侍者便問適來僧有甚語句觸忤和尚化云他適來也有照也有用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到這裏便用不得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師拈云辦王庫刀振塗毒鼓擊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万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飢人之食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致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隨大隊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禪牀打四藤條師拈云師資會遇麥芥投針一期借路經過不免互相沉埋雪竇道藤條未到折因甚只打四下師云餬餅討什麼汁雪竇云須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師云大似隨邪逐惡大禪佛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霍山云維那打鍾著禪便走師拈云這漢擔仰山一箇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霍山幾被塗糊雖然可惜令行一半當時不用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舉雪峯會下有一僧辭去在山中卓庵多時不剃頭自作一柄木杓溪邊舀水喫時有僧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豎起杓子云溪深杓柄長僧歸舉似雪峯峯云也甚奇怪峯一日與侍者將剃刀去纔相見便問道得即不剃汝頭主便取水洗頭峯便與伊剃却師拈云庵主雖生鐵鑄就雪峯奈是本分鉗槌當初若一向顢頇爭見驚天動地還委悉麼

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酬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那師拈云翡翠羽毛麒麟頭角重重光彩的的相

承要明陷虎之機須施嶮崖之句雖然如是
只知與麼來不知與麼去或有問山僧五祖
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只對道不
敢孤負先師委悉麼山高豈礙白雲飛
舉玄沙和尚到莆田縣衆以百戲迎之次日
玄沙遂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
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示之沙云料掉没交
涉大溈眞如拈云大溈即不然或有問昨日
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遂嗚指一下或有箇
衲僧出云料掉没交涉大溈却肯伊何故大
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什麼
處師拈云二老宿雖是提振綱宗要且貪觀
天上月而今或有箇出問道林適來許多喧
鬧向什麼處去只對他道又是從頭起他若
道料掉没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
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子云尹司
空與老僧開堂師拈云人道投子實頭不妨
惑煞淳朴若是山僧即不然或有問如何是
一大事因緣只對他道弄潮須是弄潮人

舉藥山一夜無燈燭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
犢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出云犢牛生兒
也自是和尚不道山云把燈來其僧便歸衆
洞山云這僧會則會只是不肯禮拜法燈云
當時不要索燈但問他道生底是特牛兒犍
牛兒又代云雙生也師拈云藥山垂釣意在
鯤鯨這僧呑鈎三千浪激洞山眼正千里同
風法燈重整鎗旗再裝甲胄雖然如是山僧
即不然夾山有一句子威音王已前與諸人
道了也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對他道龍
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舉巖頭參德山入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
頭禮拜洞山云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巖頭
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殊不知
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拈云德山據令而
行只得一半洞山通方有眼千里同風巖頭
既善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大似作家戰將臨
陣扣敵七事俱全不妨奇特敢問那箇是一
手擡一手搦處諳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舉僧問曹山恁麼熱向什麼處回避山云鑊

湯爐炭裏回避僧云鑊湯爐炭裏作麼生回
避山云衆苦不能到師拈云回機轉位宛爾
通方直下似臘月蓮華雖然如是斬釘截鐵
更饒一路或有問碧巖恁麼熱向什麼處回
避只向他道鑊湯爐炭裏回避他若云鑊湯
爐炭裏如何回避只向他道熱殺也何妨且
道還有爲人處也無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恠南泉指庭前華
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師拈
云陸亘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
八寶羅列目前乃竪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
物一馬通身是眼分疎不下
舉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之若何便請單
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明時有旻德長老出衆
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便禮
拜化云旻德今日却校興化二十棒若是別
人一棒也少不得何故盖爲他旻德會一喝
不作一喝用師拈云作家相見須是恁麼機
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扶頭接尾所謂

羽毛相似言氣相合只如兩家互換相喝且作麼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承當臨濟正法眼藏須明取二老宿意且道意作麼生百尺竿頭須進步紫羅帳裏撒真珠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六不收師拈云只道得一半若問道林只對他道一不立遂成頌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蹤由無限青山留不住落華流水太悠悠

舉僧問長慶如何是合聖之言長慶云山僧被闍梨一問直得口似匾檐師拈云是則是應機無差爭奈大驚小怪或有問道林如何是合聖之言只對他道誌公不是閑和尚剪刀只在卧床頭

舉臨濟道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師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還委悉麼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這箇不得沙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山云和尚與麼道得某甲卻與麼道不得沙云我得汝不得師拈云酌然這一條路作者方知直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消劫石空介城而不盡便是透關底也須急著眼始得一等是與麼時節為什麼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舉休靜在洞山作維那一日普請白搥云上間鋤地下間搬柴首座遂問云聖僧作箇什麼靜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師拈云珠鏁無曲休靜可謂神功玉解連環山僧更資一路或有問聖僧作箇什麼只對他道廓如明鏡當堂照不動形聲應萬緣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云師著語云錯僧問智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師著語云錯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師著語云錯僧回舉似馬大師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師著語云錯錯師拈云若是明眼漢一舉便知落處白雲先師道這僧擔一檐懞懂換得箇不安樂馬大師道藏頭白海頭黑白雲拈云風后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如山僧下五箇錯且道落在什麼處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門云鑑則且致你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問你法身還喫飯也無僧無語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保福云欠他一粒也不得又古德云喚什麼作飯師拈云雲門可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權衡佛祖龜鑑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目扶立宗風雖然如是只明得法身邊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無向背閫外有推衡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非但瞎卻這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師拈云保壽全機擔荷不妨奇特要且只得一邊當時若善發明臨濟正法眼藏待三聖道恁麼為人非但瞎卻

這僧眼瞎𦾔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便與本分
草料何故一不做二不休
舉金牛行食次問龐居士生心受食淨名已
呵去此二途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
不作家牛云豈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
奪𦾔金牛便行食士云不消一句子師拈云
善現作家金牛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
了也只如龐居士道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
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舉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門云東村王
老夜燒錢師拈云可謂神通妙用僧復問
先邏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邏云依舊孟春
猶寒師拈云不妨田地穩密忽有問道林年
窮歲盡時如何只對他道定盤星上轉風車
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與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師拈云一人在
孤峯頂上土面灰頭一人在十字街頭斬釘
截鐵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則不為人
底是出則便為人底是竪起拂子云萬古碧
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
我過禪版來牙取禪版與翠微微接得便打
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牙又問
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
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
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住院後僧問和尚
當年見二尊宿是肯伊不肯伊牙云肯即肯
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師拈云這漢叅來叅幽
學處顢頇雖然顧後瞻前爭奈藏身露影既
是無祖師西來意用肯作麼若向箇裏辨得
山僧與你拄杖子若辨不得和鼻孔一時失
𦾔
舉僧問雲門樹彫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
風師拈云雲門善巧方便可謂即事即理即
隱即顯三句可辨一鏃遼空雖然猶是粘皮
著骨若有問蔣山樹彫葉落時如何只對他
道撑天拄地且道是三句是一鏃試玉須經
火求珠不離泥
舉懶瓚和尚云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
得只要心傳師拈云這老漢魚行水濁鳥過

不少雖然如是箇中或有解忘緣能絕慮者
出來道作麼生是心傳若也會得已傳了也
若會不得心即且置畢竟是那箇一言歸堂
歇去
舉雪竇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抝
在壁上達磨九年面壁不敢正眼覷著如今
衲僧要見劈脊便打師拈云雪竇妙中之妙
奇中之奇向佛祖頭上提持衲僧頂門鑿發
不妨自在要且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
是蔣山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
寶竪起拄杖子云在拄杖頭上拈起也天回
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有時八臂三頭有時
壁立千仞如今莫道衲僧要見直饒千聖出
來列祖齊至並須倒退三千里敢問大衆且
道什麼人合得受用分付天台亦上座突出
南山鼈鼻蛇攛拄杖下座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
無意僧舉似鹽官官云一箇棺木兩箇死漢
雪竇云三箇也有師拈云一串穿𦾔
舉靈雲頌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

拈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
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拈云
唱彌高和彌寡雪曲陽春殺人刀活人劒利
物之要有般底尚拘聞見隨語作解便説相
謾誰不知日下孤燈已先先照畢竟什麼處
是未徹處壺中日月長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沙云瑞巖
有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公自云喏喏惺惺
著他日莫受人謾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
奇恠復云何不且在彼中住僧云瑞巖遷化
了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語雪竇云
蒼天蒼天師拈云萬丈寒潭徹底月在當心
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凜凜孤標澄
澄風彩及至月離碧嶂影落雲衢遂乃當面
蹉却當時這僧若是箇漢待伊道即今還喚
得應麼當下便喝非唯把定玄沙要津亦與
瑞巖老子出氣
舉僧問風穴九夏賞勞請師言薦穴云一把
香匙拈未暖六鐶金錫響搖空師拈云風穴
用得當陽事不妨風流儒雅要且只道得途
中句或有問道林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只對
他道四絶堂邊呈瑞氣三湘江畔奪高標
舉舍利弗一日入城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
問云什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
弗云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舍利弗恁
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處弗云諸佛弟
子當住大涅槃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涅槃
我如舍利弗恁麼去師拈云住無所住行無
所行見無所見用無所用各人脚跟下廓同
太虛如十日並照觸處光輝苟知恁麼則與
月上女同證無生得不退轉隨去來處無不
皆在大解脫中三世諸佛鼻孔一時穿却説
什麼如舍利弗恁麼去
舉師祖問南泉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
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
是祖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祖
云如何是珠泉云師祖祖應喏泉云去汝不
會我語師拈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
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
來藏向什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喚什
麼作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他只具一隻眼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
燒山師拈云舉一明三衲僧孔竅千差一撥
本分鉗鎚雖然如是或有問道林如何是衲
衣下事只對他道綿包特石
舉南泉問僧昨夜好風僧云昨夜好風泉云
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亦云吹折門前一株松
南泉又見僧問昨夜好風僧云是什麼風泉
云吹折門前一株松泉云一得一失師拈云
大凡酬唱隨機著眼辨龍蛇别緇素所謂打
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只如南泉道一得一
失敢問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到這裏須是向
上人始得還委悉麼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舉脩山主頌云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
人一二解永劫受沉淪師拈云直似倚天長
劒凜凜神威向平坦坦處壁立千仞壁立千
仞處平坦坦雖然只道得一半道林即不然
二破不成一一法亦不存不作一二解永劫
受沉淪
舉道吾問雲巖脱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

去嵓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拈云太周遮生道吾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拈云太孤峻生大凡善知識舉一語垂一機要明生死根源令一切人明心見性去豈不快哉或有問道林脱却殼漏子向什麽處相見只對他道何處不逢渠

惠九 十六

舉修山主頌云欲識解脱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絶見聞聲色鬧浩浩師拈云聲不到耳色不到眼聲色交叅萬法成現且道還踏著解脱道也無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

舉僧問石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鞏云這的無生死師拈云還識這的麽俊鶻梢空去幡鳥泊鞴頭

舉古者道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又有道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師拈云是則是兩口金剛寶劒要且拂掠虚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嶮絶承當即證六通八解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六

音釋

匧詰叶切快也 翹渠尭切 擘博厄切分擘也 顢胡关切 舀以沼切也行 犢徒谷切牛子也 牸疾置切牝牛也 鯤公渾切大魚也 歘呼扢切 贅求佐切土龍也 邐思廉切 璝在早切 攬取亂切擲也 鞏居株切

惠九 十七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七　惠十

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

高宗在藩邸三次請陞座説偈

善因招善果種粟不生豆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

八萬四千波羅蜜一毫頭上已圓成棒頭喝下承當得高步毘盧頂上行

惠十

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徃還千聖頂𩕳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頌月上女因縁

本來正體徹根源出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脱掌中至寶耀乾坤

示丹霞佛智裕禪師

二三四七初無間顯大威光示的傳把斷關津勿輕放草深誰顧法堂前

寓言

昔聞沉巨浸一舉十二鼇持此淨華宿曽未及秋毫㵿㵿大象中出没安可逃只白且循縁著意真徒勞

和靈源瞌睡歌
懵懵懂懂無巴無鼻兀兀陶陶絕忌諱任信流光動地還不論冬夏唯瞌睡箇中滋味佛不知空咄蚌蛤與螺師放身不管臥水底與發長挨布袋兒鼻息如雷誰顧得尋常少見有醒時沒醒時良有以要明瞌睡中宗旨從來一覺到天明佛來不解撞身起縱使舒光遍大千終難換我無憂底被蹤親渾打失驢腄根靈莫窮詰有人契會便同叅睡著須知更綿密

修道者若虛庵銘
修禪道人隨身卓庵取名於佛果老子因與名之若虛乃會三為一也而不出本分事及禪教求嘉云體若虛空沒涯岸佛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混元云深藏若虛宣尼云實若虛云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只麼平常表裏空洞根塵絕偶六門互用快住此庵十八不共要覷鋒隙灼然無縱應物非緣誰為幻夢

因示衆
辨道應須辨自心心眞觸處是通津直明格外無生忍端作區中解脫人吸盡西江龐老口持將妙喜淨名身八風五欲莫能轉解向塵中轉法輪

佛鑑和尚忌辰示衆
去年正今日泥牛闘入海今年正今日徧界舒光彩虛空無相身佛鑑儼然在非色亦非心不小復不大劫石可移動箇中無變改要知佛鑑恩各人明主宰一句逗群機志心常頂戴且道是那一句喫飯咬著沙

送梵思禪老皖山住庵
脫去羈羅徹纏衝了無毫末可容叅馬駒兒踏誰禁得皖伯臺前去住庵

頌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華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略彴忽若築起皮毬崩倒三山五嶽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忽若眼皮迸破癮他桶底踢穿

送慧恭先馳之平江
一句單提越祖佛痛劄針錐窮徹骨出門便作獅子兒敵勝驚群賓返擲平江古來豪俠窟去去先通箇消息此行不作等閑來八面清風起衣裓

送景元先馳之毗陵
當陽提起截千差誰信風流出當家要入廛中通一線等閑開取鉢曇華善專對不辱命乃見摩醯三眼正引著群靈使共行明明直截曹溪徑

示擇言禪人三偈
叅禪叅到無叅處窮玄窮徹玄盡頭渴飲飢飡只恁麼世間出世沒蹤由
機關並是閑家具玄妙渾成破草鞋鐵額銅頭超佛祖橫拈倒捉一坑埋
紅塵有底論成道寒谷無人可作春苟識拈華微笑意一番拈弄一番新

送修道者
不下笠子勸俱胝一句擊出一古佛如今歸去舊雲庵叅徧諸方善知識卓卓頂門眼輝騰如杲日勉力傳持無盡燈繼取末山舊蹤

跡

三毒頌

溝壑難充一念欲泥犂永劫苦何堪悟將萬法皆如幻慎勿容心暫起貪

未見世間爲大患焚燒功德莫過嗔頭頭違順須容忍喜捨慈悲出六塵

羅刹無明徹底癡翳他正體發狂機猛操般若金剛劍永斷渠儂撒手歸

妄起渾由三箇漢牽拖六道四生中倏然調伏無功用端與毗盧性海通

送達侍者之武陵

臨濟昔遣將驗德嶠行令接住與一送果別探竿影國師三度喚聲聲無不領負汝負吾機直透千聖頂古人曾侍香根器如此警爾數載巾瓶已合得正命令復自帝都直遊武陵境打辦俊精神也要識禪病截斷風前句奪取佛祖柄歸來大誇詑強將果然猛

衆生本來是佛

放慾放癡貪世味閑情誰管眞如地有時得片好風光十字街頭恣遊戲

送智祖禪德

一句當機領千差路絶攀去來長若鑑宣寂鎮如山百草顛頭峻孤雲世外閑行行牢把著宜關上頭關

揚無敘觀察

昔在皇都叅會底與今豈復有差殊等閑乘興重拈似開堂捧腹一軒渠

佛祖命門提在手放開捏聚更非他已到懸崖撒手處從來關捩子無多

示若平禪人

贊弼住山功已立荷擔長久志彌堅雲門庵剏歷歐阜天上高天更有天追復古來清淨剎他時會見美聲傳賓主相投膠漆合相與弘持臨濟禪

示善交

此段本來無向背要須堅猛力行持金剛正眼通身是萬境來侵莫管伊

送諸化士

豁達靈明印脚跟用來了不隔纖塵歷遊華藏毘盧頂把住牟尼百億身八寶七珍皆我有左穿右穴與誰隣勞生袞袞堪垂手乃是通方自在人

皎皎林間月悠悠天際雲去來非有累圓缺本無垠逗水光常淨爲霖意不群溪山千萬里同異許誰論

迦葉刹竿頭此老曾饒舌全體解承當祖祖何曾別要明箇段事須善觀時節遇著與麽人眼中爲出屑麽見北山門戢戢皆雲衲妙手廣施呈翻却驪龍穴

千聖頂𩕳頭有破天大路唯是無心人始能闊著步恰如履平地日行千百度要引滿世間一齊與麽去爾垂手入鄽應須善回互關關處相逢當機宜把住似過金剛圈請盡情分付歸來善法堂撾取大法鼓

覿面豁開三要印全機直明正法藏持去江西顯本宗三日耳聾無伎倆要須撒手向孤峯選甚懸崖千萬丈欲知稱意得錦鱗騰身快入驚人浪

四料四賓主三玄及三要擊石火電光乃臨濟垂範既叅臨濟禪亦須自點檢照用喝下

奇殺活杖頭驗以此入郊鄽大奮美維膺先
榮作風輝七珍只一覧
無位眞人赤肉團面門出入若爲看棒頭按
正風前令喝下逼將肝膽寒不立階梯那事
佛有眞規矩得心安横身百草顯頭用拂手
驪龍窟裏翻要見衲僧全意氣如麻萬境莫
能干大緣埀手間能辦未信人生行路難
撥轉千差向上機攙旗奪鼓不饒伊翻身踞
地全生殺始是金毛師子兒
吸盡西江四似閑作家豈復尚機關放歘𢗅
地平如砥成佛功歸一晌間
舉民公充座元有偈曰
休誇四分罷撈摝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
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
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
叢裏現優曇
送安首座回德山
使手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捋虎鬚著著
超方外不惟明窻下安排撥向禪床拶嶮崖
拈搥豎拂奮雄擲金聲玉振猶奔雷九句落
落提綱宗栖子濟濟長趍風解黏去縛手段
辣驅耕奪食尤難容夏滿思山要歸去了却
武陵一段事勃窣理窟乃胷中行行不忠無
知己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裏金剛圈短
歌須要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師子
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峯大哮吼
五葉一華天地春
眞讚
睦州和尚
辛辛辣辣啀啀㗌㗌譏濟北爲大樹拶雲門
墮嶮崖機峻莫借言如枯柴夫是之謂陳蒲
鞋
死心和尚舍利
箇是黃龍老大蟲火後晶熒眞舍利萬年如
日出世間與善知識作儀軌平生斥佛呵祖
口於斯乃驗著實底留將法子法孫傳觸處
放光常動地
六祖大師
稽首曹溪眞古佛八十生爲善知識示現不
識世文書信口成章徹法窟葉落歸根數百
秋堅固之身鎭韶石皎如赫日照長空煥若
驪珠光太極定慧圓明拔等慈所求響應猶
空谷河沙可數德莫量併出渠儂悲願力
楊岐和尚
三脚驢子弄蹄行解道鉢盂口向天荷擔他
一百二十斤重擔子牽犂拽把無端壞却慈
明禪
白雲端和尚
楊岐腦後眼豈覷透得金塵能幾人扶持臨
濟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二祖鼻孔依前搭
上唇
五祖演和尚
山前一片閑田地松竹引風長襲人說心說
性老僧箇裏是惡口偏提賊賣擔版貼秤麻
三斤
眞如喆和尚
叢林老作世無倚凜凜威光四百州一擊鐵
關如粉碎思大難將雨露酬
丹霞佛智裕長老請讚
奮雷霹靂赤肉團壁立星飛電擊臨濟命脉

渠儂突出驀地面門拶出初無一物三玄三
要輝赫分付佛智碎却人窠窟與祖宗雪屈
咄
華藏民長老請讚
臨濟正法眼從這瞎驢滅父子不相傳神仙
有祕訣豈顧殃及兒孫且圖眼中出屑逢人
好一劄切忌向渠說
道洙首座請讚
紫羅帳裏撒真珠夜明簾外提巴鼻句下三
要三玄何人親得的旨面門無位真人放渠
出一頭地
梵思維那請讚
單提臨濟正法眼當機密付要瞎驢無位真
人乾屎橛棒頭喝下絕名模當年海會大蟲
咬今日歐峯舉似渠圓悟不惜兩莖眉洪爐
焰裏綻芙蕖
惟祖知藏請讚
掃蕩佛祖不存性命鐵樹華開神駒十影圓
悟傳來臨濟禪忽雷驀震千峯頂
法一書記請讚

化城踏破寶所非留當陽截斷機關透出百
草顛頭揮臨濟之吹毛駕慈明之巨舟頭角
相似氣類相投全機一喝分賓主須信渠儂
得自由
子文監寺請讚
威如猛虎出深林皎若銀蟾轉太清望之儼
如即之也溫闍摩醯正眼於頂顊突無位真
人於面門有誰領此豈可顯言分付子文
道元禪客請讚
臨濟正法眼藏突出三頭六臂忿怒驀撲帝
鍾謾且神通遊戲圓悟當胸一拳鎖斷衲僧
巴鼻
德珂禪人請讚
眼裏有瞳子頂門亞一指放出金剛圈舉世
提不起箇中領略要渠償鐵作脊梁金作齒
恁麼便行喪兒孫不恁麼行拔此子滅却正
眼瞎驢邊圓悟風光動天地
景元侍者請讚
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却羅
籠截脚根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忉

忉奮金剛鎚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
渠儂併拈出
法昭維那請讚
大包無外細入毫芒現寶華王隨處道場建
立掃蕩正體堂堂一語壁立濟濟鏘鏘渠儂
此面目何人解提將圓悟栗棘蓬親體沒商
量克賓話把播諸方
韓朝議請讚
撥轉上頭關千聖須却步唯許箇中人要通
一線路具茨脫諸緣投誠信此事誓無雜用
心長時箭相拄豹出山野姿踞不蔭高樹按
杖正令行提持那一句善財鞠躬前風神全
體露氣類自相同美哉名父子
惟表知藏請讚
此著千聖頂顊上臨濟建立大法幢萬丈懸
崖解放身可以一口吸西江石火電光猶是
鈍虎肩插翅定無雙
勝居禪人請讚
夜明符燭天吹毛劒照雪神威冷森森紅光
阿剌剌未啓口時當頭截欲入門來劈面喝

體裁相似可克家此地不容通水泄

若平禪老請讚

高擁毳袍攢按拄杖作意提綱截斷伎倆放出向上一機千聖䰟亡膽喪於此有人承當便見千了百當圓悟杖頭一滴禪西江十八灘俱漲

曇琓禪德住頭陁巖庵請讚

盤陁石上橫按拄杖辟質儼然曾無伎倆不施栗棘金圈不受起摸畫樣頭陁巖頂偶行拳打著渠儂也沒量

懷祖知殿請讚

瘦而精健老有餘韻鼓兩片皮說法無吝掃併情識不留纖眹七處道場恰如一瞬有箇不顧危亡僧剛地要來衝雪刃咄

文皓禪人請讚

岷峨濯秀屹西南氣象盤回鬱翠藍英傑間生從古習豈容凍膿輙相參自不將領跕問里賴有舌本操玄談得請居閑皓目擊持歸先為結茅庵

蘊遇小師請讚

日面月面垂現印空印水傻彰無先不留眹跡格外亦絕承當父子至親路別各各頂有圓光切恐與人明破此門豈可商量

禪人寫真求讚

泡幻中出枯木朽株頂鉄神骨頷無圓珠曾遭海會毒龍咬伕意追風天馬駒施設千種巧其實一物無若憑這箇見至了不識渠混沌未分時無此箇面孔泡幻既張皇乃具足十種習次不立纖塵口角波濤洶湧唯有一件長愛打破漆桶

作嗔作喜渾只由你最愛謾人搖唇弄嘴忍草徧地生何曾澆法水傾倒心肝一句禪箇些些兒子猶呈瑞

模子中脫出佛果老古錐萬緣休歇處處端坐不言時移刻定動奮迅全威為人到徹骨不惜兩莖眉

挈挈似紅藥跛跛如雲門殊無二老實空蘊二老文故下會事索破沙盆實鑑一塵秋空片雲

一見便見了本來面敏手丹青應緣而現漸近總心愈見強徤唯用金圈栗蓬要須千煆百煉撒手萬仞崖頂門廓正眼幻出成相真蘊其中挺然骨目四座生風傳不可傳之心振不可振之宗老出皇都晚住殿峯只這沒阿互領略在渠儂咄

句中沒禪格外無玄當面不見斷莫可傳似玉溫潤如月孤圓氣媚川源光流大千衲衣逋峭活卓卓片段殘雲龍巨嶽壁立萬仞近不得無佛無祖無捧喝一口吸盡西江水箇是圓悟當頭著

相現無相心出非心如印印空迴絕古今入師子窟遊旃檀林脫去羈韁優游臨深要識圓悟立處孤峯萬仞嶔岑

紅爐焰裏著點雪夜明簾外剔金燈萬丈寒潭水徹底妙高峯頂玉稜層等是渠儂遊歷處萬機普應初不曾圓悟老來無隻手為問何人似我能

利刃斬虛空神箭穿紅日用吞十方口吹此無孔笛如斯三十年不費纖毫力信彩直鉤頭也有錦鱗食有限自承當慎勿從渠竟大

機要頻發大用要直截爲師老百文無端尸
漏泄臨濟喚火來坐斷天下舌此老據胡床
也要恁麼說說不說爲黑青天一輪月
危坐盤陀風神峻整横抝揉茹廓千聖頂誰
是仙陀未言先領一片風光奪人奪境圓悟
晚來益深沉華陰山頭百尺井
立地可成佛殺人不眨眼碎生死窠窟要箇
倜儻漢圓悟從來操此著風前白雲曾喝散
當家種草可相從利劒七星光燦爛
句裏有出身突在千聖頂當機絕籠羅透徹
無邊境生平衆此金剛王四喝三玄格外領
面門拶却太周遮誰是瞎驢傳性命
覿面全真不計疎親虎頭燕領未盡渠神把
斷關津不放過無邊刹海乃比隣
太虛寥廓憑誰悟翻身背擲真師子透頂透
底沒遮攔千峯峭絕轟一句略開圓悟上頭
閻浮幢刹海闊著步
道不在丹青禪不在面相強自貌將來讚之
作何狀且就箇現成爲汝說一上赤水求神
珠得之由罔象圓悟老古錐老來沒伎倆英

禪把將去滔天衮白浪
本無箇面目突出六十七令汝強圖貌頂門
欠三隻七處入闍籃近來稍寧謐若更打葛
藤豈有休歇日三十年後與人看圓悟從前
沒窠窟
太清之雲明鏡之處於無相中驀現此身考
實究妙以何爲真不出這箇一著最親透得
剔脫與古爲隣
道絕形相名存至公對現色身本體全空要
求巴鼻不西不東月映澄潭風搖古松十成
圓悟誰識渠儂
通身無影像溢目生光彩動用峭於山語默
深於海曠劫正如如箇中無變改跳得圓悟
金剛圈須信大功元不宰
真如禪人請讚
只這當面見一乃萬要是箇中人手親眼
辨佛衆應緣圓悟成現如如觸處待逢渠一
道神光本無間
真了禪人請讚
丹青有神貌活圓悟據坐儼如風光全露襟

膝聳身撐眸直頷歐峯頂上把要津一任青
冥轉烏兎
小佛事爲佛眼和尚舉哀
三十年行道海上第一人颯然恁麼去誰見
不敢辛雖然如是須知佛眼未曾生未曾死
未曾去未曾來正與麼時如何乃指龕云我
與雪峯同條生不與雪峯同條死要知末後
句分明普請大衆齊聲舉乃云哀哀
爲佛眼和尚下火
如來涅槃日婆羅雙樹間放出三昧火闍維
金色身有條攀條無條攀例故褒山佛眼禪
師道播四海名聞九州二十年間三據大刹
退席褒嶺宴坐鍾山以平生所受用栗棘蓬
驅耕夫之牛以楊岐所付囑金剛圈奪飢人
之食傳持一大事提振向上機衲子雲從諸
方景慕豈謂一彈指頃坐斷報化佛頭談笑
之間遽失人天正眼令則乾坤廓落人境蕭
條雪映高山風清大野圓頂後相放萬里神
光大衆正與麼時還委悉麼看取亘天紅焰
裏華發優曇大地春

為智海法真和尚入龕

釋迦雙樹示寂偃卧吉祥法真智海告終端坐行上四十年道價七十一生緣德播寰中聲馳海外人天敬仰朝野傾崇比望求作拂就長光佛祖豈期忙中縮手閑裏抽身最後皇都大作佛事今則未埋玉樹先入雲龕公案現成須至一决大衆因行不妨掉臂伎倆不如帳様爲瑞爲祥無邊無量請老和尚且出方丈

為妙禪人下火

昨日一箇正可憐今朝一箇更凄然翻身踏著曾溪路妙體堂堂没變遷妙師愛參禪祖佛要齊肩索然恁麼去一朶火中蓮生也浮雲突出死也空華倐没頂後圓同太虛畢竟非心非佛大衆看取一道紅光爍破無生窠窟

為佛真大師下火

觸目菩提真解脫頂門正眼耀乾坤透得生死關廓然無起滅佛真大師生平滴水滴凍勇猛截鐵斬釘舉世重其爲人聞見莫不欽歎内侍蕃中跳出衲僧隊裏修行淵聖錫徽名皇后賜度牒驚群伏衆絶類離倫將謂萬里前程豈期百年頃刻今則翻身長往透出金圈栗棘逢頂後圓光應現無生大火聚佛真佛真急著眼保雲程一炬紅光纔舉處毗盧頂上任縱横

圓悟佛果禪師語録卷第十七

音釋

瞌（苦合切瞌睡也）蚌蛤（蚌白項切蛤古沓切）罅隙（罅虛訝切孔罅也隙乞逆切）皖（胡管切）羈（居宜切馬絡頭也）轡（兵媚切馬轡也）裓（古得切衣裓也）攪（古巧切）辣（郎達切辛也）啀喍（啀五佳切喍士佳切）氂（莫交切細毛也）睟（雖遂切清和潤澤貌）挈（詰結切）跛（補火切）挺（他鼎切直也）韁（居良切馬紲也）嶔崟（嶔丘音切崟魚音切山高貌）楖栗（楖資悉切栗力質切）

進大慧禪師語録奏劄　說一

臣僧蘊聞竊以佛祖之道雖非文字語言所及而發揚流布必有所假而後明譬如以手指月手之與月初不相干然知手之所指則知月之所在是以一大藏教爲世標準于今賴之臣山野微賤遭値聖明屢獲瞻望清光禀承音旨聖言高遠非凡所及斯道慶幸有待而興竊欣希闊之逢敢陳誠切之懇伏念臣先師前住徑山大慧禪師宗杲敏悟英發直受正傳善巧方便開悟後學其平日提唱語要臣隨處記録皆已成書既爲廣録三十卷又爲語録十卷謹繕寫詣闕上進伏望萬機之暇俯垂省覽臣又伏見真宗皇帝景德年中以僧道原所集傳燈録頒降入藏今臣所進先師語録十卷欲乞聖慈依上件體例特賜指揮亦令入藏用廣流通使後學皆得預聞在先師益爲不朽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取進止乾道七年三月　日徑山能仁禪院住持慧日禪師臣蘊聞奏劄

福州東禪報恩光孝禪寺本寺承知府安撫大觀文公文備准御批降大慧禪師語錄十冊令寘之名山大藏中以永其傳住持臣僧德潛謹刋為經板計三十卷入于毗盧大藏用廣流通以此功德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無疆仰願皇圖鞏固鳳曆長新佛日增耀法輪常轉乾道八年正月　住持臣僧德潛謹題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一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師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於臨安府明慶院開堂拈疏示眾云留守相公入善知眾藝三昧向毛錐子上放大光明不動舌頭演說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已竟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却請表白重新拈出令未聞者聞未信者信宣疏了指法座召大眾云還見麼坐斷古佛路頭潛竄千妖百怪任是須彌燈王也須遠禮三拜喝一喝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北闕之至尊上祝南山之萬壽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留守大丞相洎文武官僚常居祿位又拈香云此一瓣香覷著則眼睛枯鶻著則腦門裂遇貴則價重娑婆遇賤則分文不直今日對人天眾前爇向爐中奉為成都府昭覺禪寺先圓悟禪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諸方舊例今古常儀直饒千佛世尊次第出世陞于此座末上也少這一杓惡水不得莫有回避得底麼出來證據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云雪上加霜次有一僧纔前便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機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進云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云人間無水不朝東進云可謂三春果滿菩提樹一夜華開世界香師云築著磕著進云紛紛香氣爐中發颼颼清風座上生師云閑言語進云爭奈千枝少室華方盛一派曹源水更清師舉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枝進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師云靈利衲僧問一問一答辜負己靈舉古舉今埋沒先祖去此二途如何即是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唐土二三齊斂衽西天四七亦開眉師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進云如斯問答已涉功勳祝聖一句請師速道師云長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進云社稷山河增勝氣乾坤草木盡霑恩師云重說偈言進云還許學人別露箇消息也無師云不許進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既不許又道甚麼進云頻施折檻朱雲手來作為霖傅說人師云只欠這一句在復有數僧競出師乃約住云假使大地草木盡末為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

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若以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說一萬劫羈鎖聖名凡號四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德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入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一下喝一喝謝詞不錄復舉王常侍一日訪臨濟同到僧堂內常侍曰這一堂僧還看經否臨濟曰不看經常侍曰學禪否臨濟曰不學禪常侍曰經又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甚麼臨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常侍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臨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云臨濟老漢握一柄金剛王寶劍氣衝宇宙天下橫行等閑被這官人輕輕一撥便見冰銷瓦解且道這官人有甚長處聽取一頌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久立衆慈伏惟珍重上首再白椎云諦之二觀法王法法王法五如是

入院上堂山僧未離泉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臨安府亦與諸人相見了也及乎來到山中擊動法鼓坐立儼然眼眼相覷爲甚麼卻不相識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當晚小參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舉起拂子云這箇是(色)擊禪牀云這箇是聲山僧只今口吧吧地是言語那箇是大道真體喝一喝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若也分去雨下地上濕天晴日頭出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若也不分金剛與土地揩背一擦骨出復云古者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作麼生是末後一句良久云且莫說夢拍禪林下座

上堂昔日楊岐老祖翁牽犂拽耙運神通兒孫帶水拖泥甚熨斗煎茶銚不同

上堂舉僧問利山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山云舌頭不出口僧云爲甚麼如此山云內外一如故師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須還利山始得若是徑山即不然或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芍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爲甚麼如此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舉南泉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僧隨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州云汝卻問取和尚僧上問云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云伱卻領得老僧意旨師云兩箇老漢雖善鞾裏動指頭說一殊不知傍觀者醜六

圜悟和尚大祥拈香指真云這箇川藞苴自來好打鬧處便入頭惡靜而喜動前年今日始歸家今日前年路不差乃顧示大衆云作麼生是不差底路要會麼一回飲水一回

噎一瓣栴檀一盌茶便燒香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幸自可憐生特地胡打亂喝作甚麼擲下云冷處著把火

上堂今朝八月十有五顧兔天邊誰不覩若非東土小釋迦放過長沙這老虎

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

上堂舉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尊者曰空中雨華讚歎者是何人曰我是梵天尊者曰汝云何讚歎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尊者曰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云何言善說師喝一喝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非但塞却梵天口亦乃二千年後免被徑山檢點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師又喝一喝云當時若下得這一喝非但塞却須菩提口亦乃二千年後免被徑山檢點且道徑山還有遭人檢點處也無自云有甚麼處是遭人檢點處不合多口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山王痛不徹拍禪牀下座

上堂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不識本來眞面目將謂人題德嶠詩

臨安縣請就海會寺開堂師拈疏示衆云文彩未彰消息已露文彩既彰難爲蓋覆既不通蓋覆却煩表白朗宣一徧宣疏了師顧視大衆云知縣學士已爲諸人敷揚第一義諦了也還有眼開心悟底麼若有便請卽今散去其或未然徑山却向曲录牀上說脫空去也遂陞座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諸佛不知鬼神莫測非天地之所生亦非自然而得前日城中已嘗拈出今日人天普集四衆咸臻其問恐有未知氣息者不免重新說破便燒乃就座僧問堯風永扇菩薩現宰官之身佛日高明盧老唱少林之曲祝聖開堂願聞法要師云驚天動地進云憑師一滴曹谿水四海爲霖報我皇師云一鴈初歸四海秋進云金輪統御三千界玉曆延鴻百萬春師云阿誰不願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云殺人不用刀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活人何必劒進云正當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進云專爲流通去也師云徑山今日失利乃云佛法至當不在問答處直饒問似普慧雲興答如普賢瓶瀉若不識其要妙只成戲劇之談於道有何所益據實而論盡是癡狂外邊走所以大覺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種種微密善巧方便成就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起道樹詣鹿苑先爲憍陳如等轉四諦法輪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隨衆生根器所宜次第開演令其各各聞法解悟出離生死末後臨般涅槃於人天百萬衆前拈華普示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遂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自是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各各以心傳心相續不斷若不

識其要妙一向溺於知見馳騁言詞正法眼藏流布豈到今日到這裏須是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底出格道人方能荷擔此箇大事且那箇是出格道人不見昔日江西馬大師遣西堂智藏馳書上徑山國一禪師國一開緘見一圓相遂索筆對智藏於圓相中點一點智藏罔措這箇豈不是格外消息若作格外商量又却不是諸人且作麼生辯明時中如何受用適來知縣學士疏中有言馬師圓相遠緘千里之清規欽老機鋒點破一時之羣惑羣惑既破則人人脚根下大事洞明大事既明則十二時中折旋俯仰彈指謦欬無非佛之妙用既是佛之妙用則不從人得既不從人得亦不在己躬既不在己躬則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既外不放入則外息諸緣內不放出則內心無喘既內心無喘外息諸緣則一切智通無障礙既無障礙則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正當恁麼時不是世間法亦非出世間法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鬪額豈是分外雖然如是更有事在敢問諸人只如忠國師為甚麼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即今莫有定當得出底麼若定當得出許你諸人盡是出格道人其或未然徑山據款結案去也良久云在舍只言為客易臨筌方覺取魚難

上堂僧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少室峯前神光得髓即今座下誰是知音師云裂破舌頭進云可謂卞氏場中多巨璞孟嘗門下足高賓師云瓦礫不勞拈出進云爭奈鋒前有異句裏無私師云誰是知音者進云少室巖前金鳳舞徑山峯頂玉雞啼師云兩重公案問達磨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是同是別師噓噓進云恁麼則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師云魚行水濁進云爭柰踢著秤鎚硬似鐵師云引不著進云頭頭垂示處處子細好生觀師云放你三十棒乃云不用安排切莫造作造作安排無繩自縛不安排不造作善財彈指登樓閣秘魔放下手中又普化入市搖鈴鐸

上堂舉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

上堂僧問溈仰當時相見處插鍬叉手意如何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沒絃琴上知音少父子彈來格調高師云你且道在插鍬處在叉手處進云竿頭絲線從師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師云又却恁麼去也乃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碧眼胡兒不知落處且道落其甚麼處驀拈拄杖召大衆云看看直下來也急著眼覷擲下拄杖

出鄉歸上堂舉五祖師翁出隊歸示衆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失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徑山法孫出隊八十餘日鼻孔常與眼睛相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拾得骨董既無骨董則無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畢竟得箇甚麼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上堂去年臘月二十五有恁麼消息今年臘月二十五無恁麼消息有恁麼消息是諸人分上事徑山不預無恁麼消息是徑山分上事諸人無分或有人問徑山未審是甚麼消息驀拈拄杖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擲拄杖下座

歲旦上堂拈拄杖空中作書字勢云正朝把筆萬事皆吉應時納祐慶無不宜若作世諦流布平地喫交更在佛法商量眉鬚墮落卓拄杖下座

上堂買鐵得真金求雨得瑞雪五峯玉琢成千樹銀華結龍王降吉祥普賢呈醜拙三世如來秘密門今日一時都漏泄雖然如是這裏有一處可疑且道疑箇甚麼恐日出後一場漏逗

上堂元宵佳節同歡樂處處咸然無盡燈火光爍破勝熱面夜神忽患冷頭疼參

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云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卻來徑山手裏請棒喫

上堂二月仲春久雨不晴雲門一劄德非有鄰乃顧視大衆云劄復云慚惶殺人

不動居士至上堂僧問徑山布龍蛇陣居士疋馬單槍當恁麼時如何相見師云老僧打退鼓進云一箇老大蟲撞著重牙虎師云你還聞雷聲麼進云只爲學人聞得慣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卻請和尚道師云我若道你須百雜碎進云慶快平生去也師噓噓乃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選佛選官俱已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衆既同途又把手爲甚麼不同歸莫將鶴唳誤作鶯啼復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遂指庭前華謂大夫曰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師云這一則公案流布叢林近三百載中間有無數善知識出世只是未嘗有一人與伊分明判斷徑山今日與伊斷卻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腳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人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事理上會取

上堂一不成隻兩不成雙喝一喝云是甚麼劒號巨闕珠稱夜光

上堂僧問老東山也恁麼舉老圓悟也恁麼舉未審和尚如何舉師云一手不獨拍兩手鳴摑摑進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師云蹉過了也不知進云上是天下是地蹉過箇甚麼師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進云直下來也急著眼看師云依舊跳不出乃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演出大藏教又一老宿云演入大藏教師云演出演入則不無二老若是奇特事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

無上禪師忌日上堂適來未擊鼓已前無上禪師已爲諸人入泥入水葛藤不少徑山不可更向土上加泥便下座

上堂舉永嘉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

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師云這箇阿師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甚處不合偷常住物入衣鉢下

上堂舉教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師舉起拂子云這箇是徑山拂子喚甚麼作法相法相既不可得又知箇甚麼見箇甚麼信箇甚麼解箇甚麼復舉起云這箇是法相却喚甚麼作拂子拂子既不可得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又有甚麼過正當恁麼時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千重百帀無回互

大家靜慶薩婆訶

上堂今朝又是四月一那事全然沒消息衲僧皮草久不乾且喜日頭東畔出參

浴佛上堂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吐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地發點胷點肋獨稱尊大口開張自矜伐都盧住世七旬餘四十九年恣忉怛賴有雲門老跛師一棒當時要打殺人人盡道報佛恩將此深心奉塵剎獨有徑山即不然既不然合作麼生下座同到殿上爲諸人說破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大衆云還聞麼復舉起云觀世音菩薩來也在徑山拄杖頭上口喃喃地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既滅寂滅現前拈須彌盧於掌上向針眼裏打鞦韆直饒便恁麼見得徹去猶較拄杖子十萬八千且道徑山拄杖子有甚麼奇特擲下云不直半分錢

上堂徑山無寸土莊田今夏隨宜結衆緣慵論道懶談禪拄杖挑來箇箇圓不用息心除妄想大家喫飯了瞌眠瞌眠則不無或若夢中有人索飯錢又作麼生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僧問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即不問未審法身還具四大也無師云具進云如何是法身師云地水火風進云如何是四大師云漆桶不快進云法身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但向下會取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出來底人州云諸佛菩薩師云大小趙州元來膽小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出來底人向他道泥猪疥狗佗若道徑山舌頭得恁麼自在我也知你是箇漆桶

上堂僧問萬機休罷獨坐大方猶是向下事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進云老和尚三寸甚密師云衆眼難謾進云只如僧問洞山如何是佛云麻三斤又作麼生師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空啾啾乃云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拍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隔從何得師云元來是箇飯袋子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隔乃拈拄杖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卓一下云賊身已露放過不可與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又卓一下云已露賊身不可放過大凡宗師決斷是非要得開人眼目不可一向盲枷瞎棒且道這兩箇老漢有甚麼過擲下云龍蛇易辯衲子難謾

上堂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又僧問

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回避宿云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僧云鑊湯爐炭裏如何回避宿云衆苦不能到師云二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徑山恁麼道諸人還辯明得麼若辯明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辯明不得今日熱如昨日

上堂僧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為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進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進云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云識甚好惡乃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雲峯云南泉若無後語洎被打破蔡州師云雲峯老人失却一隻眼殊不知只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

上堂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來日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仍須出院雲居舜和尚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莫柰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師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即不然要作臨濟炟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上堂僧問臨濟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誰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彥說賊漢又爭會正法眼藏進云臨濟道或有人問你又作麼生三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意旨如何師云利動君子乃舉罽賓國王仗劍問師子尊者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王曰脫生死否尊者曰已脫生死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白乳高丈餘王臂自落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猶在黃龍新和尚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師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一

音釋

竄七亂切逃也 覷七慮切伺視也 齅許救切鼻猛氣也 磕克盍切石相繫也 颰分勿切小風也 衽汝鴆切衣襟也 氂呂支切毫曰氂 瞥普蔑切過目也 羈居宜切羈繫也 剜烏歡切刻山 驀莫白切猶忽也 撈子括切過也 拽耙拽羊列切拕也耙白駕切田器也 熨紆勿切熨斗持火展繒器 椶櫚椶子紅切櫚力居切椶櫚木名 賺直陷切錯也 莽苴慕部假切直側下切不遵軌轍曰莽苴 閧胡貢切閧聲也 噎壹結切食塞也 瓣蒲莧切猶片也 嚼咬嚼在爵切咀嚼也咬五巧切齧也 彔盧谷切刻木也 緘古咸切封也 謦欬謦苦定切欬苦蓋切謦欬迸氣也 喘昌兖切喘息也 疼徒冬切 摑古獲切摑批打聲 撆女尺切指物也 肋盧則切脅骨也 跛補火切足偏發也 慵嬾慵蜀庸切懶也嬾落旱切 噇五雙切也 饡子旦切饡澆飯也 拗烏狡切折也 炟丁達切炟赫明照貌 詵所臻切 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居例切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二

說二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上堂舉白雲端師翁道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也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師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莫被佗熱謾徑山恁麼道爲已得一回汗出者說若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疑著

天申節上堂稽首能度諸世間無量殊勝福德聚金輪統御四天下普施羣生安隱樂還有知恩報恩底麼良久云一年三百六十日唯有今日最吉祥

上堂舉百靈問龐居士石頭得力底句還曾舉似人否士云亦曾舉似人靈云舉似阿誰士自點胷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百靈阿師石頭得力底句還曾舉似人否靈云亦曾舉似人士云舉似阿誰靈戴笠子便行師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佗龐公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箇破笠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佗龐公

上堂顛倒想生生死續顛倒想滅生死絕生死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甚麼作眼中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上堂舉無著往臺山禮文殊殊問大德從何方而來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無著却問和尚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師云徑山當時若見即向佗道和尚如此住持極是不易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掃堆上更添搕㨶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且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云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上堂僧問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爲甚麼向鼇山成道師云屋裏販揚州進云後來住菴有僧敲門雪峯放身出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還有優劣也無師云優則總優劣則總劣進云爲甚麼雪峯低頭歸菴師云疑殺天下人進云僧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若向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作麼生是末後句師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進云巖頭道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意旨如何師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乃云古德道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唯人自鬧又教中道凡夫見諸法但隨於相轉不了法無相以是不見佛遂舉起拂子云這箇是相那箇是無相現今目前森羅萬象眼見耳聞悉皆是法又何曾鬧來既不曾鬧教甚麼物隨相轉又舉拂子云這箇是無相又作麼生了既無可了却向甚麼處見佛且道古德底是教中底是是又是箇甚麼若向這裏分剖得出釋迦不先彌勒

不後雖然如是未免被山僧拂子穿却鼻孔不復舉拂子云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不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却鼻孔見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不見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乃顧視大衆云且作麽生免得此過畢竟水須潮海去到頭雲定覔山歸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僧問米胡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胡云達僧云只如眞正理作麽生達胡云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麽人做僧無語師云徑山當時若作這僧即下一轉語塞却這老漢口且道下甚麽語良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上堂山僧今日設粥供養大衆粥罷同到龍王殿念誦念誦罷普請送彥化主茶毗如此事多若是祖師西來意未有工夫說得

上堂舉圜悟先師在夾山日示衆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麽生見無耳作麽生聞無口作麽生說無心作麽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甚麽人師云惜乎徑山當時不在若在點一把火照看這老漢面皮厚多少即今或有傍不甘底出來道和尚也是普州人又作麽生即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人道得著徑山道不著十五日已後徑山道得著諸人道不著正當十五日又作麽生良久云普

上堂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便喝進云文殊普賢來也師云逼塞虛空甚處與徑山相見僧亦喝師云文殊普賢爲甚麽在你脚跟下過僧擬議師便打乃舉永嘉道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有老宿拈云既無一物了了見底是箇甚麽師云且道這老宿恁麽道還具眼也無

上堂月生一鐵輪天子寰中勑月生二豐干騎虎入鬧市月生三蟭螟眼裏巨鼇翻驀拈拄杖云莫有同生同死底麽出來與徑山拄杖子相見良久云見義不爲何勇之有擲下拄杖

上堂心生法滅性起情亡這裏悟去捏怪有甚麽難舉起拂子云看看觀音彌勒普賢文殊盡向徑山拂子頭上聚頭打葛藤若也放開從教口勞舌沸若也把住不消一擊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睦州問僧正云講得唯識論麽正云不敢小年曾讀文字來州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麽生正無語州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正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州却喚沙彌來來你喚作甚麽彌云糖餅州云你也講得唯識論師云僧正與沙彌眞實講得唯識論只是不知糖餅來處睦州老人雖是一方善知識若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畢竟理會不得

上堂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拈拄杖卓三下云法輪已三轉竟作麽生是三寶現世間底消息良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卓一下

上堂舉佛昔勑五百尊者降一毒龍尊者各運神通皆降不得忽有異方一尊者到佛勑令降尊者於龍面前彈指一聲其龍便伏師云五百尊者神通既與異方尊者一般爲甚麼降龍不得異方尊者神通既與五百尊者一般爲甚麼却降得乃舉拂子云還會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擊禪牀下座

陳膀眼至上堂舉教中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白雲師翁頌云堂前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賊一操便取狀元來師云敢問諸人還知師翁落處麼若知落處便識得狀元若也未知徑山爲你指出有利無利不離行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上堂僧問翠巖示衆云一夏與兄弟東說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意旨如何師云自首者原其罪進云保福道作賊人心虛又作麼生師云驢揀濕處尿進云長慶道生也雲門云關又且如何師云一箇破糞箕對箇禿苕帚進云後有老宿云翠巖無風起浪作麼生見得師云作麼見不得乃云廓然無聖不用躊躇蓋色騎聲全承渠力諸佛以此度生衲僧以此爲命露倮倮赤灑灑沒可把行但行坐但坐饑來喫飯寒來向火直饒恁麼未稱衲僧才見白雲師翁有言有時碓觜生華有時佛面百醜李公醉倒街頭自是張公喫酒燈籠皺斷眉頭露柱呵呵拍手且道露柱拍手成得箇甚麼邊事參

上堂超然居士設粥供養一堂龍象喫了掛起鉢盂好箇西來榜樣

圜悟和尚忌日師拈香云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顢頇用格外底儱侗自言我能以木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云以此爲驗

上堂去年人看中秋月今年人看中秋月今年人是去年人去年月是今年月還有人向這裏著得一隻眼麼若也著得徑山分半院與伊住其或未然歸堂喫茶

上堂古者道了得一萬事畢今朝是九月一諸人作麼生了乃拈拄杖云不得喚作拄杖子便了取好既不喚作拄杖子作麼生了擲下云差之毫氂失之千里

上堂舉雲門道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自代云其甲今日不著便師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即不然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蛇驚

上堂今朝九月初五天色半晴半雨衲僧鼻孔眼睛切忌和泥合土乃顧視大衆云惺惺直是惺惺靈利不妨靈利等閑問著十人五雙不知落處既惺惺又靈利爲甚麼不知落處不見道事因叮囑起

上堂拈拄杖示衆云迷底人喚這箇作拄杖子悟底人亦喚這箇作拄杖子雖迷悟之有殊蓋所見而無異見既無異則迷者從教迷悟者從教悟總不干這箇事又舉起云即今

舉起在諸人眼睛上是迷耶是悟耶是見耶是不見耶是異耶是不異耶喝一喝卓一下云又是從頭起

劉參政請就天竺陞座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夢裏惺惺進云將謂和尚忘卻師云你記得試道看進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失師云元來不會進云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分付臨濟進云臨濟一宗全憑渠力師云且喜不干你事問昔日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當時齊悟無生法忍如何是無生法忍師云拈卻髑髏裏底進云輝勝今古爍破乾坤師云這田厙奴進云只如四主簿即今在甚麼處師舉起拂子云在這裏進云唯憑這箇力念念更無差師云摩竭令行傳萬古乃云拈提要妙擬兜兒天就理明真望空啓告直得心心不觸物念念絕攀緣觀法界於一微塵之中見一微塵徧法界之內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放身命處若識得衲僧放身命處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以生死為游戲之場而不被生死之所留礙其或不然未免葛藤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乃顧視大衆云今日參政相公為亡男主簿盡七之晨命山僧陞于此座為衆舉揚僧俗交參同臨浙會又是箇甚麼若言是妄現今說法聽法歷歷孫明復是何物眼若是妄將甚麼觀色耳若是妄將甚麼聽聲鼻若是妄將甚麼齅香舌若是妄將甚麼了味身若是妄將甚麼覺觸意若是妄將甚麼分別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既不屬妄一真何依其既無依一道平等到這裏方知主簿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既不生又不滅更喚甚麼作圓明妙性真妄名相何處安著還委悉麼騰身一擲太虛外鼻孔依前搭上唇下座

上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復舉起云釋迦老子來也還見麼若道不見有眼如盲若道見且道在拂子內拂子外拂子中間直饒你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恁麼見得分明徑山門下正好喫棒擊禪牀下座

上堂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徑山道向上一路熱盌鳴聲下座

出鄉歸上堂舉肇法師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修山主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師云這二老漢惜手不與徑山同時若也同時便與縛作一束送在錢塘江裏何故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去去來來動動靜靜又有甚麼過或有箇衲僧出來道徑山恁麼說話也好縛作一束送在錢塘江裏山僧卻熱炙盞子點茶與伊喫為甚麼如此大丈夫兒捋虎鬚豈是分外

上堂千說萬說讚說毀說安立說隨俗說顯了說蓋覆說盡是盌蹉丘拈起拄杖云爭如直下識取這箇不被生死之所轉不被寒暑

之所還或有箇衲僧出來道也只是箇拄杖子用識作甚麼今時有一種杜撰禪和多作這般見解擲拄杖下座

上堂臘月十五天降雪為瑞為祥無空闕文殊露出廣長舌普賢大士得一橛如何是那一橛看錮鏴著生鐵

上堂舉僧問趙州毫氂有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僧云毫氂無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師云諸人要識趙州麼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上堂拈拄杖云今朝臘月二十五諸方盡唱雲門曲徑山隨例和一聲乃卓一下云還聞麼莫言楚石不當玉

開山忌日上堂今日一會是當山國一大覺祖師為諸人向一切處轉無上法輪全提底時節直得大地六種十八相震動出大音聲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奏諸天寶華同時而雨正當恁麼時塵沙諸佛諸大菩薩諸阿羅漢天龍八部諸鬼神等各從佗方而來集會咸生歡喜踊躍稱慶同時發聲而作是言善哉希有大覺祖師快說此法我等悉來共作證明證明即不無如何是此法良久云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歲旦上堂去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前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先前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外前年今日也只是這箇明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後年今日也只是這箇外後年今日也只是這箇更外後年今日也只是這箇且道這箇是甚麼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應時納祐慶無不宜喝一喝云俗氣不除

陳知縣請陞座祖師道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既無心又無法卻喚甚麼作本法本法又作麼生通達黃面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諸人還委悉麼若未委悉分明為諸人註破不住現在此名為定不著未來此名為慧不取過去此名為智亦謂之如來禪亦謂之祖師禪苟能於日用二六時中如是通達如是了悟則此定此慧此智一一如空無有邊際定慧智既無邊際則當人日用神通光明亦無邊際神通光明既無邊際諸波羅蜜諸解脫門亦無邊際波羅蜜解脫門既無邊際此無住心亦無邊際無住心既無邊際徑山今日以此無邊際心說此無邊際法奉為臣子陳亞卿祝吾君壽地久天長亦無邊際正當恁麼時依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舉起拂子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我皇下座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徽宗皇帝大祥上堂拈香罷乃就座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從上諸聖莫不皆從無所住處成就衆生於無所住處示現降神處胎十月於無所住處示現誕生於無所住處示現行七步於無所住處示現處王宮於無所住處示現出家於無所住處示現行苦行於無所住處示現坐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於無所住處示現降伏魔軍於無所住處示現坐道場轉法輪度有情於無所住處示現

授諸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於無所住處作佛事已示現入般涅槃召大衆云從上諸聖既如是示現今日臣僧宗杲亦如是說法只將如是之法恭爲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顯肅皇后用嚴仙駕伏願不守自性普現塵中堅密身同彼上人住不思議解脫海下座

上堂即心是佛佛不遠人無心是道道非物外三世諸佛只以此心說法只以此道度生以此道度生無生可度以此心說法無法可說無法可說是眞說法無生可度是眞度生當知三世諸佛亦如是入現前大衆亦如是乃舉拂子云還委悉麼復擊禪牀云如是如是

上堂僧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云是箇天上天下奈何不得底人進云爲甚麼却在徑山座下師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乃云塵塵剎剎沒一絲毫日用堂堂現成活計三世諸佛立在下風諸代祖師魂飛膽喪且道據箇甚麼道理便得恁麼奇特還委悉麼若委悉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如未委悉東者東邊坐西者西邊坐

上堂纔方改歲賀新年今朝又是二月一入所證處沒商量摩訶般若波羅蜜

上堂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屋裏坐趙州和尚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了也還有知恩報恩者麼便下座

上堂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摩竭提國親行此令三世諸佛眼似鼻孔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莫有道得底麼若有四楞塌地道將一句來若道不得徑山自道去也便下座

上堂僧問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云也不是神通妙用也不是法爾如然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八尺眉毛頷下生乃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若即聲色言語求道眞體正是撥火覓浮漚若離聲色言語求道眞體大似含元殿裏更覓長安總不恁麼畢竟如何翡翠蹋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煙

浴佛上堂毗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

結夏上堂此日諸方叢林莫不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徑山又且不然從今日去九十日內與諸衲子共喫無米飯咬優曇根飲不濕水說睡夢語且道恁麼修行與諸方結制相去多少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下座

上堂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且作麼生是此事又作麼生保任豈不見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師云歸宗放去太危收來太速這僧當時若拍手呵呵大笑一巡歸宗老漢向甚處著這面目敢問諸人而今合作麼生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四月二十五久晴忽爾雨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這箇猶是時節因緣未是衲僧

門下消息且作麽生是衲僧門下消息良久云比山老大蟲咬殺南山虎

上堂舉高亭初參德山隔江問訊德山以手招之高亭忽然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開法嗣德山師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靈利衲僧若要法嗣德山即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上堂何似生遼天鶻萬重雲只一突古人恁麽說話大似眼病見空華徑山即不然何似生莫妄想直饒透出古今也是猢猻伎倆

上堂舉劉禹端公上雲居謝雨問弘覺云雨從何來弘覺云從端公問處來端公遂禮三拜歡喜而退行數步弘覺召云端公端公回首弘覺云問從何來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師云劉禹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正爬著弘覺痒處只是不知轉身一路當初待伊道問從何來但依前禮三拜歡喜而退凡教弘覺疑三十年

上堂拈起拄杖示衆云還見麽又卓一下云還聞麽若道實見實聞正是隨聲逐色漢復舉起云還見麽又卓一下云還聞麽若道不見不聞正是避色逃聲漢畢竟如何擲下云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舉魯祖凡有僧來參即面壁而坐一日南泉至亦面壁而坐南泉遂於背上拍一掌祖云誰泉云普願祖云作甚麽泉云也是尋常師云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南泉老人雖善別機宜識休咎要且未知魯祖落處如今莫有知得落處者麽切忌向鬼窟裏卜度

江令人請陞座生是死之生死是生之死兩路坦然平無彼復無此既無生死又無彼此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念相應一時清淨召大衆云既無生死只如檀越給事五十七年前是箇甚麽五十七年後又是箇甚麽良久云大衆一時高著眼看我眉毛有幾莖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録卷第二

音釋

搕㨶 搕烏合切㨶克合切搕㨶糞也　濸汙 濸徒覽切汙直與切　擘 博陌切分也　苕帚 苕徒聊切帚之九切　躊躇 躊直由切躇直魚切猶豫也　倮 郎果切赤體也　顢頇 顢母官切頇呼干切　儱侗 儱力董切侗他孔切　直枕　厙 式夜切　盌 烏管切與捥同　捋 盧活切學捋也　躂 他達切　錮鉻 錮古慕切鉻落故切鑄塞隙也　唄 蒲拜切梵音也　塌 吐盍切　灸 居有切灼艾也　膊 補各切　頷 胡感切顑頷也　翥 章恕切飛舉也　獰 女耕切惡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録卷第三 說三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上堂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茄子明日堂中一任諸人橫咬豎咬還有人向冬瓜上道得一句子麼若道得一句子若僧若俗有情無情盡皆飽齁齁地若道不得還我飯錢來

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掇破面門點即不到喝一喝

上堂舉僧問睦州如何是展演之言州云量才補職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惟尚饗師云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只得八成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即向他道問十答百有甚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云且莫屎窖沸

魏侍郎請陞座寄居衢州常山縣持服魏矼謹施淨財入山修設仍命山野陞于此座舉揚般若以此功德資薦先考致政宣教徃生安養諸人還知麼這老居士便是和州三世接待底魏公也山僧大觀初行脚時亦曾到他家時侍郎尚幼今日作從官為國家宣力皆乃翁陰德所致此翁平生極修學喜讀佛書從方外老衲游精修梵行常以王梵志土饅頭頌作佛事以警悟流俗比見潘舍人所作行狀詳書其實聞疾已革有來問訊者亦以慈悲攝化不及世間一言啓手足時談笑自若跏趺而逝淨名所謂設身有苦念惡趣衆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衆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遂召大衆云魏公疾已革而能忍苦為諸來者隨宜說法足見學佛之驗今日幸遇在會諸人同此證明不免借渠鼻孔出氣要識法麼眞如佛性菩提涅槃是要識病麼妄想顛倒貪瞋邪見是雖然如是離妄想顛倒無眞如佛性離貪瞋邪見無菩提涅槃且道分即是不分即是若分存一去一其病益深若不分正是顢頇佛性儱侗眞如畢竟作麼生說箇除病不除法底道理有般漢聞恁麼說便道即法是病即病是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順眞如則顛倒妄想貪瞋邪見悉皆是法隨顛倒則眞如佛性菩提涅槃悉皆是病恁麼見解莫道我披衲衣便是作他座主奴也未得在何故須知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不見古人云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苟能於夢幻中如實而證如實而解如實而修如實而行以如實之法能自調伏起大悲心作種種方便復能調伏一切衆生而於衆生不作調伏不調伏想亦復不作顛倒想不作貪瞋邪見想不作眞如佛性菩提涅槃想不作除病不除法想不作存一去一分不分想既無如是之想則一道清淨平等解脫徑山今日說此清淨平等解脫之法奉為持服魏矼追薦先考致政宣教伏願了唯心之淨土見自性之彌陀此界他方隨處快樂復召大衆云今既借渠鼻孔出氣已了而今徑山却將鼻孔為渠出氣去也喝一喝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這公案七月十五方結

絶卽今這裏許多人人有理難分雪衆中莫有辯口利詞底麽試出來分雪看直饒分雪得去也須腦門著地始得

上堂擧雲門道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帀帀之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卽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師云潑油救火渾閑事雪上加霜愁殺人

上堂拆去東籬補起西壁徑山門下全無準的有準的誰委悉僧堂覷破香積厨鵓吻咬殺佛殿脊

上堂僧問翠微供養羅漢丹霞燒却木佛未審這二尊宿阿那箇是師云阿那箇不是進云中間底分付阿誰師云且儘摸索進云爲甚麽都在拄杖頭上橫來豎去師云眼華作甚麽進云只這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是乃云丹霞燒木佛不順人情翠微供羅漢隨方毗尼若到徑山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徑山門下用箇甚麽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

上堂山僧未出鄉八十日已前早爲諸人道破今日事了也作麽生是今日事喝一喝

上堂僧問千聖不到處萬法用無虧如何是徑山機師云偃蹇眞龍窟藏困水進云蕩蕩而法界全彰歷歷而祖機獨耀師云天左旋地右轉進云全體恁麽來全體恁麽去師云走殺闍黎乃云眞心無住眞照獨存眞性絶攀緣眞見不由境眞智無礙眞慧無邊上合諸佛本源下契羣生心地所以道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没却身乃顧視大衆云如何是堂堂底正體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擧起拂子云頭角生也是驢是馬還識得麽若識得不妨向異類中行若識未得永劫沉淪

上堂擧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僧云圓後如何子云吐却七箇八箇師云三箇與四箇七箇與八箇數目甚分明無人數得過旣是數目分明爲甚麽無人數得過良久云道士著白襴且非眞措大

上堂僧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僧歸衆師云猶欠一著在乃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且道適來這僧一喝與山僧一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那箇是照那箇是用於此辯得許你大千獨步其或未然鉢盂裏切忌失却匙箸復喝一喝

新歲法鼓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欣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起拄杖云唯有這箇不屬故新等閑開口吞却法身擲下云是甚麽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

上堂擧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僧忽然大悟師云還端的也無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向渠道甚麽若道無這僧爲甚悟去師復云趙州與這僧若不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往往盡作洗鉢盂話會了

上堂今朝正月半有則舊公案點起數盌燈打鼓普請看看即不無忽爾油盞燈滅時暗地裏切忌撞著露柱

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作麼生是相付底心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云是何言歟

張汪二狀元至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師云讀書人已在這裏且作麼生與伊相見乃顧視左右云不是冤家不聚頭

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亦下繩牀立師云投子下繩牀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

上堂僧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云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云逢人但恁麼舉進云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云逢人但恁麼舉進云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佗道甚麼師云向佗道逢人但恁麼舉乃云大修行人落因果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也不離這箇消息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又擊禪牀一下云也不離這箇消息落與不落一筆勾下卻喚甚麼作因果復擊禪牀一下云也不離這箇消息乃舉起拂子召大眾云五百生前消息在不須意下別搜求

上堂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那箇是不睡底眼那箇是不異底心山華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且那箇是智海之源那箇是法身之體若識得此源千源萬源只是一源若識得此體千體萬體只是一體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雖然如是丈夫自有衝天志休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法無定相建立由人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且道不分別不思量時是箇甚麼分別思量時又是箇甚麼復卓一下喝一喝

舉本顏二首座立僧上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趯翻大海水拳倒須彌盧生擒虎兕活捉獰龍猶未是衲僧本分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問取堂中二首座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百華開爛熳覷見沒可觀遂擲下云今朝三月五

上堂即心是佛更無別佛即佛是心更無別心如拳作掌似水成波波即是水掌即是拳此心不屬內外中間此佛不屬過未現在既不屬內外中間又不屬過未現在此心此佛悉是假名既是假名一大藏教所說者豈是真耶既不是真不可釋迦老子空開兩片皮掉三寸舌去也畢竟如何但知行好事休要問前程

上堂舉臨濟一日侍立德山次德山顧謂曰老僧今日困臨濟曰這老漢寐語作甚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繩牀雲峯云二員作家一拶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哂師云雲峯老人恁麼批判大似晉州人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

何故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浴佛上堂云大家潑一杓惡水洗滌如來淨邊垢垢盡衆生煩惱除狐狸便作師子吼

上堂舉雲門問曹山如何是沙門行山云喫常住苗稼者門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山云你還畜得麼門云學人畜得山云作麼生畜門云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山云何不道披毛戴角門禮拜師云二尊宿恁麼問答未免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計雖然如是狗銜赦書諸侯避道

上堂僧問明頭來時如何師云頭大尾顛纖進云暗頭來時如何師云野馬嘶風蹄撥剌進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云雪峯道底乃云明頭來明頭打開眼著暗頭來暗頭打閉眼著四方八面來旋風打漏逗不少虛空裏來連架打著甚來由總不恁麼來卻較些子明日大悲院裏有齋特地一場愁復云古人恁麼道今人恁麼提於宗乘中成待甚麼邊事喝一喝

上堂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云親言出親口進云未審如何受持師云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僧禮拜師乃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既依如是法只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作麼生依若向這裏知歸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只如今日檀越請徑山一千七百大衆所轉者還在百千萬億卷中也無若在其中即取法相若不在其中即取非法相故經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正當恁麼時還有定奪得出者麼若定奪不出明日來向汝道

上堂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穴云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師云這黃面淅子恁麼答話也做佗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佗道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舉慧超問法眼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雪竇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白雲師翁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饑師云二尊宿一人許伊會聽鷓鴣啼一人會買油糍喫若是慧超佛話未會在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云這箇是色卓一下云這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佗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復卓一下

上堂舉僧問臨濟如何是三眼國土濟云我共汝入淨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師顧視大衆云還見臨濟老漢麼若也未見徑山爲你指出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眞人

上堂舉鎮府大王問趙州和尚年尊有幾箇牙齒在州云只有一箇王云爭喫得物州云雖然一箇下下咬著師喝一喝云少賣弄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師云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若要不錯路須是識心見性始得且那箇是識底心那箇是見底性有般底聞恁麼道便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恁麼見解正是鄭州出曹門

上堂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泉云步步踏佛階梯僧云見後爲甚麼不銜華獻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雲門道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師云雲門雖有鍼膏肓起廢疾之能未免治聾作啞步步登高從空放下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有僧請益雲門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僧云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塡溝塞壑師云且救得一半

上堂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來歲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門拈拄杖便打師云直歲無語自有三百箇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上堂舉雲門道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閙師云這老漢好與三十拄杖且道過在甚麼處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上堂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師云二尊宿一人麤似丘山一人細如米末雖然麤細不同稱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眞實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鑚龜打瓦

上堂舉世尊與阿難一日行次見一塔廟世尊作禮阿難問云此是何人塔廟世尊云是過去諸佛塔廟阿難云是何人弟子世尊云是吾弟子阿難云應當如是師云阿難好箇應當如是爭奈中間欠了一著若要話圓待世尊道是吾弟子便向道更須禮某甲三拜始得世尊若問因甚教吾禮汝却向道應當如是

上堂色心不二彼我無差驀拈拄杖云若喚這箇作拄杖子捏目生華若不喚作拄杖子破家散宅畢竟如何擲下云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舉念法華與眞園頭侍立風穴次穴問眞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眞云鵓鳩樹頭啼意在麻畬裏穴云你作許多癡福作甚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云你作麼生念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云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云山僧當時若見這老漢恁麼道深掘一坑一時埋却更牽牛從上蹋過却須放眞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強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若識得鵓鳩樹頭啼意在麻畬裏便識得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這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爲甚麼風穴只肯念法華却不肯眞園頭若道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不得閑過念佛念法念僧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念州云念者是誰僧云無伴州叱云這驢師云這僧雖然無伴成羣作隊聒擾殺人趙州雖好一頭驢只是

不會喫草

五祖師翁忌日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元來記得在叉手叮嚀問祖翁只爲契券不分明幾度賣來還自買難爲牙保人爲憐松竹引清風喝一喝云乞兒見小利

上堂舉金峯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出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云徑山當時若見只將五祖師翁底對他遂舉手作鵓鳩嘴云谷谷呱

上堂即念離念覺與非覺有心無心若善若惡攪成一塊將錯就錯舉起拂子云拂子頭上一串穿却便恁麼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且道業識茫茫底與釋迦老子相去多少喝一喝云洎合錯下註脚

上堂舉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佗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你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僧退後門云你不是患盲復喚近前僧近前門云你不是患聾乃竪起拄杖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悟去師云這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始得

上堂舉溈山與仰山行次溈山指一丘田謂仰山云這頭得恁麼高那頭得恁麼低仰山云却是那頭高這頭低溈山云你若不信但向田中立看兩頭仰山云不必中間立亦莫住兩頭溈山云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仰山云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山便休師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一喝

上堂僧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爲復計較未成爲復伎倆俱盡師云計較未成伎倆俱盡問有問有答一切處風流無問無答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是何言歟進云未審向甚麼處行履師云向無佛法處行履乃云有問有答有放有收有主有賓有殺有活活時無殺時道理殺時無活時道理賓家無主家道理主家無賓家道理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主交參當門按劒不見道來禪客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爲復計較未成爲復伎倆俱盡山僧答佗道計較未成伎倆俱盡諸人作麼生會若也會得全賓即主全主即賓全收即放全放即收全殺即活全活即殺乃喝一喝云這裏是甚麼所在作這箇語話自云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三

音釋

齁（火侯切鼻息也）窖（居效切）矼（古雙切）饅（謨官切）疾革（革訖力切急也）鴟吻（鴟處脂切吻武粉切）滸（火五切水涯也）鞔（謨官切履也）趯（他歷切跳也）兕（序姊切獸似牛一角爲兕）蚌（步項切蛤屬）鷸（以律切鳥名）戽（火故切抒水也）嚗（必角切聲也）鍼（諸深切砭也）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録卷第四　説四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上堂僧問壁立萬仞還許商量也無師云壁立萬仞不許商量進云也知和尚赤心片片師云既知更問箇甚麼進云恁麼則眞箇壁立萬仞去也師云喫飯咬著一粒沙進云若然者却許學人進前三步也師云你不會却退後三步始得乃云摩竭提國猶在半途少室峯前全無巴鼻談玄説妙好肉剜瘡舉古明今抛沙撒土爭似饑餐渴飲閑坐困眠從教四序推移都不干預我事雖然如是也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只如實到這箇田地底如何親近喝一喝云灸瘡瘢上不可更著艾炷去也

上堂舉南泉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過在甚處州乃作禮師云南泉無過口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山不管結案據款文殊普賢且過一邊

上堂僧問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如何是放底光明師云你喫粥來麼進云學人已喫粥了也師云還見麼進云未審還當得也無師云元來不見乃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拈起拄杖云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在徑山拄杖頭上同時放大光明照十方法界直得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一時稽首作麼生是實相義卓一下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僧云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安云金果早朝猨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云同安家風不妨奇怪徑山家風又且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即向佗道齋時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忽遇客來將何祗待蒸餅不托

解夏上堂拈拄杖云百二十日夏日日無空缺露柱逞神通燈籠呈醜拙徹不徹却來棒頭爲汝決卓一下

上堂僧問心佛俱亡時如何師云賣扇老婆手遮日乃云心佛不云物我一如若實得一如則不見有物我之名若實得不二則不見有心佛之相既不見有心佛之相則全心即佛全佛即心既不見有物我之名則全物即我全我即物苟於日用二六時中如是證入則若心若佛若我若物七顛八倒悉得受用便能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却作一莖草直饒如是切忌向徑山門下過椎折你腰莫言不道

上堂舉教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師拈拄杖卓一下云這箇是異方便那箇是第一義擲下云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

上堂舉鏡清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偃谿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這裏入鏡清於此得箇入處五祖師翁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輒不得離却這裏師云若要眞箇得入直須離却這裏下座

雙槐居士鄭禹功爲佛燈禪師入塔請陞座

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佗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佛燈法兄禪師二十年持此吹毛活人天眼離相離名摧邪顯正橫拈倒用不犯鋒鋩一周佛事已圓直是光前絕後乃顧視大衆云今日一會正是佛燈禪師再秉吹毛爲諸人入泥入水全提時節還有知恩者麼若有功不浪施其或未然徑山不免葛藤更舉一箇古話昔日踈山和尚造壽塔了監院來白踈山山問你將多少錢與匠人監院云一切在和尚踈山云爲將三錢與佗爲將兩錢與佗爲將一錢與佗若道得與吾親造塔監院無對時羅山和尚在大嶺住菴監院到彼羅山問甚處來監院云踈山來羅山云近日有何言句監院遂舉前話山云還有人道得麼院云未有人道得山云你却回舉似踈山道大嶺聞舉云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文錢與匠人帶累匠人眉鬚墮落監院回舉似踈山山便具威儀望大嶺禮拜歎云將爲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我此間却謂監院曰汝去向大嶺道猶如臘月蓮華監院復持此語舉似羅山山曰早已龜毛長數丈師云諸人還知二老落處麼其或未然徑山今日將古人今人攪成一塊去也踈山一文兩文三文雙槐居士湊成二百千已爲佛燈陳謝匠人了也免致遙監院走來走去問佗別人臘月蓮華一朶甚是希奇佛燈禪師收歸窣堵波中要作叢林標格龜毛數丈分付天并禪師隨時受用敢問大衆且道徑山還在裏許也無良久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

上堂僧問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云住則埰根進云無佛處急走過時如何師云起動閻黎進云教學人向甚麼處行履師云脫却籠頭卸却角馱進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時如何師云錯錯問一百二十日夏已滿出門或有人問如何是徑山道底且作麼生答佗師云徑山曾道甚麼來進云爭奈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師云你作麼生會僧喝一喝云三十年後大有人笑在師云何必三十年後即今大有人笑你乃云尋常向你諸人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下語不得良久或有人問畢竟如何向佗道也無畢竟也無如何正當恁麼時四楞塌地攧在諸人面前眼辨手親底一逴逴得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其或未然自是你諸人根性遲鈍且莫錯怪徑山好

上堂舉肇法師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爲無異者哉雲門大師道長者天然長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乃拈起拄杖云拄杖不是常住法師遂拈起拄杖召大衆云剜出眼裏睛甚麼處見肇法師不異底法敲出骨中髓甚麼處見雲門大師常住底法擲下云分身兩處看下座

上堂僧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云五味饡秤鎚進云何故外揚家醜師云你爲甚麼舌頭拄地進云却被和尚引著

師便打問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旨如何師云駱駝毛上釣冬瓜進云還許學人轉身吐氣也無師云許你轉身你如何吐氣僧進前噓一聲師云這弄泥團漢進云只如雲門道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又作麼生師云老鼠喫鹽進云恁麼則知他滋味師云速禮三拜乃云久雨不曾晴豁然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門云普又僧問風穴如何是正法眼穴云瞎師云二尊宿答一轉話還有優劣也無若道有優劣眞箇瞎若道無優劣眞箇普畢竟如何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張侍郎至上堂僧問大顛爲韓文公趍却首座意旨如何師云鮎魚上竹竿一日一千里進云學人未了乞師垂慈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在進云只如首座也扣齒三下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扣齒處進云莫謗他首座好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進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師云你莫謗徑山好進云今日侍郎或問和尚春秋多少又且如何師云向他道百十二歲進云喚作謗徑山得麼師云你又謗侍郎也乃云古人道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恁麼道早是通身浸在屎窖裏了也那堪更蹋步向前如之若何問向上向下三要三玄銀盌裏盛雪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豈不是屎窖傍邊更掘屎窖雖然如是若於屎窖中知些氣息方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盡在屎窖裏轉大法輪 其或未然切忌向來窖裏著到

上堂舉馬祖與西堂南泉百丈中秋翫月次祖指月云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修行百丈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云還知四大老落處麼若也未知聽取一頌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上堂僧問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時如何師云好箇消息進云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時如何師云也好箇消息進云未審是甚麼消息師云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進云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師云修山主來也問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時如何師云好箇消息進云和尚爲甚麼一向壁立萬仞師云你試向壁立萬仞處道一句看進云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師云且緩緩乃云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不是釋迦文亦非維摩詰若向這裏識得渠面目方識得修山主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還有識得者麼若識得去凡夫聖人孤峯頂上十字街頭只在這裏若未識得放待冷來看

上堂舉僧問五祖師翁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祖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見後爲甚麼不銜華獻祖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師云師翁恁麼答話雖則善赴來機爭奈語驚時聽徑山亦有兩轉語要與師翁拈見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茅屋上安鵲吻見後爲甚麼不銜華獻佛殿裏

掘東司

上堂僧問語默動靜總不干涉非語默動靜亦不干涉時如何師云自作自受進云直饒恁麼也不干涉師便打乃云佛與衆生本無異相只因迷悟遂有殊途雖曰殊途且迷時此箇不曾迷悟時此箇不曾悟所以道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苟能如是見得方信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真實語是不誑語若信得及受用無窮若信不及亦在裏許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若是箇喫飯知飽飲水知渴底衲僧不消雲門出來打箇之遶既不許雲門打箇之遶只令還有喫飯知飽飲水知渴底麼直饒有也是黃龍精

上堂僧問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時如何師云鯶魚走入油甕裏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進云只如傅大士向魚行酒肆裏接人未審和尚向甚麼處接人師云向一切處接人進云未審接得幾箇師云只你一箇漆桶不會乃云空手把鋤頭飯裏有巴豆步行騎水牛蹴著脚指頭人從橋上過賺殺多少人橋流水不流却較些子若恁麼提得去方信道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俱不識拍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進云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斷師云家富小兒嬌進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師云機輪向甚麼處轉進云鷓鴣啼處百華香師云引不著進云和尚向甚麼處見普化師云普化在甚麼處教我見進云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鵰人師云也則引不著乃云箭穿紅日影方是射鵰人且道箭未離弦紅日影邊還有這箇消息也無箭既離弦這箇消息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落處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其或未然且歸弩下避

上堂舉僧問芭蕉不落諸緣請師直指蕉云有問有答師云芭蕉雖善用劒刃上事子細檢點將來大似日中逃影辜負這僧今日或有人問徑山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只向佗道猩猩雖能言畢竟是畜類

上堂僧問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則且置只如九年面壁明甚麼邊事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進云隻履西歸還端的也無師云不端的進云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云是僧便喝師亦喝乃云適來善修一喝驚天動地徑山隨後一喝全無巴鼻若向無巴鼻處會得便解將一條斷貫索穿却天下人鼻孔若向驚天動地處承當自己鼻孔却被別人將一條斷貫索穿却正當恁麼時如何免得此過咄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上堂僧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學人上來請師舉一師云六六依前三十六進云未審還真實也無師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僧禮拜師乃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只如鎮州蘿蔔頭未審靈照籃中還著得也無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若下不得雪峯道底

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爲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師召大衆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爲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上堂僧問古人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未審還有答話分也無師云答話了也進云學人問樹上話和尚爲甚麼向樹下答師云只爲你在樹下問進云謾得大衆眼麼師云灼然謾不得進云只如樹子未生消息未動香嚴向甚麼處得這箇話頭來師云向你漆桶裏得來進云只如和尚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恁麼則却成虛設師云虛設乃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答伊則喪身失命不答伊又違伊所問是時香嚴纔恁麼道便有箇傍不肯底喚作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師云險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險徑山這兩險有一險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一險料掉沒交涉還有揀得出者麼若揀得出非唯親見香嚴亦使虎頭上座無安身立命處如無徑山將現成公案爲你諸人下箇註脚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

上堂僧問教中道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狗子既無佛性喚甚麼作眞法師云只這無佛性便是眞法進云據學人見處又且不然師云你試杜撰看僧禮拜師云只這禮拜便是杜撰乃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狗子既無佛性喚甚麼作眞法山僧道只這無佛性便是眞法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若信不及直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又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雲居舜老夫道鎮州蘿蔔大青州布衫重要會箇中意雞向五更啼師云雲居恁麼道大似熟處難忘若是徑山即不然鎮州蘿蔔從來大青州布衫斤兩明衲子聚頭底的旨却似蚊蝱咬鐵釘

上堂僧問仰山道神通遊戲即不無尊者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未審佗據箇甚麼道理師云只知開口笑不覺舌頭長進云恁麼則今日却被和尚笑也師云揚聲止響作麼進云神通遊戲則不無尊者佛法須還徑山始得師云還見徑山麼進云少賣弄師云有眼如盲乃云神通遊戲仰山灼然不會佛法要妙羅漢灼然不知雖然彼此不相知要且各各無欠少既無欠少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圓者圓法身方者方法身便恁麼悟去方知長者不是長短者不是短圓者不是圓方者不是方既總不是却喚甚麼作法身喝一喝云泊合停囚長智

聖節上堂拈香罷忽雷震驟雨遂云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即今法雷已震法鼓已擊慈雲已布甘露已灑事上也合理上

也合事理既合且作麼生話會下座與大衆到大佛殿啓建乾龍聖節

上堂舉洞山問三峯菴主汝名甚麼主云道膺山云何不向上道主云若向上道則不名道膺洞山深肯之師云道膺向上道則不名道膺既不名道膺喚作向上道則不可既不是向上道且作麼生契得洞山意良久云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雪竇持和尚至上堂僧問仰山道東寺師叔若在慧寂不受寂寞只如今日雪竇和尚得得到來未審如何祇待師云古之今之進云若恁麼非唯徑山不受寂寞亦乃一千七百大衆有賴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進云如兩鏡相照洞無瑕翳師云打破鏡來與你相見進云只如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又作麼商量師云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進云若是臨濟宗旨又作麼生師云合取狗口乃云仰山道東寺師叔若在慧寂不受寂寞仰山只知有已不知有人徑山即不然雪竇師叔若在天下衲僧不受寂寞何故不見古雪竇有言寒木在搖兮全機可笑秋水橫按兮半提可滅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御昻枅

上堂今朝四月初一衲僧放下柳栗雖然不許默照須要人人面壁既不許默照爲甚麼却須面壁不見白雲師翁有言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

浴佛上堂芭蕉無耳聞雷開麥華無眼隨日轉釋迦老子亦無生每歲今朝浴一徧既無生又浴箇甚麼有條攀條無條攀例

上堂僧問道無方所明之在人法離見聞斷之在智不起一念還有佛法也無師云無佛法進云爲甚麼無佛法師云爲你住在那一念中進云和尚向甚麼處見學人那一念師云起也乃云不起一念未是諸人放身命處一念纔生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全體恁麼來全體如是住便恁麼領得去更買百二十輛草鞵行脚始得爲甚麼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張侍郎請陞座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時如何師云題目道甚麼進云分明在目前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進云爭奈一等共攀仙桂樹要折蟾宮第一枝師云這漢今日拕白進云雖然如是今夏定作禪狀元便禮拜問侍郎見處何似去年師云今年去年只隔三百六十日進云莫謗侍郎好侍郎無這箇消息師云既無這箇消息了因又亂道作甚麼進云借人口說一兩句又且何妨便禮拜師乃云借人口說得底不干自已事自已胷襟流出底傍觀者有眼如盲有口如啞便恁麼領略得作禪狀元也不難直饒如是始入得徑山門未入得徑山室若入得徑山室禪狀元始用得著禪狀元纔用得著儒狀元便用不著敢問大衆前面爲甚麼用得著後面爲甚麼却用不著乃顧視左右云還知徑山落處麼若知徑山落處禪狀元即是儒狀元儒狀元即是禪狀元即今拈却禪與儒且道當面一句作麼生道要知死底張宣教便是活底狀元爺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

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師云雲門老人恁麼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即向他道蟭螟眼裏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

上堂今朝又是端午節文殊善財忙不徹殺人活人藥不靈自添腦後三斤鐵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遂擲下云是甚麼鐵蛇鑽入土

上堂舉馬祖令智藏馳書上當山國一祖師祖師開緘見一圓相即時索筆於中點一點南陽忠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馬師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爲甚麼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下座

上堂舉國師道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雲門云拈搥竪拂彈指時節若撿點將來也未是無朕迹師喝一喝云寐語作甚麼遂舉起拂子復彈指云徑山即今舉拂彈指若向這裏覓朕迹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舉道吾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徑山即不然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上堂舉睦州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云治易州云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才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州云果然不知師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只是少末後一著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撫掌呵呵大笑管取睦州不相虧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四

音釋

窣堵波 梵語也此云方墳 窣 蘇骨切 卸 司夜切解卸也 箆 邊迷切 逴 敕角切 趁 丑刃切逐也 鮎 奴兼切鰋也 鱓 常演切與鱔同 蹴 子六切蹋也 緳 練結切繑絞也 猩 師庚切能言獸也 丫 於加切杈也

大慧普覺禪師住育王廣利禪寺語錄卷第五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師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明州報恩光孝禪寺開堂宣疏拈香祝聖罷乃就座天童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天童和尚一槌打就莫有知恩報恩底麼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横身贊助學人上來願聞祝聖師云牛皮鞔露柱進云天高地厚無窮極佛功德海實難量師云千聖共傳無底鉢進云正當恁麼時如何鶻啄師云你看即有分進云莫便是知恩報恩底事也無師云一任鑽龜打瓦進云無計上酬天子德唯憑此日一爐香師云猶較些子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拔却眼中釘進云如何是涅槃妙心師云速禮三拜進云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全露法王機師云知進云只如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云普進云恁麼則從此佛日增

輝道風永扇去也師云又是惡水潑人僧禮拜師乃云佛法要妙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如塗毒鼓聞著則腦門百裂似猛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實謂壁立萬仞勦絶聖凡假使智如鶖子辯若維摩與三世諸佛同時出來也須入地三尺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到這裏如何啓口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却有商量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又卓一下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古佛與露柱相交新羅共占波闘額即不問汝諸人只如馬祖道即心是佛作麼生商量還委悉麼太平本是將軍致却許將軍見太平復卓一下（謝辭不錄）復舉西天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我欲作佛不知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

說五　二

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八處佛性當爲我說尊者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是言心即開悟師云敢問法筵大衆且道西天國王悟得佛性耶悟得精魂耶若道在八處悟得只是精魂若離八處却喚甚麼作佛性於斯薦得皇恩佛恩一時報足若薦不得育王今日爲諸人下箇註脚良久云鸑鷟麒麟俱是瑞栴檀薝蔔一般香天童和尚再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召大衆云記取天童和尚語便下座

說五　三

入院指方丈召大衆云這裏是烹佛烹祖大鑪鞴鍛生鍛死惡鉗鎚莫怪主人無面目法如是故非彊爲法既如是又非彊爲且道最初一句又作麼生還委悉麼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次上堂僧問當頭裂破眼睛突出四方八面東涌西沒只如楊岐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云無意旨進云莫只這便是楊岐受用處也無師云便是楊岐受用處進云恁麼則坐斷王几峯時人皆拱手師云序品第一進云未審這一著落在甚麼處師云你且道落在甚麼處進云師爲法王於法自在問云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時如何師云掛起草鞋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云你得箇甚麼進云今日親見大禪師師擧拂子云汝在拂子前見拂子後見進云前後一時收師云穿却你鼻孔換却你眼睛進云和尚費力作甚麼師便喝乃擧南泉和尚新入院知事頭首請入方丈有僧便問師歸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云妙喜初住育王亦不曾失却牛亦不曾失却火或有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示於人只向伊道饑餐渴飲閑坐困眠且道與南泉是同是別若也道得許你是箇衲僧若道不得三十

年後却來方丈裏向你道便下座

上堂僧問大梅卽心是佛馬祖非心非佛阿那箇是師云兩箇俱是兩箇俱不是進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師云你作麼生會進云千古垂芳孰共知清風帀地有何極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教中道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易請和尚離言說相師云你只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進云與和尚眉毛厮結問答俱備師云大好離言說相進云側側平平題不著忉忉怛怛語還空師云刹竿頭上仰蓮心乃云今朝臘月初一一年此月將訖過去現在未來彈指一時頓入乃舉拂子云只有這箇不入這保社爲甚麼如此不見道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到天童請上堂僧問暫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師云沒這閑工夫進云莫便是和尚答話也無師云是進云恁麼則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未鳴鼓已前闘和尚道了也師云道甚麼聻進云也知和尚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師云錯下註脚問趙州訪一菴主云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此意如何師云拳頭進云又訪一菴主主亦竪起拳頭趙州爲甚麼却道有縱有奪師云也只是箇拳頭進云旣只是箇拳頭爲甚麼兩處勘辯師云你但兩處看進云未審和尚今日與天童大衆相見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有進云恩大難酬便禮拜師乃云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鯤鯨此是天童老人尋常用底育王今日得得入山瞻禮客聽主裁令陞此座到這裏說箇甚麼卽得莫是說心說性得麼說玄說妙說理說事得麼旣總不得不可只恁麼休去旣不可休去又不可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莫是世諦流布得麼若恁麼喚作順水張帆未是衲僧用處雖然如是略借主人威光與大衆赴箇時節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尺蠖之屈乃欲求伸擊碎蟠桃核得見箇中仁箇中仁旣見此道出常情且道出常情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眼光爍破四天下主盟此道是渠儂復云適來蒙堂頭老人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云此是香林語堂頭今日舉育王隨摟摵也未敢相許因甚麼未敢相許還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巍巍不動尊脚不離地走旣是不動尊爲甚麼却走喝一喝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烏飛毛墜魚行水濁喝一喝云是甚麼要識眞麒麟只有一隻角參

歲旦上堂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朝又是從頭起人人有箇主人公水牛街却老鼠尾深沙歡那吒喜佛殿走出三門去僧堂撞入廚庫裏敢問大衆還有不還義也無自云有作麼生是不還義東君行正令華發樹南枝

到資福請上堂舉香城順和尚頌黃龍三關云黃龍老和尚有箇三關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猫兒偏解捉老鼠廣鑑英禪師因見此頌乃曰好則好第恐學者作無事會去師云誠哉是言山僧今日也有箇頌

子黃龍此語蓋天地從來緘密不通風後昆隨例承其響總道猫兒解捉蟲資福乃廣鑑法孫

到雪竇請上堂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一鏃破三關佗家有本據作麼生是佗家本據莫怪從前多意氣佗家曾蹋上頭關復舉僧問明覺禪師如何是諸佛本源明覺云千峯寒色僧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明覺云雨滴巖華師云千峯寒色雨滴巖華今日不妨應時應節若是諸佛本源不得動著為甚麼不得動著自有雪竇主人在

到蒼霞請上堂適來家堂頭法叔禪師舉臨濟訪龍光因緣客聽主裁敢不依嚴命略與諸人下箇註脚龍光據坐雖然無語其聲如雷臨濟云這老漢今日敗闕堂頭法叔禪師道那裏是佗敗闕處妙喜道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上堂舉仰山一日與嬾安看雨次安云好雨寂闍黎山云好在甚麼處安無語山云某甲却道得安云好在甚麼處山以手指雨安便休去師云一人只知看雨一人只知指雨子細撿點將來大似釘樁搖艣育王當時待佗道好在什麼處只向佗道滴穿眼睛綅爛鼻孔或有箇衲僧出來道育王也是釘樁搖艣却許佗具眼

上堂舉五祖師翁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師云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僧問參禪要透塵勞網學道還期出死生鐵壁銀山無向背金圈栗棘不多爭這箇是學人尋常用底未審和尚見處作麼生師云春日晴黃鸝鳴進云今日小出大遇師云更聽落崖流水聲進云從上諸聖畢竟將何等法為何等人師云將何等法為何等人進云恁麼則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師云信受奉行速禮三拜僧禮拜師乃云今朝二月二十又是清明寒食靈雲不見桃華爭信曲中有直遂拈拄杖卓一下云是曲耶是直耶擲下云多虛不如少實參

上堂舉修山主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師召大眾云是非既去了各各照顧且道照顧箇甚麼良久云莫教撞著露柱

上堂僧問有麼有麼菴主竪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

上堂古人道侍者燒香已成多事大衆問訊轉見病深恁麼說話大似無病著灸捏目生華若是育王即不然侍者燒香不為分外大衆問訊理合如然若作佛法商量生身入地獄下座

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這箇是題目摩耶夫人毗藍園裏攀無憂樹右脇而生悉達太子直得九龍吐水沐浴金軀地湧金蓮以承其足這箇是序分以手指天地作大師子吼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這箇是正宗育王今日專為流通去也遂拈拄杖卓一下云釋迦老子來也舉起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已上四段不同收歸上科擲下云下座與大

衆同到殿上再講經首編啊

朱舍人請陞座僧問三世諸佛說了也和尚作麼生師云摩竭提國親行此令進云要且只令事不恁麼師云劒去久矣爾方刻舟進云也知和尚截斷天下人舌頭師云果然不恁麼進云道端白日青天開眼落人圈繢便禮拜問釋迦彌勒猶是佗奴未審佗是阿誰師云你是一枚村夫進云切忌爲佗安名立字師云村夫有甚麼名字進云前言何在師云你道佗畢竟是阿誰進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師云未免隨人脚跟轉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老僧無的的大意亦無如何進云既是無和尚甚處得這消息師云育王亦無這消息乃云只這消息三世諸佛說不及六代祖師傳不到既說不及又傳不到則釋迦彌勒亦是空名釋迦彌勒既是空名喚甚麼作奴喚甚麼作主喚甚麼作生喚甚麼作死喚甚麼作古喚甚麼作今既無生又無死既無古亦無今淨倮倮絕承當赤灑灑沒窠窟如是則盡十方世界無內無外是箇淨妙佛土是箇無上佛土是箇無等佛土是箇不可思議佛土是箇不可量佛土是箇不可說佛土既有如是佛土只如宮使舍人令請妙喜舉揚此段大事因緣追薦先妣太夫人俞氏且道在那箇佛土中良久云一塵一佛剎一葉一釋迦

上堂結夏方得五日露柱却知端的勃跳撞入燈籠普爲諸人入室還有知慚識愧者麼良久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聖節上堂如人持尺量虛空復有隨行計其數虛空邊際不可得吾君壽量亦如是理則如是事又作麼生下座與大衆同到無量壽如來前五體投地啓建天申聖節道場謹白

上堂舉睦州纔見僧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州云三門頭金剛爲甚麼竪起拳頭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州便打師云雖然無孔笛撞著氈拍板直是五音調暢六律諧和子細檢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上堂今朝五月五天降沛然雨艾人與門神聚頭相耳語且道說箇甚麼雪竇禪師來一口吞佛祖

上堂舉普化一日在臨濟僧堂前喫生菜濟見云大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濟云這賊化云賊賊便出去師云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方爲軌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壅塞

上堂云已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却聖僧不妨快樂龍象蹴蹋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休穿鑿祥麟只有一隻角

上堂今朝七月五打鼓普請看萬里無片雲猶欠一大半且作麼生是那一半良久云無人過價打與一貫

榮侍郎生日請陞座僧問楊岐一頭驢爲甚麼只有三隻脚師云你少喫水草進云恁麼則覿面相呈更無回互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既是潘閬倒騎歸爲甚麼攔殺黃番綽師云非汝境界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且莫辜負老僧進云恩大難酬便禮拜師乃云楊岐

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擷挼黃番綽妙喜三十年前底註脚今日被這僧對人天衆前華擘一上不同小小直得楊岐和尚拍手呵呵大笑山河大地萬像森羅一時起舞當恁麽時且道是甚麽人證明所以道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没却身作麽生是堂堂正體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豈不是堂堂正體若作堂堂正體會則辜負釋迦老子若不作堂堂正體會則辜負自己自己既辜負將甚麽與釋迦老子相見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方知釋迦老子在兜率天乘日輪香象降摩耶夫人胎只是示現箇生底時節以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也只是與一切人作箇示現生相底樣子若向這裏見得不獨爲釋迦老子出氣亦乃與生身父母出氣不獨爲生身父母出氣亦乃與一切有情出氣正當恁麽時且道承誰恩力良久云揮劒斫開人我易摧山塞斷是非難

上堂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唯竪起一指又自責弄云我在天龍處得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後來琅琊有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師云俱胝和尚若不得琅琊爲伊出氣幾乎埋没了這一指頭禪妙喜既恁麽舉不免隨後也有箇註脚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上堂久雨不晴纔晴又雨天道變化萬物得所劄久雨不晴良久復召大衆云雲門老漢不在裏許參

中秋上堂舉仰山與長沙翫月次山以手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請汝用山云作麽生用沙近前一蹋蹋倒仰山山起來云直下似箇大蟲師云皎潔一輪寒光萬里靈利者葉落知秋偈儜者忠言逆耳休不休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蟲却無牙齒當時一蹋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爾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麽良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月

上堂趙州東院西寮室爛如泥實八布衫穿赤土畫簸箕喝一喝云是甚麽簷頭雨滴滴雞向五更啼

上堂舉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眞出家師云育王即不然若能如是捏目生華

天童覺和尚遺書至受書云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舉起書云這箇是天童和尚末後把斷要津全提底消息還委悉麽如未委悉却請維那分明說破宣了遂陞座云法幢摧法梁折法河乾法眼滅雖然如是正是天童眞實說底事作麽生知音知後更誰知

歲旦上堂昨朝殘臘盡今日賀新年虎逐牛方急東君令已行且作麽生是已行底令瑞雪已鋪銀世界大家攜手普賢門

爲佛智裕和尚遷塔以手指穴云妙喜與師兄俱是圓悟子妙喜移住徑山師兄遷來在此雖與師兄同條生不與師兄同條死八兩與半斤青紅與碧紫正當恁麽時且歸根得

旨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師兄解唱泥牛吼師弟寧忘木馬嘶豁開頂上活人眼鄮山山下是真歸

大慧普覺禪師住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卷第五

音釋

鵮苦咸切鳥啄物也　燎力照切獵燒也　勦子了切絕也　鸑鷟五角切鷟仕角切鸑鷟鳳屬　鞴蒲拜切吹火韋囊也　鍛丁貫切鍊也　鉗鎚鉗巨鹽切鎚直追切鍛器　廝息茲切　騅朱惟切蒼黑色馬也　蠖於縛切尺蠖屈伸蟲也　摟擻摟力侯切擻蘇侯切　縝之忍切密也　圈繢圈驅圓切繢去貴切　廠昌兩切屋無壁曰廠　攧顛結切　綽齒灼切　傝䑳傝他盍切䑳如龍切　鄮莫候切地名　椿林江切　艕龍五切

大慧普覺禪師再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卷第六附塔銘　說六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師紹興二十八年正月十日於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受請望闕謝恩訖拈勑黃示衆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且道這箇從甚麼處得來若知來處受用無窮其或未然却請維那分明宣過也要大家知有宣了拈香祝聖罷乃就座云善法堂前瑞氣新天書來自九重城唯憑一句無私語上祝吾皇億萬春

二月二十八日於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開堂拈疏示衆云此是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說不盡底盡在裏許安撫敷文兩手分付徑山山僧分明把呈其中妙義如何敷演若敷演得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却請表白對衆拈出宣疏了指法座云毗盧頂顊人人有志上頭行問著路頭十箇有五雙不知去處諸人要識路頭麼良久云看遂陞座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在兜率天則曰仙陀婆在善變化天則曰奪意在阿那婆達多池邊則曰蓮華藏且道在徑山手中喚作甚麼良久云非但圜悟老人看即有分便是三世諸佛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便燒乃就座靈隱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云若論第一義五目莫覩二聽難聞要得諦當分明當須直截自觀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作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有疑請問僧問調御出世三轉法輪於大千達磨西來九年面壁於少室和尚今日爲國開堂未審超佛越祖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空裏忙忙書卍字進云直得四衆瞻仰萬姓歌謠去也師云却被上座道著進云直饒道著也只得一半未審向上和尚還更道得也無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進云記得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云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今古歷然進云頂門具眼爭護得耀古騰今作者知師云收問靈山一會與今日是同是別師云如是我聞進云恁麼則靈山親見舉令

日又重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兩頭俱坐斷八面起清風師云吃嘹舌頭三千里僧禮拜復有僧出師云問話且止縱饒問處如百川競注答處似巨海吞流直得維摩結舌鶖子無言於本分事上了無交涉且道本分事上合作麼生提持乃舉拂子云還見麼又擊禪牀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當今聖主於此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十方華藏世界海只在一塵中於一塵中垂衣治化演出無量無邊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殊勝功德利益法界一切有情所謂聖壽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量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德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聖學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乃至聖智聖慧聖慈聖聰皆悉廣大如虛空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都盧只在一塵中皆聖心之常分非假於佗術滿朝文武諸貴官得之以妙明心印向各各當人脚跟下一印印定更無秋毫以爲透漏所謂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佗術今日一會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貴若賤得之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隨其根性悉得受用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佗術且道徑山長老得之又作麼生還相委悉麼唯憑一滴曹谿水徧界爲霖報我皇即將上來舉揚般若所有一毫之善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恭願堯仁廣被齊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並乾坤之久固皇太后中宮皇后大內天眷伏願同明般若正因悉獲金剛種智復舉波斯匿王問佛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召大衆云明　明向道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只向佗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是名一義亦名二義正當恁麼時還有向上事也無良久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杳天何久立衆慈伏惟珍重靈隱和尚再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入院上堂古人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敢問大衆既不去善爲箇甚麼既不來有甚麼虧危妙喜離徑山十八年今日歸來亦不見有善爲亦不見有虧危三門依舊向南開爲甚麼如此良久云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已得如膏之雨農夫鼓腹歌謠萬象森羅起舞敢問大衆農夫鼓腹理合如是萬象森羅因甚麼起舞還委悉麼不見道一家有好事引得百家忙

上堂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以拂子擊禪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釋迦老子來也說道昨日有人從廬山來却得江西信鉢盂口向天燈籠掛露柱四方八面一時來直是無你回避處既無迴避處且作麼生商量還委悉麼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

浴佛上堂九十七種大人相莊嚴微妙淨法

身示現誕生出毋胎為衆生故作佛事且作麼生是作底佛事良久云下座與首座大衆同入如來香水海助這老子轉大法輪

上堂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於言下有省師云諸方拈掇甚多下注脚亦不少未曾有一人分明說破妙喜今日為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鉢盂且道還曾指示無黑豆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是師姑

上堂舉趙州一日與文遠侍者論義鬬劣不鬬勝勝者輸餬餅遠云請和尚立義州云我是一頭驢遠云某是驢胃州云我是驢糞遠云某是糞中蟲州云汝在彼中作甚麼遠云某在彼中過夏州云把將餬餅來師云文遠在驢糞中過夏面赤不如語直趙州貪佗小利贏得箇餬餅檢點將來也是普州人送賊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上堂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如今即且置古佛與露柱相交占彼共新羅闘額萬里圓光項後相雲門北斗裏藏身睦州擔板趙州喫茶又作麼生商量遂喝一喝云若不喝住幾乎亂却六十甲子下座

上堂舉洞山和尚夏末示衆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前後下語者皆不契有僧傳此語到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聞得深肯之謂瀏陽有古佛出世師云萬里無寸草但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

中秋上堂人有心看月月無心照人有無成一片方始得惺惺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這箇不可不惺惺擲下云若知撲落非佗物始信縱橫不是塵

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拈起拄杖卓一下云唯有這箇不還擲下云一衆耳聞目覩

上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返覆數千回總不出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霜風刮地來法身赤骨𩪘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師云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

上堂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趙州聞舉呵呵大笑云不可從鼻孔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得聞乃云趙州古佛遂遙作禮云從此不答話師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多少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即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艣棹出嶽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語有兩負門若人辯得許你具參學眼

退院再歸上堂去是住時因住是去時界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喝一喝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去說住說因說果說可說不可雖然如是這裏却有箇好處且道好在甚麼處良久云再理舊詞連韻唱村歌社舞又重新

聖節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

空時無是無非法既無是法又無非法謂之無上佛果菩提亦謂之眞如佛性亦謂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所以道般若波羅蜜多能出生一切諸佛法能成就一切菩薩解脫法能成就國王無上法能成就衆生所作法譬如摩尼寶珠體具衆德能鎮毒龍諸惡鬼神能遂人心所求如意且作麼生是如意底事下座與大衆同詣大佛殿啓建天申聖節謹白

上堂舉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你作麼生會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恁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禮拜師云法眼與修山主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豎地藏門風可謂滿目光生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爲甚如此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甚處得這箇消息來

上堂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椎胷呌寃苦艾人云休呌苦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只有一處堪回互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擲下云不爾依位住參

上堂今朝又是六月半記得一則舊公案拈拄杖卓一下云拄杖子呑却法身露柱在傍偷眼看看不看拈起秦時轆轢鑽雖然如是這一則舊公案妙喜與他重剖判擲下云萬別與千差吾道一以貫

解夏上堂一百二十日禁足三十五日在外走熨斗煎茶銚不同泥牛解作師子吼今朝法歲已周圓拈得鼻孔失却口以大圓覺爲伽藍七七依前四十九

上堂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在荒草不須討爲甚麼如此不識大哥妻元來是嫂嫂

上堂門外春將半山房總不知可憐拄杖子瞎裏自抽枝遂拈起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抽底枝擲下云直下來也休眼皷瞌

上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乾峯遂喚維那云來日不得普請師云乾峯洗面摸著鼻雲門喫飯咬著沙二人驀地相逢著元來却是舊儺家雖然如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上堂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這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法王身又舉起云這箇是法王身那箇是拄杖子遂擲下云既已撲落又非佗物却是箇甚麼已是頭上安頭喝一喝云更是箇甚麼

上堂今朝十月旦爲君重衍算兩箇五百文元來是一貫頂門具眼人記取這公案

今上皇帝在建邸遣内知客入山供養羅漢祝聖請陞座僧問當來下生彌勒佛一毛頭上現乾坤現在無量壽世尊大光普照河沙界天台五百阿羅漢隨緣赴感靡不周雙徑峯頭老作家超諸方便如何說師云現在未來佛皆同一名號進云恁麼則人間天上無不歸依師云師子窟中師子栴檀林裏栴檀進云可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云刹竿頭上仰蓮心進云正當恁麼時未審是

誰家風月師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進
云和尚分上又作麼生師云天人羣生類皆
承此恩力進云如是則一身有賴乾坤闊萬
事無憂日月高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
山色長威獰進云道端到這裏只得兵隨印
轉將逐符行去也師云靈利衲僧一撥便轉
進云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師
云點進云只如教中道天人得道此爲證三
寶於是現世間以斯妙法濟羣生一受不退
常寂然如何是妙法師云生鐵鑄成渾鋼打
就進云只憑此箇眞消息玉葉金枝萬萬春
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僧
禮拜云誰不恁麼道師乃云欲識佛性義當
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問大衆
作麼生是自彰底理舉起拂子云還見麼又
擊禪牀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
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
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云看看無量
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
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於諸
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
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
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
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
就諸波羅蜜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
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
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
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
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
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
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
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
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
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
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
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
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
滉瀁永不竭師子窟內產狻猊鸑鷟定出丹
山穴爲瑞爲祥徧九垓草木昆蟲盡歡悅稽
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
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
俞御幹請上堂一別二十年驀地又相見如
百煉精金始終色不變請我轉法輪增長菩
提願直下絕狐疑便悟本來面
上堂舉圓通秀和尚示衆云少林九年冷坐
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
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
重說破師云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
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
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
箇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
結夏上堂一年一度解一年一度結只是這
箇事何須更多說不多說蹋著秤鎚硬似鐵
大慧普覺禪師再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録卷
第六

大慧普覺禪師塔銘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魏國公張浚撰

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宗杲示寂于徑山明月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塔曰寶光用寵賁之其徒以師全身葬於菴之後使了賢來請銘先是上為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上上甚嘉之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請師山中為衆說法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寄師又二年而上即位始賜號大慧禪師明年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而師亡矣仰惟主上神聖英武資不世出而惠顧一方外之士如此蓋師於釋氏所謂卓然傑出於當世者忠誠感格得之天理是以上動宸心眷知特異吁其盛哉自昔聖賢以傳心為學誠明合體變化興焉西方之教指心空為解脫究竟蓋得一而不見諸用而悟入要處或幾於盡性者所為後世三宗並行臨濟正傳號為得人超出聲塵不立一法根源直截以證為極焜耀震動卷舒無礙如師子兒游戲自在獲大無畏此固不可以智知識識也臨濟六傳至楊岐楊岐再世而圜悟禪師克勤得法于五祖演被遇兩朝其道蓋盛行矣師實嗣圜悟益光明焉師諱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為浮圖不欲居鄉里從經論師即出行四方始從曹洞諸老宿游既得其說歎曰是果佛祖意耶去之謁準湛堂準識師眉睫間久謂之曰子談說皆通暢特未可以敵生死吾今疾革佗日見川勤當能辦子事勤即圜悟師也湛堂死師謁丞相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於天下士亦少許可見師一言而契即下榻朝夕與語名其菴曰妙喜字之曰曇晦且謂子必見圜悟師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來京師見勤于天寧一日勤陞堂師豁然神悟以語勤勤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故未明又一日勤舉演和尚有句無句語師言下得大安樂法勤拊掌曰始知吾不汝欺耶自是縱橫踔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蘇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瓴水轉圓石於千仞之阪諸老歛衽莫當其鋒于時賢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為右丞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已而得免蓋若有相之者渡江而南圜悟方主雲居席命師居第一座為衆授道譽望蔚然已而去入雲居山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菴長樂洋嶼時從之者纔五十有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前此蓋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雲門菴而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浚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百舍重趼往赴惟恐後拜其門惟恐不得見至無所容敵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所交皆俊艾當時名卿如侍郎張公子韶為莫逆友而師亦竟以此遇禍蓋當軸者恐其議己惡之也毀衣焚牒屏居衡州凡十年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其徒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噫是非有以真服其心而然耶又五年太上皇帝特恩放還明年

復僧服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命住育王聚衆多食或不繼築涂田凡數千頃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移徑山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後進不少倦居明月堂凡一年以終將示寂親書遺奏及寄聲別右相湯公又貽書於浚了賢請偈復取筆大書不少亂師雖為方外士而義篤君親每及時事愛君憂時見之詞氣其論甚正確晚自徑山來秣陵見浚垂涕言先人不幸無後其之責家貧何所仰願乞一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浚為惻然興歎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師親後既退居明月堂冒暑走其鄉上塚葺治所存蓋如此使為吾儒豈不為名士而其學佛亦卓然自立於當世非豪傑丈夫哉卒被光寵表之無窮誠有以自致也所賜御書建閣藏於妙喜菴與茲山不磨矣師壽七十有五坐夏五十八年僧俗從師得法悟徹者不啻數十人皆有聞于時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沖密先師而卒我秦國太夫人亦嘗於師問道焉嗚呼我識師之早此心默契未言先同從容酬接達旦不倦人間至樂孰與等擬蓋惜其論沒山林惠利之不博加于人也然而以道觀之安可以隱顯去來索師於形骸之內哉我實知師宜為之銘銘曰

死生為一　非想非說　證徹了悟　一息千劫
嗟師何為　拳拳忠孝　欲迸羣迷　俾趨正教
嘻笑怒罵　佛事熾然　情生智隔　疑謗興焉
天目巍巍　終古莫移　師兮道德　此山與齊

音釋

顙乃挺切項也　吃嘹吃居乞切嘹落蕭切　股肱股公戶切髀幹也肱古薨切臂幹也　髏力秋切　瞪澄懲切直視也　轆轢鑽　轆徒落切轢歷　各丏切程筭切　敲膛敲都切膛赤脂切　闖切皮寬汁凝也　狻猊狻蘇官切猊五兮切食虎豹獸也　焜燿焜胡本切燿光明也　睫即葉切目旁毛也　踔敕角切　建瓴建紀偃切翻水也瓴力丁切盛水瓶也　酋自秋切　帥之獮也　跰吉典切足胝也　涂達胡切　啻矢利切不啻不止如是也

大慧普覺禪師住江西雲門菴語錄卷第七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結夏示衆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孟八郎漢使恁麼去機不到語不副眼裏著得百千萬億須彌山耳裏著得無量無邊香水海機副語語投機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有般漢聞恁麼道便道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不知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鯤鯨若是蝦蟆蚯蚓跛鼈盲龜徒勞上鈎徒勞入網須是恁麼人方知恁麼事所以道殺人自有殺人刀活人自有活人劍有殺人刀無活人劍一切死人活不得有活人劍無殺人刀一切活人死不得死得活人活得死人便能刮龜毛於鐵牛背上截兎角於石女腰邊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何須九旬禁足三月護生謹守蠟人無繩自縛須知盡十方徧法界無有如針鋒許不是各各當人安居之處便恁麼去更有事在敢問諸人只如不死不活底人出來且作麼生殺作麼生活若殺不得活不得佛法無靈驗直饒殺

得活得也未是作家於衲僧分上了無交涉
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云雖有一雙窮
相手未曾祗揖等閑人喝一喝

示衆恁麼恁麼針劄不入不恁麼不恁麼題
挑不上恁麼中不恁麼鬼面神頭不恁麼中
却恁麼披毛戴角呵呵呵且道笑箇甚麼我
笑昔日雲門大師有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
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
只是饅頭乃喝一喝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示衆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
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
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
總不得動著師云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
剜窟窿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
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
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
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
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
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
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
春風卒未休

示衆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拈拄杖左邊
卓一下云且拈向左邊現在諸菩薩今各入
圓明右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右邊未來修學
人當依如是法中間卓一下云且拈向中間
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一切智智清淨無
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昨日有人從淮南來
不得江西信報道下江盜賊已平雲門山頭
種田博飯喫問著禪道佛法口似磉盤乃喝
一喝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麼處去也又卓
一下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示衆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頂門具
眼衲僧到此如何趣向然冤有頭債有主雲
門今日和泥合水向灸瘡瘢上更著艾炷要
與馬師相見遂以拂子面前畫一畫云還見
麼拆東籬補西壁眼見則親手攬不及釋迦
彌勒換手椎胸文殊普賢連聲叫屈喝一喝
云馬面夜叉纔稽首牛頭獄卒便彎拳

示衆永嘉道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
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永嘉
覩見六祖來要且只在是非裏雲門即不然
非不非是不是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惺惺時
直是惺惺瞌睡時一向瞌睡也無佛法可商
量亦無塵勞可回避有時睡裏驚覺來元是
猫兒捉老鼠

示衆古人道佗人住處我不住佗人行處我
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喝
一喝云猶有這箇在雲門即不然佗人住處
我亦住佗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瞋無理會
新羅夜半日頭明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
定當看

示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南泉老人和身放
倒至今數百年來其間無數善知識出世未
曾有一人為佗扶起雲門今日擬將燈心拄
須彌山試為扶起看遂拈拄杖云南泉放倒
雲門扶起放倒扶起有賓有主明眼衲僧商
量切忌別作道理既許商量為甚麼不許作
道理良久云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
卓一下

示衆諸法本來絕待觸目且無拘礙只因斷

臂覓心便有人求懺罪無文印子既成付法
傳衣厮賴致令盧老黃梅墜石腰間舂碓將
謂有法與人問著却言不會引得後代兒孫
盡作韓獹逐塊雖欲扶竪宗乘奈何東倒西
僽子細檢點將來直是令人叵耐若也盡令
而行一擊須教粉碎有時靜坐思量就中也
有可愛且道有甚麼可愛深沙共脩羅結親
金剛與土地揹背喝一喝
示眾拈拄杖卓一下云細不通風大通車馬
突出當陽孰辨真假虛空有欛柄無手人能
把跛驢蹋倒摘茶輪草菴卸下瑠璃瓦又卓
一下
解夏示眾洞山萬里一條鐵瀏陽一擊百雜
碎雲門關字常現前翠巖眉毛在不在乃舉
拂子云雲門大師來也還見麼擊禪牀云一
彩兩賽
示眾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不法拈起拄杖云這箇是拄杖子那
箇是本來法又云這箇是本來法那箇是拄
杖子只今莫有斷得出底麼若斷得出非唯
自有出身之路亦乃不受人謾若斷不出雲
門饒舌去也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如是如是
遂卓一下云一椎兩當復舉起云看看寒山
拾得掃地倒轉苕帚柄把露柱一摵勃跳上
兜率陀天觸破非非想天人鼻孔吡盧遮那
如來忍痛不禁走入雲門拄杖子裏藏身雲
門一眾呵呵大笑云料掉沒交涉正當恁麼
時露柱與燈籠畫眉又增得多少光彩良久
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眾豁開正眼千聖罔測其由一句全提萬
別千差路絕識不可識智莫能知非聖非凡
非心非法全體恁麼來全體如是住不見毗
耶示疾文殊問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
詰曰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
合耶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
故師云身相既離心亦如幻誰是示疾者誰
是問疾者還證明得麼若證明得則諸人身
病心病俱銷佛病法病齊遣便能回三毒為
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
回無明為大智便恁麼去猶是止啼之說未
為究竟且究竟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幻人
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喝一喝
示眾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偶
山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遂舉拂子
云這箇只是犛牛尾拂子不得作是非逆順
商量作麼生識作麼生測良久云無人過價
打與三百擊禪牀一下
示眾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虎兕獵夫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
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
駕頭衝突過小膽哀鳴告所由喝一喝
示眾有一人一生為善有一人一生造惡為
善者一旦犯不與取戒造惡者一念了悟自
心善人犯不與取戒即名為賊惡人了悟自
心即名為佛二人同到雲門著那一人即是
著善人而却惡人則是著賊而却佛著惡人
而却善人則是怕惡而欺善若二人俱著則
佛賊不分若二人俱不著則善惡不明若決
定指佛是惡人則招謗佛之愆入地獄如箭
射若指賊是善人未有善人而做賊者當人

未具智眼在到這裏還有斷得者麽若斷不得雲門為諸人斷却賊是善人為佛是惡人做佛賊善惡人不出這兩箇還會麽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建昌紙貴一狀領過

示衆荆棘林中善卷舒更於驪頷探神珠南山鼈鼻活拈得乗與猶來捋虎鬚如斯標致未是作家若到雲門不勞拈出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方有少分相應正當恁麽時不傷物義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但將飯向無心器自有人提折脚鐺

示衆拈拄杖云休誇棒下無生忍擬置當陽掣電機未屙已前驀提得遂卓一下云一擊自然亡所知喝一喝

示衆纔涉脣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即沉寂默沉寂默則成誑滯言詮則成謗不語不謗不默不誑須知向上別有一路子明眼底知有只是難近傍遂拈拄杖云拄杖子却近傍得只是不知有敢問大衆近傍得底不知有知有底近傍不得正恁麽時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只今衆中莫有不受人謾底麽試出來定當看良久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卓一下

示衆多時不說禪口邊生白醭大衆苦相煎便登曲彔木匪論五家宗不引傳燈録纔開兩片皮業因招薄福釋迦乾屎橛達磨老臭禿一人曲說直一人直說曲彼此大丈夫肯受你沸屎罵佛謗祖師定入拔舌獄佛祖生冤家魔王眞眷屬心地黒漫漫口裏水漉漉似恁出家兒定滅瞿曇族臘月三十朝大笑却成哭召大衆云還識雲門村叟麽曾聞一飽忘百饑今日山僧身便是喝一喝

示衆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脈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遂有頌云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辯濁中清圜悟老人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師云諸人還揀得出麽若揀不出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辯取

示衆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可忍受否云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云待世尊入地獄我即出阿難云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世尊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師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甚麽作釋迦老子喚甚麽作提婆達多喚甚麽作地獄還委悉麽自擕缾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示衆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巖頭塵中如何辯主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麽生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麽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師云還會麽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錐擔雪共填井喝一喝

示衆舉招慶普請擔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慶打一棒又問一僧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下窟泥慶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招慶便休師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伱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伱如何折合

示衆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睦州乃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伱二員古佛師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伱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末上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甚麼處有二員古佛

示衆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師云雲門直是好一枚餬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

示衆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二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探根

示衆舉石門聰和尚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師云恢張三玄三要扶豎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這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橫擔拄杖緊峭草鞵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這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爲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鉤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示衆舉白雲祥和尚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云這箇是椅子白雲以手撥云將鞵袋來僧無對白雲云這虛頭漢雲門聞云須是祥兄始得師云雲門扶彊不扶弱爭奈憐兒不覺醜這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伱道將鞵袋來便與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也分疎不下

示衆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箇甚麼便禮拜髭云如紅鑪上一點雪師云衆中商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或云莫要點眼麼待伱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免穢汙這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這老漢垂下一足但道起動和尚

示衆舉王大王向雪峯會裏請晏監寺住鼓

山雪峯與孚上座送出門回至法堂上乃曰一隻聖箭直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云和尚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往路中把住云師兄向甚麼處去鼓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山云佗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雪峯曰好一隻聖箭折却也遂擧前話峯云渠語在孚云這老凍膿畢竟有鄉情在師云衆中商量道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佗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唯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却來雪峯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峯有大人相這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

示衆擧明招向火次僧忽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未審此四句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明招撥開火云你向這裏與我拈出一莖眉毛看僧云非但某甲盡大地人喪身失命招云何故自把髻投衙師云這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示衆擧南泉坐說七次一僧問訊十二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太俗氣總不恁麼時尊體無頓處無頓處有巴鼻嗜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一喝云是甚麼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示衆三十年來弄馬騎今朝却被驢兒攧就地拾得麗水金拈起却是新羅鐵報諸人別不別夜來雪壓雲門凍得烏龜成鼈

除夜示衆今夜喚明朝作來年明朝喚今夜作去歲既稱來年今夜合來既號去歲明朝合去來年今夜不見來去歲明朝定不去既不來又不去業識茫茫無本據大圓鏡裏絕纖塵箇中豈著閑家具是則是別又別爍迦晃破秋天月龐公不昧本來身大似飛龍成跛鼈你諸人瞥不瞥靈利漢須看時節五九盡處又逢春衲僧腦後三斤鐵喝一喝

示衆夜來兎子趕大蟲天明走入無何有月下珊瑚長數枝萬象森羅齊稽首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唧嚠渠儂却善分妍醜李公爛醉絕倒時元是說七張公喫村酒報十三諸人急回首切忌癡狂外邊走

示衆擧脉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純鋼打就生鐵鑄成敬云是是師云錦上鋪華三五重谷又持錫到南泉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已納敗闕了也泉云不是不是師云枷上更著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復召大衆云雲門恁麼批判且道肯佗不肯佗

示衆擧南嶽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示衆俊鶻不打籬邊兔猛虎終不食伏肉毛頭星現北斗前把斷天關并地軸

示衆舉僧問雲峯如何是心地法門峯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峯云此去衡陽不遠師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脚下

大慧普覺禪師住江西雲門菴語録卷第七

音釋

析先擊切分也　籠力董切孔也　磉蘇朗切柱礎也　獹落胡切韓獹犬也　僂力逐切　搣色窄切　搖奚交切長也　醭普木切　豕冬毒切　滲所禁切流也　㦬㦬儸小切忙果切　擄　趕古旱切　唧資悉切　嚼力救切

大慧普覺禪師住福州洋嶼菴語録卷第八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入菴示衆恁麼恁麼理隨事變不恁麼不恁麼事得理融恁麼中不恁麼寬廓非外不恁麼中却恁麼寂寥非内寂寥非内也觀法界於一塵之中寬廓非外也見一塵徧法界之内無始無終無前無後無古無今一時清淨便恁麼去止宿草菴且在門外何故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本分事直須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直下便捏到這裏直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摸𢱢處更説甚麼内説甚麼外説甚麼理説甚麼事説甚麼法界説甚麼一塵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若向這裏證得去在内不寂在外不常在無不減在有不增不住兩頭不居中位乾峯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睦州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有甚麼過良久喝一喝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復舉僧問巖頭三界競起時如何頭云坐却著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師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鑪炭裏横身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佗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

刱菴林司法爲考大祥請示衆福城東有大長者居福城東海嶼上於不思議塵劫中承事供養無數佛善哉長者世希有如優曇華時一現發啓廣大眞實心刱無佛處阿蘭若若昔智人建梵刹折草揷地即成就此心堅固等須彌或讃或毀不摇動魔王軍衆數甚多覩茲殊勝自摧伏長者視身如浮雲變滅須臾不長久當生佛國時節來撒手便行不回顧有子遵義起其家志願身心俱及第仁者則壽語不誣當知今亦未嘗死我來居是阿蘭若不見長者生遺恨故説此偈聊發揚同住如來寂滅海

示衆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

示衆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有三要路臨

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四方八面來只打中
間底卒風暴雨時向古廟裏𩏊得過與化老
凍膿全未夢見在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
人窠窟趙州古佛直得五年分疎不下灼然
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
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揭却腦蓋
換却眼睛汝等諸人不用鑽龜打瓦百丈被
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作麼生圖度切忌
停囚長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含元殿裏休問長安莫認驢
鞍橋作阿爺下頷既然如是向這裏說高高
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得麼香象渡河截流而
過得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得麼既不許
恁麼如今不免且作死馬醫驀拈拄杖卓一
下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超佛越祖之
談已為掃來塡溝塞壑了也且道清平木杓
茱籬井索錢貫雪峯輥毬禾山打鼓畢竟向
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還委悉麼莫待
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反為讎復卓一下喝
一喝

善友請示衆心空及第無階級直下忘懷罪
性空一念廓然三際斷千差萬別盡圓通
示衆針鋒頭上透天關著意忘懷兩不堪直
下早踰千萬劫即今成佛未同叅所以雪峯
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
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若是靈利漢聊
聞舉著劇起便行更不周由者也還委悉麼
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陳氏為考妣𡿨塔請示衆普賢身相無有二
八萬四千毛孔刹一一毛孔一如來一一如
來一塔廟舍利堅固金剛身虗空可壞此不
朽女子陳氏報劬勞一一塔廟一瞻禮滿足
八萬四千拜盡諸毛孔無有遺所獲功德不
可量正與普賢行願等用嚴慈父及慈母徧
及法界諸有情永離苦海證菩提悉得心空
超彼岸

福州洋嶼菴語錄

泉州小谿雲門菴語錄
入菴示衆舉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還
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
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答曰汝
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
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云大小釋
迦老子被箇俗漢等閑拽轉鼻孔直得分疎
不下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勝義諦中還有世
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
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且作麼生支遣良
久云揷一枝草建梵刹破妄想塵出經卷饒
益廣大諸有情成就無邊希有事驀拈拄杖
卓一下云梵刹已建妄想塵已破大經卷已
出頓漸偏圓權實一一分明種種法門
種種方便種種智慧種種因果種種殊勝種
種行願種種莊嚴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
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還信得及麼若信得
及即今成佛不假修治非但檀越給事如是
乃至過現未來微塵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
來一切知識天下老和尚舌頭亦以此印印

定無異無同一一妙明一一具足修如是行
成如是事滿如是願獲如是福無古無今無
終無始無成無壞無悟無迷如是了達如是
證入如是究竟亦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
不異善財入彌勒樓閣塵沙法門一時頓證
無量功德徧處莊嚴如帝網交光互相融通
互相攝入互爲主伴一一周帀一一無偏普
令無數善心不善心衆生覩諸殊勝皆發無
上正等菩提之心生希有想非但檀越給事
如是雲門今日亦如是非但雲門與給事如
是現前僧俗大衆一一平等一一無差一一
如是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勝義諦耶是世俗
諦耶是有耶是無耶是一義耶是二義耶是
說耶是無說耶是智耶是無智耶是聞耶是
無聞耶試斷看若斷得出檀越給事建大寶
坊作大佛事功不唐捐若斷不出雲門爲蛇
畫足去也擲下拄杖拍禪牀云透過鐵圍山
北斗面南看
浴佛示衆末後一句子聲前露倮倮蓋天蓋
地蓋聲蓋色黃面老子得箇一著子便道未
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巳畢及至
初生則震動一切世界網便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作大師子吼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爲
一大事因緣故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
見入佛知見殊不知數千年後被箇跛脚阿
師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且
道釋迦老子過在甚麼處莫是指天指地開
大口麼莫是不合鼓弄人家男女麼莫是開
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麼若
恁麼商量不唯謗佗釋迦老子亦乃辜負雲
門大師到這裏若知雲門落處即知自己落
處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復舉僧問五祖如何是
佛祖云露胷跣足如何是法云大赦不放如
何是僧云釣漁船上謝三郎師云此三轉語
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
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
你具一隻眼
結夏示衆今日是衆僧結制之辰雲門菴比
丘宗杲與赤肉團上無位眞人現前清淨大
衆以法界爲伽藍同諸菩薩九十日內安居
其中跳金剛圈吞栗棘蓬作夢中佛事降鏡
裏魔軍三業清淨六根明潔身四威儀無諸
過患懸契如來一百四十大願紹三寶種永
不斷絶苟能如是修證如是安居是大丈夫
漢是眞出家兒不須謹守蠟人如鵝護雪其
或未然趙州東壁掛葫蘆莫道不疑好拍禪
牀下座
示衆雲門昨日晝寢夢乘一葉輕舟泛東大
洋海騎新修佛殿入螻蟻穴中迤邐行到十
字街頭萬人叢裏見一隊强項衲僧口裏談
玄演妙舉古明今說靈雲見桃華悟道香嚴
聞擊竹明心雪峯連年輥毬禾山長時打鼓
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方作此夢忽然被
人驚覺元來却是嘉通聚三上座鞵履作聲
雲門雖然眼開猶在夢中未惺三上座近前
作禮曰請和尚來日爲衆說禪雲門夢裏應
渠曰諾今日擊動法鼓大衆上來且道說箇
甚麼即得昨日夢說禪如今禪說夢夢時夢
如今說底說時說昨日夢底昨日合眼夢如

今開眼夢諸人總在夢中聽雲門復說夢中夢良久云驢脣先生開口笑阿脩羅王打勃跳海神失却夜明珠擘破彌盧穿七竅三人上座請談禪平地無風浪拍天禪禪不用思量卜度非干文字語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巖頭剗之則曰是句非句臨濟用之則曰三要三玄禪禪吞却栗棘蓬透出金剛圈休論趙州老漢庭前栢樹子莫問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但請一時放下著當人本體自周圓召大衆云且作麼生說箇周圓底道理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喝一喝

解夏示衆納僧相見莫疑猜布袋結頭今日開露柱著衫南嶽去燈籠脫帽上天台驀拈拄杖云只有雲門木上座終年無去亦無來有時獨靠古屏畔覷破門前下馬臺擲下拄杖下座

示衆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遇貴則賤遇賤則貴築著磕著沒處回避南嶽天台去路通君向西兮我向東風從虎兮雲從龍喝一喝云拈起簸箕別處舂熨斗煎茶銚不同

示衆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道門云透出一字師云透出一字却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下座

示衆舉教中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師云眞生無可生眞滅無可滅寂滅忽現前蝦蟇吞却月

示衆舉僧問趙州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州云今朝又風起師云今朝又風起閑處莫挿觜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鬼

示衆舉法眼問覺鐵觜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師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果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

示衆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爲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師云莫將閑話爲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

示衆舉龐居士問靈照女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會照云這老漢頭白齒黃作這箇見解居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示衆舉雲門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語自代云俱團悟老師云劄師云普復云俱劄晉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

示衆舉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無路是趙州師云無路是趙州老將足機籌關南幷塞北當下一時收

李參政請示衆舉裴相國入寺見壁間畫像問院主云壁間是甚麼主云高僧裴云形儀

可觀高僧在甚麽處主無語裴云這裏莫有禪僧麽時黃檗在衆院主云有一希運上座頗似禪僧裴遂召黃檗舉前話似之檗云但請問來裴云形儀可觀高僧在甚麽處檗召相公公應諾檗云在甚麽處裴於言下領旨師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形儀可觀高僧在甚麽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即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

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師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既是打破關爲甚麽却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蔡郎中請示衆聊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端已剜瘡著眼機輪上頭看方知兩兩不成雙驀拈拄杖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被雲門拄杖子一口吞盡一大藏教塡溝塞壑正當恁麽時設使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還如氈上翻筋斗鞾裏動指頭有甚麽用處恁麽說話太殺壓良爲賤不識好惡或被一箇不惜性命底衲僧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也恠佗不得即今還有麽如無雲門據欵結案去也卓拄杖一下復舉裴相國捧一尊像胡跪於黃檗前云請師安名檗云裴休裴應諾檗云與汝安名竟裴作禮云謝師安名師云裴公黃檗可謂如水入水似金博金雖然如是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蔡郎中或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即向道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云謝師安名即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儲大夫請示衆徹骨徹髓道一句三要三玄絕遮護竺乾四七例皆迷震旦二三渾未悟我說是言非正邪當機覿面休回互懇懃爲報雲臺公俊鷹不打籬邊兔

俊上座請示衆拈拄杖卓一下云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又卓一下云迦葉阿難寒山拾得又卓一下云只恁麽全是中全非又卓一下云不恁麽全非中全是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放過一著文俊上座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佗是罰佗擲下云具眼衲僧試定當看

示衆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師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

示衆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焰上雪華飛一點清涼除熱惱

示衆行不到處說不難說不到處行不難行說難到不難到拈却門前大案山所以道霜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進前則喪身失命退後則瓦解冰銷不進不退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正當恁麽時作

麼生是衲僧轉身一路還委悉麼好手手中
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
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這箇州云你問趙州
𡨚師云這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
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
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爲圜悟和尚舉哀拈香指眞云這老和尚一
生多口攪擾叢林近聞已在蜀中遷化了也
且喜天下太平雲門昔年雖曾親近要且不
聞佗說著箇元字脚所以今日作一分供養
點一盞茶燒此一炷香熏佗鼻孔即非報德
酬恩只要辱他則箇召大衆云既不聞佗說
箇元字脚又無恩德可報何故特地作這一
場笑具還委悉麼寃有頭債有主偶因失脚
倒地至今怨入骨髓遂燒香
當晚小叅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
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
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云今日或
有人問雲門圜悟老師遷化向甚麼處去即
向佗道入阿鼻大地獄去也未審意旨如何
飲洋銅汁吞熱鐵圓或問還救得也無云救
不得爲甚麼救不得是這老漢家常茶飯
善友請示衆安心顚倒造諸業回趣眞乘即
懺摩眞妄兩頭俱透脫海南東畔是新羅
示衆舉百丈凡叅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
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
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
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
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
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老人
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
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便脫野狐身師云不
落與不昧半明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
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
一喝云座中旣有江南客休向罇前唱鷓鴣
示衆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拊棺云
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
甚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
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
任打道即不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
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却
鶻臭衫拈了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
喝下座
施主供養羅漢示衆丹霞燒却木佛翠微供
養羅漢一人左手擡一人右手按賓主旣歷
然吾道一以貫師子獨游行豈復求侶伴圜
𡨚壁不開打鼓普請看雖不直分文傾國不
肯換遂鳴指三下云蘇盧嗘哩薩婆訶
端午示衆拈拄杖舉雲門大師道從上諸聖
爲甚麼不到這裏蓮華峯菴主道古人到這
裏爲甚麼不肯住師云二尊宿折東籬補西
壁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即不無要且無爲
人底道理雲門即不然未到這裏教伊到已
到這裏教伊頭破腦裂且道還有爲人處也
無良久云一二三四五虛空闕處補五四三
二一當門書大吉好手揮斤去鼻泥衲僧機
妙安能識驀然識百草頭邊露消息且作麼
生是露底消息唵部臨唵齒臨急急如律令
卓一下

示衆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云或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這漆桶

示衆舉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念七師云念七念七全無消息背看分明正觀難識既是正觀爲甚麼難識可知禮也

示衆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覷士云一種没絃琴唯師彈得妙大師直上覷居士禮拜大師歸方丈居士隨後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師云且道是馬大師弄巧成拙龐居士弄巧成拙還有緇素得出者麼若緇素不出癩馬繫枯樁直饒緇素得出也是蝦蟇口裏一粒椒

示衆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師云白的的清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甚麼切不得問著問著則瞎却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示衆舉古德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蔡春卿薦考請示衆舉洛浦示衆云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卜浦云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師云這僧没興死却爺又被佗人拊掌信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子細思量爻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即不然驀拈拄杖云孫臏門下死却郎罷連卓三下云會麼内蜀艮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屏山居士劉寶學請示衆大根大器大丈夫不越一念了大事三世諸佛立下風此人堪作如來使三世諸佛既立下風爲甚麼却作如來使良久云鐵輪天子寰中勑須信官差不自由

江給事請開佛光明師執筆云教中道清淨慈門刹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無厭足又道如來眼有大人相名自在普見雲以衆妙寶而爲莊嚴摩尼寶光清淨瑩徹普見一切皆無障礙既然如是爲甚麼却要佗人點眼還有道得底麼若也道得非獨爲黄面老子出氣亦使徧法界衆生悉沾利益若道不得聽取一頌舉頭忽覩明星現因兹眼病見空華遂以筆點云今日還渠舊光彩碧眼烱烱照塵沙

泉州小谿雲門菴語録卷第八

音釋

楪徒協切　刱楚亮切造也　䩓正作䩞丁可切　朧奴冬切　笊籬笊側教切籬音離　䡇古本切䡇轉也　跣息淺切足親地也　迤邐迤移尔切邐力紙切因衔也　剗初限切　猜倉才切測也　磕克盍切不知築有　皺補過切　潰胡對切猜壞也　蘗博陌切　韡許戈切物履也　國盧官切　椿株江切　臏毗忍切　罷蒲蟹切閩人呼父曰郎罷

大慧普覺禪師雲居首座寮秉拂語録卷第九　說九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秉拂僧問萬鍛爐中鐵蒺藜當塗佛祖不容伊而今信手拈來用未審如何話此機師云沒這閑家具進云只如虛敷此座是閑不閑師云髑髏粉碎不知痛進云可謂鐵鞭指出胡人路拗曲由來爲後人師云鐵蒺藜在甚麼處進云拶師云笑殺衲僧乃云夷門昔日呈家醜拈出無邊栗棘蓬今日甌峯孤頂上幸然無事又相逢相逢即且置其中事作麼生若有人道得一句便請各自歸堂若道不得打葛藤謾諸人去也諸佛未出世時有即今巴鼻一人人頂門上輝大寶光出世後消息全無一箇箇脚跟下縱橫十字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拶著不來三千里外穿却鼻孔到這裏直饒置無邊刹境於一毛頭上只這一毛頭從甚麼處得來納百億須彌盧於一粒粟中只這一粒粟又向甚麼處安著如是則易不如是則難休於言上覓莫向意中求如是則難不如是則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衲僧拄杖子拈得便行切忌向平地上釘椿搖艣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只如一大藏教說權說實說頓說漸說有說無乃至西天此土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種種言語種種作用且道是知解耶非知解耶若定奪得出秉拂上座一場敗闕若定奪不出潑第二杓惡水去也喝一喝云是甚麼有照用無向背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睦州一向擔板趙州貴買賤賣獨有三聖瞎驢至今遭人笑怪須彌山突出諸人額角邊大海水灌入諸人鼻孔裏即且置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又作麼生商量還委悉麼多年曆日無人問驀地拈來愁殺人喝一喝復舉巖頭叅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便禮拜後有僧舉似洞山山云若不是奯公也大難承當巖頭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劒劒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穽中有透脫一路向劒刃上有出身之機若子細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只今還有爲巖頭作主底麼出來與杲上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洎合停囚長智冬至秉拂豁開戶牖妙手畫難成當軒者誰擡眸已蹉過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禪不是道三世諸佛說不及六代祖師傳不到便恁麼去只是箇無孔鐵鎚直饒出得荊棘林未免死於平地上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可中有箇出情塵超物外不承言不滯句百草頭上薦得祖師鬧市裏識得自己直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脚跟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若是出格道流必不作這般去就雖然如是盡法無民今夜放一線道與諸人相見舉起拂子云君子道長畫一畫云小人道消滴水一滴凍節令不相饒狸奴白牯鼻繩斷水底藏身被火燒舉禪牀一下復舉本仁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有僧

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爲你說答你話若人辯得許你有箇入處師云本仁將一穿雲居子換却天下人眼睛却被這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却鼻孔後來舜老夫拈云本仁既已入草這僧又落深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和村歌社舞到處與人合得著師云舜老夫是則也是未免隨摟擻秉拂上座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馬後驢前神出鬼没雪曲陽春和不齊村歌社舞且泯流以拂子擊禪牀云這箇決定不是聲復舉起云這箇決定不是色且畢竟是箇甚麼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韓德全朝議請秉拂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進云如何是麤入細師云香水海裏一毛孔進云如何是細入麤師云一毛孔裏香水海進云和尚爲甚麼却顛倒師云從來有些子問三脚驢子弄蹄行時如何師云踢斷趙州略彴子乃云作麼作麼擊開無盡藏如是如是抹過太虛空恁麼不恁麼直下便透猶是扶籬摸壁立地死人更擬進步向前如何若何正是外道邪魔滅胡種族即今莫有吾家種草麼有則出來爲衆出氣如無更看塗灰抹土一上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眞喝一喝云釋迦老子當時若下得這一喝免得漏逗何故既是圓明離相畢竟妄從何起眞從何生生從何來滅從何去若也見得徹去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四聖六凡情與無情不消一捏便見冰銷瓦解到這裏也無禪也無道也無心也無性也無玄也無妙露倮倮赤灑灑没可把便恁麼去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也未夢見衲僧氣息在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云激電爍開頂門眼隔谿猿呌一聲寒

復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峯峯再舉前話問僧僧云渠無生死峯云此不是汝語僧云是覆船恁麼道峯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要且不干闍黎事師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雖然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但更添二十棒只打覆船便了且道渠過在甚麼處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

歲節秉拂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新舊者也無師云有進云那箇是不涉新舊者師云諸佛菩薩畜生驢馬進云今夜小出大過去也師云我已無端入荒草你又跳入屎抗裏進云彼此不著便師云果然隨我來乃云百尺竿頭進一步甚麼處得這消息來萬仞峯前露一機墮在時人窠窟裏莫妄想放下著絶伎倆處便肯承當鼻孔索頭在我手裏所以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佗國王水草牽牛向谿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杲上座隨分納些些去也良久云釋迦掩室於摩竭耕地種蒺藜淨名杜口於毗耶錮鏴著生鐵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餕飯祭閑神釋梵絶

聽雨兩華果有領受者直饒向上一路千聖
不傳硬糾糾活鱍鱍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
師也是隔鞾抓痒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界中
且作麼生通得箇機關應得箇時節去驀拈
拄杖卓一下云還委悉麼差之毫釐失之千
里孟春猶寒終而復始釋迦老子是蘩驢橛
一大藏教是破故紙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
暫舉心塵勞先起超佛越祖之談未語已前
向諸人脚跟下蹉過了也畢竟如何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卓一下復舉
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
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
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山僧今日失利又
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
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甚麼却無教
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
尾教云山僧今日失利師云二尊宿一人向
高高峯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
濕脚是則也是未免有些誵訛今夜或有人
問杲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只向佗道
今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村歌社舞弄些神
鬼直得點胸尊者惡發把鉢盂峯一擲擲過
恒河沙世界之外驚得憍陳如怕怖憧惶倒
騎露柱跳入擔板禪和鼻孔裏撞倒舒州天
柱峯安樂山神忍俊不禁出來攔胸搊住云
尊者你旣稱阿羅漢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
超分段生死因甚麼有許多無明被這一問
不勝懡㦬却回佛殿裏第三位打坐依舊點
胸點肋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自云住住杲
上座佗問新年頭佛法爲甚麼一向虛空裏
打筋斗說脫空謾人良久云杲上座今夜失
利
熊伯莊請秉拂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釋
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内啓口無由達
磨大師對梁武帝盡力提持只道得箇不識
若也一向坐却去盡大地更無一人發眞歸
源先聖幸有第二義門何妨於中通一線路
所以道眞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
緣遂成十法界乃舉起拂子云這箇拂子與
過去諸佛未來諸佛現在諸佛同一悲智同
一行願同一慈力同一眼觀同一耳聽同一
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隨宜說
法爲諸大菩薩說六波羅蜜令其各證無生
法忍爲聲聞緣覺說十二緣生四諦眞理令
其各得八解六通證寂滅樂爲諸天衆說一
切諸行皆悉無常一切樂具悉皆衰謝令其
各得出離三界爲諸人衆說不昧因果法令
其各各修十善道永淨三業爲阿脩羅衆說
無我法令其捨離憍慢放逸安住忍地爲諸
地獄極苦衆生說罪性不在内外中間令其
一念頓超十地爲諸餓鬼傍生說永斷根本
無明法令其捨離饑渴熱惱生人天中拂子
如是隨宜說如是法一大藏教也不增一字
也不減一字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却
聽拂子重說偈言遂擊禪牀一下云是聖是
凡俱解脫巍巍三界獨稱尊復舉僧問睦州
經頭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州
彈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講讃
無限勝因蝦蟇勃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師
云這僧只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衆藝

差別字輪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註解撒在這僧懷裏這僧也不妨奇特直下便肯承當且道甚麼處是佗承當處聽取箇註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彈指未終普天帀地擊開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叅透華嚴會中善知衆藝教內教外一時收世出世間皆周備無邊罪咎如火銷冰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有箇末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伯莊

秉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莫是坐底坐立底立麼莫是春雨如膏春雲如鶴麼莫是香煙匌帀燈燭熒煌麼莫是僧俗交叅同會一處麼若恁麼只見一邊須知微塵諸佛出世降王宮坐道場轉法輪降魔軍度衆生入涅槃總不出這箇時節諸人若信得及無邊剎境自佗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若信不及說老婆禪去也佛不遠人即心而證獼猴弄黐膠法無所著觸境皆如枯樁繫癩馬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渾家送上渡頭船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吐出野狐涎再服平胃散可中有箇漢向未屙已前驀跳得出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可以截生死流據佛祖位便恁麼去止宿草菴且居門外何故不見古人道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迹所不能迹無迹言所不能言無言既無言又無迹雲門手中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畢竟是何宗旨喝一喝云山斷疑休去峯高又起來復舉龍牙頌云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驀著而今年老不能行手裏把箇破木杓白雲端和尚云龍牙老人可謂憨癡難忘師云端和尚恁麼道大似以己方人杲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

結夏秉拂聲前迥迥一路子黃面瞿曇不知一句明明百草頭碧眼胡兒罔措鬧浩浩處靜悄悄靜悄悄處鬧浩浩直下如王寶劒誰敢當頭擬犯鋒鋩橫屍萬里更說甚麼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更說甚麼香象渡河徹底截流而過更說甚麼全明全暗雙放雙收須知恁麼來者寸絲不掛恁麼去者堆山積嶽將錯就錯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九十日內和泥脫墼到這裏若有轉身一路則不守自家活計豈遵先聖軌儀所以道全鋒敵聖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且道同死同生底是甚面目驀拈拄杖云趙州和尚來也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卓一下云百雜碎没縫罅明眼衲僧盲聾瘖瘂金剛水際藏身非非想天走馬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是人知有且道石室行者踏碓因甚麼忘却移脚良久喝一喝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眞淨和尚云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人只得好笑師云眞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没杲上座即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峯且道在三

聖分上耶在興化分上耶具眼者辯取

秉拂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火不待日而熱進云磨後如何師云風不待月而涼進云磨與未磨時如何師云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師云釘釘膠黏乃云諸祖要妙非競辯而求激揚鏗鏘以摧異見所以德山入門便棒石火迸青天臨濟入門便喝旱雷轟宇宙不是目前法亦非向上機恁麼不恁麼便跳得出正在葛藤窠裏合作麼生評議合作麼生話會不可說大機大用大解脫淨倮倮赤灑灑没可把了便休還得也無不見風穴和尚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若是本色衲僧當下領略便能向聲色頭上坐聲色頭上卧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泥我甚麼盌良久云鷲羣須是英靈漢敵聖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復舉百丈再叅馬祖侍立次祖豎起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良久云你佗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亦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後黃檗到百丈一日辭欲禮拜馬祖去丈云馬祖已遷化也檗云未審馬祖有何言句丈遂舉再叅因緣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百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否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云百丈被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百丈疑其承嗣馬祖後因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打六十棒便與三日耳聾出氣臨濟始覺如蒿枝拂相似敢問大衆既是師承有據因甚麼用處不同會麼曹谿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施主看藏經請秉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拈起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在杲上座拄杖頭上現妙色身普告大衆云毗盧藏中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悉盡無餘我以清淨天眼觀彼大經卷在一微塵内今夜對人天衆前設大方便破彼一塵出此經卷饒益有情去也卓一下召大衆云一塵已破大經卷已出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半有滿有中有邊有理有事有果有因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盡在裏許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出三界越苦海盡未來際悉得受用若信不及釋迦老子却入拄杖裏去也乃舉起云若喚作釋迦老子又是拄杖若喚作拄杖又是釋迦老子釋迦老子穿過拄杖拄杖穿過釋迦老子正當恁麼時是頓耶是漸耶是權耶是實耶是半耶是滿耶是中耶是邊耶是理耶是事耶是因耶是果耶是釋迦老子耶是拄杖耶喝一喝云頓也不可得漸也不可得權也不可得實也不可得半也不可得滿也不可得中也不可得邊也不可得理也不可得事也不可得因也不可得果也不可得釋迦老子也不可得拄杖也不可得一塵亦不可得大經卷亦不可得現今說法者亦不可得聽法者亦不可得只這

不可得亦不可得遂以拄杖畫一畫云畫斷葛藤復舉起云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各各當人鼻孔良久云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劒逼人寒復卓一下復舉昔有一婆子施財請趙州和尚轉大藏經趙州下禪牀遶一帀云轉藏已畢人回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轉一藏如何和尚只轉半藏師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遶一帀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遶一帀直饒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像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爲高菴悟和尚掛眞拈眞㘞示衆云蓮華峯頂眞實說三塔歸來重泄機兩處路頭俱剔脫刹塵無不盡光輝光輝則是人知有且道高菴老人本來面目何在還委悉麼生佛未具世界未形直是眉目分明十分顯露有人向這裏識得便與此老把手共行不向幪子上摸量名貌其或未然雲門不免隨例顛倒去也遂展開云還見麼這箇若是則有兩箇這箇若非當面蹉過不蹉過沒兩箇祖堂無位次安排瘦兀軒中且閑坐

雲居首座㮈東拂終

室中機緣

師問僧巖頭纔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禮拜意作麼生僧云好箇消息師云那裏是好處僧便喝師云你這一喝未有主在出去　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云領師云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云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便打出

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行師呵呵大笑次一僧入師云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佗珍重便行你道佗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　問僧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僧云無面目漢師云適來有箇師僧如此道了打出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僧云魚行水濁師云莫屎沸僧無語師便打　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意作麼生僧云隨家豐儉師云好箇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會僧擬議師便喝出　僧請益云不知某甲死後向甚麼處去師云你只今是生是死僧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云這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復問一僧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麼僧云知師亦打出　問僧香嚴上樹話你作麼生會僧云好對春風唱鷓鴣師云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又作麼生僧云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云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無對師便打　問僧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僧云總得師云拋

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　問僧你道禪還受
教也無僧云萬里一條鐵師云爭奈觀音院
裏有彌勒僧擬議師便打出　僧請益夾山
境話道聲未了師便喝僧茫然師云你問甚
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問僧道不用修但
莫汙染如何是不汙染底道僧云某甲不敢
道師云你為甚麼不敢道僧云恐汙染師高
聲叫云行者將糞箕苕帚來僧茫然師便打
出　師纔見僧入便云不是出去僧便出師
云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
云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云向你道不是更
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云適來兩
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便
打云却是你會老僧意　問僧一切智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你作麼生會僧
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某甲只恁麼會師高聲云抱取猫兒來僧無
語師便喝出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
你先前日荅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瞌睡僧云
如是如是師云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師連

打兩棒云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師纔見僧入便云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
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
僧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我已無端入
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云
苦哉佛陀耶　師纔見僧入便云你不會出
去僧便出次一僧入師亦云你不會出去僧
亦出復一僧入師云適來兩箇上座一人解
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收你還辯得麼僧
云一狀領過師云領過後別有甚麼好消息
僧拍手一下便出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
問僧你名甚麼僧云法如師云僧堂佛殿如
否僧云如師云老僧被你勘破僧擬議師便
打　問僧還記得話頭麼僧云不記得師云
你來這裏管甚麼事便打　問僧五祖道趙
州狗子無佛性也勝猫兒十萬倍如何僧云
風行草偃師云你也不亂說却作麼生會僧
無語師云學語之流便打出　師纔見僧入
便云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云元來不是
便打次一僧入師亦云釋迦老子來也僧當

面問訊便出師云却似真箇　問侍者云許
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侍者云
某甲只管看師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侍者
云天寒且請和尚通袖便行師隨後打一竹
篦云且道是賞你是罰你

室中機緣卷第九

音釋

奯呼括切分別貌　搦女角切按也　淈淯淈户骨切淯正作快陀骨切淈淯不
彴陟咯切咯彴横木渡水也　餿所鳩切壞飯也　搊楚鳩切手搊也
肋盧則切脅幹也　黐膠黐丑知切黏也膠居肴切脊也　鏬呼嫁切隙也
鏗鏘鏗口莖切鏘七羊切玉聲也　轟呼宏切車聲也　幀猪孟切問
張畫繒也　匌古[illegible]切周帀也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十　說十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頌古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頌云

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頌云

老漢纔生便著忙周行七步似顛狂賺佗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

世尊拈華頌云

拈起一枝華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

外道問佛頌云

兩處牢關擊不通纖塵不動自乖宗忽然業鏡百雜碎黃面瞿曇失却蹤

達磨面壁頌云

金鼇一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煙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為鉤

二祖安心頌云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謾

女子出定頌云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頌云

見得分明識得親舉來猶自涉塗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鎚舐指人

百丈再叅馬祖頌云

馬駒喝下喪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烈火燄中撈得月巍巍獨坐大雄峯

國師三喚侍者頌云

啞子得夢與誰說起來相對眼麻彌已向人前輸肺腑從教佗自見便宜

溈山有句無句頌云

若將此語定綱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明招虎生七子頌云

第七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叢林悱悱爭脣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南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頌云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沉吟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南泉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頌云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欄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黃蘗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頌云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為君注破了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頌云

入門便喝全無巴鼻引得兒孫弄粥飯氣

麻谷問臨濟十二面觀音頌云

眛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臨濟問僧甚麼處來僧便喝濟便揖坐僧擬議濟便打又一僧來濟竪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復見僧來亦竪起拂子僧不顧濟亦打頌云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

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臨濟無位真人頌云
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趂得老
鼠一棒打破油甕
趙州訪臨濟頌云
一人眼似鼓搥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
羞至今無處安著
南泉平常心是道頌云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
然沒滋味一回舉起一回新
趙州使得十二時頌云
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倚官挾勢欺
人茫茫無本可據
趙州訪茱萸頌云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
嶽驚天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趙州一日從殿上過乃喚侍者一聲侍者應
諾州云好一殿功德侍者無對頌云
好一殿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
梅擅刻日日香煙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頌云
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
賣華人
趙州勘婆頌云
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
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卧
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云山
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答話
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頌云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趙州一日在方丈內聞沙彌喝參州向侍者
云教伊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珍重州向傍
僧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頌云
颼颼凨松蕭蕭雨檜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趙州一日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遂喚云文遠
遠應諾州云東司上不可與你說佛法頌云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
實難量
趙州一日共文遠行次忽指面前地云這裏

好造箇𨑘鋪遠便近前展兩手云把將公驗
來州與一掌遠云公驗分明過頌云
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鞾裏動指
趙州一日在佛殿上見文遠禮佛以拄杖打
一下遠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頌云
文遠修行不落空時時瞻禮紫金容趙州拄
杖雖然短腦後圓光又一重
趙州狗子無佛性頌云
有問狗佛性趙州答曰無言下滅胡族猶為
不丈夫
趙州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
水真佛內裏坐頌云
九十七種妙相顧陸筆端難狀趙州眼目精
明覷見心肝五藏
青州布衫頌云
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
自家底
鎮州蘿蔔頌云
衆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

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
趙州有佛處不得住頌云
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稱鎚被蟲蛀無佛處急
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
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徧
天下摘楊華摘楊華唵嚤呢噠哩吽發吒
趙州問僧甚麼處來僧云雪峯來州云雪峯
有何言句示人僧云雪峯尋常道盡大地是
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痾州云上
座若回寄箇鍬子去頌云
塗路波吒數十州傳言送語當風流不知脚
下泥生刺蹋著錐人脚指頭
保壽問胡釘鉸頌云
直饒釘得遮一縫點檢將來非好手可憐兩
箇老禪翁却向俗人說家醜
踈山造壽塔頌云
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
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羅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山把拄
杖面前一擲矩無對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

勿雙駒後有僧舉似踈山山云石牛攔古路
一馬生三寅頌云
出門握手話分攜古路迢迢去莫追却笑波
心遺劒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德山托鉢頌云
一摑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
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嬉
雲門云世界恁麼廣闊爲甚聞鐘聲披七條
頌云
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不奈何一箭雙
鵰隨手落拈來元是瓶中鵝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頌云
入門便棒郎當不少依而行之胡麻厮繳
百丈野狐頌云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驀路相逢銀山粉碎拍
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箇憨布袋
深明二上座同行見魚跳出網頌云
俊哉一躍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
門燒尾者依前點額在波瀾
南泉打破粥鍋頌云

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
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顢頇
首山竹箆頌云
背觸非遮護明明直舉揚吹毛雖不動徧地
是刀槍
瑞巖喚主人公頌云
瑞巖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
興化同叅相見頌云
鏌鎁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
興化打克賓頌云
丹山生鸑鷟師子產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
第一機
興化紫羅帳裏撒眞珠頌云
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瞎
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興化上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
直入興化爲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衆禮
拜起來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禮拜
歸衆化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
不得何故爲佗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頌

云
暗中攜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中
塗未歸客明明開眼墮深坑
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云我
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頌云
腸餒何曾能止渴畫餅幾時充得饑勸君不
用裁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
南泉見鄧隱峯來指淨缾云淨缾是境你不
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峯將淨缾傾水於南
泉面前泉便休歸宗云鄧隱峯也是亂瀉頌
云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
門行大路横擔拄杖唱山歌
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恁麼總不得頌云
好箇話端阿誰解擧擧得十分未敢相許
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頌云
全死中全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
福建子
夾山境頌云

境話會來雖未是却問如今作麼生清涼元
本鼻頭直夾山依舊兩眉横
睦州擔板頌云
睦州擔板那容貶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
僧問睦州一氣還轉得一大藏經也無州云
有甚饆饠䭔子快下將來頌云
一氣轉一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實無邊妙
義炳然彰元來一字也不識
臨濟會中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
也無濟云賓主歷然頌云
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也是
黃龍精
普化明頭來明頭打頌云
先師會裏呈眞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
回露拴索咄這緣臺盤乞兒
明招一日天寒上堂大衆纔集招云風頭稍
硬不是你安身立命處且歸煖室商量便歸
方丈大衆隨至立定招云纔到煖室便見瞌
睡以拄杖一時趂下頌云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鷄鳴可憐自
屎不知臭又欲重新粘似人
保壽開堂頌云
提起須彌第一槌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
處狐蹤絶師子哰哮百獸危
古德莊上喫油餈頌云
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
撇不出
玄沙云若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
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
在頌云
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奈何猶
有中心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頌云
新婦騎驢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畫
堂人不識從今嬾更出門前
烏臼見玄紹二上座來遂問二禪伯近離甚
麼處僧云江西臼便打僧云久嚮和尚有此
機要臼云你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
臼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頌云
猛餒不容蚊蚋泊大海那能宿死屍任是三

頭并六臂望風無不豎降旗
雲門乾屎橛頌云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游百錢
杖頭掛
雲門須彌山頌云
巍巍一座大彌盧荷負非干氣力麤縱使不
隨言語會却來當面受塗糊
大愚鋸解稱鎚頌云
問佛如何是宗師即便酬稱鎚將鋸解言外
度迷流
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
底僧便禮拜化云興化今日赴箇村齋回來
中路撞著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閃避
得過頌云
古廟裏頭回避得紙錢堆畔瞎嗟吁閑神野
鬼皆驚怕只為渠儂thinking梵書
雪峯望州亭相見頌云
望州烏石與僧堂藥識茫茫不可當提起衲
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頌云
疑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圍上須尋縫明明說
與却佯聾只管外邊閑打鬨
無業國師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
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和尚云設使一毫
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頌云
移身不移步移步不移身走却金師子捉得
玉麒麟
靈雲見桃華頌云
總道見桃華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
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頌云
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
無寸土
洞山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
者迷頌云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
人不得錯舉
舉道者訪琅琊頌云
奪得驪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
向洪波裏撒手大家空去來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頌云
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洗脚便登船神仙祕
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趙州訪道吾吾見來著豹皮裩把吉獠棒在
三門前等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
云小心祗候著吾又唱喏一聲而去頌云
有禮有樂有唱有酬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臨濟遷化時示衆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
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
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佗道甚麼三聖便喝
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遮瞎驢邊滅却頌
云
瞎驢一跳衆皆驚正法那堪付與人三要三
玄俱喪盡堂堂擺手出重城
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頌云
撾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峯一條楖二三千
處管絃樓四五百條華柳巷

雲門大師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只是饅頭頌云

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荆棘林生優鉢華

雲門大師拈起拄杖舉教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乃云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頌云

剔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華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頌云

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處華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

玄沙三種病人頌云

玄沙三種病人話透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爲讎

玄沙見新到纔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頌云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南院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院云是僧便掀倒禪牀院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趂出院頌云

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

百丈侍馬祖游山歸忽然哭同事問云憶父母耶丈云無同事云被人罵耶丈云無同事云哭作甚麼丈云問取和尚同事往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佗同事回至寮中見百丈呵呵大笑同事云適來爲甚麼哭如今爲甚麼笑丈云適來哭而今笑同事罔然頌云

有時笑兮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得鸞膠續

楊岐和尚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頌云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鞏一張弓直截爲君說新羅在海東

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岐云湖南長老頌云

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攧殺黃幡綽

僧問青原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廬陵米作麼價頌云

老青原没縫罅問佛法酬米價差毫氂成話欛無面目得人怕

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云後園驢喫草頌云

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來鬭湊得恰好

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云小魚吞大魚頌云

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得逢渠

僧問五祖演和尚如何是臨濟下事祖云五逆聞雷頌云

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爆出冷灰

僧問圓悟和尚如何是佛悟云口是禍門頌

云
口是禍門電激雷奔娑竭出海震動乾坤
佛眼和尚讃靈源十二時歌有偈云一日日
一時時龍門老心自知頌云
日日日日時時時時違時失候箇老古錐
南禪師云鐘樓上念讃牀脚下種菜時如何
黃蘗勝禪師云猛虎當路坐頌云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
二十四祖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劒於前曰師
得蘊空否曰已得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曰
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否曰身非我有
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湧高數尺王臂自
墮頌云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雖
虧劒刃鋒何似秦時轆轢鑚
芭蕉拄杖頌云
十字街頭現成行化　擬欲商量漆桶蹉過
汾陽十智同眞頌云
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
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雲門拙顧頌鑒咦頌云
雲門鑒咦少有人知咄無孔鐵鎚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
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頌云
一口吸盡西江水甲乙丙丁庚戊巳咄咄咄
囉囉哩
法華經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
現前不得成佛道頌云
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
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維摩經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
三惡道頌云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華須連夜發莫待
曉風吹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
眞實頌云
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
絮毛毬走雨打梨華蛺蝶飛

楞嚴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頌云
春至自開華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挂
三寸舌
文殊菩薩所說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
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頌云
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
得愁來
楞伽經云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頌云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聵兩箇病痛一
般咄哉漆桶不快
殃崛摩羅尊者於一長者家持鉢適值其家
婦人產難長者遂白尊者曰尊者是佛弟子
如何救得我家產難尊者云我乍入道未能
相救當去問佛尊者往見佛具陳斯事佛言
汝但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尊者
依佛所說往告長者婦人聞之當時分免頌
云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
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浮盃和尚因淩行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云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更添冤苦盃無語婆云語不識偏正理不知倒邪為人即禍生頌云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嬢生袴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點汙

後有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乃問婆南泉為甚少機關

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罔措婆乃問會麼澄一合掌而立婆云猗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婆問教口啞澄一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佗州便打澄一云為甚却打某甲州云似這猗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頌云

電光石火尚猶遲猗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綠梢西

婆聞却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乃歎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聞令人去問云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州聞乃作頌送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爾淩行婆哭聲何得失婆答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頌云

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沒縫罅當機覿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南泉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頌云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彌大洋海裏飜筋斗一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箴箕作熨斗二

臨濟問寺主甚麼處去來云州中糶黃米去來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濟便打次典座至濟乃舉似典座座云寺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頌云

一堆紅燄亘晴空不問金鍮鐵錫銅入裏盡教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五祖和尚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頌云

崎崎嶇嶇平坦坦平坦坦處甚崎嶇驀地跛驢能蹴踏抹過追風天馬駒

師室中常舉竹篦問學者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眾下語皆不契因僧請益復成五頌示之頌云

雲門舉起竹篦開口知君話墮上方香積不餐甘伏食人涕唾一雲門舉起竹篦禪和切忌針錐鷺鷥風不棲荆棘鵓鴿偏守空池二雲門舉起竹篦通身帶水拖泥奉報叅玄上士撒手懸崖勿遲三雲門舉起竹篦擬議知君亂統直饒救得眼睛當下失却鼻孔四雲門舉起竹篦露出心肝五臟可憐猗死禪和猶自魂飛膽喪五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第十

音釋

舐神紙切舌取物也　蠱公戶切蠱毒也　䭔丁回切餅也　菸菟蘇江胡切菟同都切虎也　悱敷尾切口悱悱欲言也　噇直雙切　飋色櫛切風聲也　攛取官切擲也　撾涉瓜切擊也　憨火含切癡也　眨側洽切目動也　拴所還切　咆哮咆讙交切哮許交切怒聲也　餈疾茲切餅也　棍古渾切　喏人者切　撦昌者切與撦同裂物壞也　聵胡對切聾也　剩實證切　攤他干切　崎嶇崎去奇切嶇豈俱切山路不平也　鹹正作鹹音咸

大慧普覺禪師偈頌卷第十一　咸一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皇帝在建邸請陞堂偈

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

又作偈

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

御賜眞讚師演成四偈

生滅不滅如水中月不可攬觸妙在甄別

常住不住是眞實義一幅丹青輝天鑑地

圓覺空明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隨物現處廓清寰宇不動神情氣吞項羽

泉州惠安縣迎藏經請小參偈

稽首十力大導師三界獨尊無比況示現成佛轉法輪廣演無邊契經海衆生心想念念殊所轉法輪亦差別法輪功德不可量盡思竭力無能測有大經卷在一塵量等三千大千界世有聰慧明達人具足天眼悉知見破塵出經作佛事不作實與非實想又以無邊法界空納在佛身一毛孔須彌鐵圍及大海一一包容無迫隘一毛既爾餘悉然導師方便亦如是念念普徧諸毛孔念念克證金剛慧念念成就佛菩提念念滿足普賢願而不生於戲論心亦不住於深境界如夢如幻如水月如優曇華出世間如是常轉大經卷了無能轉所轉者三世諸佛諸菩薩聲聞獨覺及天人地獄修羅鬼畜等一一皆承此經力我今復與諸佛子各生殊勝難遇心還攝此經歸一塵安住毗盧法寶藏

莊泉伯檢察爲先安撫請陞堂偈

近來學佛人少見不顛倒唯務資談柄棄大而就小昧却直截事外邊打之遶畢竟那一著何曾得分曉獨有莊居士眞實沒虛矯斷除煩惱根烈火燒乾草心地既安然魔境豈能擾任你鬧浩浩我常靜悄悄末後示眞歸如朊破布襖加趺入禪定皓月臨清沼透過生死關擊碎無價寶剛正大丈夫一了一切了

方敷文請陞堂舉那吒太子因緣

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
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趙提宫請陞堂偈

言前薦得已天涯句後承當路轉賒一擊鐵
關如粉碎水天空闊鴈行斜

李參政轉物菴 并引 癸發

江月老人牓所居之室曰轉物蓋取首楞
嚴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之義書來索銘妙
喜宗杲爲之銘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咄哉瞿曇誑謼癡獃物
無自性我亦非有轉者爲誰徒勞心手知無
自性復是何物瞥起情塵捫空揣骨此菴無
作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辨踈親

富樞密妙高堂 并引 季申

樞密富公閱華嚴大教娛戲毗盧性海隨
所寓揭名曰妙高堂蓋取法界勝樂妙高
之義作自受用佛事書來索銘妙喜甚爲
之銘曰

妙高堂隨所至牓未懸落第二似猛焰藏蚊
蚋擬承當生安計德雲師安有作在別峯亦
寬廓住佛地何所託我作銘任圖度

魏侍郎淨心閣 并引

偉哉廣大寂滅心譬如虛空不分別擬心求
淨即染汙況復比倫諸佛土又如夢中所見
物所見雖有不可取如是通達無有染淨心
之義洞然現是義現矣難測量超諸色相離
言說過去未來現在世佛及菩薩與聲聞一
切含識有情類平等於義如實了善哉奇特
過量人只以此閣演是義演已便息隨所緣
亦與夢中無差別我以父母所生口說此無
上妙伽陀莊嚴廣大寂滅心爲諸來者作饒
益

向侍郎無熱軒 并引 伯恭

薌林居士於所居園臨池作無熱軒將於
北壕起連輝觀取華嚴無熱大龍王宫流
出四河華林寶樹接影連輝之義樂谷韓
公司諫爲之記居士來索鄙語乃說是偈

勇猛精進過量人號曰薌林大居士住無變
易眞實處而常順行諸佛法不作世間顚倒
業成辦出世勝方便而能於此方便中幻出
難思諸境界復於難思境界中而現種種殊
勝事華林寶樹咸放光接影連輝相鑒徹光
色清淨如金剛世間無有能壞者又如無熱
大寶池四面分流入於海是海廣大無邊際
不出居士一毛孔於一毛孔放光明八萬四
千同時發不勞居士轉舌相只以此光宣妙
法是法即是此光明不離是光說此法大海
毛孔亦復爾此是薌林無熱義是義如空不
可量一一包羅世間相我今以此無義語略
爲居士出隻手佛子來登無熱軒衆寶妙沙
開戶牖

蔡知縣小菴 并引

快活居士結菴於南嶽之陽以小名之蓋
取石頭和尚菴雖小含法界之義居士欲
予書其牓因說是偈

此菴非小亦非大堪笑石頭空捏怪不知法
界即此菴彊謂此菴含法界而今欲識住菴
人萬象之中獨露身妙喜爲寫此菴牓要與
太虛爲近隣

汪狀元燕坐軒 聖錫

不於三界現身意擇舉何加情憤聯寄語軒
中燕坐者好看新月下前谿

韓司諫樂谷

人言至樂在此谷孰信樂為谷所移以樂均
施不樂者方名真樂丈夫兒

六湛堂

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
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
二六窻晝夜未嘗昏黐思龐老事無別擲翎
揮空豈有痕

同塵菴

塵無自性攬真成立擬和其光同亦俱失外
既匪寬內亦不窒是義非虛亦復非實菴中
主人如玉處石作如是觀千載一息

俞郎中觀我菴子才

萬物備於我我觀卒未休智者返觀我縱橫
得自由

黃智通居士善住菴

善住菴中人從來無所往只這無住心便是
安身處

謝紫巖居士張侍郎

紫巖分惠建谿茗妙喜答以青州衫得人一
牛還一馬前三三與後三三

答劉安撫明之

毛錐子上通消息爭似七言絕見知後夜一
輪空界月清光千里共依依

寄無垢居士張侍郎

上苑玉池方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
日焚香坐長憶毗耶多口人

示汪居士南叟

一毛頭上無邊剎決定識情難測量直下不
生邪險見壺中日月自然長

示周子充寫華嚴經

總別同異成壞行布圓融無礙塵入眾剎非
寬剎入眾塵非隘居士筆端宣暢果海因源
自在我今說偈讚揚同證一真法界

示了然居士之舉

長樂沙坑鄭了然不依本分要參禪自言已
到無參處哥羅管你未驢年

示韓令人子蒼宅

說不到處著一句風前截斷千差路超佛越
祖只如今壁立萬仞無回互

示大悲長老

一棒打破生死窟當時凡聖絕行蹤返笑趙
州心不歇老來猶自走西東

示梓雲懿長老

奪卻衲僧拄杖當下便無伎倆喝下瞋眼怒
開直據孤峯頂上

示鼎需禪人

面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
解卻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示彌光禪人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鏁開慶快平
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

示祖元禪人

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卻惺惺飢餐渴
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

示遵璞禪人

一口吞盡三世佛正是吾家客作兒爭似璞
禪無用處一毛頭上便忘機

示法泉侍者

言前超佛祖日輪正當午豁開三要關一擊塗毒鼓旣發上頭機莫問千鈞弩放去絕遮攔捏聚非回互咄哉老瞿曇住住住住住

示用禪人

未點先行不卽𠱐不撥自轉已出醜那堪更鼓兩片皮豈止鑿空開户𮭆火中木馬空嘶嗚水底泥牛謾哮吼用禪用禪聽我言捞到懸崖須放手

送直禪人

直出直入直行直坐直禪上人直須恁麼本自圓成不立功課飢來喫飯寒來向火不在瞿曇非干達磨擬心思量返遭殃禍我說是言已招口過明眼人前一場話墮請事斯語無忘骨到

送法輪思藏主化鐘

覆爲鐘仰爲鼎自是法輪家風妙喜爭敢馳騁思禪人因相請援毫臨紙忽猛省一聲直透須彌頂

送超僧鑑

桶底脫時大地闊命根斷處碧潭清好將一點紅爐雪散作人間照夜燈

寄福勝長老

真人十八界元空三十一人同姓呂分散遊山各占山三十一人又同處

寄歸宗華姪禪師

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自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說道楊岐正脉通

送了明長老歸長蘆

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

大慧普覺禪師偈頌卷第十一

音釋

譃虛訝切謔也　歍五來切　䁾音賤切暫見也　捫莫奔切摸也　揣初委切摩也　塠徒對切水堆也　窒陟栗切塞也　伎倆伎渠綺切倆良奬切　賺佇陷切謂失實也又被誑也　脉莫白切血脈也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卷第十二　感二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釋迦出山相

正覺山前折却本三七日內心頭悶却來鹿苑討便宜好與拽翻椎一頓

文殊問疾

居士何曾病是病因問有兩眼對兩眼世醫咸拱手

觀音大士

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眼觀諸音聲耳聽衆妙色二義俱寂滅誰受此說者是說亦寂滅誰爲此說者能觀及所觀能聽洎所聽返觀觀聽者是亦無所有大哉觀世音快說如是法是法不思議聽者亦希有我今以一毛偏量法界空作此如幻言讚是真實相

入定觀音

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覩唯此大士眼能觀瞑目諦觀爲佛事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眼色耳聲鼻齅香身觸意思無

差別當以此觀如是觀叔此爲實成妄想若
離妄想取實法展轉惑亂失本心本心旣失
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
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
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
苦

維摩居士
冷坐毗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
無合殺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默坐半百春無喜亦無瞋東西行七步抖擻
舊精神

初祖達磨大師
來時已没當門齒去時唯有一隻履葱嶺那
邊逢宋雲十分彰露䩙舉止

傅大士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拍皷與門槌畢竟
是何物

六祖大鑑禪師
擔柴賣入村流落漢舌本瀾翻不奈何自道來
時元没口却能平地起風波

李長者
以一毛端智徧量法界空智空無自性空智
在其中

龐居士
男女不婚嫁隨緣賣笊籬這般滋味子豈與
外人知

趙州和尚
庭栢無根虛空有骨十分鹵鈍似逸天鶻熱
至乘涼寒燒榾柮夫是之謂趙州古佛

船子和尚
纂口一橈玄路絕樂山之道始流傳離鉤三
寸無消息覺海方乘般若船

臨濟和尚
稱鎚上捏出汁枯骨裏敲出髓全無些子蘊
藉一味賣弄口觜更說甚麽三要三玄四種
料揀大似青天白日十字街頭見神見鬼咄

雲門和尚
開雪峯口出睦州氣袖手儼然眈眈虎視我
說是言有語無義石火電光咄哉鈍滯伽梨
勃窣知是誰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渠
儂

布袋和尚二
三千威儀都不修八萬細行渾不顧只因鬧
市等箇人被人喚作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
離縱歸迷却來時路稽首彌勒世尊得恁寬
腸大肚
肩擔一條吉撩棒棒頭挂隻破木履盡力撥
却布袋口不知裏許有甚底落落䰟䰟鬧市
行蕩蕩直直沒羞恥龍華會上若逢渠定與

椎落當門齒
金華聖者
金華聖者誰識撞著猪頭便喫雖然無變無
憎其奈有損有益使得破落僧徒也道逆行
順行天莫測若無末後一著至今有口難分
析

南安巖主
贈以之中語咸云祕密言誰知此老子非妙
亦非玄直截不藏覆當機大裏達誰人明此
意端坐自攣拳

言法華

旋陀羅尼三昧語默元無罣礙攪衣著屐走街剛被時人笑怪問伊住止何處向道我儂弗會進前擬議思量咄哉漆桶不快

雪竇明覺禪師

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渺茫即師之口也洞庭七十一二朶之巍峭即師之舌也不動口不搖舌已說現說當說無少無剩也回狂瀾起既倒活必死之疾於膏肓即師荷擔大法而主盟此道也至於飛鯤鵬於藕絲竅中置須彌盧於蟭螟睫上而無寬曠迫隘之量也我生師之後而不識師今覩師之遺像而作是言者蓋欲一類闡提之道凡夫敗善根非器衆生使其知有吾門單傳直指之妙而已也

楊歧和尚

興類中行拖犁拽耙栗棘金圈是何言話

白雲端和尚二

少處更減多處又添達磨不會却反西天飢餐渴飲閑坐困眠赤手殺人血濺梵天

五祖演和尚二

赤骨力地有裩無袴敢與海神爭先鬭富說大脫空荷擔佛祖七八圓全不成二五村歌杜舞可憐生引得兒孫弄泥土

西余端和尚

被底禮寅朝去住隨風掃名呼章相公侮嫚圓照老不托和尚兩拳打翻回頭妖僧一句罵倒只看這幾著子不必問佗禪道箇是金毛師子兒狐狸野干徒呌譟

慧日雅和尚

嵌嵌枯枯磊磊落落喑嗚叱咤萬人氣索宴坐胡牀傾湫倒嶽秉殺活劒解生死縛不墮塵緣寧居寂寞豁開濟北三要三玄提持闍西末後一著慧日之影沈姑蘇泥牛觸折祥麟角

寂音尊者

頭如杓面如楪口無舌說無竭是而非同而別種空華抽暗楔死水蛇活如蝎螫塗毒腦門裂是阿誰甘露滅

草堂清和尚

凜凜孤風世所稀碧眸炯炯電光輝兒孫示與衣中寶富者教伊赤體歸毒手慣曾烹佛祖洪鑪常用大鉗鎚小根魔子還知否此是吾家真白眉

圜悟和尚三

道大德備之詞讚師之真此處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升超佛越祖之談讚師之禪削圓方竹杖靴却紫茸氈無可諭無可說正是守著繫驢橛那堪更言七坐道場三奉詔旨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降此之外畢竟如何江南兩浙春寒秋熱寄語諸方不要饒舌

風雷爲舌虛空爲口應羣生機作師子吼眼光爍破四天下驚起法身藏北斗箇是楊歧嫡孫喝下須彌倒走

這老漢無置錐之地而不貧有無價之寶而不富覩衆善而不欣遇諸惡而不怖一著當陽全提要且秋毫不露有時石火裏藏身却向電影中回互塞却臨濟三玄門截斷巖頭末後句

普融平和尚

示無作相擊塗毒鼓行無緣慈誅佛誅祖如是見得普融妙喜未敢相許直下來也如龍似虎一槌打破太虛空至今一缺無人補

長靈卓和尚

厚重如山巖崪似鐵破眦盧印坐衲僧舌派出靈源源清流徹指曙靈寒呼顛倒熱謂此是長靈眼中重著屑謂此非長靈知君猶未瞥是耶非耶俱爲剩說眞耶安耶水中捉月而今要見這老人剔起眉毛須辨別嘉州大像喫一槌陝府鐵牛流出血

佛性泰和尚

慣說五家宗派禪不將玄妙與人傳晚年一處眞奇特食罷長伸兩脚眠

佛燈珣和尚

天姿出格蕭灑胸次過人惺惺臨濟頂中髓楊岐眼裏睛棒頭明殺活喝下顯踈親孫[嵩]無伴侶師子不同羣鍾山佛鑑之嫡子雙徑山僧之法兄

竹菴珪和尚

讚歎竹菴也是妙喜罵詈竹菴也是妙喜讚之罵之各有所以讚之者爲渠具衲僧正眼罵之者爲渠浸在醋甕裏或曰如竹菴之爲宗師也不可讚不可罵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讚之罵之徒增話欛妙喜聞之笑而不答但拊掌叩齒三下從教渠鑚龜打瓦

天童覺和尚

烹佛烹祖大鑪鞴鍛凡鍛聖惡鉗鎚起曹洞於已墜之際針膏肓於必死之時善說法要罔涉離微不起于座而變荊棘林爲梵釋龍天之宮而無作無爲神澄定靈雪頂厖眉良工幻出兮不許僧繇知虛堂張挂兮衆賓公猶迷箇是天童老古錐妙喜知音更有誰

普明琳和尚

觸處無礙得大自在達磨脊梁釋迦腦蓋夫是之謂普明老人敢與諸塵作對者也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終

大慧普覺禪師自讚

李參政請讚漢老

這漢沒量罪過不合引惹指大被渠笑裏藏刀殺却吾祖達磨不知有底究雠一向與[災]作禍杲上座諾惺惺著莫教話墮

吳提刑請讚元昭

這箇村和尚少人能近傍黑漆麤竹篦佛來也一棒没秋毫人情有萬千無狀慈悲時[觀]音菩薩之所不如瞋恚時阿脩羅王亦難比況世上可憎可惡着是這般底阿師如何也有人畫渠供養

鄭學士請讚尚明

參得圓悟禪擔起睦州版透過祖師關瞎却頂門眼肚裏黑漫漫心中平坦坦性氣得人憎發時渾不管輦縣茶餅喫一槌擊碎饒州白瓷盌

蔡郎中請讚子虔

賦性暴舉止傲說甚禪談甚道有箇沒意智獃郎隨例妄想顛倒蔡郎中還見麼若也當面諱却便是監主自盜

蔡宣教請讚正卿

手裏指東畫西口中胡說亂道一生慣打葛藤天眞不屬做造有箇蔡正卿時特來著到

水流濕火就燥馬面團圞隨人所好
蔡宣教請讚 春卿
咄哉無知半憨半癡黑豆換人眼睛十分愛
討便宜一朝死入地獄定墮鑊湯泥犁佛也
救你不得任你鳳林吒之
備大夫請讚 彥倫 底二
雲門妙喜眞雲臺居士畫利鈍不相資展向 九
虛堂挂妙喜利中鈍鈍得顢頇雲臺鈍中利
利得脫灑如今利鈍都挂壁師子飜身絕蹤
跡蹤跡無便塗糊一時分付備大夫唵摩尼
達里悉利蘇盧
趙通判請讚 邦惟
謂汝是善人耶嫉惡之太甚謂汝是惡人耶
好賢而樂善而於善惡兩塗之間了無遺恨
喚好箇自是漢高談無畔岸成佛作祖且緩
緩這一則公案分付趙通判
許司理請讚 壽源容長老代請
堪不搖處正好著力欲識吾眞出陰界入一
毛端頭師子返擲赤肉團上萬仞壁立沖密
湛然知不知鐵牛生得玉猫兒

廖知縣請讚 子孚
我讚我眞孰能委悉火風煥動地水堅濕俱
屬現量擬心則失就而明之是妄非實背而
捐之土木瓦石吾說是言如箭射的離此別
求幻惑無識
朱主簿請讚
龐老曾升馬祖堂西江吸盡更無雙而今妙
喜朱居士覿面分明不覆藏
聞監務請讚 子清
謂汝太惺惺時復放遢㳠謂汝太褊急間或
又容物既作人天師開口便輕忽莊嚴賢劫
中且無如此佛寄語聞子清莫信這箇賊
唐道人請讚
這尊慈無摸㨿忽地喜忽地惡喜也和氣如
春百華開萼怒也雷電風雲一時俱作似恁 底二
麼做處若非阿脩羅王即是金僊大覺唐道 十
人緊收却逢人不用展開卷來送在壁角
江令人請讚 少明宅
渠本宣州人生緣在寧國前不尊釋迦後不
敬彌勒家貧無飯喫出家去投佛行脚走諸

方江南偏江北繞參臨濟禪便作白拈賊眼
裏有瞳人肚中無點墨還如跛阿師說得行
不得
無著道人請讚
汝求吾之讚復讚吾之眞大海絕涓滴須彌
無一塵以許為直而非直以察為明而非明
象王回旋師子嚬呻性不可會瞥喜瞥瞋與
佛祖為寃敵與魔外為親姻自是其是而人
不汝是自神其神而人不汝神如此為人善
知識少喫酸醋三五升
超宗道人請讚
一條白棒佛祖俱打超宗禪人大膽不怕晝
我來乞讚鬼門上帖卦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任一切人鎖龜打瓦
舟峯長老求讚 底二
蕭蕭灑灑有取有搭磊磊直直無眞無假客 十一
來須看賊來須打一條竹篦天上天下背觸
當鋒任人酬價咄哉村僧少說大話龜年收
取挂高堂從佗讚歎從佗寫
鼎需禪人求讚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咄這瞎驢付與鼎需

蘊聞禪人請讚

蘊聞聞自性自性離聞蘊吾眞亦復然逈超千聖頂

用宣禪人請讚

宣傳吾眞吾爲宣說眨上眉毛大巧若拙

思岳禪人求讚

兩耳卓朔口門窄兩眼皮薄鼻露竅一生舌本設瀾翻何曾唱得胡家調

悟本禪人求讚

一千七百癡衲子圍遶這箇無明叟細膩渾沒一星兒麤慥却有七八斗未嘗寂寂入禪定終日波波廊下走爲人已鼻亦好笑更不容人設開口盲枷瞎棒當慈悲是與不是劈脊要如斯主法作宗師枉續牟尼子孫後

本禪千萬莫學伊學伊和你不唧𠺕

法寶禪人求讚

這無狀世間稀住佛屋著佛衣喫佛飯說佛非多忿怒少慈悲盡得似差毫氂寶禪者應自知

守淨禪人求讚

瞋恚癡未除心意識顛倒談禪信口開舌頭胡亂掃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箇是雲門村僧即非杜撰長老

遵璞禪人求讚

臨濟燒黃檗禪版香嚴哭溈山拄杖雲門村叟效顰也作這般伎倆作麽生是這般伎倆

傳來鐵鉢盛猫飯磨衲袈裟入墨盆祖翁活計都壞了不知將底付兒孫

僧鵬禪人求讚

這漢一生空倔強偏向人前放輭頑涅槃路上栽荊棘解脫門前緊著關不別法身三種病豈識楞嚴義八還設把少林無孔笛等閑吹過汨羅灣

正言禪人求讚

虛空裏揣出骨閃電中作窠窟有問妙喜家風此外更無別物

祖傳禪人求讚

磊苴全似川僧蕭灑渾如浙客偏向情未生時拈出報慈一隔尊性不定莫可窺測見小時嫌蠅螟眼太寬見大時謂太虛空忒窄似這般底阿師如何受人天供養好與劈腮一摑

妙道禪人求讚

這村僧無明大少柔和多禍隘愛罵人舌頭快受佛蔭破佛戒不精進常懈怠謗般若彌天罪入地獄永不悔聞者憎見者怪攪叢林尤叵耐虛銷信施三十年異世出頭償夙債就中只有一處長解道難𡸁洋無蓋

沖密禪人求讚

佛祖有密語有說即不密密禪盡吾眞密意已漏泄如析栴檀香片片體非別密意在其中密亦如是說

文俊禪人求讚

咄這擔版漢從來無所知曾經一頓飽忘却累年飢動便觸人諱拍盲不識時平生沒活計赤手討便宜

如本禪人求讚

眞兮安兮兩孤作對待兮偏枯水凌虛而風靜兮月非無即安即眞兮毒藥與醍醐到此

誰人識得渠

法宏禪人求讚

不曾動著舌頭葛藤已徧天下等閑一拏處空隨手便成縺縛法宏貌得吾眞彷彿鎮州普化我今爲讚上頭要作叢林佳話

德光禪人求讚

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參徹佛祖頂𩕳禪不是等閑相誑謼我所參得底只要涅槃堂裏用且不聽杜撰禪師三千八百盡吾爲作證明佗年將做執格

若懷首座求讚歸洋嶼菴

吾於閩有大因緣夜夢盡思無間然佗日定歸洋嶼去楞伽室内作終焉

雪峯空長老求讚

慧空抓著吾痒處吾嘗劄著伊痛處痛處痒痒處痛不與千聖同途豈與衲僧共用莫言掃帚竹裏無錢筒萬枝叢裏無梁棟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諸方眼目定動而今各自不得已一任畫出遮般不唧𠺕底老凍膿但將懸向壁角落頭使來者瞻之仰之晝夜六時燒兜樓婆畢力迦沈水栴檀之香作七代祖翁之供

師珉長老求讚

盡得百千本都盧秪這是師珉好承當揚歧第七世

禪人求讚

咄哉滅胡種面目眞可惡過橋便折橋得路便塞路雖欲强柔和畢竟觸人怒萬事類如此誰敢相覩附乞兒囊本空常誇敵國富閑說閻羅王未免生怕怖休更放大言嫌佛不肯做

鄒㑋歛似天然稟輕輕觸著便煩惱身著如來三事衣口中謗佛法僧寶從來纖芥不與人一毫不就佗人討驀然合眼入黃泉定須聒譟閻羅老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赤骨𩪗箇泒身與人爭甚閑氣些子無明不奈何說甚祖師西來意

鐵蛇在揑毒氣爍爍擬議不來劈口便著

秉炬入塔

爲彥維那下火

這箇上座了五蘊性空悟諸法無我纔覺四大乖違知是收因結果預於三兩日前洗浴剃頭親寫遺言問我乞一把火不顧頂後萬里神光豈戀目前玄關金鎖無明業識癡團一一從頭點過如此了事衲僧世間能有幾箇彥維那旣恁麼更有一事須說破若到天台鴈蕩遊傳語嵩山破竈墮

爲充禪人下火（充平日惟頂一大笠）

人人皆有四大充禪獨有五大地水火風之餘更有一枚笠大此笠内空外空内外空包含欲界色界無色界說甚須彌鐵圍江河大海萬象森羅總在裏許無迫無隘而今四大已乖張惟有笠大鎮長在這笠大甚奇怪一唱兩唱三唱貴亦不貴賤亦不賤畢竟如何打與充禪同入火光三昧

爲法燈監寺下火

以火炬指龕云這箇是已滅底法燈復擧起火炬云這箇是無漏底智火無漏智火然法

燈然也滅也無不可燈監寺還知麽灰飛煙
滅後優曇華一朶

為超禪人下火

山下麥黃蠶已斷一隊死人送活漢活人身
似鐵金剛即今再入紅鑪鍛

為月禪人入塔

拈起骨云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妙喜今朝捧
月子細窮究將來一時未得勘絕何以故却
被這箇阿師盡把機關漏泄既漏泄看看又
是中秋節無物堪比倫教渠自家說

為益照二禪人入塔

呈起左手骨云這箇是眉州益呈起右手骨
云這箇是饒州照一人會禪一人會教雖然
各自行畢竟同時到且道同時到底事作麽
生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師臨示寂親書遺奏畢侍僧乞留頌師厲聲
曰無頌便死不得也乃大書云
生也只恁麽死也只恁麽有偈與無偈是甚
麽熱大

宗師垂語切忌錯會要須識得真實受用
處方證大自在解脫安樂法也隆興甲申
季夏十日紫巖居士張浚書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卷第十二

音釋

齅許救切鼻擫氣也　笊籬笊側絞切籬呂支切　榾柮榾古忽切柮當沒切榾柮木頭也　橈如招切短棹也　儂奴冬切吳人謂我為儂　矗直矗虛下切直側下切　蟭螟蟭即消切螟莫經切　睫即葉切目睫也　嵌苦咸切嵌巖山險峻貌　鞔母官切覆也　欛必駕切柄欛也　圞落官切團圞圓也　顢頇顢母官切頇吁干切　淈湷淈胡骨切湷陀骨切　眨則洽切目動也　灣烏關切水曲也　摑古獲切批打也　罅呼嫁切孔隙也　嚇呼格切　䯟力狄切　鞳那合切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三　感三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師到雪峯值建菩提會請普說問話畢乃云
菩提宿將坐重圍刼外時聞木馬嘶寸刃不
施魔膽碎望風先已豎降旗雪峯法窟眞歇
場中人人懷報佛報祖之心箇箇抱安國安
家之略智如鶖子辯若滿慈雲門今日到來
只銜結舌有分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旣到
這裏不可徒然略借主人威光與大衆赴箇
時節遂拈起拄杖云還委悉麽天高羣象正
海闊百川朝卓一下復云大凡參學之士須
遇本分人始得若不遇本分人只是箇掠虛
漢只如適來上座問芭蕉拄杖子話本分答
佗却理會不得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家
旣眼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瞎漢將合頭
語秖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一句
來一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
惡蝅向皮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
印可宗師合不著便將這般不材不淨蘊在
胷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你看佗眞歇說禪

都不計較據學人問處信口便說更無滯礙自然如風吹水只為佗實見實說如普賢菩薩從佛華莊嚴三昧起普慧菩薩如雲興致二百問普賢菩薩如餅瀉以二千酬又何曾思量計較來蓋得法自在稱法性說如今人不曾親證親悟只管百般計較明日要陞座一夜睡不著這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那箇冊子上記得兩句鬬鬬湊湊說得一片如華似錦被明眼人冷地覷見只成一場笑具奉勸諸人明眼宗師難逢難遇既得遭逢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直須退步放下許多人我無明從前冊子上記持學得底撥置一邊不要彊作主宰佗時異日閻羅老子打兕骨臂便是打這般彊作主宰底不是雲門謾你諸人這話有分付處面前頓却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為你作證不向這裏說更向何處說所以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諸子百家徧天徧地豈是無言更要達磨西來直指作麼畢竟甚麼處是直指處你擬心早曲了也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州云庭前柏樹子這箇忒殺直又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又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這箇忒殺直你擬將心湊泊佗轉曲也法本無曲只為學者將曲心學縱學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終不能敵佗生死只成學語之流本是箇無事人却返被這些惡毒在心識中作障作礙不得自在所以教中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喻似有人問城中路從甚麼處去指云從這裏去聞說便行早曲了也這箇如何將知見解會魔較得失玄妙是非底心去學得你要具箇不但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不會驀地向不知不會處得這一念子破佛也不奈你何不見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諸人既來雪峯參禪切不得容易此是明眼宗師可以依附堪為法式或者見真歇勸人發善提心生謗議云既稱禪師自有宗門本分事只管勞攘却如箇座主相似我且問你那箇是本分事苦哉自既不能為善返

笑佗人為善這般底人我生滅嫉妬不除自是其是善知識既不勸人發菩提心不可教人殺人放火去這箇曲录木牀上不是你討名討利嫉妬生滅之處以道眼觀之如鑊湯鑪炭劍樹刀山一般擊動法鼓諸天龍神齊集道眼不明諸天龍神見你口吐黑煙寧不怖畏豈不見教中道未得謂得者是增上慢謗大般若人不通懺悔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真果招紆曲須是真實始得夫稱善知識者引導一切衆生令見佛性當須觀根設教應病與藥不可對三家村裏人說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去也雖是本分說話教佗如何理會這老漢你禪和子尚自覓佗縫罅不得況佗俗人處身塵網仃無明若無善巧方便接引令其純熟如何便領會得此會盡是一二十程拋家遠來一人入社發心轉化多人為善寧無利益這箇是善知識本分合做底事豈是彊為雲門今

夏在廣因開箇燈心皂角鋪子隨家豐儉說些麤禪室中問學者一句子如不思量計較天眞自然道得一句更與一拶擬議不來劈脊一棒別無細膩忽然打發一箇半箇却教上來雪峯就大鑪鞴事同一家早來眞歇舉世尊入舍衛大城乞食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出衆作禮曰希有世尊眞歇云釋迦老子幸自可憐生被須菩提出來道箇希有當下氷銷瓦解好大衆釋迦老子未會說一字須菩提見箇甚麼便道希有

諸人要會麼但向眞歇氷銷瓦解處看忽然看得破一生參學事畢只如眞歇尋常見學者多認目前鑑覺求知見覓解會無有歇時不得已教人向劫外承當據實而論這一句已是多了此是一期方便如指月示人當須看月莫認指頭如今人理會不得將謂實有恁麼事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既不識方便語便向燃燈佛肚裏坐黑山下鬼窟裏不動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肚裏依前黑漫漫地驢年夢見麼雲門今夜對人天衆前合諸聖說話各自記取言多去道轉遠過來眞歇有一段公案未了雲門為佗結絕却昔有一老宿訪臨濟纔相見提起坐具云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臨濟喝宿便禮拜濟云這賊宿云賊賊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首座侍立次濟云還有過也無座云有濟云賓家有過主家有過座云二俱有過濟云過在甚麼處座便出濟云莫道無事好師云臨濟暗中輸了一籌却向明中贏得一著雖然有輸有贏有明有暗爭奈傍觀者醜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若到諸方不得錯舉

定光大師請普說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進云親切已蒙師指示一句無私利有情師云作麼生是親切處進云昨夜清風生八極今朝流水漲前谿師云洎不問過乃云諸佛本不曾出世亦復無有般涅槃以本自在大願力示現無邊希有法是法不可以思惟究竟非心所行處既非心所行即非希有法既非希有法此法無實亦無虛既無虛實喚作有亦不得喚作無亦不得喚作亦有亦無亦不得喚作非有非無亦不得喚作非非有非非無亦不得不見適來禪客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塗請師速道雲門答佗道脫殼烏龜飛上天諸人且作麼生辨明為是有耶是無耶是虛耶是實耶試出來道看如無更引些葛藤所以先聖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即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謾底漢也來道這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攔胷搊住拽下禪牀攔推一頓也怪佗不得還有恁麼人麼如無杓柄却在雲門手裏放行把住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賓說主總由這裏且道即今

放行好把住好良久云開人眼瞎人眼一手推一手挽不是三要三玄亦非四種料揀畢竟是箇甚麼舉拂子云雪峯輥毬睦州擔板復云諸人總道來這裏參禪我且問你禪作麼生參既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己事未明求師決擇要得自己明白心地安樂不是兒戲而今人箇箇道我怕死參禪參來參去日久月深打入葛藤窠裏只贏得一場口滑於自己分上添得些兒狼藉返不如未入衆時却無許多事此蓋末上一錯不遇好人遮相汩沒以致如此近來佛法可傷魔彊法弱禪和家每人有一肚皮禪到處鬭白草相似驢年得休歇麼尋常向你諸人道祖師西來只是作得箇證明底人亦無禪道傳與人若有禪道可傳則各自傳與父母傳與六親眷屬去也既無可傳須是當人自悟始得你擬心求悟早錯了也豈況多知多解恣意亂統不見香嚴和尚在百丈會裏直是聰明靈利數年參禪不得只爲多知多解百丈遷化後到溈山山云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

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香嚴被溈山一問直得茫然却歸寮中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檢過要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上堂頭乞溈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嚴奈何不得肚裏只管悶又怪溈山不爲佗說破遂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爇却曰休休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從此一時放下禪也不思量道也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惡也不思量父母未生時底也不思量即今底也不思量四楞著地一切放下便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卓菴一日芟除草木因颺瓦礫蓦然擊著一竿竹作聲不覺打著父母未生時鼻孔當時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子得母歡喜無量遂沐浴焚香遙禮溈山歎曰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事乃有頌曰一擊亡所知你看佗得底人發言自是不同初

聞擊了竹作聲忽然大悟所悟底心便絕消息如彌勒彈指樓閣門開令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便是這箇道理香嚴悟處既絕消息父母未生時事頓爾現前纔作箇頌子便有爲人底方便下面註曰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多見禪和子愛去到處問長老長老家無著口處便爲佗解說你怕佗香嚴說得未分曉在更要註解又有一般人也道因擊物作聲有箇悟處或問佗你試說看便擊物作聲曰多少分明有甚麼交涉大似隔鞾爬痒如何得快活去又不見昔日俱胝和尚住菴時因一尼戴箇笠子直來遶佗繩牀一帀云道得即放下笠子俱胝當時道不得尼拂袖便行俱胝云何不且住尼云道得即住俱胝人無語尼去後俱胝自歎云我雖是箇丈夫漢却不如箇婦人便要燒菴下山忽夜夢神人曰和尚不須下山且候當有肉身大士來爲和尚說法也過數日果見天龍和尚到來俱胝遂舉前

話似之天龍曰你問我我與你道俱胝曰道得即放下笠子天龍遂竪起一指俱胝忽然大悟後凡有所問只竪一指每曰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瑯琊覺和尚嘗有頌曰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摶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你看這一頌便是會得這一指頭禪分曉也這箇如何學得俱胝身畔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佗事也學竪指祇對有人謂俱胝曰和尚這童子也不可得亦會佛法凡有人問佗皆如和尚竪指俱胝聞得一日潜將一柄刀在袖中喚童子近前來問你也會佛法是否云是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便竪起指頭被俱胝捉住以刀斫斷童子叫喚走出俱胝遂喚童子童子回頭俱胝曰如何是佛童子不覺將手起不見指頭忽然大悟奇哉信知佛法不可傳不可學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且道在甚麼處一時說了也諸人還會麼此事非難非易差之毫氂失之千里奉勸諸人退步自看一切現成使請直下承當不用費力你擬動一毫毛地便是千里萬里没交涉也諸人既在這裏須生慚愧不得容易過時若不存誠般若中將甚麼銷佗信施不見汾陽無業禪師曰看佗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煑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没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灼然兄弟那時早有如此說話也更教佗見我輩如今做處也好慚惶殺人兄弟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各自打辨精神打教徹去亦不虛受佛歷亦不辜負平生学道之志近日道上座自雪峯來再三求入室云直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己事未明欲乞開示因舉馬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教渠看更與佗註解一徧不得作道理會不得作無事會不得作擊石火閃電光會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合作麼生渠遂疑著更不敢開口今日却來燒香禮拜曰妙道學般若多有魔障欲請今晚為對人天衆前舉揚般若以憑懺悔願法界一切有情皆得頓悟甚深般若同報佛恩雲門曰古聖有言怖心難生善心難發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既知怖罪回心向道此亦希有遂從其請為渠懺悔且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將甚麼懺然無有有罪底聖人亦無無罪底凡夫凡夫造罪皆自妄想心起都無實體雖無實體受報時亦須妄受如影隨形不可逃避雖妄受報亦無實體所以道若罪性有體則盡虛空界不能容受何故為凡夫造罪者多今道上座發一念心欲直取無上佛果菩提此心一發所作之罪如積乾草高須彌山所發之心如芥子許火悉能燒盡無有遺餘還信得及麼此一念心既發當時成佛已竟盡未來際永不退失以何為驗不見教中天帝釋白法慧菩薩曰佛子菩薩初發菩提之心所得功德其量幾何法慧菩薩曰此義甚深難說難知難分別難信解難證難行難通達難思惟難度量難趣入雖然我當承佛威神之力而為汝說

假使有人以一切樂具供養東方阿僧祇世界所有衆生經於一劫然後教令盡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於意云何此人功德寧為多不天帝釋言此人功德唯佛能知其餘一切無能量者法慧曰此人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億分百億分千億分百千億分乃至阿僧祇分無數無量無邊不可說分不可說不可說分亦不及一次第引衆生欲樂邊際諸根差別從十至百從百至千從千至萬從萬至億從億至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數衆生盡令持五戒十善乃至第二人復倍前人之數展轉至百人一人倍一人之數盡令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果所得功德比菩薩初發心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說算數譬喻亦不能及盡其譬喻無較量處何故此一念心與三世諸佛平等無二無別故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懺永不復造此心一發永不退失若能直下無心去初發心功德比無心功德百分千分百千分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分亦不及一何故初發心時與三世諸佛平等故此心尚無三世諸佛向甚處摸搽所以一念無心功德又無較量處若爾則亦無生亦無死亦無聖亦無凡亦無人亦無我亦無佛亦無法若能如是見得是真懺悔道上座既具大丈夫志氣決定要參禪但恁麼參須是豁然悟去直下無心方得安樂若不悟只是口頭道得幾箇無無更引些古人說無處錯證據了便道我得休歇我且問你還歇得也未乃是將心無心若將心去無心心却成有如何硬無得古聖訶為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謗大般若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而招惡果這般見解如稻麻竹葦打殺百千萬箇有甚罪過這般底管取有一肚皮疑在若自無疑始有方便為佗人決疑若自有疑如何為人除得疑擬欲除佗疑再與佗添得一重疑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諸人要知自無疑能與人除疑者麼昔世尊在靈山會上說法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世時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是時文殊知衆疑怖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說偈讚文殊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大衆文殊雖然為衆決疑費力不少雲門今日為道上座決疑且不用利劒只有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若向這裏疑情脫去天下橫行若不然者聽取箇註脚一刀截斷生死路摩醯正眼頂門開無邊業障俱銷殞畢竟如何寒山拾得在天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三

音釋

[illegible]叫六切墊也　膌徒擇切脫也　踍跳踍薄沒切跳他弔切　鑪鞴鑪落胡切鑪冶也鞴蒲拜切吹火韋囊也　搊楚鳩切手搊也　輥毬輥古本切毬巨鳩切　鞾許戈切與靴同　爬蒲巴切　騅之誰切蒼黑色馬也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四　　感四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黃德用請普說師云邵武高士黃端夫信向佛乘知有此事捐家財起菴一所以圜悟揭名屢有書來乞分楊岐一枝佛法去彼為衆生作大利益雲門不敢容易諾之又託吳元昭學士再三懇禱亦未敢輕許不幸端夫忽爾化去聞啓手足時呼其二子再三囑之曰若為吾於雲門請得一本分住菴人則死無遺恨矣言訖長往二子不忘遺訓求元昭學士撰疏遣專使請彌光禪人作菴主見其至誠遂令應命今德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供命山僧普說舉揚宗旨以答諸聖加被之恩且道甚麽作宗旨宗旨又如何舉揚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各說奇特逐旋捏合疑誤後昆不可勝數參禪者既不具擇法眼為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如是雲門初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已得其要領即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佗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問入室即時將渠悟入處只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為渠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曰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為梵行梵行從何處來誰之所有體為是誰由誰而作為是有為是無為是色為非色為是受為非受為是想為非想為是行為非行為是識為非識如是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更為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無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生穿鑿或者以無言無說良久默然為空劫已前事教人休去歇去教如土木瓦石相似去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

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卧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爲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麽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麽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問佗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爲主宰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爲得力處凡通入處未有不由見物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做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黏定擊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聯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去云把將三界來爲你出或云喚甚麽作三界或云會得這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有僧出衆云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便歸衆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牸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這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鋩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牸牛又自代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佗自問牯牛牸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也覷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鋩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此一片石在心內在心外答云在心內古德云你著甚死急心內著一片石衆中商量云不合以內外答佗若以內外答則法有少剩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喚甚麽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著麽或云鈍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瞠却眼如小兒患天吊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瞠眉努眼處領略更錯引古人言句證據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時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栢樹子洗鉢盂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箇特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擊石火閃電光底只添得箇瞠眉努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祖師巴鼻莫謗佗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麽生會學者即大瞠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藏身以謂把得定作得主不受轉換師家奈何不下亦喚作實頭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覷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即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

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瞠眉
努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爲奇特癡漢
不可瞠眉努眼時便有禪不瞠眉努眼時便
無禪也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
禪也或者見雲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
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更無兩般似這般底
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說著佛法說
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本無
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
亦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
凡有問答一一據實秖對平常無奇天是天
地是地露柱是木頭金剛是泥塑飢來喫飯
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見眞淨和尚云莫
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中無事毒者却
以此言爲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
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
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
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
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
量云這僧致得箇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

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
歸若有所歸即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
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
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道
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這一轉
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或者謂雲
門如此說只是怕人執著若不執著便是祖
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眞
而立處立處即眞更有甚麽事或問佗父母
未生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秖
對和尚將箇業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
是癡任外邊走又有一般底自知道眼不明
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來又不曾
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連得一言半句狐
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秃兵向教乘
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
含了却吐與別人直是叵耐元昭初見如此
說心中雖疑口頭甚硬尚對山僧吟笑當晚
來室中只問渠箇狗子無佛性話便去不得

方始知道參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二十徧
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
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
方敵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
須著忙今生參不得後世參遂乃相信便辭
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來并頌古十首沓山
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延平路上驀
然有省某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人得
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
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
蔔山僧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頌還了
得生死否雲門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
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云學士相見盡如和
尚所說大衆且道說箇甚麽喚疑殺天下人
具眼者辨取今時參禪者不問了得生死了
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箇不
說道理如檀越給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箇
沒道理底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
門云乾屎橛又恐渠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
得云道在屎溺道在稊稗道在瓦礫即色明

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話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我有箇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曰太虛家廓彌爲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塗程萬木春來自向榮若遇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蠶爭過後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弦彈一曲清風明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盡更無餘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疎山僧向渠道作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是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這一槩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僧又向渠道這箇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屎橛話如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秤鎚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卽心卽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旣不可如此須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差之毫氂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渠見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知佛法無人情乃相信旣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屎橛亦只要得渠啐地折曝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財剏菴置莊田供衆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爲是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參禪分也非但失卻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他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今夏更有數人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他道不是這箇道理便道把定他不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十箇有五雙眼皷瞌地縱有作聰明呈見解者盡力道得箇領字或來手中奪卻竹篦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無一箇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千萬萬了也旣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衆蓋黃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充禪往彼住菴亦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山僧普說亦因元昭雲門打這一場葛藤亦因元昭旣然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冬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拍禪牀下座

泰國太夫人請普說僧問圓覺經道譬如淸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色未現時珠在甚麼處師云圓覺經何曾恁麼道進云未審作麼生會師云圓覺經不曾恁麼道更會甚麼進云畢竟如何師云靜處薩婆訶問胡張三黑李四卽不問嘉州大像鼻孔長多少師云長二百來丈進云得恁麼郎當師云你川僧自合知進云爲甚麼被陜府鐵牛吞卻師云誰恁麼道進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

有餘師云你試向不高不低處道看進云險師云這箇猶是高低處底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師云草賊大敗乃云今日是泰國太夫人計氏法眞慶誕之辰謹施淨財遠詣當山修設清淨禪衆香齋仍命山野陞于此座爲衆普說舉揚般若所願進道無魔色身安樂此是泰國太夫人意旨這婆子平生行履處川僧無有不知者唯曾子僧未知今日因齋慶讃舉似大衆見說這婆子三十左右歲時先太師捐館徽猷與相公尚幼卓卓立身凛然有不可犯之色東隣西舍望風知畏極力教二子讀書處事極有家法尋常徽猷與相公左右侍奉不教坐亦不敢坐其嚴毅如此相公常說今日做官皆是老母平昔教育所致所得俸資除逐日家常菜飯外老母盡將布施齋僧用祝吾君之壽常有無功受禄之慊聞先師歸蜀受渠供養不少只是未知參禪徽猷與祖公却於先師處各有發明向謙禪在佗家徽猷與相公親向謙道老母修行四十年只欠這一著公久侍徑山和尚多所聞見且留公早晚相伴說話蓋其兄弟子母分上難爲開口見說每日與謙相聚只一味激揚此事一日問謙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云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竹篦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去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渠遂諦信日夜體究每常愛看經禮佛謙云和尚尋常道要辦此事須是輟去看經禮佛誦咒之類且息心參究莫使工夫間斷若一向執著看經禮佛希求功德便是障道候一念相應了依舊看經禮佛乃至一香一華一瞻一禮種種作用皆無虛棄盡是佛之妙用亦是把本修行但相聽信決不相誤渠聞謙言便一時放下專尊只是坐禪看狗子無佛性話聞去冬忽一夜睡中驚覺乘興起來坐禪舉話驀然有箇歡喜處近日謙歸泰國有親書并作數頌來呈山僧其間一頌云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山僧常爲兄弟說參得禪了凡讀經看文字如去自家屋裏行一遭相似又如與舊時相識底人相見一般今泰國此頌乃暗合孫吳你看他是箇女流究有丈夫之作能了大丈夫之事謙禪昨日上來告山僧子細說些禪病且與泰國結大衆般若緣山僧向他道禪有甚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參禪底人參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爲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甚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屎橛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他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遮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月上女答曰舍利弗汝旣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

舍利弗惟願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衆多月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恁麼問月上女恁麼答且道與泰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還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所以道夫參學者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搬鹽搬麵僧堂裏行益長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糞磨坊下推磨當恁麼時佛眼也覷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問南泉和尚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遮裏若識得南泉方不被三句所使便能使得三句既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無差別只爲你執藥爲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被死句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他古人徑截處一時紆曲了且那箇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爲你舉一兩則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這箇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他南泉好你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黃檗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這箇話頭便是箇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覷他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噇酒糟便是咬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沒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溈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溈山云此實難辨只如溈山仰山恁麼問答又作麼生商量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既不會這箇便將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鋸解秤鎚之類盡爲糟粕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洞山問蟾首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大殺道只道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沒交涉要且不是這箇道理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南嶽和尚道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祖聞舉忽然大悟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南嶽

和尚知其不凡故將甎去他菴前磨祖云和尚磨甎作甚麼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甎豈得成鏡南嶽云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即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尚手裏了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尚知伊時節已至即向伊道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伊家計却更要伊納物事教伊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箇死處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箇有五雙杜撰決定為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麼只這馬祖便是

摝子也馬祖既得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箇消息來遂囑一僧云汝去待他上堂便問作麼生看他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衆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這箇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却恁麼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這婆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衆云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為山僧註解云這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叵耐山僧為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

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箇阿師却恁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黠過伶地卧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會這箇死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版漢曾有箇禪頭舉這話問僧你作麼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果然擔版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版晦堂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一喚便回為甚不成擔版這兩箇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行若是箇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這裏打之遶既不會這箇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話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祖師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請益一箇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衫袖搖作風動勢云是甚麼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

不是旛動不是心動作麼生這裏豈容眨眼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衆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麼生是望州亭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麼生便道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者麼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和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明為你說了也既不會這箇定又錯會玄沙道諸方總道接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麼生接患盲者拈鎚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衆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尚作麼生接山僧向他道咬人屎橛不是好狗又却去不得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玄沙一坑埋却山僧昔年曾請益一箇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脚祗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譽底尚作這般去就其餘作怪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我先為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箇道理是甚麼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箇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為香嚴出氣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為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謬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箇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嚴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眞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覓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為

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一生參學事畢既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溈山五峯雲巖云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溈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贓叫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秖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上當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既錯會這箇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衆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却問你是甚處人這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這僧若是作家纔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牀佗既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這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所以雪竇云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且喜沒交涉禪若是恁麼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蜜利底一時隨語生解解註將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麼解註得一時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遮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栽荊棘掘杲窖或若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現在這裏栽荊棘掘杲窖也不是却作麼生秖對山僧有箇推托處且如何推托聽取一偈女流中有大丈夫示現其身化其類以戒定慧解脫法攝彼貪欲瞋恚癡離處於中作佛事如風行空無所依過去未來及現在塵沙諸佛及菩薩異口同音發是言善哉奇特世希有心源清淨無憂喜不作無喜無憂想逢場作戲隨世緣而於世緣無所著六月火雲燒碧空雷聲忽震三千界銷除熱惱獲清涼是彼丈夫誕時節我說此偈助光明普施法界諸女人喝一喝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四

音釋

秙公戶切　牸疾二切　鋒鋩鋒敷容切鋩武方切　瞠丑庚切　逴丑略切　啐子律切　爆必角切　稊稗稊杜奚切稗蒲拜切　舲力丁切　皻䏧皻部合切皮寬也䏧赤脂切目汁凝也　刖魚厥切斷足也　船舷胡田切船邊也　杲窖杲詩止切窖古孝切地窖也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五　咸五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錢計議請普說僧問昔日僧問楊岐和尚如何是佛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天上天下沒蹤跡進云只如威音王已前是甚麼人騎師云威音王已後是甚麼人騎僧擬議師便喝乃云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跨跳威音王已後楊岐老人絶消息既絶消息却因甚麼三脚驢兒跨跳若也於斯明得方知威音王已前三脚驢兒果然跨跳若明不得楊岐老人一生受屈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雪屈一句喝一喝云泊合弄險復云蘊聞上座今日代子虛來請為衆普說老漢曰說箇甚麼即得聞曰請和尚拈出楊岐金剛圈栗棘蓬布施大衆又曰如忠國師大珠和尚說法諸方大有疑其拖泥帶水不徑截說義理禪願和尚疏決真偽解大衆疑惑此亦是請普說禮越之意老漢曰諾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在摩竭提國三七日內無下口處自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信知說

法之難豈同容易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然後起道樹詣鹿苑隨衆生根器說一大藏教末後收因結果却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只這便是楊岐所謂金剛圈栗棘蓬也直是難吞難透到這裏直下承當得了大法未明亦奈何不得敢問諸人何者名為大法金剛圈却如何透栗棘蓬却如何吞不見巖頭道若將實法繫綴人土亦銷不得況十方信施耶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無非只為你諸人作箇證明底主宰而已若有法可傳可授則諸佛慧命豈到今日故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若會得此四句即透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不須要明大法大法自明矣以至古人差別異旨因緣心性玄妙大法若明纔舉起時便會得恰如磁石見鐵相似輕輕一引便動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點著南邊動北邊舉起時便明得而今諸方有數種邪禪大法若明只這邪禪便是自己受用家具好擊石火閃電光一棒一喝底

定不愛說心說性者只愛機鋒俊快謂之大機大用好說心說性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一棒一喝者只愛絲來線去謂之綿綿密密亦謂之根脚下事殊不知正是箇沒用處弄泥團底漢看他前輩大法明底尊宿用處轉轆轆地如南陽忠國師大珠和尚是也唯楊文公具眼修傳燈録時將忠國師大珠和尚列在馬祖下諸尊宿之右將廣語所有言句盡入其中六祖下收忠國師語最多為他家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難湊泊遮般法難說他禪備衆體如三喚侍者話喚作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師云國師三喚侍者何曾有辜負侍者三應甚麼處是辜負處國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師云平地起骨堆復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此便有一絡索雖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師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師云却不恁麼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謾雪竇不得師云誰道復

召大衆云好箇謾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師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麽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師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麽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師云垜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師云却是法眼會興化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師云親言出親口

弘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麽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師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師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麽雪竇云垜根漢師云理長即就

復云唯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箇註脚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師云且道遮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這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師云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師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師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師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師云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辜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辜負國師處有甚麽交涉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這箇便是國師用劒刃上事爲復只這些子爲復別更有在一日問紫璘供奉甚麽處來奉曰城南來國師曰城南草作何色奉曰作黃色國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子曰作黃色國師曰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你道國師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麽爲復只這些子爲復別更有在一日肅宗帝請看戲國師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戲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敢問諸人且道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去不遠肅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國師直拔向他道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更問甚麽十身調御諸人要見忠國師麽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麽却蹉過妙喜恁麽道亦蹉過不少你更看他有箇無情說法話老漢尋常不曾說今日已是不識好惡不避口業盡情爲諸人抖擻爲他雪屈且不得作義理會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師云恁麽答話若玄妙解路心不絕命根不斷大法不明決定不敢如此四楞塌地一棒一喝一挨一拶擊石火閃電光却易這般說話却難入作前所謂家活大門戶大法性寬波瀾闊命根斷方能如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曾曰無情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麽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麽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

說法僧曰恁麽則衆生無分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師云奇哉你看他轉轆轆地不滯在一隅不負他來問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你喚作郎當得麽不是得諸佛諸祖心髓如何轉得你莫喚作無得失這箇是無得失中有得失有得失中無得失喚作入泥入水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難奈何又僧問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成佛國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師云這僧雖容恰如箇鼠黏子相似這箇老子輭頑又撞著這僧頰頑黏住便問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國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僧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國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僧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跡豈可虛言國師曰佛說教亦無心僧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國師曰說即無無即說僧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國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僧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國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僧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國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僧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國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僧曰本來無見莫落空否國師曰無空可落僧曰有可墮否國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僧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國師曰是無僧曰痛否國師曰痛亦無僧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國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僧曰既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爲用心國師曰飢即喫飯寒即著衣僧曰知飢知寒應是有心國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僧遲疑良久覓心與飢寒體段了不可得遂依實供通曰心無體段國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僧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國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僧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國師曰名金剛大士師喝一喝云好人不肯做却要屎裏卧僧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國師曰本無形段師云何不早恁麽道僧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國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僧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國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這僧當下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似這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不得透不得不見古人行履處定起謗無疑透得這裏方能作大舟航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善知識下得這般脚手入得這般窠窟方始爲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别眼目如心性解路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却愛這般說話又却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得箇入處底定不愛這般說話又是錯會了真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天人見水如瑠璃凡夫見水是水餓鬼見水如膿血

是也或有箇受高禪底衲子出來道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即向他道逢人但恁麽舉所以正法眼藏中收偺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為國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麽主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師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將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底栗棘蓬具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宗杲雖參圜悟和尚打失鼻孔元初與我安鼻孔者却得湛堂和尚只是為人時下刃不緊若是說禪病無人過得嘗思教中有一段因緣殃崛摩羅要千人指頭作華冠然後登王位已得九百九十九指唯少一指要斷其母指塡數佛知其緣熟故往化之殃崛纔舉意欲下刃取母指時忽聞振錫聲遂捨其母指而問佛敎化一指曰既是瞿曇在此望施我一指頭滿我所願纔舉刃世尊找脫便去世尊徐行殃崛急趕不上乃高聲叫曰住住世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忽然感悟投佛出家佛却令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當便奉佛語往彼告之其婦得聞即免產難師云這裏使棒使喝掀倒禪牀引經教說理事擊石火閃電光夜半捉烏雞得箇因請益湛堂和尚纔舉起此話湛堂曰你爬著我痒處這話是金屎法不會如金會得如屎曰豈無方便湛堂曰我有箇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曰望和尚慈悲湛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至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老漢當時理會不得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為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諠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

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
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
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
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
見身墮在大河爲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
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已
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
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
至此不動地既至此以一切功用靡不皆息
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
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
間之心師云到這裏打失布袋湛堂爲我說
底方便忽然現前方知眞善知識不欺我眞
箇是金剛圈須是藏識明方能透得又有箇
尊宿喚作洛浦和尚久爲臨濟侍者濟每稱
美之謂之臨濟門下一隻箭子便是欺負人
游歷罷直往夾山頂卓菴經年夾山知乃修
書遣僧馳到洛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
無對浦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
山山曰這僧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看書此

人救不得師云古人喚作撈攏人不知書中
有甚閑言長語洛浦却吞他鉤線三日內果
來夾山預令人伺其出菴便燒其居師云只
這便是金剛圈浦不顧師云成佛作祖須是
這般漢直造夾山方丈不禮拜乃當面叉手
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
遠趨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梨此間無
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
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
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云洛浦却低頭思量
這一道眞言理會不得被夾山劈脊便打穿
了鼻孔遂來嗣夾山後來示衆道末後一句
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知上流之
士不將佛祖見解貼在額頭上如靈龜負圖
自取喪身之本師云他悟後便解明他這一
道眞言這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
洞下法眼下潙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
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
旨熱大不緊老漢在衆中時嘗請益一尊宿
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爲

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無
底籃子盛將歸喚這箇作有語中無語又喚
作無語中有語如何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
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
將歸只這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
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
語中無語謂既是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
何是同中有異鷺鷥立雪非同色如何是異
中有同明月蘆華不似他我如此說時你便
會得了却濟得甚麼事似這般底莫要學大
法明後舉一絲毫便一時會得恰似殃崛摩
羅因緣湛堂說底方便我作入道也使不著
佛有神通也使不著既使不著因甚麼生下
兒子若向這裏見得釋迦老子即是殃崛摩
羅殃崛摩羅即是釋迦老子若也不會釋迦
自釋迦殃崛自殃崛不干產難人家事乃合
掌云即將上來舉揚般若所有一言一句契
佛契祖底功德奉爲計議錢公薦室安人呂
氏伏願出此沒彼常爲般若之親姻捨身受
身永作菩提之眷屬召大衆云還委悉麼若

欲直下便休去莫記我今說底喝一喝下座
傳菴主請普說師云傳菴主入堂挂搭託今日設供仍請雲門爲衆普說且道說箇甚麼即得若是全鋒敵勝同死同生正按旁提横來豎去蟠根錯節結角羅紋於諸人分上正是小孩兒則劇家事不勞拈出既不許恁麼各請解下腰間多年曆日聽取雲門說箇古話記得二祖問達磨曰弟子心未寧請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內外中間覔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當時便休歇去又三祖問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二祖曰將罪來與汝懺三祖良久曰內外中間覔罪了不可得二祖曰與汝懺罪竟三祖當時便休歇去這兩則語叢林舉唱者如麻似粟錯會者如稻似穀若不作心性會便作玄妙會不作玄妙會便作理事會不作理事會便作直截會不作直截會便作奇特會不作奇特會便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不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便颺在無事甲裏不颺在無事甲裏便喚作古人兩則公案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閉眉合眼坐在黑山下鬼窟裏思量卜度若作這一絡索道理欲明此事大似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既不許恁麼又如何理會雲門已是面皮厚三寸分明爲諸人說破第一不得錯會我說底達磨從西天將得箇無文印子來把二祖面門一印印破二祖得此印不移易一絲頭把三祖面門印破自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遞相印授直至江西馬祖馬祖得此印於南嶽和尚便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喝一喝云印文生也百丈大智禪師得此印於馬祖翻身跳入五百生前野狐窟裏頭出頭沒直至如今不肯回黃檗和尚得此印於百丈便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臨濟和尚得此印於黃檗便解到處作白拈賊至今累及兒孫興化和尚得此印於臨濟便解向雲居處權借一問以爲影草南院和尚得此印於興化直得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有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僧曰恁麼則莊嚴畢備也曰斬草蛇頭落風穴和尚得此印於南院則曰夫參學眼目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塗狂見汝等諸人應是從前學解明昧兩歧如今爲汝一時掃却直須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則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首山和尚得此印於風穴便拈起竹篦問學人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問如何是佛則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汾陽和尚得此印於首山則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作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慈明和尚得此印於汾陽祀臨濟金剛王寶劔折作兩段只用釣絲絞水楊岐和尚得此印於慈明便向無煙火處死柴頭畔白雲和尚得此印於楊岐便向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五祖和尚得此印於白雲賣擔版漢貼稱麻三斤百千年滯

貸無處著渾身圓悟老師得此印於五祖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撒向諸人懷裏師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不得過界復舉起云這一隊不唧𠺕老漢性命盡在雲門手裏即今對衆將這印子爲他打破欲使後代兒孫各各別有生涯免得承虛接響遞相鈍置遂卓一下云印子百雜碎了也且道這一隊老漢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還見麼良久云髡聵眉毛都落盡轉使傍觀笑不休復卓一下喝一喝

劉侍郎親書華嚴經施師仍請普說僧問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是沒量大人分上事進云因甚麼被學人踏在脚下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便開許大口僧便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進云須知五十三人善知識到這裏也摸摝不著師云你分上事作麼生進云今日逢彊則弱師云何不禮拜僧便禮拜師乃云五十三人善知識摸摝不著處即是諸人日用消息諸人摸摝不著處即是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消息諸人日用消息五十三人善知識決定摸摝不著五十三人善知識日用消息諸人決定摸摝不著所以道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亦如大火聚猛焰同時發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便恁麼去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豈是分外雖然如是第一不得向祖師門下過若向祖師門下過定打折你驢腰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復云杼山居士劉公以手寫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施妙喜道人受持仍撣金辦供以伸慶懺妙喜今日登曲录木爲居士發揚且要大家知有佛言一切世界諸羣生少有欲求聲聞乘求獨覺者轉復少趣大乘者甚難遇趣大乘者猶爲易能信此法倍更難今有信此法者手寫是經黑底是墨白底是紙喚甚麼作此法此法又如何舉揚即今還有能信此法者麼出來爲杼山居士證明若證明得居士功不唐捐若證明不得妙喜桒便下坡爲諸人說箇影子黃面瞿曇始成正覺時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於一塵內破此一塵演說如來廣大境界妙音遐暢無處不及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彌向天帝釋妙勝殿普光明藏師子座上說十住品豈不是此法不離一切菩提樹下及須彌山頂而向夜摩天宮寶莊嚴殿寶蓮華藏師子座上入菩薩善思惟三昧說十行品豈不是此法不離於此菩提樹下及須彌頂夜摩天宮而往詣兜率陀天一切妙寶所莊嚴殿摩尼藏師子座上說十回向品豈不是此法不離兜率陀天而往詣他化自在天宮摩尼寶藏殿住一切菩薩智所住境入一切如來智所入處說十地品豈不是此法不離他化自在天宮復至摩竭提國普光明殿入佛華莊嚴三昧說離世間品豈不是此法不離摩竭提國向室羅筏國逝多林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入不可說佛刹微塵數神變海及種種三昧門說入法界品豈不是此法毗盧遮那及諸大菩薩七處九會咸集其所互爲主伴一一交參現大神變乃至善財不離自所住處入普賢毛孔刹中行一

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乃至念念周徧無邊剎海教化衆生令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是之時善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一身充滿一切世界剎等行等正覺等神通等法輪等辯才等言辭等及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等豈不是此法若爾則須知杼山居士未動毛鋒未形紙墨時已與毗盧遮那如來及不可說微塵數剎土諸佛菩薩廣大境界一一平等一一無差別以至周旋八十一卷行布圓融亦與善財未見文殊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及發心已來徧歷諸城承事諸善知識次第滿足普賢諸行願海亦無差別如上所說豈不是此法杼山居士既爾妙喜老漢亦爾妙喜老漢既爾現前大衆亦爾現前大衆既爾森羅萬象大地山河亦爾所謂塵爾念念爾法法爾一法既爾諸法亦然一塵既爾諸塵亦然諸塵既然則不越此念不破此塵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何勞杼山居士明窻淨几引筆行墨特地周遮妙喜老漢承虛接響鼓舌搖脣無風起浪雖然如是要且只明得此法影子邊事與此法正文了無交涉諸人要識正文麽諦聽諦聽汲水炷香天女侍長者之著論剝皮析骨菩薩讚毗盧之發心欲見聞以成善因故筆墨而爲佛事偕衆香之一鉢餉妙喜於東方伏願知識如善財之衆多行願如普賢之殊勝具十回向證三菩提我人衆生等無差別佛法僧寶共作證明上來講讚無限勝因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夜來州前石師子無端跡跳撞入陳四公酒樓咬破湘山祖師鼻孔杜順和尚忍痛不禁出來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纔作是說各各手復如故汝等諸人還知決定義也無良久云不見道能信此法倍更難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五

音釋

銖 市朱切十黍重曰銖　轆 郎谷切轆轤也　轔 力珍切　蹋 徒合切　挨 於佳切　拶 子葛切　帔 披義切帶帔也　黏 女廉切連著也　撈摝 打　欝 於勿切欝茂也　剗 初限切　瘖瘂 五古切五故切　撈 魯刀切　摝 郎谷切　鬅鬙　噇 宅江切喫貌　吒 陟駕切　杼 神與切　膊 伯各切膊肩也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六　感六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傳經幹請普說師云經幹道友妙喜初不相識去歲經由衡陽特來相訪一見便如故人蓋為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何以故豈不見華嚴會上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佛子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等事文殊答以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為說行住坐臥四威儀中一百四十大願謂之無濁亂清淨行大功德此功德皆從信地而發故文殊普為已發信心者作不請友以偈問賢首菩薩曰我今已為諸菩薩說佛往修清淨行仁亦當於此會中演暢修行勝功德賢首菩薩以偈答之其中曰以法威力現世間則發十地十自在亦是說初發心從信地起之義末後善財到毗盧樓閣前彌勒為說一百二十種菩提心亦是此義其中有一種喻曰如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皆增勇健餘獸聞之即皆竄伏佛師子王菩提心吼應知亦爾諸菩薩聞增長功德有所得者聞皆退散亦是此義既有信根即是成佛基本忽地與現行相應便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釋迦老子初在正覺山前擧頭見明星出現忽然悟道遂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上至十方諸佛下至六道四生含蠢蝡動於我悟處以平等印一印印定更無差別你看黃面老子纔悟了便見得如此廣大然後興慈運悲於生死海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住中流而能運載此岸衆生到於彼岸不住生死中流這箇道理亦不出自家信種所以無盡居士注海眼經題說佛成就云始覺合本之謂佛他雖是箇俗人然却見得徹識得根本謂始覺特從明星上起信忽然覺悟自性本來是佛大地有情更無差別無盡喚作始覺合本覺方始成佛參禪人能恁麼辨白得了然後休歇身心識取本來面目不要麤心古聖得了便於得處滅却生滅心亦不住在寂滅地謂之寂滅現前於寂滅地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前所云興慈運悲救拔惡道是也衆生為不覺故輪轉生死先覺之士若無慈悲如何得衆生界空信知佛恩難報今日經幹道友請妙喜普說不獨為先考承事追修而已要與現前一衆說些禪病故柳子厚以天台教為司南言禪病最多誠哉是言天台智者之教以空假中三觀攝一切法教人把本修行禪無文字須是悟始得妙喜自十七歲便疑著此事恰恰參十七年方得休歇未得已前常自思惟我今已幾歲不知我未託生來南閻浮提時從甚麼處來心頭黑似漆並不知來處既不知來處即是生大我百年後死時却向甚麼處去心頭依舊黑漫漫地不知去處既不知去處即是死大謂之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你諸人還曾恁麼疑著麼現今坐立儼然孤明歷歷地說法聽法賓主交參妙喜撥兩片皮牙齒敲磕臍輪下鼓起粥飯氣口裏切切怛怛在遮裏說說者是聲此聲普在諸人髑髏裏諸人髑髏同在妙喜聲中這箇境界他日死了

却向甚處安著既不知安著處則撞入驢胎馬腹亦不知生快樂天宮亦不知禪和子尋常於經論上收拾得底問著無有不知者士大夫向九經十七史上學得底問著亦無有不知者離却文字絕却思惟問他自家屋裏事十箇有五雙不知他人家事却知得如此分曉如是則空來世上打一遭將來隨業受報畢竟不知自家本命元辰落著處可不悲哉所以古人到這裏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得心地開通不疑生死然有學而知之者有生而知之者那箇是學而知之者如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僧於言下忽然大悟當下休歇便知生死去處妙喜常說不易這僧有力量趙州將一百二十斤擔子一送送在他肩上這僧荷得一氣走一百二十里更不回頭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心裏便怗怗地興得慈力運得悲願此是學而知之者那箇是生而知之者如趙州作沙彌時同本師行脚到南泉值南泉卧次本師禮拜了趙州方禮拜南泉問云近離甚處州云近離瑞像泉云還見瑞像麼州云瑞像則不見面前只見卧如來南泉遂起問你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州云是有主沙彌泉云那箇是你主若是如今禪和家便近前彈指打箇圓相喝一喝拍一拍拂袖便行放出這般惡氣息你看他趙州緩緩地近前道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乃喚維那云此沙彌別處安排次日却來問如何是道南泉也不行棒也不下喝也不談玄也不說妙也不牽經也不引論也不舉古人公案亦不說事亦不說理只實頭向他道平常心是道為他趙州已理會得平常心了便却問還假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於中彊是非耶趙州於言下千了百當南泉道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圭峯謂之靈知荷澤謂之知之一字衆妙之門黃龍死心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要見圭峯荷澤則易要見死心則難到這裏須是具超方眼說似人不得傳與人不得所以圜悟先師說趙州禪只在口脣皮上難奈他何如善用兵者不齎糧行就你水草糧食又殺了你有一秀才問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州云是才云弟子欲就和尚手中乞取拄杖得否州云君子不奪人所好才云某甲不是君子州云老僧亦不是佛又一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州乃敲禪牀脚僧云莫只這便是否州云是則脫取去又一僧問諸方盡向口裏道和尚如何示人州以脚跟打火爐示之僧云莫便是也無州云恰認得老僧脚跟又僧問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州云你問我趙州聻又僧問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某甲不問這箇道州云你問那箇道僧云某甲問大道州云大道通長安你不得作無事會不得作玄妙會不得作奇特會不得作平常會趙州不在無事上不在玄妙上不在奇特上不在平常上畢竟在甚麼處具眼者辨取這老漢有時云未出家被菩提使出家後

使得菩提汝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又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之一字尚不喜聞達磨灼然是甚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你既不到這箇田地是事理會不得也學人麤走大步便把一句子禪要祇對人且不是這箇道理所以妙喜室中常問禪和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卜度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便奪却竹篦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箇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有箇冊峯長老云某看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没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妙喜曰你譬喻得極妙我眞箇要你納物事你無從所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赴火拚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篦子話復說偈云

佛之一字尚不喜　有何生死可相關
當機覿面難回互　說甚楞嚴義八還

悅禪人請普說僧問臨濟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三千里外絕誵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拔出眼中楔進云臨濟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時如何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郎當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王氏今日是生耶是死耶師云生耶死耶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抽却腦後箭進云只如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人來師還接否師云喚甚麼作一物進云不可重說偈言師云礙塞殺人乃云生耶死耶非得非失不道不道有理有事若向有理有事處得箇入處只在教乘裏頭出頭没若於非得非失處得箇入處敢保諸人十二時中未有安身立命處既未有安身立命處則不知王氏落處若知得王氏落處即知自己安身立命處且道王氏即今是生耶是死耶是不生耶是不死耶若道不生爭奈死何若道不死爭奈生何若道亦生亦死又是戲論說若道非生非死又是相違說直饒離四句絕百非直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現胡漢來現漢當人各各脚跟下淨倮倮明歷歷生死如夢幻空華去來如浮雲水月猶未是徹頭處縱饒如實見得昔日之生本不曾生今日之滅本不曾滅亦是無夢說夢何以故生而不生鏡裏之形滅不曾滅水中之月正當恁麼時那裏是王氏出身處若委悉得去王氏只今與諸人把手共行同入如來大寂滅海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復云這箇是近悅上座爲母

王氏請妙喜老漢說法底意旨且法作麽生說不見道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見聞覺知既不可以入道莫是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便是麽良久高聲云更是箇甚麽妙喜盡力說只說得到這裏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忉忉怛怛唯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豈是無言說因甚麽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箇心說箇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盡切不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缾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却被這些子障却自己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能發現只管弄目前光影理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大似掉棒打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為可憐愍者古人凡

有一言半句設一箇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呑教伊透若是箇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麽弄猢猻家具祭鬼神茶飯蓋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下黑漫漫依前只是箇漆桶只如適來上座問奪人不奪境一段話只知冊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他又理會不得問一段末了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傳口令相似我今不惜口業為你諸人葛藤註解一徧臨濟一日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會麽良久左右顧視便下座遮箇便是金剛王寶劒我昨日說底將蜈蚣毒蛇蝎子幷諸雜毒貯在一甕裏你試將手就中拈一箇不毒底出來看若拈得出不妨於此事有少分相應若拈不出自是你根性遲鈍凡無靈骨也怪妙喜不得臨濟當時道這幾句閑言長語面目現在自是你不會看得

出你若領得此意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之類不著問人一一自知下落古人垂箇方便豈是閑閑口須知爛泥裏有刺當時有箇克符道者理會得臨濟意便出來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當時不知那裏得許多閑言長語鬬湊待恰好便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諸人還會麽煦日發生鋪地錦是境嬰孩垂髮白如絲是人此兩句一句存境一句奪人克符又作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誵訛師云有甚麽誵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麽師云誣人之罪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師云何不早恁麽道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師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頌大槩在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上蓋此兩句是境學者問不奪境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麽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量擬議者人也蹉却覿面相呈一著子即被語言網羅矣克符此頌尋明煦日發生鋪地錦所以有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之句乃是

存境而奪人故曰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綱羅奪人之義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具眼者方能辨別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絶煙塵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是奪了境將軍塞外絶煙塵是存人而不奪頌曰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師云也須閑處作隄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師云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澹山遥翠色新師云貧兒思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師云自起自倒你要會日照寒光澹山遥翠色新麽此兩句是境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其餘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盡是依語就學家問處答又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答云并汾絶信獨處一方便有人境兩俱奪面目頌曰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師云已落第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師云買石得雲饒擬犯吹毛劒還如值木盲師云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留佛祖到這裏進之退之性命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劒

不可犯其鋒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頌曰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師云會麽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師云世間相常住問答理俱全師云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蹋破澄潭月師云猶有這箇在穿開碧落天師云勞而無功不能明妙用師云動著即錯淪溺在無緣師云却依舊處著這箇是適來上座請益底公案謂之四料揀你若要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他當時垂示處看如何看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若恁麽便是你若作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便不是了也所以五祖師翁有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麽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麽會方始是你諸人還會麽這般說話莫道你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自理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會得理會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須信古人垂慈則有法

無法不垂慈道眼未開大法未明豈免向他人口裏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得了唯恐人知及至說時又恐說盡了末後無可說這箇是無限量底法你以有限量心擬窮他落處且莫錯只如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華普示獨迦葉破顔微笑何曾怕人知又何曾密室裏傳授來我這裏禪許你衆人聞不許你衆人會如上所解註者四料揀你諸人齊聞齊會了臨濟之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濟宗旨豈到今日你諸人聞妙喜說得落將謂止如此我實向你道此是第一等惡口若記著一箇元字脚便是生死根本也你諸人諸方學得底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是甚麽屎禪一向塟在皮袋裏將謂實有恁麽事莫錯諸上座你眞箇要參妙喜禪盡將諸方學得底掃向他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虛却心來共你理會復說偈云無諸比丘名近悅爲母王氏請普說妙喜便登曲彔牀忉忉怛怛恣饒舌從來法本離言詮不假思量與分別說甚地獄及天堂四聖六凡俱泯絶縱有魔

王欲作難金剛寶劒當頭截王氏養子要參禪只這一念永不滅彈指頓明諸法門釋迦彌勒齊超越還如塗毒鼓當軒一擊聞之皆腦裂無邊煩惱悉蠲除夙業舊殃湯沃雪末後一句為重宣凝然萬里一條鐵喝一喝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六

音釋

蠢蝡 蠢尺尹切蝡而兖切蟲動貌 [illegible] 女氏切指物貌 膘 [illegible] 臭也 甦 素姑切更生也 倮 郎果切赤體也 煦 香句切溫和也 [illegible] 牙也 訛 五禾切[illegible]也 爍爛 [illegible]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七　咸七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禮侍者斷七請普說僧問和尚室中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遂以坐具打地一下云學人為蛇畫足却請和尚頭上安頭師云自起自倒得人憎進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師云切忌攀裏動指頭進云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却較些子師云換却你眼睛乃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擬議當恁麼時釋迦老子達磨大師雖有鼻孔直是無出氣處還委悉麼遇貴則賤遇賤則貴若向貴賤處著到更須買草鞋行脚始得所以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雖然如是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全放全收全殺全活妙喜恁麼道也不離這箇消息正如適來禪客以坐具打地一般乃拍禪牀一下云且道明甚麼邊事斯辰比丘了賢為近禮侍者將俗家寄來衣物估唱請老漢舉揚宗旨莊嚴報地可惜這兄弟方始於竹篦子話有箇發明處而今已是說前年話一日問他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何渠答不得却曰望和尚為某作箇方便指示山僧向他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子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剥了以手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渠聞之不覺失笑曰和尚吞著即禍事過得幾時又問他前日吞了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味渠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我愛他這兩轉語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信知宗師家無實法與人且如世間工巧技藝有樣子便做得若是這一解須是自悟始得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未得箇安樂處一向求知見覓解會這般雜毒纔入心如油入麪永取不出縱取得出亦費料理此事如青天白日元無障礙却被這些雜毒障却所以於法不得自在老漢常愛真淨和尚道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為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

已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或又執箇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似雙盲人行路一條柱杖子寸步抛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抛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横東西南北無可不可到這裏方得自在如今人能有幾箇放得杖撒得手昔因眞淨和尚新開語錄其時我老和尚在五祖堂中作首座五祖一日廊下見僧把一冊文字祖曰你手中是甚文字僧曰是眞淨和尚語錄祖遂取讀即讚歎曰慚愧末世中有恁地尊宿乃喚首座我老和尚時在後架洗膱聞呼很忙走出來祖曰我得一本文字不可思議所謂善說法要你試看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前後際斷諸方如今有幾箇得到這田地他却喚作勝妙境界舊時寶峯有箇廣道者便是這般人一箇渾身都不理會都不見有世間事世間塵勞昧他不得雖然恁麼却被這勝妙境界障却道眼須知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正要尊宿如水潦和尚因採藤次問馬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馬祖當胸一蹋蹋倒水潦忽然大悟不覺起來呵呵大笑祖曰你見箇甚麼道理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這箇教中謂之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纔得箇入處便亡了定相定相既亡不墮有爲不墮無爲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便是觀音入理之門他既悟了便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又呵呵大笑馬祖知他已到這箇田地更不采他亦無後語後來住水潦菴禪和家來參他有百十衆纔舉揚便賣弄這一蹋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峯巒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煙庭華笑日鶯啼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只道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這箇便是第一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不見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古人淳樸據實祗對自言我此回實從查渡來有甚麼過便道放我三頓棒大丈夫漢須共這老漢理會始得至明日便去問曰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未審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忽然大悟更無消息可通亦無道理可拈出只禮拜而已既悟了便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住箇草菴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出却釘拔却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衲僧豈不俊哉雲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一這箇是第二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鼓山晏國師在雪峯多年一日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晏釋然了悟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

耶晏曰何道理之有後來楊大年收在傳燈錄中謂之亡其了心此是第三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灌谿和尚一日見臨濟濟下繩牀纔擒住谿便云領領這箇是第四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這箇說似人不得傳授人不得老漢十七年參也曾零零碎碎悟來雲門下也理會得些子曹洞下也理會得些子只是不能得前後際斷後來在京師天寧見老和尚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這裏忽然前後際斷譬如一綟亂絲將刀一截截斷相似當時通身汗出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倮倮處得一日去入室老和尚曰也不易你到這箇田地可惜你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老漢自言我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老和尚却令我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須得三四回入室只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纔開口便道不是如是半年間只管參一日同諸官員在方丈藥石次我只把箸在手都忘了喫食老和尚曰這漢參得黃楊木禪却倒縮去我遂說箇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如狗看著熱油鐺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老和尚曰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一日因問老和尚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箇話不知五祖和尚如何答和尚不肯說老漢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衆前問如今說又何妨老和尚乃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老漢纔聞舉便理會得乃曰某會也老和尚曰只恐你透公案未得老漢曰請和尚舉老和尚遂連舉一絡索誵訛公案被我三轉兩轉截斷如箇太平無事時得路便行更無滯礙老和尚曰如今方知道我不謾你我既會了却倒疑著幾箇禪頭乃問老和尚老和尚曰我箇禪如大海相似是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得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柰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一箇璟上座與你一般只是死了過得幾時便舉我立僧後來在雲居首座寮夜間常與兄弟入室老和尚愛來聽有時入室了却上方丈見老和尚同在火爐頭坐老和尚曰或有箇禪和子得似老僧你又如何支遣老漢曰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得一箇肥漢剮我却倒與老和尚入室被我撈得上壁老和尚呵呵大笑思量這老和尚粉骨碎身亦未能報得因禮上座聞老漢舉福州人喫荔枝有箇瞥地處所以說到這裏這兄弟在叢林中規行矩步無衲子之過可惜尺頭短然打箇筋斗出來決定昧他不得有一則古話舉似大衆教中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後來湛堂和尚頌曰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青

草渡戴萵牛卧緑楊陰妙喜亦有箇頌子雖不甚文彩却不在湛堂之下荒田無人耕耕著有人爭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於臨江軍新淦縣東山寺被旨還僧謝恩罷拈香祝聖畢乃就座云青氈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僧珍重聖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遂拈起拄杖云一枝藤在這裏且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其或未然山僧不免爲諸人道破長將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

新淦縣衆官請普說僧問聖恩已受僧相再圓學人上來乞師指示重新底佛法師云雨過谿光澹雲開嶽色新進云恁麼則龍圖增久固佛日轉光輝師云一道舊行路高下自分明進云只如大顛叩齒韓文公直下知歸黄檗安名裴相國便知落處未審和尚今日與知縣朝議相見有何指示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莫便是指示也無師云一任鑽龜打瓦僧禮拜師乃云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聲前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中有箇英靈漢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剔起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修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亦未是衲僧放身命處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盡在其中正當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劒逼人寒復云這箇是知縣朝議今日率諸同官洎寄居賢士大夫同來隨喜宗杲披剃請說法底意旨此一段因緣問佛有因況宗杲自居衡梅首尾十七年今日不覺不知一來新淦同此法會豈非前報世中曾在靈山會上同爲聽法之人元來說法自有時處若時節因緣未會說法不成所以釋迦老子說法三百六十餘會皆立時處何謂時處豈不見圓覺經末上云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只這箇便是今日說法底時節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見天台智者大師因讀法華經至藥王菩薩焚身處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此豁然前後際斷便證法華三昧於三昧中見靈山會上釋迦老子與百萬大衆儼然未散如今說與人若是不曾入得這般境界劃地不信何故智者自是陳隋時人與釋迦老子相去二千年如何因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便於法華三昧中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爲復是謾人耶是假說耶此事唯證乃知難可測須知妙喜今日說法與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說法無異與智者大師在南嶽證得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亦無異眞實證者必不相欺未證者一似說夢所以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透漏無去無來無前無後非但妙喜一人如是判府郎中亦如是非但判府郎中如是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居賢士大夫亦如是非但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居賢士大夫如是乃至現前若僧若俗若貴若賤亦如是如是之法在天同天在人同人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

宰官身乃至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爲說法此是一味清淨平等法門若向這裏明得各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方知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句句不說別事無常迅速莫作等閑所以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人身難得爲貴人復難不見釋迦老子說四十二章經裏面有二十難謂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有勢不臨難就中有箇拚命不死難你諸人還會麽若拚得命無有不死者如何說不死底道理若會得這箇方始把二十難一一翻翻轉來總是易底事拚命不死也易貧窮布施也易豪貴學道也易有勢不臨也易若悟即易不悟即難然難易兩字亦不干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事何故此箇法門本無難本無易若能向不難不易處急著眼看外息諸緣內心無喘方知本無難易底法如今聰明靈利底人不能便悟病在於何却爲心意識先行被心意識障却自己光明塞却行路進步不得所以這裏使聰明靈利不著要須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內不放出則是內心無喘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諸緣內心既定則諸緣亦定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這一段大事因緣大底如是若能如是信如是解如是修如是證則三世諸佛即是汝諸人汝諸人即是三世諸佛無古無今同一解脫世間有如此殊勝之事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然今日一會亦非小緣又承諸山禪師泊諸善男信女同此聽法伏願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歷耳根永爲道種久立伏惟珍重

錢計議請普說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喚甚麽作法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曾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箇箇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沉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未有世界早有此段大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曾動著一絲毫頭往往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默照邪禪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寧怗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將這箇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麽殊不知這箇猢猻子不死如何休歇得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死如何休歇得此風往年福建路極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彼中有箇士人鄭尚明極聰明教乘也理會得道藏也理會得儒教則故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妙喜室中怒氣可掬聲色俱厲曰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詰無

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華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曾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甚麽却力排默照以為邪非妙喜曰尚明你問得我也是待我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炷香禮你三拜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不與你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即就你屋裏說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乃問你曾讀莊子麽曰是何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註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怪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

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麽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座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

不語其聲如雷故云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麽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為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為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尚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來入室乃問他今年幾歲曰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年前從甚麽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篦劈脊打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麽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

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遂歛他不坐在無言無說處肯來這下做工夫今日一會同此聽法須知人人有此一段大事因緣亘古亘今不變不動也不著忘懷也不著著意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得將心止遏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只就動止處看箇話頭便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只是這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你措大家多愛穿鑿說道這箇不是有無之無乃是真無之無不屬世間虛豁之無恁麼說時還敵得他生死也無既敵他生死不得則未是在既然未是須是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總是提撕時節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心頭恰如頓一團熱鐵相似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汝等諸人聞恁麼說話往往心裏道妙喜老漢搖脣鼓舌說得也相似不知他肚裏如何須知妙喜說得底便是行得底更無兩般所以西天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欲求一弟子繼紹祖位謂深山窮谷中必有高人居止因往求之故知非但弟子求師切師求弟子亦切遂入山果見一人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彼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彼聞已悔謝於是投祖出家即第十四祖龍樹是也今時學道者多不自疑却疑他人所以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且道悟得箇甚麼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七

音釋

荔郎計切荔枝果名 湫正作悄七小切靜也 潺湲潺士山切湲雨元切潺湲水流皃也 鶻胡骨切 椰以遮切 綊綊佔切 鐺初耕切有足釜 璟居永切 劊古外切 淦古南切 氈諸延切毛席也 猢猻猢戶吳切猻思渾切 閩武巾切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八　咸八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鄭成忠請普說師云平江信士鄭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得得來見妙喜要聞般若所將供養真身舍利寶塔洎齋雲堂清淨禪衆請普說功德不為別事專用回向無上佛果菩提覩其發心亦已廣大只這一念廣大之心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有者不信這般說話多執事難理如富樓那執相難性問世尊曰若地性徧云何容水水性周徧火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徧虛空不相陵滅世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徧法界去這裏執相生疑是故釋迦老子先為阿難說性水真空性空真水乃至地水火風一一周徧法界隨衆生心循業發現常記得山僧往年行脚將入京師到鄧州天寧有蔡州道士忘其姓名以醫來南陽一日見他教人來藏司借寶積華嚴二經山僧竊知其為佳士翌日相見與之說話果然契合因問所以借經之意曰某粗聽好人說話來若要理會本命元辰下落須還釋迦老子始得話間忽問山僧佛具正徧知世界上事一一說盡何故不曾見說金木水火土之所緣起吾師有所聞見無惜開示方是時自家漆桶未破未暇理會這般底只向他道藏經中莫須說著某尚居學地方要見人二俱懡㦬而休逮到夷門打發此事了因讀楞嚴經元來裏面說得極分曉佛謂富樓那曰同異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由是而知世界成就因風輪所持蓋風性動搖動搖不息忽生堅礙故曰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蓋風與金二物相觸於中生火故曰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烝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潬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潬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看他釋迦老子恁麼說金木水火土可殺分曉惜乎不復見此道士待點似他元來看教乘文字也要大法明後自然不費力自家參得禪了一把來看便見得富樓那執相難性又見如來為阿難就性上說地水火風一一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胷中了無疑滯如今心地未明底不免疑道世界從甚麼處起將來却向甚麼處滅為復先有世界為復先有人若道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唯心所現萬法唯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在甚麼處安頓這些子不妨被他窒礙說先有世界也不是先有人也不是大法一明不著排遣自然分曉適來所謂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不是差事以至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之類亦非假於他術只如須彌納芥子則故是芥子裏面如何著得一座須彌山到這裏也須親見一回始得這一段事人

人本有各各天眞只爲無始時來無明業識所覆所以不能現前却去外頭別覓家舍尋常室中問兄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麽未問時幸自在家裏坐纔問他是甚麽便離却本位走出門前譬如問人你在那裏云在家裏却問他屋裏家兒事子便忘却家去外面討言語來祗對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若要眞實理會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令時學者出這幾路不得向他道不在言語上便去機境上作解會又向道不在機境上便去舉起處承當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舉了便會了圜悟先師常說近來諸方盡成窠窟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也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般病痛山僧曰大好無病痛先師曰何謂山僧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先師不覺吐舌乃曰莫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定不放過山僧曰說契證即得第恐後來只恁麽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先師深以爲然更有一般底說靜是根本悟是枝葉靜得久自然悟去山僧敢道他亂道又引淨極光通達爲證且莫錯會好先聖不奈何說箇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譬如良醫應病與藥如今不信有妙悟底返道悟是建立豈非以藥爲病乎世間文章技藝尚要悟門然後得其精妙況出世間法只恁麽了得這裏一千二百衲子箇箇有一知半解每來室中道得諦當者甚衆跳得兩跳後更與一拶便去不得蓋卒未能拚身捨命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莫道無恁麽事嘗記得張無盡有言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眞實義法華會上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去佛現在佛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法天台智者大師讀法華經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悟得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山僧常愛老杲和尚每提唱及此未嘗不歡喜踊躍以手搖曳曰眞箇有恁麽事不是表法你輩冬瓜瓠子那裏得知蓋他根本下明但拙於語言三昧發其要妙爾此所謂唯證乃知難可測今日鄭成忠請山僧普說之意要聞禪和子做工夫底道理不見雲門道不可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只如不思量時又是箇甚麽怕你不會又隨後道更是箇甚麽這般尊宿慈悲之故爲人痛的的地山僧在衆日潙仰曹洞雲門法眼下都去做工夫來臨濟下則故是後來方知道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既同一箇達磨祖師又何處有許多般差別來如何是佛乾屎橛這裏有甚麽差別德山見僧入門便棒僧罔措復云不得作棒會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已是兩手分付擬欲覷捕則眼睛落地了也況復說理說事絲來線去正是師子咬人狂狗趁塊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彈指便是來生到來但虛却心子細推窮窮來窮去善念既相續惡念

自然不生但如實修行時節因緣到來自然
悟去若不悟說到彌勒佛下生只是說底且
作麽生修行聽取一頌惡念旣不生善念常
相續諸波羅蜜門一一切自具足
孫迪判請普說師云說法不應時總是非時
語所以迦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
人已畢李長者著華嚴論乃云此經決定是
佛成道十日後說初於正覺山前從定而起
因見明星忽然悟道便見自己本來面目信
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妙喜常思無盡居士
這一箇人不知幾百生中學般若來今生如
此得大受用所註清淨海眼經說八成就謂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云理無不如之謂是事
無不是之謂如自來不曾有人如此說蓋爲
他見徹釋迦老子骨髓所以取之左右逢其
原佛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所以云三界獨尊之謂我所謂
我者非人我之我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
我也心洞十方之謂聞蓋世間人皆以耳聞
一切音聲唯普賢菩薩乃以心聞故經云心

聞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多之所宗之謂一且
如現前一千大衆從首座數起自一而之百
自百而之千所以言一者多之所宗也一之
所起之謂時這箇時便是妙心居士請妙喜
爲大衆說法之時也當知此時能該括十方
三世乃至塵沙諸佛六道四生若凡若聖若
草若木若有情若無情乃以拂子擊禪牀一
下云盡向這裏成等正覺無出此時也又云
始覺合本之謂佛言以如今始覺合於本覺
往往邪師輩以無言默然爲始覺以威音王
那畔爲本覺固非此理既非此理何者是覺
若全是覺豈更有迷若謂無迷爭奈釋迦老
子於明星現時忽然便覺知得自家本命元
辰元來在這裏所以言因始覺而合本覺如
禪和家忽然摸著鼻孔便是這箇道理然此
事人人分上無不具足昨日因與妙心居士
說令叔尚書文章學問可謂儒林宗工但聞
於此道自以爲難往往士大夫只知所謂佛
者千劫學威儀萬劫修相好乃至三大阿僧
祇劫修而後成云何博地凡夫現行無明爲

富貴所折困何時與道相應纔作是念便是
於心意識中推出一座須彌山一障障了道
眼不能明見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正所謂所
知不是障是障障所知近世士大夫多作此
見如韓子蒼與其在臨川鼻孔廝拄著半年
亦不自信每言此一段事吾輩但知歸向則
可如何便要入手亦是自作障難或者更錯
會先佛所言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
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謂佛道之難成如此殊
不知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
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釋迦老子
纔瞥地後便言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
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所謂妄想
執著者正說著今時士大夫病痛先德所以
指示一切人脚跟下無不圓成無不具足故
有父不可以傳子臣不可以獻君之說蓋使
自證自悟匪從人得所以不壞假名而談實
相肇法師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分兮別兮
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
位起教叙其因然後國分其界人部其家各

守其位豈非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耶佛不云乎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乃至長者居士婆羅門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爲說法又曰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六小音聲無不足法門既如此殊勝奈何學者多不向此時節領覽乃爾自生退屈正是不信自殊勝甘爲下劣人若是靈利漢便向這裏提得去方知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現千頭萬頭但識取一頭且那箇是一頭不見南臺和尚聞版聲有頌云善哉三下版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爾三復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適來所謂盡向這裏成等正覺是眞實義所以韶國師云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然雖如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豈不見善財童子至毗盧遮那大樓閣前舉體投地從地而起作是念言此大樓閣是解空無相無願者之所住處是於一切法無分別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切劫入一劫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乃至不著一切世間窟宅者之所住處何謂世間窟宅便是於無上道自作障難者若執一切世間窟宅不能捨離則吾輩所謂長老者亦莫住院一向杜絕世故乃可得行此道如此則是壞世間相而談實相何道之有當愛東坡爲文章庶幾達道者也縱使未至於道而語言三昧實近之矣人謂是五祖戒和尚後身而不知以何因緣中忘此意第亦暫時不著便者觀其作維摩畫像讚從始至終不死在言下其詞曰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煖肺肝胃腎更相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言其醫王道去衆醫曰爾輩用藥都無是處衆工既去其病隨愈或問醫王君以何藥而病損乎曰不出衆工之所用者但彼不善用耳故曰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這箇雖是死蛇解弄卻活若彼三十二人所論眞箇負墮時即是無言勝有言情知古人之意決不如此所以立箇喻云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燄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座皆悉容受不迫窄經中所載此是維摩居士不思議大解脫神通之力所以借座燈王取飯香積斷取妙喜世界如陶家輪如持鍼鋒舉一棗葉蓋其實之理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故曰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鞵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言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是觀爲正觀此是東坡說底禪

豈不是言語到若非前世熏習得來爭解恁麼道所以妙喜之意亦欲尚書公於此事信得及妙心居士請持此語歸舉似令叔恐因妙喜之言直下信得及異日忽然噴地一發便乃截生死流據祖佛位做箇出世間沒量大人始不負妙喜相期之意妙心居士近日畫得入定觀音且以妙喜昔年所作讚題其上蓋在衡陽時因道友藺庭彥所請當時信意一筆寫成與維摩讚言語雖不同大意相似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覩一切音聲須以耳聽觀音卻以眼觀故曰唯此大士眼能觀如何見得曰瞑目諦觀爲佛事到這裏便轉了曰於眼境界無所取眼境界既取不得即眼界寂滅眼界既寂滅不可耳界不寂滅所以云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觀音菩薩以眼聞而普賢菩薩以心聞即此是互顯之義所謂互顯者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作意處佛事於意界中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得恁麼受用自在了眼依舊觀色耳依舊聽聲乃至鼻舌身意一一依本分故曰眼色耳聲鼻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適來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是也當以此觀如是觀取此爲實成妄想到這裏又轉了曰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惑亂失本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云何顛倒眼見色隨色轉耳聞聲隨聲轉是謂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以逐物故不見大士妙色身無眼耳鼻舌身意此乃教有明文眼耳鼻等既無其體互顯之義依何而立故曰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大凡文字須教說得行若說不行不成文章適來因論時節因緣所以說善財方立于樓閣之前早已讚歎許多殊勝之事然未能得入乃白彌勒菩薩言唯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時彌勒菩薩前詣樓閣彈指出聲其門即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閉時如何便是觀音入流亡所底消息然後善財於樓閣中見百億四天下百億兜率陀天一一皆有彌勒菩薩降神誕生遊行七步觀察十方現爲童子居處宮殿爲一切智出家苦行降伏諸魔成等正覺梵王勸請轉正法輪升天宮殿而演說法劫數壽量衆會莊嚴所淨國土所修行願住持教法皆悉不同善財非但見彌勒菩薩一周佛事又自見其身在彼一切諸如來所亦見於彼一切衆會一切佛事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秋毫以爲透漏既見如是無量殊勝一切莊嚴自在境界已彌勒菩薩即攝神力入樓閣中又彈指作聲告善財言善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薩知諸法智因緣聚集所現之相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爾時善財聞彈指聲從三昧起於此時節忽然打失布袋然後彌勒示以如上境界無有去處亦無住處非寂非常遠離一切師召大衆云既是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則雲門大師手中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有甚麼過當知這箇時節具無量廣大智慧

門無量神通門無量言詞門無量不可說又不可說一切佛菩薩自在受用門諸人若能如是信如是入方知先聖道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乃喝一喝云若不喝住打葛藤直到明朝擊禪牀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八

音釋

偲（息茲切）潬（他干切與灘同）鶻鳩（鶻蒲沒切鳩居求切）饜（於豔切飫也）鞵（胡街切與鞋同）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十九　咸九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示清淨居士（李提舉獻臣）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佛乃自覺聖智之境界也決欲知此境界不假莊嚴修證而得當淨意根下無始時來客塵煩惱之染如虛空之寬曠遠離意識中諸取虛偽不實妄想亦如虛空則此無功用妙心所向自然無滯礙矣

佛又言不應於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見於如來應徧於一切處見於如來佛者覺義謂於一切處常徧覺故所謂徧見者見自己本源自性天眞沸無一時一處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界中而不徧故也衆生迷此而輪轉三界受種種苦諸佛悟此而超諸有海受殊勝妙樂然苦樂皆無實體但迷悟差別而苦樂異途耳故杜順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法身不現是也擔荷此段大事因緣須是有決定志若半信半疑則没交涉矣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欲知到頭處自境界他境界一如是也

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念相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一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慧人昔溈山問懶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子眞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懶安之牧牛則久久自純熟矣

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此雖常言亦可爲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從旦至暮有甚利人自利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不可忽也

昔道林禪師居秦望山長松之上時人謂之烏窠和尚白居易侍郎鎮錢塘特入山謁之乃問禪師坐處甚危險師曰老僧有甚危險侍郎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而去今欲省心力莫管他三歲孩兒道得道不得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但諸惡莫作便了此語信也著不信也著請思之

世人現行無明矯而為善善雖未至豈不勝寡廉鮮耻託善而為惡者教中謂之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苟能直心直行直取無上菩提可謂真大丈夫之所為矣塵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會得塵劫來事即時冰解氷銷如今不會更經塵劫亦只如是如是之法亘古恒然未嘗移易一絲毫許

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靈利則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易入而難保任蓋入處不甚深而力弱故也聰明靈利者纔聞善知識說著箇中事便眼目定動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似此者自作障礙永劫無有悟時外鬼作殃猶可治此乃家親作祟不可禳禱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此之謂也

士人博覽群書本以資益性識而返以記持古人言語蘊在胸中作事業資談柄殊不知聖人設教之意所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看讀佛教亦然當須見月亡指不可依語生解古德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志之士讀書看教能如是方體聖人之意少分也

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聰禪師悟臨濟宗旨有一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妙哉斯言可以為光明種子發機之助也

世間塵勞之事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處便省為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日久月深不知不覺入得頭深臘月三十日卒著手脚不辦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如今作事處顛錯欲臨命終時不顛錯無有是處

古德有言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所謂無心者非如土木瓦石頑然無知謂觸境遇緣心定不動不取著諸法一切處蕩然無障無礙無所染汙亦不住在無染汙處觀身觀心如夢如幻亦不住在夢幻虛無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謂之真無心且非口頭說底無心若未得真無心只據說底與默照邪禪何以異哉

佛是眾生藥眾生病除藥亦無用或病去藥存入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其病與眾生未除之病等病瘥藥除佛魔俱掃始於此段大事因緣有少分相應耳

歸宗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了

欲空萬法先淨自心自心清淨諸緣息矣諸緣既息體用皆如體即自心清淨之本源用即自心變化之妙用入淨入穢無所染著若大海之無風如太虛之雲散得到如是田地方可謂之學佛人未得如是請快著精彩

近日叢林以古人奇言妙語問答為差別因

緣狐媚學者殊不本其實諸佛說法唯恐人不會縱有隱覆之說則旁引譬喻令衆生悟入而已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於此悟入又有何差別於此不悟即此即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

凡看經教及古德（感九）入道因緣心（五）未明了覺得迷悶沒滋味如咬鐵橛相似時正好著力第一不得放捨乃是意識不行思想不到絕分別滅理路處尋常可以說得道理分別得行處盡是情識邊事往往多認賊爲子不可不知也

有一種人早晨看經念佛懺悔晚間縱口業罵詈人次日依前禮佛懺悔卒歲窮年以爲日課此乃愚之甚也殊不知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斷永不復續一懺永不復造此吾佛懺悔之意學道之士不可不知也

學道人十二時中心意識常要寂靜無事亦須靜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動搖久久習熟自然身心寧怗於道有趣向分寂靜波羅蜜定衆生散亂妄覺耳若執寂靜處便爲究竟則被默照邪禪之所攝持矣

趙州和尚云老僧十二時中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無雜用心處此是這老和尚眞實行履處不用作佛法禪道會

善惡皆從自心起且道離却舉足動步思量分別外喚甚麼作自心自心却從甚麼處起若識得自心起處無邊業障一時清淨種種殊勝不求而自至矣

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却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感九）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涉（六）

學道人逐日但將檢點他人底工夫常自檢點道業無有不辦或喜或怒或靜或閙皆是檢點時節

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喜怒靜閙處亦須提撕第一不得用意等悟若用意等悟則自謂我即今迷執迷待悟縱經塵劫亦不能得悟但舉話頭時略抖擻精神看是箇甚麼道理

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字尚不喜聞想無閑工夫管閑事逐日波波地檢點他人也

古人提持此事或就理或就事或據時節或向上提持俱無定準教中所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

獻臣道友在富貴中不爲富貴所迷知有此一段大事因緣決定透脫生死了得誰來衡陽與之相聚首尾四年只同一日守官政事不苟簡凡百從寬廉謹重厚未嘗談人過惡此眞佛菩薩所行之行也因以此軸求指示故書此二十六段（感九）似之亦以其純誠向道甚力故欲贊成之（七）庶幾依此做工夫將來發明大事如楊大年張無盡諸大老作吾家內外護菩薩則予之言不虛發耳

示東峯居士 陳通判 次仲

欲學此道當於自己脚跟下理會纔涉秋毫知見即蹉過脚跟下消息脚跟下消息通了種種知見無非盡是脚跟下事故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若如今不越一念向脚跟下頓亡知見便與祖師把手共行未能如是切忌向知見上著到士大夫學道利根者蹉過鈍根者難入難入則自生退屈蹉過則起謗無疑若要著中但將蹉過底移在難入處却將難入底移在蹉過處自然怗怗地不作難入蹉過之解矣得如此了却好向這裏全身放下放下時亦不得作放下道理古德所謂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又清涼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而今人纔聞恁麼說話將爲實有恁麼事便道我證我悟將出𭆏似人不得一向說高禪七縱八橫胡說亂道說神說鬼將謂祖師門下事只如此殊不知親證親悟底唯親證親悟底人不假言詞自然與之默默相契矣相契處亦不著作意和會如水入水似金博金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到這箇田地方可說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不是彊爲法如是故近世叢林邪法横生瞎衆生眼者不可勝數若不以古人公案舉覺提撕便如盲人放却手中杖子一步也行不得將古德入道因緣各分門類云這幾則是道眼因緣這幾則是透聲色因緣這幾則是亡情因緣從頭依次第逐則搏量卜度下語商量縱有識得此病者將謂佛法禪道不在文字語言上即一切撥置喫却現成粥飯了堆堆地坐在黑山下鬼窟裏喚作默而常照又喚作如大死底人又喚作父母未生時事又喚作空劫已前事又喚作威音那畔消息坐來坐去坐得骨臀生胝都不敢轉動喚作工夫相次純熟却將許多閑言長語從頭作道理商量傳授一偏謂之宗旨方寸中依舊黑漫漫地本要除人我人我愈高本要滅無明無明愈大殊不知此事唯親證親悟始是究竟纔有一言半句作奇特解玄妙解祕密解可傳可授便不是正法正法無傳無授唯我證你證眼眼相對以心傳心令佛祖慧命相續不斷然後推已之餘爲物作則故達磨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是也所謂傳法者乃心法也心法無形段所傳者前所云我證你證底是也若彼此不證向心外取證則有宗旨玄妙奇特可傳可授便有我會你不會生輕薄想增長我見如來說爲可憐愍者妙喜禪無難參易參之異只要參禪人向未痾已前坐斷生死路頭直下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難參易參差別在人不干禪事往往聰明靈利漢多是求速效要口裏有可得說面前有可得憑仗殊不知此事得者如生師子返擲在當人日用二六時中如水銀落地大底大圓小底小圓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鱍鱍地常露現前正當恁麼時方始契得一宿覺所謂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苟未能如是且暫將這作聰明說道理底置在一邊却向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撈摸咬嚼看撈摸來撈摸去咬嚼來咬嚼去忽然向沒

滋味處咬著舌頭沒撈摸處打失鼻孔方知
趙州老人道未出家時被菩提使出家後使
得菩提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
丈六金身却作一莖草用建立亦在我掃蕩
亦在我說道理亦在我不說道理亦在我我
為法王於法自在說即有若干不說即無若
干得如是自在了何適而不自得梵語般若
此云智慧未有明般若而有貪欲瞋恚癡者
未有明般若而毒害衆生者作如此等事底
與般若背馳焉得謂之有智慧妙喜尋常為
箇中人說纔覺日用應緣處省力時便是當
人得力處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得無限
力往往見說得多了却似泗州人見大聖殊
不知妙喜恁麼說正是平昔行履處恐有信
不及者不免再四提撕舉覺拕泥帶水盡曾
處九
十
為浪子偏憐客爾
示智通居士黃提宮伯成
從上諸聖無言語傳授只說以心傳心而已
今時多是師承學解背却此心以語言傳授
謂之宗旨為人師者眼既不正而學者又無
決定志急欲會禪圖口不空有可說耳欲得
心地開通到究竟安樂之處不亦難乎
古德云句能劄意意能劄句意句交馳是為
可畏又云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如招慶
問羅山云巖頭和尚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
恁麼意旨如何羅山遂喚大師招慶應諾山
云雙明亦雙暗慶便作禮而去三日後復來
問前日和尚意旨如何山云我盡情向汝道
了也慶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如是據你
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
同生亦同死慶又禮謝而云後有僧問羅山
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又問同
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欲了從上
來事當以此段因緣時時在念然不得著意
穿鑿穿鑿即錯
咸九
十一
莫愛諸方奇言妙句宗師各自主張密室傳
授底古人公案之類此等雜毒收拾在藏識
中劫劫生生取不出生死岸頭非獨不得力
日用亦被此障礙道眼不得明徹古人不得
已見汝學者差別知解多而背道泥語言故
以差別之藥治汝差別之病令汝心地安樂
到無差別境界今返以差別語言為奇特執
藥為病可不悲夫
古德云佛是衆生藥有衆生病即用無衆生
病用藥即藥返為病甚於有病者前所云雜
毒不可收拾在藏識中亦此之謂也
日用塵勞中種種不如意事是衆生病一念
回光返照是佛藥苟能於佛於衆生直下不
生分別則病瘥藥除始契得龐公所謂日用
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
乖之語矣
學此道未得箇入頭處時覺得千難萬難聞
宗師舉覺愈覺難會蓋以取證求歇底心不
除返被此作障礙此心纔歇方知非難非易
亦非師家可以傳授
知迷不悟是大錯執迷待悟其錯益大何以
故為不覺故迷執迷待悟乃不覺中又不覺
迷中又迷決欲破此兩重關請一時放下著
若放不下迷迷悟悟盡未來際何時休歇
學道人日用空境易而空心難境空而心不

空心爲境所勝但空心而境自空矣若心已空而更起第二念欲空其境則是此心未得空復爲境所奪此病不除生死無由出離不見龐公呈馬祖偈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心既空矣心外復有何物而可空耶思之

但得本莫愁末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種語言種種智慧日用應物隨緣七顛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逆皆末也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

古人入門便棒便喝唯恐學者承當不性燥況忉忉怛怛說事說理說玄說妙草裏輥耶近年已來此道衰微據高座爲人師者只以古人公案或褒或貶或密室傳授爲禪道者或以黙然無言爲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爲禪道者或以眼見耳聞舉覺提撕爲禪道者或以猖狂妄行擊石火閃電光舉了便會了一切撥無爲禪道者如此等既非却那箇是著實處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具眼者舉起便知

此道無限劑世間塵勞亦無限劑但看當人日用所向如何爾故華嚴經云於諸世間心如虛空無所染著普觀諸法眞實之相發大誓願滅衆生苦永不厭捨大乘志願滅一切見修諸菩薩平等行願所謂平等行願乃亦無限劑心所向處無障無礙是也

學世間事用心不到則學不成學出世間法無你用心處纔擬用心推求則千里萬里没交涉矣雖然如是無用心處無摸𢱢處無著力處正好著力莫見恁麼道又節外生枝云既無用心無摸𢱢無著力却如何趣向若作此見轉没交涉矣

示妙證居士 聶寺丞

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衆生界中順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來若不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蠏時方始知悔則遲也若要直截請從而今便截斷

學世間法須要理會得分曉學出世間法却全要理會不得方有趣向分既理會不得却如何趣向但恁麼究取

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漢欲得一如但佛與衆生一時放下則無了無不了故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僧問趙州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州云待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州云待栢樹子成佛看此話不得作栢樹子不成佛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虛空落地時栢樹子成佛栢樹子成佛時虛空落地也定也思之

佛是無事底人住世四十九年隨衆生根性應病與藥權實頓漸半滿偏圓說一大藏教皆無事法也衆生無始時來爲心意識之所流轉流轉時渾不覺知故佛在般若會上說諸法空相謂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空徒有名字而已到究竟處名字亦空空亦不可得若人夙有善根種性只向不可得處死却心意識方知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是

眞實語

禪不在靜處不在鬧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不在日用應緣處然雖如是第一不得捨却靜處鬧處日用應緣處思量分別處參忽然眼開都是自家屋裏事

今時士大夫學道多是半進半退於世事上不如意則火急要參禪忽然世事遂意則便罷參爲無決定信故也禪乃般若之異名梵語般若此云智慧當人若無決定信又無智慧欲出生死無有是處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十九

音釋

嬾 落旱切 驀 莫白切 祟 雖遂切 禍也 撕 先奔切 提撕

譴 去戰切 誚也 醱 普活切 咬嚼 咬五巧切 嚼在爵切 螃蠏 螃步螃切 蠏下買切 剗 才讀切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　咸十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示無相居士 鄧直殿 子立

欲學此道須是具決定信逢逆順境心不動搖方有趣向分佛言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於境界無所著遠離諸難得無難又云信能超出衆魔路示現無上解脫道如上所說教有明文佛豈欺人耶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則觸境遇緣心生疑惑乃是於境界心有所著不能於此道決定無疑

滅煩惱本遠離諸難諸難者爲無決定信被自己陰魔所撓若能一念緣起無生則不越此念即時超出魔路所謂魔路亦非他物乃是睞却此心於此心外妄生差別諸見而此心即隨差別異念流轉故成就魔境若能直下信此心決定本來成佛頓亡諸見即此魔路便是當人出生死菩提路也

參禪人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但虛却心不用向聲名句義上求玄妙求悟入若起此心即障却自己正知見永劫無有入頭處盤山云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不可忽淨名云法過眼耳鼻舌身意欲徹此法先須屏除六根門頭使無少過患何爲過患被色聲香味觸法所轉而不能遠離於經教及古德言句上求知見覓解會者是苟能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中不起第二念直下知歸則於自境界他境界無不如意無不自在者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諸方尊宿喚作劈面提持直截分付妙喜喚作第一等拕泥帶水直饒向一棒一喝下全身擔荷得已不是丈夫漢被佗驀頭澆一杓惡水了也況於一棒一喝下求奇特覓妙會乃是不唧嚠中又不唧嚠者

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聞道如印印水下士聞道如印印泥此印與空水泥無差別因上中下之士故有差別耳如今欲徑入此道和印子擊碎然後來與妙喜相見

示眞如道人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便是千萬日樣子也於一日中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

諸境便與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相契不著和會自然成一片矣世尊說火宅喻正為此也經云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具在經中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謂信根狹劣在火宅中無智慧而戀著塵勞之事為樂不信有出火宅露地而坐清淨妙樂故也若在其中信得及識得破不戀著幼稚戲處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即此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何以故佛不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故遠行地菩薩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真方便也學般若人捨此方便而隨順塵勞定為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中彊說道理謂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言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此之流邪魔惡毒入其心腑都不覺知欲出塵勞如潑油救火可不悲哉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教有明文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在火宅塵勞中頭出頭沒受無量苦忽於苦中而生厭離始發無上菩提之心塵勞之儔為如來種正謂此也俗人學道與出家兒迥然不同出家兒自小遠離塵勞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去亦離身居清淨伽藍目觀紺容聖相念念在道心心無間所觀底書無非佛書所行底事無非佛事不見可欲受佛禁戒佛所讚者方敢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有明眼宗師可以尋訪有良朋善友可以咨決縱有習漏未除者暫時破佛律儀已為眾所擯斥以俗人較之萬不及一俗人在火宅中四威儀內與貪欲瞋恚癡為伴侶所作所為所聞所見無非惡業然若能於此中打得徹其力却勝我出家兒百千萬億倍打得徹了方可說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大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清淨圓明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礙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況更有塵勞煩惱恩愛作對待耶在火宅中打得徹了不須求出家造妖捏怪毀形壞服滅天性絕祭祀作名教中罪人佛不教人如此只說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乃至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又云治生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但只依本分隨其所證化其同類同入此門便是報佛深恩也但念念不要間斷莫管得不得便是夙與般若無緣今生未打得徹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於日用二六時中亦不被塵勞所困後世出頭來亦得現成受用學道無佗術以悟為則今生若不悟儘崖到盡未來際常存此心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況忽然心華發明耶當此之時三世諸佛證明有分諸大祖師

無處安著非是强爲法如是故眞如道人欲學此道但只依此做工夫久久自然撞著矣如上所說乃一期應病與藥耳若作實法會又却不是也古人云見月休覷指歸家罷問程寫至此興雖未已而紙已盡且截斷葛藤

更數日眞如道人又連黏此軸來致謝曰聞前日老師與尚未已更望鋪華錦上不識可否予應之曰已展不縮復爲續此葛藤云歸到家了自然不問程途見眞月了自然不看指頭矣佛說一大藏教大喻三千小喻八百頓漸偏圓權實半滿無不是這箇道理淨名云依於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佛只說因語入義不說因義入語禪家千差萬別種種言句亦如是今時學道人不問僧俗皆有二種大病一種多學言句於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種不能見月亡指於言句悟入而聞說佛法禪道不在言句上便盡撥棄一向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靜坐觀心默照更以此邪見誘引無識庸流曰靜得一日便是一日工夫苦哉殊不知盡是鬼家活計去得此二種大病如有參學分經云不著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又云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辨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所以云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語默二病不能除決定障道不可不知知得了始有進修趣向分第一莫把知得底爲事業更不求妙悟謂我知他不知我會他不會墮我見網中爲我相所使於未足中生滿足想此病尤重於語默二病良醫拱手此病不除謂之增上慢邪見人除夙有靈骨方能到這裏得轉身一路既能轉身即能轉物既能轉物方謂之了義人既了其義即了此心既了此心試於了處微細揣摩元無可了於無可了處則起便行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却作一莖草種種變化成就一切法毀壞一切法七顛八倒皆不出此無所了心正當恁麼時不是如來禪不是祖師禪不是心性禪不是默照禪不是棒喝禪不是寂滅禪不是過頭禪不是教外別傳底禪不是五家宗派禪不是妙喜老漢杜撰底禪既非如上所說底禪畢竟是箇甚麼到這裏莫道別人理會不得妙喜老漢亦自理會不得眞如道人請自看取

示空慧道人

擔荷此事直是具決定志一棒打不回頭底若半進半退似信不信縱得箇入頭處亦禁大鑪鞴烹鍛不得況欲向千差萬別處作主宰耶妙喜這般說話如在鬧市裏颺石頭著者方知空慧道人不須疑著

乍得身心寧靜切須努力不得便向寧靜處採根教中謂之解脫深坑可畏之處須教轉轆轆如水上葫蘆自由自在不受拘牽入淨入穢不礙不沒方於衲僧門下有少親近分若只抱得不哭孩兒有甚用處空慧思之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雖一期應病與藥未免垛生招箭而今未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大珠空費老婆心已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心與物俱是剩法畢竟如何

不許夜行投明要到

既有箇趣向狗子無佛性話聆地裏護提撕則箇若遺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未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峯道底

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遂召五通仙人五通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汝問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多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國師三喚侍者話瑞巖喚主人公話睦州擔板漢話投子添桶話雪峯輥毬話風穴佛話道六箇老古錐各欠悟在妙喜恁麼道大似掉棒打月旁觀看之不爲分外

示廓然居士謝機宜

學世間法全仗口議心思學出世間法用口議心思則遠矣佛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蓋心意識乃思量分別之窟宅也決欲荷擔此段大事因緣請猛著精彩把這箇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斷便是徹頭時節正當恁麼時方用得口議心思著何以故第八識既除則生死魔無處捿泊生死魔無捿泊處則思量分別底渾是般若妙智更無毫髮許爲我作障所以道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得到這箇田地了儘作聰明儘說道理皆是大寂滅大究竟大解脫境界更非佗物故盤山云全心即佛全佛即人是也未得如是直須行住坐卧勿令心意識得其便久久純熟自然不著用力排遣矣思之

龐居士一日在草菴中獨坐驀地云難難十碩油麻樹上攤龐婆聞得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女子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妙喜曰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摶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自己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請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拕泥帶水下註脚了也

古德有言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恐當人信不及於日用應緣處被外境所奪不能純一做工夫則成間斷當間斷時未免方寸擾擾正擾擾時却是箇好底時節佛言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便是這箇道理也這箇道理說似人不得唯證悟者舉起便知落處

梁武帝問達磨朕造寺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達磨曰無功德帝曰云何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之隨形雖有而非實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帝不契達磨遂渡江之魏如今要見眞功德不用別求只向不識處薦取若透得此二字一生參學事畢

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眞實契此心者內不見有能證之人外不見有所證之法祖師說箇轉處與隨流皆爲迷此心向外取證之者赴箇程

限耳佛說一大藏教大喻三千小喻八百只
是說程限底丈字而已若謂如來實有恁麼
事則是謗佛法僧
心大熾然熠熠不息貪欲瞋恚癡纏之如鉤
鎖連環相續不斷若無猛烈志氣日月浸久
不覺被五陰魔所攝持若能一念緣起無生
不離貪欲瞋恚癡倒用魔王印驅諸魔侶以
為護法善神且非强為法如是故故淨名云
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
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增上慢
謂大闡提敗種根非器衆生不信有佛乘生
死岸頭可憑可仗者如此輩人雖不信然亦
於平等法無所欠少
龐居士問馬大師云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
舟時如何祖云我這裏無水亦無舟更說甚
麼筋骨居士於言下頓息諸緣遂回南嶽見
石頭和尚一日石頭問居士自見老僧後日
用事作麼生居士云若問某甲日用事直是
無開口處頭云知子恁麼方始問子居士遂
述一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
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
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這箇是俗士中來
樺樣子決欲究竟此事請依此老法式彼既
丈夫我寧不爾不可忽勉之勉之

示覺空居士 唐通判

以斯道覺斯民儒者之事也吾佛亦曰性覺
妙明本覺明妙又佛者覺也既已自覺而以
此覺覺諸羣迷故曰大覺又德山曰猢空追
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覺亦非覺彥舉通友
儒釋俱學而不偏故取是義而名其所居曰
覺軒以此軸來求法語仍書尾囑之曰覺軒
之義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
等呪彥舉既知是義大神大明無上無等等
矣又何必妙喜再下註脚然彥舉之意非獨
欲發明是義以自覺而已蓋因是義以覺諸
未覺者法施之普亦佛菩薩之用心也予嘉
其志故直書以示之凡登是軒者當見其義
而亡軒可也茍執軒以為義則非獨不了其
義而亦未覩其軒也軒義俱亡覺心獨朗始
可與言覺也矣覺義深遠言不能盡繼之以
偈曰覺空空覺空空覺覺覺空空空亦空欲
識無窮好消息都盧只在此軒中信筆信意
一揮以塞來命而已

示新喻黃縣尉

妙喜與如是老人素昧平昔紹興丙子暮春
邂逅渝川江亭一見便得之詞色之間雖未
相酬酢而心已許之既而來驛舍吐露若合
符契自慶驗人之眼不讓古人又喜般若杜
中得一箇英靈漢可以扶此大法幢然此大
法炬為吾家內外護次日同赴任宰飯飯罷
復坐兀齋如是老人盡發所蘊字字句句皆
有落著不似今時士大夫說世之所謂口鼓
子禪因說夢一巡到這裏方信三世諸佛說
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即今妙
喜與如是老人又在夢中說夢忽然有箇沒
量大漢夢裏覺來方信三世諸佛所說者不
是夢六代祖師所說者不是夢天下老和尚
所說者不是夢何以故夢與覺一語與默一
說與無說一所以云二由一有、亦莫守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如是之法說亦如是默亦

如是三世諸佛亦如是六代祖師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妙喜即今與如是老人所說者亦如是所證者亦如是如是老人當如是受用如是修行與如是人說如是事令未得者得入如是境界同報佛恩使如是之法衆生界中相續不斷則如是老人不虛說夢妙喜老漢不虛證明矣且道如何是不虛證明底道理還委悉麼如是如是 且截斷葛藤

示羅知縣

聰明利智之士往往多於根脚下蹉過此事蓋聰明利智者理路通纔聞人舉著箇中事便將心意識領覽了及乎根著實頭處黑漫漫地不知下落却將平昔心意識學得底引證要口頭說得到心裏思量計較得底彊差排要教分曉殊不知家親作祟決定不從外來故永嘉有言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以是觀之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回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識爲窟宅行住坐臥未嘗頃刻不與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作一塊亦不是要作一塊爲無始時來行得這一路子熟雖作識得破欲相遠離亦不可得故曰毒蛇猛虎尚可回避而心意識眞是無你回避處除是夙有靈骨於日用現行處把得住作得主識得破直下一刀兩段便從脚跟下放將去不必將心等悟亦不須計較得在何時但將先聖所訶者如避毒蛇猛虎如經蠱毒之鄉滴水莫教入口然後却以三教聖人所讚者茶裏飯裏喜時怒時與朋友相酬酢時侍奉尊長時與妻兒聚會時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觸境遇緣或好或惡時獨居暗室時不得須臾間斷若如此做工夫道業不成辦三教聖人皆是妄語人矣士大夫平昔在九經十七史內娛嬉興亡治亂或逆或順或正或邪無有一事不知無有一毫不會或古或今知盡會盡有一事不知一事不會便被人喚作寡聞無見識漢他人屋裏事盡知得盡見得盡識得下筆做文章時如餅注水引古牽今不妨錦心繡口心裏也思量得到口頭亦說得分曉他人行履處他人逆順處他人邪正處一一知得下落一一指摘得無纖毫遺漏及乎纔纔地問他你未託生張黃李鄧家作兒子時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即今作聰明說道理爭人爭我縱無明使業識檢點他人不是能分別邪正好惡底百年後却向甚麼處去既不知來處即是生大既不知去處即是死大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些道理也儒者亦云死生亦大矣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臘月三十日無常殺鬼到來不取你口頭辨不遷怒不貳過孔子獨稱顏回謂聖人無怒無怒則不爲血氣所遷謂聖人無過無過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成一片成一片則不二矣邪非之念纔干正則打作兩橛作兩橛則其過豈止二而已不遷怒不貳過之義如是而已不必作玄妙奇特商量士大夫學先王之道止是正心術而已心術既正則邪非自不相干邪非既不相干則日用應緣處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心術是本文章學問是末近代學者多棄本逐末

尋章摘句學華言巧語以相勝而以聖人經術爲無用之言可不悲夫孟子所謂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是也孟嗣正是春秋鼎盛之時驀地得早能回作塵勞惡業底心要學出生死法非夙植德本則不能如是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宰時時以生死在念眞火中蓮華也既以生死事在念則心術已正心術既正則日用應緣時不著用力排遣既不著排遣則無邪非無邪非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理隨事變理隨事變則事得理融事得理融則省力纔覺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得無限力得如此時心意識不須按捺自然怗怗地矣雖然如是切忌隨在無言無說處此病不除與心意識未寧時無異所以黃面老子云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繞住在無言說處則被默照邪禪幻惑矣前所云毒蛇猶虎尚可回避心意識難防便是這箇道理也日用隨緣時撥置了得靜處便靜雜念起時但舉話頭蓋話頭如大火聚不容蚊蚋螻蟻所泊舉來舉去日月浸久忽然心無所之不覺噴地一發當恁麼時生也不著問人死也不著問人不生不死底也不著問人作如是說者也不著問人受如是說者亦不著問人如人喫飯喫到飽足處自不生思食想矣千說萬說曲說直說只爲羅孟嗣疑情不破他時後日驀然失脚蹋著鼻孔妙喜切切怛怛寫許多惡口卻向甚處安著妙喜自云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起倒在人畢竟不干這一片田地爭寫至此一軸紙已盡且截斷葛藤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

音釋

儘（即忍切極也）　擾（而沼切擾亂也）　縮（所角切斂也）　熠（弋入切閃爍貌）　鍛（丁貫切鍊也）　捫（莫奔切摸也）　垜（杜果切射垜也）　酢（疾各切酬酢賓主相應答也）　蠱（公戶切）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一　武一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示鄂守熊祠部（叔雅）

近世士大夫多欲學此道而心不純一者病在雜毒入心雜毒既入其心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我見增長我見增長則滿眼滿耳只見他人過失殊不能退步略自檢察看逐日下得牀來有甚利他利已之事能如是檢察者謂之有智慧人趙州云老僧逐日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這老漢在甚處著到若於這裏識得他面目始可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未能如是當時時退步向自己脚跟下子細推窮我能知他人好惡長短底是凡是聖是有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如老鼠入牛角驀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楞塌地歸家穩坐處妙喜不得已說這惡口於了事漢分上看來正是不識好惡撒屎撒尿忽然撞著箇皮下有血底爛椎一頓也怪他不得今既無其人不妨教這漢恣意亂說已是不

識好惡不免向泥裏洗土說些沒滋味話然第一不得向我說處會此是士大夫作聰明底第一義也世間出世間法不得言一不得言二不得言有不得言無一二有無於光明藏中亦謂之毒藥亦謂之醍醐醍醐毒藥本無自性作一二有無之見者對病醫方耳光明藏喻太虛空一二有無喻日月晝夜暗時太虛空未嘗暗晝明時太虛空未嘗明日月晝夜自相傾奪如一二有無之見相傾相奪於光明藏無異可中有箇英靈漢不受這般惡水潑一念緣起無生只這相傾相奪底皆是當人逐日受用底家事前所云醍醐毒藥是也士大夫學此道多求速效宗師未開口時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及乎緩緩地根著一似落湯螃蟹手忙腳亂無討頭處殊不知閻家老子面前受鐵棒吞熱鐵丸者便是這領解求速效者更不是別人所謂希得返失務精益麤如來說為可憐愍者近世士大夫千萬人中覓一箇半箇無此病者了不可得紹興丙子秋經由鄂渚邂逅熊使君叔雅一見傾倒便以此道相契卻能退步向實頭處著到如說而行不似泛泛者彊知彊會彊領略直要到古人腳蹋實地處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氣真勇猛精進勝丈夫所為願猛著精彩努力向前說處行處已不錯但少噴地一下而已若有進無退日用二六時中應緣處不間斷則噴地一下亦不難然第一不得存心在噴地一下處若有此心則被此心障卻路頭矣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浸久自然打成一片何者為應緣處喜時怒時判斷公事時與賓客相酬酢時與妻子聚會時心思善惡時觸境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節千萬記取千萬記取世間情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前日已曾上聞但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纔舉起這一字世間情念自怗怗地矣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誤千說萬說只是這些子道理驀然於無字上絕卻性命這些道理亦是眼中華

示徐提刑 敦濟

此事如青天白日皎然清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各各當人日用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蕩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放葫蘆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內頭出頭沒全體受用無欠無餘不見有生死塵勞之狀如析栴檀片片皆是將甚麼作生死塵勞生死塵勞從甚麼處起收因結果時卻向甚麼處著既無著處則佛是幻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界空蕩蕩地到得這箇田地佛之一字亦無著處佛之一字尚無著處真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傅大士有言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不得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緣上求玄求妙求奇特覓解會不能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永嘉所謂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塵勞中妄自囚執如來說為可憐愍者不見巖頭和尚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只有一箇父母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不來便屬他

人所管肉塊子外更有甚麼把甚麼作奇特玄妙把甚麼作菩提涅槃把甚麼作真如佛性士大夫要究竟此事初不本其實只管要於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直饒你知盡解盡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點也使不著又有一種纔聞知識說如是事又將心意識搏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大夫十箇有五雙作這般見解妙喜不得已向他道你未曾得空何怕之有如船未翻先要跳入水去見伊不領略不惜口業又為打葛藤一上云只這怕落空底還空得也無你眼若不空將甚麼觀色耳若不空將甚麼聽聲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臭舌若不空將甚麼嘗味身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空將甚麼分別萬法佛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及佛所說之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及說此法者聽此法者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得如是了喚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菩薩耶喚作聲聞耶喚作緣覺耶喚作菩提涅槃耶喚作真如佛性耶道我聰明靈利不受人謾試向這裏定當看若定當得出上宿草菴且在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大口說過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家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了人萬百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恥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趣向分若道我世間文字至於九經十七史諸子百家古今興亡治亂無有不知無有不會只有禪一般我也要知我也要會自無辨邪正底眼驀地撞著一枚杜撰禪和被他狐媚如三家村裏傳口令口耳傳授謂之過頭禪亦謂之口鼓子禪把他古人糟粕遞相印證一句來一句去末後我多得一句時便喚作贏得禪了也殊不肯退步以生死事在念不肯自疑愛疑他人纔聞有箇士大夫要理會這事先起無限疑了也謂渠要做美官又有聲色之好如何辦得這般事似這般底比比皆是無一人真實把做一件未了底事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這三大老便是箇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不見龐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華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華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忘生死事雖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之深與世出頭來亦省心力亦不至流落惡趣中大勝耽染塵勞不求脫離謂此事不可容易且作歸向信敬處似此見解者不可勝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

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一缾一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寃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寃魂若是箇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說箇喻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若就裏許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彊彊者謂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力雖力有彊弱而所乖則一也方外道友徐敦濟乃妙喜三十年前夷門道舊總一邂逅便以此道相期與今弟敦立時時來圜悟先師處激揚箇事決欲臘月三十日四大分散時要得這一著子有下落亦如他人要資談柄紹興初予住徑山因持鉢吳門再得一見又二十年復在鄂渚相遇因以此軸求指示信意一揮寫至此不知前面所說何事而一軸已終千說萬說直說曲說只是爲徐敦濟生死疑根未拔只教就未拔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行住坐臥但時時提撕驀然噴地一發方知父母所生鼻孔只在面上勉之勉之

示鮑教授（符學）

諸佛出世祖師西來隨衆生根器所宜應箇時節而已據實而論無說無示無聞無得故巖頭有言若以實法繫綴人莫道受他信施只土亦銷不得以是觀之諸佛諸祖亦只作得箇證明底主人耳不見舍利弗問文殊師利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答曰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如是則亦不見有師亦不見有弟子亦不見有說法者亦不見有聽法者亦不見有說如是義者亦不見有受如是義者亦無文殊亦無舍利弗亦無諸佛亦無祖師亦無法界爲諸佛所覺亦無諸佛而覺法界亦不曾有鮑居士此軸子亦無來處妙喜亦不曾引筆行墨既是一切皆不曾有即今忉忉怛怛一絡索惡口却安頓在甚麼處咄若有安頓處則有也鮑居士但恁麼觀作是觀者名爲正觀作他觀者名爲邪觀如或尚作邪正見也怪妙喜不得

示妙淨居士（趙觀使師重）

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則便好頓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曾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借借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快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異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

人脚跟下本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恁麼說話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箇道理也這箇道理向事上覷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踈轉遠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箇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箇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箇屠兒看他這三箇成佛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爲他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潙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潙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潙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得麼潙山云如是如是觀使師重身生富貴之家不爲富貴因執而夙植德本自然知有此段不可思議事可以於生死岸頭爲舟爲航爲憑爲仗故時時退步肯向脚跟下推究乃爲立道號曰妙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住坐卧造次顛沛不可忘了妙淨明心之義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舉來舉去和這舉話底亦不見有只這知不見有底亦不見有然後此語亦無所受驀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多言多語返相鈍置且截斷葛藤

示呂機宜（舜元）

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被伊穿却鼻孔定也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箇是業力熟處是那箇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只有一箇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業力勝則觸途成滯觸途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染著則以苦爲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這箇是昧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這箇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皆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

曰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是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仗攘除業力業力既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甚難易龎居士曰凡夫智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虛空盡契諸佛智戒相亦如空迷人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只是弄華枝要識病根麽不是別物只是箇執難執易妄生取捨者這箇病根拔不盡生死海裏浮沈直是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疑死生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如水之定如鑑之明好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知無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議近世叢林有一種邪禪執病爲藥自不曾有證悟處而以悟爲建立以悟爲接引之辭以悟爲落第二頭以悟爲枝葉邊事自己既不曾有證悟之處亦不信他人有證悟者一味以空寂頑然無知喚作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逐日喫却兩頓飯事事不理會一向背盧都地打坐謂之休去歇去纔涉語言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兒孫邊事將這黑山下鬼窟裏底爲極則亦謂之祖父從來不出門以己之愚返愚他人釋迦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有一種士大夫末上被這般雜毒入在心識中縱遇眞正善知識與說本分話返以爲非此輩正如世之所謂虎鬼者不獨被伊害却性命又返爲之用殊不知覺除非夙有願力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萬百貫錢債無所從出心胸煩悶回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麽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箇好底消息不見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是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衆生惡業障重逐日下得牀來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却人我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都不厭惡乍起一念向此箇門中著意思量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惱早要能休有著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勝數舜元道友即不然既知缺減界中種種虛妄一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眞實是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向他人口頭受處分忽然噴地一發到

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肯以此軸來求指示撥筆信手一揮遂成一段葛藤然則事不孤起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得不見昔日子胡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箇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伱徒無意立意無事生事無内外瀾作内外無東西謾說東西所以脅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以是評量舜元不曾來妙喜處求法語妙喜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内外中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何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既無一法與人卽今寫底是箇甚麼說冬寒夏熱内外中間者又是箇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絲毫者又是箇甚麼咄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夏熱也不可得内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舜元到這裏合作麼生參只這作麼生參亦無著處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眞說無聞處是眞聞如是則妙喜卽是舜元舜元卽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陜府鐵牛滿口苦苦不苦分明覿見沒可覩咄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一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二　貳二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上進

示快然居士羅知縣

快然居士羅宗約紹興丁丑暮春得得來鄮山見妙喜欲究竟此段大事因緣屢隨衆到室中呈伎倆逞解會都與列下忽一日喜見眉宇知渠管中窺豹轉身動腦袖間已有嫡子雖未拈出妙喜卽時與撥轉關棙子渠雖未能赤骨𩨲地跳出葛藤窠然却知得飯是米做麪在麥裏正好著力之際驀來相別云要急歸嫁女以此軸來乞做工夫底道理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箇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常參前輩於宗門中有眞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箇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箇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

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箇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在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繢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繢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繢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繢裏要出三老圈繢則易要出妙喜圈繢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爲你說破困記得古德一偈併書其後庶幾快然不在中途探根亦老婆心之切耳偈曰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更有一箇問頭且那裏是快然歸底家若透得這一問男婚女嫁都在裏許若未識得家且業識茫茫儘在外邊走亦怪妙喜不得

示妙心居士 孫通判 長文

決欲究竟此事應是從前作聰明說道理文字語言上記持於心意識內計較摶量得底颺在他方世界都不得有絲毫頭許頓在胷中掃除得淨盡也然後向心思意想不及處試進一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便如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亦不能知佛海次第佛海藏佛海差別佛海普入佛海生佛海滅所有邊際亦不能知菩薩衆海次第菩薩衆海藏菩薩衆海差別菩薩衆海普入菩薩衆海集菩薩衆海散所有邊際亦不能知入衆生界知衆生根教化調伏諸衆生智菩薩所住甚深自在菩薩所入諸地諸道如是等海所有邊際信知無念無作有如是功德這一步雖曰難進若夙曾種得善根種子只向信得及處看看來看去內無所住外無所緣不覺不知打失布袋當恁麼時方知龐居士道無念清涼寺蘊空眞五臺對境心無垢當情心死灰妙理於中現僂臺空裏開無求眞法眼離相即如來若能如是學不動出三界是眞語實語不誑不妄然雖如是莫見恁麼道便向無作無爲處閉眉合眼做死模樣謂之默而常照硬捉住箇猢猻繩子怕他教跳古德喚作落空亡外道魂不散死人眞實要絕心生死浣心垢濁伐心稠林須是把這猢猻子一棒打殺始得若一向緊緊地把定繩頭將心調伏我說是人執之失度眞可憐愍正眼觀之盡是天魔外道魍魎妖精非吾眷屬此事要得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擔荷若有心擔荷則又蹉過也古人不得已見你迷却路爲你作箇指路頭主人而已亦無禪道佛法可以傳授纔說有傳有授便是邪法何以故不見金剛經中道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又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著實而論說眞如佛性說菩提涅槃說理說事說邪說正盡是非法那堪更說有玄有妙可以傳可以授乎不見先德有言說箇學道早是接引之辭耳又何曾教你起模畫樣特地馳求來

所以云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臨濟云你但歇得念念馳求心則與釋迦老子不別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歇謂之法塵煩惱既有決定志必有決定得入手時且那箇是得入手時噴地一發心意識滅絕氣息時是佛言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要識這些道理便是善財閣彌勒彈指之聲樓閣門開善財心喜入已還閉香嚴聞擊竹作聲忽然契悟便解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之類是也自家悟處自家安樂處自家得力處他人不知拈出呈似人不得除已悟已安樂已得力者一見便默默相契矣疑情未破但只看箇古人入道底話頭移逐日許多作妄想底心來話頭上則一切不行矣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便是斷生死路頭底刀子也妄念起時但舉箇無字舉來舉去驀地絕消息便是歸家穩坐處也此外別無奇特前所云難進底一步不覺驀然過矣

示永寧郡夫人（鄭雨府宅）

既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欲親近善知識孜孜矻矻不捨晝夜常以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茶裏飯裏坐時卧時指揮奴僕時幹辦家事時喜時怒時行時住時酬酢賓客時不得放捨常常恰似方寸中有一件緊急未了底事礙塞決欲要除屏去教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若見宗師說時方始著急理會不說時又却放緩則是無決定之志要得生死根株斷則無有是處此事不本男之與女僧之與俗若於宗師一言之下啐地折曝地斷便是徹頭處也佛說火宅喻直是爲衆生開方便門示眞實相痛的的地其中有言是舍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謂衆生根器狹劣無決定志戀著生死塵勞於塵勞中頭出頭沒於三界火宅不能捨離故設種種方便令衆生捨方便直出火宅露地而坐此是釋迦老子徹底老婆心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當見月忘指切不得泥在言語中若於語上尋玄妙言中求奇特落處如此做工夫則失方便矣妙喜從來無實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按將平生悟得底開口見膽明白直說與人有信得及底依而行之雖作聞說似難承當若當人無始時來種得般若種子纔聞舉著便兩眉卓竪眼睛定動矣老僧頃年初住此山常州許宅有箇無著道人法名妙總三十歲便打硬修行徧見諸方尊宿皆蒙印可然渠眞實畏生死苦故要眞實理會本命元辰下落去處特來山中度夏時同夏者一千七百衲子馮濟川少卿亦在此山不動軒隨衆一日因老僧陞座舉藥山和尚初參石頭問石頭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窮嘗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不契石頭云你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教到馬大師處如前問馬大師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於言下大悟更無伎倆可呈但低頭禮拜

而已馬大師曰子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在石頭和尚處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大師然之是時陞座纔拜提撕無著於言下忽然省悟下座後亦不來通消息時馮濟川隨老僧後上方丈云某甲理會得老僧問伊居士如何濟川云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唏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唏哩娑婆訶老僧亦不向伊道是亦不向他道不是却以濟川語舉似無著無著云曾見郭象注莊子識者云却是莊子注郭象老僧見他語異亦不問他却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無著遂作一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俱拋棄贏得莊周蝶夢長老僧亦休去後一年濟川疑他不實得得自平江招無著到他船中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在江中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無著云已上供通並是詣實濟川大驚又嘗到室中老僧問他古人不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糍無著云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消息老僧向伊道我放你過你試道看無著云妙總亦放和尚過老僧云爭奈油糍何無著喝一喝便出去是時一衆皆聞渠如此祗對看他纔得一滴水便解興波作浪蓋渠脫離世緣早信得這一著子及雖嘗被邪師印破面門却能退步知非決定以悟為則故纔見善知識提撕便於言下千了百當永寧郡夫人曹氏善因聰明靈利有智見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可以出生入死不被世間塵勞中事牽絆雖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所羅籠亦要退步親近善知識決擇生死大事但未遇真知識激發耳屬者在城中因節使公請就渠菴園說法善因聞老僧提持此段大事因緣遂熏起種性當下身心寧怗雖未能十成透脫已識得火宅塵勞中許多虛妄不實底事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著勢力也使不著財寶也使不著性氣也使不著官職也使不著富貴也使不著眼光落地時唯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作惡多作善少則隨惡業流浪將去作惡少作善多則隨善業生人天十善之家去既知得這兩路子皆屬虛幻然後發勇猛精進堅固不退之心決欲超情離見透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善惡兩路拘執我不得既知有如是殊勝事恐在火宅之中不能得時時親近善知識故得得上徑山住旬日隨衆聽法滋浸善緣發大誓願永不退轉臨行以此軸求指示要在火宅中時時以此自警自覺老僧嘉其志趣勇猛不與泛泛者同故引無著道人一段入道因緣令其見賢思齊他日妙喜社中出二無著豈不為末世光明種子作大利益乎勉之勉之

示妙智居士（方敷文務德）

從上諸佛諸祖真實為人處先教立決定志所謂決定志者決欲此生心地開通直到諸佛諸祖無障礙大休歇大解脫境界無決定之志則無決定信矣佛不云乎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如來地即大休歇大解脫境界是也在昔歸宗拭眼禪師曾有僧問

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僧聞宗語諦審思惟良久曰只其便是佛却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其僧於言下忽然契悟這僧初無決定信聞歸宗直指之言猶懷疑惑欲求保任方能自信歸宗老婆心切向他所乖執處以金剛王寶劒用事劈面便揮這僧方在萬仞崖頭獨足而立被歸宗一揮始肯放身捨命又羅山法寶大師嘗致問於石霜普會曰起滅不停時如何石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羅山不契復持此語問巖頭問聲未絕被巖頭震威一喝曰是誰起滅羅山於言下大悟又教中說菩薩修行從初地入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諠諍寂滅現前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謂從初地至菩薩第八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謂不起第二念又怕人理會不得更引喻云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度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如生梵世欲界煩惱皆不現前住不動地亦復如是一切心意識行皆不現前第八地菩薩佛心菩薩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世間心既滅寂滅心即現前寂滅心既現前則塵沙諸佛所說法門一時現前矣法門既得現前即是寂滅真境界也得到此境界方可興慈運悲作諸饒益事是亦從決定志乘決定信成就者也若無決定志則不能深入如來大寂滅海無決定信則於古人言句及教乘文字中不能動轉如六祖大師爲江西志徹禪師說常無常義徹問祖曰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師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此亦徹禪師決定志中乘決定信而感報祖師決定說之一也又記得安楞嚴看楞嚴經至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處不覺破句

讀了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沉吟良久忽然大悟後讀是經終身如所悟更不依經文此亦決定志中乘決定信依義而不依文字之一也妙智居士有決定志而乘決定信於此一段大事因緣矻矻孜孜以徹證不疑爲決定義但未得噴地一下耳因以此軸求指示故引祖師爲志徹禪師巖頭爲羅山安楞嚴破句讀楞嚴經悟道數段葛藤且作他時噴地一發之契劵云耳

示張太尉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即當人自心現量不動不變之體也佛之一字向自心體上亦無著處借此字以覺之而已何以知之佛者覺義爲衆生無始時來不信自心現量本自具足而隨逐客塵煩惱流轉三界受種種苦故苦相現時自心現量之體隨苦流蕩故諸佛愍衆生流蕩之故借佛字以覺之既已覺則佛之一字亦無用處佛是衆生藥衆生病除則佛藥無用凡看經教及古德因緣當如是學

衆生日用現行無明順無明則生歡喜逆無明則生煩惱佛菩薩則不然借無明以爲佛事爲衆生以無明爲窟宅逆之則是破他窟宅順之則隨其所著而誘導之淨名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便是這箇道理也

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於此四句無用心處方始可以提撕此箇消息也佛說世出世間功德無如無心功德最大而不可思議不見釋迦老子在般若會上問文殊師利菩薩云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云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則更無心想常與定俱得到這箇田地方始可說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所以佛說無心功德直是殊勝直是無較量處今說無心非如世間土木瓦石頑然無知之無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諦審觀察也

佛說一百二十種菩提心說一百二十箇譬喻其中有一喻云譬如有人依附於王不畏餘人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依菩提心大勢力王不畏障蓋惡道之難世間有人得近一至尊而不畏餘人則有之肯依菩提心大勢力王不畏障蓋惡道之難者殊未見也又有一喻云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皰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起大悲必定發於菩提之心心未捨來一切世間魔及魔民不能爲害如上二種譬喻皆爲出世間大心有力量者說何以故二種譬喻非世間常得之法故佛說此以啓迪過量奇特丈夫欲其擔荷大乘擔子耳

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爲空寂之教戀著箇皮袋子閙人說空說寂則生怕怖殊不知只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

根本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寶藏論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示親其居尊卑異其位以是觀之吾佛之教密密助揚至尊聖化者亦多矣又何嘗只談空寂而已如俗謂李老君說長生之術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法無異老子之書元不曾說留形住世亦以清淨無為為自然歸宿之處自是不學佛老者以好惡心相誣謗爾不可不察也愚謂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示曾機宜遏叔

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緣法不契末後得巖頭掃屏從前零碎所得方得心地開通巖頭云若欲他時播揚大教須是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為巖頭之語非獨發明雪峯根器亦可作學此道者萬世規式所謂胷襟流出者乃是自己無始時來現量本自具足纔起第二念則落比量矣比量是外境莊嚴所得之法現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從現量中得者氣力麤從比量中得者氣力弱氣力麤者能入佛又能入魔氣力弱者入得佛境界往往於魔境界打退鼓不可勝數此事不在聰明靈利亦不在鈍根淺識據實而論只以噴地一發為準的耳纔得這箇消息凡有言句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所謂胷襟流出蓋天蓋地者如是而已非是做言語求奇特他人道不出者錦心繡口意句尖新以為胷襟流出也十回被師家問著九回祇對不得不妨只怕向髑髏前彊作主宰纔見宗師開口動舌便領將去似這般底佛出世亦救他不得叔通根性雖鈍知得便宜眞實要敵生死故矻矻孜孜心心念念不肯放捨前所云得便宜便是這些鈍底家風也既有決定志得之入手日有時節亦莫管得在何時老僧常與衲子輩說要參妙喜禪須是辦得一生不會始得若要求速效則定是相誤何以故只為從來無法與人但為人做得箇指路頭底漢子耳古德云有所得是野干鳴無所得是師子吼佛是通變底人於四十九年中三百六十餘會說法隨其根性而引導之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眾生隨類各獲饒益譬如東風一拂萬卉齊敷佛所說法亦復如是若有意於十法界內作饒益則是以我說法欲使眾生隨類得度不亦難乎不見舍利弗在般若會上問文殊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曰弗也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為諸佛所覺看他兩人恁麼激揚又何曾著意來從上諸佛諸祖為人皆有如是體裁自是後來兒孫失其宗旨遂各立門户造妖捏怪耳叔通既於世間灰心則已省得無限事了也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無莠無別自是學此道者錯認方便故傳習將去殊不本其源流耳如何是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妙喜為你說破奉侍尊長承順顏色子弟之職當做者不得避忌然後隨緣放曠任性逍遙日用四威儀內常自檢察更以無常迅速

生死事大時時提撕無事亦須讀聖人之書資益性識苟能如是世出世間俱無過患矣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二

音釋

鄚莫侯切地名　捩郎計切閘捩也　䯧丿欲切　麪莫甸切麥粉也　圞盧丸切圞圍也　圚門駢圓切樻丘畏切　揲丁果切　糍音茨正作餈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三　貳三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示中證居士鄭知縣仲堪

天台智者大師悟法華三昧以空假中三觀該攝一大藏教無少無剩言空者無假無中無不空言假者無空無中無不假言中者無空無假無不中得斯旨者獲旋陀羅尼是知從上諸佛諸祖莫不皆從此門證入故大師證入時因讀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乃見釋迦老子在靈山說此經儼然未散或者謂之表法唯無盡居士張公因閱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法也嘗謂余曰當真實證入時全身住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唯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喻而自默默點頭矣衆生境界差別不等所見不同互有得失除夙有靈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捨方便而自證入則亦不待和會差排自然見月亡指矣昔藥山和尚初發心求善知識時到南嶽石頭和尚處送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亦研窮承聞南方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罔而不領良久無言石頭云會麼藥山云不會石頭云恐子緣不在此往江西問取馬大師去藥山依教直至江西見馬師以問石頭話端依前問之馬師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聞馬師語便獲金剛心中更無奇特玄妙可通消息但作禮而已馬師知其已證入亦無別道理傳授只向他道汝見箇甚麼便禮拜藥山亦無道理可以呈似馬師但云某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相似馬師亦無言語與之印可一日忽見便問子近日見處如何山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馬師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

處住山去藥山云其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馬師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遂辭馬師去住山此亦獲金剛心中之效驗者仲堪道友妙喜與之素昧平昔紹興丙子冬邂逅宛陵一見風彩未語而心已許之嘗過其舍遂蒙傾倒因而詰之自言於中字法門而有趣向自爾每與對談未嘗一語及世間事古人隔江橫趨時節亦有之矣為政不苛不察而姦蠹為之膽落此亦證中字法門效驗也別來恰九箇月忽專介以此軸來求道號因思無盡張公之言頗與仲堪所入門戶略相似故不覺引前葛藤仍為立道號曰中證居士中證之義在吾佛則曰金剛心至中曰忠中無定方見於行事而利他自利世出世間了無遺恨矣中證不偏而上下相應如析栴檀片片非別不非如他人說得盛水不漏於行事時手足俱露如此等輩欲入中字法門大似掉棒打月不亦難乎中證居士勉之妙喜異日忽地撞到面前那時相見更若守著這一字則不中矣

示徐提刑 敦立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何謂有所得心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無所得法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著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殷勤三請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箇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初悟此事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之椎輪也昔雪峯真覺禪師為此事之切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德山周金剛王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後又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甚麼雪峯於棒下方打破漆桶以是觀之思量計較聰明靈利於此箇門中一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故知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不善既有究竟此道之心須有決定之志不到大休大歇大解脫處誓畢此生不退不墮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間塵勞中事無盡無窮撥置了一重又一重來如連環如鉤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往往甘心與伊作侶伴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除是當人夙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若如是思量驀然向思量不及處見得無一物底法身即是當人出生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有所得心求便是這箇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計較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便心裏疑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即問他只這怕落空者還空也無十箇有五雙分踈不下蓋平時只以思量卜度為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可以脫離生

死與乃兄敦濟時來扣問圜悟先師但妙年身心未能純一專志理會箇事別來忽地過了三十餘年紹興己卯秋予因到育王經由越上時敦立提總憲綱始獲再會握手劇談坐間只以此一段因緣爲未了更不及世間塵勞之事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眞善知識種得般若種子在藏識中則不能如是把得定作得主宰信得諦當不退初心眞火中蓮華也但以博極羣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定力太少被日用應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能得啐地折曝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則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箇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箇是生處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絕思惟分別摶量卜度不到無你用心安排底是驀然時御到來或於古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善若身心散亂若逆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忽地蹋翻關棙子不是差事

示陳機宜 仲明

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心心法兩空是眞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錯認方便執病爲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覷得這一句子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冰銷如來所說一大藏教亦注解這一句子不出當人若具決定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轉上頭關棙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教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亦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聽便有一切心可證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弟子陳惇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洗面摸著鼻孔有書來呈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獠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箇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充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既離弦無返回勢非是彊爲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衆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若便說恁麼話恐墮在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末久久淹浸得熟不愁不成一片勉之勉之

示空相道人 黃通判宅

佛是凡夫鏡子凡夫却是佛鏡子凡夫迷時生死垢染影像全體現佛鏡子中忽然悟時眞淨妙明不生不滅佛影像却現凡夫鏡子中然佛本無生滅亦無迷悟亦無鏡子亦無影像可現由凡夫有若干故隨凡夫發明耳而今欲除凡夫病與佛祖無異請打破鏡來爲你下箇註脚

示方機宜 夷吾

祖師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欲知此箇道理但將平昔坐禪處得底看經教處得底語錄上記得底宗師口頭言下領覽得底一時掃向他方世界却緩緩地子細看他德山何故見僧入門便棒臨濟何故見僧入門便喝若識二大老用處則於日用觸境逢緣處不作世諦流布亦不作佛法理論既不著此二邊須知自有一條活路不見臨濟一日侍立德山德山良久驀回顧云老漢今日困臨濟云這老漢寐語作甚麼德山擬拈拄杖要打臨濟便掀倒禪牀你看他了事漢等閑驀路相逢自然各各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峯悅禪師拈云此二員作家一拶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醜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喝一喝據妙喜所見雲峯亦未免和泥合水好與這兩箇老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夷吾居士夙植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雖在塵勞中能自省察雖未得一刀兩段直下坐斷報化佛頭然却自有箇信入處知虎生三日氣已食牛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最初一步已進得不錯直須擴而充之決定知得三世諸佛敗闕處六代祖師敗闕處妙喜敗闕處然後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財拯濟一切豈非在家菩薩之用心哉勉之勉之

示妙圓道人 李知省宅

欲超生死越苦海應當竪起精進幢直下信得及只這信得及處便是超生死越苦海底消息故釋迦老子曰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要識如來地麼亦只是這信得及底既信得及不須起心動念求出生死但十二時中念念不離決定要得入手方爲勇猛之士若半信半疑則不相續矣此事不論男之與女貴之與賤大之與小平等一如何以故世尊在法華會上只度得一箇女子成佛涅槃會上亦只度得一箇廣額屠兒成佛當知此二人成佛亦別無功用亦只是直下信得及更無第二念便坐斷報化佛頭徑超生死亦別無道理妙圓道人雖是女流立志不在成佛底女子下又能知有此段奇特因緣決定要出生死因以此紙乞指示援筆揮汗書此示之仍令看箇話頭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妙圓道人日用只如此看祝祝

示太虛居士 鄧直殿 伯壽

利根上智之士身在富貴中而不被富貴所折困能於富貴中作大饒益利樂有情非夙願力則不能如是信得及既信得及當於信得及處乘自願力隨緣應用則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普賢菩薩在華嚴會上入

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於法界示衆影像廣大無礙同於虛空法界海旋靡不隨入出生一切諸三昧法普能包納十方法界三世諸佛智光明海皆從此生十方所有諸安立海悉能示現含藏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智能令一切國土微塵普能容受無邊法界成就一切佛功德海顯示如來諸大願海一切諸佛所有法輪流通護持使無斷絕如此世界中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微細無礙廣大光明佛眼所見佛力能到佛身所現一切國土及此國土所有微塵一一塵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剎一一剎中有世界海微塵數諸佛一一佛前有世界海微塵數普賢菩薩皆亦入此一切諸佛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時在會聽法之衆皆獲此三昧皆得此三昧力無不被其饒益者太虛居士鄧伯壽身處富貴又與常人不同日侍至尊所聞所見皆不可思議事與普賢菩薩於如來前入毗盧遮那藏身三昧又何異哉但恐中忘此意十二時中不能照管微細流注恃恩淩鑠於人則不相當也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亦無一法可以傳授何以故有傳有授是無明法是有為法非智慧法非無為法巖頭和尚有言若以實法繫綴人土亦難消昔南印土彼國之人多信福業十四祖龍勝特往化之彼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龍勝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龍勝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此乃直示心要也彼一衆聞之皆悟正理然悟在當人不從他得前所云諸佛出世祖師相傳皆無實法便是這箇道理也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伯壽正是春秋鼎盛之時於日用應緣處能自警覺回世間惡業底心要學無上佛果菩提非百劫千生曾承事無邊諸佛諸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則不能如是精進如是清淨如是自在如是正直孜孜矻矻以此段大事因緣在念既有是心莫管得在何時若卒討巴鼻不著但只看箇古人入道底話頭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既不將境示人卻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只云庭前栢樹子其僧於言下忽然大悟伯壽但日用行住坐臥處奉侍至尊處念念不間斷時時提撕時時舉覺驀然向栢樹子上心意識絕氣息便是徹頭處也前所云普賢菩薩於世尊前入毗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從三昧起在會諸菩薩皆從是蓋願伯壽於至尊前亦時時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起其蓋與普賢菩薩無二無別勉之不可忽

示妙明居士

道由心悟不在言傳近年以來學此道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不肯向根腳下推窮一味在宗師說處著到縱說得盛水不漏於本分事上了沒交涉古人不得已見學者迷頭認影故設方便誘引之令其自識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而已初無實法與人如江西馬祖初好坐禪後被南嶽讓和尚將甎於他

坐禪處磨馬祖從禪定起問磨甎何為讓曰欲其成鏡耳馬祖笑曰磨甎豈得成鏡耶讓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蓋讓和尚嘗問馬祖坐禪何圖馬祖以求成佛答之教中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馬祖聞坐禪豈得成佛之語方始著忙遂起作禮致敬曰如何即是讓知其時節因緣已到始謂之曰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祖於言下忽然領旨遂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讓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曰有成壞否讓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前所云方便誘引此是從上宗乘中第一箇樣子妙明居士請依此參

昔大珠和尚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甚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珠遂作禮問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於言下識自本心不由知覺後住大珠凡有扣問隨問而答打開自己寶藏運出自己家財如盤走珠無障無礙曾有僧問般若大否珠曰般若大曰幾許大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曰般若小曰幾許小曰看不見曰何處是何處不是你看他悟得自家寶藏底還有一星兒實法傳授與人否妙喜常說與學此道者若是真實見道之士如鐘在虡如谷應響大扣大鳴小扣小應近代佛法可傷為人師者先以奇特玄妙蘊在胷襟遞相沿襲口耳傳授以為宗旨如此之流邪毒入心不可治療古德謂之謗般若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此是宗門善巧方便誘引學者底第二箇樣子妙明居士決定究竟當如此樣子參

既辦此心要理會這一著子先須立決定志觸境逢緣或逆或順要把得定作得主不受種種邪說日用應緣時常以無常迅速生死二字貼在鼻孔尖頭上又如欠了人萬百貫債無錢還得被債主守定門户憂愁怕怖千思萬量求還不可得若常存此心則有趣向分若半進半退半信半不信不如三家村裏無智愚夫何以故為渠百不知百不解却無許多惡知惡覺作障礙一味守愚而已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為則近年以來多有不信悟底宗師說悟為誑謼人說悟為建立說悟為把定說悟為落在第二頭披却師子皮作野干鳴者不可勝數不具擇法眼者往往遭此輩幻惑不可不審而思思而察也此是宗師指接羣迷令見月亡指底第三箇樣子妙明居士欲跳出生死窟作是說者名為正說作他說者名為邪說思之

怕怖生死底疑根拔不盡百劫千生流浪隨業受報頭出頭没無休息時苟能猛著精彩一拔淨盡便能不離衆生心而見佛心若凨

有領力遇眞正善知識善巧方便誘誨則有甚難處不見古德有言江湖無礙人之心佛祖無謾人之意只爲時人過不得不得道江湖不礙人佛祖言教雖不謾人只爲學此道者錯認方便於一言一句中求玄求妙求得求失因而透不得不得道佛祖不謾人如患盲之人不見日月光是盲者過非日月咎此是學此道離文字相離分別相離語言相底第四箇樣子妙明居士思之

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未忘則是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這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則交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既不行則疑生死來去底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與之廝崖時節因緣到來驀然噴地一下便了教中所謂絕心生死止心不善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者也然心何有垢心何有濁謂分別善惡雜毒所鍾亦謂之不善亦謂之垢濁亦謂之稠林若眞實得噴地一下只此稠林即是栴檀香林只此垢濁即是清淨解脫無作妙體此體本來無染非使然也分別不生虛明自照便是這些道理此是宗師令學者捨邪歸正底第五箇樣子妙明居士但只依此參久久自築著磕著也

道無不在觸處皆眞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教中所謂治生產業皆順正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故龐居士有言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然便恁麼認著不求妙悟又落在無事甲裏不見魏府老華嚴有言佛法在你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眞淨和尚有言不擬心一一明妙一一天眞一一如蓮華不著水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然衆生本佛佛本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又釋迦老子有言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亦是不許擬心之異名耳苟於應緣處不安排不造作不擬心思量分別計較自然蕩蕩無欲無依不住有爲不墮無爲不作世間及出世間想這箇是日用四威儀中不昧本來面目底第六箇樣子也

本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己事未明故參禮宗師求解生死之縛却被邪師輩添繩添索舊縛未解而新縛又加却不理會生死之縛只一味理會閑言長語喚作宗旨是甚熱大不緊教中所謂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要得不被生死縛但常教方寸虛豁豁地只以不知生來不知死去底心時時向應緣處提撕提撕得熟久久自然蕩蕩地也覺得日用處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却得無限力這些道理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省力與得力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妙喜一生只以省力處指示人不教人做謎子摶量亦只如此修行此外別無造妖捏怪我得力處他人不知我省力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未忘他人亦不知只將這箇法門布施一切人別

無玄妙奇特可以傳授妙明居士決欲如妙喜修行但依此說亦不必向外別求道理真龍行處雲自相隨況神通光明本來自有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這箇是學此道要徑底第七箇樣子也

如上七箇樣子佛病法病衆生病一時說了更有第八箇樣子卻請問取妙圓道人又代妙圓道人下一轉語云大事爲你不得小事妙明居士自家擔當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第二十三

音釋

苛（胡歌切煩細也）析（先擊切破木也）掉（徒弔切搖也）劇（竭戟切甚也）甑（職涤切覺也）寱（曰許切鍾樹也）譁（呼訝切諠譁也）磕（克盍切石相磕）謎（莫計切隱言也）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四　武四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示成機宜（季恭）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決有此志學無上菩提常令方寸虛豁豁地不著言說不墮空寂無言無說兩頭俱勿依怙善惡二事無取無捨日用二六時中將思量計較之心坐斷不於空寂處住著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如空中雲如水上泡歘然而有忽然而無只向這裏翻身一擲抹過太虛當恁麼時安排他不得餖飣他不得何以故大法本來如是非是彊爲不見釋迦老子有言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今時士大夫學此道者平昔被聰明靈利所使多於古人言語中作道理要說教分曉殊不知枯骨頭上決定無汁可見縱有閒善知識所訶肯離言說相離文字相又坐在無言無說處黑山下鬼窟裏不動欲心所向無礙無窒不亦難乎既爲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定有志直取無上菩提世間種種虛妄不實底事一筆勾下卻向不可取不可捨處設覷捕看是有是無直得無用心處無開口處方寸中如一團熱鐵相似時莫要放卻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時卻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若有決定志但只看箇露字把思量分別塵勞中事底心移在露字上行行坐坐以此露字提撕日用應緣處或喜或怒或善或惡侍奉尊長處與朋友相酬酢處讀聖人經史處盡是提撕底時節驀然不知不覺向露字上絕卻消息三教聖人所說之法不著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佛不云乎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古德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也只怕無決定信決定志耳無決定信則有退轉心無決定志則學不到徹頭處且那箇是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者昔牛頭山第二世智巖禪師曲阿人也姓華氏

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方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辭氣清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又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過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謂巖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巖曰我狂欲惺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觀中歸建鄴入牛頭山謁懶融禪師發明大事懶融謂巖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於汝遂爲牛頭第二世祖師此乃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底樣子也三教聖人所說之法無非勸善誡惡正人心術心術不正則

姦邪唯利是趍心術正則忠義唯理是從理者理義之理非義理之理也如尊丈節使見義便爲逞非常之眞勇乃此理也圭峯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亦此理也佛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亦此理也李長者云圓融不礙行布即一而多行布不礙圓融即多而一亦此理也永嘉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亦此理也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其差別在人不在法也忠義姦邪與生俱生忠義者處姦邪中如清淨摩尼寶珠置在淤泥之內雖百千歲不能染汙何以故本性清淨故姦邪者處忠義中如雜毒置於淨器雖百千歲亦不能變改何以故本性濁穢故前所云差別在人不在法便是這箇道理也如姦邪忠義二人同讀聖人之書聖人之書是法元無差別而姦邪忠義讀之隨類而領解則有差別矣

淨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忠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如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如尊丈節使雄烈過人唱大義於萬衆之中聳動時聽亦本性忠義而見義則發非造作非安排教中所謂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佛以此喻發菩提心者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一網打就無少無剩矣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季恭志趣不凡春秋鼎盛正是奔走塵勞之時能以此時回來學無上菩提非夙植德本焉能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宰願堅固此心終始如一觸境遇緣不變不動方名有力大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若念念以此一段大事因緣爲未了未說

直下超證且省得日用應緣處許多障道底惡業況一念相應轉凡成聖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古來自有爲善底樣式博極羣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即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汙矣季恭立志學儒須是擴而充之然後推其餘可以及物何以故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便是這箇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亦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讃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行看尊文飾使立大功凱旋而歸季恭一躍青雲之上戍氏之門有武有文無可疑者季恭勉之

示莫宣教

爲學爲道一也爲學則學未至聖人而期於必至爲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士大夫博極羣書非獨治身求富貴取快樂道學兼具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可以及物近世學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只以爲學爲道爲名專以取富貴張大門戶爲決定義故心術不正爲物所轉俗諺所謂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不知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爲先心術既正則造次顛沛無不與此道相契前所云爲學爲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在老氏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能如是學不須求與此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知讀經看教博極羣書以見月亡指得魚亡筌爲第一義則不爲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不見昔有僧問歸宗和尚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宗以火箸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宗云我何不聞宗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宗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宗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潤甫道友夙植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念念無間斷但於一切文字語言上未能見月亡指得魚亡筌爾苟於歸宗示誨處領略方知觀音悟圓通與歸宗聞與不聞之義無二無別何以知其然也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動相不生則世間生滅之法滅矣靜相不生則不爲寂滅所留係矣如於此二中間不住動相亦不爲靜相所困則觀音所謂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得到這箇田地始得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非是彊爲法如是故潤甫勉之

示遵璞禪人

十三祖迦毗摩羅訪十四祖龍樹於山窟中龍樹預知其來即出迎接纔見便云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樹聞示誨即投出家古來尊宿以法求人師勝資彊動絃別曲一言一句一語一默並不虛

施可謂心眼相照膠漆相投也今即不然為人師者卒歲窮年與學者打葛藤終不知其到不到明不明學者亦不別其師是邪是正蓋緣初學心麤師授莽鹵以故正宗淡泊邪法橫生如此等輩欲報先德莫大之恩所謂明道眼繼真乘者不亦難乎參禪學道不為別事只要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時這一片田地四至界分著實分明非同資談柄作戲論也近世此道寂寥師資不相信須假一片故紙上放些惡毒不材不淨付與學者謂之禪會子苦哉苦哉吾道喪矣不見昔日臨濟和尚辭黃檗檗問子甚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濟約住捧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來濟亦召侍者將火來檗曰汝但將去已後坐卻天下人舌頭去在後溈山舉此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檗麼仰山曰不然溈山曰子作麼生仰山曰知恩方解報恩看他過量人等閑露異類中些子頭角便與常人不同後臨濟果興江西宗旨於河北此所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也

遵璞禪人昔嘗侍圜悟老師於蔣山與祥雲曇懿長老為道伴二人俱在老師處得少為足黠胷自許鼻孔遼天以謂世莫有過之者甲寅春予自江左來閩懿已開法於莆中浩浩談禪衲子輻輳璞亦從其行相為表裏予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懿令告假整來懿以畏得失遷延其行遂因小參痛斥其非揭牓于門以告四衆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舊時無少異者至誠以語之曰汝恁麼見解何敢嗣圜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便退卻院來懿曰然夏末歸菴懿果不食言與璞繼至二人同到室中久之皆未造其實一日問璞三聖與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予膝上打一拳予曰只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與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予劈脊與一棒仍謂之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久未之入一日因聽別僧入室予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予曰劄僧擬議予便喝出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許多惡知惡解今遂成箇灑灑地衲僧雖向上眼未開徹而了知從上來事果無限量茲可喜耳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脚蹋實地今皆勇銳向前方知予平昔用心不在世諦也乙卯上元後璞來告假歸長谿省母且乞法語因信筆書前語以遺之建善有佛眼和尚得法上首藏六翁彼上人者訶佛罵祖具擇法眼不減龐老子試以此呈似此老必有批判矣仍請此老相與作證夏前復歸究竟末後一段大事因緣切勿拚犍落井道人分上千里同風更不果作藏六翁書也

示妙道禪人

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答妙道再

問雲門笑曰若論省要處則不可指示於人若可指示則不省要矣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雲門曰若論方便則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悟見執向背解欲明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即隨人顛倒錯亂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辯邪正不分蓋不了此心此性之夢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悟爲實認此心此性爲眞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古德云若取自己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爲對治又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即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爲非以妙明不滅不生爲是此兩段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爲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爲實法者之言耳不見金剛藏菩薩曰一切三世唯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中無有依處一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苟迷悟見亡向背解絶則此心洞明如皎日此性寬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徹十方覩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麼時自然與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今本無悟悟即迷迷即悟向即背背即向性即心心即性佛即魔魔即佛一道清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既得恁麼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以爲實若以爲實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期到這裏無你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來看馬大師即心是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趙州庭前栢樹子雲門須彌山大愚鋸解秤鎚嚴陽尊者土塊汾陽莫妄想俱胝竪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方便也妙道思之

示智嚴禪人

道不可學學而得之非實得也道亦不可不學不學亦無得期學與不學得與不得於此道了無交涉請快著精彩向無交涉處轉身一擲則學心無學心得心非得心如湯沃雪始知從前作祟皆是本自家親總不干他閑神野鬼之事所以睦州纔見僧入門便云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趙州見僧入門便云喫負老僧二老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懵懂之流如何商量如何湊泊還有爲人底道理麼不可聞恁麼道了便只恁麼休去歇去還歇得也未古人訶爲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要得直截無事但於不可學處試進一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三乘十二分敎天下老和尚横說竪說直說曲說讃說毀說隨俗說顛了說當甚熱盌鳴聲嚴禪還信得及麼莫記吾語

示知立禪人

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華忽然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山和尚詰其所悟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又雪峯和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有者

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尊宿所見且道是一般是兩般若道是一般一人以從緣而得為是一人以從緣而得為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後人鵝王擇乳素非鴨類知立禪人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不知雲門直為你說破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已上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示妙詮禪人

衲子參禪要明心地秀才讀書須當及第讀書五車而不及第終身只是箇秀才喚作官人即錯參禪衲子心地不明則不能了生死大事終身只是箇破凡夫喚作佛即錯只這兩錯實有恁麼事實無恁麼事言實有則讀書人及第做官者時時見之言實無則參禪人作佛未嘗目擊以此易彼八兩半斤耳此說至淺近而至深遠往往學者以有所得心參向無所得處墮坑落塹多矣雲門此語遂成虛設真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昔智常禪師至曹谿見祖師舉大通和尚所示心要祖師據其所疑為說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當下疑情頓釋大悟祖師方便乃述一偈呈祖師末云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妙詮禪人要知實有恁麼事實無恁麼事落處莫管凡夫與佛秀才與官人但識取雲門方便苟能識得潮陽去曹谿不遠其或未然脚跟下且照顧大顛和尚

示沖密禪人

辯龍蛇眼擒虎兕機非超越格量不繫塵緣之士即以是說為戲論故臨濟宗風難其繼紹近世學語之流多爭鋒逞口決以胡說亂道為縱橫胡喝亂喝為宗旨一挨一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不來呵呵大笑謂之機鋒俊快不落意根殊不知正是業識弄鬼眼睛豈非誤人自誤誤他自誤耶不見臨濟侍立德山次山回顧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濟云老漢寐語作甚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牀山便休去且道二老漢恁麼激揚還有商量處否信知龍象蹴蹋非驢所堪非真實具如是眼得如是用未免向得失中摶量卜度又臨濟同普化在鎮州赴施主家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普化便趯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濟云是則是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又休去且道臨濟兩次休去還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沖密禪人在叢林最久往往都商量得講說得批判得自謂千了百當後始知非遂一時擲置就無商量處做工夫今始覷得見信得及方知此事傳不得學不得計較不得商量不得侍吾南來相從於寂寞之濱閱四載因吾舉先師為寂壽道人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驀向火爐邊拾得一粒爆豆喫了自此香積妙供亦無心趣向但烝餅不托少渠一頓不得耳因來別吾暫歸浙江攜此軸求指示仍

贈二偈云

蓋天蓋地那一著　無今無古絕承當
設將分付審禪者　一任諸方亂度量
瞎驢滅却正法眼　臨濟宗風始大張
可憐稗販如來者　盡將蓋覆錯商量

示道明講主

昔馬祖問亮座主曰聞汝大講得經論是否曰不敢祖又問將甚麼講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又爭解講得經曰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否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拂袖便行祖遂喚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契悟遂作禮而去直入西山別無言語可通消息直下坐斷凡聖路頭如今人似有似無或於師家口頭認得麥裏有麪飯是米做便向麥裏米裏求解覓會須要師家知道我已得這箇道理生怕師家不知如此等輩只認得箇驢前馬後欲得如亮座主於馬祖一言之下便云其所證不亦難乎蓋亮公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故能千了百當便跳出教乘玄妙窠窟即時前後際斷了無一法可作了不了道理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却是虛空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不疑則謗道明座主亦是講經者知得那一著決定不在文字語言中文字語言乃標月指也念欲求善知識理會這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底一著子故得得來尋妙喜妙喜憐其至誠直書此一段公按示之異日忽然向紙墨文字上識得教外別傳底消息方知麥裏無麪飯不是米做恁麼知得了便能於講未講時將一條死蛇弄得來活鱍鱍地說虛空解講經虛空不解講經總是自家屋裏事教內教外更不作了未了之見二見既亡講時即是不講時底不講時即是講時底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恁麼說話大似無夢說夢開眼尿牀恁麼寫底也好與三十拄杖雖然如是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亦不妨於講經處理會祖師教外別傳消息道明但只如此做工夫但如此講經論不妨紙已盡且截斷這一絡索

示妙總禪人

古聖云道不假修但莫汙染山僧道說心說性是汙染說玄說妙是汙染坐禪習定是汙染著意思惟是汙染只今恁麼形紙筆是特地汙染降此之外畢竟如何是著實得力處金剛寶劍當頭截莫管人間是與非總禪但恁麼參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四

音釋

餖飣（餖都豆切飣丁定切）濾（音慮去滓也）晥（胡管切明星）惺（音星悟也）鄴（音業地名）磁（疾之切磁石也）筌（此緣切取魚器）詰（去吉切問也）沃（烏酷切澆也）祟（雖遂切神禍也）懵懂（懵莫孔切懂多動切心不楚也）盌（烏管切與椀同）塹（七豔切坑也）兕（徐姊切似牛一角獸也）趯（他歷切跳也）煼（初絞切與炒同乾也）攜（戶圭切提也）裨販（裨頻彌切販方願切）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答曾侍郎 天游 問書附

開頃在長沙得圜悟老師書稱公晚歲相從所得甚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恨未獲親聞緒餘惟切景仰開自幼年發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爲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淺知見之間以爲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爲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嘗一念退屈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量小也向者痛懇圜悟老師老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此事後舉雲門趙州放下著須彌山兩則因緣令下鈍工常自舉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此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他事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愍也至扣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宦參禮諸大宗匠中間爲科舉婚宦所役又爲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此爲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既爲士人仰祿爲生科舉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善知識熏習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脚下去一刀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也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公深思之但如此崖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

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脚下著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亡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不見善財童子從文殊發心漸次南行過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末後於彌勒一彈指頃頓亡前來諸善知識所得法門復依彌勒教思欲奉覲文殊於是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曰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以爲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爲善知識之所攝護乃至不能了知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周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若解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文殊如是宣示善財善財於言下成就阿僧祇法門具足無量大智光明入普賢門於一念

中悉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悉
皆親近恭敬承事受行其教得不忘念智莊
嚴藏解脫以至入普賢毛孔刹於一毛孔行
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與
普賢等諸佛等刹等行等及解脫自在悉皆
同等無二無別當恁麼時始能回三毒爲三
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爲菩提回
無明爲大智如上這一絡索只在當人末後
一念眞實而已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間尚能
頓亡諸善知識所證三昧況無始虛僞惡業
習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實則現今目前
境界皆爲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
實既是實則地獄天堂亦實煩惱無明亦實
作業者亦實受報者亦實所證底法門亦實
若作這般見解則盡未來際更無有人趣佛
乘矣三世諸佛諸代祖師種種方便翻爲妄
語矣承公發書時焚香對諸聖及遙禮菴中
而後遣公誠心至切如此相去雖不甚遠未
得面言信意信手不覺忉怛如許雖若繁絮
亦出誠至之心不敢以一言一字相欺苟欺
公則是自欺耳又記得善財見最寂靜婆羅
門得誠語解脫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菩薩於
阿耨菩提無已退無現退無當退凡有所求
莫不成滿皆由誠至所及也公既與竹椅蒲
團爲侶不異善財見最寂靜婆羅門又發雲
門書對諸聖遙禮而後遣只要雲門信許此
誠至之劇也但相聽只如此做工夫將來於
阿耨菩提成滿無疑矣

又

公處身富貴而不爲富貴所折困非夙植般
若種智焉能如是但恐中忘此意爲利根聰
明所障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
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此病非
獨賢士大夫久參衲子亦然多不肯退步就
省力處做工夫只以聰明意識計較思量向
外馳求乍聞知識向聰明意識思量計較外
示以本分草料多是當面蹉過將謂從上古
德有實法與人如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
之類是也巖頭曰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
大統綱宗要須識句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
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
惺惺亦云恁麼時將恁麼時等破一切是非
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如一
團火相似觸著便燒有甚麼向傍處今時士
大夫多以思量計較爲窟宅聞恁麼說話便
道莫落空否喻似舟未翻先自跳下水去此
深可憐愍近至江西見呂居仁居仁留心此
段因緣甚久亦深有此病渠豈不是聰明宗
杲嘗問之曰公怕落空能知怕者是空耶是
不空耶試道看渠佇思欲計較被對當時便
與一喝至今茫然討巴鼻不著此蓋以求悟
證之心在前頓放自作障難非干別事公試
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然築著磕著若欲
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參到彌勒下
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
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
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
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
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參禪
人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

箇有筋骨底聊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劒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人脚跟下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谿和尚初參臨濟濟見來便下繩牀驀胸擒住灌谿便云領領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麼時灌谿如何思量計較祗對得古來幸有如此牓樣如今人總不將為事只為麤心灌谿當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四天下拖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彌山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却請擔取一座須彌山到處行脚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又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這兩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狚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人看待彼既自眼不明只管將冊子上語依樣教人這箇作麼生教得若信著這般底永劫參不得雲門尋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病與藥實無恁麼指示人處不見黃蘗和尚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辭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道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為道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只為世人不識迷在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是認魚目作明珠守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這箇又是認著髑髏情識而生解者教人

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這箇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既清淨自居存一片真實堅固向道之心莫管工夫純一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得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時如何云放下著這裏疑不破只在這裏參更不必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恁麼參別無佛法指似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又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於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老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但相聽決不相誤又承以老龐兩句爲行住坐臥之銘箴善不可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只以老龐兩句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清涼散也公具決定信是大智慧人久做靜中工夫方敢說這般話於他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人前如此說乃是添他惡業擔子禪門種種病痛已具前書不識曾子細理會否

又

承諭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是方便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爲病誠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踊躍之至今諸方漆桶輩只爲守方便而不捨以實法指示人以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辯邪正說以救之近世魔彊法弱以湛入合湛爲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爲宗師者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舉此兩段正如來書所說不差一字非左右留心般若中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異方便也公已捉著欛柄矣既得欛柄在手何慮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做工夫看經教并古人語錄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做工夫如須彌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篦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柏樹子話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提撕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

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咄雪竇亦漏逗不少或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門即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為入室者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真入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又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肯草草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閻家老子廝抵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王寶劒坐毗盧頂上也宗杲嘗謂方外道友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底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而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逼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皆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為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眾生界中事不著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取之左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始時來背違作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須著立決定志與之作頭抵決不兩立此處若入得深彼處不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竄伏矣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政為此也日用做工夫處捉著欛柄漸覺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

答李參政漢老○問書附

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頌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踊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為雲門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不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黃面老子曰不取眾生所言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即是說者名為佛說離是說者即波旬說山野

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行住坐卧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馬祖攔胷一蹋蹋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源去馬祖便不管他雪峯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然驀胷擒住曰是甚麼鼓山釋然了悟了心便亡唯微笑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有雪峯便休去蒙山道明禪師趂盧行者至大庾嶺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公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法非爲衣鉢也願行者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明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爲汝說者即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我若說得即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黙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於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又

邴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有驗者三二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按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剗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眞方便無修證中眞修證無取捨中

眞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眞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落盡唯眞栴檀在斯達現業除助因劉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五

音釋

獦狚（獦古達切狚當割切）駁（北角切色不純也）喘（昌兗切喘息也）欛（必駕切柄也）邴（音丙）刳（音枯虛其中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六　武六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 臣 蘊聞上進

答江給事（少明）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慙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須是急著手脚冷却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本命元辰教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覷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談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廝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廝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頻與參政說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垂示言教胡亂穿鑿如馬大師遇南嶽和尚說法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師聞之言下知歸這幾句兒言語諸方多少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名言隨語生解見與舟峯書尾杜撰解註山僧讀之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師禪底一狀領過一道行遣也來頌子細看過却勝得前日兩頌自此可已之頌來頌去有甚了期如參政相似渠豈是不會做頌何故都無一字乃識法者懼耳間或露一毛頭自然抓著山僧痒處如出山相頌云到處逢人驀面欺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日自見矣不必山僧註破也其近見公頓然改變為此事甚力故作此書不覺縷縷

答富樞密（季申）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為知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既荷至誠不敢自外據款結按葛藤少許只這求悟入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為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顛倒有三句言

爲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這三顛倒便是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絶方知無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這般見解也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爲惱只爲他識得知解起處既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場便是出生死處既是解脫之場出生死處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入釋迦老子曰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離此分別則滅諸有趣僧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是大涅槃僧云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又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又淨名云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此乃是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底樣子也只爲他了達三祇劫空生死涅槃俱寂靜故既未到這箇田地切不可被邪師輩胡說亂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作妄想邇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眞是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脊梁骨莫作這般去就作這般去就底雖暫拘得箇臭皮袋子住便以爲究竟而心識紛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暫停如石壓草不覺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安樂處不亦難乎宗杲亦嘗爲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眞善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每每思量直是叵耐以故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要徑截理會須得這一念子曝地一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然切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在破處則永劫無有破時但將妄想顚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知見解會底心欣靜厭鬧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看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子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揆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時提撕時時舉覺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云無不離日用試如此做工夫看月十日便自見得也一郡千里之事都不相妨古人云我這裏是活底祖師意有甚麼物能拘執他若離日用別有趣向則是離波求水離器求金求之愈遠矣

又

竊知日來以此大事因緣爲念勇猛精進純一無雜不勝喜躍能二六時中熾然作爲之際必得相應也未審寤寐二邊得一如也未如未切不可一向沈空趣寂古人喚作黑山下鬼家活計盡未來際無有透脫之期昨接來誨私慮左右必已耽著靜勝三昧及詢直閙

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埒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胷中無事便認著以為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絶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眞正寂滅現前必須於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先聖喚作無盡藏陀羅尼門無盡藏神通遊戲門無盡藏如意解脫門豈非眞大丈夫之能事也然亦非使然皆吾心之常分耳願左右快着精彩決期於此廓徹大悟胷中皎然如百千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頭異想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於生死路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於堯舜之上如指諸掌耳

又

示諭初機得少靜坐工夫亦自佳又云不敢妄作靜見黃面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眞是自作障難耳若生死心未破日用二六時中冥冥蒙蒙地如魂不散底死人一般更討甚閑工夫理會靜理會閙耶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渠豈不是初機左右見此定以為不然須差排渠作古佛示現今人無此力量若如是見乃不信自殊勝甘為下劣人也我此門中不論初機晚學亦不問久參先達若要眞箇靜須是生死心破不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則自靜也先聖所說寂靜方便正為此也自是末世邪師輩不會先聖方便語耳左右若信得山僧及試向閙處看狗子無佛性話未說悟不悟正當方寸擾擾時謾提撕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也無若覺得力便不須放捨要靜坐時但燒一炷香靜坐坐時不得令昏沈亦不得掉舉昏沈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排遣當下怗怗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中工夫只這便是工夫也李參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眼渠初不平疑怒相半驀聞山僧頌庭前柏樹子話忽然打破漆桶於一笑中千了百當方信山僧開口見膽無秋毫相欺亦不是爭人我便對山僧懺悔此公現在彼請試問之還是也無道謙上座已往福唐不識已到彼否此子參禪喫辛苦更多亦嘗十餘年入枯禪近年始得箇安樂處相見時試問渠如何做工夫曾為浪子偏憐客想必至誠吐露也

答李參政別紙 漢老

副樞密頃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藤一上落草不少尚爾滯在默照處定是遭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為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答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剗除又不知肯回頭轉腦於日用中看話頭否先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答渠底葛藤一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四攝法中以

同事攝爲最彊左右當大啓此法門令其信入不啗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舊窠也

答陳少卿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爲根性極鈍若果如此當爲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於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見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了也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達磨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他不得只爲他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不能得啐地便折嚗地便破假饒於聰明知解上學得於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力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覔箇癡鈍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彊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華上更添空華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箇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箇鈍底參取捨利鈍在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平等矣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眞覔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筭後則乃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無有了時近年以來有一種邪師說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做聲恐落今時往往士大夫爲聰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厭惡鬧處乍被邪師輩指令靜坐却見省力便以爲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然爲極則某不惜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願公只向疑情不破處參行住坐卧不得放捨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這一字子便是箇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這刀子欛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至禱至禱昔朱世英旹以書問雲菴眞淨和尚云佛法至妙日用如何用心如何體究望慈悲指示眞淨曰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華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

此也如今學道人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常坑其斷見者斷滅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邪師輩教士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豈不是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如何顯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脫變化之妙須是當人自見得自悟得自然不被古人言句轉而能轉得古人言句如清淨摩尼寶珠置泥潦之中經百千歲亦不能染汙以本體自清淨故此心亦然正迷時爲塵勞所惑而此心體本不曾惑所謂如蓮華不著水也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在如實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爲本自具足故黃面老子曰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若確定本體實有恁麼事又却不是也事不獲已因迷悟取捨故說道理有若干爲未至於妙者方便語耳其實本體亦無若干請公只恁麼用心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切不可向意根下卜度不可向言語上作活計又不得向開口處承當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但只如此參亦不得將心待悟待休歇若將心待悟待休歇則轉沒交涉矣

又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嚲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這嚲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又却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嚲避不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切記取嚲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會鈍總不干他利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事正當嚲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耳應接時但應接要得靜坐但靜坐坐時不得執著坐底爲究竟今時邪師輩多以默照靜坐爲究竟法疑誤後昆山野不怕結怨力詆之以報佛恩救末法之弊也

答趙待制

示諭一一備悉佛言有心者皆得作佛此心非世間塵勞妄想心謂發無上大菩提心若有是心無不成佛者士大夫學道多自作障難爲無決定信故也佛又言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示諭鈍根未能悟徹且種佛種子

於心田此語雖淺近然亦深遠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今時學道之士往往緩處却急急處却放緩龐公云一朝蛇入布裩襠試問宗師甚時節昨日事今日尚有記不得者況隔陰事豈容無忘失耶決欲今生打教徹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須有決定信具決定志念念如救頭然如此做將去打未徹時方始可說根鈍耳若當下便自謂我根鈍不能今生打得徹且種佛種結緣乃是不行欲到無有是處杲每為信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二六時中省力處便是學佛得力處也自家得力處他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不得盧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力處也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拈一放一無窮無盡四威儀內未嘗相捨為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深故也般若智慧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聞知識說著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淺般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放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纔覺思量塵勞事時不用著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省無限力亦得無限力請公只如此崖將去莫存心等悟忽地自悟去參政公想日日相會除圍碁外還曾與說著這般事否若只圍碁不曾說著這般事只就黑白未分處掀了盤撒了子却問他索取那一著若索不得是真箇鈍根漢姑置是事

答許司理 壽源

黃面老子曰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登法雲地而成正覺初歡喜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若決定豎起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沒量漢須是箇生鐵鑄就底方了得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決定了不得此事無人情不可傳授須是自家省發始有趣向分若取他人口頭辦永劫無有歇時千萬十二時中莫令空過逐日起來應用處圓陀陀地與釋迦達磨無少異自是當人見不徹透不過全身跳在聲色裏却向裏許求出頭轉沒交涉矣此事亦不在久參知識徧歷叢林而後了得而今有多少在叢林頭白齒黃了不得底又有多少作入叢林一撥便轉千了百當底發心有先後悟時無先後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一句下承當便千了百當嘗有偈呈慈照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但從脚下崖將去死便休不要念後思前亦不要生煩惱煩惱則障道也祝祝

又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一切處印定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頭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

住坐卧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栴檀片片皆栴檀今時有一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爲真可憐愍請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即是汙染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若如是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號左右亦不虛受此號如何如何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六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七　式七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答劉寶學 彥脩

即日烝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真箇作得箇了事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熱盌鳴聲公既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意中得箇瞥地處卻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中不著起心管帶枯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伎倆收攝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却眼喚作默而常照彥沖被此輩教壞了苦哉苦哉這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徑山亦無說處千萬捋下面皮痛與手段救取這箇人至懇至禱然有一事亦不可不知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澹薄積有年矣定執此爲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喜心不生疑庶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建立無邊行門令諸衆生斷一切疑此乃爲物作則萬世楷模也況此公根性與左右迥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者也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以日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轉頭來卻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讓渠出一頭始得比睥禪歸録得渠答紫巖老子一書山僧隨喜讀一徧讚歎歡喜累

日直是好一段文章又似一篇大義末後與之下箇謹對不識左右以謂如何昔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種種說心說性俱不契一日忽然省得達磨所示要門遽白達磨曰弟子此回始息諸緣也達磨知其已悟更不窮詰只曰莫成斷滅去否曰無達磨曰子作麼生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曰此乃從上諸佛諸祖所傳心體汝今既得更勿疑也彥沖云夜夢晝思十年之間未能全克或端坐靜默一空其心使慮無所緣事無所託頗覺輕安讀至此不覺失笑何故既慮無所緣豈非達磨所謂內心無喘乎事無所託豈非達磨所謂外息諸緣乎二祖初不識達磨所示方便將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說心說性說道說理引文字證據欲求印可所以達磨一一列下無處用心方始退步思量心如牆壁之語非達磨實法忽然於牆壁上頓息諸緣即時見月亡指便道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此語亦是臨時被達磨拶出底消息亦非二祖實法也杜撰長老輩既自無所證便逐旋捏合雖教他人歇渠自心火熠熠地晝夜不停如欠二稅百姓相似彥沖卻無許多勞攘只是中得毒深只管外邊亂走說動說靜說語說默說得說失更引周易內典硬差排和會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殊不思量一段生死公按未曾結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且向閻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卻去相見得麼當此之時縱橫無礙之說亦使不著心如木石亦使不著須是當人生死心破始得若得生死心破更說甚麼澄神定慮更說甚麼縱橫放蕩更說甚麼內典外典一了一切了一悟一切悟一證一切證如斬一結絲一斬一時斷證無邊法門亦然更無次第左右既悟狗子無佛性話還得如此也未若未得如此直須到恁麼田地始得若已到恁麼田地當以此法門興起大悲心於逆順境中和泥合水不惜身命不怕口業拯拔一切以報佛恩方是大丈夫所為若不如是無有是處彥沖引孔子稱易之為道也屢遷和會佛書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為一貫又引寂然不動與土木無殊此尤可笑也向渠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故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謂此廣大寂滅妙心不可以色見聲求應無所住謂此心無實體也而生其心謂此心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孔子稱易之為道也屢遷非謂此也屢者荐也遷者革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屢遷之旨返常合道也如何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合得成一塊彥沖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孔子意左右於孔子之教出沒如遊園觀又於吾教深入閫域山野如此杜撰還是也無故圭峯云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釋二教無偏枯無遺恨彥沖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與易之屢遷大旨同貫未敢相許若依彥沖差排則孔夫子與釋迦老子煞著買草鞋始得何故一人屢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

此必絶倒也

答劉通判 彥沖

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閙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起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瞥起處看箇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恁麼時如紅鑪上一點雪相似眼辦手親者一逴逴得方知懶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修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二十祖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憤皆作色厲聲謂闍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閙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懶融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看婆修初亦將謂長坐不臥可以成佛纔被闍夜多點破便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眞是良馬見鞭影而行也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時是了生死到來靜閙兩邊都用一點不得莫道閙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閙縛作一束送放他方世界却好就日用非多非少非靜非閙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箇甚麼無常迅速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過也更有甚麼閑工夫理會得理會失理會靜理會閙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懷理會管帶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這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

又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閙眼應物處得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夫未得力也若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得力處方始不辜負平昔許多工夫也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爲要支遣箇閙底正閙時却被閙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做靜勝工夫一般耳這箇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你用心處這箇最是省力而今學此道者多是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那堪墮在得失解路上謂閙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左

右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此子得力
底來看則箇若將椿椿地底做靜中得力處
何故却向鬧處失却而今要得省力靜鬧一
如但只透取趙州無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鬧
兩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撐亦不作無支撐
解矣
答秦國太夫人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
及詢謙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
爾現前不從人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
間之樂可比山野爲國太歡喜累日寢食俱
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足爲貴糞掃
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盡方
始爲眞貴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
墮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
取記取
答張丞相 德遠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
毗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鈞候動止
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以於念念中入
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不捨菩薩事
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蜜未嘗休息觀察
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衆生願不斷
轉法輪事不廢教化衆生業乃至所有勝願
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
於彼岸此大丈夫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
居士於此力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
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否聞到長沙即杜
口毗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願
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
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
亦非他物也不識居士以爲如何
答張提刑 叔暘
老居士所作所爲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囫地
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囫地
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
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觀其行
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
到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
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
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
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
旋無有少剩正恁麼時承誰恩力如此做工
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顚
倒迷己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
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
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
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
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
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
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
猨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猒足如風火無始
虛僞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識得破便
喚作無人無我知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
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
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
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
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
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
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

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於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是等事尚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為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為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性逍遥到得這箇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箇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為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閒摶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到故先聖苦口叮嚀令離四句絕

百非直下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顊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士大夫學道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在言前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又有一種向作聰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一般我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與一頓飯喫却了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識記取這杜撰說底却去勘人一句來一句去謂之廝禪末後我多一句你無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着箇眞實明眼漢又却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却怕懼不敢親近此等名為可憐愍者老居士妙年登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見其至誠不覺忉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這般病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糧也

答汪內翰彥章

承杜門壁觀此息心良藥也若更鑽故紙定引起藏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作障道難無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請只把閑思量底心回在無字上試思量看忽然向思量不及處得這一念破便是了達三世處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證不得何以故了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不容引證縱然引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了達底了沒交涉但放教蕩蕩地善惡都莫思量亦莫著意亦莫忘懷著意則流蕩忘懷則昏沉不著意不忘懷善不是善惡不是惡若如此了達生死魔何處摸摝一箇汪彥章聲名滿天下平生安排得計較得引證得底是文章是名譽是官職晚年收因結果處那箇是實做了無限之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既彰與匿德藏光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大兩制與作秀才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十歲儘公伎倆待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無常殺鬼念念不停雪峯眞覺云光陰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年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為報滿城朱紫道閻王不怕佩金魚古人苦口叮嚀為甚麼事世間愚庸之人飢寒所迫日用無他念只得身上稍煖肚裏不飢便了只是這兩事生死魔却不能為惱以受富貴者較之輕重大不等矣

富貴底身上既常煖肚裏又常飽既不被這兩事所迫又却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以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徹識得破先聖云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恐覺遲佛者覺也為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覺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得出來彼既丈夫我寧不爾百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做好事尚恐做不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覺也可畏可畏近收呂居仁四月初書報曾叔夏劉彥禮死居仁云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直是可畏渠邇來為此事甚切亦以暫地回頭稍遲為恨比已作書答之云只以未後知非底一念為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念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出生死底路頭也願公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中便覺省力矣覺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將去崖來崖去和這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至禱至禱

又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此心當以悟為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爾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為居士說破只是箇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真箇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箇注脚人位即是汪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記得前書中嘗寫去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理會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不識曾如此覷捕否這箇便是第一省力做工夫處也至禱至禱

又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卧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卻從甚麼處得來正煩

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義無智人前莫說

答夏運使

示諭道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覿面楚越誠哉是言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喜書未操觚拂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堅忍究竟以俟他日耶此箇道理唯證者方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聞嶺佳處左右能自調伏不為逆順關棙子所轉便是大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關棙子日用活鱍鱍地拘牽惹絆他不得苟若直下便恁麼承當自然無一毫毛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懶融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懶融如是妙喜與左右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所謂默默相契是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七

音釋

溽音辱溼暑也 捋郎括切 瞕才思切 荐在甸切重也 逴敕角切 也 憒旁物切懣也 椿株江切 囫户叶切聲也 瘵側界切病也 騈閴騈蒲眠切閴亭年切騈閴泉盛貌 揣初委切忖量也 抖擻音斗擻音叟抖擻振舉也 觚攻乎切竹簡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八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答呂舍人 居仁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鬧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

答呂郎中 隆禮

令兄居仁兩得書為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得辦聞左右邇來亦忙只這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屎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

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覽羣書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這些言語使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爲耻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並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空來世上打一遭脫却這殼漏子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家裏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人丘乙已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富貴底異日却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搏量註解縱然註解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住處絕消息不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乾屎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屎橛上疑破則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前此亦嘗如此寫與居仁比趙景明來得書書中再來問云不知離此別有下工夫處也無又如舉手動足著衣喫飯當如何體究爲復只看話頭爲復別有體究又平生一大疑事至今未了只如死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又不要引經論所說不要指古人公按只據目前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實處觀渠如此說話返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却無如許多糞壤死也死得瞥脫分明向他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話頭上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按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但只著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寫得如此分曉了又却更來忉忉怛怛地問不知許多聰明知見向甚處去也不信道平生讀底書到這裏一字也使不著而今不得已更爲他放些惡氣息若只恁麼休去却是妙喜被渠問了更答不得也此書纔到便送與渠一看居仁自言行年六十歲此事未了問渠未了底爲復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未了若是舉手動足著衣喫飯底又要如何了他殊不知只這欲了知決定見得死後斷滅不斷滅底便是閻家

老子面前喫鐵棒底此疑不破流浪生死未有了期向渠道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若破死後斷滅不斷滅之疑當下冰銷瓦解矣更教直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如此見識與外道何異乎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要作何用渠既許多遠地放這般惡氣息來熏人妙喜不可只恁麼休去亦放些惡氣息却去熏他則箇渠教不要引經教及古人公案只據目前直截分明指示斷滅不斷滅實處昔志道禪師問六祖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近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師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此乃居仁同責)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可與居仁一狀領過)祖師到這裏不能臨濟德山用事遂放些氣息還他云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到此請著眼睛)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有不受者(倘做些子)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此乃謗佛毀法(居仁亦有一分子)聽吾偈曰(分疎不下)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義(居仁要見實處但看此一句子)唯有過量人(未見其人)通達無取捨(居仁更疑三十年)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居仁在裏許求出無門)外現衆色像(莫眼花)一一音聲相(賺殺人)平等如夢幻(救得一半)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亦未見其人)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只是居仁不肯捨)汝勿隨言解(居仁記取)許汝知少分(只這少分也不消得)志道聞偈忽然大悟(葛藤不少)只這一絡索便是直截分明指示居仁底指頭子也居仁見此若道猶是經論所說尚指古人公案若尚作如此見入地獄如箭射

答呂舍人(居仁)

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關棙子矣所謂工夫者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令情識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昏怛沒巴鼻可把捉時便是好消息也莫怕落空亦莫思前筭後幾時得悟若存此心便落邪道佛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著

即禍生知得思量分別不能解者是誰只是箇呂居仁更不得回頭轉腦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禪病矣諸佛諸祖並無一法與人只要當人自信自肯自見自悟耳若只取他人口頭說底恐誤人此事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文字相能知離諸相者亦只是呂居仁疑他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是呂居仁求直截指示者亦只是呂居仁日用二六時中或瞋或喜或思量或分別或昏沉或掉舉皆只是呂居仁只這呂居仁能作種種奇特變化能與諸佛諸祖同遊寂滅大解脫光明海中成就世間出世間事只是呂居仁信不及耳若信得及請依此註脚入是三昧忽然從三昧起失卻孃生鼻孔便是徹頭也

又

令弟子育經由出所賜教讀之喜慰可知無常迅速百歲光陰如電閃便是收因結果底時節到來也乾屎橛如何覺得沒巴鼻無滋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消息也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可舉時便有不舉時便無也但將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思量來思量去無處柰何伎倆忽然盡便自悟也不得將心等悟若將心等悟永劫不能得悟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措大家病痛矣承只置在座右若依此做工夫雖未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為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業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逐日千萬不要思量別事但只思量乾屎橛莫問幾時悟至禱至禱悟時亦無時節亦不動衆即時怗怗地自然不疑佛不疑祖了疑生不疑死得到不疑之地便是佛地也佛地上本無疑無悟無迷無生無死無有無無無涅槃無般若無佛無衆生亦無恁麼說者此語亦不受亦無不受者亦無知不受者亦無恁麼說不受者居仁如是信得及佛亦只如是祖亦只如是悟亦只如是迷亦只如是疑亦只如是生亦只如是死亦只如是日用塵勞中亦只如是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如是在朝廷作從官亦只如是宮觀在靜處亦只如是住徑山一千七百衆圍遶亦只如是編管在衡州亦只如是居仁還信得及麼信得及亦只如是信不及亦只如是畢竟如何如是如是如是亦只如是

答汪狀元聖錫

左右妙年自丱便在一切人頂顙上不為富貴所籠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切於此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夫所能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不可忽世間事只這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這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卻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卻不見卻不悟者老瞿曇指為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狗子無佛性話這般說話卻成妄語矣而今不

可使作妄語會呂居仁比連枚兩番書中皆云夏中荅隆禮書常置座右以得爲期又聞曾録呈左右近世貴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頃在山頭每與公說這般話見公眼目定動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囙地一下爾若得囙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你你即我天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一味缾盤釵釧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這箇田地由我指揮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彊爲法如是故從此箇境界除無始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覷得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入手時不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凡庸更無階級次第永嘉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相誤

又

其萬緣休罷日用只如此無煩軫念左右分上欠少箇甚麼在世界上可謂千足萬足苟能於此箇門中翻身一擲何止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而已哉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爲功名所移不爲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彊爲亦法如是故也大率爲學爲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禮智信爲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爲道只管如摶謎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都不得力蓋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性性即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峯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而今看來這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爲兩處仁乃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即背此性作有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子所謂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峯所謂惺悟狂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爲學爲道一也大率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如春行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不相知隨其根性大小方圓長短或青或黃或紅或綠或臭或香同時發作非春能大能小能方能圓能長能短能青能黃能紅能綠能臭能香此皆本有之性遇緣而發耳百丈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又讓師謂馬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

其道所以云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只令學者見性成道而已無垢老子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是也左右嘗升無垢之堂而未入其室見其表而未見其裏百歲光陰只在一刹那間刹那間悟去如上所說者皆非實義然既悟了以爲實亦在我以爲非實亦在我如水上葫盧無人動著常蕩蕩地觸著便動捺著便轉轆轆地非是彊爲亦法如是故也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卧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厮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何言

答宗直閣

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未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忉忉怛怛來日用應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但只舉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絶不因莊嚴本來眞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溟溟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書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默照邪師埋人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誑以悟爲第二頭以悟爲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辭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

氣力支撐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辨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厮崖崖來崖去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箇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箇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亡心不除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摶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却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箇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這箇道理也作鈍牓狀元亦不惡只怕拕白耳一笑

武公　十四

答李參政泰發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汩其心以是較之智不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現前那時不容僞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當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更須下箇註脚即今這一絡索切忌作寓言指物會一笑

答曾宗丞天隱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他緣作障只這一段誰人能及又能行住坐卧以老僧所示省要處時時提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　十五

五八

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麼崖到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也須倒退三千里始得何以故爲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道家流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爲地水火風所使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日豈不能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將有所得心學道此是無妄想中眞妄想也但放教自在然不得太緊不得太緩只恁麼做工夫省無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十二時中自然不著枯心想憬將心管帶矣雖未透脫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道共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墮其數矣除公一人可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履亦未必信得及也但於話頭上看看來看去覺得沒巴鼻沒滋味心頭悶時正好著力切忌隨他去只這悶處便是成佛作祖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八

音釋

轆盧谷切轆轤圓轉也　窩烏禾切窟也　拕託何切曳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九　貳九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蘊聞上進

答王教授大授

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聞處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卻去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欛柄可把捉理路義路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聰明靈利人多被聰明所障以故道眼不開觸途成滯眾生無始時來為心意識所使流浪生死不得自在果欲出生死作快活漢須是一刀兩段絕卻心意識路頭方有少分相應故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豈欺人哉頃蒙惠教其中種種趣向皆某平昔所訶底病知是般事颺在腦後且向沒巴鼻處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做工夫看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尋常聰明人纔聞舉起便以心意識領會摶量引證要說得有分付處殊不知不容引證不容摶量不容以心意識領會縱引證得摶量得領會得盡是髑髏前情識邊事生死岸頭定不得力而今普天之下喚作禪師長老者會得分曉底不出左右書中寫來底消息耳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宗杲與渠同在平普融會中相聚盡得普融要領渠自以為安樂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書中消息今始知非別得箇安樂處方知其無秋毫相欺今特令去相見無事時試令渠吐露看還契得左右意否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若生死到來不得力縱說得分曉和會得有下落引證得無差別盡是鬼家活計都不干我一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大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為藥不可不知

答劉侍郎季高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殞矣塵勞之心既銷殞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箇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眾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為正觀異此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

又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箇中人想亦常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回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麼生回避曰眾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効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

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衆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祕方不用向鑊湯鑪炭裏回避底妙術却望居士布施也

答李郎中 似表

士大夫學此道不患不聰明患太聰明耳不患無知見患知見太多耳故常行識前一步眛却脚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和會見聞覺知爲自己以現量境界爲心地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戶口簸兩片皮談玄說妙甚者至於發狂不勒字數胡言漢語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鬼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而可知也沖密等歸領所賜教讀之喜慰不可言更不復叙世諦相酬酢口以左右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禪無德山臨濟之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決定志而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竟歸宿處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徑要處只這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却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怗時不得放緩這裏是坐斷千聖頂顊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這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拕泥帶水納這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寶文 茂嘉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宗杲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喏惺惺著又自應云喏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喏喏古來幸有恁麼牓樣謾向這裏提撕看是箇甚麼只這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這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應病與藥不得已略爲居士指箇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眞箇喚作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沒交涉矣故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箇甚麼只向這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

答向侍郎（伯恭）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唯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為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為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為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宗杲三十六歲時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痒處亦甞以此問圜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宗杲復曰如宗杲未睡著時佛所讃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乎上牀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限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顧居士試將老龐語護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傳說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

答陳教授（阜卿）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叉聚各各自謂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每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不墮邪見網中萬一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受黃面老子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既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耳

答林判院（少瞻）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

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此語最親切）於無了知不辯眞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歸去但與沖輩相親遞相琢磨道業無有不辦者

祝祝

答黃知縣（子餘）

收書知爲此一大事因緣甚力大丈夫漢所作所爲當如是耳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過了一日則銷了一日好事可畏可畏左右春秋鼎盛正是作業不識好惡時能回此心學無上菩提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趂色力彊健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萬億倍老漢私爲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時時覷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爲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箇門中不容費力老漢常爲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却問他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了得也

答嚴教授（子卿）

眞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直饒千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如不見況於此作奇特殊勝道理耶昔藥山坐禪次石頭問子在這裏作甚麼藥山云一物不爲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藥山云閑坐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他古人一箇閑坐也柰何他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默照者是也又有一種脚跟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門頭戶口光影一向狂發與說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似這般底喚業識作本命元辰更是不可與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眞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喫飯飽時不可更問人我飽未飽昔黃蘗問百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只據坐黃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將謂汝是箇人這箇便是爲人底樣子也但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絕也未若自

信底消息絶則自然不取他人口頭辦矣臨濟云汝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箇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戶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偶晨起稍涼驀然記得子御道友初得箇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將從來所疑公案抡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闕處不覺信筆葛藤如許

答張侍郎子韶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宗杲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眞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旣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宗杲豈不曉瞥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億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溈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拕泥帶水老婆禪便絶後則如巖頭睦州烏臼汾陽無業鎭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拕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祇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答徐顯謨稚山

左右頻寄聲妙喜想只是要調伏水牯牛捉殺這猢猻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識只貴於一言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遶爾據實而論間不容髮不得已說箇直截已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況復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猢猻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冤家方有少分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起心求悟

木牯牛自調伏猢猻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得處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是箇甚麼且置是事

答楊教授 侯考

左右彊項中却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間於彊項中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喻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這無面目漢商量定不錯了這話又承需道號政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眞淨老人云快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此義也其在長沙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

答樓樞密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棊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箇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這箇道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為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彊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他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趁色力彊徤亦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熟驀然無心撞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

又

日用工夫前書已葛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不動物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德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處拈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人謾不錯用工夫矣大槩已正欛柄已得如吾牧牛者索頭常在手中爭得犯人苗稼驀地放却索頭鼻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橫慈明老人所謂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把

索頭且與順摩捋淹浸工夫既熟自然不著用意隄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可緩緩則昏怛矣忘懷著意俱蹉過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却你這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即是樓櫃客迷處樓櫃客疑處即是二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書病已去盡別證候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就省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㘞地破㬧地斷便了千萬勉之

答曹太尉 功顯

宗杲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彊力以此事與衲子輩激揚一日粥後撥牌子輪一百人入室間有負命者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法喜禪悅為樂殊不覺倦亦造物見憐耳左右福慧兩全日在至尊之側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真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有勢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知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這信得及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只向信得及處覷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若著意則蹉過也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思議佛又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目藏睛觜盧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達以悟為落在第二頭以悟為枝葉邊事蓋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為建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這般底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却師子皮作野干鳴不可不知某與左右雖未承顏接論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禮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敬故不暇入善思惟三昧只恁麼信筆信意不覺葛藤如許聊謝不敏而已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九

音釋

簸 補過切揚也

喏 奴各切正作諾承領之辭也

揠 烏黠切拔苗心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三十　武十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　蘊聞上進

答榮侍郎 茂實

承留心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既辨此心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墮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緣處時時覷捕我這箇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卻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這一絡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這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他求不借他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鱍鱍地未得如此且將這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字儘你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請計較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頓放只覺得肚裏悶心頭煩惱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次不行矣覺得如此時莫要放卻只就這無字上提撕提撕來提撕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近年以來叢林中有一種唱邪說為宗師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卻言靜底是基本卻不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落第二頭殊不知溈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為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溈山疑悞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曹閤使亦留心此事恐其被邪師輩所誤此亦如此書忉忉怛怛寫與此公聰明識見有大過人處決不到錯認方便語作實法會但其未得與之目擊私憂過計耳聞老居士亦與之是道友因筆不覺葛藤無事相見時試問渠取書一看方知妙喜相期不在眼底彼此氣義相投又非勢利之交寫了一紙紙盡又添一紙不暇更事形迹此書亦如是前書託是箇中人故曰切不可道老老大大著甚來由若如此則好事在面前定放過矣寫時雖似率易然亦機感相投亦不覺書在紙上荷公信得妙喜及便把做事日用應緣處便恢張此箇法門以報聖主求賢安天下之意真不負其所知也願種種堪忍始終只如今日做將去佛法世法打作一片且耕且戰久久純熟一舉而兩得豈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乎

又

示諭鍾鳴漏盡之譏為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有聞絃賞音者顧公凡事堅忍當逆順境政好著力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平昔學道只要於逆順界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

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老大大著甚來由之說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以居士前十餘載閑自有閑時時節今日仕權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閑時是誰閑忙時是誰忙須信忙時却有閑時道理閑時却有忙時道理正在忙中當體主上起公之意頃刻不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常作是念則鑊湯鑪炭刀山劒樹上亦須著向前況目前些小逆順境界耶與公以此道相契故不留情盡淨吐露

答黃門司節夫

收書并許多爲藤不意便解如此拈弄直是弄得來活鱍鱍地眞是自證自得者可喜可喜但只如此從教人道這官人不依本分亂說亂道他家自有通人愛除是曾證曾悟者方知若是聽響之流一任他鎖翫打瓦更批判得如來禪祖師禪好儘喫得妙喜拄杖也且道是賞伊罰伊一任諸方更疑二十年

答孫知縣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眞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眞而汨亂本眞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已久雷同一律暨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繹天親無著論頌其義脗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既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著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招尤之道也其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此是第一等好事而又以其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議法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著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餘經本脫落皆註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瑠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瑠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註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皆非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既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瑯琊廣照禪師因請益瑯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瑯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

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已耳左右引無著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離此著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爲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眞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爲斷何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彊生節目爾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知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爲晝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峯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圭峯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先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從來泐潭眞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爲圭峯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眞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州府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占今一大錯上若執已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版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既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爲親故不覺忉忉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與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廝崖忽然打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羣書無不通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還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答張舍人狀元

左右決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物來即應如人學射久久中的矣不見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

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聞此說便差排向頑然無知處硬自遏捺要得心如牆壁去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這箇便是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底樣子也縱未得啐地折曝地破亦不被語言所轉矣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善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麼又怕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有多途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爲禪者或以古人入道因緣聚頭商搉云這裏是虛那裏是實這語玄那語妙或代或別爲禪者或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上爲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閉目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消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諕人以悟爲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常謂衲子輩說世間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而只以口頭說靜便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轉求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教中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雖是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這漆桶始得切忌被邪師順摩捋將冬瓜印子印定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之輩如稻麻竹葦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這般惡毒然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他染汙故信筆葛藤如許被明眼人覷見一場敗闕千萬㫖聽只以趙州一箇無字日用應緣處提撕不要間斷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爲則若說得天花亂墜不悟總是癡狂外邊走耳勉之不可忽

答湯丞相進之

丞相既存心此段大事因緣缺減界中虛妄不實或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日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境逢緣時時以話頭提撕莫求速效研窮至理以悟爲則然第一不得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被所等之心障却道眼轉急轉遲矣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生死心絕則是歸家穩坐之處得到恁麼處了自然透得古人種種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謂絕心生死伐心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

於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轉時亦無動轉底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用應緣處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不撥而自轉矣得到這箇時節拈出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南陽忠國師有言說法有所得是爲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見便見眞實自見得底邪師走作不得前日亦嘗面言此事無傳授纔說有奇特玄妙六耳不同謀之說即是相欺便好攙住劈面便唾書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最貴者若不向此事上了却即是虛來南閻浮提打一遭收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說作癡福是第三生寃何謂第三生寃第一生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癡福無慚愧不做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癡福盡不做好事脫却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得佛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學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卜者見人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向西走若有決定志則把得住作得主宰懶融所謂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況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心情與之打交涉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爲決定義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得其便處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業識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察之

答樊提刑 寶茂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解無別無同但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籮裏坐叫飢何異當知禪語即佛事佛事即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若更向箇裏覓同覓別則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如却行而求前轉急轉遲轉䟦轉遠矣要得徑截心地豁如但將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別與不別能如是思量如是卜度者掃向他方世界却向不可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別驀然心思意想絕當恁麼時自不著問人矣

答聖泉珪和尚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註脚非但瞎却他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不得人即是吾輩緣法只如此若得一箇半箇本分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

答鼓山逮長老

專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石門不忘所從來爲嶽長老拈香續楊岐宗派既已承當箇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

向未屙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坐為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旨耳昔溈山謂仰山曰建法幢立宗旨於一方五種緣備始得成就五種緣謂外護緣檀越緣衲子緣土地緣道緣闡霜臺趙公是汝請主致政司業鄭公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備每有衲子自閩中來者無不稱歎法席之盛檀越歸向士大夫外護住持無魔障衲子雲集可以趂色力未衰時頻與衲子激揚箇事垂手之際須著精彩不得莽鹵蓋近年以來有一種裨販之輩到處學得一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次放過遂至承虛接響遞相印授誤賺後人致使正宗淡薄單傳直指之風幾掃地矣不可不子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嘗答靈源和尚書云今夏諸莊顆粒不收不以為憂其可憂者一堂數百衲子一夏無一人透得箇狗子無佛性話恐佛法將滅耳汝看主法底宗師用心又何曾以産錢多少山門大小為重輕米鹽細務為急切來汝既出頭承當箇善知識名字當一味以本分事接待方來所有庫司財穀分付知因識果知事分司列局令掌之時時提舉大綱安僧不必多日用齋粥常教後手有餘自然不費力衲子到室中下刃要緊不得拖泥帶水如雪峯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箇佛法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眾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擬筆書其後特為發揚使本分衲子為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為渠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為我說破若為我說破豈有今日便是這箇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三十。

謝降賜大慧禪師語錄入藏奏劄

臣僧蘊聞昨於乾道七年三月中不懼天誅以先師大慧禪師臣宗杲語錄投進仍乞特旨送福州入藏伏准五月十九日聖旨已送福州東禪寺入藏訖者冒昧上陳方虞罪戾恩光下逮俯賜矜俞梵釋重輝山澤增氣凡居聞見罔不歡欣恭惟皇帝陛下如天鑑觀得佛心法念微言之易泯參秘藏以並傳先師臣宗杲植百劫之勝因逢千載之嘉會么微有幸得叨預於殊榮焚誦何功冀仰酬於大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乾道八年正月日徑山能仁禪院住持慧日禪師臣蘊聞奏劄